名著名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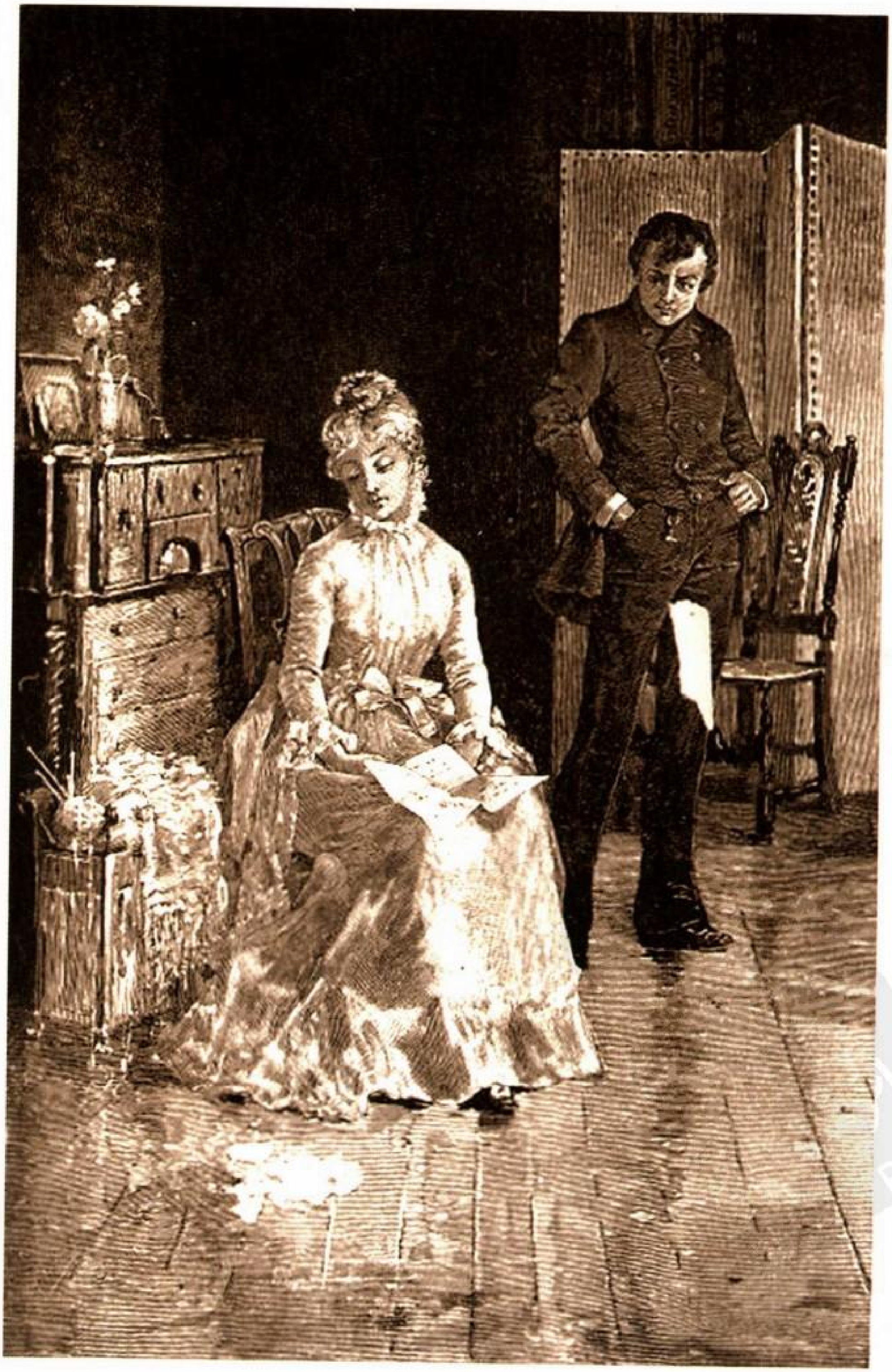
MIDDLEMARCH

# 米德尔马契（上）

〔英〕乔治·爱略特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 米德尔马契

## （上）

〔英〕乔治·爱略特 著
项星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DG

George Eliot

**MIDDLE MARCH**

根据 Everyman's Library 版本并参考
Penguin English Library 版本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德尔马契/(英)乔治·爱略特 著;项星耀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5390-4

Ⅰ.米… Ⅱ.①爱…②项… Ⅲ.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Ⅳ.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7649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周小滨

**米德尔马契**
Mi De Er Ma Qi
〔英〕乔治·爱略特　著
项星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05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4.75　插页 2
198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390-4
定价　42.00 元
(共两册)

# 出 版 说 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6月

# 前　言

大凡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学家,其决定因素不外乎两种:一是高产高质量;二是产量不高但富有创新精神。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爱略特属于后一类作家。她一生创作的主要作品是三部中篇组成的《教会生活场景》和七部长篇:《亚丹·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织工马南》(1861)、《罗慕拉》(1862—1863)、《费立克斯·霍尔特》(1866)、《米德尔马契》(1871—1872)和《丹尼尔·德龙达》(1874—1876)。与其同时代作家狄更斯、萨克雷和特罗洛普相比,爱略特的作品远算不上高产,但她凭借她的创新精神,在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乔治·爱略特原名玛丽安·伊万斯,一八一九年出生在英格兰沃里克郡的一座庄园上,她的父亲是这座庄园的管家。爱略特少年时就读于附近两所女子寄宿学校,很快掌握了法语和意大利语,信奉福音教,热衷于慈善事业,读了大量宗教和文学作品,而且对天文、地质、数学以及昆虫各类科学,都非常感兴趣,是方圆一带有名的才女。一八三六年母亲去世后,她辍学为父亲管家。四十年代初,她随父亲迁居考文垂市,开始熟悉城市生活。在这里,她结识了查尔斯·勃雷、查尔斯·韩奈尔等激进派青年,对议会改革、宪章运动、反谷物法运动、天主教赦令等重大社会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基督教起源的调查》(查尔斯·韩奈尔著)一书转变了她的宗教信仰。她先后翻译发表了斯特劳斯的《耶稣传》和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文》,在当时英国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五十年代初,三十五岁的爱略特只身闯进伦敦,成为著名杂志《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撰稿人和编辑。这时,她与当时的著名评论家亨利·路易斯认识并逐渐产生深厚友谊,不久又与这位有妇之夫的大学者一起出走,组成新的家庭。他们的婚姻为上流社会所不容,因而经常旅居欧洲大陆,结交了许多德国和法国的社会

名流、学者和艺术家,大大开拓了爱略特的视野。

爱略特的七部长篇小说是在一八五九至一八七六年间创作的。评论家一般把它们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作品主要描写英国十九世纪的乡村生活,着重描写普通人心灵中的丰富内涵和高尚情操,风格如荷兰现实主义绘画,平凡而恬静。后期作品均涉及了重大的历史和政治事件,内容丰富,颇具力度和深度。在表现手法上,前期作品着重人物形象刻画,后期作品注重人物心理分析。《米德尔马契》一书无论是人物形象描写还是人物心理分析,都取得了很高成就。

《米德尔马契》一书有两条主线。其一是理想主义少女多萝西娅的灾难性婚姻与理想的破灭,其二是青年医生利德盖特可悲的婚姻与事业的失败。作者运用对比、对称、平行和重复等手法,把这两条主线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把众多人物写了进去,成功地表现了"社会挫败人"这样一个幻灭主题。

社会世俗扼杀人类抱负这点,在青年医生利德盖特这个人物身上写得最为成功。利德盖特是个孤儿,虽说论出身还有些地位,可他本人学医从医,是一名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他对出身看得很轻,埋头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但他不幸与米德尔马契市市长的女儿罗莎蒙德结了婚,从此陷入家庭囹圄。罗莎蒙德天生丽质,楚楚动人,却只有一颗浮名浮利培育出来的世俗之心。她的世俗要求和花销像钳子一样死死夹住了利德盖特,使其债台高筑。利德盖特的医学研究虽然阻力重重,但在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资助下,还能进行下去。不料他的资助人早年私吞他人财产的丑闻被揭露,他的医学研究因此中断,不了了之。在债务和舆论的压力下,利德盖特为了负起家庭责任,只得迁居伦敦,为富贵人看富贵病,不到五十岁就抑郁地死去了。他是被侵蚀灵魂的世俗烦恼折磨死的,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这是那种"由于付不起肉铺的账和不得不在小处节省而酿成的悲剧"。

作为男子,利德盖特的事业虽然最终失败,却也还切实而热烈地追求过。而作为女子,多萝西娅的理想要空泛因而浪漫得多。在她所处的社会里,女子从事社会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多萝西娅为了改革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她的庄园里实行种种尝试,却处处受挫。

她的理想虽然比别的女子高尚，却仍得像一般女人一样，寄希望于缔结一桩好的婚姻。她终于碰上了老得可以当其父的卡苏朋教区长，认为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愿以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帮助卡苏朋完成他的宏伟著作。然而，又老又丑又自私、不过“一只空心大葫芦”的卡苏朋，只需要一个盲目的崇拜者。他夸夸其谈的那部“传世之作”，他一生写不出来也不准备写出来；他只要求他高谈阔论时身边有一名洗耳恭听的听众，而不是什么助手。因此，婚后多萝西娅越是急于要求帮他写书，他越是感到为难。他们夫妇因此日益疏远，互存戒心。后来，卡苏朋的远房侄子向多萝西娅揭穿了卡苏朋写书的实质，多萝西娅受到了很大震动。卡苏朋发现多萝西娅看透了自己，自尊心受到刺激，加之担心他死后多萝西娅改嫁他的侄子，便在遗嘱中对多萝西娅提出了苛刻要求，临死还让多萝西娅成为他妒忌心的牺牲品。无怪乎多萝西娅后来谈及人生信仰时感叹道：“向往伟大的目标，企图达到它，却以失败告终，这才是最大的不幸。”①

除了多萝西娅与利德盖特，《米德尔马契》深化“社会挫败人”的幻灭主题时所描写的人物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和老守财奴费瑟斯通。布尔斯特罗德早年私吞了别人的遗产，迁居米德尔马契后娶了市长的妹妹，靠开银行发迹，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他私吞别人遗产的丑闻突然被揭露，一夜之间成为众人唾弃的人物。费瑟斯通却是想利用财产做钓饵，控制别人，捉弄别人，可他突然中风，来不及立下一份如愿的遗嘱就死了。总之，在《米德尔马契》所表现的世界中，越是想在社会上显显身手的人，结局越可悲。然而另一方面，作者又主张人应该在有限的范围里认识自己的义务，使生活具有新的意义。利德盖特、多萝西娅、布尔斯特罗德夫妇、高思一家等，这些人物一方面在做些愚蠢可笑的事，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显得无能力，另一方面又在日常生活中尽责任尽义务，推动着社会不停地运转。这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有关人生的哲理，让读者认识到人类的希望所在。从这点看，爱略特的幻灭主题并非彻底的悲观主义。

---

① 见本书七一五页。

在爱略特的早期创作中,客观描写是主要手法,主观的心理分析仅仅是在尝试。随着爱略特写作风格逐渐形成,心理描写渐渐占了主导地位。《米德尔马契》一书出版后,爱略特的心理分析手法引起评论界重视。随着后人对爱略特的深入研究,她的心理分析手法得到评论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有的评论家,如巴巴拉·斯摩里,为爱略特撰写专著,认为爱略特是现代小说的先驱之一。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许多现代著名作家,如英国的劳伦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美国的亨利·詹姆斯,法国的普鲁斯特,都承认受过爱略特的影响,从她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少启发。

乔治·爱略特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起伏很大。她在世时蜚声文坛,但去世后不久,由于以史蒂文森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时兴,她的作品和声誉一落千丈,在很长时间里受到冷遇。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她的声誉虽有不小幅度的回升,但赞扬的基调还是很有保留的。直到四十年代后期,当时的权威评论家里维斯在《审辨》杂志上发表了评价爱略特的文章,指出她的作品具有托尔斯泰式的思想深度。此后,英美文学界对爱略特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多方位、多层次、多命题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几乎每年都有发表和出版。

苏 福 忠

二〇〇五年九月

#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卷　布鲁克小姐 …………………………………………… 3
第二卷　老年和青年 …………………………………………… 119
第三卷　期待中的死亡 ………………………………………… 219
第四卷　三个爱情问题 ………………………………………… 305
第五卷　死者之手 ……………………………………………… 409
第六卷　孀妇和妻子 …………………………………………… 505
第七卷　两种诱惑 ……………………………………………… 602
第八卷　日落和日出 …………………………………………… 687
尾　声 …………………………………………………………… 777

# 序　言

凡是关心人类的历史，希望了解这奥妙而复杂的万物之灵，在时代千变万化的试验中，会作出什么反应的人，谁没有对圣德雷莎①的一生发生过兴趣，至少是短暂的兴趣呢？谁想到这个小女孩一天早上，跟她的弟弟手牵着手，离开了家，在摩尔人的国土上寻找殉难的机会，会不哑然失笑，感到神往呢？他们走出崎岖不平的阿维拉，在荒野中跋涉，像两只小鹿，睁大了眼睛，神色惶惑不安，但他们的心是火热的，已经在为一种民族的观念跳动。后来，家庭现实以叔伯的形态出现在他们面前，迫使他们放弃伟大的决定，回到了家中。这段童年的舍身经历是一个合适的开端。德雷莎热烈而充满理想的天性，需要史诗般的生活：对她说来，那浩如烟海的爱情传奇，那绝代佳人的风流韵事，算得了什么？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燃料，在她的烈焰吞噬下，顷刻之间便可化为乌有。她的内心自有一种动力，在它的驱使下，她向往着永无止境的完美，探求着永远没有理由厌弃的目标，让自身的不幸融化在自身以外的永生的幸福中。她在修会的改革中找到了自己的史诗。

那位西班牙女子生活在三百年前，她当然不是这类人中的最后一个。许多德雷莎降生到了人间，但没有找到自己的史诗，无法把心头的抱负不断转化为引起深远共鸣的行动。她们得到的也许只是一种充满谬误的生活，那种庄严的理想与平庸的际遇格格不入的后果，

---

① 德雷莎(1515—1582)，西班牙阿维拉人，出生在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一五三三年在圣奥古斯丁修院学习，一五三六年成为天主教加尔默罗修会（即"圣衣会"）修女，立志整顿修会组织，加强隐修纪律，死后被封为圣女。她从小爱读基督教殉道者的故事，在十岁左右，即携同她的一个弟弟离家出走，要为基督殉难，后为家中的亲戚找回。她常称，她觉得基督常在身边，并根据自己的体验，写成《完美之路》、《心灵堡垒》等书，这些书被天主教目为重要文献。

或者只是一场失败的悲剧，得不到神圣的诗人的歌咏，只能在凄凉寂寞中湮没无闻。她们企图凭模糊的启示，在错综复杂的人生中，寻找一条思想和行为一致的高尚道路；但是到头来，在世俗眼中，她们的种种努力只是缘木求鱼，劳而无功。因为这些后来出生的德雷莎，得不到严密的社会信仰和教派的帮助，给她们炽烈虔诚的心灵提供学识上的指导。她们的热情只得在朦胧的理想和女性的一般憧憬之间反复摇摆，结果前者被贬斥为多余的幻想，后者被指责为背离了信念。

有人认为，这些生命之走上歧途，是女人的天性使然，因为上帝本来没有赋予她们合乎需要的明确观念。假定女人无一例外，都只有计算个位数的能力，她们的社会命运自然可以凭科学的精确性，给予统一的对待。可是她们尽管浅薄，实际仍然千差万别，与人们的想象大不一致，她们既不像女人的发型那么大同小异，也不像畅销的散文或韵文言情小说那样千篇一律。在污浊的池塘里一群小鸭中间，偶尔也会出现一只小天鹅，它在那里落落寡合，觉得自己这类蹼足动物，无论如何没法生活在那样的水流中。在女人中间，有时也会出现一个圣德雷莎，只是她的一生无所建树，她的善良心愿无从实现，她那博爱的心灵，那阵阵的叹息，也只得徒唤奈何，消耗在重重阻力中，而不是倾注在任何可以永垂青史的事业上。

# 第一卷　布鲁克小姐

## 第　一　章

生来是女儿身无力为善，
我只得终日里尽心而行。

——鲍蒙特和弗莱彻：《少女的悲剧》①

布鲁克小姐的姿色，在素淡的衣衫衬托下，反而显得格外动人。她的手和腕关节大小适中，尽管她的衣袖谈不到式样，跟意大利画家笔下圣母穿的差不多，也无损于它们那美好的形状；平凡的穿戴只是给她的容貌，以及她的身材和举止，增添了一种高贵的气息。她同外省那些时髦女郎站在一起，给人的印象，仿佛当今报上的文章中出现了一句摘自《圣经》的名言，或者老一辈诗人的警句。人们通常认为她绝顶聪明，但总要补充一句，说她的妹妹西莉亚更通情达理。不过西莉亚身上也几乎没有装饰品，除非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她的打扮与她姊姊的不太一样，带几分争妍斗胜的意味；因为布鲁克小姐的朴素是各种条件造成的，这些条件，她的妹妹无不具备。在这方面，那种大家闺秀的优越感具有一定的作用：布鲁克家的社会地位虽然算不上贵族，但无疑也是“上等人家”，哪怕追溯到一两代以前，仍不致发

① 弗朗西斯·鲍蒙特（1584—1616），约翰·弗莱彻（1579—1625），均为英国的诗人和剧作家，曾合作编写剧本多种。《少女的悲剧》讲一个年轻女子伊娃德涅被国王占为情妇，后国王又把她嫁给青年贵族亚明托，企图用他来掩护自己。成婚之夜，伊娃德涅向亚明托说明真情，拒绝与他同房，除非他能杀死国王。亚明托出于对国王的忠诚，保守着这个秘密。后来伊娃德涅的哥哥说服她杀死了国王。这里引用的两行出自该剧第四幕第一场，是伊娃德涅在杀死国王前，向亚明托吐露心迹。

现一个祖先干过卖布或卖杂货的生意,他们的身份决不低于海军将官或牧师。有一个祖先看来还是清教徒中的头面人物,在克伦威尔手下当过差,只是后来皈依了国教,为了摆脱一切政治纷争,才解甲归田,当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庄园主。这种家庭出身的年轻女子,住在清静的乡下,出入的不过是客厅那么大的农村教堂,自然认为崇尚浮华只是小家碧玉的奢望。何况注重俭朴也是修养良好的表现,因此在那些日子里,每逢为了家庭排场,需要撙节开支的时候,总是首先从妇女的服饰上开刀。即使撇开宗教情绪不谈,这一切已足以说明衣着朴素的原因;但是就布鲁克小姐而言,单单宗教便可以成为决定的因素。至于西莉亚,她百依百顺,完全以姊姊的好恶为转移准则,只是尽量使一切合乎常情,既符合严峻的教义,又不致显得古怪,与世俗格格不入。帕斯卡尔① 的《思想录》,杰里米·泰罗② 的名言,多萝西娅熟读过不少;她觉得,从基督教角度来看,人类的命运已千钧一发,在这个时候,女人还要为时装操心,这无异是疯子的行径。精神生活是涉及永生的大问题,在她看来,对嵌心花边和提花图案服饰的浓厚兴趣,是怎么也无法与它协调的。她的头脑偏重推理,天然渴望对这个世界获得某种崇高的观念,而蒂普顿教区的状况,以及她个人在那儿的行为准则,不言而喻,都应该符合这个观念。她醉心于偏激和伟大,任何事物,凡是她认为具备这些特点的,都是她奋力追求的目标。她可以为理想献身,但也可能突然改变态度,结果在她原来没有打算献身的地方献出了自己。毫无疑问,一个正当结婚妙龄的少女性格中的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她的命运,使它背离常规,以致美貌,虚荣,以及单纯的生物本能,都无法对它发挥决定作用。但是尽管这位姊姊有这一切特点,其实她还不满二十岁。姊妹俩大约在十二岁左右,已失去了双亲,从此便按照一种既狭隘又混乱的计划,起先在一个英国人家庭,后来又在洛桑的一个瑞士人家庭里接受教育,

---

① 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散文作家。《思想录》是他就宗教问题写下的一些随笔,在他死后,由别人整理出版,流传极广。

② 杰里米·泰罗(1613—1667),英国著名神学家,著有《圣洁生活之规范及实践》等书。

她们的监护人便是她们独身的伯父，他企图用这办法弥补她们孤苦无依的不利处境。

她们来到蒂普顿田庄，跟伯父住在一起，还不到一年。伯父已年近花甲，性情随和，缺乏主见，也没有固定的政治态度，年轻时，他喜欢游历各地，现在定居在这一带乡下，才不得不把多年养成的散漫习性稍加约束。布鲁克先生的行为，往往像天气一样难以预测，唯一可以保险的是，他不论做什么都出自仁慈的动机，而且在实行的时候，总是花钱越少越好。因为哪怕毫无定见的面糊头脑，在习惯的熏陶下，也不免产生一些难以改变的硬块。有的人一生懵懵懂懂对自己的利益从不计较，可是偏偏把鼻烟匣当作宝贝，随时提防，生怕别人染指。

在布鲁克先生身上，上代的清教徒精神显然已荡然无存，但是在他的侄女多萝西娅身上，它却生机勃勃，既在缺点方面，也在优点方面显示出来，有时甚至使她对伯父的谈吐，以及他在田庄上百事不管、“放任自流”的态度，感到不能容忍，以致巴不得自己快些成年，可以自行支配金钱，实施各项慷慨的计划。大家相信，她是一个有继承权的女孩子，因为不仅父母留给姊妹俩的遗产，使每人一年有七百镑收入，而且多萝西娅出嫁之后，生了儿子，那儿子就可以继承布鲁克先生的产业，估计一年能收入三千英镑——对当时的外省家庭说来，这笔田租已相当可观，因为那是很早以前的事，那时这些外省人对庇尔先生[①] 在天主教问题上的新态度还在哓哓不休，对未来的黄金世界，以及豪华的金融寡头统治向体面生活提出的高贵需要，也还一无所知。

那么多萝西娅为什么不出嫁呢？她不是生得那么漂亮，又可以继承不少财产吗？是的，阻力只有一个，这就是她的偏激心理，她坚

---

① 罗伯特·庇尔(1788—1850)，英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重要政治家，托利党人。当时英国排斥天主教，对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实行各种限制，因此发生了争取天主教徒平等权利的运动。庇尔起先对所谓“天主教徒解放法案”持反对态度，但在任内政大臣后，于一八二九年三月在议会发表演说，支持该法案，并促使它于四月间获得通过。本书的情节，按作者的设计，大致开始于一八二九年十月，离庇尔的所谓“新态度”大约半年多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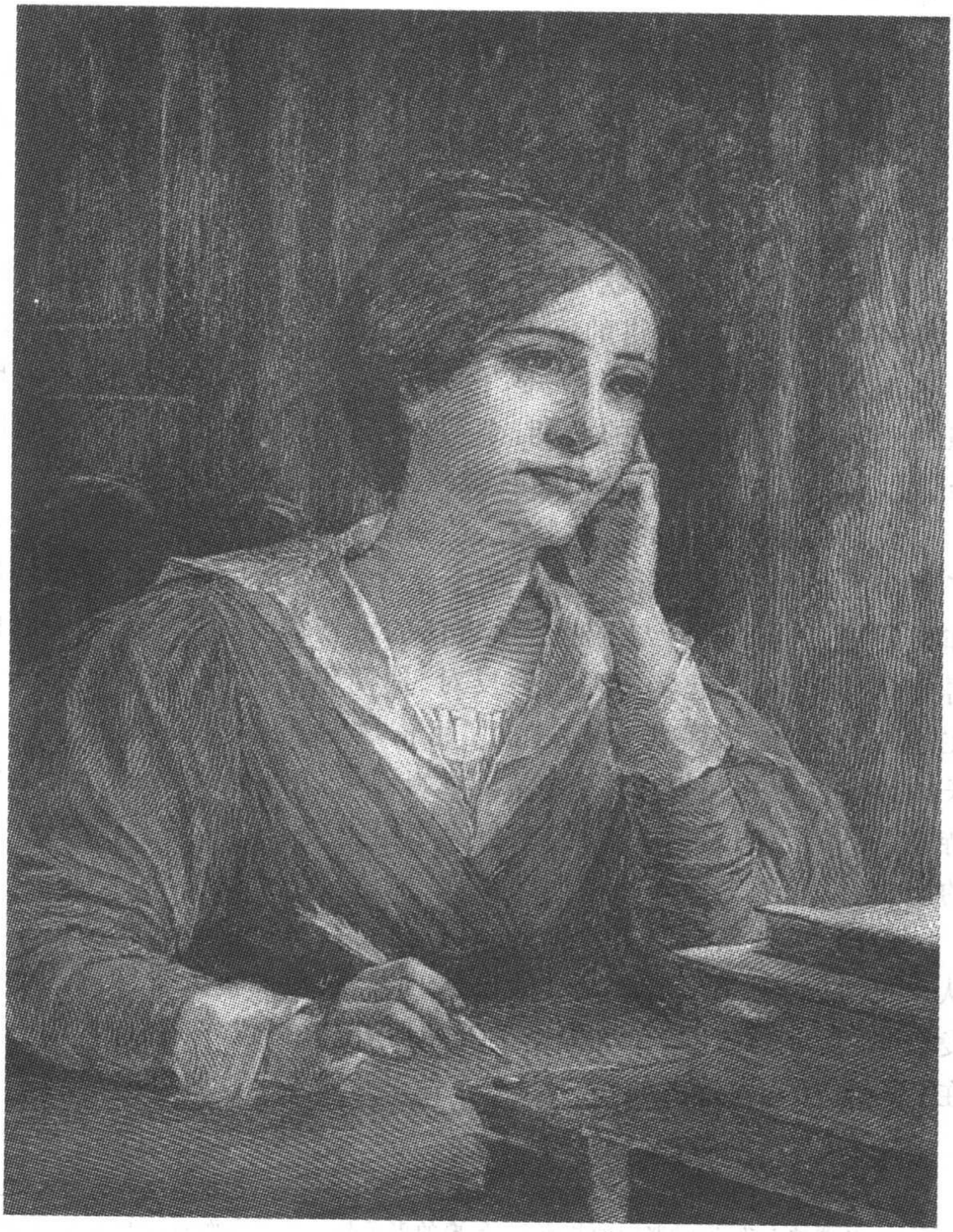
持要按照某些观念安排生活，可是这些观念往往使一个谨慎的男子在提出求婚之前，不得不再三考虑，而在她来说，也可以使她终于拒绝一切求婚。一个年轻小姐，有地位，有财产，可是雇工病了，她会突然跪在他床边的砖地上，诚心祈祷，仿佛她是生活在使徒时代①，又像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头脑里装满守斋的各种怪念头，常常深夜独坐，诵读古老的神学著作！这样一个妻子，说不定哪一天早晨，她会突然把你叫醒，提出一个使用她的收入的新计划，这个计划不仅与政治经济学背道而驰，而且会剥夺你的骏马雕鞍，那么一个男子在甘冒风险，与她结为终身伴侣之前，自然要三思了。妇女有些想入非非的见解是难免的，但为了保障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安全，这些主张自然不宜当真实行。正常的人总是别人怎样，他也怎样，这样，万一有个疯子跑到了大街上，人们才能识别，及早回避。

两位新来的少女在乡下，甚至在庄户人家引起的反应，大致都是对西莉亚有利的，因为她这么和蔼可亲，纯洁天真，可是布鲁克小姐那对大眼睛，正如她的宗教一样，太不寻常，叫人不由得望而生畏。可怜的多萝西娅！跟她相比，天真纯洁的西莉亚显得那么平易近人，合乎世俗人情；人的心是比表皮组织微妙得多的，表皮无非是一种纹章或者钟面而已。

不过人们虽然受了耸人听闻的传说的影响，对多萝西娅怀有偏见，一旦接近她，却发现她自有一种迷人之处，以致在不知不觉中会对她另眼相看，不把这些偏见放在心上。大多数人认为，她骑马的姿势妩媚动人。她喜欢呼吸新鲜空气，欣赏乡村风光，有时她的眼眸和双颊会闪现出一种复杂的喜悦心情，这时的她一点不像狂热的宗教信徒。尽管她为骑马感到内疚，她还是爱好这种娱乐；但她觉得，这是一种带有异教色彩的感官享受，因此一直打算放弃这个习惯。

她坦率，热诚，从来不懂得自我赞美。确实，她总是把妹妹西莉亚想象成天仙美女，认为自己根本不能跟她相比，这是怪有意思的。

① 指公元一世纪，耶稣的使徒传教和创建教会的时期。守斋是指一天只吃一顿饱饭，使人经常处于半饱状态，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种虔修方式，天主教保持了这个传统，一年中守斋的日期甚多，新教则大多不要求守斋。



如果有一位先生到田庄来，不是为了拜访布鲁克先生，而是另有动机，她便断定，他一定是爱上了西莉亚。例如，对詹姆士·彻泰姆爵士，她便抱着这种看法，经常从西莉亚的角度去考虑他，心中琢磨着，西莉亚该不该接受他的求婚。假如有人告诉她，他的意中人是她本人，她一定会认为这是笑话，是无稽之谈。多萝西娅虽然满腔热情，指望理解生活，对婚姻却怀着幼稚可笑的观念。她觉得可惜她生不逢辰，否则她一定要嫁给贤明的胡克[①]，免得他在婚姻问题上铸成大错；或者嫁给双目失明的约翰·弥尔顿[②]，或者任何一个伟人，因为忍受他们的怪癖是一种可歌可泣的虔敬行为。但是一个和颜悦色、风度翩翩的从男爵，对她讲的每一句话，哪怕她自己也有些不以为然的时候，他仍唯唯诺诺，连声称"是"——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成为她理想的爱人呢？真正幸福的婚姻，必须是你的丈夫带有一些父亲的性质，可以指导你的一切，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教你希伯来文。

多萝西娅性格中的这些特点，使布鲁克先生在周围邻里中受到了更多的指责，大家怪他不关心两个侄女，没有请一位中年妇女陪伴和指导她们。然而担当得起这项重任的古板妇女，他自己见了也怕得要命，因此经不起多萝西娅一反对，他便顺水推舟，依从了她——在这件事上，他总算很勇敢，违抗了世俗之见，也就是说，违抗了教区长的贤内助卡德瓦拉德太太，以及洛姆郡[③] 东北角一小部分与他保持来往的绅士的意见。这样，布鲁克小姐主持了伯父的家政，这种新的职权，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的尊敬，她还是乐于接受的。

詹姆士·彻泰姆爵士今天要来田庄用膳，另一位客人是两个少女从未见过的，但是多萝西娅耳闻过他的大名，对他十分景仰。这就是爱德华·卡苏朋牧师，在本郡以学问渊博著称，据说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写一部有关宗教史的伟大著作。他又广有家产，这更给他的虔诚

---

① 理查德·胡克(1554？—1600)，英国国教会著名神学家，后世尊重他的为人，在他的墓碑上称他为"贤明的胡克"。他娶的妻子是一个愚蠢而粗鲁的女人，使胡克遭受了许多不幸。

② 弥尔顿在双目失明后，性情怪僻，与他的女儿们经常发生龃龉，本书第七章亦提及此事。

③ 英国文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虚构的郡名。

增添了光辉;他还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学者,这些见解到他的大作发表之日,就可以大白于天下。他的姓本身已能给人深刻印象,只是对古往今来的学术发展缺乏准确的编年史知识,是很难领会这一点的①。

多萝西娅在村里办了个幼儿园,今天早上她刚从那儿回来,照例坐在幽雅的起居室内,起居室两旁便是姊妹俩各自的卧室。她正伏案为一份村舍设计图作最后的修改(这是她乐于从事的一项工作);西莉亚一直在望着她,似乎想提出什么,又有些害怕,最后才开口道:

"亲爱的多萝西娅,如果你不反对……如果你有空的话,我们今天是不是清理一下妈妈留下的首饰,把它们分了?自从伯父把它们交给你以后,到今天正好六个月了,你还没看过它们呢。"

西莉亚撅起了小嘴,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不敢让这种不高兴完全流露在脸上,因为她一向怕姊姊,也怕原则。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你一不小心,触及它们,它们就会发出神秘的电流,使你措手不及。但多萝西娅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里充满着笑意,这使西莉亚松了口气。

"你真是一本有趣的小历书,西莉亚!这是阳历六个月,还是阴历六个月呢?"

"现在已到了九月的最后一天,伯父把它们交给你的时候是四月一日。你知道,他说过,他一直忘了这事,直到那时才想起。我相信,你把它们锁进这儿的柜子以后,再没想起它们。"

"算了,亲爱的,你知道,我们是永远不会戴它们的,"多萝西娅说,口气相当亲切,又像安慰,又像解释似的。她手里拿着铅笔,正在图样旁边勾一些小小的侧面图。

西莉亚脸红了,她的神色十分严肃。"姊姊,我觉得,把它们锁在

---

① 法国有一位著名的新教神学家和古典学者伊萨克·卡苏朋(1559—1614),他生在日内瓦,死在英国,曾得到英王詹姆士一世的礼遇。他著述宏富,曾大量编纂和阐释古代著作,但价值不大,在他死后,大多已被人遗忘。乔治·爱略特一八四九——八五〇年旅居日内瓦时,研究过伊萨克·卡苏朋的著作和为人。有的研究者认为,作者使用这人名,是为了强调两者的不同,因为历史上的卡苏朋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比书中的卡苏朋早了两百多年,而成就大大超过后者。

柜子里，不当一回事，这是不尊重妈妈，对她缺乏感情的表现。再说，”她迟疑了一会儿，仿佛难受得要抽泣似的，又道：“如今项链已是稀松平常的东西；普安松太太在有些事上，甚至比你更严格，但她也常戴首饰。基督徒一般说来……我相信，那些进了天国的妇女，生前也有戴珠宝的。”西莉亚每逢要认真辩论的时候，总觉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辞。

“你想戴它们吗？”多萝西娅叫了起来，这个惊人的发现，在她全身引起了剧烈的震动，这也是那位戴首饰的普安松太太给她的影响。“当然可以，那就把它们拿出来吧。你以前为什么不早讲啊？但是钥匙，钥匙呢！”她用双手按住了头，似乎对自己的记忆力有些失望。

“它们在这儿呢，”西莉亚说，这说明她早已想到这点，做好了准备。

“请你打开柜子的大抽屉，把首饰匣取出吧。”

匣子立即在她们面前打开了，各种珠宝摊在桌上，构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花坛。首饰并不多，但有几件确实相当美丽。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根镶金紫水晶项链，工艺异常精致细巧，还有一个珍珠串成的十字架，上面嵌有五颗钻石。多萝西娅当即拿起项链，给妹妹戴上，它几乎像镯子一样贴紧在脖子周围，然而这跟西莉亚那种亨利艾塔－马利亚①型的头和颈项，十分相配，这是她自己从对面的穿衣镜中也可以看到的。

“很好，西莉亚！你戴了它，再穿上那件印度纱衫，一定很好看。但是这个十字架，你必须穿深色的衣服才恰当。”

西莉亚尽量不露出欢乐的笑容。“噢，多多，你应该把十字架留给自己。”

“不，不，亲爱的，不成，”多萝西娅说，有些漫不经心似的，举起了一只手，表示反对。

“噢，说真的，你应该留下，这对你很合适——你总是穿黑衣服，”西莉亚坚持道。“你**可以**戴它。”

---

① 英王查理一世的王后(1609—1669)，查理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处决后，她流亡法国。

“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把十字架当作首饰来戴，这是我最反对的。”多萝西娅似乎哆嗦了一下。

“那么你也会认为，我戴它是不应该的，”西莉亚回答，感到不大自在。

“不会，亲爱的，不会，”多萝西娅说，一边拍拍西莉亚的面颊。“灵魂也像皮肤一样，是有颜色的，适合一个人的装饰品，对另一个人不一定适合。”

“但是为了纪念妈妈，你应该保存它。”

“不，我有许多别的东西可以纪念妈妈，比如她的檀香木匣子，我就很喜欢。真的，这一切都是你的，好妹妹。别再说了，把你的财产收藏好吧。”

西莉亚感到有些委屈。这种清教徒式的宽容，带有强烈的优越感，它跟清教徒的迫害几乎不相上下，使这位性情温和的妹妹的娇嫩皮肤有些受不了。

“但是你是我的姊姊，如果你什么首饰也不戴，我怎么好意思戴呢？”

“不要讲了，西莉亚，我不能为了让你安心，便戴上这些小玩意儿，这是办不到的。假如我把那样的项链围在脖子上，我会觉得，好像我是在用脚尖跳芭蕾舞，整个世界都在我周围旋转，叫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

西莉亚解开项链，把它取下。“这对你的脖子会紧一些，你戴的得略大一点，能够稍稍垂挂下来才好，”她说，心里很高兴。从一切方面看，这条项链对多萝西娅完全不合适，这使西莉亚心安理得，愉快地接受了它。她又打开一些指环匣子，看到了一只镶翠绿宝石的钻戒，这时太阳正好穿过一片云朵，把灿烂的光辉照在桌上。

“啊，这些宝石多美呀！”多萝西娅说，一股新的情绪正如突然降临的阳光，出现在她的心头。“多么奇怪，色彩也像香味一样，能渗入人的身体。我想，圣约翰的《启示录》要用宝石作精神的象征[①]，原因就在这里。它们像天上的彩云。我觉得，那颗绿宝石比其他所有的

---

① 见《新约·启示录》第四章。

宝石都美。”

“这儿还有一只镯子,可以跟它相配,”西莉亚说。“我们起先没有发现它。”

“它们很可爱,”多萝西娅说,把指环和手镯套在圆圆的手指和腕关节上,然后伸向窗口,举得跟眼睛一样齐。这些时候,她一直在思索,想为她的爱好色彩寻找理由,使这种快感与神秘的宗教情绪统一起来。

“这些你一定会喜欢的,多萝西娅,”西莉亚说,但口气有些犹豫,因为她不免感到惊奇,发现她的姊姊终于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同时还想到,这些绿宝石对她自己的皮肤,甚至比紫水晶更加相称。“要是你不肯接受别的,至少应该把那只戒指和手镯留下。但是你瞧,这些玛瑙多么美,又那么素净。”

“好！我收下这些——这戒指和手镯,”多萝西娅说。然后她把手搁在桌上,用另一种口气讲道:“不过发现这些东西,制作这些东西,出售这些东西的,都是些多么可怜的人啊!”她又不做声了,西莉亚心想,莫非她的姊姊要拒绝这些首饰了,因为按理她是应该这么做的。

“好吧,亲爱的,我留下这些就是了,”多萝西娅说,终于下了决心。“但是把其他一切拿去,包括这只首饰匣在内。”

她拿起铅笔,没有褪下珠宝,眼睛仍端详着它们。她在想,她要常常把它们带在身边,让她的眼睛不时从这些小东西中,感受到纯洁的色彩。

“你真的会当众戴它们吗?”西莉亚说,望着姊姊,确实有些纳闷,不明白她打算怎么办。

多萝西娅迅速瞟了妹妹一眼。尽管她总是把她所爱的人想象得十分美好,有时也会向他们投出一道犀利的目光,弄得他们惶惶不安。布鲁克小姐待人接物一向温和柔顺,但这决不是因为她心中缺乏炽烈的感情。

“很可能,”她回答,口气不如说有些傲慢。“我无法预言,我会堕落到什么地步。”

西莉亚脸红了,有些怏怏不乐。她看到,她冒犯了她的姊姊,她

甚至不敢再为自己得到的首饰说一句感谢的话，便把它们放回匣子拿走了。多萝西娅也不愉快，她一边继续画她的图样，一边问自己，在刚才那个以小小的不和告终的场面中，她的情绪和谈吐，是不是完全问心无愧。

西莉亚的意识告诉她，她根本没有错，她提出那个问题是完全自然的，无可非议的。她一再对自己说，多萝西娅未免自相矛盾，她应该把她应得的一份珠宝全部拿走，要不然，在她说了那一番话以后，她就应该放弃一切，什么也不拿。

“我敢肯定——至少我相信，”西莉亚心想，“戴项链不致妨碍我的祈祷。我们现在都大了，即将进入社交界，我想，我没有必要接受多萝西娅的观点，当然，她自己应该遵守它们。但多萝西娅不是始终前后一致的。”

于是西莉亚俯下头，默默地绣她的挂毯。最后，她的姊姊叫她了：

“咪咪，到这儿来看我的图样。瞧，我差点把楼梯和火炉画得跟房子一样大，要不，我真以为我是一个大建筑师啦。”

西莉亚俯下头去看图样，这时，多萝西娅把脸贴在妹妹的手臂上，轻轻摩擦着。西莉亚理解这个动作。多萝西娅发现自己错了，西莉亚原谅了她。从她们懂事的时候起，西莉亚对姊姊就怀有一种批评和畏惧混杂的心情。妹妹始终感到受压抑，但哪一个受压抑的人没有自己的想法呢？

## 第　二　章

“你就没瞧见对面来了一位骑士，骑着一匹花点子的灰马，头上戴着一只金子的头盔吗？”桑丘说：“我只瞧见一个人骑一头驴——像我这驴似的一头灰驴，他头上戴着个闪亮闪亮的东西。”堂吉诃德说：“那就是曼布利诺的头盔呀！”

——塞万提斯①

① 见《堂吉诃德》第一卷第二十一章。

"汉弗莱·戴维[1] 吗?"布鲁克先生正在喝汤,脸带笑容,态度随和,听得詹姆士·彻泰姆爵士提到他正在研究戴维的《农业化学》,便说道,"哦,对啦,提起汉弗莱·戴维爵士,好多年以前,我在卡特赖特[2] 家跟他一起吃过饭,当时华兹华斯也在座——你知道,就是诗人华兹华斯。世界上有些事真的不可思议。我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华兹华斯也在那儿,可我从没遇见过他,谁知过了二十年,我却在卡特赖特家跟他同桌吃饭。对啦,事情就这么奇怪。但是戴维也在那儿,他也是诗人。或者我不妨说,华兹华斯是第一号诗人,戴维是第二号诗人。这一点不假,你知道,千真万确。"

多萝西娅今天不像平时,特别感到不自在。宴会刚刚开始,由于人数不多,屋里静悄悄的,地方法官的夸夸其谈,信口开河,格外引人注目。她心里纳闷,不明白卡苏朋先生这类人物对那些无稽之谈有什么想法。她觉得,他的神态庄严肃穆;那一头铁灰色头发,那深陷的眼眶,使他俨然像洛克[3] 的一幅肖像。他个子瘦小,脸色苍白,符合一位学者的身份,跟那种容光焕发、留红鬓髯的英国绅士大不相同,后者的典型便是詹姆士·彻泰姆爵士。

"我正在读《农业化学》,"这位风度翩翩的从男爵说,"因为我决心亲自管理一个农场,看能不能在耕作方面给我的佃户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布鲁克小姐,你赞成我的主意吗?"

"这是一个大错误,彻泰姆,"布鲁克先生插嘴道,"把电应用在你的土地上,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或者把你的牛舍变成会客厅,这都无济于事,收不到什么效果。有一个时期,我对科学也兴致勃勃,但我看到,这没有用。这会引起各种问题,把你弄得束手无策。不行,不行,当心,别使你的佃户连麦秸也卖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你知道,不如给他们一些排水瓦管。至于你这种农场经营方法,这是异想天

① 汉弗莱·戴维(1778—1829),英国著名化学家,在电解物质方面作过各种实验。他的《农业化学》研究电对植物生长的作用。

② 约翰·卡特赖特(1740—1824),英国海军将领,鼓吹议会改革、解放黑奴等。

③ 指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

开，不会有什么结果。你只是买了一只最昂贵的哨子，有这笔钱，不如养一群猎狗的好。”

“但我相信，”多萝西娅说，“把钱花在研究耕作方法上，使大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得到充分利用，总比单纯养狗养马，在这些土地上奔走取乐好一些。为了众人的利益进行实验，哪怕会使自己穷一些，这终究不是坏事。”

她讲得慷慨激昂，一个年轻小姐会用这种口气说话，确实出人意外，好在这是詹姆士爵士要她谈的。他一向喜欢征求她的意见，她也常常认为，他一旦成为她的妹夫，她可以敦促他实行许多有益的活动。

在她讲的时候，卡苏朋先生一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她，仿佛第一次发现她的存在。

“你知道，小姐们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布鲁克先生说，向卡苏朋先生笑了笑。“我记得，当年我们都读过亚当·斯密的书。对啦，是有这么一本书。有一个时期，我接受一切新思想，我相信人类在不断进步。但是有人说，历史是循环的，这问题值得好好讨论，我自己也讨论过。不过实际上，人的理智可以使你走得太远，以致越出了界限，真的。有一个时期，它也把我带得很远，但我发现这没有用，我赶紧站住，我及时站住了。不过我没有完全不动。我一向赞成有一点理论，我们应该有思想，要不然我们就会退回野蛮时代了。但是谈到书本，有一本骚塞的《半岛战争》①。我常常在早上读这本书。你知道骚塞吗？”

“不知道，”卡苏朋先生说，他没法迎合布鲁克先生的高谈阔论，他的心思已全部化在书本上。“我现在的时间不多，没空读这类作品。那些古书已弄得我视力不济，不如以前了；到了晚上，真得有个人给我念念书才好，可是我对声调要求很严，我受不了那些发音粗俗的朗读人。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的不幸，我过于重视精神方面，因为我终日跟精神世界打交道，生活在古人中间。我的心有点像

---

① 罗伯特·骚塞（1774—1843），英国著名湖畔诗人之一。曾游历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研究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及文学，著有《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史》。

古代的幽灵，在人间游荡，竭力要设想一个它生活过的世界，尽管那个世界只剩了一堆废墟，早已面目全非。不过我不得不多加小心，保护我的视力。”

这是卡苏朋先生第一次讲了这么多话。他措词准确，仿佛是在应邀发表演说。他的发言有条不紊，一板三眼，有时还用头部动作配合一下，这在好心的布鲁克先生那种拖泥带水、散漫杂乱的谈话衬托下，更显得别具一格。多萝西娅对自己说，卡苏朋先生是她遇见过的最有趣的人，甚至李列先生也比不上他；李列先生是韦尔多派[①]教士，曾召开会议，讨论该派的历史。再现一个古代世界，而且毫无疑问，怀有探索真理的最崇高目的，这太好了，要是能够参与其事，协助这项工作，哪怕做不成一盏给人照明的灯，做个灯座，也是多好啊！尽管她的伯父嘲笑她不懂政治经济学，用她从未探讨过的这门科学作熄灯器，把她心头的光明一下子扑灭了，她为此感到懊丧，但现在这个思想却鼓舞了她，使她把刚才受到的揶揄全都丢到了脑后。

“但是，布鲁克小姐，你很喜欢骑马，”詹姆士爵士这时乘机插嘴道，“我认为，你不妨玩玩打猎的游戏。我打算给你一匹栗色马，让你试试，希望你不要推却。这马受过训练，是专供妇女骑的。上星期六，我看见你骑了一匹马在山上跑，那马太糟了，跟你太不相称。我的马夫可以每天把柯里顿牵来，只要你指定一个时间。”

“谢谢你，你的盛情我心领了，但是我已打算放弃骑马。我不想再骑马了，”多萝西娅说。她所以会这么一口谢绝，是因为正当她想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卡苏朋先生身上时，詹姆士爵士却来打岔，跟她搭讪，这叫她有些讨厌。

“别这样，这未免对自己太苛刻了，”詹姆士爵士用责备的口气说，显得对她非常关心。“你的姊姊在克制个人的享乐方面，走得太远了，是不是？”他又回头对西莉亚说，她坐在他的右首。

“我想是的，”西莉亚答道，同时有些不安，生怕讲出什么，引起姊姊的不快，那张脸也变得红扑扑的，在项链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可爱。

---

① 基督教的一个教派，由法人韦尔多(？—约1217)所创建，又称“里昂穷人派”，流行于瑞士、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一带。

“她总是克制自己的一切欢乐。”

“如果那是真的，西莉亚，那么我的克制正是我的欢乐，不是我的痛苦。但是我认为，一个人不贪图个人的舒服，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多萝西娅说。

这时布鲁克先生一直讲个不停，但是很清楚，卡苏朋先生却在端详多萝西娅，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

“一点不错，”詹姆士爵士说。“你的克制是出于某种崇高的、宽容的动机。”

“我不是这个意思，说真的。我不是在讲自己，”多萝西娅回答，脸涨得红红的。她不像西莉亚，是难得脸红的，除非出于极大的欢乐或愤怒。这时候，她是对纠缠不清的詹姆士爵士在生气。为什么他不把注意力放在西莉亚身上，让她专心听卡苏朋先生谈话呢？——如果这位大学者能讲点什么，不要老是让布鲁克先生对他夸夸其谈，那该多好。可是后者这时正讲得起劲，他告诉卡苏朋先生，不论宗教改革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他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新教徒，但天主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至于不肯出让一亩土地给罗马教堂，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宗教信仰的约束，而宗教，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来世的畏惧。

“我有一个时期曾专心致志钻研神学，”布鲁克先生说，仿佛在为他刚才表现的洞察力作注释。“各派的观点，我都了解一些。我认识韦尔伯福斯① 的时候，他正红极一时呢。你知道韦尔伯福斯吗？”

卡苏朋先生回答：“不知道。”

“当然，韦尔伯福斯也许算不得一个思想家。不过要是我听从别人的劝告，当了议员，我也会像韦尔伯福斯一样，保持独立的立场，按照博爱精神行事。”

卡苏朋先生点点头，指出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说得有理，”布鲁克先生道，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我手头有不少资料。很久以前，我就开始收集资料。它们需要整理，而且每逢一

---

① 威廉·韦尔伯福斯(1759—1833)，英国下议院议员，福音派教士，博爱主义者，反对奴隶制度，曾在英国建立反奴役协会。

个问题打动了我，我就发信出去，向人请教。现在我已积累了不少资料。但是且慢，不知你是怎么整理你的资料的?”

“一部分是分类归档的，”卡苏朋先生说，似乎觉得有些突然，好不容易才作出回答。

“哦，分类归档不是办法。我也试过分类，但一切都有联系，无法截然分开，我总是不知道，一份文件应该归入甲类还是乙类。”

“伯父，要是你放心，我可以替你整理文件，”多萝西娅说。“我把它们按字母顺序排列，然后给每个字母编一份目录。”

卡苏朋先生露出庄严的微笑，表示赞许，对布鲁克先生说道：“瞧，你身边就有一位出色的女秘书呢。”

“不行，”布鲁克先生说，摇了摇头。“我不能让年轻姑娘把我的文件弄得乱七八糟。年轻姑娘太粗心大意。”

多萝西娅觉得有些委屈。卡苏朋先生一定会以为，她的伯父提出这个意见是有具体根据的，但事实上，他是随口说的，这种话像昆虫身上掉下来的破翅膀那样无足轻重，只是它和其他零星杂物一起堆在他心里，无意之间吹来一阵风，正好把它吹到了她的身上。

到了两个女孩子单独坐在客厅里的时候，西莉亚说道：

“卡苏朋先生长得多么难看!”

“西莉亚！在我见过的人中，他是外貌最不寻常的人中的一个。他跟洛克的画像十分相似，两人有同样深陷的眼眶。”

“难道洛克脸上也有两颗带毛的白痣不成?”

“这很难讲！在有些人的眼里，他就是这样，”多萝西娅说，走开了一点。

“卡苏朋先生的皮肤这么蜡黄的。”

“这样更好。我看你欣赏的是那种乳猪皮肤的人。”

“多多!”西莉亚喊道，吃惊得两眼直瞪着她。“以前我从没听你用过这种比喻。”

“在没有必要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用它？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非常恰当。”

布鲁克小姐显然有些不顾一切了，西莉亚这么想。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生气，多萝西娅。”

“你真糟糕，西莉亚，在你眼里，好像人只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动物。你从来不会透过一个人的脸，看到他伟大的灵魂。”

“那么卡苏朋先生想必有伟大的灵魂啦？”西莉亚是有些天真调皮的。

“是的，我相信他有，”多萝西娅提高了嗓门，显得理直气壮。“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一切，都符合他那篇《圣经天体论》的精神。”

“他讲话并不多，”西莉亚说。

“这里没有一个人配跟他谈话。”

西莉亚心想：“多萝西娅根本瞧不起詹姆士·彻泰姆爵士，我相信她不会接受他的求婚。”西莉亚觉得这实在很可惜。从男爵心中的目标是谁，她从来没有看错。当然，有时她也考虑，多多或许不会使一个对事物抱不同观点的丈夫得到幸福。她内心深处潜伏着一种不安的感觉，认为她姊姊的宗教意识太浓厚，不能给家庭带来安乐，因为分歧和猜疑势必像散落的针一样，使人不敢举步，不敢坐下，甚至不敢放心饮食。

到了喝茶的时候，布鲁克小姐刚坐下，詹姆士爵士便挨着她坐了下去，他并不觉得，她的答话方式冒犯了他。那怎么会呢？他倒是认为，布鲁克小姐也许很喜欢他；确实，态度在十分明朗以前，难免遭到先入之见——不论那是盲目自信还是悲观失望——的曲解。他觉得她非常可爱，但不言而喻，他也为他的爱情找出了一些理论根据。他天生优柔寡断，缺乏主见，不过他颇有自知之明，这种难能可贵的长处使他明白，哪怕他用尽他的全部才能，他在郡里也干不成什么，因此他需要一位贤内助，遇到困难，可以随时请教：“我们该怎么办呢？”于是她给他出主意，当参谋，何况从财产上看，她也具备当此重任的资格。至于布鲁克小姐那不得人心、过分激烈的所谓宗教情绪，它包含什么内容，他并不十分了然，而且认为，结婚之后，它自然会烟消云散。总之，他觉得在爱情上，他这条路是走对了，他准备接受她的统治，何况说到底，必要的时候，一个丈夫随时可以推翻这种统治。当然，詹姆士爵士并不想推翻这位漂亮的少女的统治，他对她的聪明倒是心悦诚服的。为什么不呢？一个男子的意愿，不论它怎么样，既然它属于男子，它就占有优势，正如一棵最小的白桦，也比最挺拔的棕

稠高一些，因此哪怕他愚昧无知，他的力量仍比她大。也许，詹姆士爵士没有作过这种比较，但是即使最柔弱的人，仁慈的上天也会赋予他一点坚韧或刚硬的素质，那就是传统观念。

“布鲁克小姐，我希望你能取消不再骑马的决定，”执迷不悟的追求者开口道。“我可以向你保证，骑马是最有益身心的运动。”

“我知道，”多萝西娅冷冷地说。“我觉得这对西莉亚会有好处，如果她愿意试试的话。”

“但是你的骑术确实不错。”

“你过奖了，我骑马不多，而且很容易摔下马背。”

“那么这正说明你应该多多锻炼。每位小姐都应该精通骑术，这样她才可以陪伴丈夫一起出游。”

“你瞧，我们的观点分歧多大，詹姆士爵士。我已打定主意，不在骑术上下功夫，因此你为小姐们制定的规格，我永远达不到。”多萝西娅的眼睛望着前面，口气冷酷而粗鲁，神色活像一个美丽的孩子，这跟她的爱慕者的低声下气，温柔体贴，构成了有趣的对照。

“我希望知道，你作出这个忍心的决定，理由何在。你不可能认为骑马是坏事吧？”

“但我完全可能认为，对我来说，骑马是坏事。”

“啊，为什么？”詹姆士爵士问，温柔的口气中带有一点不以为然的意味。

卡苏朋先生手里端着茶杯，走到桌边来了，他一直在听他们谈话。

“我们不应该过分好奇，打听别人的动机，”他插口道，声调不慌不忙的。“布鲁克小姐明白，它们一说出口，就变得味同嚼蜡了：它们的香味会消失在浑浊的空气里。一粒种子必须埋在土里，避免接触光线。”

多萝西娅快乐得脸都红了，她感激地抬头望望说话的人。这个人是能够理解更崇高的内心生活的，跟这样的人才会有精神上的共鸣，不仅如此，他可以用最广博的知识照亮你的原则，他的学识几乎已足以保证，他的任何信念都是正确的！

多萝西娅的推论也许太夸大了，但要是不能随心所欲地作出结

论，那么生活实际上在任何时期恐怕都无法前进，婚姻也无法通过文明世界的重重障碍如愿以偿。谁曾经把婚前了解的一点皮毛限制在小蜡丸中，不让它进入想象的天地呢？

“这自然，”好心的詹姆士爵士答道。“布鲁克小姐不愿说明她的理由，谁也无权强迫她。我相信，她的理由是完全正当的。”

他看到多萝西娅兴致勃勃地望着卡苏朋先生，一点也没有醋意。他从未想到，他心目中的意中人，会对一个年近半百的枯槁书蠹发生兴趣，除非出于宗教上的原因，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牧师。

然而，由于布鲁克小姐正全神贯注与卡苏朋先生探讨韦尔多派教士的问题，詹姆士爵士只得找西莉亚闲谈，他讲到了她的姊姊，还提到了伦敦的一幢房子，问布鲁克小姐是不是喜欢伦敦。姊姊不在身边的时候，西莉亚讲话相当随便。詹姆士爵士对自己说，这第二位布鲁克小姐无疑也很可爱，又同样美丽，虽然并不像某些人所断言的，比姊姊更聪明，更明白事理。他觉得他选择的那个，从各方面看，还是最好的。一个人自然总想得到最好的。如果一个未婚男子自称没有这种奢望，他一定是个伪君子。

## 第　三　章

缪斯，请告我，亲切的天使长
拉斐尔既已谆谆教导……

　　　　　　　　　　　夏娃
聚精会神聆听着这故事，
心中充满了景仰和深思，
觉得一切是如此崇高而神奇……

——《失乐园》卷七①

要是卡苏朋先生真的考虑过，布鲁克小姐是他合适的妻子，那

① 《失乐园》第七卷叙述天使长拉斐尔向亚当和夏娃提出警告之后，给他们讲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经过。这里引的几行在该卷开端部分。

么，促使她接受这门亲事的理由，确已埋进了她的心底，到了第二天晚上，这些理由就萌芽开花了。因为这天早上，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那时西莉亚由于讨厌卡苏朋先生的白痣和黄皮肤，不愿跟他们在一起，跑到教区牧师家里，跟副牧师的几个穿破鞋子、但活泼有趣的孩子玩耍了。

这时，多萝西娅对卡苏朋先生那颗深不可测的心灵作了窥探，在这错综复杂、阴暗无光的迷宫中，看到了她所赋予它的各种特点。她把自己的许多经历开诚布公地告诉了他，并从他那儿理解了他的伟大著作的规模，它也像迷宫似的吸引着她。因为他正如弥尔顿那位"亲切的天使长"一样循循善诱；他带着几分天使长的神情告诉她，他企图说明(这确实是原先的意图，可惜他并未做到他所说的议论透彻，类比合理，条理分明各点)，一切神话体系或世上残存的片断神话，都是古老传统的独特反映，它的曲折表现。一旦取得了正确的立场，找到了可靠的立足点，神话世界的广阔天地就不是不可认识的，不仅认识，而且可以通过它的反映，看到各种事实。但是要了解真相，取得伟大的收获，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一蹴而就的工作。他的笔记本已堆积如山，但要完成这任务，还得把汗牛充栋的、仍在不断增加的材料，压缩成精练的几册，像希波克拉底① 著作的早期版本一样。向多萝西娅说明这一切时，卡苏朋先生用的口气，仿佛在跟一个同行探讨学术问题，因为他只会用一种方式讲话，当然，每逢他谈到一句希腊文或拉丁文，总要用英语解释一遍，一丝不苟，但也许不论在什么场合，他都会这么做。一个知识渊博的外省教士，习惯上总是把他所认识的人，都当作那些"领主、武士及其他贵人士绅，他们对拉丁文均不甚了了"②。

多萝西娅被这个范围广泛的伟大设想完全征服了。它超越了女

---

① 古希腊医学家，号称"医学之父"。他的著作极多，号称"希波克拉底文献"，但很多都不是他写的。一五二六年，他的著作第一次在威尼斯印行时，数量便少得多。

② 这是英国《公祷书》序言中的话。英国在宗教改革时期，为适应国教化的需要，不再用一般人所不理解的拉丁文作祈祷，改用本国语言。

子学校教科书的肤浅内容，这个人简直是活的波舒哀[①]，他的著作将使人类的全部知识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得到统一。这是一位当代的奥古斯丁[②]，他已把博士和圣徒的光辉融化于一身。

在这个人身上，神圣和博学似乎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以前，多萝西娅在蒂普顿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跟她谈论她需要坦率地探讨的问题；例如，她认为远古时代最好的基督教著作中表现的那种宗教精神，那种使自己与完美的神化为一体的宗教体验，是最重要的，教会的仪式和信条只有次要的意义，这是她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可是现在她却发现，她一讲，卡苏朋先生立刻领会了她的意思，并明确告诉她，他同意这个观点，只是应该对它稍加修改，使它与现行教义得到明智的统一；他还提出了一些她以前不知道的历史事例，说明这个问题。

多萝西娅对自己说："他跟我想到一块来了，但不如说，他是在考虑整个世界，我的思想却只是一面可怜的、不值分文的镜子。还有他的感觉，他的全部体验，那是多么辽阔的湖泊，我跟他相比，只能算一个小池塘罢了！"

布鲁克小姐总是凭言语和态度作出判断，而且毫不迟疑，正如跟她年龄相仿的其他少女一样。符号只是可以计量的小东西，但对它们的解释却可以漫无止境，对于天性温柔热烈的女孩子，每个符号都能唤起惊讶、希望和信仰，使它变得像天空一样广大，而以知识的面目出现的一丁点儿颜料，便可在这天空中化成一片彩霞。当然，她们不会每次都大失所望，因为哪怕辛伯达[③] 也有幸运的时候，不致经常上当受骗，要知道，错误的推理有时也可能把无知的人引向正确的结论——从远离真实的地方出发，经过崎岖曲折的道路，我们有时会到达正好应该到达的地点。布鲁克小姐既然盲目轻信，那么她还不

① 雅克－贝尼涅·波舒哀(1627—1704)，法国天主教徒和作家，曾任主教和宫廷教师，著作极多。

② 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神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写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等。

③ 《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曾七次出外航海，时常受骗上当，经历了不少惊险的遭遇，但都化险为夷，回到了巴格达。

知道卡苏朋先生不值得她信任，这就不足为奇了。

他做客的时间比预定的长了一些，这只是因为布鲁克先生说了几句挽留的话，可是后者又没有什么招待他，只得让他看些破坏机器和焚烧谷物[①]的材料。他把卡苏朋先生请进图书室，给他看这一堆文件，一会儿拿起这一份念一下，一会儿又拿起另一份，念得又快又含糊，一段还没念完，又跳到了另一段，口里说："对，在这儿，瞧！"最后干脆把一切丢在一边，打开了一本他青年时期游历欧洲大陆的日记。

"瞧这儿……这都是关于希腊的。对啦，你是希腊通，瞧，拉姆奴斯，拉姆奴斯的遗址[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地形学。我在这上面可花过不知多少时间……哦，且慢，赫利孔[③]。对了，这儿，瞧：'翌日早晨，我们动身前往帕那索斯，那双峰耸峙的帕那索斯山。'这一本全是关于希腊的，你知道。"布鲁克先生把它卷了起来，举在前面，一边用大拇指来来回回摩弄书边。

卡苏朋先生带着庄严的神色听着，但又有些哭笑不得，必要的时候就点一点头，在不致显得漠不关心或者厌烦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去看任何字句。他知道，这样语无伦次的散漫谈话和乡村的生活方式有关，也没有忘记，现在带他进行这种索然无味的精神巡礼的人，不仅是一位和蔼的主人，也是一位拥有田产的绅士，本郡的治安法官。不过他之所以如此百般忍耐，是否也由于他想起，布鲁克先生是多萝西娅的伯父呢？

毫无疑问，他似乎越来越喜欢找她谈天，或者要她发表意见，正如西莉亚对自己说的一样。他一看到她，脸上便会发亮，露出一抹像冬日的苍白阳光似的微笑。次日早上离开以前，他与布鲁克小姐在屋前的砾石平台上愉快地散步，他向她提到了独身生活的不利，说他深感需要一位情投意合的伴侣，这样会使青春的光芒照亮或改变壮年时期的劳累工作。他提出这声明时，尽量使每个字都用得十分准

---

① 指十九世纪初，英国工人、农民为反抗压迫，多次捣毁机器和焚烧地主庄园的事。

② 拉姆奴斯是古希腊雅典附近的一个村庄，相传是复仇女神涅墨西斯居住的地方。

③ 希腊维奥蒂亚一带的山脉，与帕那索斯同为缪斯居住的地方。

确，仿佛他是一位外交使节，他的每句话都会引起重大的后果。确实，卡苏朋先生在实际事务或个人问题上所表达的意见，一向十分精确，他从来不觉得有重复或修正的必要。他在十月二日经过反复推敲阐明的意愿，对他说来，只须提一下这个日期，即可回想起来，因为他的记忆万无一失，在这册记忆的书上，只要"见上"两字便足以代替重复的叙述，它不同于日常应用的记录簿，记录的尽是遗忘了的事。但是这一次，卡苏朋先生的心意看来不致遭到辜负，因为他讲的话，多萝西娅句句都听清楚了，也记住了，对这一切，她怀有热烈的兴趣，这也难怪，在一位涉世未深的年轻姑娘心头，生活历程中的任何变化，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是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的一天，下午三点钟——这时卡苏朋先生已返回教区长公馆，它在洛伊克，离蒂普顿仅五英里——多萝西娅戴上帽子，披了围巾，沿着灌木丛匆匆走去，穿过园林，躲进了园边的树荫下，独自漫步，不让别人看到。她的身边只有一只大圣伯纳德狗，名叫蒙克，姊妹俩外出散步时，它总是追随左右，保护她们。一幅图景已在姑娘的眼前展开，它可能便是她的未来，她战战兢兢，怀着希望注视着它。她需要独自呆在这梦幻般的世界中，不受干扰。她迎着清新的空气，迈着轻快的步子，两颊升起了红晕，草帽稍稍掉在脑后（现在的人看到这种花篮形旧式帽子，说不定会大惑不解，啧啧称奇）。也许我们还必须提一下她的头发，否则她的形象便不完整，那是编成粗粗的发辫的棕色头发，盘在后面，这样，她头部的轮廓异常鲜明，显得英姿飒爽，尽管当时的风气是要用蓬松的鬈发和蝴蝶结掩盖单调的天然状态，它们重重叠叠堆成一座小山，除了斐济人，恐怕任何伟大的民族都望尘莫及。总之，布鲁克小姐的朴素发式是她的禁欲主义的表现。然而在她向前展望的时候，那对明亮的大眼睛却没有一点禁欲主义的意味，它们不是在有意识地观看什么，只是在呆呆地出神，她的思想已沉浸在紧张的内心活动中，她没有看到下午那壮丽光辉的景色，那遥远的一行行椴树中间漫长的光带和交叉的阴影。

所有的人，不论男女老少（也就是说，在那个改革前[1] 的时代

---

① 指英国议会选举改革法案通过（1832 年）以前。

里所有的人)，如果他们认为，她那闪闪发光的眼眸和双颊，是一般少女情窦初开的反应，那么他们一定会津津乐道，大感兴趣的。克绿哀对斯特雷方[①] 的向往，已在古往今来的诗歌中奉为佳话，大家公认这是天然的信赖，既缠绵悱恻，又优美可爱。如果琵鞶小姐爱上了庞京少爷，朝思暮想，情愿结为伉俪白头偕老，那么这一出小小的戏剧，尽管已改头换面搬演过不知多少回，我们的父母还是百看不厌。只要庞京少爷身材漂亮，即使燕尾服有上身短的缺点，穿在他身上仍显得风度翩翩，那么每个人都会觉得，一位温柔的小姐对他一见倾心，相信他品行方正，才华出众，特别是爱情专一，这不仅十分自然，而且就一个完美的女性而言，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个女孩子对婚姻大事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把它完全从属于崇高热烈的生活目标，而且这种憧憬主要是靠它自身的火焰点燃的，既不考虑妆奁的多少，也不注重金银器皿的款式，甚至青春少妇的体面和婚后生活的甜蜜也不在话下，对这样一个女孩子的理想，恐怕世上是没有一个人——在蒂普顿一带当然更不会有——会给予同情和谅解的。

现在多萝西娅心中出现的思想是：卡苏朋先生可能指望她作他的妻子，她想到他居然垂青于她，便对他充满敬意和感激。他多么好啊！——不，这简直像一位天使突然降临在她的生活道路上，向她伸出了双手！长期以来，她要求自己的生命发热放光，可不知该怎么办，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像夏日的烟雾似的，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她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她还只是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但已有一颗跳跃的心，一种强烈的精神需要，不满足于对女孩子的一般教导，认为这只是鼠目寸光，靠零星食品过日子，跟一只畏首畏尾的小耗子似的。要是她不太聪明，不太自负，她也可能相信，一位笃信基督教的大家闺秀，可以在乡村的善举中找到自己的生活理想，保护贫寒的教士，诵读《圣经贤女懿德录》，探究旧约时代的撒拉，新约时代

① 克绿哀原为古希腊作家隆古斯所写牧歌式爱情故事《达夫尼斯和克绿哀》中的牧女。斯特雷方则是英国诗人西特奈(1554—1586)的《阿卡狄亚》中一个失恋的牧童的名字。后来克绿哀和斯特雷方便经常作为牧歌中的男女主人公。

的多加的内心体验①,在深闺中一面绣花,一面不忘灵魂的得救——她知道她得出嫁,但她希望,她的夫君即使不像她一样严格,忘乎一切,沉浸在宗教信仰中,至少也是迷途知返,可以立登善界的。然而这类满足,可怜的多萝西娅是无缘的。她那虔诚的宗教精神,它对她的生活所施加的压力,只是她无限热烈、喜欢思索、擅长推理的天性的一个方面,对于这种天性说来,修身养性的狭隘说教,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不过是在深山幽谷中徘徊,在曲折的小径间行走,而这些小径像迷宫一样,周围筑有高墙,不能通向广阔的世界。她想越出这个范围,便势必引起别人的非议,认为那是偏激和不守本分。凡是她认为最好的事,她总要弄个一清二楚,深信不疑;对于一切准则,她也决不仅仅口头承认,不想付之实施。她还把她的全部青春热情灌注在这种心灵的饥渴中;她所向往的是那种婚姻,它能够帮助她,让她摆脱年幼无知的困境,自觉自愿地接受指导,走上庄严崇高的道路。

"这样,我就能学到一切,"她对自己说,仍在穿越树林的马道上迅速行走。"我的责任是学习,使我能帮助他更好地完成他的伟大著作。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渺小的东西,哪怕日常事务也会带有最伟大的意义。这简直就像嫁给了帕斯卡尔。我要学会掌握真理,像那些伟大人物一样,凭自己的知识来认识它。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将知道该怎么办,我将看到,在这儿,在英国,现在也可以过高尚的生活。眼前我还不明白怎么做才好,一切似乎在于深入民间,传播教化,可是我不懂得人民的语言。现在我能做的,只是建造一些较好的住房——这当然也是应该做的。啊,我多么希望洛伊克的人民能获得良好的居住条件!只要有时间,我得绘制大批的住房设计图。"

多萝西娅想到这里,蓦地打住了,责备自己捕风捉影,看到一点毫无把握的迹象,便胡思乱想。但是她不必克制自己,改变思路,因为这时一个骑马的人正从大路的转角那儿缓缓而来。那匹饲养得很好的栗色马,以及那两只美丽的塞特种猎狗,使她毫不怀疑,骑马的

---

① 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见《旧约·创世记》。多加是《新约》中的一个女信徒,《使徒行传》第九章说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圣经贤女懿德录》是辑录这类妇女事迹的,出版于一八一三年。

人便是詹姆士·彻泰姆爵士。他发现了多萝西娅,立即跳下马背,把马交给马夫,向她走来。他手里抱着一团白白的东西,两只猎狗则对着它拼命吠叫。

“遇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布鲁克小姐,”他说,举起帽子,露出了一头柔滑卷曲的金黄色头发。“这使我期望的快乐提早到来了。”

布鲁克小姐对他的打扰有些生气。这位和蔼的从男爵,跟西莉亚真是天生的一对,总爱讨好姊姊,这实在毫无必要。哪怕是一位未来的妹夫,如果他老是以为能得到你的欢心,在你顶撞他的时候,还以为你是在夸奖他,这叫人怎么受得了。不过他向她讨好是找错了门儿,这个思想,目前并没在她心头形成,因为她的全部精神活动,已集中在另一件事上。她只觉得,他的出现不合时宜,他那双肉团团的手也十分讨厌。由于心里不痛快,她的脸涨得通红,对他的问候也爱理不理的,态度有些傲慢。

詹姆士爵士却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解释这种红晕,认为他从没看到布鲁克小姐这么美丽。

“我带了一个小家伙来向你求见,”他说,“或者不如说,我带它来看看,它的求见会不会得到恩准。”他把挟在胳膊弯里那团白茸茸的玩意儿亮了出来,这是一只马耳他小狗,自然界最天真的玩物之一。

“我看见这些小东西给人仅仅当作玩物饲养,心中便十分难过,”多萝西娅说,这个意见是她一气之下刚才形成的(因为意见往往这样)。

“啊,为什么?”詹姆士爵士说,一边跟她一起朝前走去。

“因为我相信,对它们的一切宠爱,都不能使它们感到快乐。它们太孤立无援了,它们的生命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一只鼬鼠或者耗子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比它们有意思得多。我总是想,我们身边的动物也像我们一样,是有灵魂的,它们或者从事自己的活动,或者像蒙克一样,作我们的伙伴。那些小家伙却只是寄生虫。”

“我很高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不喜欢它们,”好心的詹姆士爵士说。“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它们,但小姐们通常总是喜欢这种马耳他狗的。喂,约翰,把这狗拿去,好吗?”

那只不受欢迎的小狗,鼻子和眼睛同样黑黑的,很有表情,它就

这么给抱走了，因为布鲁克小姐认为，它还不如不出生的好。但她又觉得需要解释一下。

“不过你不应根据我来判断西莉亚的爱好。我想，她是喜欢这些小动物的。她养过一只小狗，玩得津津有味。可是我讨厌它，因为我老是担心踩到它的身上。我的眼睛有些近视。”

“你对一切都有自己的见解，布鲁克小姐，而且很有道理。”

对这种愚蠢的颂扬，有什么好回答的呢？

“你可知道，我为这一点很羡慕你，”詹姆士爵士又道。他们继续走着，但这时多萝西娅已加快了脚步，他只得紧紧跟着。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指你形成一种见解的能力。我对人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了解我所喜欢的人。但是别的事，你可知道，我往往觉得难以作出判断。有些明摆着的事，人们的意见却截然相反。”

“也许只是表面看来很明白。有理或没理，我们不是经常能辨别的。”

多萝西娅觉得自己的态度有些粗鲁。

“一点不错，”詹姆士爵士说。“但是你似乎掌握了这种辨别能力。”

“正好相反，我往往不能作出判断。但那是由于我的无知。正确的结论事实上是存在的，只是我看不到它。”

“我认为，你的理解能力超过了大多数人。真的，勒夫古德昨天告诉我，你在农村住房建筑方面，有世上最精辟的见解，他觉得，就一位年轻小姐而言，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照他的说法，你是有真知灼见的。他说，你要求布鲁克先生建造一些新村舍，但他觉得，你的伯父恐怕很难照办。你可知道，那正是我希望做的一件事？当然，那是在我自己的庄园上。如果你肯让我试试，我愿意实行你的计划。不用说，那是白花钱，因此人们才不肯这么干。农户付的租金绝对抵消不了这笔费用。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值得做的。”

“当然值得做！真的，”多萝西娅兴致勃勃地说，忘记了刚才那些小小的烦恼。“我觉得，要是人们用细麻绳编的鞭子把我们撵出漂亮的公馆，这也并不过分——凡是让佃户住那种猪栏的人，都应该受到

鞭打。那是些什么房子,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希望这些人替我们做工,爱戴我们,我们却让他们住那种屋子,其实,只要它们真正像屋子,适合人们居住,他们就会过得比我们更幸福。"

"你愿意给我看看你的图样吗?"

"当然愿意。我相信,那是有不少缺点的。但我看过劳顿[①] 的书,研究过书里所有的农村住房设计图,选出了一些我认为最好的图样。要是能在这儿实现这些计划,树立一个榜样,这叫我太高兴了!我想,我们非但不能让拉撒路[②] 出现在我们家门口,而且应该在我们的农庄上消灭那些猪栏似的小屋子。"

此刻多萝西娅的情绪十分好。詹姆士爵士作为妹夫,在他的庄园上兴建模范住房,以后,说不定在洛伊克也会出现另一些这样的房子,接着,其他各地纷纷效法,于是奥贝兰[③] 的精神就会席卷各个教区,使穷人的生活焕然一新!

詹姆士爵士审阅了所有的图样,拿了一份去跟勒夫古德商量。临走时,他踌躇满志,十分得意,因为他终于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使布鲁克小姐对他发生了好感。那只马耳他小狗没有呈献给西莉亚,这个疏忽后来多萝西娅发现之后,十分吃惊,但她为此责备自己,詹姆士爵士给她弄得太忙了,以致忘记了一切,不过她不必担心踩在小狗身上,这还是件好事。

审阅图样的时候,西莉亚也在场,她发觉了詹姆士爵士的误解。"他以为多多对他有兴趣,其实她感兴趣的只是她的图样。然而,如果她相信他会让她安排一切,实现她所有的想法,她真的会嫁给他也不一定。只是这么一来,詹姆士爵士势必给那些想法弄得很不舒服!我对它们也受不了呢。"

这种不愉快的思索,西莉亚完全是在心中进行的。她不敢直截了当,向姊姊承认这点,否则她一定会自讨没趣,显得她与一切善行

---

① 约翰·劳顿(1783—1843),苏格兰园艺学家及建筑学家,著有《农村住房设计大全》等书。

② 《圣经》中的著名乞丐,见《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③ 让·弗雷德里克·奥贝兰(1740—1826),法国新教教士,以在他的教区中推广教育,提高农民生活闻名。

都格格不入。但是遇到适当的机会，她还是要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把她的反面意见透露给多萝西娅，提醒她，人们只是在看热闹，并没有认真听信她的话，让她从幻想的云端下来。西莉亚不是性急的人，她不得不讲的话可以慢慢讲，讲的时候也总是心平气和，慢条斯理，跟平时一样。别人讲得声嘶力竭，激昂慷慨，她却只是望着他们的脸，看看他们的表情。她怎么也不明白，那些很有修养的人，为什么要用这种可笑的方式，像唱戏一样，拉开嗓门，大声嚷嚷。

过了不多几天，卡苏朋先生又在上午来了一次，这时他再度受到邀请，要他下星期来吃饭，并在这儿过夜。这样，多萝西娅又与他有过三次谈话，因而相信她最初的印象是对的。他确实与她起先想象的一样，他讲的每句话几乎都称得上矿物的样品，或者博物馆门上的说明词，可以把几千年前的文物向你一下子介绍清楚。对他的精神财富的信任，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她的情绪，因为现在已显而易见，他的一再来访其实都是为了她。这位博学之士，竟不惜低首下心，垂青于一个小姑娘，耐心地跟她谈话，从不盲目奉承她，而是相信她的理解能力，有时还对她加以教导和指正，这是多么好的一位伴侣！卡苏朋先生似乎根本不知道世上有浅薄的闲聊，他不像那号蠢人尽讲些不着边际的废话，让你觉得仿佛在吃一块不新鲜的蛋糕，只闻到一股碗橱的味道。他讲的都是他心里要讲的话，否则他宁可保持沉默，淡漠而又客气地点点头。在多萝西娅看来，这种真诚是值得敬佩的，这也是一种宗教精神的表现，是对丧失灵魂、弄虚作假的违心之论的抵制。因为她不仅对卡苏朋先生的智慧和学识怀有敬意，也相信他在宗教信仰上超过她。她流露的虔诚情绪，他表示赞许，有时还引述一些恰如其分的话，给予鼓励。他甚至还说，他在青年时期，也经历过一些精神上的矛盾。总之，多萝西娅看到，正是在这个人身上，她可以找到理解、同情和指导。她心爱的话题中，只有一点，仅仅一点，使她有些失望。卡苏朋先生显然并不关心建造村民住房的事，一接触到这个问题，他便讲古代埃及人的居住条件如何贫苦简陋，仿佛表示，对此不应要求过高。在他走后，多萝西娅有些激动不安，对他的这种冷淡进行了分析。她找到了一些论据，认为不同的气候条件使人的需要也有所不同，而且这是由那些违反基督精神

的暴君倒行逆施造成的。那么，在卡苏朋先生再度来访时，她要不要把这些论点向他提出呢？但进一步的思考又告诉她，要求他关心这类事务，未免小题大做；他不会反对她在空闲的时候考虑这件事，正如其他妇女考虑她们的衣着和绣花一样；他也不会禁止她……多萝西娅发现自己这么胡思乱想，不免有些脸红。但她的伯父接到邀请，要前往洛伊克盘桓两天，这又该怎么理解呢？难道布鲁克先生本人，或者连同他那些笔记，真的引起了卡苏朋先生的兴趣不成？

另一方面，那小小的失望，使她对詹姆士·彻泰姆爵士增加了好感，因为他正准备把她改进住房的计划付之实施。他来的次数比卡苏朋先生多得多，自从他表现得这么热心以后，多萝西娅也不再觉得他讨厌了。他对勒夫古德的估价，已作了许多切实的考虑，而且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她提议，先盖两栋农舍，让两户人家从原来的小屋子中迁出，然后再把小屋子拆掉，这样就可以在旧地基上另盖新住房了。詹姆士爵士听了连声赞好，这使她十分满意。

毫无疑问，那些缺少主见的男子，要是运气好，找到了合适的大姨子，便可以在女性的正确指导下，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只是这位大姨子，在自己的终身问题上，对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继续视而不见，这是不是故意如此，就很难说了。不过眼前，她的生活正充满着希望和活力，她不仅要考虑她的图样，还不断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本深奥的著作，日以继夜地攻读，免得她与卡苏朋先生谈话时，显得过于无知。与此同时，她还在心里不断问自己，她是不是把那些可怜的图样看得太重要了，以致为它们沾沾自喜，而这种自我陶醉，实际正是无知和愚蠢的最坏表现。

## 第　四　章

甲先生：我们做的事是我们给自己铸造的镣铐。

乙先生：说得有理；不过我想，那铁还是社会给我们的。①

① 本书各章的题词，凡未注明出处的，均系乔治·爱略特本人所写。

“凡是你要做的事，詹姆士爵士似乎都肯照办，”西莉亚说，这时姊妹俩刚勘察了建造新房子的基地，坐车回家。

“他是一个好人，很明白事理，这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多萝西娅不假思索地说。

“你是说，尽管他表面看来很蠢。”

“没有的事，”多萝西娅说，定了定神，把手放在妹妹的手上按了一会，又道：“不过不是在一切问题上他都讲得同样好的。”

“我看只有最讨厌的人，才能做到这点，”西莉亚说，声音跟平时一样，有点像小猫叫。“这种人太可怕了，还是少接近为妙。你不妨想想！早餐时……不过其他时候也莫不如此。”

多萝西娅笑了。“咪咪，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她拧了一下西莉亚的下巴，这会儿她心情很好，觉得妹妹那么可爱，讨人喜欢，将来到了天上，一定是个永生的小天使，要不是违反教义的话，她会说她跟小松鼠一样，是无须拯救灵魂的。“当然，人们不必老是讲得很动听。不过一个人如果想讲得动听，他就必须讲真心话。”

“你是说，詹姆士爵士做不到这点。”

“我这是讲的一般情形。你为什么老是盘问我对詹姆士爵士的态度？他生活的目的不是要讨我的欢心。”

“多多，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这样？”

“当然。他只是把我看作未来的姊妹，如此而已。”多萝西娅以前从没提过这事，因为这类问题，哪怕姊妹之间，也难免感到羞涩，不好开口，她要等有了眉目以后，才接触这点。西莉亚涨红了脸，但马上答道：

“请你不要再执迷不悟，多多。前天坦特莉普给我梳头的时候告诉我，詹姆士爵士的听差从卡德瓦拉德太太的使女那儿听到，詹姆士爵士想娶的是年长的那个布鲁克小姐。”

“西莉亚，你怎么让坦特莉普跟你谈这些话？”多萝西娅生气地说，不过她之所以发怒，也因为一直在她的记忆里睡大觉的那些小事，现在突然苏醒，要证实这个不受欢迎的消息了。“你一定问过她这类问题。这太丢人了。”

“我根本不觉得坦特莉普跟我谈的话，对我有什么损害。听听人

们怎么讲是有益的。你瞧，你自以为是，造成了多大的误解。我有充分把握，詹姆士爵士打算向你求婚，他相信你会接受他，特别是你为了那些图样向他表示好感以后。伯父也这么想——我知道，他是指望这事成功的。每个人都看到，詹姆士爵士一心一意爱上了你。”

这在多萝西娅心头引起了强烈而痛苦的反应，眼泪涌上她的眼眶，簌簌落了下来。她那些可爱的图样一下子变得丑恶了，她感到难以忍受，詹姆士爵士居然以为她已承认他是她的心上人。为了西莉亚，她也觉得十分恼火。

“他怎么能这么想?”她大喊道，显得声色俱厉，非常气愤。“除了那些村舍，我与他从没在任何问题上一致过。以前我对他简直很不客气。”

“但那以后，你对他十分满意。他开始相信，你是喜欢他的。”

“喜欢他，西莉亚！你怎么能用这么讨厌的字眼?”多萝西娅说，情绪很激动。

“我的天，多萝西娅，我认为你喜欢一个可以作你丈夫的人，这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说詹姆士爵士竟然认为我喜欢他，这是对我的侮辱。何况，对于可以做我丈夫的人，我的感情不是这类字眼包括得了的。”

“好吧，我替詹姆士爵士感到难过。我认为我应该告诉你，因为你一向固执己见，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结果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别人看不到的事，你总是看得很清楚，你也从来不知道满足，但是有些明明白白的事，你却偏偏看不到。这就是你的为人，多多。”无疑，有什么东西给了西莉亚勇气，以致她一反常态，对她平时往往畏惧三分的姊姊，也敢于顶撞了。一只小猫居然对我们这些眼界开阔的大人，理直气壮地提出批评，谁想得到呢?

“这使我太难受了，”多萝西娅说，仿佛给人当头打了一棒。“我已不能再为那些村舍做什么。我只能对他失礼了。我必须告诉他，我不想再搞这些名堂。这太痛苦了。”她的眼睛又噙满了泪水。

“你还是等一下好。再想想吧。你知道，他去看他的姊姊了，这一两天不在家。那儿除了勒夫古德，没有别人。”西莉亚不能不感到后悔。“可怜的多多，”她继续用那种亲切的、慢条斯理的声音说道。

“这真不幸，因为画图样是你的爱好呢。”

“我的爱好！你以为我对人们居住条件的关心，只是为了好玩吗？也许我确实错了。住在这些思想庸俗的人中间，一个人还能做什么无愧于基督徒的事呢？”

谈话到此结束了——多萝西娅受的刺激太大，一时无法平静下来，承认她自身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她甚至恨不得责备周围的人全都狭隘自私，叫人受不了，他们的良知已丧失殆尽。西莉亚也不再像永生的天使，成了扎在她心灵上的一根刺，一个不信神的美女，比《天路历程》[①] 中的任何魔障更坏。画图样的爱好！如果一个人的行动的全部作用都会遭到歪曲，变成那种丑恶的无稽之谈，那么生活还有什么价值，伟大的信念又有什么意义？她走出马车的时候，两颊苍白，眼睑发红。要不是西莉亚靠在她的身旁，脸色那么鲜艳安详，她的伯父在门厅遇到她，一定会大吃一惊，但现在他却相信，多萝西娅的眼泪，只是她那过度的宗教情绪引起的——她们外出的时候，他已回家。他上郡城去了一次，为一个囚犯请求宽恕。

“啊，亲爱的，”他亲切地说，一边让她们走前来吻他。“我想，我出门的时候，家中没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吧。”

“没有，伯伯，”西莉亚说，“我们刚上弗雷什特看村舍来着。我们以为你会回家吃午饭呢。”

“我在洛伊克吃的午饭——你们不知道，我拐到洛伊克去了。多萝西娅，我给你捎来了两本小册子，它们在图书室里，你知道，在图书室的桌子上。”

多萝西娅哆嗦了一下，仿佛一股电流通过她的全身，使她从失望中又燃起了希望。那是论述早期教会的两本小册子。西莉亚、坦特莉普和詹姆士爵士给她造成的压抑感终于烟消云散，她立即朝图书室走去。西莉亚上楼了。布鲁克先生有事耽搁了一会，等他重新走进图书室的时候，多萝西娅已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阅读一本小册

---

① 十七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的小说。在这书中，作者通过一个梦，用寓言的手法描写了一个名叫“基督徒”的人，在前往圣城路上遇到的种种艰险，同时也对英国的现实作了讽刺。

子，小册子边上有卡苏朋先生写的批注。她看得津津有味，仿佛在一次枯燥、沉闷、乏味的散步之后，闻到了一束鲜花的香味。

她的思想离开了蒂普顿和弗雷什特，忘记了在通往新耶路撒冷[①] 的路上，她往往要犯错误的不利条件。

布鲁克先生在扶手椅上坐下，把脚伸向壁炉，炉里的木柴烧得红红的，从两只铁架子中间掉下去，形成了一堆鲜艳美丽的骰子。他轻轻搓着手，望望多萝西娅，显得十分和蔼，但眉宇之间有一种悠闲自得、不慌不忙的神气，仿佛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谈似的。多萝西娅一发觉伯父到来，立即合上书本，站起身来，似乎要走的样子。如果在平时，她会对伯父为那个罪犯奔走的慈善行为发生兴趣，但是刚才的激动不安，使她变得心不在焉了。

"你知道，我是从洛伊克回来的，"布鲁克先生说，似乎并没有意思要她留下，只是像平时一样，喜欢讲几句刚才已讲过的话罢了。人们谈话的这一基本原则，在布鲁克先生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我在那儿用了午餐，看了看卡苏朋先生的藏书，以及这一类东西。风真大，在车上够冷的。亲爱的，你愿意坐下吗？看样子你有些冷。"

多萝西娅很愿意接受这邀请。有时，伯父那种无所谓的随和态度，并不叫她生气，反而觉得很合口味。她脱下斗篷，放下帽子，坐在他的对面，感到屋里暖洋洋的，十分舒适，但举起美丽的双手，挡住了炉火。这不是一双纤细的手，也并不小；它们显得有力，是那种女性的、母亲般的手。她举起它们，似乎是为了平息那要求理解一切、思考一切的强烈愿望，在蒂普顿和弗雷什特这种不友好的氛围中，她的愿望刚才还使她流下了眼泪，哭红了眼皮呢。

现在她定下神来，想起了那个判罪的囚犯。"伯父，那个偷羊的人怎么啦，有没有好消息？"

"哦，可怜的本奇吗？唉，看来我们救不了他——他还是得受绞刑。"

多萝西娅皱起眉头，露出了谴责和怜悯的神色。

---

① 指天国，见《新约·启示录》。

“是的，绞刑，”布鲁克先生说，平静地点了点头。“可惜罗米利[①]死了！要不，他也许能帮我们的忙。我认识罗米利，但是卡苏朋不知道罗米利。他埋在古书堆里，有些不问世事，你知道，卡苏朋确实这样。”

“一个人专心致志从事研究，要写一本伟大的著作，他当然不得不把世上的一切丢开。他怎么有工夫到处结交朋友呢？”

“诚然，诚然。但是单身一人难免闷闷不乐，你知道。我也过了一辈子独身生活，但我的性情不一样，我从不知道烦恼。我喜欢游山玩水，到处走走，我对一切都有兴趣。我从不发愁。但我可以看到，卡苏朋感到孤独，是的。他需要一个伴侣，一个伴侣，你知道。”

“能够作他的伴侣的人是非常光荣的，”多萝西娅兴奋地说。

“那么，你喜欢他？”布鲁克先生说，丝毫没有表示惊讶，也没有流露其他感情。“好吧，说真的，我认识卡苏朋十年了，那时他还刚来到洛伊克。但我从没听他谈过什么——我是指他从不发表任何意见，你知道。不过当然啦，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假如庇尔[②]留任的话，他可能当上主教，以及诸如此类的职务，你知道，他非常器重你呢，亲爱的。”

多萝西娅不能回答什么。

“这是事实，他对你评价很高，真的。卡苏朋……他把你讲得非常好。他想听听我的意见，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成年。总之，我答应跟你谈一下，不过我告诉他，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不能不对他这么说。我说，我的侄女还很年轻，如此等等。我觉得，我不必把一切复述一遍。反正归根结底就是这么回事，他要求我允许他向你求婚——求婚，你知道，”布鲁克先生说，仿佛解释似的点了点头。“我觉得还是告诉你的好，亲爱的。”

在布鲁克先生的态度中，谁也看不出一点忧虑的迹象，不过他确

---

① 塞缪尔·罗米利(1757—1818)，英国法学家及律师，曾致力于改革刑法，废除不合理的法律。他关于死刑的论述，后来推动了英国的刑法改革。一八三二年，英国废除对偷羊者处以死刑的规定，便得力于他的理论。

② 即指罗伯特·庇尔，他是托利党的党魁，当时任内政大臣，但在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以威灵敦为首的托利党内阁就垮台了。

实希望了解侄女的心情，如果需要他的指导，他也会马上提出。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地方治安法官，头脑里装满了形形色色的思想，但只要是纯真的感情，他都能容忍。由于多萝西娅没有马上回答，他又说了一遍："我觉得还是告诉你的好，亲爱的。"

"谢谢你，伯父，"多萝西娅说，声音清晰而果断。"我十分感谢卡苏朋先生。如果他向我提出求婚的话，我可以接受。我对他的钦佩和尊敬，超过了我所认识的任何人。"

布鲁克先生踌躇了一会，然后用慢腾腾的嗓音轻轻说道："是吗？……好吧！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一门不坏的亲事。不过彻泰姆那边，那也是一门不坏的亲事。再说，我们的田地连在一起。我不想违背你的心愿，亲爱的。在婚姻问题上，人们应该自己做主，总之是这样，只要不越出一定的范围，你知道。只要不越出一定的范围，我一向是这么主张的。我但愿你嫁的人称心如意，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彻泰姆是希望与你结婚的。我得向你指出这点，你知道。"

"要我嫁给詹姆士·彻泰姆爵士，那是办不到的，"多萝西娅说。"假如他这么想的话，他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确实是这样，你知道。这是谁也想不到的。我总认为，彻泰姆正是那种会得到女人喜欢的男子，真的。"

"伯父，请你别在这个问题上再提到他，"多萝西娅说，感到刚才那种气愤的情绪又在复活了。

布鲁克先生有些纳闷，觉得女人永远是无法解开的谜，哪怕他到了这把年纪，还是不能对她们作出科学的预言！在这件事上，彻泰姆这样的人竟然没有一点机会。

"好吧，那么卡苏朋，说真的。这事不必匆忙——我是指你。确实，他老了，年岁不饶人。你知道，他已过了四十五岁。我得说，他比你至少大了二十七岁。如果你爱好学问，还有地位，以及诸如此类的事，那自然啦，我们不能指望得到一切。他的收入也不错，他有一份相当殷实的家产，不必依靠教会，是的，他的收入不错。只是他不算年轻了，还有一点，我觉得也不应向你隐瞒，亲爱的，我觉得，他的身体不太强壮。其余我就没什么好反对的了。"

"我不要求嫁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人，"多萝西娅说，态度严肃而

坚决。“我希望嫁的丈夫，是在见解和一切知识上都超过我的人。”

布鲁克先生又用他那压低的嗓音说道：“是吗？……我觉得，你与大多数女孩子不同，你有自己的见解。我还觉得，你喜欢自己的主见——喜欢它，你知道。”

“我不能想象，没有一些主见，我怎么生活，只是我要求对我主张的一切，都有正确的理由。一个贤明的人能帮助我辨别是非，让我知道哪些见解理由最充分，我可以按照它们来生活。”

“完全对。你这种看法再好也没有了——事先能看到这点，这再好也没有了，你知道。不过，事情往往出人意外，”布鲁克先生继续道，在这件事上，他的良心确实不能沉默，他必须为他的侄女好好想一想。“生活不是按照模型铸造的，也不能先定了尺寸再来裁剪，诸如此类的事是没有的。我自己从没结过婚，这对你和你的妹妹也许更好。事实上，我也从没忘乎一切地爱上一个女人，以致心甘情愿给自己套上枷锁。是的，这是枷锁。再说，性情。人都有性情。还有，一个丈夫总喜欢当一家之主。”

“我知道我必须接受考验，伯父。结婚就是要承担更高的义务。我从没把它仅仅看作个人的安乐问题，”可怜的多萝西娅回答。

“好吧，你是不喜欢讲究排场，住豪华的公馆，举办舞会，交际应酬，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我可以想象，卡苏朋的生活方式会比彻泰姆的更合你的口味。你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办，亲爱的。我不会阻拦卡苏朋，我当时已向他声明过了，因为谁也不知道事情最后会怎样。你的爱好跟任何青年女子的不同。一位教士和学者——他还可能成为主教，或者这一类人物——对你说来，也许比彻泰姆更合适。彻泰姆是一个好人，一个正直可靠的人，你知道，只是不太有头脑。我像他这年纪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卡苏朋的眼睛，是的，我想他读书太多了一些，以致眼睛受了伤害。”

“这样更好，伯父，我帮助他的机会就更多了，”多萝西娅热情地说。

“我看，你已经打定主意了。好吧，我老实告诉你，我已把他给你的信捎来了。”布鲁克先生把信给了多萝西娅，但她站起来要走时，他又说：“不必太性急，亲爱的。你还可以考虑考虑，你知道。”

多萝西娅离开后，布鲁克先生回想一下，觉得自己已讲得相当透彻，把这门亲事的危险性作了发人深省的说明。这是他应尽的责任。至于自封为年轻人的导师，比他们聪明，那么尽管他这个伯父早年游历过世界各地，吸收过各种新思想，跟许多业已故世的学者名流吃过饭，他也不能自诩为高人一等，替年轻的姑娘决定终身大事，在卡苏朋和彻泰姆之间作出抉择。总之，女人就是一个谜，布鲁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一筹莫展，只觉得它非常复杂，像一个不规则的物体，没有固定的轨迹。

## 第 五 章

勤奋的学者常常会得痛风症，黏膜炎，关节炎，神经衰弱，消化不良，近视，结石，小肠气，食欲不振，便秘，头晕，腹胀，肺痨，以及一切由于坐得太多而来的疾病。他们大多消瘦，干瘪，血色不好……一切都是由于过分用功、读书太多造成的。如若你不相信这个真理，不妨看看伟大的托斯塔多斯① 和托马斯·阿奎那② 的著作，告诉我，他们是不是过于用功了。

——伯顿：《忧郁症解剖学》第一卷第二节③

卡苏朋先生的信如下：

亲爱的布鲁克小姐：蒙您的监护人的允许，谨向您提出一个我最关心的问题。鉴于在我有幸认识您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了生活中的一种需要，我深信，向您作进一步的表白是合理的。自从我遇见您的最初时刻起，我就对您获得了一种印象，认为对我这种需要，您是完全、也许还是唯一适宜的人选（我可以说，在这

---

① 托斯塔多斯·阿尔封索斯（？—1454），西班牙著名学者，曾注疏《圣经》等书。

②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基督教著名神学家，著有《神学大全》等书。

③ 罗伯特·伯顿（1577—1640），英国教士及作家，主要因《忧郁症解剖学》一书闻名。该书号称是研究忧郁症的病因及症状的医学论著，实际是对当时社会生活及思想的描绘，文笔幽默风趣，引用了许多古代文献，成为一部博学的著作，受到历史学家的赞扬。全书共三卷，第一卷论述忧郁症的定义、原因、症状等。

种感情活动面前，甚至那种专门的、不能中断的专心致志的工作，也无法始终不受影响），继之而来的每一次见面机会，都加深了这种印象，使我更深深相信，我所预见的那种适宜性是正确的，因而更坚定了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感情。我想，我们的谈话已使您充分理解我的生活宗旨暨目的，我知道，这种宗旨不是一般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但是我从您身上看到了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虔诚的精神力量，这在以前，我一直认为是正当青春年华、或花容月貌的少女所难以具备的，而现在，在您的身上，很清楚，少女的这些特点与上面提到的精神气质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必然赢得人们的仰慕，显示独特的光彩。我承认，这种坚定和动人的素质的罕见结合，是我从未遇见过，也是不敢想象的，它将为我严肃的工作提供帮助，也将给我闲暇的时刻带来魅力。要不是我得以认识您（让我再说一遍，我深信，这种相识与我预感到的需要同时出现，不仅是表面现象，这是上天的安排，是为了完成一个人的终生计划所不可缺少的一步），我可以说，我将这么了此一生，不会想到要用结婚来照亮我孤独的生活。

亲爱的布鲁克小姐，这就是我对我的感情的准确叙述。现在我向您冒昧提出，听凭您仁慈的抉择，让我知道，根据您的天性，您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我这愉快的预感。如果蒙您接受我做您的丈夫，成为您的幸福的人间保护者，我将认为，这是上天赐予我的最大的欢乐。作为交换，我至少可以把我至今从未动用过的感情，把我忠诚的一生奉献给您。我的一生虽已所余无几，但它的过去，如果您愿意披阅的话，在它的每一页上，您都不致发现可以引起您正当的愤慨或羞愧的记载。我等待您表明您的意愿，我的焦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能比平时更勤奋地工作，暂时忘记一切，这不失为明智的办法，可惜不能。在这类体验面前，我还很幼稚，每当我想起我可能得到不幸的答复，我只能感到，在希望之光昙花一现以后，我的孤独将变得更难以忍受了。然而不论如何，我将始终保持对您的忠诚。

爱德华·卡苏朋

多萝西娅一边读信，一边哆嗦，最后，她跪了下去，把脸埋在手

中，开始嘤嘤啜泣。她不能祈祷，庄严的感情在她心头回荡冲击，以致思想变得模糊不清，概念也捉摸不定，她只得什么也不想，怀着孩子的依赖心，听凭神圣的意识的指引，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它。她保持着这种姿势，直至吃饭的时间到了，才起身更衣。

她怎么会想到研究这封信，把它当作爱情的告白，用评判的眼光对待它呢？她的整个心灵已陶醉在一种前景中，仿佛更丰满的生活向她敞开了大门，她即将作为一名新的信徒，走进这更高一级的天地，开始新的道路。她的精力在她自身的无知造成的黑暗和压力下，在庸俗猥琐的社会风气的限制下，本来一直找不到出路，但现在她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如今她可以致力于伟大而明确的责任，可以生活在她所崇敬的心灵旁边，不断靠它的光芒照亮自己了。这希望中间也掺杂着自豪的喜悦心情——这位欢乐的少女感到惊奇，想不到她所崇拜的人正好选择了她。多萝西娅的全部热情一直倾注在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上，现在她那圣洁的少女时代的光华照到了第一个闯入这天地的人身上。这一天发生的那些小事，激起了她对生活中现实状况的不满，这更加强了她那种盲目的信念，使她的倾向变成了决心。

饭后，西莉亚开始弹琴，那种所谓“变奏式乐曲”，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叮咚声，它象征了女子教育的美学部分。多萝西娅利用这时间，独自上楼，回到房里，给卡苏朋先生写回信。为什么要拖延呢？她改写了三次，这倒不是她想改变她的措词，只是因为她的手跟平时不同，不听使唤，她一想到卡苏朋先生可能认为她的字写得不好，笔迹不端正，便受不了。她一向认为自己写得一手好字，每一笔都清清楚楚，不必费心猜测。她这种能耐，今后对保护卡苏朋先生的目力，是大有好处的。因此她写了三次。全信如下：

亲爱的卡苏朋先生：蒙您谬爱，认为我可以做您的妻子，我十分感激。对我说来，我的前途没有比跟您生活在一起更幸福的了。我不多写了，即使我用上千言万语，也不过是这几句话，因为现在我所想的，只是我将终生成为您忠诚的伴侣。

多萝西娅·布鲁克

当天晚上，她跟随伯父走进图书室，把信交给他，让他可以在早上发出。他有些惊讶，但是他的惊讶只是引起了几分钟的沉默，在这几分钟里，他一直在整理书桌上的各种文件。最后，他站在壁炉前面，背对着它，戴上眼镜，看了看多萝西娅信封上的字。

“亲爱的，你对这事考虑成熟了吗?”他终于开口了。

“这是用不着多考虑的，伯父。我没有什么需要犹豫的。除非发生了特别重大的、我没有预料到的事，我才会改变主意。”

“噢！……那么你答应了他？那么彻泰姆再也没有指望了？难道彻泰姆得罪了你，是的，得罪了你吗？他有什么叫你不喜欢的呢?”

“他的一切都叫我不喜欢，”多萝西娅不假思索地说。

布鲁克先生把头和身子向后一仰，仿佛有一件轻轻的东西向他扔了过来。多萝西娅随即感到了良心的谴责，补充道：

“我是指他作为一个丈夫说的。在村舍问题上，他十分亲切，我也确实认为他很好。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但是你必须嫁一个学者，或者这一类人吗？好吧，这在我们家中是有一点根源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我爱好知识，想了解一切，简直超过分寸，走得太远了。不过在女性方面，这还缺乏先例，也许它是在地下活动，就像希腊的那些河流一样，你知道，只是从儿子身上反映出来。儿子聪明，母亲当然也聪明。有一个时期，我还研究过这问题。好吧，亲爱的，在这类事上，我一直讲，人们应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只要不越出一定的范围。作为你的监护人，我不能同意不相称的婚姻。但是卡苏朋并不坏，他的地位也不错。我只是担心彻泰姆会不高兴，卡德瓦拉德太太也难免责备我。”

那天晚上，西莉亚对这一切当然还一无所知。她发现多萝西娅神思恍惚，而且她们回家以后，她显然哭过，但她认为，这是她还在为詹姆士·彻泰姆爵士和建造村舍的事生气，因此她小心翼翼，尽量不再去惹她。西莉亚把要说的话说完以后，从来不想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她的性情就像一个孩子不愿跟人吵架的时候，看到别人对她气势汹汹，像火鸡一样瞪起了眼睛，便觉得十分奇怪，可是只要他们不再生她的气，她可以马上跟他们玩挑绷子游戏。说到多萝西娅，反正她一贯如此，总要在妹妹的话里找岔子，尽管西莉亚从不服气，觉

得自己说的都是事实，不是杜撰的，她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但多多的好处是，要不了多久，她的气就消了。现在，虽然整个晚上，她们彼此几乎没讲一句话，但在西莉亚放下针线，预备回房睡觉时——她上床的时间照例早得多——多萝西娅却开口了（在这以前，她一直坐在矮凳子上想她的心事，什么也没干）。她的声调显得抑扬顿挫，在她怀有深沉而温和的心情时，这种声调往往使她的话像朗诵一样悦耳。

"西莉亚，来，亲亲我，"她一边说，一边伸开了双臂。

西莉亚跪了下去，与姊姊保持相应的高度，在她脸上轻轻一吻。多萝西娅用温柔的胳臂搂住她，把嘴唇在她两边的面颊上重重地各吻了一次，作为回答。

"别老这么坐着，多多，你今天晚上这么苍白，快去睡觉吧，"西莉亚说，用的是安慰的口气，但没有一点伤心的意味。

"没什么，亲爱的，我非常、非常快活，"多萝西娅热情地说。

西莉亚心想："那太好了。但是这多么奇怪，多多从一个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第二天午餐时，男管家递了一件东西给布鲁克先生，说道："乔纳斯回来了，老爷，他带回了这封信。"

布鲁克先生读了信，然后向多萝西娅点点头，说道："亲爱的，这是卡苏朋写来的，他要到这儿吃晚饭。他等不及再写信了，等不及了，你知道。"

西莉亚没有留意，一位客人前来用膳，居然要事先通知她的姊姊，但是当她的眼睛跟着伯父转向同一方向时，她却吃了一惊，发现了这个通知在多萝西娅身上引起的特殊反应。仿佛有一道明亮的阳光，轻轻从她脸上掠过，使她一时间容光焕发，接着又涌起了两朵红晕，这是她不常有的。西莉亚心中第一次意识到，在卡苏朋先生和她的姊姊之间，除了他喜欢谈论学问，她喜欢听他谈论以外，可能还存在着什么。这以前，她把对这位"丑陋的"学者的仰慕，与对洛桑的李列先生的仰慕相提并论，因为后者也是一个丑陋的学者。老李列先生讲话的时候，西莉亚总觉得两只脚冷得受不了，看到老先生的秃顶摇来晃去，也怕得心里直发毛，可是多萝西娅却百听不厌。既然她对

李列先生这样,她为什么不会把这种热情推广到卡苏朋先生身上呢?也许,在年轻人眼中,一切学者都是与他们的老师差不多的。

但现在,西莉亚心里突然产生了疑问,这确实使她有些心惊胆战。像这样感到吃惊的事,在她是不大有的,她对某些迹象非常敏感,因此不论出现什么变化,凡是与她休戚相关的,她往往思想上早有准备,不致感到惊异。现在倒不是她认为卡苏朋先生已被当作一位情人,她只是开始感到厌恶,觉得多萝西娅心中有一种东西,可以把她引向这个结局。这确实使她为多多捏一把冷汗,要是多多肯嫁给詹姆士·彻泰姆爵士,一切自然很好,但是嫁给卡苏朋先生,这太可怕了!一种羞耻感和一种滑稽感,混合在一起,涌上了西莉亚心头。但是也许,哪怕多多确实已走到了危险的边缘,还是不难使她回头的,经验时常显示,她那灵敏的天性是可以信赖的。这天气候潮湿,不宜出外散步,因此姊妹俩上了楼,在起居室坐下。西莉亚发现,多萝西娅往常虽然勤快,总要做些什么,现在却心神不定,只是把胳膊弯靠在一本打开的书上,眼睛望着窗外一棵在阴雨天中发出闪闪银光的大雪松。她自己则着手给副牧师的孩子做玩具,不愿太轻率,提出任何问题。

多萝西娅实际是在想,应该让西莉亚知道,卡苏朋先生的地位从他上次到她们家来以后,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让她继续蒙在鼓里,不了解这件必然要影响她对他的态度的事,是不适宜的。但是她又感到畏缩,不敢开口。多萝西娅为这种胆怯责备自己不够光明磊落,她的行动哪怕有一丝一毫的顾虑或虚伪,都会引起她的反感。这时她正在祈求上帝给她帮助,让她在西莉亚那种无聊的世俗之见面前鼓起勇气,不致受到它的侵蚀。但就在这时,她听到了西莉亚那轻轻的、有些刺耳的喉音,它打断了她的幻想,消除了她犹豫不决的心情。西莉亚像自言自语,或者"随便谈谈"似的,用她平常的声调说道:

"除了卡苏朋先生,还有别人来吃饭吗?"

"这我不知道。"

"我希望还有别人。这样免得我老是听到他那么喝汤。"

"他喝汤怎么啦,有什么特别的?"

"真的,多多,难道你没听到他怎么舐调羹?而且他讲话以前,一

定要眨眼睛。我不知道洛克是不是眨眼睛，但要是这样，真的，我为那些坐在他对面的人感到难受。”

“西莉亚，”多萝西娅说，口气特别严厉，“请你不要再发表这一类议论。”

“为什么？这是真的嘛，”西莉亚答道。虽然她已开始有些害怕，但还是认为她这么讲是完全正当的。

“有许多事，除非最庸俗的头脑才会认为是真的。”

“那么我觉得，最庸俗的头脑还是很有用的。我想，可惜卡苏朋先生的母亲没有最庸俗的头脑，否则，她就不会让他这么喝汤。”西莉亚心里怕得要命，因此投出了这支小小的标枪之后，马上准备溜之大吉了。

多萝西娅已经忍无可忍，眼看就要爆发，她再也不能犹豫。

“西莉亚，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跟卡苏朋先生订婚了。”

也许西莉亚的脸色以前从没这么苍白过。要不是她养成了习惯，对手里拿的东西总很当心，她一定会把她正在做的纸人的腿折断的。她立即把弱不禁风的小人放到桌上，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那时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哦，多多，我祝你幸福。”不管怎样，这时姊妹之爱超过了其他感情，她的忧虑本来也是出于这种感情。

多萝西娅仍在生气，觉得心烦意乱。

“那么这已经决定了？”西莉亚说，声音压得低低的，有些发抖。“伯父知道吗？”

“我接受了卡苏朋先生的求婚。他提出求婚的信，是伯父捎给我的。他事先就知道了。”

“如果我讲的话伤了你的心，请你原谅，多多，”西莉亚说，发出了轻轻的呜咽声。她从没料到，她会产生目前这样的感觉，似乎整个事件带有葬仪的性质，而卡苏朋先生是主持葬礼的教士，因此对他说三道四是不恰当的。

“别放在心上，咪咪，不要难过。我们永远不会喜欢同样的人。在这类事上，我也常常使你不愉快，我对我不满意的人，总爱说长道短。”

尽管表现得这么宽宏大量，多萝西娅还是有些伤心，也许西莉亚那强自克制的惊讶，也跟她那小小的指摘一样刺痛了她。毫无疑问，蒂普顿周围的整个世界，对这件亲事都不会赞许。多萝西娅认识的人，没有一个对生活和它的美好目标，与她持有相同的看法。

然而到了晚上，这一天还没过去，她就变得很愉快了。她和卡苏朋先生谈了个把钟头，这次谈心她觉得已不像以前那么拘束，她甚至并不掩饰她由于把终身托付给他而感到的欢乐，只是想知道，她应该怎么办，才能更好地参与和推进他的一切伟大目标。这种孩子气的毫无保留的热情，使卡苏朋先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哪一个男子不这样呢?)，但他对自己成为这种热情的目标，并不感到讶异(哪一个情人会感到呢?)。

“亲爱的小姐……布鲁克小姐……多萝西娅!”他说，握住了她的一只手，“我从没想到，我的生活中还有这么大的幸福在等待着我。我会遇到一个人具有这么丰富的心灵，这么才貌出众，可以满足我对婚姻的一切要求，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在你身上，我看到了理想的女性的一切优异品质——不，甚至超过了我的理想。女性的巨大魅力，在于她们具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力量，正因为这样，我们觉得她们可以做我们的伴侣，使生活变得更加完美。以前我知道的欢乐不多，那都是属于严肃的一类，我所向往的只是孤独的学者生涯。我顾不到采集那些会在我手中枯萎的鲜花，但是现在，我要满腔热情地去采集它们，把它们放在你的胸前。”

没有一篇讲话会把自己的意图表达得更冠冕堂皇了——冷漠的辞藻终于像狗的吠叫，或者白嘴鸦发情时期的呱呱声一样，变得那么真诚坦率。不过，那些献给但莉亚① 的十四行诗，只因我们觉得它们像曼陀林的乐声一样淡而无味，便说它们没有热情作基础，这样的结论是否太轻率呢?

卡苏朋先生的话中遗漏的一切，多萝西娅都凭她的信念作了补充，这也难怪，哪一个信徒会发现令他失望的疏忽或失着呢? 不论先知的预言或诗人的篇章，我们都可以穿凿附会，把各种意思强加给它

①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中的牧女，后来用作一般恋爱中的少女的名字。

们，甚至不通的语法也会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我很幼稚，你对我的无知一定会感到惊奇，”多萝西娅说。“我有许多思想，可能都是错的，现在我可以全部告诉你，获得你的指正了。”但她马上又想到，这在卡苏朋先生心头可能引起的反应，于是补充道：“不过我不会给你增添很多麻烦，这只是在你愿意听的时候。你在自己的事业上，为了研究各种问题，已经够辛苦了。只要你肯让我在一起，跟你学习，我就心满意足了。”

“现在不论我从事什么，我还能不跟你在一起吗?”卡苏朋先生说，吻了吻她那正直的额角，觉得上天赋予了他一种在各方面都适合他的特殊要求的幸福。这富有魅力的天性，在他不知不觉中感动了他，它那么开诚布公，既不计较眼前的利益，也不考虑长远的目标。正是这点使多萝西娅显得像孩子一般天真，但是根据某些人的看法，这便是愚蠢，尽管她有各种聪明的名声。例如这一次，用个比喻的说法，就是她让自己匍匐在卡苏朋先生的脚下，吻他那并不漂亮的鞋带，仿佛他是一位新教的教皇。她一点也不指望卡苏朋先生问问自己，他是不是配得上她，只是忧虑重重地问自己，她怎样才能配得上卡苏朋先生。第二天在他离开以前，他们决定，婚礼要在六个星期以内举行。为什么不呢？卡苏朋先生的房子是现成的。那不是教区牧师的住所，而是一栋宽敞的府邸，周围有不少土地。牧师住宅由本教区的副牧师居住，教区中一应事务，除了早上的讲道，也都由副牧师办理。

## 第　六　章

夫人的舌头像锋利的叶片，
谁不小心碰上它难免遭殃，
因为说话锋利是她的拿手好戏，
她要用这把无形的刀子割取果实，
神不知鬼不觉地省下几个小钱。

卡苏朋先生的马车正驶出大门，迎面来了一辆小马车，由一匹矮

脚马拉着，驾车的是一位太太，车后坐着一个仆人。他们有没有互相认出对方是谁，这不太清楚，因为卡苏朋先生心不在焉，一直望着前面，只是那位太太眼睛很尖，及时点了点头，说了一声："你好?"尽管她的帽子寒酸，那条开司米长披巾也相当旧了，看门的大娘显然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大人物，看到小马车驶进大门，赶紧向她低低地屈膝行礼。

"你好，菲奇特大娘，你的鸡这几天下蛋没有呀?"红光满面、眼珠乌黑的太太说，口齿清楚利落。

"下蛋倒是下蛋，太太，只是它们老把自己下的蛋吃掉，弄得我好苦，总不放心。"

"哎哟，这些野种，吃自己的孩子！不如趁早卖了的好。你想不想卖掉两只？没良心的家禽，谁都不爱吃，卖不了大价钱。"

"好吧，太太，您给半克朗吧，我真舍不得卖呢，不能再便宜了。"

"这是什么时候，还卖半克朗！得啦，这是礼拜天给教区长做鸡汤的呢。我们家的鸡，我能给他吃的都吃了。老婆子，别忘记，你听讲道只付半价。我用一对翻头鸽跟你换，怎么样？这些小东西可漂亮呢，你来看看就知道了。你养的鸽子没一只会翻觔斗的。"

"好吧，太太，等菲奇特下工以后，他会去看的。他对新品种一向很有兴趣，他会满足您的要求的。"

"满足我的要求！这是他占了便宜呢，我看他在别处是捞不到这种便宜货的。一对教堂里的鸽子只换你两只缺德的西班牙鸡，而且这些鸡还会吃自己下的蛋！我看，你和菲奇特就算了，别不知好歹！"

这么一句话还没说完，马车已驶进庄园，剩下菲奇特大娘站在那儿发笑，一边慢慢摇头，感叹似的说："真有意思，真是！"听她的口气，要是这位教区长太太嘴巴不那么厉害，为人不那么小气，这一带乡下一定会寂寞得叫人更受不了。确实，在弗雷什特和蒂普顿这两个教区，如果没有卡德瓦拉德太太讲的那些话，干的那些事，不论农夫或工人都会闷得发慌，找不到谈笑的资料。这位夫人出身的门第相当高，据说还是伯爵的后裔，尽管这些伯爵也像历史上许多显赫的大人物一样，早已无从查考，被人忘记。她老是哭穷，买东西总要讨价还价，但心直口快，没有架子，跟谁都爱开几句玩笑，可是嘴巴从不饶

人，总要让你知道她的厉害。这样一位太太，不论在社会上，在教堂里，都能跟人相处得很好，因而减少了人们对不能减少的什一税[①]的抱怨。一个道貌岸然的教士，尽管在为人表率方面大大超过她，但未必能促进人们对三十九条[②]的信仰，在社会联系方面也不会比她高明。

不过布鲁克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卡德瓦拉德太太的这些价值的，因此一听得通报她的名字，便有些发慌。那时他正独自坐在图书室内。

"我看见你把咱们洛伊克的西塞罗[③]请来啦，"她说，在一张椅子上舒舒服服坐了下去，一边把披巾撂在背后，露出了消瘦、但还端正的容貌。"我怀疑你跟他在搞什么政治阴谋，要不你不会老是跟这个宝贝儿来往。我得警告你，别忘记你们两个都是可疑分子，因为你们在天主教法案上跟庇尔一鼻孔出气。我要告诉大家，你打算等老平克顿辞职后，站在辉格党一边，在米德尔马契竞选议员，卡苏朋要在暗中帮助你，就是说，用小册子去收买选民，还要开放酒店，散发这些东西。好，你坦白吧！"

"没有这回事，"布鲁克先生说，一边赔笑脸，一边擦他的眼镜，但听到这种指控，确实有些脸红。"卡苏朋和我很少谈论政治。他对有关社会公益的事，什么量刑判罪等等，没有多大兴趣。他只关心教会问题。可那不属于我的活动范围，你知道。"

"说得倒好听，我的朋友，我知道你在搞什么名堂。把米德尔马契的一块田地卖给天主教徒的是谁？我相信你是故意把它买进的。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盖依·福克斯[④]。当心，今年十一月五日，别连

---

① 基督教会根据《圣经》所说，农副产品十分之一属于上帝，因而规定在教区内征收什一税，税收所得全归教区长所有。在英国，直至一八三六年才颁布《什一税减免法》，略有减轻（现已废除）。

② 英国国教的信条，号称"三十九条信纲"。

③ 古罗马哲学家和政治家，以雄辩著称。

④ 盖依·福克斯（1570—1606），英国的天主教徒，一六〇三年从罗马回到英国，阴谋用火药炸毁国会，案发被处死。每年十一月五日（破获此案之日）英国有焚烧福克斯的模拟像的习俗。

你也给人做了模拟像付之一炬。汉弗莱不高兴来跟你争论这事，所以我来。”

“很好。我准备为我从不迫害别人而接受别人的迫害——你知道，我是从不迫害别人的。”

“瞧，这不就来了！这就是你预备在竞选演说中要的一个花招。听着，亲爱的布鲁克先生，别让人家牵着你的鼻子，把你骗上讲台。一个人夸夸其谈，当众演讲，最后只能落得出尽洋相，我看你大可不必，除非你站在正确的一边，这样才能为你的嗯嗯呃呃大放厥词，请求上帝的宽恕。我得警告你，你非失败不可。你会把各党各派的意见混在一起，搞成大杂烩，然后给大家骂得狗血喷头。”

“我也是这么想呢，你知道，”布鲁克先生回答，不愿承认这幅前景叫他多么泄气。“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这是必然的。至于辉格党，一个跟思想家们来往的人，对任何党派都一视同仁，不会轻易上钩。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跟它们合作，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你知道。不过这些事你们妇女永远不会理解。”

“你说一定程度是多大的程度？算了。我倒要请教，一个人既不属于任何党派，过的又是浪荡子的生活，从不让他的朋友们知道他的行踪，他还谈得到什么一定程度？听听，人家是怎么说你的：‘谁也不知道布鲁克会干出啥来，这个人什么也靠不住。’我这都是老实话。我劝你还是规规矩矩、安分守己的好。免得开庭的时候，大家看到你替你害羞，你呢，良心不安，又花了不少冤枉钱，犯得着吗？”

“我不想跟一个女人讨论政治，”布鲁克先生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笑容，其实心里并不自在，他意识到，卡德瓦拉德太太的这种指责是有根源的，他的某些鲁莽行动已使他陷入受攻击的地位。“你们女人不是思想家，你知道，varium ef mutabile semper[1]，如此等等。你不知道维吉尔，但我知道。”但布鲁克先生马上想到，他自己也没读过奥古斯都时期这位大诗人的作品，于是马上纠正道：“我是想说，可怜

---

[1] 拉丁文：女人反复无常，变化多端。这句话出自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维吉尔是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号称“奥古斯都”（最高统治者）的屋大维最宠爱的诗人。

的斯托达特[1],你知道。那是他说的。你们妇女总是反对独立态度,但一个男人,他关心的只是真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在这个郡里,没有一处地方的舆论比这儿的更狭隘——我并不想指责什么人,你知道,但是总应该有人采取独立的路线,要是我不干,谁来干?"

"谁来干?随便哪个既没身份、又没地位的暴发户都可以。有身份的人可以待在家里,拿独立派的废话当作茶余酒后的消遣,不必到街上去叫卖。何况是你!你那个跟亲生闺女差不多的侄女,就要嫁给我们最体面的一位绅士了。要是你现在来个大转弯,让自己变成辉格党的一块招牌,那么詹姆士爵士不知会感到多么难堪,这对他太残酷了。"

布鲁克先生的心又跳了,因为多萝西娅刚把亲事定下,他便想到了卡德瓦拉德太太,预期中的揶揄。无知的旁观者当然可以不关痛痒,说他"跟卡德瓦拉德太太吵了架",但是一个乡绅,如果跟最熟悉的乡亲吵了架,那么试问,他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如果布鲁克的名字可以让人说长道短,他岂不成了一瓶没有商标的水酒,谁还把他放在眼里?毫无疑问,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八面玲珑才成。

"我但愿彻泰姆和我始终是好朋友,但是抱歉得很,我只能说,他跟我侄女的亲事已毫无指望了,"布鲁克先生说,从窗口看到西莉亚正在走来,马上放心了。

"为什么没有指望?"卡德瓦拉德太太吃了一惊,大声问。"不到两个星期以前,你还跟我谈论这事呢。"

"我的侄女看中了另一个求婚者,她选择了他,你知道。我对这事无能为力。我倒是喜欢彻泰姆的,我得说,彻泰姆是任何女孩子都会中意的男子。但是这些事没有道理可讲。你们女人没有准儿,谁也说不清,你知道。"

"你讲讲清楚,你说你的侄女选中了别人,究竟是谁?"卡德瓦拉德太太马上在心中盘算,多萝西娅看上的可能是谁。

但这时西莉亚走进了屋子,她容光焕发,刚从花园里散步回来。

---

[1] 约翰·斯托达特(1772—1856),英国律师,曾任《泰晤士报》主编,后因意见不合,另办《新泰晤士报》,但并不顺利,不得不于一八二八年停刊。

跟她的问候帮了布鲁克先生的忙，使他不必立刻回答。他趁这机会，站起身来，说道："哦，对不起，我得去关照赖特喂马了。"说完，便匆匆溜出了屋子。

"我的好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关于你姊姊的订婚是怎么回事？"卡德瓦拉德太太说。

"她跟卡苏朋先生定了亲，要嫁给他，"西莉亚说，像平时一样，谈到事实总是直截了当，而且眼前只有教区长太太一人，正是谈这种话的好机会。

"这太可怕了。这件事进行多久了？"

"我直到昨天才知道。他们打算在六个星期以内结婚。"

"好吧，亲爱的，我祝你得到了一个好姊夫。"

"我真替多萝西娅难过。"

"难过！我认为，这是她自讨苦吃。"

"是的，她说，卡苏朋先生有一颗伟大的心。"

"但愿如此。"

"呀，卡德瓦拉德太太，可我觉得，嫁给一个有一颗伟大的心的男子，不见得是好事。"

"那就吸取教训吧，亲爱的。你现在看到一个这样的人了，等第二个要来娶你的时候，你不要答应他。"

"我相信我永远不会。"

"对，一个家庭里这种人有一个已经太多了。那么，你的姊姊从来没有把詹姆士·彻泰姆爵士放在眼里？你说，要是他做你的姊夫，你觉得怎样？"

"我一定非常高兴。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丈夫。只是，"西莉亚又说，脸有些红（有时她话一停，好像就要脸红），"我觉得，他和多萝西娅并不相配。"

"因为他不会想入非非？"

"多多是很严格的。她对一切都想得很多，尤其注重一个人所说的话。她对詹姆士爵士好像从来没有喜欢过。"

"不过我相信，她一定对他表示过好感。这是不太应该的。"

"请你别生多多的气，她不太懂事。她把心思全用在村舍上了，

有时对詹姆士爵士很粗暴。不过他心肠好,从不计较这些。"

"好吧,"卡德瓦拉德太太说,围上了披巾,站了起来,好像很忙似的,"我必须立刻找詹姆士爵士,让他知道这事。他去接他的母亲,这会儿该回家了,我非去不可。你的伯父绝对不会告诉他。我们大家都感到失望,亲爱的。年轻人结婚,应该想到他们的家庭。我作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嫁了一个穷教士,给德布雷西家丢了脸,现在不得不为了几块煤炭费尽心机,为了一点色拉油祷告上帝。不过,卡苏朋是有钱的,我应该承认这点。至于他的出身,我想,他家的族徽应该四分之三是墨鱼的黑颜色,另加一个张牙舞爪的评注家。哦,对了,亲爱的,我走以前,得找一下卡特大娘,问问做糕点的方法。我家的女厨子太年轻,得向她学学才好。我们这种穷人家,又有四个孩子,你知道,雇不起一个好厨子。我相信,卡特大娘会帮我忙的。詹姆士爵士的厨子可是个呱呱叫的好角色呢。"

在卡特大娘那儿,卡德瓦拉德太太纠缠了将近一个钟头,然后又坐上马车,直驶弗雷什特庄园。庄园离她的牧师府不远,她的丈夫住在弗雷什特村,派一位副牧师常驻在蒂普顿①。

詹姆士·彻泰姆爵士去的地方不远,只离开了两天,现在已经回家,换好了衣服,打算上蒂普顿田庄。卡德瓦拉德太太的马车到达时,他的马正等在门口。不久他便出来了,手里拿着马鞭。彻泰姆老夫人还没回家,但卡德瓦拉德太太不能当着马夫的面传达她的消息,因此要他陪她参观附近的暖房,看看新培植的幼苗。到了一个幽静的所在,她就开口了: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我希望你不要自作多情,在爱情问题上走得太远。"

对卡德瓦拉德太太这种耸人听闻的开场白,抗议是没有用的。但詹姆士爵士的脸色有些变了,他隐隐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

"我相信,布鲁克终于会遭到攻击。我责备他想代表自由派,在米德尔马契竞选议员。他看来有些糊涂,绝不否认这点,还跟我大谈独立路线,弹他那些荒谬的老调。"

---

① 在英国,有时由一个教区长管辖两个教区。

"就这些吗?"詹姆士爵士问,松了口气。

"怎么,"卡德瓦拉德太太答道,声调变得严厉了一些,"你说得好轻松,你以为他让自己这么出头露面,高谈阔论,变成一个政治贩子,这对你有好处吗?"

"我想,他还是会接受劝告的。他舍不得花钱。"

"我也对他这么说来着。这是他的清醒剂,因为一两吝啬中总包含着几厘理性。吝啬对勤俭持家是大有好处的,它是防止挥霍浪费的安全因素。布鲁克家的人神经一定不太正常,否则不致出现我们看到的那些现象。"

"什么现象?是布鲁克要在米德尔马契竞选议员吗?"

"比这更坏。老实说,我觉得我也该负些责任。我总是对你说,布鲁克小姐是一个理想的妻子。我知道,她有许多荒谬的想法——循道派教徒那种胡思乱想。但这些东西,在女孩子身上不会持久。不过这一次,我可没有猜中。"

"卡德瓦拉德太太,你这是什么意思?"詹姆士爵士问。他寻思,莫非布鲁克小姐弃家出走,参加了摩拉维亚弟兄会①,或者某个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的荒谬教派,因此心里有些害怕,但又一想,卡德瓦拉德太太一向喜欢夸大其词,她的话不足为据,于是又安心了一些。"布鲁克小姐出了什么事?你直截了当讲吧。"

"很好。她订了婚,要出嫁了。"卡德瓦拉德太太停顿了一下,盯住朋友的脸,察看那大惊失色的神情。但他为了掩盖这神色,勉强装出笑容,用马鞭打了一下靴子。她立即又说道:"是嫁给卡苏朋。"

詹姆士爵士的马鞭掉到了地上,他俯下身子,捡了起来。也许他的脸上从没涌现过这么多厌恶的表情,只见他扭过头来,朝着卡德瓦拉德太太问道:"嫁给卡苏朋?"

"一点不错。现在你该明白我专诚拜访的原因啦。"

"我的天!这太可怕了!他已比木乃伊好不了多少!"(这观点出自一位失望的年轻情敌之口,是可以原谅的。)

"她说他有一颗伟大的心,可我看他是一只空心大葫芦,肚里只

---

① 基督教胡斯派的一个组织,主张清心寡欲,虔诚修道。

有几颗干豆子在嘎拉嘎拉发响!”卡德瓦拉德太太说。

“这么一个老鳏夫干吗还要结婚?”詹姆士爵士说。“他的一只脚已跨进了坟墓。”

“他大概还想把它缩回来吧。”

“布鲁克应该制止这件事,他可以提出,把它推迟到她成年以后再说。到那时,她就会慎重一些了。这难道不是监护人应该做的吗?”

“瞧你说的,好像你还能从布鲁克身上榨出决心来似的!”

“卡德瓦拉德可以找他谈谈。”

“他不会干!汉弗莱把所有的人都当圣人。随我怎么说,他从不讲卡苏朋一句坏话。他甚至不惜恭维主教,尽管我提醒他,一个教士拿了俸禄,这么讲是不恰当的。碰到这么一个把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丈夫,叫我怎么办?我只得自己出面责备每一个人,尽量不让人家知道这点。得啦,得啦,别难过啦!你娶不到布鲁克小姐,我看倒是好事,这个女孩子总是异想天开,要你在大白天看星星呢。你别告诉人家,我对你实说吧,小西莉亚比她好一倍,归根结蒂,她跟你才是天生的一对。至于嫁给卡苏朋,那跟进修道院差不离。”

“哦,从我说来……我觉得,布鲁克小姐的亲友们应该劝劝她,运用他们的影响好好开导她,这也是为她着想。”

“好吧,汉弗莱还不知道。不过要是我告诉了他,他一定会说:‘为什么不行?卡苏朋是一个好人,至于年纪,他还不算老,还相当年轻。’这些好好先生从来分不清什么是醋,什么是酒,要等他们喝了下去,肚子痛了,这才明白过来。不过,要是我是个男子,我宁可要西莉亚,特别是在多萝西娅已经跑掉以后。事情就是这样,你在追求一个人的时候,你已赢得了另一个人的心。我看得很清楚,她对你的情意,几乎已达到男子所能指望的最大限度。别人讲这话,也许是夸大,但我的话,你放心好了。再见!”

詹姆士爵士扶卡德瓦拉德太太上了马车,自己也跳上了马背。他没有因为她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便取消出门的计划,相反,他骑在马上,跑得更快,只是换了个方向,不再朝蒂普顿田庄走了。

那么,卡德瓦拉德太太对布鲁克小姐的婚姻如此关心,这究竟是

为了什么？为什么她自鸣得意、插过一手的一件亲事刚刚失败，又急急忙忙要策划另一件呢？这中间有没有奥妙的内幕，有没有那种无法捉摸、除非用望远镜仔细侦察，才能恍然大悟的秘密呢？完全没有，哪怕用望远镜对准蒂普顿和弗雷什特教区，看清了卡德瓦拉德太太走访的整个区域，也找不到蛛丝马迹，足以证明她的任何访问有可疑之处，她从每个地方出来，照例目光安详犀利，神色泰然自若。确实，要是那辆轻便马车属于七圣贤① 的时代，势必有一位圣贤会发觉，对于女人，哪怕你跟在她们的小马车后面紧追不舍，也无法了解她们的底细。即使把显微镜对准一滴水，我们还是会发现，我们所作的解释十分粗浅。因为在放大率低的镜片下，你似乎看到一种生物具有强大的吞食能力，其他较小的生物则像活的税钱一样，源源不断投进它的嘴巴；但在放大率高的镜片下，你却发现，有一些极细的头发丝掀起了一个个漩涡，把那些牺牲者卷住，吞食者只是像收税一样，安然等待漩涡把它们送进嘴巴。照这种譬喻的说法，我们用放大率高的镜片来观察卡德瓦拉德太太的媒妁活动，就会发现，各种细小的原因发挥了漩涡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想象和闲话的漩涡，它们可以给她带来她所需要的食物。

她过的是乡下人的简单生活，既没有见不得人的事，也没有曲折离奇、或者惊心动魄的秘密，世界大事更不在她的心上。正因为这样，上等社会的动态特别引起她的兴趣，这些消息大多来自阔气的亲戚的书信，例如：漂亮时髦的小少爷怎样不顾廉耻，娶了他们的女教师；古老体面的泰皮尔勋爵家的大少爷怎样愚昧无知；梅格西里姆老勋爵得了痛风病，脾气如何暴躁②；两个家族怎样联姻，给新的一支带来了爵位，并且扩大了流言蜚语的范围等等。总之，这一切她都如数家珍，清清楚楚，讲起来绘声绘影，谈笑风生。她热衷于传播贵族家庭的新闻，因为她相信，出身高和出身低大不一样，正如野味跟害虫大不一样。她从不因为一个人穷，就跟他断绝往来；德布雷西家的人如果败落到只能用瓦盆吃饭，在她眼里，这是值得大声疾呼，一洒

① 公元前六世纪的所谓七个希腊哲人，各有一句关于人生哲学的格言传世。

② “泰皮尔”是南美洲一种动物的名称，“梅格西里姆”是古代已经绝迹的一种野兽。

伤心之泪的，连他们那些贵族的劣迹，她也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出身低微的暴发户，她却深恶痛绝，因为他们的钱可能都是靠提高零售价格盘剥来的。在教区长的辖区内，凡是不能用实物换取的一切，卡德瓦拉德太太都嫌价钱太贵，她认为，上帝当初创造世界时，这些买卖人绝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连他们讲话的声音，她也觉得刺耳。一个充满这类妖魔的城镇，就像一出低级趣味的滑稽戏，不能进入高雅文明的世界。要是哪位夫人想非难卡德瓦拉德太太的话，请她扪心自问，看看她自己那些美好的观念是否高明一些，那么她就会明白，凡是能够荣幸地跟她生活在一起的人，其实都抱有类似的观念。

卡德瓦拉德太太的意志像黄磷一样活跃，任何东西接近它，都抵挡不住，只得变成它所满意的形态，既然这样，她怎么能对两位布鲁克小姐，以及她们的终身大事，置之不问呢？何况多年以来，她一直以老朋友的坦率精神责备布鲁克先生，向他声明，她认为他是一个糟糕的伯父。两位小姐刚来到蒂普顿，她就撺掇詹姆士爵士娶多萝西娅，替他预先作了安排，如果这事成功了，当然是她的功劳，但现在，她的未雨绸缪没有收到效果，以致她愤愤不平，这是每个人想到她的苦心，都会寄予同情的。她是蒂普顿和弗雷什特的外交家，一切违反她意愿的事，都是对她的唐突，是不正常的。布鲁克小姐这件异想天开的亲事，卡德瓦拉德太太当然不能容忍，现在她发现，她对这个女孩子的看法，是受了她丈夫宽大无边的思想的毒害。那种循道派的胡言乱语，那种以为自己的宗教精神比教区长和副牧师的加在一起更多的狂妄心理，具有根深蒂固的根源，那是一种疾病，可是她以前却不愿相信这点。

卡德瓦拉德太太先对自己，后来又对丈夫说："那好，我不管她了。她要是嫁了詹姆士爵士，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思想正常、感情健全的女子，可惜她错过了这个机会。永远不会反对她一个女子没有人反对的时候，就失去了固执己见，坚持错误的动机。但现在只得让她自作自受了。"

接着，卡德瓦拉德太太便得替詹姆士爵士另行物色配偶了。她决定，对方应该是布鲁克家的二小姐。为了使她的计划得以圆满完

成，最巧妙的办法，自然是向从男爵暗示，他已在西莉亚心头留下良好的印象。因为他这种人，对高高挂在枝头、可望而不可即的莎孚式苹果，是不敢产生垂涎之心的①，它固然妩媚，

> 像峭壁上一簇野樱草对你微笑，
> 但你那攀折的手伸不到它身边。

他不会写十四行诗，何况他所中意的一个女子对他毫无情意，这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多萝西娅看上了卡苏朋先生，单单这个消息，已经使他心灰意懒，不想再花力气了。原来詹姆士爵士虽然喜爱打猎，他对女人与对松鸡和狐狸截然不同，那是另一种感情，他并不把未来的妻子看作捕捉的对象，主要只是提供狩猎的乐趣。他也并不了解原始种族的习惯，以致觉得为了她，打个比方说吧，拿起石斧进行一场生死搏斗，对维护婚姻关系的历史连续性是必不可少的。相反，他有一种可爱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使我们去接近喜欢我们的人，疏远冷淡我们的人；他还有一种善良的感恩情绪，只要想到一个女子对他怀有好意，他便会萌发知遇之感，对她依依不舍。

事实也的确这样，詹姆士爵士快马加鞭，向蒂普顿田庄的相反方向跑了个把钟头，便放慢步子，最后掉转马头，抄近路往回走了。各种情绪对他发生了作用，使他终于决定，今天还是要到蒂普顿去，仿佛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他暗自庆幸，还好没有正式开口，以致自讨没趣。单单从礼尚往来说，他也应该为村舍的事找一下多萝西娅。现在多亏卡德瓦拉德太太使他有了准备，必要时他可以表示祝贺，不致弄得手足失措，大出洋相。他确实不喜欢这件事，放弃多萝西娅使他十分痛苦，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立即进行这次访问，而且不露一点声色，总之，明知这是一粒苦药，为了医病还得把它吞下肚子。另外，他虽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但是一种情绪无疑已在他心头诞生，这就是他想，西莉亚或许也在家，他应该对她殷勤一些，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冷淡了。

---

① 古希腊女诗人莎孚（又译萨福）的诗，除两首外，只留下一些残句。在一首题为《一个少女》的残诗中，她把少女比作高高挂在树梢的苹果。这里的两行诗是作者根据莎孚的诗改写的。

我们这些俗物，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早餐和晚餐之间总要咽下不少失望的苦水，但我们还是忍住眼泪，带着有些发白的嘴唇，对别人的问询回答道："哦，没什么！"骄傲帮助了我们，但在骄傲只是使我们隐藏自己的创伤，而不是去伤害别人的时候，这种骄傲还是不坏的。

## 第　七　章

欢乐和甜瓜

都有自己的季节。

——意大利谚语

可想而知，这几个星期里，卡苏朋先生在蒂普顿田庄花费的时间不少。求婚必然妨碍他的伟大著作——《世界神话索隐大全》——的进展，他自然迫不及待，希望这事尽快圆满结束。然而这妨碍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自愿承担的，他认为，眼下已到了用伉俪之情点缀他的生活的时刻。在他勤奋工作的间隙中，疲倦使他百无聊赖，他要用女性的温情照亮他郁郁寡欢的心灵，何况他年事日高，必须在他的有生之日，为自己安排一个温柔乡。这样，他才决定跳进爱情的激流，但出乎他的意外，他发现这只是一条极浅的小溪。正如在干旱地区，浸礼只能用象征的方式进行，卡苏朋先生投入的溪水，充其量也仅仅在他身上溅了几滴水点。于是他断定，男子的所谓激情其实并无其事，只是诗人们的夸张罢了。然而他愉快地看到，布鲁克小姐对他百依百顺，温柔体贴，是可以满足他对婚姻的最高理想的。有一两次他也想过，他的感情之所以只能停留在常温状态，也许是由于多萝西娅存在着某些缺点。但是他又找不到这些缺点，也不能想象怎样的女人才更合他的心意。因此他无从作出解释，只得相信，有关感情的传统说法完全是言过其实的。

订婚以后不久，一天早晨，多萝西娅对卡苏朋先生说："为了使我更加有用，我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做些准备？我想学学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念法，使我能够为你朗读这些书，尽管我不懂得它们的意义，就

像弥尔顿的女儿为她们父亲所做的那样①,这成吗?”

“对你而言,这恐怕是一件吃力的事,”卡苏朋先生回答,笑了笑,“真的,要是我没有记错,你提到的那几位小姐,就为了要念她们不懂得的语言,反抗过她们的父亲。”

“是这样,不过,首先,她们都是淘气的女孩子,要不然,能够帮助这么一位父亲,她们应该感到自豪;其次,她们应该好好学习,使她们懂得她们所念的东西,这样就会发生兴趣了。我想,你不致希望我成为一个淘气而愚蠢的人吧?”

“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女子,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无不如此。当然,如果你能抄写希腊文,这对我是大有用处的,但要做到这点,最好先读一些书。”

多萝西娅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允诺。她不想马上要求卡苏朋先生教她这些语言,因为她最担心的就是非但不能帮助他,反而成为他的累赘。但她想懂得拉丁文和希腊文,实在完全是为她未来的丈夫着想。那些男性的知识领域,在她看来是一个高台,登上这个高台,一切真理便可一目了然。现在,她常常怀疑自己那些结论,因为她觉得她幼稚无知,她想,既然那些熟知经典的人对村舍漠不关心,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上帝的崇敬,那么她怎么能确定简陋的小屋子不是同样体现了上帝的恩宠呢?也许,还应该懂得希伯来文——至少是字母和一些词根——这样才能追根问源,对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作出合理的判断。她并没有达到那种自我牺牲的高度,满足于得到一个博学的丈夫,可怜的孩子,她希望自己也变成博学之士呢。布鲁克小姐尽管具有聪明的虚名,实际还是很天真的。西莉亚的头脑虽然从没受到重视,却能一眼识破别人不切实际的空想。看来除非一贯保持冷静,才能保证不致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头脑发热。

然而,卡苏朋先生还是答应了,他每天花一个钟头教她和听她念字母,像老师教小孩子一样,不过也许更像一个情侣;看到心爱的女

① 弥尔顿自从双目失明之后,常要他的两个女儿为他诵读拉丁文等古书。但她们并不懂拉丁文,因此十分不满,甚至串通女仆欺骗和作弄父亲,盗卖他的书籍等等。这导致了弥尔顿的第三次结婚。

学生缺乏基本训练,显得困难重重,反而觉得她很可爱,很有趣。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大多数学者专家都是甘愿当启蒙教师的。但多萝西娅发现自己这么笨,有些吃惊,也有些泄气。她战战兢兢,对希腊文重音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问题,然而得到的答复只是使她痛苦和怀疑,觉得其中的一些奥妙,对女人的头脑说来,可能是怎么也无法理解的。

布鲁克先生无疑也是这么看的。一天,当那种教学活动正在进行时,他来到图书室,便以他平时斩钉截铁的语调指出了这点。

"我看,算啦,卡苏朋,这种艰深的学问,诸如古典文学、数学这类东西,对女人说来,实在太费力气了,太费力气了,你知道。"

"多萝西娅只是学学字母的念法,"卡苏朋先生说,回避了问题。"她非常关心我的视力,想有所补救呢。"

"哦,好吧,不了解意义,你知道,那也许还可以。但女人的头脑总显得浮泛一些——灵敏,但是肤浅,只适合学学音乐,美术,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方面,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但也只限于轻松的玩意儿,你知道。一个女人能够坐在钢琴前面,给你唱一支古老美妙的英国歌曲,这就成了。这也是我所喜欢的,尽管我听过最好的音乐——我到过维也纳,看过歌剧:格鲁克,莫扎特①,什么都见识过。但我在音乐上是保守派——这跟思想不同,你知道。我喜爱古老优美的曲调。"

"卡苏朋先生不喜欢听钢琴,这使我很高兴,"多萝西娅说。她瞧不起家庭音乐和女性的美术才能,这是未可厚非的,因为在那个蒙昧无知的时期,它们无非是一些不入耳的叮咚声和不像样的水彩画罢了。她笑了笑,露出感激的目光,抬头望望未婚夫。如果他老是要她弹《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②,她一定会无可奈何,敬谢不敏。"他说,在洛伊克只有一架老式钢琴,而且琴上也堆满了书。"

"啊,在这一点上,你可不如西莉亚,亲爱的。要知道,西莉亚弹

---

① 格鲁克(1714—1787),德国著名歌剧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奥国著名作曲家。

② 一支爱尔兰曲子,系根据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1779—1852)的歌词谱成。

琴弹得不错，而且你要她弹，她从不推辞。不过，既然卡苏朋不喜欢听，你这样也没关系。只是一个人连那些消遣也没有，生活未免太枯燥了，卡苏朋。弦老是绷得紧紧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做法，你知道，那可不成呀。”

“我从来不把这看作一种乐趣，我的耳朵受不了那种带节奏的噪音，”卡苏朋先生说。“一种音调一再重复，只是造成滑稽的效果，使我头脑里的字不得不合着它的节拍跳舞，我想，除非是一个孩子，谁也受不了。至于那些崇高的乐曲，它们可以应用在各种庄严的场合，按照古人的认识，甚至还能起一定的教育作用，它们自然另当别论，不包括在我们此刻的议论中。”

“是的，那种音乐我也喜爱，”多萝西娅说。“我们从洛桑回国的时候，在弗赖堡，伯父带我们去听过大管风琴演奏，它使我甚至哭了。”

“那样对身体也是不好的，亲爱的，”布鲁克先生说。“卡苏朋，现在她得由你来照顾了，你要多多开导我的侄女，让她知道，立身处世以温和为本，多萝西娅，是吗？”

最后他微微一笑，不愿伤害侄女的自尊心，不过他肚里确实在想，让她及早嫁给卡苏朋这样一个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人，也许对她还是比较合适的，反正她不会把彻泰姆放在眼里。

“不过，”他慢吞吞走出屋子时，心里捉摸，“她会喜欢他，这真是咄咄怪事。但这门亲事确实不坏。不论卡德瓦拉德太太怎么说，我要是横加阻拦，这就违背了我一贯的做人之道。毫无疑问，这个卡苏朋，他可以当上主教。他谈天主教问题的小册子合情合理，实在难得——他至少够资格当一名教长①。他理应当教长才对。”

写到这里，我得作些哲理性的思考了。我要指出，布鲁克先生此时此刻还没想到，不久以后，他便得针对主教的收入发表宏论，对它大肆攻击。一个称职的历史学家怎能熟视无睹，不指出他的主人公没有预见到事态的发展，甚至他们本人的行动的变化呢？这样的事

① 教长是主教座堂中的众教士之长，与教区长不同，地位较主教略低。

是不少的，例如，那瓦尔的亨利①，当他还是一个崇奉新教的孩子时，何尝想到他会成为一位天主教的君主。伟大的阿尔弗雷德② 在秉烛达旦、漏夜操劳的时候，又怎能想到，他的后世子孙会虚掷光阴，连白天也无所事事。总之，历史上铁证如山，不论我们如何挖掘，也是永无穷尽的。

然而关于布鲁克先生，我得补充一句，这也许不是前面的事例所能概括的，那就是：即使他对他的演讲有先见之明，情况也不致因此而有多大的不同。指望他侄女的丈夫在教会得到更丰厚的俸禄是一回事，发表一篇开明的演说又是一回事；不能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同一事物，这只能是头脑简单的表现。

## 第 八 章

> 啊，拯救她吧！现在我是她的弟兄，
> 而你是她的父亲。每个高尚的少女
> 理应得到一切绅士的保护。

多萝西娅定亲之后，詹姆士·彻泰姆爵士第一次见到她，想起她这种身份，未免有些尴尬，但奇怪的是，这以后他照旧喜欢前往蒂普顿田庄。当然，第一次见面时，他觉得浑身像触了电似的，在整个会面过程中，一直很不自在，不得不强作镇静。不过，尽管他为人不坏，应该承认，要是他的情敌是一个风流潇洒、翩翩年少的小伙子，他的不快也许还会更大。他跟卡苏朋先生相比，毫不自惭形秽，他只是不能理解，多萝西娅怎么会落入这种可悲的幻想中。他的屈辱由于跟同情混合在一起，因此失去了一定的悲痛成分。

詹姆士爵士对自己说，他已经把她完全丢开，因为她像苔丝狄梦

① 即法王亨利四世(1553—1610)，波旁王朝的建立者，本为新教胡格诺派领袖，登位后为取得天主教方面的支持，改奉天主教。

② 英国历史上的西撒克逊王(849—899)，曾励精图治，对抗诺曼人的入侵，巩固国内统治。他的子孙后来逐渐成为英国的国王。

娜[1] 一样刚愎任性，把一门明明是天作之合的美满婚姻置之不顾，然而，想到她居然许嫁给卡苏朋先生，他仍不能无动于衷。他抱着这种观念，第一次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忽然想起，他对这事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布鲁克实在是罪魁祸首，他应该出面拦阻。那么谁能规劝他呢？也许现在还不算太晚，至少可以推迟结婚的时间。他回家时，拐进了教区长府，要见卡德瓦拉德先生。很巧，教区长正好在家。客人给请进了书房，那里各种钓鱼用具挂得琳琅满目。但教区长本人却在隔壁一间小屋子里，正忙于用旋盘车渔具，他叫从男爵过去。两人是好朋友，全郡没有一个地主跟教士相处得这么融洽，这个突出的事实，只要瞧他们脸上那副和蔼可亲的神气，便可一目了然。

卡德瓦拉德先生是大个子，嘴唇厚厚的，脸上挂着亲热的笑容。他的外表朴实无华，有些粗犷，但神态安详，泰然自若，流露出一种感人的忠厚气质。他有些像阳光下一片苍翠欲滴的青山，使你眼前仿佛豁然开朗，尘念顿消，还为自己的私心杂念感到可耻。"哦，近来好吗？"他说，伸出了一只不便握的脏手。"很抱歉，好久没见到你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你好像心事重重呢。"

詹姆士爵士额上似乎起了皱纹，眼角旁隐隐有些愁容。他答话时，仿佛还故意加强了这副表情。

"这都是布鲁克干的好事。我确实认为，应该有人去提醒他一下。"

"什么事？是他打算参加竞选吗？"卡德瓦拉德先生说，没有停手，继续把刚车好的绕线轮安装在钓竿上。"我不相信他真会干。不过如果他喜欢干，这有什么不好？凡是反对辉格党的人，都应该高兴，因为他们没有把最厉害的人抬出来。他们用我们这位老朋友布鲁克的脑袋作攻城槌，是砸不坏我们的宪政的。"

"哦，我不是谈这件事，"詹姆士爵士说，他放下帽子，坐进椅子之后，露出愁眉苦脸的样子，开始抚摩他的小腿，端详他的靴底。"我是指这桩亲事。我说他不应该让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姐嫁给卡苏朋。"

---

[1] 莎士比亚的《奥瑟罗》中的女主角。

“卡苏朋又怎么啦？我看只要女孩子喜欢他，那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她还太年轻，不明白她应该喜欢什么。她的监护人理应出面劝阻。他不能放任不管，让事情这么匆匆忙忙作出决定。卡德瓦拉德，我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一个也有女儿的人，居然对这种事可以漠不关心，何况你还算是有良心的呢！我要求你郑重考虑这件事。”

“我不是跟你打哈哈，我已经够郑重的了，”教区长说，露出了一丝叫人受不了的满不在乎的微笑。“你简直像埃莉诺一样糟糕。她老是跟我纠缠，要我去教训布鲁克。我提醒她，当初她嫁给我，她家里的人也拼命反对这门亲事呢。”

“但是你看一看卡苏朋，”詹姆士爵士气呼呼地说。“他应该有五十岁了，早已日薄西山，我真不相信，他还有几年好活。你瞧瞧他那两条腿啊！”

“你们这些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活该倒霉！别以为整个世界都是你们的。你们不了解女人。她们并不把你们看得那么了不起，倒是你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埃莉诺一直对她的姊妹们说，她嫁给我，就因为我生得丑。你瞧，我的丑居然战胜了她的精明强干，这实在不可思议，十分有趣。”

“你！一个女人爱上你是毫不足怪的。这不在于美丑问题。我可不喜欢卡苏朋。”这是詹姆士爵士最强有力的表达方式，意思是说，他瞧不起这个人的人品。

“为什么？他有什么不好，你要反对他？”教区长说，放下了绕线轮，把两只大拇指插在袖孔里，露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詹姆士爵士踌躇了一会。他一向如此，要他谈理由，他便有些为难。他似乎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不讲，别人就不明白，因为他的想法是合情合理的。最后他说道：

“我想，卡德瓦拉德，他有没有一颗心？”

“当然有。我不是指那种感伤的东西，我是说一颗健全的心，这点你可以放心。他对待穷苦的亲戚很不错，有几个妇女得到过他的津贴，他还花了不少钱，培养一个年轻人。卡苏朋对自己认为公正的事，是肯身体力行的。他母亲的姊姊嫁了一个不相称的丈夫——我

想，那是一个波兰人——走了错路，总之，家庭跟她断绝了关系，取消了她的继承权。要不是那样，卡苏朋不会那么有钱，至多一半吧。我相信，后来是他主动找到了那些表亲，想看看他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老实说，这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你办得到，彻泰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

“我不知道，”詹姆士爵士说，脸色有些变了，“这种事，我倒不能保证一定做得到。”他停顿了一会，然后又道：“卡苏朋那么做，当然是对的。但一个人尽管愿意公正行事，仍可能只是一部没有灵魂的法典。一个女人跟他一起不可能幸福。我认为，如果一个姑娘那么年轻，像布鲁克小姐那样，她的亲友就应该挺身而出，加以劝阻，免得她干出蠢事。你笑了，因为你以为这是由于我自己看上了她。但我可以拿荣誉担保，不是这样。假如我是布鲁克小姐的弟兄或伯父，我同样会这么想。”

“好吧，那你预备怎么办呢？”

“我得说，这门亲事应该等她成年以后再作决定。我敢保证，要是那样，这就不会成为事实。我希望你的看法跟我一致，也就是说由你出面跟布鲁克谈谈。”

詹姆士爵士刚说完那句话，就站了起来，因为他看到，卡德瓦拉德太太正从书房走来。她携着女儿的手，那个女儿是最小的，大约五岁，一进门，马上奔到父亲身边，在他膝上占了一个舒适的座位。

“我听到了你在讲什么，”妻子说。“但你的话对汉弗莱一点用处没有。只要他能钓到鱼，别人怎样，他可以一概不管。卡苏朋庄园上有一条溪水，可以钓到鲑鱼，但卡苏朋自己并不想钓鱼，那么还有比他更好的人吗？”

“对，这话有些道理，”教区长说，又露出了他那种温和而怡然自得的微笑。“一个人有一条产鲑鱼的溪水，那是了不起的优点呢。”

“说正经的，”詹姆士爵士道，他的烦恼还没有消失，“要是教区长肯为这事讲几句话，你认为顶用吗？”

“算了，我早对你讲过他会怎么说，”卡德瓦拉德太太答道，扬了扬眉毛。“我已经尽了责任，不想再在这门亲事中插手。”

“首先，”教区长开口了，神色是严肃的，“认为我能说服布鲁克，

使他照我的话办，那是毫无根据的瞎讲。布鲁克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像一团面糊，放在什么模子里就是什么形状，不可能固定不变。"

"只要他固定一段时间，就可以推迟婚期了，"詹姆士爵士说。

"但是，亲爱的彻泰姆，为什么我要运用我的影响，做不利于卡苏朋的事呢？除非我完全相信，我这么做对布鲁克小姐是真正有利的，可我目前还不能相信这点。据我所知，卡苏朋不是坏人。我对他那些齐苏特拉[1] 和食人鬼等等不感兴趣，但他对我的钓竿钓钩也不感兴趣。至于他在天主教问题上采取的立场，那是我没有料到的。但他对我一直很客气，我觉得我何必破坏他的好事。我能说的只是，布鲁克小姐跟他在一起，比跟其他任何人在一起，可能更愉快一些。"

"汉弗莱！你实在叫我听不下去了。你知道，你宁可蹲在篱笆旁边吃饭，也不愿跟卡苏朋单独坐在一起。你们两人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呢。"

"这跟布鲁克小姐嫁给他有什么相干？她不是为了使我高兴才嫁他的。"

"他的身体里没有一滴真正的人的血液，"詹姆士爵士说。

"对。要是把他的血放一滴在显微镜下观察，恐怕里边全是分号和括弧，"卡德瓦拉德太太说。

"他为什么不去出他的书，偏要来结婚？"詹姆士爵士说，认为他的义愤表现了英国世俗绅士的高贵情操。

"嘿，他做梦也在想他的脚注，它们把他的头脑搞得乌烟瘴气。据说，他吃奶的时候就在给《小拇指大王》[2] 作摘要，从此以后做了一辈子摘要。啐！就是这么一个家伙，汉弗莱说一个女人跟着他可以得到幸福。"

"可他正是布鲁克小姐喜欢的人呢，"教区长说。"我不想自作聪明，认为我理解每一位小姐的爱好。"

"但如果她是你的千金呢？"詹姆士爵士说。

---

① 巴比伦神话中战胜洪水的英雄，又称伏坦纳比西丁，与《圣经》中的诺亚有些类似。

② 法国作家夏尔·贝洛(1628—1703)的童话，介绍到英国后，曾广泛流传。

“那就另当别论啦。但现在，她不是我的女儿，我没有责任进行干预。卡苏朋并不比我们大多数人差。他是个有学问的教士，从没玩忽职守。有个过激派人士在米德尔马契发表演讲，称卡苏朋为冬烘先生，书蠹牧师，称弗雷克是造房子牧师，讲我是钓鱼牧师。说老实话，我看不出我们谁比谁好，或者谁比谁坏。”最后他照例温和地笑笑。任何对他的嘲笑，他都觉得挺有趣。他个子大，气量也大，对一切马马虎虎，不以为意，从来不想自找麻烦，多管闲事。

很清楚，指望依靠卡德瓦拉德先生干预布鲁克小姐的亲事，是办不到的。詹姆士爵士觉得，只能眼睁睁看她走上歧途，未免有些伤感。不过他的良心不坏，对多萝西娅建造村舍的计划，没有就此撒手不管。毫无疑问，这种坚持到底的精神，是维护他的尊严的最好办法，只是骄傲可以促进我们的慷慨，却不能使我们真正变为慷慨，正如虚荣不能使我们真正变成聪明一样。现在多萝西娅已充分理解詹姆士爵士对她的态度，因此，他在恪尽地主责任方面，尽管起先只是出于对一位情人的殷勤讨好，但现在仍能坚持不懈，这种公正精神还是赢得了她的赞赏，她为此感到的愉快，哪怕就她目前的幸福心境而言，也是不可低估的。也许，除了卡苏朋先生，或者不如说，除了那位博学之士在她心头激起的交响乐，那种由她憧憬的美梦、她充满敬意的信任和热烈的自我献身精神所组成的交响乐以外，她最感兴趣的就是詹姆士爵士的村舍了。这样，在好心的从男爵后来几次的拜访中，当他开始向西莉亚流露一些情意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跟多萝西娅的谈话，变得越来越轻松了。她现在无拘无束，对他已不存任何芥蒂，他也逐渐发现，在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没有任何感情需要隐匿或诉说时，他们那种开诚布公、融洽无间的友谊多么令人神往。

## 第九章

甲先生：古代的神谕中有个地方，
它名叫“渴望律法之乡”，那儿一切斗争
莫不是为了秩序和良好的治理。
请问，如今这样的地方在哪里？

乙先生：还在原来的地方——在人的心中。

卡苏朋先生关于财产的种种安排[1]，布鲁克先生十分满意。婚前的准备相当顺利，缩短了预定的日期。未婚妻应该看看她未来的家，以便按照她的意愿，进行必要的改动。一个女子婚前享有的支配权，是以她婚后的顺从作代价的。毫无疑问，我们这些男人和女人，在可以自主行事期间造成的错误，会引起我们合理的惊讶，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乐于这么做。

这是十一月的一个早上，天气阴沉，但没有下雨，多萝西娅在伯父和西莉亚的陪同下，坐车前往洛伊克。卡苏朋先生住在自己的庄园住宅里。从花园的某些部分，可以望见附近的一所小教堂，破旧的牧师府就在它的对面。开始当牧师的时候，卡苏朋先生只靠俸禄维持生活，但他的哥哥去世后，庄园便归他继承了。它有一片不大的园林，几棵美好的老栎树点缀在各处，一条菩提树林荫道通向住宅的西南方，园子和猎场之间的篱笆已经倒坍，这样，从客厅的窗口一眼望去，毫无遮拦，只见在一片绿油油的斜坡上，那些菩提树逐渐远去，伸向平坦的麦地和牧场，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它们往往显得像一泓碧绿的湖水。这是住宅风光明媚的一面，因为东边和南边，即使在碧空无云的晴朗的早晨，仍不免有些阴沉。这里空地比较狭小，花坛显然没有得到好好照料，一簇簇树木，主要是灰蒙蒙的紫杉，长得茂密高大，离窗口不到十码远。房屋由浅绿色的石块建成，是式样古老的英国住宅，并不难看，但窗户狭小，外表阴郁。这种房屋必须住一些儿童，多种些花木，开几扇敞亮的窗户，周围布置一些赏心悦目的景物，才能像一所欢乐的住宅。在这秋末季节，没有阳光，一片宁静，枯黄的树叶稀稀拉拉，正缓缓飘落，斜斜地飞过阴暗的常绿乔木旁边，这一切使住宅本身也带上了秋天的萧条气息。至于出现在这一幅背景上的卡苏朋先生，他自然不能带来生机，改变它们死气沉沉的面貌。

"我的天！"西莉亚对自己说，"我相信，弗雷什特庄园一定比这儿

---

① 指丈夫在婚前对自己将来身后的财产所作的安排，主要是对妻子授予财产，保证她未来的生活。



有趣。”她想到了那洁白的砂石，带圆柱的门廊，花草遍地的平台，而詹姆士爵士笑盈盈的站在那里，仿佛一位化成玫瑰树的王子又恢复了原形，那清香扑鼻的花瓣则一下子变成了手帕。就是这个詹姆士爵士，他讲话那么和蔼可亲，而且谈的都是通俗易懂的道理，不是深奥的学问！西莉亚那种轻松活泼的少女，有时也会使严肃古板、历经沧桑的男子着迷，但幸好卡苏朋先生的趣味与此不同，否则他在西莉亚那里是非碰钉子不可的。

相反，多萝西娅觉得，这住宅和园地正符合她的要求。长方形图书室中那些阴暗的书架，那种在时间的侵蚀下褪了颜色的地毯和窗帘，挂在走廊墙上的那些离奇的古老地图和鸟瞰图，以及墙脚下那些零零落落的旧水瓮，非但不叫她感到窒息，而且仿佛比蒂普顿的塑像和图画更有趣。那些塑像和图画是她的伯父很久以前出国旅行时带回来的，它们也许还代表了他在某一个时期吸收的思想。但在可怜的多萝西娅眼中，那些呆板的古典裸体像，那些似笑非笑、带有文艺复兴时期柯勒乔① 派风格的画像，都是不可理解的，丑恶的跟她的清教主义观念不能相容，她从来不明白，它们跟她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但是洛伊克的历代主人中，显然没有出过旅行家，卡苏朋先生的古代研究也不是靠这些东西进行的。

多萝西娅参观住宅时，心情很舒畅。每一件事物在她看来都是神圣的，因为这是她未来做妻子的家。卡苏朋先生特别要求她注意目前的一些陈设，问她是不是想作些改动，这时她总是用充满信任的眼光望着他。一切尊重她的趣味的意愿，都叫她十分感激，但她看不出有什么需要改变。他的彬彬有礼，谦恭温顺，也使她心满意足。她还用想象填补了各种空白，以致他的一切都变得十全十美；她像阐释上帝的圣谕一样对他进行解释，把她看到的不和谐，一概归咎于她本人对更高的和谐还缺乏理解。这样的空白在订婚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出现了不少，但都消失在爱的信念中，被幸福的展望所代替了。

“现在，亲爱的多萝西娅，请你不必客气，告诉我，你喜欢哪一间

---

① 安东尼奥·柯勒乔(1494—153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伦巴第派画家，所作画色彩鲜明，画面活泼。

屋子作你的私人起居室，"卡苏朋先生说，表示他宽宏大量，对妇女十分尊重，连这类需要也考虑到了。

"你能想到这点，我真是太感激了，"多萝西娅答道，"但老实说，这类事情我宁可由别人来决定。我觉得最好一切保持原状，像你一向习惯的那样，或者你认为应该怎样就怎样。我没有任何别的要求。"

"哦，多多，"西莉亚说，"我看你还是要楼上那间弓形窗屋子好，你说呢？"

卡苏朋先生在前领路，到了那儿。弓形窗俯瞰着菩提树林荫道，室内的家具全是蓝的，已经褪色，几幅小画像挂在一起，有男的，也有女的，男的都戴着扑粉的假发。一幅壁毯挂在门顶上，壁毯的青绿色背景中站着一只苍白的鹿。桌椅的腿都细细的，很容易翻倒。人们走进这样的屋子，脑海中不禁会浮起一幅景象，仿佛一位身穿束腰紧身衣服的夫人的阴魂，仍在她的绣房中逡巡徘徊。屋里除了其他家具，还有一只细巧的书橱，里面排列着一册册十二开本的纯文艺作品，全是皮面精装的。

"对，"布鲁克先生说，"换上一些新的陈设，增加一些沙发之类的东西，这间屋子可以变得非常漂亮。眼前这样未免显得有些凄凉。"

"不，伯父，"多萝西娅赶紧说。"请你别说了，不用更改什么。世界上需要更改的东西太多了，对这里的一切，我倒宁愿它们保持原状。"接着，她看了卡苏朋先生一眼，又道："你说，它们像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也许，你母亲年轻的时候，就住这间屋子吧？"

"是的，"他回答，点了一下头。

"这是你的母亲，"多萝西娅说，转身端详那些小画像。"它跟你带给我看的一幅差不多，只是不如我想象的好。另一边那一幅是谁的？"

"她的姊姊。她们的父母只生她们姊妹两个，就像你和你妹妹一样。你瞧，这上面就是她们的父母。"

"这位姊姊真漂亮，"西莉亚说，言下之意是她对卡苏朋先生的母亲不怎么赏识。这就西莉亚的想象力而言是一个新发现，她第一次想到，在他出生的家庭里，那些人也有过年轻的时候，那些小姐也都

戴着珠宝。

“这是一张与众不同的脸，”多萝西娅说，一边仔细观看。“那对深灰色眼睛靠得这么近，鼻子小巧玲珑，不同寻常，仿佛带有波纹似的，一缕缕扑粉的鬈发披在后面。这一切使我觉得，这张脸虽不一定很美，但另有一种风韵。她与你的母亲一点不像，看不出是一家人。”

“是的，不像。她们的命运也是不同的。”

“你没向我提起过她，”多萝西娅说。

“我的姨母攀了一门不恰当的亲事。我从没看见过她。”

多萝西娅有些惊讶，但她觉得眼下这时候，要卡苏朋先生提供他没有提供过的情况，是不适宜的，因此她转向窗口，欣赏窗外的景色了。太阳刚才已从灰色的云层中钻了出来，菩提树在林荫道上投下了阴影。

“我们到花园去走走不好吗？”多萝西娅提议。

“对了，你是喜欢参观教堂的，”布鲁克先生说。“那个小教堂挺有趣。还有那村庄，它小得像一个坚果壳儿。顺便说一下，你看了一定满意，多萝西娅，因为那些村舍整整齐齐，像一排救济院的房子，还有小小的花园，种着紫罗兰等等的花。”

“真的，我们去吧，”多萝西娅说，望望卡苏朋先生，“我真想看看那一切。”关于洛伊克的农民住房，他从没向她提起过，只是说它们“并不坏”。

不久他们就来到了砾石路上，它的两旁大多是草地和一丛丛树木，卡苏朋先生说，这是通往教堂最近的一条路。他们站在教堂院子的小门外，等卡苏朋先生到附近的牧师府去取钥匙。西莉亚落后了几步，现在才赶到。她看到卡苏朋先生不在，便操起她那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声调开口了，这种声调使她不论讲什么，都不容人怀疑她有什么恶意。

“告诉你，多萝西娅，我看见一个年轻人正从一条小路上走来。”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西莉亚？”

“那是年轻的园丁也未可知，为什么不可能？”布鲁克先生说。“我对卡苏朋讲过，他应该换一个园丁。”

“不，不是园丁，”西莉亚说，“那是一个上等人，手里拿着速写本。

他生一头淡棕色头发。我只看到他的背影。但他还相当年轻。”

“也许是副牧师的儿子,”布鲁克先生说。“啊,卡苏朋回来了,塔克跟他在一起。他要给我们介绍塔克了。你们还不认识塔克呢。”

塔克先生是一位中年副牧师,属于通常有一大群子女的“低级教士”之类。但是介绍之后,谈话并没有接触到他的家庭,那个引起惊讶的年轻幽灵,大家也都忘记了,只有西莉亚还在心里捉摸,觉得那个生一头淡棕色鬈发、身材细长的年轻人,跟塔克先生不可能有任何亲属关系,因为后者那么苍老,一副迂腐的样子,与她想象的卡苏朋先生的副牧师完全一致。当然,这是一个正人君子,可以升入天堂(因为西莉亚不愿违反原则),但他的嘴角叫人看了很不舒服。西莉亚有些担忧,心想到了她不得不在洛伊克扮演女傧相的角色时,也许在副牧师家找不出一个漂亮的孩子,是她可以不必考虑原则就觉得喜爱的。

他们边走边谈,这时塔克先生对他们是大有帮助的;在这一点上,卡苏朋先生未必没有先见之明,因为副牧师了解一切,多萝西娅问起村民和教区中其他人的状况时,他无不对答如流。他叫她放心,在洛伊克,每个人都丰衣足食,每个村舍都有两间屋子,房租低廉,每家都养着一头猪,屋后还有一片整齐干净的菜园。小男孩穿的是漂亮的灯芯绒,女孩子出门时像穿戴整洁的仆人,在家里也只干一些编草帽之类的活儿。这里没有织布机,也没有不信国教的人。虽然居民宁可把钱藏在家里,不愿奉献给教堂,但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违背教义的行为。这里鸡鸭成群,以致布鲁克先生也发表了高见,他说:“我看,你的农夫一定留下不少大麦在地里,可以让妇女去捡落穗。这里哪怕穷人家,锅里恐怕也都有鸡,那位好心的法国国王希望他的全体人民得到的幸福①,在这里已经实现了。法国人确实吃了不少鸡,但那都是瘦得皮包骨头的鸡呢,你知道。”

“我想,他的希望是不值得吹嘘的,”多萝西娅愤愤不平地说。“难道一个国王非得是妖魔不可,以致有了这么一个愿望,也值得大

① 指法王亨利四世(见六十四页注①)。他曾夸下海口,说要让每个农民的锅里都有鸡吃。

书特书，算作圣上的恩德？”

“如果他只希望给人们吃瘦鸡，那算不得什么，”西莉亚说。“但也许他希望给他们吃的是肥鸡呢。”

“但是根据记载，没有出现‘肥’这个字，也许那只能算是‘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它在国王的心中是有的，但并没有说出口，”卡苏朋先生笑道，向西莉亚点了点头，吓得后者倒退了一步，因为卡苏朋先生向她一眨眼，她就觉得受不了。

在回家的路上，多萝西娅一直沉默不语。她有些失望，在洛伊克，她竟然无事可干，但她又为这种心情感到害臊。接着她又想象，要是她发现她未来的家所在的教区，分担世界的苦难多些，那么她尽她的责任的机会也多些，这也许更合她的心意。然而这个思想一过去，她又回到了真实的未来面前，她想，既然这样，她应该更加全心全意帮助卡苏朋先生完成他的著作，从这中间寻找她新的责任。她相信，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随着她知识的增长，这样的机会一定会大量涌现的。

塔克先生很快就离开了他们，他还有一些教会事务要处理，不能前往公馆用餐。他们重又穿过小门，回到园子里以后，卡苏朋先生说：

“你看来有些伤感，多萝西娅。但我相信，你见到的一切，你是满意的。”

“我现在的心情也许有些傻，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我但愿这儿的人民需要更多的帮助，”多萝西娅答道，态度像平时一样坦率。“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生命多少有些价值，我知道的办法太少了。当然，怎样才算有用，我的概念可能是狭隘的。我必须学会一些帮助人民的新方法才好。”

“毫无疑问，”卡苏朋先生答道。“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义务。但我相信，你作为洛伊克的女主人，你的任何愿望都会得到满足。”

“是的，这我也相信，”多萝西娅真诚地说。“不要以为我有什么伤感。”

“那很好。如果你不觉得疲倦，我们可以从另一条路回家，不走原来的路。”

多萝西娅一点不觉得疲倦。他们稍稍绕到一边，向一株高大挺拔的紫杉走去，它耸立在住宅的这一边，象征着这个家族光荣而悠久的历史。他们到达那儿时，在常绿乔木的阴暗背景中，发现了一个人影，他坐在长凳上，正对着这棵百年老树写生。布鲁克先生和西莉亚这时走在前面，他回过头来说道：

“卡苏朋，那个年轻人是谁?”

卡苏朋回答时，他们已走得很近。

“那是我一个年轻的亲戚，一位表侄。”接着，他又向多萝西娅说道：“他的祖母就是我的姨妈朱丽亚，你刚才看到的便是她的画像。”

年轻人放下速写簿，站了起来。他那一头浓密的淡棕色鬈发，那一副年纪轻轻的神态，使人立刻明白，这就是西莉亚刚才提到的那个幽灵。

“多萝西娅，让我给你介绍我的表侄拉迪斯拉夫先生。威尔，这是布鲁克小姐。”

现在这位表侄已站在他们面前，在他举起帽子的时候，多萝西娅看到了一对靠得很近的灰色眼睛，一个小巧玲珑、不同寻常的鼻子，鼻子上仿佛有一层小小的涟漪，还有头发，也是披在后面，但是嘴和下巴跟祖母画像上的样子稍有不同，比较凸出，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年轻的拉迪斯拉夫似乎不觉得有必要笑，只是望着这位未来的表婶和她的亲属出神，但一脸的不高兴，仿佛在跟谁怄气似的。

“你是画家，我知道，”布鲁克先生说，拿起速写本，翻了几页，有些不拘形迹。

“不，我只是随便画几笔。那上面没什么好看的，”年轻的拉迪斯拉夫说，脸有些红，也许不是谦虚，而是生气。

“别那么说，瞧，这一幅就不错。要知道，有一个时期，我也喜欢这么画几笔。还有，瞧这一幅，我得说它很有意思，称得上我们通常所说的‘栩栩如生’。”布鲁克先生把它拿给两位女孩子看，那是一大幅着色的草图，画的是山石和树木，还有一个池塘。

“我不懂得这些东西，”多萝西娅说，不是冷淡，而是急于表明，她没有资格评判美术作品的优劣。“你知道，伯父，你百般称赞的那些画，我总不能领会它们美在哪里。那是我无从理解的语言。我猜想，

图画和自然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只是我太无知,还看不到这点,正如一句希腊文句子,你明白它的意义,我却一窍不通,"多萝西娅望着卡苏朋先生说,后者向她点点头。布鲁克先生有些扫兴,笑道:

"我的天,人是多么不同啊!不过,你受的教育方式并不好,你知道,否则,这正是适合女孩子干的——画几笔画,唱几支歌,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可是你偏要搞什么建筑图样,你不懂得柔和的色彩,以及这一类事。"接着,他转身对年轻人说:"我欢迎你到我家里玩玩,我给你看我以前画的画。"但这时拉迪斯拉夫正全神贯注端详着多萝西娅,他已在心里作出结论,认为这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少女,要不,她不会嫁给卡苏朋。刚才她表示对绘画一窍不通,如果他信以为真,这也只能证明他的意见不错罢了。但他并不相信,他认为这是一种隐蔽的批评,那意思无疑是说,他的速写毫无味道。她用歉意来回答,是非常聪明的,这既是对他,也是对她的伯父的嘲笑。不过她的声音多么悦耳!那是生活在仙境的天使的声音。这是大自然的错误安排,一个肯嫁给卡苏朋的女孩子是不可能有什么感情的。听到布鲁克先生的邀请,他掉过头来,向他微微颔首,表示了谢意。

"我们可以一起浏览我的意大利版画,"那位好心的先生继续道。"这类物品我收集了不少,这些年来一直搁在那里。一个人生活在这种地方,头脑都快生锈了,你知道。当然你不会,卡苏朋,你坚持着你的研究工作,但我那些最有价值的思想都埋没了,因为不去用它,你知道。你们这些聪明的年轻人,一定要抵制懒散作风。要知道,我就是太懒散了,不然的话,我是可以有些作为的。"

"那是一句值得牢记的教训,"卡苏朋先生说。"但现在我们还是进屋吧,否则,小姐们老站着,会感到疲倦的。"

他们一转背,年轻的拉迪斯拉夫又坐下去继续作画了。他一边画,一边脸上露出了有趣的表情,这表情越来越浓,最后,他终于仰起头,放声大笑。这一方面是由于他那些美术作品引起的反应,使他忍俊不禁;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想起他这位道貌岸然的表叔,居然要跟这么一个女孩子结为夫妇;另外,布鲁克先生的大言不惭,认为要不是懒散拖住了他的后腿,他可以大有作为的话,也使他觉得好笑。威尔·拉迪斯拉夫先生这种滑稽感,使他的脸变得满面春风,不过这是

一种纯粹的幽默感，丝毫不包含嘲笑和自命不凡的意味。

"卡苏朋，你的侄儿打算干什么？"布鲁克先生一边走一边问。

"我的表侄，不是侄儿。"

"对，对，你的表侄。我是说，他打算从事什么职业，你知道。"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他从拉格比公学毕业后，不听我的劝告，不肯进英国大学，却跑到海德尔堡去了。我不得不说，这不是正常的求学道路。现在他打算再度出国，可又毫无具体目标，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据说是要提高他所谓的文化修养，至于该怎么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拒绝选择一行职业。"

"我猜想，除了你的津贴，他一无所有吧。"

"我一直向他和他的亲友们表示，我可以供他上学，让他受到良好教育，将来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一切必要的费用，只要适当，我都可以负担。因此我不得不满足他的希望，"卡苏朋先生说，使他的行为显得正直无私，这种优美的品质，赢得了多萝西娅的钦佩。

"他这么爱好旅行，也许他可以成为另一个布鲁斯，或者芒戈·派克[①]，"布鲁克先生说。"有一个时期，我自己也产生过这种想法。"

"不过他并不想当探险家，也不想扩大我们在地球构造学方面的知识，否则倒还情有可原，不失为一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赞同，虽然这条路往往以夭折和暴死告终，并不能获得幸福。但是他根本不想增进有关地球表面的准确知识，非但如此，他说，他连尼罗河的发源地也不想知道，因为就诗的想象而言，未知的领域有的是，尽可供他驰骋探索。"

"哦，要知道，那也不无道理，"布鲁克先生说，他的心情无疑是不偏不倚的。

"有什么道理，恐怕无非是他一向不求甚解，对一切都不想下苦功、花力气罢了。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哪怕他出于无奈，按照常规选择了一行职业，不论那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不可能有什么出息。"

"也许他是怕自己不能胜任，才那么谨慎小心，犹豫不决的，"多

---

① 詹姆士·布鲁斯(1730—1794)和芒戈·派克(1771—1806)，都是苏格兰的探险家，布鲁斯写有《尼罗河源头的再发现》，派克写有《非洲内地旅行记》。

萝西娅说，竭力想为别人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因为法律和医学都事关重大，不是可以轻易一试的，是不是？它们关系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呢。”

“这毫无疑义。但我想，我这位年轻的亲戚威尔·拉迪斯拉夫之所以不愿从事这些职业，主要是不想专心致志做一件事，这些工作需要专门训练，要花力气，既不动人，也不能一下子满足他随心所欲的兴趣。我一再把亚里士多德的话告诉他，亚里士多德说得简单扼要，令人信服，他说，要完成一项工作，达到一定目的，必须先经过刻苦锻炼，培养许多能力，或者提高已有的较低的技能，这就需要有耐心。我给他看我那些稿本，它们代表了我多年的心血，还只是为我尚未完成的著作所作的准备。但没有用。我苦口婆心劝他，他的回答只是说，他是珀伽索斯①，任何形式的工作都是给这匹千里马套上的‘挽具’。”

西莉亚笑了。她没有想到，卡苏朋先生也会讲几句相当风趣的话。

“好吧，要知道，他可能成为拜伦，查特顿②，丘吉尔③，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这种事很难说，”布鲁克先生道。“你肯让他到意大利，或者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去吗？”

“自然。我已答应，一两年内我负担他中等的生活费用；他没有更高的要求。我可以让他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试试。”

“你真太好了，”多萝西娅说，高兴地望着卡苏朋先生。“这是高尚的行为。确实，人们可能都有自己的天赋，只是他们本人还不太清楚，会这样吗？有时他们显得懒散，软弱，那是因为他们还在成长中。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彼此容忍，不宜操之过急。”

姊妹俩刚回到家中，正脱外衣的时候，西莉亚便冲着多萝西娅说道：“我想，你是因为定了亲，快结婚了，才谈起容忍来了。”

“你是说我非常缺乏容忍精神，西莉亚。”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神马，它的蹄子踩出的泉水可使诗人获得灵感。

② 托马斯·查特顿（1752—1770），英国诗人。

③ 查尔斯·丘吉尔（1731—1764），英国诗人及讽刺作家。

“对，人们做的事，或者说的话，不合你的意，你就不耐烦。”自从多萝西娅订婚后，西莉亚变得胆大了一些，敢对她“直抒己见”了；她发现，聪明并不那么值得赞美。

## 第 十 章

> 他除了一只还没有杀死的熊身上的熊皮，没有一件衣服，自然非冻得生病不可。
>
> ——富勒①

小拉迪斯拉夫没有接受邀请，登门拜访布鲁克先生；直到六天以后，卡苏朋先生才提到，他的年轻亲戚已动身前往大陆游历了。他的不别而行，似乎是为了避免人们的盘问。确实，威尔拒绝对他的目的地作任何准确的说明，只是声称他要上欧洲各地走走。他认为，天才必然是不能容忍枷锁的，一方面，它需要充分的自由，发挥它的本性，另一方面，它可以安心等待上天的使者到来，召唤它去完成特殊的使命，它自己只要站在接受的立场，恭候各种神圣的机会。但接受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威尔对其中的许多种作过认真的尝试。他不太喜欢喝酒，但有几次他喝了大量的酒，目的只是想尝试一下酒醉的方式；他还作过绝食试验，以致饿得发昏，吃了不少龙虾；他又吸鸦片，结果弄得生病呕吐。这一切方法都毫无效果，不能给他带来灵感。鸦片的后果只是使他相信，他的体质跟德·昆西② 的完全不同。依靠外加的条件作才华的催生剂，始终未能奏效，上天的使者也没有降临。然而哪怕恺撒的一时得势，也只是厄运的庄严先兆③。我们知道，一切发展都是在伪装下进行的，成功的形式可能隐藏在无所作为的胚

---

① 托马斯·富勒(1608—1661)，英国教士，也是著名的散文作家，写有《英国名人传》等书，笔调幽默，充满机智，受到许多人的推崇。

② 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著名作家，写有《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

③ 恺撒成为独裁统治者后不久，即在元老院被布鲁图等刺死。

胎中。总之，世界上到处是充满希望的类推，美丽极不可靠的鸡蛋被认为隐藏着各种可能性。那种长时间抱蛋而孵不出小鸡的可悲例子，威尔见得多了；要不是出于感恩，他势必嘲笑卡苏朋，后者孜孜不倦的研读，只留下了一摞摞摘记本，博学的议论仍不过是一支小小的蜡烛，并不能照亮古代世界堆积成山的废墟。这一切提供的教训，无非使威尔感到，他让自己充分依赖上天的安排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这种依赖就是天才的标志；毫无疑问，这不是相反的标志。天才既不包含在自大中，也不包含在自卑中，它在于具有一种知和行的能力，但不是一般的能力，而是从事某一特定活动的能力。那么，让他到欧洲去吧，现在不必对他的未来作出预告。在一切错误中，预言是最不足道的。

但是就眼前而论，我主张谨慎一些，不要匆忙作出判断，这对卡苏朋先生，比对他那位年轻的表侄，关系尤为重大。如果多萝西娅认为，卡苏朋先生给她提供了唯一的机会，使她可以点燃年轻的幻想，让那些美好的燃料发热放光，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不像她那么感情用事的人，也一直在对他发表评论，是不是这些人对他的看法也同样令人鼓舞呢？不见得，比如卡德瓦拉德太太，她瞧不起邻近的这位教士，根本不相信他有一颗所谓伟大的心，还有詹姆士·彻泰姆爵士，他对那位情敌的腿不胜怜悯，布鲁克先生也对少女在婚姻问题上的想法感到难以理解，西莉亚则干脆对中年学者的仪表，提出了种种非议。但我不相信任何结论是绝对正确的，我也不同意任何偏见。我只相信，在那个时代，要是凤毛麟角式的伟人确实存在，他们反映在周围的各种小镜子中，也难免面目全非，哪怕弥尔顿，要是用一把调羹当镜子，他照见的也只能是一副乡下土佬儿的尊容。再说，就算卡苏朋先生谈到自己的时候，只有一些冷冰冰的辞藻，我们也不能据以断定，他没有丰富的内心和美好的感情。一位不朽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①] 不是写过淡而无味的诗句吗？太阳系的理论，难道非得用优美文雅的态度和娓娓动听的语言提出不可吗？也许，如果我们不从

---

① 有人认为这是指托马斯·杨(1773—1829)，英国一位自然科学家和埃及文物学家，医生。

表面估计一个人，观察得深入一些，我们就会发现，他对他的作为和能力也有鲜明的感受：他的日常工作如何使他感到困难重重，流逝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多少失望的阴影，或者在克服内心的迷惘方面他作过多么大的挣扎，面对外界的压力，他又以怎样的顽强精神进行搏斗，而这种压力总有一天会过于沉重，导致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毫无疑问，在他自己眼中，他的命运是非同小可的；如果我们认为，他要求在我们的思想中占有的位置多了一些，主要原因只能是我们缺少容纳他的空间，因为我们完全相信，他的一切应该由上帝去考虑；非但如此，我们甚至认为，他希望在上帝那里得到最大的关怀，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他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如何微不足道。卡苏朋先生就是这样，他是他自己的天地的中心，如果说他往往认为别人都是上天为他安排的，尤其他对人们总是从他们是否适合《世界神话索隐大全》的作者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虑，那么这种特点在我们身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它跟人类其他渺小的希望一样，理应获得我们一定的同情。

不用说，他跟布鲁克小姐的这桩亲事，他本人的感受最为深切，这是那些一直对它持否定态度的人无法领会的。在目前这个阶段，他的成功带给他的体验，比可爱的詹姆士爵士的失败，更能赢得我的同情。因为事实上，当定下的婚期日益临近时，卡苏朋先生并没觉得他的情绪如何兴奋；对婚后生活的展望，根据大家的体会，那应该是一片繁花似锦的园林，然而他却始终觉得，它比他以往手持蜡烛，独自出入的地窖好不了多少。他不敢向自己承认，更不敢告诉别人，他总感到奇怪，虽然他赢得了一位可爱的、性格高尚的少女，可是他没有赢得欢乐，尽管这也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确实，他熟知一切给他以相反启示的古典篇章，但我们发现，诵读古典篇章是一件花力气的事，它使人们没有余力再来考虑，如何把这些篇章应用于个人问题。

可怜的卡苏朋先生本来以为，他穷年累月、勤奋苦读的独身生活，是把他的欢乐以复利存款的方式储存在那里，现在他可以大量支取这笔存款，满足他感情上的需要了——我们每个人，不论他天性严肃或随便，都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跟比喻连在一起，让它们牵着自己的鼻子走。现在他陷入了无法理解的苦闷，他相信，他的境遇是非常幸

福的，他找不到任何外在的因素，足以说明他心头出现的某种空虚感觉，他对蒂普顿田庄的拜访已代替了他一向在洛伊克书斋中度过的单调岁月，他期望中的欢乐照理应该大放光彩才对，可是他仍不免有厌烦之感，以致郁郁寡欢，孤寂落寞，与他在著书立说的沼泽中长途跋涉、看不到尽头时，体验到的绝望心情如出一辙。而且这是那种最坏的孤独感，它总是讳莫如深，不敢希冀别人的同情。他只愿多萝西娅相信，他十分幸福，完全符合别人对这位如愿以偿的求婚者的设想。在著作方面，他依靠她幼稚的信任和尊敬，喜欢对她夸夸其谈，引起她新的兴趣，也借以鼓舞自己的情绪。在这些谈话中，他对他的成就和意图作了不厌其烦的说明，表现了一个老学究的雄心壮志。只是在他读死书、死读书的时刻，他面对的都是没有血肉的人物，周围尽是他们带来的阴森森的地狱的潮气，而现在为了跟她谈话，他只得把这些理想的聚谈者暂时撇开了。

至于多萝西娅，她的世界历史知识不过是年轻小姐手中的玩具匣，她受的教育也主要由这些部分组成，因此卡苏朋先生关于他的伟大著作的谈话，无异在她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这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由于可以进一步接近斯多葛派和亚历山大派[①]——这些人的思想与她是有共同之处的——而喜出望外的心情，使她暂时放弃了她平素的奢望，因为她一直想为自己寻找一套理论，制定一些准则，使她的生活和信仰能与惊人的过去紧密结合，从而追根溯源，用远古的知识来指导她的行动。现在好了，她相信，一种更完美的理论已出现在眼前，卡苏朋先生会把一切教给她。她在等待婚期到来的同时，也等待着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这两个模糊的概念在她心中混合在一起。但是如果认为，多萝西娅想分享卡苏朋先生的一部分学问，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造诣，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虽然在弗雷什特和蒂普顿一带，人们用聪明来形容她，但这个词并不能对她作出全面的说明，因为从更精确的意义上说，聪明不过是知和行的一种潜在能力，它与品德无关。她的求知欲却没有脱离她那热衷于展开同情行动的主流，这从来就是她的思想和意愿驰骋的领域。她并不想

---

① 古代的两个著名学派。

把知识当装饰品，让它与哺育她的行为的头脑和血液分开。如果她要写书，她就得像圣德雷莎一样，在一种控制心灵的威力的支配下写作。她总是渴望着什么，要求她的生活充满既合理又热烈的行动。由于时代不同了，不能依靠幻象的指引，也不能依靠神灵的向导，由于祈祷只能提高情绪，不能提供指示，那么唯一的明灯岂不只剩了知识？毫无疑问，只有饱学之士才掌握着灯油，那么谁比卡苏朋先生更有学问呢？

这样，在这短短的几个星期中，多萝西娅依然满怀希望，沉浸在欢乐和感激中，她的未婚夫有时虽觉得平淡无味，但这怎么也不能归咎于她的感情有了任何削弱。

这个季节温暖如春，于是他们扩大了蜜月旅行的计划，决定前往罗马。卡苏朋先生要求这么做，因为他希望上梵蒂冈查阅一批手稿。

但是西莉亚拒绝同行，多萝西娅不能指望得到她的陪伴。这样，过了几天，一天早晨，卡苏朋先生对多萝西娅说："我很遗憾，你的妹妹不能陪我们一起旅行。你势必有不少时候会感到孤单，因为到了罗马，我不得不充分利用我的时间，如果你有一位同伴，我就可以更自由一些。"

"我就可以更自由一些"这句话，刺痛了多萝西娅。她有些生气，脸上出现了红晕，这在她跟卡苏朋先生的谈话中还是头一回。

"你对我一定还很不了解，"她说，"你仿佛以为，我还不明白你的时间有多么宝贵，仿佛我不愿让你充分利用它，尽量不来打扰你。"

"那是你对我的关照，亲爱的多萝西娅，我十分感激，"卡苏朋先生说，一点也没有发觉她在生气。"但是如果有一位小姐做你的同伴，我就可以放心，让向导来照料你们了。这样，我们可以分头利用我们的时间，不致互相干扰。"

"我要求你别再提这件事，"多萝西娅说，神色有些高傲。但接着她又想，她可能错了，于是转过身来，把手按在他的手上，用不同的口吻继续道："请你不必为我担心。我一个人的时候，有许多事情可以思考。而且坦特莉普便是很好的同伴，她会照顾我。我倒宁可西莉亚不去，因为她难免感到冷清。"

更衣的时间到了。那天要举行宴会，这是婚前照例要在农庄上

举办的几次宴会中的最后一次。多萝西娅听到铃声很高兴,她可以借此机会立刻走开,仿佛她需要比平时更多的时间作入席前的准备似的。她为自己的气恼感到惭愧,原因何在,她甚至对自己也讲不清楚。因为她虽然并不想说假话,但是她的回答没有接触到她的真正伤心之处。卡苏朋先生的话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然而它们使她看到,他跟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尽管这只是一种朦胧的、一闪而过的意识。

"我的心地无疑太狭窄了,太自私了,"她对自己说。"我的丈夫既然比我高出不知多少,我怎能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他需要我不如我需要他多?"

她终于使自己相信,卡苏朋先生是完全对的,于是她恢复了平静,走进客厅的时候,显得安详端庄、神采奕奕。她穿一身银灰色外衣,深棕色头发从前额上面分开,向后挽成两个浓密的发髻,线条简单大方,这与她那淡雅的装束,坦率的表情,完全一致,它们都绝不片面追求华丽。有时多萝西娅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眉宇之间有一种从容自若的神气,仿佛她就是圣巴巴拉①,正从她那塔楼中眺望着外面清新的空气。但是一旦外界有什么触动了她,她的言语和感情从这些沉静的间隙中爆发出来,往往能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

这天晚上,她自然成了不少人议论的题目。这样盛大的宴会,自从布鲁克先生的两位侄女来到田庄以后,还没有举行过。来宾中,男子特别多,而且各种身份都有,因此那些三三两两的聚谈,各有千秋,不尽相同。其中有米德尔马契新当选的市长,他同时也是一位实业家;他的妹夫,一位银行家,也是慈善家,在本市有相当势力,以致大家按照各自掌握的词汇,有的称他循道派教徒,有的称他伪君子;此外还有各种自由职业者。卡德瓦拉德太太说得对,布鲁克开始跟米德尔马契的市民握手言欢了,但她宁可在什一税宴会上跟农民同桌吃饭,他们向她祝酒至少是真心诚意的,而且从来不为祖父的家具害羞。因为在英国那部分地方,当议会改革运动还没有掀起轩然大波,

---

① 公元四世纪希腊的一个基督徒,她的父亲是异教徒。巴巴拉因拒绝父亲给她定的婚事,被囚禁在一个高塔中,受尽折磨。

提高人们的政治意识之前，等级壁垒还相当森严，而党派的壁垒却不太分明。这就难怪布鲁克先生那种一视同仁的请客，被认为是他一贯不守规矩的表现，这种作风的根源便在于他早年落拓不羁，浪迹天涯，又养成了过分重视思想的习惯。

布鲁克小姐一离开餐厅，那些惊叹不止的"旁白"便乘机抬头了。

"布鲁克小姐的确是一个出色的小妞儿！真的，一个难得的美人！"老律师斯坦迪什先生叫道，他因为长期为地主绅士效劳，自己也变成了地主。他声如洪钟，这种声音宛如族徽一般，证明讲话的人不愧是一位家道殷实的绅士。

他的话似乎是对着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讲的，但那位先生一向忌讳粗俗和猥亵，只是颔首微笑。答话的是奇吉利先生，一个中年鳏夫，打猎名手。他的皮肤有点像复活节彩蛋，稀稀的头发梳得相当光滑，全身的姿势都表示他对自己的高贵仪表十分满意。

"对，但不是我理想的姑娘。我喜欢一个女人多少随俗一些，这样才讨人喜欢。一个女孩子应该穿得华丽一些，带些脂粉气。男人喜欢她们争妍斗胜，卖弄风情。他越是无法招架，越觉得有趣。"

"这话不无道理，"斯坦迪什先生说，装出一副随和的样子。"说真的，这是她们一贯的作风。我想，这也是明智的，符合她们的目的，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创造她们的，布尔斯特罗德，你说是吗？"

"依我看，卖弄风情倒是出自另一根源，"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回答。"我宁可把它算在魔鬼的账上。"

"啊，有理，有理，女人身上总有一点魔鬼的精神，"奇吉利先生说，他对女性的研究似乎损害了他的神学观念。"我喜欢那种金发女郎，雪白的皮肤，窈窕的身材，生着天鹅的脖子。我们私下谈谈，市长的千金比布鲁克小姐或西莉亚小姐，都更合我的口味。如果我想结婚，我宁可要文西小姐，不要她们。"

"好啊，足下大可一试，"斯坦迪什先生打趣道。"如今中年男子可吃香呢。"

奇吉利先生意味深长地摇摇头，表示他看中的女子一定会欢迎他，只是他不想惹这麻烦。

那位承蒙奇吉利先生夸奖的文西小姐，自然并不在场，因为布鲁

克先生一向主张适可而止，他不希望两位侄女跟米德尔马契一个制造商的女儿见面，除非在公共场所。女宾方面，没有一个是彻泰姆老夫人或卡德瓦拉德太太看不上眼的，因为伦弗鲁太太是上校的遗孀，不仅在教养方面无懈可击，而且她的病也耐人寻味，她总是叫这里不舒服，那里不好过，弄得医生束手无策，显然，这种病除了医学知识，还得加上江湖郎中的花言巧语才能诊治。彻泰姆老夫人一向用家酿的苦啤酒，结合常年不断的药物治疗，保护她尊贵的身体，她充分运用想象力，仔细揣摩伦弗鲁太太叙述的症状，以及一切补药对她都无济于事的异常状况。

“那么那些补药的作用都到哪儿去了呢？”慈祥而庄严的老夫人一边想，一边转身对卡德瓦拉德太太说，这时伦弗鲁太太正好没有注意。

“都补了病啦，”教区长的妻子说，她出身名门望族，不可能不对医药学发生兴趣。“一切都在于体质，有的人容易发胖，有的人血气旺盛，也有的肝火很大——这就是我的观点，不论他们吃什么药，只会火上加油，促进这种倾向。”

“照你的说法，她应该吃那种可以减轻……减轻她的病的药，亲爱的。你的话很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在同样的土壤中，可以种出两种不同的马铃薯。一种是水分越来越多……”

“啊！就像这位可怜的伦弗鲁太太……我明白了。这是水肿！目前浮肿还没表面化，还潜伏在身体里。我得说，她应该服用干燥剂，你说呢？或者洗太阳浴。办法不少，只要能起干燥作用的，都可以试一试。”

“有一个人的小册子，她不妨试试，”卡德瓦拉德太太说，看到先生们进屋来，压低了嗓音。“这个人是最好的干燥剂。”

“谁，亲爱的？”彻泰姆夫人问，这个可爱的老太太头脑不太灵活，从来不会使人失去解释的乐趣。

“新郎官卡苏朋。自从定亲以来，他变得越来越干瘪了，一点不假，这是给欲火烤干的。”

“我看，他的体质一点不好，”彻泰姆夫人说，声音压得更低。“而

且他研究的东西,你说得不错,非常干燥无味。”

“说真的,他站在詹姆士爵士旁边,就跟一具骷髅似的,只是暂时还披着一层皮。记住我的话,从现在起不出一年,那位小姐就会讨厌他。现在她把他当天神一样崇拜,不用多久,她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切都是异想天开!”

“真是触目惊心!我看她是太任性了。但是请你告诉我——你对他一切都知道呢——他究竟有什么不好?事实究竟怎样?”

“事实?他一切都糟透了,像一帖开错的药,吃了有害,非遭殃不可。”

“那真是太糟了,”彻泰姆夫人说,一提到药,她马上开了窍,仿佛对卡苏朋先生的缺点已有了准确的概念。“不过,谁说布鲁克小姐的坏话,詹姆士就要生气。他说,她仍是妇女的一面镜子。”

“这是他宽宏大量,自欺欺人。实际他更喜欢小西莉亚,她也赏识他,这准没错儿。我想,小西莉亚,你该满意吧?”

“当然,她比天竺葵更可爱,看样子性情也比较温和,只是人材不那么出色。但我们刚才谈吃药来着,我问你,这位新来的年轻医生利德盖特先生怎么样?我听说他非常聪明,看他那模样儿应该是这样,那张脸多清秀。”

“他是一个上等人。我听过他跟汉弗莱谈话。他谈吐不俗。”

“对。布鲁克先生说,他是诺森伯兰郡利德盖特家的子弟,是真正的绅士家庭出身。想不到干医生这行当的,也有这种人。不过拿我来说,我宁可一个医生跟仆人差不多,地位不宜太高;他们往往更聪明。我告诉你,我发觉,可怜的希克斯的诊断总是万无一失,从没错过。他有些粗鲁,像个杀猪的,但他了解我的体质。他这么突然去世,对我确是个损失。我的天,布鲁克小姐正跟这个利德盖特在谈话,看样子还谈得挺投机呢!”

“她正跟他谈村舍和医院的事,”卡德瓦拉德太太说,她的耳朵特别尖,一听便了如指掌。“我相信他有点慈善家的味道,布鲁克自然要把他当宝贝了。”

“詹姆士,”彻泰姆夫人看见儿子走来,便说。“请利德盖特先生过来,你给我介绍一下。我得试试他的本领。”

这位和气的老太太声称，她听到过利德盖特先生用新方法治疗热病取得的成就，现在有机会认识他，觉得非常荣幸。

利德盖特先生作为一个医生，不论人家讲什么废话，他照例洗耳恭听，加上他那对沉着的黑眼睛，使他天然具有一种严肃认真的神气。他跟故世的希克斯大不相同，特别是他的衣着和谈吐，似乎不拘形迹，但又文雅不俗。他赢得了彻泰姆夫人越来越大的信任。她认为自己的体质与众不同，这得到了他的首肯，他承认每个人的体质都不相同，但她的体质可能尤其如此。他不赞成过多使用降压措施，包括乱用拔火罐放血法在内，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使用葡萄酒和金鸡纳皮一类药物。他说“我这么想”的时候，态度十分谦恭，又不显得随声附和，而是有所依据，以致她对他的才能心悦诚服，留下了良好印象。

她离开以前，对布鲁克先生说：“我对你庇护下的那位先生十分满意。”

“我庇护的先生？天哟！那是谁？”布鲁克先生问。

“年轻的利德盖特，新来的医生。我觉得，他对自己那一行有很深的造诣。”

“噢，利德盖特！要知道，他不是我庇护的医生，我只是认识他的一位伯父，他为他写过信给我。不过，我觉得他的医术应该是第一流的，他曾在巴黎学医，还认识布鲁萨①。你知道，他有自己的见解，指望提高我们的医疗水平呢。”

布鲁克先生送走彻泰姆夫人以后，又回来招待米德尔马契的一些先生，他说：“利德盖特对空气流通和饮食卫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有不少想法，都很新鲜。”

“笑话，你以为那都是正确的不成？难道英国人祖祖辈辈应用的医疗方法，倒应该推翻？”斯坦迪什先生说。

“医学知识在我国已处在落后状态，”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他的嗓音低低的，带一点病态。“就我而言，我欢迎利德盖特先生的到来。我打算把新医院交给他主持，我相信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那自然悉听尊便，”斯坦迪什先生回答，他一向跟布尔斯特罗德

---

① 弗朗索瓦·布鲁萨(1772—1832)，法国著名医师。

先生合不来。“如果你想拿你医院的病人做试验品，让一些人死在你的慈善事业下，我不反对。但我不打算从我的口袋里掏出钱来，让人拿我做试验品。我喜欢已经试验成功的医疗方法。”

“不过，要知道，你吃的每一帖药都是一种试验，一种试验，你知道，”布鲁克先生说，向律师点点头。

“从那个意义上说，就不好讲啦！”斯坦迪什先生道，表示他讨厌这种法律范围以外的诡辩，又不愿得罪一位重要的主顾。

“我欢迎任何医疗方法，只要它能治好我的病，不致使我变成一具骷髅，像故世的格兰杰那样，”市长文西先生道。他红光满面，如果谁要研究皮肤，那么他提供的样品，跟布尔斯特罗德先生那种圣芳济修士的脸色，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正如有人讲的，要是没有任何盾牌抵挡疾病的利箭，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想，这话充分表达了我的意见。”

利德盖特先生当然没有听到这些高论。他早已告辞，而且觉得这种聚会十分无聊，只是新认识的几个人还有些意思，尤其是布鲁克小姐，她年轻美貌，可是即将嫁给那位衰老的学者，她又对社会福利那么关心，这一切使她显得与众不同，有些咄咄逼人。

“她是一个好心的女孩子，一个漂亮的姑娘，但是有点偏激，”他想。“跟这样的女人谈话是很麻烦的。她们对一切都要问个为什么，然而她们又太无知，对任何问题的利害得失缺乏必要的认识，往往只得依靠她们的道德观念，按照主观愿望处理事物。”

显然，布鲁克小姐不是利德盖特心目中的女性，正如她不符合奇吉利先生的理想一样。在思想成熟的奇吉利眼中，她只是一个错误，这样的人物必然使他对造物主的安排产生怀疑，发现年轻美貌的少女跟紫酱脸膛的单身男子，未必是天作之合。但利德盖特还不太成熟，关于妇女最重要的优点是什么，他未来的经验很可能还会使他改变看法。

然而布鲁克小姐在结婚以前，跟这两位先生没有再见过面。那次宴会以后过了不久，她就成了卡苏朋夫人，动身前往罗马了。

# 第十一章

它有的只是一般人的言语和行动，
出场的也只是喜剧中常有的人物，
它要表现的是当前的实际情景，
它嘲笑的是人的愚昧，不是离奇的罪行。

——本·琼森①

其实，利德盖特已经意识到，一位跟布鲁克小姐断然不同的少女早把他的心吸引住了。当然，他并不认为他已经神魂颠倒，堕入了情网，关于那位小姐，他只是这么想："她是美的化身，她生得花容月貌，人才出众。那是一个理想的女子，她给人的印象像一支美妙的乐曲。"平庸的女人在他眼中，就像生活中其他严峻的事实，是面向哲学，为科学研究而存在的。但罗莎蒙德·文西是真正的美的旋律。一个男子遇见了他心目中的情人，如果打算尽快结婚的话，那么他的独身生活还能维持多久，通常就得由她，而不是由他来决定了。然而利德盖特认为，他几年内还不能结婚，他必须先给自己闯出一条光明大道，然后才谈得到结婚，他不想走别人走过的现成道路。他看到文西小姐出现在他的地平线上已经好久，几乎跟卡苏朋先生从订婚到结婚的时间一样长，但那位博学的先生不仅广有家产，而且积累了大量的笔记，他所拥有的名声已可保证他未来的成功——一个人的荣誉往往那时已奠定基础。他的成家，正如我们看到的，只是用一位妻子来点缀他剩下的四分之一生命，小小的月亮对地球运行的影响几乎微不足道。但利德盖特年轻，贫穷，又抱负不凡。他的半个世纪还在前面，不在后面，他来到米德尔马契是要干一番事业，而这种事业并不能直接给他带来财富，甚至不能保证他得到优裕的收入。对于处

① 本·琼森(1572—1637)，英国诗人和剧作家，人文主义者。他主张在戏剧中描写当前日常生活，对英国现实主义喜剧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这里引用的几行诗，出自他的著名喜剧《人人高兴》的"序诗"。在这序诗中，作者阐述了他的创作原则。

在这种境况下的男子而言，娶一个妻子就不仅是给生活增添一件装饰品的问题了，不论他如何重视这问题。利德盖特也确实把这看作妻子的首要职责，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根据那唯一的一次谈话，觉得布鲁克小姐并不符合他的要求，尽管她的美貌是不容否认的。她不是从女性应有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跟这样的女子在一起，就好比你下班以后正想休息，却不得不去教二年级的小学生读书，你的家不是鸟语花香的乐园，听不到甜蜜的笑声，也看不到美丽、蔚蓝的眼睛。

当然，在目前，对利德盖特说来，布鲁克小姐的心情如何是毫无意义的；对布鲁克小姐说来，使这位年轻医师感到陶醉的女子是何许人，也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任何人，只要他密切观察人们的命运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交叉现象，他就会发现，一个人的生活怎样对另一个人的生活产生缓慢而微妙的影响，尽管我们对素昧平生的人报之以无动于衷或漠不关心的目光，这种影响却在对我们发出深谋远虑的嘲笑。命运之神把我们的剧中人握在她的手里，正冷眼旁观呢。

古老的外省社会也不能避免这种微妙的运动，它不仅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变化，看到过当年才华横溢的年轻名士终于沦落，只得守着蓬头垢面的老婆和六个孩子，度过寒碜的晚年，一般的浮沉兴衰也比比皆是，它们常常会改变社会交际的界限，引起人们对相互依存关系的新认识。有的人败落了，有的人上升了，老百姓发了财，不再把贵族放在眼里，吹毛求疵的新贵代表地方当了议员；有的卷进了政治风潮，有的参加了宗教运动，也许最后仍会发现，他们只是殊途而同归。少数人士或家庭在这风云变幻中，诚然像磐石一样屹立不动，但那坚固的表面也会慢慢呈现新的斑纹，随着自身和旁观者的演变而改变形状。城市和乡村逐渐形成了千丝万缕的新关系——当然，这是逐渐进行的，正如储蓄银行逐渐取代老式的扑满，金光闪闪的畿尼①逐渐销声匿迹一样。同时，乡绅和从男爵们，甚至勋爵们，本来与公众相隔遥远，不通声气，因此安然无恙，现在却逐渐尝到了往来频繁的苦头。居民也变得五方杂处，各地的人都来了，有的带来了惊人的新技术，有的显示了防不胜防的狡猾伎俩。确实，在古老的英国，这

① 英国一种较早的硬币，一八一七年起停止铸造。

类运动和混合并不少见，比之我们在更早的希罗多德[①]的著作中看到的毫无逊色——有趣的是，希罗多德在叙述历史渊源时，开宗明义讲的也是一位妇女的遭遇。当然啦，伊娥这位少女显然受到了鲜艳夺目的商品的诱惑，她与布鲁克小姐截然相反，从这个方面看，也许她倒与罗莎蒙德·文西有些类似，后者对衣着特别讲究，而且生得如花如玉，身材窈窕，大有仙女风度，不论穿什么式样、什么颜色的衣服，无不恰到好处。但这一切只是她的妩媚的一部分。在莱蒙太太的学校里，她还是公认的高材生，这所学校在全郡首屈一指，凡是一个完美的女孩子需要知道的一切，无不列入它的教学范围，甚至有所超越，例如，它还教授上下马车的姿势等等。莱蒙太太经常亲自表扬文西小姐，把她列为全校的模范。她说，没有一个学生在聪明才智和谈吐文雅方面超过那位小姐，她的音乐技能更是大家所望尘莫及的。别人如何谈论我们，我们自然无从干预，要是让莱蒙太太来描摹朱丽叶和伊摩琴[②]，这些女主角一定也会变得索然无味。至于罗莎蒙德，我想，她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足以使莱蒙太太的赞美造成的误会，从大部分鉴赏者的心头消失了。

不用说，利德盖特来到米德尔马契不久，就见到了那位花容月貌的小姐，甚至还认识了文西一家，因为尽管他买下的是皮科克先生的业务，而文西家不是这位医师的主顾(文西太太不喜欢他采用的降热疗法)，但皮科克的不少病人是文西家的亲戚或朋友。事实上，在米德尔马契，凡是有些地位的人，谁不跟文西家沾亲带故，多少有点关系呢？他们祖孙三代经营实业，又拥有一家著名的商行，因此他们与当地多少算得上士绅的人家互相联姻，是很自然的。文西先生的妹

---

①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 484—约公元前 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号称“历史之父”。他所著《历史》九卷，叙述了希腊、波斯等国的历史，但杂有许多神话传说。《历史》第一卷记载了伊娥的故事。伊娥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主神宙斯爱上了她，天后赫拉把她变成小牛，后来她获得自由，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尼罗河岸，恢复了人形。希罗多德把她作为埃及民族的祖先，但说她是被腓尼基商人用美丽的商品骗往埃及的。

② 都是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人物。朱丽叶即《罗密欧·朱丽叶》中的女主人公，伊摩琴是《辛白林》中辛白林的女儿。

妹攀了一门富亲，嫁给了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而这位先生不是本地人，并且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因此大家认为，他跟一家道道地地的米德尔马契人结成亲戚，这是他的聪明之处。另一方面，文西先生却降格以求，娶了一位旅馆老板的女儿。不过尽管这样，这门亲事也不算吃亏，因为文西太太的姐姐是老财主费瑟斯通先生的填房，几年前死了，他们没有子女，这样，可想而知，外甥和外甥女就得到了鳏居的姨父的宠爱。事有凑巧，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和费瑟斯通先生都是皮科克最重要的病家，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对皮科克的后继者另眼相看，后者在当地获得了一些好评，但也引起了不少议论。文西家的特约医师伦奇先生早已发现，利德盖特的医疗技术不过尔尔，关于他的一切消息，在经常高朋满座的文西家的客厅里，无不广为流传。文西先生喜欢跟大家保持友好关系，不想偏袒任何一方，但他一向不慌不忙，觉得没有必要马上结识新来的人。不过罗莎蒙德很焦急，巴不得父亲快些把利德盖特请进家中。她经常见到的那几张脸，那些模样，实在叫她看腻了——米德尔马契这些年轻人，她从小认识，他们的相貌固然各有千秋，但同样不登大雅之堂，走路的姿势和谈吐也俗不可耐。她的同学中有些女孩子身份较高，她相信，她们的弟兄一定比米德尔马契那些天天见面的小伙子更加有趣。总之，她希望父亲邀请利德盖特，但又不便开口，至于那位父亲，他觉得这种事可以慢慢来。一个即将荣任市长的市政次官，只能逐步扩大交际的范围，眼前在他丰盛的酒席上，客人已经相当多了。

早上，文西先生带着第二个儿子上商行办事，走了已经好久，摩根小姐也已在教室里跟几个较小的女儿上课，但桌上的早餐照例还没有收拾干净，它在等待全家的懒汉，那位大少爷，而他觉得，不管别人多么不满，总比按时起床舒服一些。这是十月的一个早晨，也是不久前我们看到卡苏朋先生访问蒂普顿田庄的时候。屋里生着火，显得太热一些，以致那只哈巴狗躲到了远远的墙角里，还在直喘气。不知为什么，罗莎蒙德跟平时不同，仍坐在那儿绣花，不时摇摇头，把手艺活儿放在膝上，露出不胜困倦的神气端详着它。她的妈妈刚巡视厨房回来，在做针线活的小桌子的另一边坐下，神色十分安详，直到时钟发出警告，表示它又要响了，她这才抬起头，伸出本来在织补花

边的胖胖的手指，按了按铃。

“再去打一下弗莱德先生的房门，普里查德，告诉他已经打过十点半钟了。”

文西太太讲这话时，脸色没有一丝变化。这是一张容光焕发、安闲沉静的脸，四十五年的岁月没有给它留下任何棱角或皱纹。她把帽子上的粉红带子向后挪了挪，让活儿搁在膝上，端详着女儿，露出了赞赏的眼色。

“妈妈，”罗莎蒙德说，“待会儿弗莱德下来，你最好不要让他吃熏青鱼。这么迟了，屋子里还是一股熏鱼味，我实在受不了。”

“唉呀，亲爱的，你对你的弟兄们总那么严厉！我觉得这是你唯一的缺点。你性情温和，谁也比不上，可就是对自己的弟兄老爱发脾气。”

“我没有发脾气，妈妈，你从没听到我说过一句粗野的话。”

“这自然，但你总觉得他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那些男孩子都那么讨厌。”

“哎哟，亲爱的，对年轻人别这么苛刻。只要他们心地好，这就上上大吉了。一个女人应该学会容忍，不要计较那些小事。你总有一天也要出嫁的。”

“我决不嫁给弗莱德那号人。”

“不要把自己的哥哥说得那么坏，亲爱的。没有几个年轻人比得上他，尽管他没有拿到学位——这件事我确实想不通，因为据我看，他非常聪明。你自己也知道，在大学里，大家公认他是属于优等生一类的。你一向对人要求很严，亲爱的，我倒是奇怪，你的哥哥这么高尚文雅，为什么你又对他老不满意。你嫌鲍勃不好，正因为他不像弗莱德呢。”

“不对，妈妈，只因为他是鲍勃。”

“好啦，亲爱的，你不能要求米德尔马契的每个年轻人都没有一些缺点。”

“但是……”这时罗莎蒙德脸上掠过了一丝微笑，两个酒靥顿时出现在她的腮帮子上。她自己认为，这种酒靥很不雅观，因此在外人面前尽量不笑。“但是我不会嫁给米德尔马契的任何年轻人。”

“看来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因为你实际上已经拒绝了他们中间

的头挑货,要是还有更好的,我相信,除了你也没有哪个女孩子般配得上。”

“对不起,妈妈,我希望你不要说‘他们中间的头挑货’。”

“为什么,难道这话不对吗?”

“妈妈,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句庸俗的话。”

“很可能,亲爱的,我讲话总是不太文雅。我应该怎么说呢?”

“他们中间最好的。”

“哦,这似乎太寻常、太平淡了。要是我有时间考虑,我想不如说‘最优良的年轻人’。但你读过书,有学问,你应该知道。”

“妈妈,罗莎应该知道什么啦?”弗莱德先生接口道,原来母女俩埋头做针线,没发现他已从半掩的门中溜进屋子。现在他向壁炉走去,背对着它,站在那里烤暖他的拖鞋底。

“是不是最好说‘最优良的年轻人’,”文西太太回答,一边按铃。

“对,如今有不少优良的茶叶,优良的砂糖。优良已成了商店老板的口头禅。”

“怎么,你现在也反对惯用语了吗?”罗莎蒙德说,带有一点指责的意味。

“我只反对坏的一类。其实用什么词都是习惯。某一类人用某一类习惯语。”

“但也有纯正的英语,那不是市井的俗语。”

“请你原谅,所谓纯正的英语只是学究的惯用语,他们用它写历史和论文罢了。最有表现力的俗语就是诗人的语言。”

“你反正不计一切,只要能证明你的观点就成,弗莱德。”

“那么,你说说看,把公牛称作罗圈腿,这是俗语还是诗?”

“当然,你要说它是诗也可以。”

“啊哈,罗莎小姐,你连荷马的诗跟俗语也分不清。我要发明一种新的游戏,把俚语和诗写在许多小纸条上,让你来辨别。”

“哎哟,听这些年轻人讲话,多有意思!”文西太太说,显得心悦诚服,非常高兴。

弗莱德在餐桌边转了一圈,打量着火腿、罐头牛肉和其他吃剩的冷菜,看样子心里有些不满,但又碍于礼貌,克制了一切厌恶的表示。

这时，他看到仆人把咖啡和黄油烤面包端来，便说道："普里查德，我的早餐就这些东西？"

"少爷，您想吃鸡蛋吗？"

"鸡蛋？ 不要！ 给我来一块烤牛排。"

"说真的，弗莱德，"罗莎蒙德等仆人走后，说道，"你如果早饭要吃热菜，我看最好早一点下楼。你想打猎的时候，六点钟就起床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日子早一点起身就这么困难。"

"那是因为你缺乏理解能力，罗莎。我打猎能够早起，是因为我喜欢打猎。"

"要是我比谁都迟到两个钟头，还要叫人给我吃烤牛排，你会觉得我怎么样？"

"我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贪睡的小姐，"弗莱德说，泰然自若地吃他的烤面包。

"我不明白，为什么男孩子不能像女孩子那样，非要弄得人家讨厌他不可。"

"不是我把自己弄得讨厌，是你觉得我讨厌。讨厌这个词只是形容你的感觉，不是形容我的行为的。"

"我觉得它可以形容烤牛排的气味。"

"根本不对。它只能形容你那个小鼻子的感觉，因为它受过莱蒙太太的学校的熏陶，所以才变得娇滴滴的，受不了这种气味。你瞧我的妈妈，她对任何东西，从来不嫌它们不好，除非这是她自己做的。妈妈才是我心目中和蔼可亲的妇女。"

"谢谢你们两个别斗嘴了吧，"文西太太说，露出一副做母亲的那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喂，弗莱德，你给我们讲讲那个新大夫。你的姨父喜欢不喜欢他？"

"据我看，非常喜欢。他向利德盖特提出了各种问题，听他回答的时候还皱紧了眉头，好像它们把他的脚趾都夹痛了。这是他的习惯。啊，我的烤牛排来了。"

"但你怎么那么迟才回家，亲爱的？ 你说你只是到姨父家里去一下。"

"哦，我在普利姆但尔那里吃了饭。我们打惠斯特牌来着。利德

盖特也在那儿。”

“你觉得他怎么样？我想，他应该很有绅士气派。据说，他是上等人家出身，他的亲戚都是郡里有地位的人。”

“一点不错，”弗莱德说。“在圣约翰学院，也有一个人姓利德盖特，钱多得花不了。我发现，这人与他还是远房兄弟。不过远房兄弟也可能有穷有富，大不一样。”

“但是不论贫富，总是大人家出身，”罗莎蒙德说，口气斩钉截铁的，这说明她对这问题已考虑成熟。罗莎蒙德认为，如果她不是米德尔马契大商人的女儿，她可能更幸福。任何事，凡是使她想起她的外公是旅馆老板的，都叫她讨厌。不用说，了解底细的人会意识到，文西太太的言谈举止有点像非常漂亮、又非常和气的老板娘，她们见惯了各种脾气古怪的先生，以致对一切都不以为奇了。

“我总觉得他的名字有些特别，怎么叫泰第乌斯，”显得还很年轻的主妇说，“不过当然，这是上等人家用的名字。好吧，你讲讲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哦，身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也很聪明，谈吐不俗……不过我觉得，他有点自命不凡的样子。”

“我可不懂，你这‘自命不凡的样子’是指怎么一副样子，”罗莎蒙德说。

“就是说，处处都要表示自己另有看法。”

“原来这样，亲爱的，医生给人看病当然得提出自己的看法，”文西太太说。“要不，还要医生干什么？”

“对，妈妈，医生是靠诊断病情挣钱的。不过这些书呆子夸夸其谈，他们的意见是分文不取，白白奉送的。”

“我想，玛丽·高思见了利德盖特先生，一定会另眼相看，”罗莎蒙德说，带一点言外之意。

“这我可不知道，”弗莱德说，有些不高兴，一边离开餐桌，拿起他带下来的一本小说，朝扶手椅上一坐。“如果你要吃醋，你不妨多到斯通大院走走，有你在那里，她自然只得甘拜下风了。”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庸俗，弗莱德。如果你已经吃完，请你按一下铃。”

文西太太等仆人收拾好餐桌走了以后，说道："不过那也是实在的——我是指你哥哥讲的话，罗莎蒙德。你总是不耐烦，不肯常去看望你的姨父，这太可惜了，他一向夸奖你，希望你住在他那儿。谁知道呢，他一高兴，说不定会给你，也给弗莱德留下点什么的。上帝知道，我喜欢你待在家里陪我，但为了孩子们的利益，我是愿意跟他们分开的。可现在只得让玛丽·高思占便宜了，照情理看，你们的姨父是会给她一些好处的。"

"玛丽·高思乐意呆在斯通大院，因为那总比当家庭教师强一些，"罗莎蒙德说，一边把绣花活儿折叠整齐。"如果为了得到一点什么，要我受那份罪，跟我姨父的咳嗽，以及他那些讨厌的亲戚打交道，我宁可他什么也不留给我。"

"他活不久了，亲爱的。我并不指望他早死，但是气喘，加上心脏有病，我们只得说，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许更快活一些。我对玛丽·高思也没有坏心思，但事情总应该公平。费瑟斯通先生的第一个妻子跟我的姊姊不同，没有带给他什么钱。在遗产问题上，对这两家的子女自然不能平等看待。何况我得说，玛丽·高思生得那么难看，一点不讨人喜欢，本来只配当家庭教师。"

"妈妈，在这一点上，谁也不会同意你的话，"弗莱德说，他好像能够一边看书一边听人谈话似的。

"好吧，亲爱的，"文西太太说，巧妙地改变了态度，"但愿她能得到一点什么，一个男子娶的实际是妻子的亲戚，何况高思家这么穷，日子过得这么寒碜。现在，亲爱的，我让你安心读书，我得上街买东西了。"

"弗莱德读书是装门面的，"罗莎蒙德说，随着妈妈站了起来，"他只是在看闲书。"

"好啦，好啦，他慢慢会读拉丁文这类书的，"文西太太用安慰的口吻说，一边抚摩着儿子的头。"吸烟室里生着火，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弗莱德，亲爱的，要知道那是你父亲的希望，我总是劝他放心，说你会上进，重新回学院参加学位考试的。"

弗莱德把母亲的手拉到唇边，吻了一下，但没说什么。

"我想，你今天不去骑马吧？"罗莎蒙德故意留在后面，等妈妈出

去以后问道。

“不去，做什么？”

“爸爸说，我现在可以骑那匹栗色马了。”

“如果你想骑马，可以明天跟我去。不过别忘记，我是要上斯通大院的。”

“我非常想骑马，至于上哪儿，我无所谓。”其实罗莎蒙德最希望去的，正是斯通大院。

“喂，等一下，罗莎，”弗莱德看她快走出屋子，喊住了她。“如果你要弹钢琴，我跟你一起去，我给你吹笛子。”

“今天早上别来纠缠我。”

“为什么今天早上不成？”

“说实话，弗莱德，我希望你不要再吹笛子。一个男人吹笛子，那副傻呼呼的样子多难看。何况你老是走调。”

“等以后有人向你求婚的时候，罗莎蒙德小姐，我一定告诉他，你多么和气，总是照顾别人。”

“为什么我非得照顾你，听你吹笛子不可，你却不能照顾我，让我别听你吹笛子？”

“那你为什么要我带你去骑马呢？”

这个问题打中了要害，因为罗莎蒙德已打定主意，明天非骑马不可。

于是弗莱德如愿以偿，对着《长笛吹奏法》，练习了将近一个钟头笛子，吹了《通宵达旦》与《堤岸和溪边》① 等等心爱的曲子。在吹奏音乐方面，他兴致勃勃，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 第 十 二 章

他心中的烦恼，
葛维司岂能知道。

——乔叟②

① 前者是威尔士民歌，后者是苏格兰民歌。

② 见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磨坊主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弗莱德和罗莎蒙德骑马前往斯通大院，要经过一片风光如画的中部平原，那里一眼望去几乎尽是一块块草地和牧场，栽成树篱的灌木仿佛仍充满生机，准备为飞鸟开放茂盛的花果。一些细小的事物赋予了每块田野独特的面貌，使从小看惯它们的眼睛感到格外亲切。僻处一角的池塘水草丛生，树影婆娑，簌簌出声。牧场中央的空地上，高大的栎树独自屹立，投下了一片阴影。壁立的岸边，耸峙着几株白杨。废弃的泥灰岩坑旁边，陡峭的斜坡给牛蒡构成了一片紫红的背景。农家的房顶和草垛攒聚在一起，看不到一条通行的道路，灰色的大门和篱笆一直延伸到边缘的密林深处。一些零星的茅屋，顶上铺着陈旧的茅草，分布在生满苔藓的丘陵和峡谷中，使那里明暗相间，蔚为奇观。我们后来在出外远游中也会见到这种景色，而且还会见得更多，但没有一处会比它更美。这一切就是英国中部一带的人所欣赏的景物，他们从小行走在这中间，也许他们的父亲赶着车，悠闲地经过这儿的时候，他们已站在他的膝盖中间，记住了这些景色。

但不论大路还是小路，都整洁平坦，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洛伊克这个教区没有泥泞的小巷，也没有贫困的农户。现在弗莱德和罗莎蒙德骑马走了两英里以后，便进入了洛伊克教区。再走一英里，就可以到达斯通大院，而过了半英里，那所住宅已隐隐在望。这本来应该是一幢青石大公馆，但仿佛它的左翼突然冒出了一些农家房屋，限制了它的发展，使它只得局限在这个范围内，成了一所普通富裕农民的住宅。但远远望去，它还不算难看，因为那一个个尖顶的禾垛，正好与右边一排茂盛的胡桃树相映成趣，取得了对称的效果。

不久他们就发现，门口的环形车道上隐隐停着什么，似乎是一辆轻便双轮马车。

“我的天，”罗莎蒙德说，“真不凑巧，但愿不是姨父那些可怕的亲戚来了。”

“不过事实上正是他们呢。那是沃尔太太的马车，我想，这大概是硕果仅存的一辆黄马车了。每逢我看见沃尔太太坐在车里，我就明白，黄色也可以作丧葬的标志。我觉得，那辆马车比柩车更像柩

车。何况沃尔太太总是身披黑纱。罗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她的家里不可能天天都死人呀。”

“我一点不明白。她根本不像福音派教徒，”罗莎蒙德一边想一边说，仿佛那个宗教观点足以说明她为什么老是戴黑纱似的。过了一会，她又补充道：“而且她并不穷。”

“自然不穷！那些沃尔家和费瑟斯通家的人，他们都像犹太佬一样富裕呢。我这是就他们这号人说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花什么钱。可他们偏偏贪心不足，纠缠我的姨父，生怕有一个子儿落进外人手里。但是我相信，他讨厌他们每一个人。”

沃尔太太在这些远亲眼中，绝对不是一个值得赞美的人物，她对他们也是这样，就在今天早上，她还在说（不过没有一点傲慢的口气，那是一种不带感情的、压得低低的声音，像是从一团棉花里发出的），她不稀罕“得到他们的好感”。现在，照她自己的说法，她是坐在她亲哥哥的屋子里，她说，在她成为简恩·沃尔以前，她做过二十五年的简恩·费瑟斯通，因此她不能让她亲哥哥的名字给不相干的人随便糟蹋，她有权利讲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费瑟斯通先生说，把手杖放在膝盖中间，挪了一挪假发，一边用锐利的目光瞟了她一眼，这目光似乎像一道寒流，在他身上引起了反作用，害得他连连咳嗽。

沃尔太太不得不暂缓回答，等他平静下来。玛丽·高思把新冲的糖浆给他喝下以后，他开始揉搓手杖的镀金圆头，无可奈何地瞅着炉火。火光照亮了一切，但对沃尔太太那张冰冷发紫的脸却无能为力，它像她的声音一样不带一丝感情，她的眼睛也只是两条裂缝，那嘴唇在讲话时简直一动不动。

“这种咳嗽，医生也治不好，哥哥。这跟我的咳嗽一样，因为我是你的亲姐妹，我们的体质等等都是相同的。但我刚才讲的是，文西太太家的人总不肯老老实实做人，太可惜了。”

“啐！你讲的根本不是这些话。你是说有人盗用了我的名义。”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真话，那就应该相信才对。索洛蒙哥哥告诉我，米德尔马契到处都在传说，讲那个小文西不守本分，回家以后老是在弹子房里赌博。”

“胡说八道！打弹子算得什么赌博？那是上等人的游戏，小文西不是傻瓜，不会胡来。要是你的儿子约翰去打弹子，那才会上当呢。”

“你的外甥约翰从来不打弹子，也从来不赌钱，哥哥，因此也根本不会输掉几百镑。可是如果大家讲的都是真话，这笔赌账，那位父亲文西先生是掏不出的，只得另想别法。听说，这几年他一直亏本，尽管大家不相信，因为看他照样打猎，还老是请客，排场不小。我听人家说，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对文西太太特别不满，就因为她姑息子女，把他们宠坏了。”

“布尔斯特罗德关我屁事？我跟他的银行从无往来。”

“你听我说，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是文西先生的亲妹妹，人家说，文西先生大多靠银行的钱在做生意。哥哥，你自己也明白，一个女人过了四十岁，帽子上还飘着粉红带子，动不动就要笑，那么轻狂，这实在不成体统。但是纵容自己的孩子，这是一回事，张罗钱替他们还债，又是一回事。人人都说，小文西在用他可能得到的遗产作抵押，向人借债。我不想说这是什么遗产。高思小姐听了我的话，她要搬嘴，悉听尊便。我知道，这些年轻人都搞在一起。”

“对不起，沃尔太太，”玛丽·高思说。“我对流言蜚语没有兴趣，既不想听，更不想传播。”

费瑟斯通先生揉搓着手杖头，发出了一阵短促的、痉挛性的笑声，这跟打惠斯特牌的老手看到对方出错了牌，不免暗暗发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仍注视着炉火，说道：

“谁敢说，弗莱德·文西没有希望得到一笔遗产呢？这么一个又漂亮又活泼的年轻人，完全可以指望得到遗产。”

沃尔太太在回答以前，不觉沉吟了一会，这时候，她的嗓音好像得到了泪水的滋润，变得柔和了，尽管她的脸还是干巴巴的。

“不论是不是这样，哥哥，你的名字给人随便利用，我和索洛蒙哥哥不能不感到痛心。再说，你这种病随时可以使你离开我们，有些不属于费瑟斯通家的人，那种跟市场上的骗子差不多的家伙，便公然算计你的财产，指望它落到他们手里。我是你的亲妹妹，索洛蒙是你的亲弟弟，我们却一无所有！请问，如果这样，天理何在，还要不要家族？”说到这里，沃尔太太的眼泪真的掉下来了，不过不太多。

"喂,讲话干脆一点,简恩!"费瑟斯通先生喊道,眼睛盯住了她。"你的意思是说,弗莱德·文西假冒我的名义,说我有一笔遗产留给他,他便凭这作担保,向人借了钱,是不是这样?"

"我没有这么说过,哥哥,"沃尔太太的声音又变得干涩、生硬了。"这是索洛蒙哥哥告诉我的,昨天晚上他从市场回家,顺便拐到我家中,把麦子的行情告诉我。要知道,我是寡妇,我的儿子约翰尽管一向忠厚老实,但才二十三岁。他这消息的来源是绝对可靠的,说的人也不止一个,有好多个呢。"

"一派胡言!我对这些话一个字也不相信。这完全是捏造的。小妞儿,到窗口看看。我好像听到了马蹄声,看是不是大夫来了。"

"不过捏造的不是我,哥哥,也不是索洛蒙。不论索洛蒙怎么样——我不否认,他有些古怪——他立了遗嘱,立得很对,把财产平分给本家亲族,凡是待他好的,都能得到一份。不过据我看,有些人更应该及早作好安排。索洛蒙对自己的打算没有保守秘密。"

"这更见得他是个傻瓜!"费瑟斯通先生答道,似乎有些吃力,终于爆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使玛丽·高思不得不守在他身边。这样,她没能看到,骑了马刚来到门口石子路上的是谁。

费瑟斯通先生的咳嗽还没停止,罗莎蒙德已进了屋子,她穿一身骑装,显得神采奕奕。见到沃尔太太,她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后者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你好,小姐!"罗莎蒙德向玛丽笑笑,默默点了点头,便站在那儿,等姨父咳嗽停了,让他自己看到她。

"嗨,小姐,"他最后说,"你今天脸色不错。弗莱德在哪里?"

"在照料马。他立刻就来。"

"坐下,坐下。沃尔太太,你可以走了。"

有些邻居骂彼得·费瑟斯通是老狐狸,但即使这些人也从没指责他虚情假意,他的妹妹对这种毫不客气的态度早已司空见惯,知道这代表了他对同胞手足的看法。确实,她自己也经常这么想,觉得在家族之间不必敷衍应酬,可以直截了当,这是符合上天的意旨的。她慢慢站起身子,没有一点不满的表示,用她一贯的、像裹在棉花里的单调嗓音说道:"哥哥,我希望新大夫能使你恢复健康。索洛蒙说,他的才能得到了不少人的夸奖。我相信,我是希望你康复的。只要你说

一声，你的亲妹妹和你的亲外甥女马上会来照料你，她们比任何人可靠。丽贝卡，乔安娜，伊丽莎白，都可以随叫随到。”

“呃，呃，我没忘记她们，你瞧，我全都记得，她们每一个都又丑又黑。她们是想要一些钱吧，呃？我们这个家族，没有一个女人生得俊俏，但是费瑟斯通家，钱总是有一些的，沃尔家也不错，沃尔也有钱。他是一个会赚钱的家伙。呃，呃，钱是能孵鸡的蛋，如果你身后留有一点钱的话，得把它放在暖和的窝里。再见，沃尔太太。”

说完以后，费瑟斯通先生把假发的两边使劲往下拉，好像要遮住耳朵似的。他的妹妹只得在这一席庄严的至理名言中，默默退出屋子。尽管她对文西家，对玛丽·高思充满了嫉恨，在她精神的浅滩的最底层，还是残留着一点信念，认为她的哥哥彼得·费瑟斯通总不致完全不顾骨肉之情，不把主要的财产留给自己人，要不，为什么他在谁也没有想到的地方，发现了锰矿等等，成了大财主以后，上帝要带走他的两个妻子，不给他留下一个子女呢？如果她的哥哥彼得去世之后，到了礼拜日，大家会在洛伊克教区的教堂里听到，他把自己的财产都给了别人，那为什么还要有这么一所教堂，让沃尔家和波德雷尔家的人世世代代坐在一排座位上，又让费瑟斯通坐在他们旁边呢？这种不合情理的事，人的头脑是永远无法接受的，这么荒谬的后果也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可惜偏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常常使我们大吃一惊。

弗莱德进屋时，老人瞧着他，眼睛忽闪忽闪的，有些特别，年轻人往往自作聪明，认为这是对他的翩翩风度十分满意的表现。

“你们两位小姐出去一会，”费瑟斯通先生开口道，“我要和弗莱德谈谈。”

“上我屋里去，罗莎蒙德，你不要怕，冷一会儿没有关系，”玛丽说。两个女孩子不仅从小熟识，而且后来又在郡里同一所学校读书（玛丽是工读生），因此她们有不少共同的回忆，很喜欢在一起促膝谈心。确实，罗莎蒙德到斯通大院来，这种谈心也是目的之一。

老费瑟斯通直等房门关上以后，才开始谈话。他继续端详着弗莱德，眼睛仍那么忽闪忽闪的，脸上装出一副他常有的怪模样，一会儿蹙紧眉头，一会儿张大嘴巴，讲话的时候嗓音低低的，好像一个告

密者在等待善价而沽,不像一个生气的长辈。他这个人是哪怕自己遭到了侵犯,也不会萌发强烈的道义上的愤怒的。在他看来,别人想占他的便宜,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他也不是好好先生,不会让人随便摆布。

"那么,先生,你是拿我的田地作抵押,借了利息十厘的债,预备等我一死,就卖掉田地还债啦,是吗?你以为我活不长了,比如,十二个月。但我还能更改我的遗嘱呀。"

弗莱德的脸蓦地红了。他没有用这方式借过钱,因为他还没有这么不顾体面。但是他记得,他仿佛满有把握似的说过(这把握也许比他现在记得的还大一些),等费瑟斯通一死,有一部分田地会落到他手里,将来他便可以用它来偿还目前的债。

"姨父,我不明白你这是指的什么。我从来没有用这种靠不住的办法借过钱。请你最好解说一下。"

"不,先生,应该解说的是你。我向你讲清楚,我还可以更改我的遗嘱。我的头脑很清醒,还能计算复利,也还记得每一个傻瓜的名字,就像二十年前一样。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满八十岁。好吧,你必须说明这不是事实。"

"我已经说明过了,姨父,"弗莱德回答,有些不耐烦,他没有想到,他的姨父连说明和证明也分不清,他只知道老费瑟斯通从来没有混淆过这两个词,不少傻瓜把他的说明当作证明,还常常惹得他惊讶不止呢。"我可以再说明一遍,这纯粹是愚蠢的鬼话。"

"这能说明什么!你必须拿出证据来。这消息的来源是可靠的。"

"那你把这个可靠的人告诉我,让他说明,借钱给我的人是谁,我就可以证明这一切全是捏造的。"

"我认为,那个人相当可靠,米德尔马契发生的事,他大多清楚。这就是那位乐善好施、信心坚定的正人君子,你的姑夫。现在你没有话说了吧!"讲到这里,老费瑟斯通得意扬扬,乐得连心都跳了。

"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

"不是他还有谁,呃?"

"那么大概是他教训我的时候,随口讲了几句,别人便添枝加叶,

把它编成了这个谎话。他们能指出，他讲过借钱给我的人是谁吗？”

“你放心，假如有这个人，布尔斯特罗德是知道的。但也可能你只是打算用这条件借钱，不过还没借成，假如那样，布尔斯特罗德也会知道。你让布尔斯特罗德给你写一张证明，说他不相信你曾经答应人家将来用我的田地偿还债务。这你该满意了吧！”

费瑟斯通先生发现他的头脑还完全管用，心里得意非凡，但又不便形诸颜色，只得靠脸部的肌肉发泄这种情绪，以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怪相。

弗莱德给弄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姨父，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跟别人一样，把许多无中生有的事信以为真，何况他对我怀有成见。我要他写一张条子，说明他不知道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你刚才讲的消息，这不难办到，尽管这也会引起不快。但是要求他说明，他相信我会做什么或不会做什么，这恐怕就不易办到了。”弗莱德停了一下，忽然急中生智，想利用姨父的虚荣心，于是说道：“而且一个上等人也不宜提出这类要求。”

但结果他还是失望了。

“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宁可得罪我，不肯得罪布尔斯特罗德。可他算得什么？我从没听说，他在这一带有过田地。一个投机商人！只要魔鬼不给他撑腰，他随时可以垮台。我知道，他的宗教是什么，他就是要全能的上帝帮他搞钱。这是白日做梦！有一件事我每次走进教堂，心里都十分亮堂，那就是：全能的上帝从来不离开田地。他创造田地，授予田地，他使人们谷物丰收，牛羊成群。但是你偏要走歪门邪道。你喜欢布尔斯特罗德和投机买卖，看不起费瑟斯通和田地。”

“请你原谅，姨父，”弗莱德说，站起身子，背对着炉火，用马鞭打打靴子。“我既不喜欢布尔斯特罗德，也不喜欢投机买卖。”他说话时绷紧了脸，觉得无计可施。

“算了，算了，你没有我也可以，这已经很清楚了，”老费瑟斯通说，实际很不乐意，对弗莱德脱离他完全独立的可能性怀有戒心。“你既不想要一寸土地，使你变成一个乡绅，不致成为挨饿的牧师，也

不希罕随时从我这里拿到一百英镑。那好吧,反正我都一样。只要我高兴,我的遗嘱可以修改五次;我的钞票还是留在窝里孵鸡的好。随你的便,我反正都一样。”

弗莱德的脸又红了。费瑟斯通有时会给他一点钱,何况从眼前而论,他觉得,马上到手的钞票比遥遥无期的田地更加重要,不能等闲视之。

“姨父,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你对我的一切好意,我从来没有不放在心上。事实恰好相反。”

“很好。那你应该证明这一点。你得把布尔斯特罗德的信给我拿来,信上要写明他不相信你有不端行为,曾经用我的田地抵押借款。记住,要是你有这种借据落在外边,别怪我,你休想拿到我一个钱。就这样!这是交换条件。现在,把你的胳臂给我,我想在屋里走走。”

弗莱德尽管有些恼火,心地还是相当善良的,他对这个没有人爱,没有人尊重的老人,有些怜悯,看到他拖着浮肿的腿在屋里蹀躞,尤其感到不忍。他伸出胳臂的时候,心想他自己要是身体这么衰弱,宁可不要活这么大年纪。他心平气和地扶着老人,先是站在窗口,听他对珍珠鸡和风信标发表几句老生常谈,然后站在书架前面,书架上只有不多几本书,其中最贵重的,便是深色皮面精装本的约瑟福斯①和科尔佩珀② 的集子,克洛普斯托克③ 的《弥赛亚》,另外还有几本《绅士杂志》④。

“把这些书名念给我听听。来吧!你是大学生呢。”

弗莱德念了书名。

“小妞儿干吗还要别的书?你给她带那些书来干吗?”

“她爱读那些书,姨父。她非常喜欢读书。”

“太喜欢了,”费瑟斯通先生说,有些不满。“她坐在这儿不是陪

---

① 约瑟福斯(37—95?),犹太历史学家。

② 托马斯·科尔佩珀(1653—1689),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保王党人。

③ 弗里德里希·克洛普斯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弥赛亚》是他的长诗。

④ 《绅士杂志》是英国从十八世纪开始发行的一份综合性杂志。

我，是在看书。我只得制止她。这儿有报纸，她可以大声念给我听。我想，这够她读一天的了。我看到她一心看她的书，实在受不了。你记住，别再给她拿书来，听见没有？”

“是，姨父，听见了。”以前弗莱德也听到过这类命令，但一向阳奉阴违，并未照办。现在他也不打算照办。

“你按一下铃，”费瑟斯通先生说，“让小妞儿下来。”

罗莎蒙德和玛丽的谈话，节奏比两位先生的快得多。她们不想坐下，只是站在靠窗的梳妆台前面。罗莎蒙德摘下帽子，理了理她的面纱，用尖尖的手指轻轻抚摸了一下头发——它显得那么柔软美丽，既不是亚麻色，也不是橙黄色。镜中的她和镜外的她，像遥遥相对的两个仙女，使站在她们角上的玛丽·高思更显得平凡无奇。两位仙女用蓝盈盈的眼睛互相对视着，那些眸子真像蓝天一样深不可测，足以容纳一个想象丰富的旁观者赋予它们的各种美妙含意，又足以隐藏它们的女主人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太美妙的含意。在米德尔马契，罗莎蒙德那娇嫩白皙的容貌是很少人比得上的；至于那苗条的身材，那么在骑装的配合下，更显得婀娜多姿，富有曲线感。确实，除了她的弟兄，米德尔马契的多数青年都认为，文西小姐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美女，有些人还称她安琪儿。相反，玛丽·高思有的只是一般凡人的相貌，她皮肤黝黑，鬈发乌油油的，又粗又硬，身材又矮。如果为了抵消这一切不足，硬说她性情贤惠，那未免也是不实之辞。不美和美一样，既有自己的动人之处，也有自己的不良习性。它往往容易伪装和善，或者撕下一切伪装，露出愤愤不平的狰狞面目，因为不论怎么说，给人呼作丑丫头，而你的朋友却被奉承为可爱的少女，对比之下难免产生一种反应，使你在言谈举止上有失稳重，不能实事求是。玛丽现年二十二岁，在这种岁数，她当然还没有达到那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对一切置之度外，接受通常向这一类少女提出的闺训，自叹命薄，承认她们只是掺在美女中间的大量杂质，应该怀着自我捐弃的美德，听从上天的安排。她精明机灵，但对一切总带有一丝冷嘲热讽的意味，这种情绪固然变化不定，但从不会完全消失，只有对某些人，她才会在感激的热流冲击下，改变这种态度，因为这些人从不向她谆谆告诫，说她应该知足，而是用自己的行动使她感到知足。随着成年期

的到来，她的容貌已有所改善，显示了一种美好的光彩，这是我们所有的母亲们，不论戴的帽子是否漂亮，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现的神色。伦勃朗看到她，一定乐于替她画像，使她那粗犷的相貌从画布上发出智慧和正直的光芒。因为正直，那种光明正大的美，正是玛丽最主要的优点，她既不想制造错觉，取悦于人，也从不想入非非，自我陶醉。每逢心情舒畅的时候，她还不惜拿自己来打趣。当她和罗莎蒙德正好并排出现在镜子里的时候，她大笑道：

"罗莎，我在你旁边简直成了一块小黑炭！我最不喜欢跟你在一起。"

"别这么说！谁也不会注意你的外表，你既聪明，又能干，玛丽。美貌实际没有多大意义，"罗莎蒙德说，向玛丽扭过头去，但其实她还在顾影自怜，欣赏自己的脖子在镜子中出现的新形状。

"你这是指我的美貌吧，"玛丽有些自我解嘲似的说。

罗莎蒙德心想："可怜的玛丽，她把人家的好意都当作恶意了。"然后开口说道："你最近在做什么？"

"我？还不是当管家婆，倒咳嗽药水，假装温柔，对一切表示心满意足，然后让大家讲我的坏话。"

"这种生活确实太委屈你了。"

"不，"玛丽斩钉截铁地说，把头稍稍一仰。"我认为，我的日子比你们的摩根小姐过得还愉快一些。"

"对，不过摩根小姐不如你那么有意思，而且年纪不轻了。"

"我看，她只要自己觉得有意思就成了，再说，我根本不相信，一个人年纪大一些，就应该逆来顺受。"

"当然不是这样，"罗莎蒙德一边想一边说，"我倒是奇怪，这些人看不到一点希望，怎么还活得下去。不用说，宗教是一种支持的力量。但是，"她又说，脸上出现了酒靥，"玛丽，这跟你根本不同。你还会有人向你求婚的。"

"难道有谁告诉你，他打算向我求婚来着？"

"当然没有。我的意思只是说，有一位先生几乎天天见到你，他可能会爱上你。"

玛丽的脸色有点变了，但这主要是她不让自己露出任何变化造

成的。

“难道天天见面就该产生爱情?”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倒认为,这往往是彼此讨厌的原因。”

“不会,只要他们为人有趣,讨人喜欢。我听说,利德盖特先生就有这两个特点。”

“哦,利德盖特先生!”玛丽说,毫不迟疑地表示了她的冷淡。接着,为了不让罗莎蒙德这种不老实态度得逞,她又说道:“你无非是想打听他的消息罢了。”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他。”

“在这件事上根本谈不到喜欢不喜欢。要我喜欢,首先至少得对我亲切一些才成。我还不致这么大方,会喜欢一个跟我讲话时连正眼也不瞧我一下的人。”

“难道他这么傲慢不成?”罗莎蒙德说,心里很满意。“你可知道,他是上等人家出身呢?”

“不知道,他没有抬出这块招牌作他的理由。”

“玛丽!你是个最别扭的女孩子。那么他的相貌怎么样?你描摹给我听听。”

“要描摹一个人,谈何容易!我只能给你开一张清单:浓眉毛,黑眼珠,直直的鼻子,又浓又黑的头发,又大又硬又白的手,还有……让我想想……哦,口袋里揣着一块精致的麻纱手帕。不过你马上可以看到他。你知道,这已快到他来看病的时候了。”

罗莎蒙德的脸有些红了,但她又带着沉思的神色说道:“我宁可一个人傲慢一些。我受不了那种老是恭维你的年轻人。”

“我没有对你说,利德盖特先生是个傲慢的人。不过正如法国小姐常说的,il y en a pour tous les goûts①,要是有哪一位小姐会选择某种自负作她的爱好,那么我想,这就是你了,罗莎。”

“傲慢不是自负,我认为弗莱德才是自负呢。”

“我不希望任何人说他的坏话。他应该留神一些才好。沃尔太太刚才告诉姑父,说弗莱德很不可靠。”玛丽这话流露了一个少女情

---

① 法文:人各有所好。

不自禁的心理，她一时性急，不暇仔细考虑。她讲“不可靠”时，口气中包含着一种隐隐的忧虑，她满心希望罗莎蒙德能够说些什么，打消她的顾虑。但沃尔太太那些阴险的挑拨究竟如何，她又故意避而不谈。

“哦，弗莱德本来就要不得！”罗莎蒙德说。这样不适当的话，除了玛丽，她是不会对任何人讲的。

“你所谓要不得是指什么？”

“他这么不求上进，害得爸爸大发脾气，他还说他决不当牧师。”

“我认为弗莱德是完全对的。”

“玛丽，你怎么能说他是完全对的？我一直以为，你对宗教是有认识的。”

“他不适宜当教士。”

“但他应该成为教士。”

“原来这样，那么他不是他应该成为的那种人。我知道，他这种情况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没有人会赞成这种人。我不愿嫁给教士，但世界上必须有教士。”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弗莱德应该当教士。”

“可是爸爸栽培他，是为了让他当教士！你倒想想看，要是爸爸没有财产留给他呢？”

“这用不着想，我完全明白，”玛丽冷冰冰地说。

“那你还袒护弗莱德，这就怪了，”罗莎蒙德说，还想发挥下去。

“我不是袒护他，”玛丽笑道，“我是袒护教会，不让他这种人混进去当教区牧师。”

“不过他当了教士，自然会不一样。”

“对，他会变成一个大伪君子，现在他还不是呢。”

“跟你说什么也是白搭，玛丽。你总是站在弗莱德一边。”

“我为什么不能站在他一边？”玛丽说，脸上堆起了笑容。“他也会站在我一边。他是唯一肯替我着想，不怕别人讲闲话的人。”

“你使我感到很不安，玛丽，”罗莎蒙德说，露出忧虑重重、体贴入微的神色。“不过我绝对不告诉妈妈。”

“你不告诉她什么?”玛丽生气地说。

“玛丽,你不要发脾气呀,”罗莎蒙德说,还是那么温柔。

“如果你那位妈妈怕弗莱德向我求婚,你不妨告诉她,哪怕他向我求婚,我也不会答应。何况他目前还不会这么做,我明白这点。以前他当然也没这么做过。”

“玛丽,你总是火气这么大。”

“你也总是这么叫人生气。”

“我? 我什么地方待错你啦?”

“嘿,永远不错的人总是最叫人生气的。铃响了,我想我们可以下楼了。”

“我不想跟你斗嘴,”罗莎蒙德说,戴上了帽子。

“斗嘴? 真没来由,我们又没有争吵。要是一个人有时不能发发脾气,那还算什么朋友?”

“要不要我把你说过的话重复一遍?”

“随你的便。我没有说过一句怕你重复的话。不过现在还是下楼去吧。”

这天早上,利德盖特先生来迟了,但两个客人也待了好久,他们仍可以见到他,因为费瑟斯通先生要罗莎蒙德唱支歌给他听,她又那么殷勤,唱过《家,甜蜜的家》(这是她最讨厌的)以后,还主动给他唱了一支他爱听的歌:《流吧,闪光的溪水》。这位精明冷酷的老爷子奥弗里奇① 爱听小姑娘唱感伤的歌曲,认为这对她们是合适的装饰品,而且认为感伤是一首歌曲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了它就大体不错了。

费瑟斯通先生还在称赞最后那首歌,说小姑娘的嗓子像画眉一样清脆,这时,利德盖特先生的马已到达窗外。

他天天上门给老人看病——这个老人不肯相信,即使医生本领高超,也无法叫他“起死回生”——这种枯燥的例行公事,使他感到索然无味,而且他从来没有想到米德尔马契会有什么窈窕淑女,就因为

① 英国剧作家菲利普·马辛杰(1583—1640)的著名喜剧《还旧债的新方法》中的主人公,一个贪得无厌、残忍狠毒的老人。

这样,罗莎蒙德的突然出现,在他心中取得了特殊的效果。他一进屋,老费瑟斯通便得意扬扬,赶紧介绍,说这是他的外甥女,尽管他对玛丽·高思从没想到有介绍的必要。罗莎蒙德的举止那么优美文雅,这不能不引起利德盖特的注意:她落落大方,毫不理会老人那种庸俗的吹捧,态度端庄持重,始终不让那两个酒靥在不恰当的时刻跑到她的面颊上来,直到稍后她跟玛丽谈话时,它们才出现。她跟玛丽显得亲密无间,以致利德盖特对这个从没得到过他青睐的小姑娘也刮目相看,迅速瞟了她一眼,等他回过头来,他又发现罗莎蒙德那双眼睛温情脉脉,那么可爱。只是不知为什么,玛丽一直气呼呼的,很不高兴。

"罗莎小姐刚才给我唱歌来着,大夫,你不反对唱歌吧?"费瑟斯通先生说。"我觉得,它比你的药更有效验。"

"但这使我忘记了时间,现在不早了,我该走了,"罗莎蒙德说,站起来取她的帽子——刚才唱歌以前,她已把它脱下,以致她那鲜花似的头,配着洁白的花梗,在一身骑装顶上更显得风姿绰约,十分秀丽。"弗莱德,真的,我们必须走了。"

"很好,"弗莱德说,他本来心里有事,并不起劲,早想走了。

"文西小姐是音乐家?"利德盖特说,眼睛一直盯着她。(罗莎蒙德知道她正被人注视着,为了适应这新的情况,她把身上所有的神经和肌肉都调动了起来。她天生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浸透着这种才能,她甚至把自己变成了角色,以致扮演得出神入化,连她本人也不再意识到这就是她自己。)

"米德尔马契最好的音乐家,我敢担保,"费瑟斯通先生说,"不论谁都比不上她。弗莱德,是吗?你说说看,你的妹妹怎么样?"

"恐怕我的话不足为据,姨父。我的证明是毫无用处的。"

"米德尔马契的标准是并不太高的,姨父,"罗莎蒙德说,显得满不在乎,一边走去取她的马鞭;它放在远处墙角边。

利德盖特立即猜到了她的意图,抢前一步,先拿到了马鞭,转身递给她。她弯弯腰,瞧了他一眼:他无疑也在看她,他们的眼睛相遇了。这种神奇的会合绝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它像漫天迷雾中突然闪现的一道灵光。我想,利德盖特变得比刚才又苍白了一些,但罗莎

蒙德却满脸通红,一阵惊异之感涌上了心头。这以后,她确实想走了,在跟她的姨父握手告别时,根本没有听到他在说些什么蠢话。

然而这种结果,正是罗莎蒙德事前所想望的,她认为这就是心心相印,是爱情的萌芽。自从那位重要的新人来到米德尔马契,她已在为自己描画美丽的远景,刚才那个场面便是必要的第一章。凡是外来的人,不论是船只失事遇难后,攀在一根浮木上漂来的,或者是前呼后拥,在警卫森严中光临的,都会在这位少女的心头勾起无穷的遐想,而当地的公子哥儿尽管想挤进这颗芳心,仍会被拒诸门外。对于罗莎蒙德的爱情狂想曲,外地人是绝对必要的,它所向往的情人和新郎,从来不是米德尔马契人,他的社会身份也与她的截然不同。到了最近,确实,这种构想已逐渐具体化,对方应该是一位从男爵的亲戚。现在,她和这位陌生人见面了,事实证明,现实比预想动人得多,罗莎蒙德毫不怀疑,这是她一生新纪元的开始。她相信,她心中出现的是爱情觉醒的征兆,而利德盖特先生对她一见钟情,更是合乎情理的。这种事常常发生在舞会上,那为什么不能在大白天,当皮肤显得特别鲜嫩的时候发生呢?罗莎蒙德虽然不比玛丽大,但已有不少人爱过她,然而从她来说,她始终冷若冰霜,对年方弱冠的公子和年已不惑的鳏夫,同样百般挑剔,不肯俯就。这时突然出现了利德盖特先生,他完全符合她的理想,又跟米德尔马契全然无关,天生具备一种世家子弟的潇洒风度;他拥有的亲戚关系,那种等级身份,也是中等阶级可望而不可即的;他又才华出众,能够使这么一个人拜倒在自己脚下,更是无上的光荣。确实,这是一个使她感到特别新鲜的人物,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情趣,这是比想象中的任何"也许",那种她习惯于用来跟现实对抗的海市蜃楼更动人的。

这样,在骑马回家时,兄妹俩各有各的心事,谁也不想讲话。罗莎蒙德的思考往往从虚无缥缈的前提出发,她一旦找到合适的地基,就会运用她细致绵密、真实生动的想象力,构筑自己的大厦。他们骑马走了还不到一英里,她已穿上礼服,进入了婚后生活,她的家,根据她的决定,住在米德尔马契;她还看到她怎样前往外地,拜访她丈夫的高贵亲戚。至于他们那待人接物的文雅举止,她是完全可以学会的,就像她在学校里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一样,这样,她就为自己更

渺茫的升级作好了准备,而这种升级最后总是会到来的。在她的想象中,没有经济问题,更没有庸俗的事物。她所关心的只是她认为美好的一切,至于要为此付出的钱,她自然不屑考虑。

弗莱德却相反,他正在为现实操心,这是连他丰富的幻想也无法立即加以消除的。费瑟斯通的愚蠢要求使他走投无路,他不想照办,但后果不堪设想,甚至比满足老人的要求更糟。他的父亲对他已经很不满意,要是由于他,他家和布尔斯特罗德家变得更加冷淡,那么父亲对他的不满也会更大。再说,他自己又不愿向姑父布尔斯特罗德求情,而且,也许在酒酣耳热之际,他确实就费瑟斯通的财产说过不少傻话,结果给人添油加酱作了汇报。弗莱德觉得他实在是自讨苦吃,当初拼命吹牛,把费瑟斯通这种古怪的老守财奴的遗产当作靠山,以致现在只得在他的命令下,乞求别人的证明。但是……遗产!他确实指望得到遗产,要是错过这个机会,他就翻不了身了。何况他最近又欠了一笔债,弄得天天如坐针毡,不过刚才老费瑟斯通似乎已提出了交换条件,愿意替他还债。事情其实微不足道,他欠的债数目很小,甚至他希望得到的遗产也极其有限。弗莱德认识一些人,他简直不好意思把这么小的困难告诉他们。这样思前想后,他自然产生了一丝愤世嫉俗的情绪。他命中注定是米德尔马契一个制造商的儿子,而且将来什么家产也继承不到,可是梅因沃林和维安那帮家伙……生活实在太不公平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满心想得到一切最好的事物,前途却如此渺茫!

弗莱德没有想到,布尔斯特罗德的名字出现在这件事中,纯粹是老费瑟斯通杜撰的鬼话。不过这一点对他的处境无关紧要。他的看法十分简单:老人是要显显威风,存心折磨他,或者是出于幸灾乐祸,巴不得他和布尔斯特罗德搞坏关系。弗莱德认为,他已看透了姨父费瑟斯通的灵魂,其实他看到的,一半都是他自己的心情的反映。要了解别人的灵魂,对年轻人说来,并不那么容易,他们的认识大多是由他们的主观愿望构成的。

弗莱德跟自己辩论的主要问题是:他应该告诉父亲,还是不让父亲知道,自行解决这难题。也许沃尔太太讲过他的坏话,要是玛丽·高思把沃尔太太的话告诉了罗莎蒙德,那么它一定会传到父亲耳中,

父亲也肯定要向他盘问。于是他趁他们放慢步子的时候，问罗莎蒙德道：

“罗莎，玛丽告诉你，沃尔太太讲过我什么吗？”

“是的，她确实讲过。”

“讲什么？”

“讲你是一个很靠不住的人。”

“就这么一点？”

“我觉得这已经够了，弗莱德。”

“你相信她没有讲别的吗？”

“玛丽没有提到别的。但是说实话，弗莱德，你应该感到害羞。”

“算了，这不过是造谣中伤！你不要来教训我。玛丽对这些话怎么说？”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你对玛丽的话这么重视，你对我却这么粗暴，我不想说。”

“我当然重视玛丽的话。她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女孩子。”

“不过我始终认为，她不是一个合适的爱人。”

“男人心目中的爱人，你懂得什么？女孩子永远不会懂得。”

“弗莱德，至少我得劝劝你，你还是别爱她的好，因为她说，哪怕你向她求婚，她也不会答应。”

“她可能一直在等我向她求婚呢。”

“我知道这使你很难过，弗莱德。”

“没有的事。要是你不惹她生气，她不会说这种话。”

到家以前，弗莱德已得出结论，他应该把事情尽可能简单地告诉父亲，也许他肯承担这不愉快的责任，找布尔斯特罗德谈一下。

# 第二卷　老年和青年

## 第十三章

甲先生：阁下认为他属于哪一类？比多数人好，
　　　　还是表面上好，在那件外衣下却更坏？
　　　　总之，是圣人还是无赖，朝圣者还是伪君子？
乙先生：不，告诉我，你怎样对你的藏书，
　　　　那一切时代留下的文献，进行分类？
　　　　它们千差万别，不论大小和装帧，
　　　　不论羊皮纸、对开本、普通小牛皮封面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作分类的标准，
　　　　同样你也不能靠别出心裁的标签，
　　　　对你没有披阅过的作品进行分类。

文西先生听弗莱德把事情说完，决定下午一点半亲自上银行找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在他的经理室里跟他谈一次，这时通常没有人打扰。但是恰好在一点钟，那里来了一个客人，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有不少话要跟他谈，看样子会见不可能在半小时以内结束。银行家的话滔滔不绝，但也烦琐冗杂，有时他还停下来想一想，这也花了不少时间。不要以为他的病容是黄皮肤、黑头发的那一类，他的皮肤是灰白色的，头发是棕色的，稀稀落落，已经花白，眼睛是淡灰色的，前额丰满。嗓门大的人说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好像故意不要人听见，这议论有时含有言外之意，似乎那是与胸怀磊落不能相容的。然而这毫无道理，嗓门大的人除了声音以外，不见得就什么也不隐瞒，除非你能从《圣经》上找到根据，证明上帝当初把坦率的机能赋予了肺叶。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对别人的话也恭恭敬敬注意聆听，眼睛一眨不眨，

显得全神贯注，以致那些自以为讲的全是金玉良言的先生，认为他一定是想从他们的议论中尽量汲取教益。但另一些并不自命不凡的人，却不喜欢这种精神探照灯照到他们身上。这也难怪，如果你无意于夸耀你的酒窖，看到你的客人把酒杯举向亮处，啧啧赞赏，自然不会产生满足的快感。这类乐趣还得靠优越感来体味。因此，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全神贯注，在米德尔马契的“税吏和罪人”[①] 中间，并不受到欢迎。有人认为这是他的伪君子本色，另一些人又以为这是由于他是一位福音派信徒。其中有些稍有头脑的人，则想知道他的父亲和祖父是何许人，他们说，二十五年以前，谁也没听说在米德尔马契有什么姓布尔斯特罗德的居民。他现在的客人是利德盖特，此人对这种审视的目光并不在乎，他不满的只是银行家的身体，认为他过于重视内心生活，以致在享受有形物质方面，未免有所疏忽。

“利德盖特先生，如果你能不时到这儿来看看我，我真是感激不尽，”银行家在略为停顿一下以后说。“如果我承蒙不弃，在安排医院的有关事务方面，得到你宝贵的合作，那么我们会有不少问题需要单独商讨。至于新医院，它已大致筹备就绪，关于你的建议，认为应该把医治各类高热病列为专门任务这点，我会给予考虑。决定权在我这里，因为梅德利科特勋爵虽然捐助了土地和建筑木材，他并不想亲自过问这事。”

“在外省城市里，比这更值得干的事并不多，”利德盖特说。“一所完备的高热病医院，加上原来的医务所，只要我们在医疗制度上的改革取得成效，它们就可能在这儿成为一所医学校的核心。在全国发展医学教育，除了推广这类学校以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一个生长在本省的人，只要有一点公益精神，有一点头脑，就应该尽他的能力，防止一切有利因素统统流往伦敦。任何切实可行的创业精神，在外省虽然不一定能获得更多的报酬，但往往可以找到更广阔的活动园地。”

利德盖特的嗓音通常深厚洪亮，但在适当的时刻也会变得很低，很温柔，这是他天赋的能耐之一。他平素的举止不免有些锋芒，显得

① 指一切俗人，语出《新约·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节。

他志向远大，无所畏惧，对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充满自信，丝毫不把小小的困难或引诱放在眼里，对它们也没什么体验。但这种高傲而坦率的气质，在光明磊落、与人为善的表情衬托下，倒也显得有可爱之处。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之所以特别喜欢他，也许就因为在声调和态度上，他与他截然不同。毫无疑问，他有些像罗莎蒙德，由于利德盖特不是米德尔马契人，才对他另眼相看。跟一个陌生人可以着手许多新的事业，甚至使自己也变得焕然一新！

"我愿意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你的热情得到充分的发挥，"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回答。"我的意思是说，等你的学识更成熟一些，到了适当的时刻，我要把新医院的管理权托付给你，因为我已决定，不能让这么重要的一个机构，受到我们那两位大夫的钳制。确实，你的到来鼓舞了我，我认为这是天意，我的努力一直阻碍重重，但现在上帝已进一步把他的祝福显示给我。至于那个老医院，我们已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我是指你的当选。目前，你主张改革的立场，会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你的同行的嫉妒和敌视，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退缩。"

"我不想夸耀我的勇气，"利德盖特笑道，"但是我认为斗争包含着极大的乐趣；要是我不相信在医学上，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可以找到和实施更好的方法，我就不会爱上我的职业了。"

"这行职业的水平，在米德尔马契还很低，亲爱的先生，"银行家说。"我是指在知识和技能方面，不是指它的社会地位，因为我们的医生跟本地德高望重的人家大多有些关系。我自己的健康不佳，使我对上帝赐予我们的各种救死扶伤的手段，感到一定的关切。我曾经请教过首都的知名人士，这使我伤心地意识到，在我们外省地区，医疗工作还处在相当落后的状态。"

"是的，我们当前的医疗水准和医学教育，使我们往往只能满足于一般的医疗业务。至于更进一步的问题，例如，决定诊断的出发点是什么，以及医学的哲学根据等等，这些方面的任何理解都得靠提高科学知识才能取得，但科学对我们这些乡下医生说来，就像对月球上的人一样陌生。"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用心听着，目不转睛地瞧着对方，但他发现，利德盖特表示同意的方式，已超出他的理解水平。遇到这种情况，明

智的办法就是改变话题，谈他自己更擅长的事物。

“我明白，”他说，“当前医疗技能的特殊倾向是偏重物质手段。然而，利德盖特先生，我希望我们的情绪不致在另一方面产生分歧，这个方面，你可能不十分关心，但是你的同情和合作对我却是一种帮助。我想，你承认你的病人存在着精神方面的需要吧？”

“这自然。但是这些字眼对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意义。”

“一点不错。在这类问题上，错误的指导跟缺乏指导同样有害。眼前我心里一直在考虑一件事，这就是如何对老医院中牧师的职责作些新的规定。医院位在费厄布拉泽先生的教区。你认识费厄布拉泽先生吗？”

“我见过他。他对我投了赞成票。我应该向他表示感谢。看来这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小伙子。我还知道，他是自然科学家。”

“亲爱的先生，费厄布拉泽先生是一个使我一想起来，就不免感到十分痛心的人。我相信，这一带没有一个教士比他更有才能。”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停了一下，似乎正在深思。

“哦，我还没发现，米德尔马契居然有了不起的天才值得我们痛心呢，”利德盖特粗鲁地说。

“我的愿望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继续道，神色变得更认真了，“任命另一个牧师接替费厄布拉泽先生在医院的职务，我是指泰克先生，除了他，其他的助理就不必请来了。”

“作为一个医生，我对这类问题不能发表什么意见，除非我了解泰克先生，即使那样，我也得先知道，根据什么原因要作这种调整。”利德盖特笑了笑，但还是决心慎重行事。

“当然，眼前你还不能充分理解这件事的意义。但是，”这时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口气变得斩钉截铁，更加郑重了，“这问题看来得提交医院的董事会进行讨论，我想，由于我们之间的合作完全符合我的希望，在这问题上，我可以期待你的支持，在需要你表示态度的时候，你不致受我的敌对者的影响。”

“关于牧师的一些争执，我想不是我应该过问的，”利德盖特说。“我所选择的道路，是尽力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利德盖特先生，我的责任却不这么简单。确实，对我说来，这问

题是神圣的义务之一。可是对我的敌对者说来，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世俗利益来反对我的一个机会。但我对我的信念绝不动摇，我也绝不放弃真理，尽管那些邪恶的人反对它。我一直致力于改进医院这个目的，但我可以向你直认不讳，利德盖特先生，如果我相信，那里除了医治身体上的疾病以外，其他可以不问不闻，那么我不会对医院发生兴趣。我的活动还有别的方面，我不必在诋毁面前隐瞒这点。"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讲最后这些话时，嗓音变得响亮了一些，激动了一些。

"在这一点上我们无疑是有分歧的，"利德盖特说。但是他很满意，这时门开了，通报了文西先生的到来。自从他见到罗莎蒙德以后，这位显赫一时的社会名流在他眼中已有了新的意义。那倒不是说他像她一样，在编织美丽的远景，把他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只是一个男子自然会对美貌的女子念念不忘，希望在社交宴会上再见到她。在他告辞以前，文西先生向他发出了那个"可以慢慢来"的邀请，因为罗莎蒙德在早餐时谈到，费瑟斯通姨父对新医生如何另眼相看，十分器重。

只剩下内兄一人以后，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打开了三明治饭盒。

"文西，我不同你客气了，你是不会采取我的饮食方式的，是吧？"

"不，不，我对这种养生之道并无意见。生命需要补充，"文西先生说，没有忘记他呼之即来的理论。"但是，"他接着道，加重了语气，仿佛一切不相干的事此刻都不在他的话下，"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家那个淘气鬼弗莱德有件小事，我得跟你谈一下。"

"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饮食问题上，我与你的意见是截然不同的，文西。"

"我希望这次不一样，"文西先生决定心平气和地商谈。"事情全是老费瑟斯通无中生有，瞎猜疑的结果。有人存心造谣，编了一个故事，跑去告诉老人，想挑拨他对弗莱德的不满。他非常喜欢弗莱德，很可能会给他一点好处，事实上，有一次他对弗莱德的谈话，就无异向他表示，他要把他的田地留给他，这招致了别人的嫉妒。"

"文西,我不得不再说一遍,你为你的大儿子打的这个如意算盘,要我帮忙,这可办不到。你要他进教会,这纯粹是出于世俗的虚荣心。你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你没有力量花那么多学费,可你偏要让他进高等学府,结果他一事无成,只学会了挥霍浪费,游手好闲。现在你是自食恶果。"

指出别人的错误,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从不回避的义务,但文西先生的耐心却不能与他同日而语。一个人马上可以当上市长,而且为了商业利益,已准备在政治上大干一场,这样的人对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自然不会视而不见,这种地位似乎已使人无权对他个人的行为提出质疑。何况这一指责是他最不能容忍的。说他自食恶果,更是火上加油。但他感到,他已落在布尔斯特罗德手中,虽然他平时喜欢还手,毫不客气,现在也只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了。

"布尔斯特罗德,那件事现在没法挽回了。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学不像你。在买卖上,我不能预见一切;当时在米德尔马契没有一个行业超过我们,孩子也很聪明。我的哥哥就是当教士的,而且他干得不错,已经可以提升,可惜那场伤寒病送了他的命,要不,现在他可当上教长了。我想,我给弗莱德安排这条路并没有错。何况谈到宗教,我觉得,一个人也不宜要求事前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他应该信赖上帝,不过分计较得失。尽量使子女得到较好的前途,这是英国人的家庭观念,是未可厚非的。依我看来,父亲的责任就是替儿子寻找一条较好的出路。"

"我只是希望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才不得不直言相劝,文西,我得说,你刚才那套话都不过是世俗之见、无稽之谈罢了。"

"很好,"文西先生道,还是情不自禁,终于还手了,"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人,从来没有想当圣徒。再说,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清高的人。你恐怕也是按照世俗的原则在办你的银行吧。唯一的区别,据我看,只是一种世俗比另一种更正直坦然一些罢了。"

"这种争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文西,"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他已吃完他的三明治,靠在椅背上,遮住眼睛,仿佛困了。"你应该是为什么特别的事来的吧。"

"不错,不错。总而言之,就是有人告诉老费瑟斯通,说弗莱德靠

他答应留给他的田地作抵押，企图向人借钱，或者已经借了钱。据说，这是从你那儿听到的。当然，你绝不会说这种毫无根据的话。但是老人坚持要弗莱德给他一张你亲笔写的证明，否认这件事。那只要几句话，说你根本不相信他讲过这类话，或者他用这样愚蠢的方法借过，或者试图借过钱。我想，你不致拒绝这么做吧。"

"对不起，我拒绝。你的儿子冒冒失失，愚昧幼稚——我不想用更严厉的话——我根本不能肯定，他有没有拿未来的遗产作抵押，向人借钱，我也不能肯定，有没有哪一个傻瓜，单凭一句毫无根据的空话，便借钱给他，现在这类荒谬的借贷方式，也像世上其他蠢事一样，多不胜数。"

"但是弗莱德用名誉向我担保，他从没用他姨父的田地作交换条件，向人借过一个子儿。他不是一个说谎的人。我并不想把他讲得比实际更好。他是我教育大的，没人能说我姑息过他。但他不是一个说谎的人。我认为——但也许我错了——只要还没看到一个年轻人有不良的行为，就应该相信他确实有这么好，这是任何宗教都不反对的。如果有一种宗教故意给年轻人制造障碍，以致你明明没有理由相信他有那种缺点，你仍拒绝说明你不相信这点，那么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好的宗教。"

"我根本不认为，我应该帮助你的儿子，替他铺平道路，让他将来可以继承费瑟斯通的财产。在我看来，那些仅仅为了世俗利益觊觎财产的人，财产对他们不是一种幸福。你不喜欢听这些话，文西，但由于目前这件事，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对你刚才提到的那种财产的处理方法，我没有兴趣，也不想促其实现。我不妨对你直说，我认为这不能帮助你的儿子得到永恒的幸福，也不能显明上帝的荣耀。你所指望的证明书，目的无非为了维持那种不合理的偏爱，取得一份不合理的遗产，我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呢？"

"如果你认为，除了圣徒和福音传道士以外，任何人都不配有钱，那么你就应该放弃一切有利可图的合伙关系，这便是我要说的一切。"文西先生终于发怒道。"普利姆但尔店里用的蓝色和绿色染料，是布拉辛工厂生产的，据我所知，它们只会使丝绸腐烂，我想，这可能是为了显明上帝的荣耀，但绝不是为了显明米德尔马契商业的荣耀。

要是人们知道,颂扬上帝的荣耀可以获得这么多的利润,也许大家都乐意这么做。但我不在乎这一切,只要我愿意,我知道怎么对付你们。”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停了一会才回答。“你这么讲使我非常痛心,文西。我不指望你理解我的立场——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上,原则只能迂回曲折地前进,这不是件轻松的事,要那些漠不关心、冷嘲热讽的人看到这点,更谈何容易。不过你不妨记住,我绝不会跟你计较,因为你是我的内兄;同时你也应该明白,你埋怨我不顾你家庭的世俗地位,不给你物质上的帮助,这是不大合适的。我必须提醒你,你能够在买卖上维持你的地位,并不是靠你的谨慎稳重或者深谋远虑。”

“也许是吧,但你在我的买卖中也不是一无所得的,”文西先生说,已经火冒三丈(事前的决心没有把这结果推迟多久,它还是来了)。“在你娶赫莉欧的时候,我想,你是不致指望把我们两家的命运截然分开的。如果现在你反悔了,希望我的家庭败落,那么你不妨直说。我始终没有变,我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忠实的国教教徒,在它的教义面前我问心无愧。我老老实实做人,不论在商业上或其他方面,莫不如此。我认为我不比别人坏。但是如果你希望我们的家庭败落,你说就是了。那样,我可以知道怎么办更好。”

“你讲的话毫无道理。难道你的儿子拿不到这封信,你的家庭就要败落了吗?”

“好吧,不管怎样,我认为你的拒绝是不合情理的。这种行为,你可以自诩为符合宗教精神,但旁人看了,只能觉得它丑恶讨厌,是故意刁难。你对弗莱德无异是落井下石,因为你明知人家在造谣中伤他,你却不肯挺身而出,这就与陷害差不多。你就是这么一种人,残暴成性,还到处想摆出一副主教大人和银行家的姿态,正是你这种行为使一个人蒙受不白之冤。”

“文西,如果你不顾一切跟我吵架,这会使赫莉欧和我都感到非常伤心。”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情绪比平常激动了一些,脸也更白了。

“我不想吵架。我们和好相处,不仅符合我的利益,恐怕也是符

合你的利益的。我对你并无恶意,我也没有把你看得比别人坏。一个人节制饮食,敬畏上帝,在家里也整天祈祷等等,像你一样,而且信心坚定——不论他信什么教——一边诅咒别人不信神不敬天,一边照样赚他的钱,这一切都没什么,不少人这么干。你喜欢教训人,自以为是,这也可以;你在天上一定也出类拔萃,否则你不会这么喜欢上天。但是你是我的妹夫,我们应该站在一起,如果我了解赫莉欧,那么她会认为我们争吵是你错了,因为你这么斤斤计较,不肯扶弗莱德一把。我觉得我对这不能忍受。我认为这不合情理。"

文西先生站了起来,扣上大衣钮扣,死死盯住他的妹夫,意思是要他作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在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已不是第一次了,开头他往往教训文西先生,但经不起那位实业家用照妖镜一照,把人们的阴暗面和光明面纤毫不爽地照了出来,于是他在这面铁面无情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尊容,对自己产生了不满。也许他凭经验早该告诫自己,事情应该怎样了结。但是源源不断的泉水,哪怕在下雨天毫无用处,仍要不断喷射,他的金玉良言也像泉水一样,是压制不住的。

不过,听到不愉快的意见以后,马上照办,这不符合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性格。在改变方向以前,他总要再三斟酌,使自己的理由符合他一贯的准则。最后他说道:

"让我考虑一下,文西。我要把事情先跟赫莉欧谈谈。也许我会把信送给你的。"

"很好。希望你越快越好。但愿明天我们见面以前,这问题已经解决了。"

## 第 十 四 章

据说有一种美味甜食,
它的大名就叫游手好闲,
许多人夸赞它鲜美可口,
要吃的可以如法配制:
　　先是像猎狗一样到处游荡,

然后走进菜馆里大吃一顿，
酒醉饭饱后听一些甜言蜜语，
再自吹自擂编一些谎话骗人。
不过要把这生活维持长久，
莫忘了捞一笔可观的遗产。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和赫莉欧商量的结果，看来与文西先生的要求是一致的，因为第二天早上一封信就送到了弗莱德手中，他可以拿着它去见费瑟斯通先生，提出必要的证明了。

老人由于天气太冷，没有下床。弗莱德在起居室找不到玛丽·高思，便径自上楼，把信交给姨父。后者靠在垫高的枕头上，正舒舒服服半躺着，仍像平时一样精神饱满，可以运用他嬉笑怒骂的本领猜疑人，奚落人。他戴上眼镜，开始读信，一边噘起了嘴唇，耷拉着嘴角。

"'鉴于此种情况，现特郑重声明'……啐！这家伙装模作样干吗！跟个拍卖行老板似的……'本人深信，阁下之子弗莱德列克并未以费瑟斯通先生允诺之遗产作抵，借得任何款项，'……允诺？谁说我允诺来着？我什么也没允诺过。我只要愿意，随时可以修改遗嘱，补充附录……'就此一行动之性质而论，可想而知，凡头脑清楚、品行端正之青年，断不致出此下策'……啊，老弟，请你注意，这位先生并没有说明你就是这么一个头脑清楚、品行端正的青年啊！……'至于本人与此类消息发生牵连一事，兹特明确宣布，本人从未说过，阁下之子曾以费瑟斯通先生去世后将归其所有之任何财产，向人抵押借款'……我的天哟！'财产……去世……归其所有'……斯坦迪什律师简直不在他的眼里。一派花言巧语，要借钱也不过如此。好吧，"费瑟斯通先生把信还给弗莱德，从眼镜上面望着他，露出不屑的神气，"你不致以为，布尔斯特罗德写得这么漂亮，我就会相信他吧，呃？"

弗莱德脸红了。"姨父，这信是你自己要他写的。我认为，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否认，与他所推翻的别人告诉你的话，至少是同样可靠的。"

"一点不错。我从没说过，我相信哪一个的话。现在你还有什么

要求?"费瑟斯通先生简单地说,没有摘下眼镜,但把手缩回了毯子下面。

"我没有任何要求,姨父。"弗莱德好不容易才把一股怒气压下去,没有爆发。"我只是给你送信来的。如果你没有事,我可以走了,祝你早安。"

"慢一点,慢一点。按一下铃,让小妞儿到这儿来。"

一个仆人听到铃声,走进了屋子。

"叫小妞儿来!"费瑟斯通先生说,很不耐烦。"她为什么走开?"玛丽进屋后,他用同样的口气说道:

"你为什么不能坐在这里,等我叫你走才走?现在把我的坎肩拿来。我总是告诉你,把它放在床上。"

玛丽的眼睛显得有些红,似乎她刚哭过。很清楚,这天早上费瑟斯通先生的脾气特别暴躁,虽然弗莱德迫切需要的赠款,现在似乎已经在望,他还是恨不得转过身去,冲着那个老暴君大喊,玛丽·高思是个好姑娘,不准他随意欺侮她。尽管她进屋时,弗莱德已站了起来,她几乎没有瞧他,脸色怯生生的,仿佛每条神经都在颤动,怕有什么东西向她当头掷来。但除了那些粗鲁的话,她从来不必担心什么。她走过去从挂衣钩上取下坎肩时,弗莱德走到她身边,说道:"让我来拿。"

"你不要管!小妞儿,你把它拿来,放在这儿,"费瑟斯通先生说。等她把背心放在他身边以后,他又说:"现在你出去,等我叫你再来。"他一向喜欢这么做,为了表示对一个人好,就对另一个人特别不好,而玛丽总是他手边现成的陪衬品。他自己的亲戚上门的时候,他待她便好一些。现在他慢慢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又慢慢从褥子下拉出一只铁皮匣子。

"你是指望我给你一笔钱吧,呃?"他说,从眼镜上面打量着弗莱德,一边把手搭在盖子上。

"没有的事,姨父。前两天,蒙你的好意,说要送我一点钱,真的,你不提起,我已差点忘了。"其实弗莱德根本没有忘,他一直眼巴巴等着这笔钱,在他的想象中,它的数目还不小,正好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每逢弗莱德背了债,他总觉得他会逢凶化吉——至于"吉"从何来,似

乎不必考虑——按时把账还清。现在这种天从人愿的事，显然即将降临。至于拿到的钱够不够，这问题他从没想过，也不用想，正如一个相信奇迹的人，只相信奇迹的一半，不相信它的另一半，这就未免违背情理了。

那双青筋毕露的手，一张接一张拿起许多钞票，然后又把它们铺平放下。弗莱德靠在椅背上，装得若无其事。他认为他应该像一个绅士，不屑为了几个钱，向老人摇尾乞怜。最后，费瑟斯通先生又从眼镜上打量了他一下，给了他一小叠钞票。弗莱德看得很清楚，这不过五张，因为那薄薄的边正对着他。不过，也可能是五十镑一张的。他接到手中，说道：

"我非常感谢你，姨父，"一边便想把钞票卷起来，似乎并不在乎多少。但这不合费瑟斯通先生的心意，他正死死盯着他呢。

"喂，你认为这不值得你点一点吗？你像一个勋爵那样，把钱不当一回事。我猜得到，你输钱的时候也这么满不在乎。"

"我想，我不应该计较礼物的多少，姨父。但我很乐意点一下。"

但是等他点过以后，他就不这么乐意了。因为它们真是出乎他的意料，并不像他预计的那么多。如果事物不符合一个人的愿望，那还谈得到什么天从人愿？既然天不从人愿，那么违背天意，不信鬼神，也无可厚非了。确实，弗莱德的失望是严重的，他发现他拿到的只是五张二十镑的钞票，尽管他受过高等教育，上天也没有特别照顾他。他那张漂亮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但他只得说道：

"姨父，你非常慷慨。"

"我觉得是这样，"费瑟斯通先生说，一边锁上匣子，放回原处，然后不慌不忙摘下眼镜，似乎在考虑什么，最后，大概考虑好了，觉得很对，于是又说道："我认为我是够慷慨的。"

"姨父，我不骗你，我非常感激，"弗莱德说，现在他又恢复了愉快的表情。

"这是你应该的。你指望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照我看，彼得·费瑟斯通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人。"这时，老人眼中露出了惊喜交集的满足感，他发觉，这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真的把他当作了靠山，但他竟然如此轻信，可见这小家伙尽管风度翩翩，实在是个大傻瓜。

“姨父说得不错，我的家庭条件并不好。我受到的限制太多，很少人像我这么不幸，”弗莱德说，想到自己为人这么好，遭遇却这么坏，确实感到惊异。“我打猎只能骑一匹老是喘气的马，看见别人还抵不上你一半聪明，却可以毫不计较，任意挥霍，我实在有些不平。”

“好吧，你现在可以买一匹出色的猎马了。我估计，这只要八十镑就够了，你还多二十镑，可以应付一些小小的困难，”费瑟斯通先生说，抿着嘴暗笑。

“你待我太好了，姨父，”弗莱德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话和他的感觉并不一致。

“呃，总比你那位宝贝姑夫布尔斯特罗德好些吧。我看，你想从他手里拿到一个子儿也不容易呢。我听说，他已经把一条又粗又牢的绳子绑在你父亲的大腿上，是吗？”

“我父亲从不跟我谈他买卖上的事，姨父。”

“嗯，这说明他还有些头脑。不过他不讲，别人也知道。他没有多少钱可以留给你的——很可能到死的那一天，连一张遗嘱也没有，他本来就是这号人，可大家还要选他当米德尔马契的市长，真有意思。他死时连一张遗嘱也不会有，尽管你是他的长子，你也捞不到多少好处。”

弗莱德觉得，费瑟斯通先生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诚然，他以前也从来没有一下子给过他这么多钱。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这封信，我可以烧掉了吧，姨父？”弗莱德说，站起身来，打算把信丢进壁炉。

“嗯，自然，我用不到它。它在我眼里分文不值。”

弗莱德把信丢进火里，使劲用拨火棒捅了它几下。他急于走出屋子，但在他的良心和他的姨父面前，他难免有些惭愧，不好意思一拿到钱，拔腿就跑。这时正好庄上的管事来了，他要向东家回报账目，弗莱德给打发走了，他说不出的轻松，但姨父叮嘱他得常来看他。

他这么急不可待，不仅是要离开他的姨父，也为了要找玛丽·高思。她像平时一样，坐在炉火前面，手里拿着针线活儿，旁边小桌上摊开了一本书。她的眼睑此刻已不太红，脸上也恢复了平时那种镇静的神色。

看到弗莱德进屋,她欠起身子问道:“要我上楼吗?”

“不,我刚给打发出来,因为西蒙斯在楼上。”

玛丽重又坐下,干她的活儿。很清楚,她对他比平日更冷淡,她并不知道,他在楼上为了她曾多么生气,对她多么体贴。

“我可以在这儿待一会吗,玛丽?我会不会惹你讨厌?”

“请坐下吧,”玛丽说。“你还不致像约翰·沃尔先生那么讨厌,他昨天到了这儿,根本不问我一声,便在椅上坐下了。”

“可怜的家伙!我想他是爱上了你。”

“我没有这感觉。反正只要一个男人对一个女孩子好一些,她也对他有些感激,别人就说他爱上了她,我觉得,这是一个女孩子生活中最大的不幸之一。我想,起码我不是这样。我没有理由想入非非,自鸣得意,以为每一个接近我的人都会爱上我。”

玛丽不喜欢流露她的感情,尽管这样,她的声调最后还是有些发抖,这说明她心里很烦恼。

“算了,不去管约翰·沃尔!我不想惹你生气。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必要感激他。对了,哪怕人家替你剪一下烛花,你也会把这当作了不起的恩惠。”弗莱德也有他的自尊心,他不想让她看到,他知道她这种不快是什么引起的。

“哦,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对世态人情感到愤慨。我希望人家对我讲话时,不要忘记我也与别人一样是有头脑的。老实说,哪怕上过大学的年轻人,我听他们讲话有时还不如我懂事呢。”玛丽已恢复平静,声调变得和谐悦耳,仿佛欢乐的潜流正从她心底潺潺流出。

“今天早上你拿我取笑,我不在乎,只要你快乐就成了,”弗莱德说。“你刚才上楼的时候,我看你脸色那么忧愁。你不应该再住在这儿,让人那么欺侮。”

“哦,比较起来,这里的生活还轻松一些。我尝过当教师的味道,但我不适宜干那行职业,我的心有它自己的天地,我管不住它。我觉得,为了几个钱装作干一件事,实际上并不在干,这是最痛苦的,任何困难也比这好一些。在这儿,我一切都干得来,不比任何人差,也许比某些人,例如罗莎,还强一些,尽管她是一个美丽的小仙女,那种在童话里时常给妖怪关在屋里的少女。”

“罗莎！”弗莱德嚷道，那声调流露了兄妹之间深刻的嫌隙。

“听着，弗莱德！”玛丽说，口气特别郑重，“你没有权利对人这么严厉。”

“你这是指什么，是指我刚才的话？”

“不，我是指一般说的，指你一般的为人。”

“哦，是说我游手好闲，挥霍浪费。不过，我天生不适合做一个穷人。要是我有钱，我可以成为一个不坏的人。”

“这是说，只有在上帝不乐意赐给你的生活环境中，你才能尽你的责任？”玛丽笑道。

“真的，我负不起一个教士的责任，正如你不适宜担任家庭教师一样。在这一点上，你应该与我有同感才对，玛丽。”

“我从没说过你非当教士不可。此外还有不少职业。我觉得，不能选择一条道路坚决走到底，这才是真正可悲的。”

“这我能够，只要……”弗莱德突然住口，站起身子，靠在壁炉架上。

“只要你相信，你不可能得到任何财产？”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好像要跟我吵架似的。别人讲我坏话，你却给这些话牵着鼻子走，这太糟了。”

“我怎么会要跟你吵架！我情愿跟我的每一本新书吵架，也不跟你吵架，”玛丽说，举起了桌上的书。“不管你对别人多么淘气，你对我还是好的。”

“因为我觉得你比任何人好。但我知道，你瞧不起我。”

“是的，是这样……有那么一点儿，”玛丽笑道，点了点头。

“你敬重的是杰出的人，对一切都有明智的见解的人。”

“是的，我是这样。”玛丽缝得轻快利索，那神气有点像旁若无人的女王。每当谈话走上错误的道路以后，我们只会越来越陷入僵局，找不到出路。这正是弗莱德·文西目前的感觉。

“让我想想，一个女人怎么也不会爱上一个她经常见面的人，一个她从小认识的人；男人也往往这样。使女孩子动心的，总是一个萍水相逢的男子。”

“让我想想，”玛丽说，噘起嘴角，露出一副调皮的样子，“我得回

顾一下我所看到的情况。朱丽叶,她似乎符合你的说法。但是奥菲利娅,她大概早已认识哈姆雷特了。还有布伦达·特罗伊尔,她跟莫登特·默顿是从小认识的,但他似乎是一个可敬的年轻人。还有明娜,她跟克利夫兰的爱情更为真挚,他却是一个外地人①。威弗利对弗洛拉·麦基弗是陌生人,但是她并没有爱上他②。还有奥莉维亚·普里姆罗斯和索菲亚·普里姆罗斯③,以及柯丽娜④,她们可以说一见倾心,爱上了萍水相逢的人。总而言之,我知道的情形还是不可一概而论。"

玛丽抬起头,带着狡猾的神色望着弗莱德,这副表情对他说来是十分亲切的,尽管那对眼睛只是像两扇明净的窗户,笑盈盈地观察着一切。他无疑是一个富有情义的人,随着他从孩子长大成人,他也把爱情给予了童年时代青梅竹马的同伴,尽管他受过高等教育以后,对地位和收入已有了更高的要求。

"一个男子得不到爱情的时候,说他会变好,会做一切,那都是空话。我的意思是,除非他相信他的爱能得到回答。"

"说他会变好等等,这当然只是一句废话,毫无意思。会,可能,将要——这都是分文不值的助动词。"

"我觉得,一个男人要真正变好,脱胎换骨,除非他得到了一个女人真心的爱。"

"我认为,他只有变好以后,才能抱那样的希望。"

"你比我更明白,玛丽。女人不是因为男人好,才爱他们的。"

"也许是吧。但如果她们爱他们,她们就决不会认为他们是坏人。"

"说我是坏人,这太不公平。"

"我根本不是在讲你。"

---

① 布伦达·特罗伊尔和莫登特·默顿,明娜·特罗伊尔和克利夫兰,是司各特的小说《海盗》中的两对情人。

② 在司各特的《威弗利》中,威弗利曾向弗洛拉求婚,但未被接受。

③ 英国作家高尔德斯密斯(1730—1774)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中,牧师的两个女儿。

④ 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的小说《柯丽娜》的女主人公。

“玛丽，在你说你爱我以前，在你答应嫁给我以前——我是指我能够结婚的时候——我不会变好，也干不了什么。”

“哪怕我真的爱你，我也不会嫁给你——毫无疑问，我永远不会答应嫁给你。”

“我觉得，那完全不合情理，玛丽。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答应嫁给我。”

“正好相反，我觉得，要是我真爱你，我就不能嫁给你，这才合乎我的情理。”

“你的意思是说，像我现在这样，我根本无法养活一个妻子。这自然，我现在才二十三岁。”

“关于最后这点，你是会改变的。但别的方面恐怕就不那么容易改变了。我爸爸说，一个懒惰的人无权生存，更无权结婚。”

“那我只有死路一条啦？”

“当然不是，总的说来，我相信你可以变好，可以通过你的考试。我听费厄布拉泽先生讲，那是再容易不过的。”

“那都很好。在他看来，任何事都很容易。其实这根本不在于聪明不聪明。我比许多考试及格的人聪明十倍。”

“我的天！”玛丽说，克制不住她的嘲笑了。“那只适用于克劳斯先生那样的副牧师。把你的聪明除十，它的商数就足够取得一个学位，那太妙了！但这只能说明，你比别人懒惰十倍。”

“好吧，如果我考试及格，你会不会要我进教会干事？”

“问题不在于我要你做什么。我想，你自己也懂得是非。听！那是利德盖特先生来了。我得去报告姑父了。”

“玛丽，”弗莱德说，看她站起来，拉住了她的手，“要是你不给我一点希望，我非但不会变好，还会变坏。”

“我不想给你任何希望，”玛丽说，涨红了脸。“你家里人不赞成这事，我家里也一样。如果我接受一个只会借债，不会工作的人，我爸爸会认为这是我的耻辱！”

弗莱德仿佛给人刺了一针，放开了她的手。她向门口走去，但到了那里，又回头说道：“弗莱德，你对我始终那么好，那么宽容，我不是不知道好歹的人，但是请你不要再向我提那些话。”

“可以，”弗莱德闷闷不乐地说，拿起了帽子和马鞭。他的脸变得红一块白一块的，没一点精神。他像许多考试落第的懒惰青年，一心沉浸在爱情中，然而对方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又没有钱！但是他有费瑟斯通先生的田地作依靠，而且坚信，不论玛丽口头上怎么说，她其实是喜欢他的，因此他并没有完全绝望。

回到家里，他把四张二十镑的钞票交给母亲，请她代为保管。“我不想花这些钱，妈妈。我要用它还一笔债。不把它留在我身边，这样保险一些。”

“你真是个乖孩子，亲爱的，”文西太太说。她最宠爱这个大儿子和最小的女儿（一个六岁的孩子），尽管别人认为，这是两个最淘气的小东西。母亲的眼睛是雪亮的，她的偏心不无依据，至少她最善于辨别，谁对她最体贴，最孝顺。毫无疑问，弗莱德非常爱他的母亲。但也许那也是出于他对另一个人的爱，他才特别谨慎，要把钱藏好，免得他挥霍惯了，把一百镑随手花掉。因为那位借给他一百六十镑钱的债主，手中握有一张可靠的借据，在借据上签字的保人是玛丽的父亲。

## 第十五章

你说黑眼睛不是你所爱的，
蓝眼睛也不能吸引你，
但是我们看你今天不同往常，
好像遇到了天大的喜事。

啊，我穿过各种新奇的欢乐之土，
追踪着我最美的美人，
这里的足印和那里的回声，
都指引我奔向我的宝贝。

瞧！她回过头来了，她——
在凡人的躯体中蕴藏着不朽的青春，

像永恒的星辰放射着灿烂的光辉，
她就是有着许多名称的“自然”！

一位伟大的历史家① ——他坚持这么称呼自己——已有幸在一百二十年前去世，因而得以列名在许多大伟人中，而我们这些渺小的现代人至今仍行走在他们巨大的脚下。他的大量议论和插话光辉绝伦，构成了他作品中最难以企及的部分；尤其是在那部多卷本历史的开头几章中，他好像搬了一张扶手椅，坐在舞台前部，用他明快有力的英语，娓娓动人地跟我们闲谈。但是菲尔丁的时代，日子比较长（因为时间也像金钱一样，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衡量的），到了夏天，下午便闲得没事，至于冬天的黄昏，那更是在时钟慢悠悠的滴答声中度过的。我们这些后起的历史家可不能学他的样，随意逗留；如果我们要闲谈，恐怕只得三言两语，匆匆带过，好像我们是坐在木板房里的小折凳上鹦鹉学舌。拿我来说，至少我有许多人生的悲欢离合需要铺叙，看它们怎样纵横交错，编成一张大网。我必须把我所能运用的一切光线，集中在这张特定的网上，不让它们分散在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中。

此刻我得把那位新居民利德盖特再详细介绍一番，使他的身世更为一切关心他的人所了解，也许甚至比他来到米德尔马契以后，经常遇见他的人了解得更多一些。因为我们无疑都承认，一个人可以被大家吹捧，颂扬，嫉妒，嘲笑，当作工具、钟情的对象、或者至少是未来丈夫的候选人，然而实际上仍与他素昧平生；周围的人只能凭一些表面现象，对他作出错误的估计。但是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觉得利德盖特完全不是普通的乡村医生，在当时的米德尔马契，这样的印象就是表示大家相信，他可以创造各种奇迹。当然，每个家庭都认为自己的医生出类拔萃，非同等闲，在处理和治疗疑难杂症方面有独到之处。这种对他们的医术的信赖是一种直觉，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要说证明，那么它只存在于生病的太太小姐们不可动摇的信念中，那是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的，除非这些直觉遭到了同样强大的另一些直觉的抵

① 英国伟大作家亨利·菲尔丁（1707—1754）根据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称小说家为历史家。下面所说的“多卷本历史”是指他的长篇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

制。每个太太，凡是把伦奇的“抗热疗法”当作医学真理的，托勒的“降热疗法”在她眼里便是一场浩劫。因为大量放血和发疱的英雄时代还没有过去，那种万能的理论更没有过时，在那个时代里，一切疾病都给冠以不祥的名称，因此必须毫不犹豫，采用相应的手段对付它们——打个比方，要是疾病被称作叛乱，那当然不能对它放空炮，必须真刀真枪，立即放血。抗热派和降热派在某些人眼中，同样是“聪明人”，这观点确实适用于世上的一切天才。不过谁也不致想入非非，认为利德盖特先生在学识上，可以与斯普拉格大夫和明钦大夫并驾齐驱，因为只有这两位医师能够妙手回春，在人们病入膏肓的时候，或者在每一线希望都值一个金币的时候，给他们带来转机。尽管这样，我还是得说，人们有一种普遍的印象，觉得利德盖特与米德尔马契的任何医生都不太相似。这是真的。他还只有二十七岁，在这样的年纪，许多人都是不同寻常的——他们对前途充满希望，相信可以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财神爷也永远不会给他们套上嚼子，骑在他们背上，相反，如果他们有求于他，他还会替他们驾车，把他们送往目的地。

他刚从一所公学毕业，便成了孤儿。他的父亲是军人，留给三个孩子的钱不多，因此当少年泰第乌斯希望学医的时候，他的监护人认为，与其为了家族的尊严，劝他打消主意，不如满足他的要求，让他到一个乡村医生那儿当学徒。他是那种罕见的孩子之一，这种孩子很早就有了明确的志向，认为他们应该在生活中担负某种使命，愿意为了它本身，而不是为了他们的父亲做过这事，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中间凡是后来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的，大多都会记得在某一个早上或晚上，我们怎样爬上高凳子，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从未读过的书，或者怎样张开嘴巴坐在边上，听一个陌生人谈话，或者在完全缺乏书本的情况下，怎样听取内心的启示，于是这便成了我们的爱好可以追溯的最初渊源。这样的事，利德盖特也经历过。他是一个活泼的孩子，玩得累了，便一头倒在屋角里，不出五分钟已沉浸在他所能得到的任何一本书中，如果那是《拉塞拉斯》[①] 或《格列佛游记》，自然很好，但

① 指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的小说《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拉斯传》。

贝利[1] 的辞典，或者附有外典[2] 的《圣经》也成。在他不骑马，不跑步，不打猎，或者不听别人谈话的时候，必须读点什么。他十岁时，一切便是这样。那时他已读完《克里萨尔，或畿尼历险记》[3]，它既不是婴孩喝的牛奶，也不是冒充牛奶的任何白色混合饮料；他那时已感到，书本上废话连篇，而生活是愚蠢的。学校里的学习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这个看法，因为虽然他"修了"古典名著和数学，他的成绩并不突出。人们传说，利德盖特只要愿意，可以大有作为，但目前他无疑还不想有所作为。他是生龙活虎般的小家伙，有敏捷的理解能力，但还没有火花点燃他身上的求知欲，知识在他看来十分肤浅简单，很容易掌握，因为从长辈的谈话听来，他显然已获得了超过成人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也许，这是那种昂贵的教学，那个穿短上身外套和各种一去不复返的服饰的时代必然留下的后果。但是在一个假期里，一天由于下雨，他走进了家中的小藏书室，想再找一本也许可以引起他兴趣的书，找不到！不过确实，他把一套积满灰尘的书搬下了书架，书是灰色平装本，书名已经发黑，这是他以前从没碰过的一部旧百科全书。它们对他至少还是新鲜的。书放在最高一层，他得站到椅上，才能把它们取下。他打开了第一册，只想随便翻翻，但他翻到的正是那不能随便翻翻的地方。他看到的那一页，条目是解剖学，他的眼睛接触到的第一段是谈心脏瓣膜的。他对任何瓣膜都一窍不通，不过他知道，瓣膜是两扇折门，就在这时，一道亮光倏地从这门缝里射到了他心头，他第一次发现，人的身体是一架多么微妙的机器。开明的教育方式，自然使他在学校里可以任意阅读古典作品中不太文雅的段落，但是对身体内部的构造，除了一般的神秘感和猥亵感以外，他还从未作过任何想象，因此他所知道的头脑，只是位在太阳穴旁边的一些小袋子，他不懂得血液是怎么循环的，正如他不明白纸币怎么能代替黄金一样。但是启示的时刻到了，在他爬下椅子之前，世界在他眼

---

① 内森·贝利(？—1742)，英国辞典学家，编有《英语词源辞典》。

② 外典是指未被编入《圣经》的基督教著作，它们一般宗教色彩较少，故事性较强。

③ 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约翰斯东(1719？—1800？)写的一部讽刺小说，内容大多有所影射。

前已焕然一新，他发现，在他一向认作知识的背后，还隐藏着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它们把一个广阔的天地从他眼前隔开，可那里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变化。从那个时刻起，利德盖特感到，求知欲在他心头苏醒了。

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谈论，男子怎样爱上女子，怎样跟她结婚，或者怎样跟她不欢而散，各奔前程。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描写詹姆士国王所说的女人的"王国和乐园"，津津有味地倾听行吟诗人的古老歌声，可是对另一种"王国和乐园"，那必须通过艰苦的思考，百折不挠地放弃一切渺小的私欲之后，才能取得的天地，却不以为意，无动于衷，这是由于诗情过多，还是由于愚蠢呢？但是我们所说的求知欲，发展也是不同的，有时它导致光辉的结合，有时却使我们灰心失望，终于与它分道扬镳。这种不幸的发生，往往是与行吟诗人歌唱的那种热情相偕俱来的。你只要看那大量的中年人，他们现在固然只是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例行公事，就像他们天天要打领结一样，但是其中相当多的人，也曾一度有过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他们之逐渐流于一般，变成碌碌无闻的庸人，这过程往往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也没有留下痕迹，也许他们不求报偿、不计私利、兢兢业业的精神，正与青年人的其他爱好相同，是在不知不觉中冷却的，这样，终于有一天，早年的自我在老家中成了幽灵，新颖的陈设也与他们格格不入。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逐渐蜕变的过程更微妙的了！起先，这个过程在他们是无意识的，你和我可能把我们的某些精神传染给了他们，用我们那投其所好的错误观念，或者我们所得到的愚蠢结论，影响了他们，但也可能那是随着一个女人的秋波引起的颤动一起开始的。

利德盖特不愿成为这些失败者中的一个，他也更有希望一些，因为他对科学的兴趣不久就变成了对专业的爱好，借以糊口的职业激发了他年轻的信念，当初把学徒时期当作权宜之计的思想，没有把他吞没。为了学习，他到了伦敦、爱丁堡和巴黎，他始终没有抛弃自己的信念：医学事业有着广阔的前途，它是全世界最好的职业。他把科学和艺术看作互相沟通的事物，还把知识上的收获和社会的福利直接联系在一起。利德盖特的天性需要这种结合，他是一个热情的人，跟其他一切血肉相连的感觉，可以帮助他克服专门研究中的一切抽

象观念。他不仅关心“病例”,他还关心约翰和伊丽莎白,尤其是伊丽莎白。

这职业还有另一个动人之处,那就是它需要改革,可以满足人的正义感,鞭策他去清除它的金钱色彩和其他骗局,掌握真正的、虽然不一定必要的学识。他到巴黎去学习,决心等回国后,在外省城市当一名普通医师①;反对把内外科割裂的不合理措施,这不仅符合他科学研究的利益,也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他要远离伦敦钩心斗角、争风吃醋、吹捧奉承的污浊气氛,像詹纳② 那样,完全靠自己的成就赢得名誉,不论它来得如何缓慢。因为不能忘记,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尽管一些声誉卓著的学院为了保卫知识的纯洁性,花了不少力气,把它限制在少数人中间,在收费和授职方面奉行严格的规定,防止错误,然而在伦敦仍有不少不学无术的年轻人得到提升,在外省获得正式开业权的人更多。在公众心目中,医师学会制定的标准很高,只有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那些受过昂贵而极其罕见的医学教育的人,才能得到它的特别批准,但是这并不能防止骗人的庸医依然逍遥法外;而且由于开业行医主要是给病人开许多药,公众自然认为,药开得越多越好,只要它们价钱便宜,以致大量吞服不够资格的医生胡乱开出的丸药,也就不足为奇了。统计学还没有涉及这个方面,去对庸医或江湖郎中的数目作出统计,这些人对一切改革是必然要群起而反对的,鉴于这一情况,利德盖特觉得,改变这种数量上的优势的最有效途径,还是改变个人。他便打算这么办,从自己做起,然后逐步推广,使这种变化终于有一天对全体发生影响。与此同时,他仍可给自己的病人治病,促进他们内脏的有利变化。但他的目的不单在于实施真正的医疗,使它提高一步,他还有更大的志向,认为他可能找出治疗疾病的解剖学根据,因而在医学发现史上占有一席位置。

米德尔马契的一名医生,居然想当发明家,你觉得不合情理吧?确实,那些伟大的创始者要等升到天上,成为明星,左右着我们的命运以后,才会引起我们大多数人的重视。举例来说,那个“打破了天

---

① 指通看内外各科的医师。

② 爱德华·詹纳(1749—1823),英国医生,首创接种牛痘的方法。

空的壁障"的赫歇耳①,不是曾经在外省教堂里弹风琴,给初学钢琴的人上过音乐课吗?所有这些光辉的明星都得在地上行走,周围的人也许只看到他们的姿态和衣服,看不到会使他们流芳百世的才华。所有这些人都有过一段默默无闻的个人历史,遇到过一些诱惑,有过一些私心杂念,它们产生过一定的阻力,推迟了他们的进程,使他们最后才到达那些不朽的伟人中间。利德盖特不是看不到这种阻力,但他充满信心,相信他可以避免一切危险。尽管他还只有二十七岁,他觉得他已相当老练。他不愿在首都沽名钓誉,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宁可生活在普通人中间,这些人不会阻挠他实现他的伟大思想——他在勤奋行医的同时所抱的双重目的之一。他陶醉在美好的憧憬中,觉得这两个目的是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他的日常工作便是仔细的观察和诊断,遇到特殊病例便借助显微镜作出进一步的判断,而这一切都起着深入研究的作用,推进了他的设想。他的职业的突出优点不就在这里吗?他要成为米德尔马契一名优秀的医师,这同时也保证了他在科学探索的远大道路上继续前进。有一点在他一生的这个特定阶段,是应该得到赞赏的,即他不想效法那些慈善家的榜样,这些人一边揭露别人制造的假药,一边出售有害的药水,牟取暴利,或者一边在赌场里合伙当老板,一边使自己得到闲暇,充当社会道德的维护者。他打算从自身做起的那些特殊改革,自然可以完全由他做主,这比之从解剖学上来说明病理,是容易得多的一个问题。改革之一就是坚定执行新近颁布的一项法令,只开处方,不配药物,也不从药剂师那儿抽取回扣。这对于志愿在外省城市当一名普通医师的人,是一种新措施,它必然引起同行的反对和指摘。但是利德盖特还要在治疗方法上实行革新,他相当清醒地看到,真正根据他的信念正直地进行治疗,最好的保证就是排除相反方面的经常引诱。

也许就科学家和理论家而言,那是比现在更为愉快的时期。我

① 威廉·赫歇耳(1738—1822),德国天文学家,天王星的发现者,恒星天文学的建立者。他出生于德国的汉诺威,年轻时来到英国,靠教授音乐为生,同时攻读天文学。

们总是认为，在美洲刚开始发现，一个勇敢的水手哪怕船只失事，也能找到一个新王国的时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时代。一八二九年前后，病理学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年冒险家说来，也就是一块新大陆，一个新美洲。利德盖特的最大抱负，就是要为他的职业在扩大科学的、合理的基础方面作出贡献。他越是对疾病的一些特殊问题，例如高热和高热病的性质，发生兴趣，他越是深切感到人体结构的基础知识的必要。在本世纪初，这个领域还只有比夏① 探索过，他用他短促而光辉的一生照亮了它，三十一岁就夭折了，但他正如另一个亚历山大② 一样，留下了一片可供许多后人开发的领土。那个伟大的法国人第一次提出了一个观念，即生命体从基本上看，不是一些器官的组合，这些器官可以先分别研究，然后联结起来加以理解，而是必须把它们看作包含着若干原始的网络或组织，各种器官——脑，心，肺等等——便由这些网络或组织构成，正如一所房屋的各种设备均由木材、铁、石块、砖瓦、锌等等，按不同的比例制作而成，而每种材料都有各自的成分和结构。由此可见，不了解这些材料的性质，谁也别想理解或判断整个机体或它的部分，知道它们的弱点何在，如何进行维修。比夏提出的观念，以及他就各种不同组织进行的仔细研究，对医学问题发生的作用，必然像一盏煤气灯照到了一条黑暗的、本来只点着油灯的街道上，使人们开始看到了机体的一些新联系，以及从前所不知道的事实，而这一切是在研究疾病的症状和药物的作用时，不得不考虑在内的。但是依靠人的心灵和理智取得的结果，进展是缓慢的，现在到了一八二九年底，大部分医疗工作仍在老路上踌躇不前，故步自封，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仿佛仍得从比夏的终点直接开始。这位伟大的发现者把组织看作生命体的最终事实，没有再前进一步，这标志了解剖分析的极限，但它已向后继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机体是否有共同的基础，而它们都来自这基础，正如你的绸衣、罗纱、面网、缎子和丝绒，都是由生丝织成的？这里又将产生一道光，它像氢氧光一样，将照明事物最根本的粒子，修正以前的一切解释。比夏这

---

① 马利·弗朗索瓦·比夏（1771—1802），法国生理组织学和病理解剖学的先驱。

② 指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公元前 323），曾建立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

个发现的后果，已在欧洲思想界的许多方面引起震动，现在利德盖特也迷上了它。他希望他能进一步阐明生命机体的内在联系，使人的思想更符合实际情况，沿着准确的方向前进。这工作还没有成功，但是对于知道如何运用前人成果的人，条件已经具备了。原始组织是什么？利德盖特是这么提出问题的——这不是能够迅速获得答案的方式，但是找不到正确的语言，正是许多探索者都遇到过的命运。他要依靠空闲的间隙，千方百计挤出时间，从事漫长的研究。他的许多线索不仅是孜孜不倦地运用解剖刀，也是孜孜不倦地运用显微镜取得的——那时研究工作又重新怀着信赖的热情运用这工具了。这就是利德盖特未来的计划：为米德尔马契做一些小小的好事，同时为世界从事一项伟大的研究。

这时期他无疑是一个愉快的人：二十七岁，没有任何坏习气，待人接物慷慨大方，决不损人利己，头脑里装满各种想法，这使生活变得引人入胜，不必从赛马和其他奢华神秘的娱乐中寻找精神寄托——事实上，他那八百镑遗产，在买下医生业务后，已所剩无几，不能供他挥霍了。他还处在起点上，对许多人说来，这正是一场有趣的赌博的开始，有的人便在这场游戏中流连忘返，津津有味地注视着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的各种复杂可能性，展望着环境将会带来的一切挫折和进展，体会着内心的一切微妙反应，而他们在这中间向前游去，或者达到目的，或者遭到灭顶之灾。哪怕对利德盖特的性格有充分了解，我觉得，这危险还是存在的。因为性格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正在展开的东西。不论作为米德尔马契的医生或不朽的发现者，这个人都还在形成中，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可能缩小或扩大。我希望，缺点不致成为理由，使你对他不再发生兴趣。我们那些富有才能的朋友中间，难道没有过于自信或过于傲慢的人吗？难道每一颗高贵的心都没有一点平庸的斑点吗？难道没有人有时过于拘泥，有时又过于狂妄，要把自己的偏见强加于人吗？或者没有人在眼前利益的影响下，把较好的精力浪费在错误的道路上吗？所有这一切都适用于利德盖特，但是即使我这么说，这仍不过是彬彬有礼的传教士的委婉辞令，他们只谈亚当，不谈教堂里在座各位先生的缺点，免得引起他们的不快。可是那些隐晦笼统的话是从具体的缺点概括出来的，

而具体的缺点却有独特的面貌、语气和表情，在不同的戏剧里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的虚荣心正如我们的鼻子一样，不尽相同。自负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它随着我们精神气质的细微差别而变化，而精神气质是人人不同的。利德盖特的自负是一种傲气，它从不嗤笑，从不盛气凌人，但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流露出不屑争辩的宽容态度。他可怜那些痴迷不醒的人，愿意尽力帮助他们，并且完全相信，他们不能左右他的态度。他在巴黎的时候，曾想参加圣西门派，目的是要改变他们，使他们反对他们的某些理论。他的一切缺点都带有类似的性质，这是那种生有一口好嗓子，衣冠楚楚，平时一举一动都露出高贵气派的人所有的缺点。那么，哪里会有平庸的斑点呢？一位醉心于那种潇洒不羁的风度的年轻小姐这么说。在一个如此文雅，如此抱负不凡，对社会义务具有如此豁达大度、不同寻常的观点的人身上，怎么还有平庸藏身之处呢？但这还是可能的，正如一个天才，如果你出其不意，向他提出一个他不懂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可能不知所云；许多一心为社会造福的人，也可能逢场作戏，在歌场舞榭中消磨一些时光，或者除了奥芬巴赫[①] 的音乐，以及流行歌舞剧中的俏皮话以外，什么也不感兴趣。利德盖特的平庸便在于他的某些成见，因为尽管他志向高尚，富有同情心，这些成见却与世上一般人的见解大同小异。那种高尚的精神属于理性的情绪，并未渗入他的感性方面，影响他对家具、妇女等等的观念，或者影响他对自己的看法——他总认为他比其他乡村医生高贵，而且希望大家理解这点，不必他自己作出说明。他目前还不想考虑家具问题，但一旦需要考虑，恐怕不论生物学或改革计划，都不会使他超越一般人的趣味；要是他没有最华丽的家具，他便会觉得不舒服。

至于女人，他已经一度如醉如痴，堕入过情网，他希望那是最后一次，好在他已把结婚推迟到遥远的将来，可以不怕再鲁莽从事了。对于那些想结识利德盖特的人，这桩情场风波还是值得知道的，因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他的情绪往往变化不定，忽冷忽热，而且他对妇女殷勤多情，使他具有了一种可爱的气质。这故事用不了几句话。

---

① 雅克·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著名作曲家，轻歌剧的创始者之一。

它发生于他在巴黎求学的时期，那时，除了其他工作，他还在从事电流治疗的各种实验。一天晚上，他没有从实验中得到他需要的事实，心里烦躁，便丢下他的青蛙和兔子，让它们在经历了不可理解的、命中注定的、难受而神秘的战栗之后，休息一会，自己则跑到圣马丁门剧院，预备在那里消磨一个晚上。剧院正在上演一出通俗歌剧，他已看过几次了。吸引他的不是那场通力合作的精彩表演，而是戏里的一个女主角，她要在台上刺死她的情人，因为她把他当作了戏中一个心怀叵测的公爵。利德盖特爱上了这个女伶，但是从没想过要认识她。她是普罗旺斯人，乌黑的眼眸，希腊人的面型，身材丰满，显得仪态万方，具有一种美丽温柔的少妇的风度，她的嗓音柔和，像是喁喁细语。她不久前才来到巴黎，拥有清白的名声，她的丈夫与她同台演出，扮演那个不幸的情人。她的表演不过"聊能称职"，但观众已很满意。利德盖特目前的唯一消遣，就是上剧院去看这个女人，他觉得这仿佛像置身于南国的花草丛中，在紫罗兰盛开的岸边小坐一会，可以使他心旷神怡，暂时忘记他终日厮守的电疗实验。但是那天晚上，这本老戏却出了一个大乱子。在女主角把刀刺向她的情人、他要优雅地倒下的时候，这位妻子真的把刀插进了丈夫身中，他当即倒下了。一声尖厉的叫声震动了剧场，那个普罗旺斯女人也昏倒在台上。这叫声和昏厥本来是戏中需要的，只是这一次成了假戏真做。于是利德盖特一跃而起，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爬上了舞台，立刻进行抢救。他发现女主角的头部撞伤了，轻轻把她抱了起来，就这样，他认识了她。这件惨案在巴黎传说纷纭。这是谋杀吗？女演员有一些疯狂的捧场者，他们大多认为她有罪，因而更加崇拜她（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但利德盖特不属于这类人。他不遗余力替她争辩，说她是无辜的。这样，以前他仅仅为她的美貌感到陶醉，既没有目的，也没有私心，现在，这种感情却变成了一种个人的依恋，对她的命运的同情。谋杀的想法是荒谬的，找不到任何动机，大家知道这对年轻夫妇相亲相爱。由于一时失足，滑了一跤，以致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事，以前也不乏先例。法院的侦查以球尔太太无罪开释结束。到这时，利德盖特已与她有过多次会面，只觉得她越来越可爱。她讲话不多，但这使她更显得妩媚动人。她有些忧郁，对他似乎很感谢。只要她在他眼前出

现，就仿佛黑夜中升起了一盏灯。利德盖特狂热地追求她，深怕别人抢在前面，夺走了她的爱，向她求婚。但是尽管那件不幸事故已使她红得发紫，更加出名，她却拒绝与圣马丁门剧院继续签订合约，悄然离开巴黎，丢下了那一批捧场者，也没告诉任何人。也许谁也不想再打听她的行踪，只有利德盖特，他觉得怎么也无法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头脑里老是想着不幸的球尔，想象她怎样怀着无边无际的忧郁，在漫无尽头的大地上流浪，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慰她的忠实伴侣。不过，隐姓埋名的女演员，正如其他隐私一样，是隐藏不住的，过不多久，利德盖特就发现了一些线索，知道球尔是朝里昂方向出走的。最后他得悉，她在阿维尼翁献艺，也十分叫座，她用的仍是原名，但仪态更显得庄严肃穆，像一个怀抱着孩子的弃妇。散戏后，他去找她，她接待了他，神态仍那么安详，这给他的感觉是像一泓清澈见底的泉水那么美好。他要求第二天去看她，她同意了。他预备告诉她，他如何爱她，并向她求婚。他知道，这像疯子的心血来潮，甚至与他平时的怪癖也不能协调。但没有关系！这是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他身上显然有两个自我，他们不得不学会互相容忍，接受彼此的牵制。奇怪，我们中间有些人处在迷恋状态，还能看到另一幅清醒的景象交错出现，他们一面站在山上讲胡话，一面却望见一片大平原铺展在山下，那坚定沉着的另一个自我，便在那儿安详地等待他们。

他在球尔面前恭恭敬敬，温柔体贴，在他看来，任何怠慢都是与他对她的深厚感情不能相容的。

“你是不远千里，专门从巴黎来找我的?”第二天她对他说。她坐在他面前，合抱着双手，眼睛注视着他，似乎不胜诧异，像一头桀骜不驯的野兽左思右想，总是无法理解。“难道所有的英国人都是这样的吗?”

“我来是因为我总是想着你，不能不看到你。你太孤独了，我爱你，我要求你同意做我的妻子。我可以等待，但我要求你答应以后嫁给我，不嫁给任何别人。”

球尔默默注视着他，漂亮的眼睑下闪射出忧郁的光芒，最后他充满了狂热，跪到了她的膝边。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她用她那种喁喁细语似的声调说，仍合抱

着双手。“我的脚真的滑了一下。”

“我知道，我知道，”利德盖特说，不让她讲下去。“这是意外的不幸事件，可怕的无妄之灾，它只是使我更加爱你。”

球尔又停了一会，这才慢条斯理地继续道：“但我是故意那么做的。”

利德盖特尽管是一个坚强的人，脸色蓦地发白了，身子哆嗦着，似乎过了好一会，他才站了起来，立在离她远远的地方。

“那么这里边包含着一个秘密，”他终于说，甚至仍很热情。“他虐待你，你恨他。”

“不！他使我感到厌倦，他太爱我了，他要留在巴黎，不愿待在我的家乡，这使我不能忍受。”

“我的天呐！”利德盖特说，发出了恐惧的呻吟。“因此你设计杀死他？”

“我没有设计什么。只是在戏中，我突然想起，我要那么做。”

利德盖特站在那里默不作声，一边望着她，一边下意识地戴上了帽子。他看到这个女人，这个他向她献出了自己的初恋的女人，站在一群愚蠢的罪犯中间。

“你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她说。“但我不需要丈夫。我永远不想再有丈夫。”

三天后，利德盖特又回到巴黎的寓所中，继续他的电疗实验了。他相信他的迷梦已经惊醒。由于他充满仁慈的内心，由于他对人生美好未来的信念，他避免了从此变得冷酷的后果。相反，吃一堑，长一智，他对自己的处世之道更深信不疑。今后他要对妇女采取严格的科学观点，不抱任何幻想，凡事必须三思而后行。

我们对利德盖特的过去，作了浮光掠影的回顾，不过在米德尔马契，这恐怕是谁也不会想到的。确实，那些可敬的市民也像一般的芸芸众生，不会对没有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一切发生任何兴趣，非把它们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不仅该市的年轻小姐，连胡子灰白的老人，也往往只是急于考虑，怎样才能使一位新交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至于生活怎样使他成为今天这种可资利用的人，则并不想多过问。事实上，米德尔马契只想把利德盖特一口吞没，舒舒服服地把他同化过来。

# 第十六章

女人身上可贵的一切，
　在美好的你这儿无不存在，
因为全体女性所能提供的，
　只是美丽和温情。

——查尔斯·塞德利爵士①

泰克先生应否任命为医院的带薪牧师一事，在米德尔马契人中间引起了激烈争执。利德盖特听到的一些议论，使他对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在地方上拥有的权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位银行家显然是土皇帝，但当地有一个反对派，而且即使在他的拥护者中间，也有人并不讳言，他们的支持只是一种妥协。他们公开谈论自己的感想，说事物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商业上的不测风云，使你不得不向魔鬼烧香。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权力，不仅由于他是外省的一个银行家，了解当地大部分商人的财务秘密，掌握着他们的信用命脉，也因为他是一个既慷慨又严厉的慈善家，他随时准备解囊相助，也随时严密监视着慈善活动的后果。他像一个不辞辛劳的人，始终坚守岗位，为他主持的地方公益事业筹集主要的捐款，在私人善举方面，他也无微不至，助人为乐。为了安排靴匠特格的儿子当学徒，他可以到处奔走，然后监督特格每星期上教堂做礼拜。为了洗衣妇斯特赖普大娘晾衣服的场地，他可以出面与斯塔布斯交涉，不准他对她刁难勒索，同时亲自审查对斯特赖普大娘的种种诽谤。他私人借出的小额贷款为数不少，但是在出借前后，他总要把具体情况详细了解清楚。就这样，他赢得了当地人的心，大家依赖他，怕他，也感激他。权力一旦进入那个微妙的领域，就会自行繁殖，大大超出它的外在财产所拥有的实

① 查尔斯·塞德利(1639？—1701)，英国诗人，写过一些诗歌、悲剧和喜剧，但大多已为时代所淘汰。这里的几行诗出自《致西莉亚》一诗。

力。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权力,用它来为上帝增添荣耀。为了调整他的动机,明确为了上帝的荣耀他应该怎么办,他经历了复杂的精神上的冲突和内心斗争。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的动机并不能经常得到正确的评价。在米德尔马契有不少冥顽不灵的人,他们那杆思想的秤只能称粗笨的杂物。他们怀着一个无从解答的疑团,认为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既然不想像他们一样寻欢作乐,吃得那么少,喝得也那么少,却甘愿为每一件事苦苦操心,他一定对权力有着吸血鬼一般的嗜好。

牧师问题进入了文西先生的餐厅,那天利德盖特也在座。他发现,尽管主人与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是至亲,他并没受这种关系的束缚,不过他反对提议中的安排的理由,是他不赞成泰克先生的讲道文,它们全是教条,他赞成费厄布拉泽先生,他的讲道没有这类缺点。牧师支取薪金的办法,文西先生完全赞成,他认为这应该给费厄布拉泽,他是一个普通人,但并不比别人差,心地善良,在任何地方都是最好的传教士,而且容易相处。

"那么你站在哪一边?"验尸官奇吉利先生说,他是文西先生最好的打猎伙伴。

"哦,我很高兴,现在我不再当董事了。我主张把这件事提交董事会和医务会议共同解决。大夫,我把我的一部分责任移交给你们了,"文西先生说,先看了一眼本地资格最老的斯普拉格医师,然后又看看利德盖特,后者就坐在他的对面。"你们当医生的得商量一下,开什么样的药方才好,利德盖特先生,是吗?"

"我跟双方都不太熟,"利德盖特说,"但一般而论,人选问题往往决定于个人的好恶。对某一职务最合适的人,未必是最好的或最受欢迎的人。有时你为了推行改革,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给大家喜欢的老好人一笔年金,让他离职,退出这场竞争。"

虽然大家认为,明钦大夫更有"学识",但斯普拉格医师是公认的"权威",他望着他的酒杯,那张呆板的方脸不露一点表情;他在听利德盖特讲话。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些东西是明确无误、不容怀疑的,例如,对外国人的观念总是夸夸其谈,奉为圭臬,对前辈们已经解决,因而可以束之高阁的问题,却企图旧事重提,加以改变;这在斯普拉

格医师眼中，当然是不足为训的。早在三十年前，这位大夫已经凭一篇关于脑膜炎的论文，建立了牢固的地位，这篇论文至少还有一份标明“本人珍藏”字样，用牛皮精装封面保存着。从我来说，我对斯普拉格大夫的这种心理是深表同情的，因为自满是一个人不容剥夺的权利，如果受到侵犯，自然很不舒服。

然而利德盖特的话在客人中没有引起同感。文西先生说，只要他做得到，他决不让他不喜欢的人在任何地方得逞。

“去你的改革！”奇吉利先生说。“世界上没有更大的骗局了。你从没听到过一种改革不是为了玩弄花招，把一些新人推上舞台的。利德盖特先生，我希望你不是刺血针派人物①，他们想从司法人员手中把验尸官职务抢走呢。你那些话好像就有这点味道。”

“我不赞成韦克利，”斯普拉格医师插口道，“我最反对他了。他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家伙，为了沽名钓誉，可以牺牲职业的荣誉，可这种荣誉，大家知道，是由伦敦的医师学会确立的。有些人只要能够出名，给大家骂得狗血喷头也在所不惜。但韦克利有时还是对的，”大夫又慎重地补充道，“我可以指出，在一两个问题上，韦克利没有错。”

“好吧，”奇吉利先生说，“我不反对任何人维护自己的职业，但是谈到我们的争论，我倒想请教，一个验尸官没有受过司法训练，怎么对验尸证据作出判断？”

“依我看来，”利德盖特说，“司法训练在需要另一种知识的问题上，只能使人更加无法胜任这工作。人们谈到证据，仿佛这真是可以凭盲目的司法女神用天平来衡量的②。其实，在任何专门问题上，人们除非懂得有关的专业知识，就无法判断怎样才算证据确凿。对于尸体检验，一个律师不比一个老婆子更有用一些。他怎么知道毒药的作用？这无异是说，懂得吟诗就懂得种马铃薯了。”

“我想，你应该知道，验尸官的任务不是指导验尸，只是对医生的

---

① 《刺血针》是英国著名外科医师托马斯·韦克利(1795—1862)创办的医学杂志。韦克利思想激进，曾猛烈攻击当时的医务制度。验尸官应由医师担任的主张便是他提出的。

② 在希腊罗马神话中，司法女神是蒙住双目的，一手持剑，一手拿天平，表示执法如山，不徇私情。

证明作出判断。”奇吉利先生说，口气有些轻蔑。

“但医生也往往像验尸官一样无知，”利德盖特说。“法医学上的问题不能靠侥幸，把希望寄托在遇到的医生正好具备丰富的知识上。万一有一位不学无术的医生告诉验尸官，士的宁① 可以腐蚀胃壁，他就不应该相信这话。”

利德盖特确实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奇吉利先生是皇家验尸官，最后还天真地问道：“斯普拉格大夫，你同意我的话吗？”

“同意一部分，在人口稠密地区和首都是这样，”大夫说。“但我想，在这些外省地区，我的朋友奇吉利还大有可为，哪怕我们医生中间能找到最好的人接替他的职务，要改变这种状况也还早着呢。我相信，文西会同意我的观点。”

“对，对，我只要验尸官是出色的猎手就成，”文西先生兴高采烈地说。“在我看来，律师是最保险的人。谁也不能懂得一切，许多事是‘上帝的安排’。至于下毒，这件事吗，你需要知道的还是法律。好，我们到女士们那儿去吧。”

利德盖特心中捉摸，奇吉利先生也许正是那种对胃壁毫无兴趣的验尸官，但是他不想涉及个人。这是在米德尔马契上层社会中活动的困难之一，在这里，对任何有薪俸的官职要求以知识作为条件是很危险的。弗莱德·文西曾把利德盖特称作书呆子，现在奇吉利先生又觉得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尤其后来到了客厅里，他对他更加不满，因为那个年轻医生一直竭力巴结罗莎蒙德，用茶点时，还轻而易举地独占了跟那位小姐的谈话权。茶点由文西太太主持，她从来不把任何家务推给女儿。主妇那和蔼可亲的脸显得娇嫩红润，两根粉红带子在美好的喉头轻轻飘动；跟丈夫和孩子讲话时，她总是和颜悦色；这一切无疑都是文西家的魅力所在。在这幅背景上，那位女儿更显得惹人喜爱了。文西太太平易近人，虽然有些庸俗，但并不讨厌，这种特点也突出了罗莎蒙德的文雅，使利德盖特不禁喜出望外。

毫无疑问，小巧玲珑的脚，丰满柔和的双肩，可以使优美的风度更加引人入胜；弯弯的嘴唇和眼睑发出的妩媚的微笑，会把本来无懈

---

① 一种中枢兴奋剂。

可击的话衬托得更加正确，变成天经地义。罗莎蒙德的话一向无懈可击，因为她是聪明的，她的聪明使她除了幽默，可以表现一切情调。幸好她从来不想讲笑话，这也许便是她聪明过人的决定性标志。

她和利德盖特谈得很投机。他表示遗憾，上次在斯通大院没有听到她唱歌。他寓居巴黎的后期，唯一的娱乐就是听音乐。

"你也许学过音乐吧？"罗莎蒙德问。

"没有，我能辨别许多种鸟声，我也听得懂各种旋律，但是音乐，我一点也不懂，我完全是外行，然而它使我高兴——使我动情。世界是多么愚蠢，对于它可以得到的这种欢乐，却不知道充分利用！"

"说得多好，你会看到，米德尔马契对音乐真是一窍不通。这里简直没有一个人懂得音乐。我只知道两位先生唱歌唱得还不错。"

"我看，现在大家用抑扬顿挫的朗诵方式唱滑稽歌曲，成了时髦的玩意儿，使你简直不明白这是什么曲调——大概跟打鼓差不多吧。"

"啊，你听过鲍耶先生唱歌了，"罗莎蒙德说，嫣然一笑，这在她是少有的。"但我们未免把周围的人说得太坏了。"

利德盖特几乎忘记，谈话应该由他来引导了，他只顾在想，这女孩子多么漂亮，她的衣服好像是用又轻又薄的蓝天织成的，她本人这么白，仿佛一尘不染的仙女，躲在一朵很大很大的鲜花中，它刚张开花瓣，把她送到了人间。然而那副冰清玉洁的姿态又显得这么端庄，稳重。自从离开球尔以后，利德盖特对睁大眼睛、默默无言的神态已失去兴趣：那头神圣的母牛不再吸引他，罗莎蒙德正好与她完全相反。但是他醒过来了。

"我希望今天晚上，你能让我听听音乐。"

"只要你愿意听，我可以唱一下试试，"罗莎蒙德说。"爸爸一定会叫我唱歌的。只是在你面前，我会发抖，你在巴黎听过最好的歌唱家的表演呢。我听得很少。伦敦，我只去过一次。但是我们圣彼得教堂的琴师是很好的音乐家，我一直在跟他学习。"

"告诉我，你在伦敦看到了些什么？"

"我看到的很少。"（一个比较天真的姑娘会说："啊，什么都看到了！"但罗莎蒙德比较懂事。）"一些平常的景物，无非是一个少见多怪

的乡下姑娘能够看到的那些。"

"你把自己称作少见多怪的乡下姑娘?"利德盖特问,望着她,情不自禁地露出了仰慕的神色,这使罗莎蒙德乐得脸也红了。但是她仍那么单纯而严肃,微微扭转了细长的脖颈,举起一只手,摸了一下她那秀美的发辫——这是一个习惯动作,但在她身上,这像小猫举起爪子搔头一样有趣。不过罗莎蒙德绝对不是小猫,她是仙女,只是从小落到凡间,是由莱蒙太太的学校培养出来的。

"真的,说实话,我还很幼稚,"她立即答道,"我在米德尔马契还可以。跟我们那些老乡亲谈话,我不怕。但我确实怕你。"

"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几乎总是比我们男人知道得多,只是她的知识属于另一类罢了。我相信,你可以教给我许许多多事情,正如一只灵敏的小鸟可以当熊的老师,只要它们之间有语言可通。幸好男人和女人是有共同语言的,因此熊不愁得不到指教。"

"啊,弗莱德又在乱弹一通了!我得去制止他,免得刺激你的神经。"罗莎蒙德说,向屋子的另一头跑去。弗莱德刚打开钢琴,因为他的父亲提出,要罗莎蒙德弹几支曲子,弗莱德趁此机会,在正式开始以前,用一只手弹着《樱桃熟了!》。哪怕考试及格的好学生,有时也难免干这些淘气的事,何况是考试不及格的弗莱德呢。

"弗莱德,请你明天再弹,利德盖特先生非给你弄得烦死不可,"罗莎蒙德说。"他是懂得音乐的。"

弗莱德大笑起来,继续把曲子弹完。

罗莎蒙德转过身子,对利德盖特温柔地笑笑,说道:"你瞧,熊有时并不接受指教。"

"现在来吧,罗莎!"弗莱德说,从凳上一跃而起,把它替她转高了一些,他是真正希望听一下音乐,散散心的。"先弹几支激昂的曲调。"

罗莎蒙德弹得不错。在莱蒙太太的学校里(这学校离郡城不远,郡城有过光辉的历史,在教堂和城堡中留下了不少古迹),教她音乐的老师还是相当不错的,在我们外省,这样的乐师各地都有一些,他们的才能不比德国许多小有名气的乐队指挥差,只是德国在音乐方面得天独厚,因此出过不少名家。罗莎蒙德凭她音乐演奏的天赋,掌

握了他的弹琴风格，能够丝毫不差地表现他那种雄浑有力的节奏。第一次听时，几乎会感到惊心动魄，仿佛一颗隐藏的心灵正从罗莎蒙德的手指下向外流动；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心灵总是继续活在绵延不断的回声中，一切美好的表演都来自一个原始的动力，只要这动力存在于演奏者的心头。利德盖特完全给吸引住了，他开始相信，她具有非凡的才能。他想，尽管环境显然不利，自然界罕见的禀赋仍会崭露头角，这是不必惊异的，无论它们来自哪里，它们所凭借的条件往往隐晦不明。他坐在那儿，眼睛望着她，但没有站起来向她表示任何祝贺，只是让别人去这么做，他这时的赞美比这深刻得多。

她唱歌唱得不那么突出，但也受过很好训练，歌声婉转，像一组十分和谐的钟声。确实，她唱的只是《相约在月光下》和《我到处流浪》，因为人总不能脱离他们的时代，不沾染它的风气，只有古人才始终是古典派。但罗莎蒙德也善于唱《黑眼睛苏珊》，还唱了海顿的一些短歌，以及《你可知道》或者《打啊，打啊》① ——反正听的人喜欢什么，她就唱什么。

她的父亲环顾客人，看到大家赞赏的脸色，十分得意。她的母亲像遭到不幸以前的尼娥柏②，把最小的女儿抱在膝上，随着音乐在孩子的小手上忽上忽下地轻轻打节拍。弗莱德尽管在别的事情上不信任罗莎，对她的弹琴还是十分佩服，听得津津有味，但愿自己的笛子也吹得同样美妙。利德盖特来到米德尔马契以后，这是他看到的最幸福融洽的家庭晚会。文西家的人尽量寻找欢乐，排除一切烦恼，相信生活是甜蜜愉快的，这在当时大部分郡城里并不多见，因为自从福音派抬头，外省残留的一些娱乐便蒙上了不白之冤，被当作了瘟疫和传染病。在文西家的晚会上，打惠斯特牌是少不了的节目，现在牌桌已准备好，这使有些客人心中暗暗着急，不耐烦再听音乐。乐声停止以前，费厄布拉泽先生到了，他相貌清秀，胸膛宽阔，但身材并不高

---

① 这里列举的一些歌曲，头两首是英国当时流行的抒情歌曲，《黑眼睛苏珊》是英国十八世纪戏剧中的插曲；海顿（1732—1809）是奥地利作曲家，属于古典乐派；最后两首是意大利歌曲。

② 希腊神话中一个多子女的母亲，她以此自豪，得罪了神，其子女全被杀死，她因此整天哭泣，后被宙斯变成石像。

大，年纪四十上下，那身玄青色外衣已相当破旧，他的神采全显露在那对灵活的灰眼睛中。他仿佛带来了一股活跃的气息，屋里顿时变得更亮了。看到小路易莎正由摩根小姐带出屋子，他便拦住她，露出慈祥的笑容，不知跟她咕哝了几句什么，然后跟所有的人一一问候，似乎把整个晚上要讲的话都压缩到了这十分钟里。他向利德盖特提出，要他实践他的诺言，上他家中玩玩。“你知道，你非去不可，我不会放过你，我要给你看一些硬壳虫。我们这些采集动植物的，对新来的人特别感兴趣，一定得请他赏光，看看我们的标本才成。”

接着，他马上跑到牌桌边，搓搓手说道：“好，来吧，让我们认真较量一下！利德盖特先生，怎么样？不打牌？对，你还年轻，还是不玩这玩意儿的好。”

利德盖特对自己说，这个教士，他的才能使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感到痛心，可是他却在这个毫无学术气息的家庭中，找到了自己的安乐窝。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是看到，在这个家庭中，男女老少那随和的脾气，那友善的脸色，那种可以什么都不想，无忧无虑地消磨时光的融洽气氛，把公余之暇，无事可做的人们吸引到了这里。

这里一切都显得喜气洋洋，光辉夺目，只有摩根小姐铁板着脸，死气沉沉，毫无表情，正如文西太太常说的，完全是那种只配做家庭教师的女人。利德盖特对这样的应酬并无多大兴趣，它们把整个晚上的时间都消磨光了。他跟罗莎蒙德又谈了几句，便打算告辞了。

“我相信，你对我们的米德尔马契没有好感，”她说，那时客人们已在打惠斯特牌。“我们都这么笨，可你一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天地中。”

“我想，一切外省城市都大同小异，”利德盖特说。“但我发现，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城市比别处更加无聊。我不想对米德尔马契抱什么幻想，它是怎样就是怎样，我希望它也这样对待我。不过确实，我发现这儿也有些迷人的事物，这是出乎我意料的。”

“你是指骑马游览蒂普顿和洛伊克吧，这是人人喜欢的郊游，”罗莎蒙德说，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不，我讲的事物就在眼前。”

罗莎蒙德欠起身子，取了她编结的网，然后说道：“你喜欢跳舞

吗？我一点不明白，有学问的人是不是也跳舞。”

“如果你允许，我很乐意同你跳舞。”

“哎哟！”罗莎蒙德说，嫣然一笑，表示她实在不敢当。“我只是想说，我们有时也举行舞会，我想知道，要是请你参加，你会不会感到高兴。”

“在我刚才讲的前提下，我会感到高兴。”

这么谈过以后，利德盖特觉得他该走了，但到了牌桌边，他对费厄布拉泽先生的打牌发生了兴趣。他打得很好，脸上有一种令人注目的神气，显得既精明又温和。到十点钟，夜宵送来了(这是米德尔马契的习惯)，大家还喝了些混合甜酒，但费厄布拉泽先生只喝了一杯白开水。他赢了钱，不过牌看来还得打下去，不会停止，利德盖特终于告辞走了。

由于还没到十一点，他想在清新的空气中散散步，便向圣博托夫教堂的钟楼走去，那是费厄布拉泽先生的教堂，钟楼在星光灿烂的天空衬托下，显得黑沉沉的，巍峨方正。这是米德尔马契最古老的教堂，然而它的俸禄跟一般牧师差不多，只有四百镑一年。利德盖特听到过这事，现在他不免纳闷，不知费厄布拉泽先生是不是为了赢钱才打牌的。他想：“他看来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布尔斯特罗德可能也有他自己的理由。”利德盖特但愿事实能证明，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大体上是对的，那么他可以省事得多。“只要他的意见正确，他的宗教信念跟我有什么相干？对这些人的思想只能听其自然，我不必多管。”

利德盖特离开文西先生的家时，头脑里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些事，从这点看来，许多小姐恐怕都会认为，他是不值得她们另眼相看的。这以后，他才想起罗莎蒙德和她的演唱，不过，一旦轮到了她，直至散步结束，她的形象就不再离开他的头脑了。他并不感到激动，也不觉得他的生活中已出现了什么新的暗流。他还不能结婚，几年以内他也不打算结婚，因此他对爱情不抱什么奢望，尽管他遇到了一个使他向往的女孩子。他非常喜欢罗莎蒙德，但是他相信，一度袭击过他的对琭尔的狂热情绪，不致东山再起，使他拜倒在别的任何女人面前。当然，到了真正要爱的时候，还是爱文西小姐这样的女人最为安全，

她的聪明伶俐正符合一个男子对女人的要求——那么优美,文雅,温顺,这种气质可以满足生活中一切美好的需要,何况包含着它的那个身体,把它表现得那么鲜明有力,几乎已用不到任何别的证明了。利德盖特确信,如果他要结婚,他的妻子必须具有那种女性的魅力,那种可以与花朵和音乐媲美的女性的气质,那种专为纯洁高尚的幸福生活创造的天性贞洁的美。

但是在五年内,他还不打算结婚,他更迫切的任务是钻研路易斯[①] 关于高热病的一本新著作,他对它兴趣特别大,因为他在巴黎曾受业于路易斯,为了证明斑疹伤寒与一般伤寒的不同特征,还跟他作过多次解剖实验。他回到家中,读到深夜,对病理学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综合比较的研究。至于曲折离奇的爱情和婚姻,他从来不觉得有必要花这么大的工夫,这些问题,他认为文学已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那种传统的智慧也已通过人们的促膝谈心灌输给他。然而高热病在许多方面都还情况不明,可以给他的想象力提供广泛的活动空间,当然,这种想象不完全是任意的判断,也是一种训练有素的能力的运用,是凭着洞察一切可能性的眼睛和对知识的绝对忠诚,综合事实,构思理论。然后,在与铁面无私的大自然取得了更紧密的结合的情况下,站在一边,设计各种试验,验证自己的结论。

许多人受到赞扬,说他们想象力丰富,用他们淋漓尽致的生花妙笔,作出了各种冷漠的描绘和廉价的叙述——关于遥远的星球上进行的极端贫乏的谈话,或者撒旦怎样像一个丑陋的巨人,生着蝙蝠的翅膀,嘴里喷射着磷火,带着邪恶的使命来到人间,或者荒淫无耻怎样在夸大的笔触下,变成了人间的噩梦。但这形形色色的灵感与利德盖特都没有缘分,他认为它们太庸俗,太想入非非。他重视的是另一种想象力,它能穿越外围的黑暗,经过必然相联的曲折幽深的小径,追踪出任何倍的显微镜都看不见的微细活动。引导它的是一种内心的光,那种最精美灵巧的潜在能力;凭着这光,哪怕最不可捉摸的微粒,它也可以在理念照亮的空间,把它们显现出来。在他来说,

---

① 皮埃尔·路易斯(1787—1872),法国著名医师及医学教授,曾在研究伤寒病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治疗方法,写有《解剖学研究》等书。

他已抛弃一切廉价的冥想，因为在那里，无知自封为才能，因而怡然自得；他所热爱的是艰苦的创造，只有它才是一切研究的关键，它先期构想临时的目标，然后逐步纠正，确定准确的关系。他要探索那个隐蔽的领域，那些微妙的过程，因为它们是人的忧和喜的根源，要寻找那些看不见的渠道，因为它们是病痛、痴狂和灾祸的最初起源地，要发现那些不易觉察的停滞和转化，因为它们决定着幸或不幸的意识的成长。

他放下书，把腿伸向壁炉的余烬，两手合抱在后脑勺上，这时兴奋已到了悠闲自得的最后一息，思想放松了，离开了对某一专门问题的探讨，转向了生活中有关的其他一切，让它们在头脑中逐渐弥漫，这种情形有点像经过激烈的游泳或漂流之后，舒坦地躺在沙滩上，让尚未用尽的力量休息一会。利德盖特在读书中感到了一种胜利的喜悦，对那些不如他幸运的人未能从事这行工作，不免有些惋惜。

他想："要是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我也许会变成一只愚蠢的驮马，或者别的什么，始终戴着眼罩过日子。任何职业，凡是不能使智力得到充分发挥，不能让我与周围的人建立密切友好联系的，都不会获得我的欢心。这是只有医生才能做到的，他既可以过遗世独立的科学生活，接触远大的目标，又可以与教区中那些老顽固保持友好的往来。教士可不这么容易了，费厄布拉泽就显得有些不正常。"

最后这个念头，把那天晚上文西家的情景又一幕幕带回了他的眼前。它们浮上他的心头，使他觉得相当惬意。他拿起蜡烛，打算上床的时候，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那是往往伴随着愉快的回忆一起出现的。他是一个热情的人，但现在他的热情完全倾注在工作上，倾注在他那个远大的抱负中，他要使他的一生得到公认，成为人类较有意义的生活的一部分——科学界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开始时也往往一无所有，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呢。

可怜的利德盖特！或者我该不该说，可怜的罗莎蒙德！每个人都生活在别人不知道的世界中。利德盖特从未猜到，他已成了罗莎蒙德朝思暮想的人物，可是她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婚姻推迟到遥远的未来，也没有丝毫病理学的研究可以转移她的视线，使她摆脱回

忆的习惯，忘记一再在她心头出现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相反，它们在大多数女孩子的生活中，都是主要的部分。他并没有越出常轨，对她的态度或谈话，也只限于一个男子对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照例应该表示的一点恭维和赞美。事实上，他对她的弹琴的钦佩几乎始终未曾流露，因为他担心，如果告诉她，他为她拥有这种能耐感到十分诧异，这难免显得唐突。但罗莎蒙德却记下了他的每一个表情和每一句话，认为这是已经构思好的一篇罗曼蒂克故事的序曲，而且正因为它的发展和高潮是可以预卜的，这序曲才更难能可贵。在罗莎蒙德的爱情故事中，男主角的内心生活，或者他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事业，那是无需考虑，不必多想的。当然，他有一个职业，为人聪明，而且相当漂亮，但是最使她陶醉的，还是利德盖特那高贵的出身，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与米德尔马契的一切追求者判然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的结婚包含着提高身份的前景，她可以因此而向那个人间仙境跨进一步，如果与普通人结婚，这就毫无指望了。有了这些亲戚，最后，她也许就可以跟郡里的名门望族平起平坐了，这些人是一向瞧不起米德尔马契这些市民的。罗莎蒙德能够发现身份的微妙作用，这是她聪明过人之处。有一次，她看到两位布鲁克小姐随同她们的伯父参加郡里的巡回审判，坐在贵族席位中间，那时她多么羡慕她们，尽管她们穿得很平常。

如果你觉得不可信，认为把利德盖特想象为出身望族的公子，因而沾沾自喜，这与她爱他不见得有任何瓜葛，那么我奉劝阁下，不妨运用你的比较能力，看看红军装[①] 和肩章是否发生过类似的妙用。我们的感情不是单独锁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绝的，它们总要穿上它们不多几件观念的衣衫，带着它们准备的酒菜，来到公共餐桌上进行会餐，然后根据各自的口味，从共同的食物中吸取养料。

其实，严格说，罗莎蒙德真正关心的不在于泰第乌斯·利德盖特本人如何，而在于他和她的关系。一个女孩子听惯了奉承话，认为一切青年男子都把她当作意中人，可能、将会或者已经爱上了她，那么她一见利德盖特，便相信他不可能例外，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她眼

---

① 当时英国陆军的制服。

中，他的外表和谈吐比别的男子更加重要，因为她更关心它们，她时刻忘不了它们，也时刻注意着自己的仪表，行为，情绪，以及其他优美风度，务必使它们尽善尽美，得到利德盖特的赏识。她觉得，他是她遇到过的最满意的情侣。

罗莎蒙德从来不愿做她不乐意做的事，尽管这样，她还是勤劳的，现在更比以往不同，她起劲地画她的风景写生、市场车马，以及朋友们的肖像，起劲地练习钢琴；从早到晚一丝不苟，按照她的标准，保持着一个大家闺秀的风度，因为她觉得仿佛始终有一对眼睛在注视着她，当然，它们不属于家中那为数众多的宾客，这些变化多端的人是处在她的心灵以外的，尽管他们的不时出现，对她说来也未必不是一件乐事。她还挤出时间，阅读第一流的小说，甚至也看些第二流的，还背熟了不少诗篇。她最爱的诗便是《莱拉·罗克》①。

到文西家来的年长的男士们谈到她时便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姑娘！谁娶了她，真是艳福不浅！"遭到拒绝的年轻人仍想再作尝试，反正这在外省城市是不以为异的，这里地广人稀，外来的情敌为数不多。但是普利姆但尔太太认为，罗莎蒙德在学堂里读书读得太多了，她一旦出嫁，那些学问有什么用，还不是丢在一边？她的姑妈布尔斯特罗德太太与兄长的家庭一向保持着同胞之情，她对罗莎蒙德怀有两点真诚的希望：希望她的思想能够更实际一些，也希望她嫁的如意郎君有足够的财产，可以满足她的生活习惯。

## 第 十 七 章

一位有识之士笑道，
希望是漂亮的少女，
但由于贫穷守了一辈子空闺。

第二天晚上，利德盖特去拜望卡姆登·费厄布拉泽牧师。他住在

---

① 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写的长诗，在当时十分流行。诗中包含四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属于拜伦式东方故事诗一类。

古老的牧师府,那是一幢石造建筑,已历经沧桑,几乎可以与它所面对的教堂媲美了。屋里的陈设也都旧了,只是属于较后一个时代——跟费厄布拉泽的父亲和祖父差不多年纪。白漆的椅子是涂金描花的,一些红绸织花台布已经褪色,有的还出现了裂缝。墙上挂着上世纪一些大法官和其他著名法学家的雕版画像,画像对面有几面老式穿衣镜,一些椴木小方桌和沙发似乎是为了配合不舒适的椅子的,这一切在黑糊糊的护壁板的衬托下,更显得鲜明突出。利德盖特进入的客厅便是这副样子,三位妇女在这里迎接他,她们的衣着也已过时,外表有些寒碜,但仍保持着真正的大家风范。一位是牧师的白发老娘费厄布拉泽太太,她穿着有褶边的衣服,裹着围巾,全身干净利落,腰板硬朗,眼睛灵活,还不到七十岁。另一位是她的妹妹诺布尔小姐,一个外表慈祥的小老太太,衣服的褶边和围巾更旧得多,而且打了补丁;还有一位是牧师的姊姊威妮弗莱德·费厄布拉泽小姐,相貌像牧师一样不算难看,但神色憔悴,态度温顺,凡是独身女子经常处在长辈的压制下,过着低声下气生活的,大抵如此。利德盖特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遇见这么三个古怪的女人,他只知道费厄布拉泽先生是单身汉,因此以为他会走进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那里的主要陈设也许只是几只书柜和一些动植物标本。牧师本人也似乎改变了面貌——你在别处认识的人,第一次在他们自己家中看到的时候,大多会给你这种感觉;有的人甚至判然不同,仿佛一个演惯温和角色的演员,不幸给派了一个暴躁的角色,在一本新戏中粉墨登场了。不过费厄布拉泽先生并不暴躁,他反而更温和一些,话也少了一些,他的母亲成了谈话的主角,他只是偶尔插几句,调剂一下气氛。老太太显然养成了习惯,总要告诉她周围的人,他们应该怎么想,似乎任何事没有她掌舵,就难免发生意外。她有的是时间来行使这个职责,因为她的一切日常需要都有威妮弗莱德小姐照料。这时,瘦小的诺布尔小姐胳臂上挽着一只小篮子,有时仿佛不小心,让一块糖掉在茶碟里,然后把它丢进篮子。喝茶前,她得偷偷向周围张望一眼,然后把嘴凑在茶杯上,像一只胆怯的小动物,一边啜茶,一边天真地轻轻咂嘴巴。不过请大家别瞧不起诺布尔小姐。那只篮子里装着她节省下来的便于携带的食物,预备第二天早上她遇到那些穷人家的小朋友时,分发

给他们。关心和爱护一切衣食不周的人,成了她的天然乐趣,以致她觉得她这么乐此不疲,似乎是犯了一种小小的使她高兴的过错。也许她意识到,她竟然不惜从有余者那里窃取一些东西,施舍给不足者,因而为这种压制不住的意图在承受良心的责备。一个人必须穷了,才懂得给予是多大的欢乐!

费厄布拉泽太太兴致勃勃,很有礼貌,不亢不卑地接待客人。她立即告诉他,她这家人家是不大需要医生的。她总是让她的孩子穿绒布衣服,不吃得过饱。她认为,吃得过饱正是许多人离不开医生的主要原因。利德盖特却为孩子辩护,认为这是因为做父母的自己吃得太饱的缘故,但费厄布拉泽太太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危险的,大自然比这更公正,如果杀人犯把责任推在长辈身上,认为不是他,而是他的父母应该上绞架,这未免太可笑了。父母不好不能代替子女受罪,子女还是得为自己的错误上绞架。在这类事上,不必追根究底,寻找看不见的原因。

"我的母亲像老国王乔治三世,"牧师说,"她反对形而上学。"

"我反对错误的事,卡姆登。我觉得,只要掌握几条简单的真理,就可以用它们衡量一切。利德盖特先生,在我年轻的时候,大家对错和对从来没有产生过疑问。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义问答,这就够了;我们了解我们的信条和我们的义务。一切正直的教职人员意见都是一致的。现在可好,哪怕你拿着祈祷书照本宣科,也会招来不少人的反对。"

"这对于那些喜欢保持独立见解的人,也许是一个愉快的时代,"利德盖特说。

"但我的母亲是经常会自己认输的,"牧师取笑道。

"别乱讲,卡姆登,你不该让利德盖特先生对我产生错误的印象。我永远不会不尊敬父母,抛弃他们给我的教导。每个人都看到,改变会引起什么后果。如果你改变一次,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二十次?"

"一个人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改变一次,却没有再改变的理由,"利德盖特说,觉得这个果断的老太太很有趣。

"对不起,这点我不能同意。至于理由,如果一个人没有固定的思想,那是永远不愁找不到理由的。我的父亲从不改变看法,他宣讲

的道德信条简单明了,用不到什么理由。他是一个好人,没有几个人比他更好。如果你根据理由向我讲,一个好人应该如何如何,就好比我向你朗读烹饪学,用它来代替一桌名菜。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想,任何人的胃都会证明我是对的。"

"这用在酒菜上当然是对的,母亲。"费厄布拉泽先生说。

"不论酒菜和人,都适用这个道理。我快七十岁了,利德盖特先生,我是凭经验行事。我不想再有什么新的见解,虽然这里和别处一样,新的见解多如牛毛。我得说,它们都是乱七八糟的废话,一点用处也没有。在我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一个国教信徒就是一个国教信徒;一个教士,如果他不是别的什么,你完全可以相信,他至少是一个绅士。如今可不同了,他可能还不如一个不信国教者,甚至拿教义做幌子,排挤我的儿子。但不论谁想排挤他,利德盖特先生,我可以自豪地说,他比得上英国的每一个教士,这个城市更不用说,它遵循的标准很低,至少我这么看,因为我是在埃克塞特① 出生和长大的。"

"一个母亲是从来没有偏心的,"费厄布拉泽先生笑道。"你觉得,泰克的母亲会怎么说他呢?"

"啊,可怜的女人!真的,怎么说呢?"费厄布拉泽太太道,她的锋芒一时遭到了挫折,因为她相信母亲是公正的。"你放心,她对自己是会说真话的。"

"事实究竟怎样?"利德盖特问。"我倒很想知道。"

"哦,其实他并不坏,"费厄布拉泽先生答道。"他办事很热心,只是不太有学问,也不太聪明——这是我的看法,因为我与他意见不合。"

"你怎么啦,卡姆登!"威妮弗莱德小姐道。"格里芬夫妇今天还告诉我,泰克先生说,如果他们再来听你讲道,他们就要没有煤烧了。"

费厄布拉泽太太在喝过一点茶,吃过一片烤面包以后,一直在编织什么,这时放下了手中的活儿,望望她的儿子,似乎在说:"你听见

① 英国德文郡首府,历来为宗教重地,主教的驻地。

没有?"诺布尔小姐连连说道:"啊,可怜的人们! 可怜的人们!"不知她是可怜他们听不到讲道,还是可怜他们没有煤烧。但牧师平静地答道:

"那是因为他们不是我这教区的人。我倒认为,我的讲道还值不了一车煤的价钱。"

"利德盖特先生,"费厄布拉泽太太不能对这话置若罔闻,又开口了,"你不了解我的儿子,他总是过低估计自己。我告诉他,他这是低估了创造他的上帝,因为是上帝使他成了一个优异的讲道师。"

"母亲,你的话只是提醒我,我应该把利德盖特先生带到我的书房去了,"牧师笑道。"我答应过他,要让他看看我收集的标本呢。"接着又对利德盖特说道:"我们可以走了吧?"

三位女士提出了抗议。利德盖特先生不应该这么快就走,他至少还得再喝一杯茶,威妮弗莱德小姐的茶壶里还留着不少茶呢。为什么卡姆登这么性急,要把客人带到他的小屋子去? 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浸在药水里的小虫子,几抽屉青蝇和飞蛾,地板上连块地毯也没有。利德盖特先生还是不去的好。打一局纸牌有意思得多。总之,很清楚,那些女士可以把一个教区牧师当作圣人一样崇拜,仿佛他是一切男人和传教士中最好的一个,同时却要他处处听从她们的指导。利德盖特作为一个独身青年,对这一切还不理解,他感到纳闷,费厄布拉泽先生为什么不能使她们改变这种做法。

牧师一边打开书房的门,一边说:"我的客人居然会对我这种爱好发生兴趣,这是我母亲怎么也想不通的。"这间屋子确实像女士们所说,陈设简陋,除了一把短柄瓷烟斗和一只烟匣以外,可说没有一件享乐用的奢侈品。

"你们当医生的,一般是不吸烟的,"他说。利德盖特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我们当牧师的,按理说也该这样。你会听到,布尔斯特罗德那伙人怎样攻击我的烟斗。他们不知道,要是我不吸烟,魔鬼会多么高兴。"

"我明白。你的性格是属于容易兴奋的一类,你需要一种镇静剂。我比较沉着,我吸了烟会变懒惰。我会陷入懒散的泥坑,把精力都葬送在那里。"

"你是要把它全部献给你的事业。我比你大十岁或十二岁，我已经到了安于现状的时期。我养成了一两个缺点，免得他们老是哇啦哇啦叫。你瞧，"牧师继续说，打开了几个小抽屉。"我想我已经把这个地区的昆虫收罗齐全了。我的目标是要包括动物和植物两个方面，但目前至少已完成昆虫的研究。我们这里直翅目昆虫特别丰富，我不知道这是否……啊！你拿起那个玻璃瓶……你不看我的抽屉，却看那个玩意儿。你对这些东西真的没有兴趣？"

"我更有兴趣的还是这个无脑畸形怪物。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关心自然史。我小时就对人体结构产生了兴趣，它跟我的职业关系最为密切。此外我没有嗜好。那里已有足够我漫游的天地。"

"哦！你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费厄布拉泽先生说，转过身去，开始装烟斗。"你不知道，一个人多么需要精神的烟草，不论这是对古代版本的拙劣校勘，或是关于各种菜蚜的小文章，署名照例是众所周知的'爱微生物者'，登在《饶舌者杂志》上；或者是一篇渊博的论文，谈的是《摩西五书》① 中的昆虫，还包括书中没有提到，而以色列人经过沙漠时可能遇到的一切虫子，以及关于蚂蚁的专门研究，像所罗门所做的一样②，因而证明《箴言》与现代研究的成果是一致的。我把屋里弄得烟雾弥漫，你不在意吧？"

这种谈话的坦率精神比它所含有的意义，更使利德盖特感到惊异，看来这位教区牧师对自己的职业并不满意。那些装配得小巧精致的抽屉和架子，摆满了书橱的各种昂贵的插图本自然史著作，使他又想起那些打牌赢得的钱和它们的用途。但他开始希望，他对费厄布拉泽先生一切行为所作的最好的推测是真的。牧师那些直爽的话似乎不属于令人反感的遁词，不是由于感到不安，想防止别人的指责，只是透露了一种尽可能不弄虚作假的心情。显然，他不是没有意识到，他的开诚布公未免太早了一些，因此他马上又道：

"我还没告诉你，利德盖特先生，我们虽然是初交，但我比你幸

① 指《旧约全书》的首五卷。

② 《旧约·箴言》第六章第六节："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箴言》传说是所罗门所写。

运,我早就知道你了。你记得特劳利吗?他在巴黎有一个时期跟你住一套房子,我跟他时常通信,他告诉过我不少你的事。你刚来的时候,我还不能确定那就是你。后来我发现是你以后,非常高兴。不过我没有忘记,你对我可没有这一段序幕。"

这些话中包含的微妙情绪,利德盖特有些察觉,但一点也不理解。他说:"顺便问一下,特劳利现在怎么样?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消息。他对法国的社会制度很感兴趣,他说他要到穷乡僻壤去建立他的毕达哥拉斯社会①。他去了没有?"

"根本没有。他是在德国的温泉疗养地当医生,娶了一个有钱的女病人。"

"那么我的观点还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利德盖特说,发出了一声轻蔑的笑声。"他坚持说,医病这行职业必然造成一场骗局。我说,错误是在人,在于人盲目崇拜谎言和愚蠢。与其站在外面,宣传反对诈骗,不如在内部建立一套防毒措施。总之——我是在转述我自己的谈话——你可以相信,我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不过,你的计划比毕达哥拉斯社会更难实现,困难更多。不仅你身上存在着犯罪的天性,它会反对你,而且你周围的人都继承了亚当的原罪,他们也会反对你。你瞧,我比你多付出了十二三年的代价,才悟出了这点道理,对困难了解得多一些。但是……"费厄布拉泽先生停了一会,才接着道:"你又在瞧那个玻璃瓶子了。你想不想交换?你不拿一些好东西来,我还不换给你呢。"

"我有些海毛虫,浸在酒精里,是很好的标本。我还可以加上一本罗伯特·布朗② 的新书,《植物花粉的显微镜观察》,要是你还没有这本书的话。"

"瞧,你这么希望得到这个怪物,我还可以要更高的价钱呢。要是我要求你把我的抽屉统统看一遍,同意我对我的一切新品种的看

---

①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 580—公元前 500)是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曾在意大利南部克罗多尼建立一个社会组织,实行节欲,禁止肉食等等道德戒条。这里仅指一般的乌托邦而言。

② 罗伯特·布朗(1773—1858),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曾任大英博物馆植物部主任。

法，你觉得怎么样？”牧师这么讲的时候，衔着烟斗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回到他的抽屉那儿，似乎恋恋不舍地望着它们。“你要知道，在米德尔马契，一个年轻医生要赢得病人的欢心，那可是一种苦行呢。记住，你得学会不怕厌烦。不过那个怪物，我可以照你的条件给你。”

“我发现，人们过高估计了迁就别人无知的必要性，以致到了最后，连他们所迁就的那些蠢人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你不觉得有这种事吗？”利德盖特说，一边走到费厄布拉泽先生身边，心不在焉地望着那些分门别类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昆虫，昆虫下面还用端正的字迹写明了它们的名字。“最简单的办法还是让人家认识你的价值，这样，不论你奉承不奉承他们，他们对你也无可奈何，只得容忍。”

“我完全同意。但你首先必须肯定你有这种价值，必须使自己不必依赖任何人。很少人能够做到这点。结果不是你丢了差使，变得无用武之地，就是套上挽具，照别人的样子一起拉大车。哦，你瞧，这些直翅类昆虫多有意思！”

利德盖特终于只得对着各个抽屉，一一观看一遍。牧师尽管调侃自己，一边还是坚持要他参观他的宝藏。

等他们坐下后，利德盖特又开始道：“你刚才说的套上挽具这事，几年前我已打定主意，尽可能不走这条路。因此我才决心不上伦敦，起码许多年以内不去。我在那儿读书的时候看到的一切并不叫我喜欢，那种盲目自大，摆老资格，还故意跟你捣鬼、刁难你的事，太多了。在外地，自以为有学问的人少一些，同行也少一些，正因为这样，对你的虚荣心影响也少一些。人与人的关系不致那么紧张，一个人可以安心干自己要干的事。”

“是的……好吧，你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你找到了心爱的职业，这工作你觉得对你是最合适的。有的人却办不到，等后悔已来不及了。不过你要保持独立，可别过于自信。”

“你是指家庭的牵累？”利德盖特问，认为费厄布拉泽先生可能在这方面不太如意。

“不完全是。当然，家庭会给许多事带来困难。但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并不庸俗的好妻子——确实可以帮助丈夫，使他的独立更有保障。我的教区里就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很好的人，要是没有他

的妻子帮助,他恐怕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渡过重重难关。你认识高思家吗？我想,他们不是皮科克的病人。"

"不是,但在洛伊克的老费瑟斯通家,有一位高思小姐。"

"那是他家的大小姐,一个出色的女孩子。"

"她非常文静——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不过你一定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不清楚。"利德盖特说,他没法说"当然"。

"真的,她在衡量每一个人。我给她行过坚信礼——她是我特别赏识的一个女子。"

费厄布拉泽先生不再说话,吸了好一会烟斗,利德盖特对高思家没有兴趣,不想多问。最后,牧师放下烟斗,伸直两腿,露出笑容,把明亮的眼睛转向利德盖特,说道:

"但是我们米德尔马契人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驯顺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花招,我们的派别。比如,我自己就有派别,布尔斯特罗德则是另一派。如果你投我的票,你势必得罪布尔斯特罗德。"

"布尔斯特罗德有什么地方不对?"利德盖特郑重地问。

"我没说他有什么地方不对,我说的只是那一点。如果你不照他的意思投票,他就会把你看作眼中钉。"

"我认为我不必考虑那一点,"利德盖特说,口气有些傲慢。"我只觉得他对医院的一些想法是不错的,而且他把许多钱花在公益事业上。我要实现我的设想,他对我可以有很大帮助。至于宗教观点……那么,正如伏尔泰所说,咒语掺进一定分量的砒霜,就可以毒死一大群羊。我要防备的是那个带来砒霜的人,并不在乎他的咒语。"

"很好。尽管这样,你还是不该得罪带来砒霜的人。至于我,你知道,你是不会得罪我的,"费厄布拉泽先生说,态度十分诚恳。"我不想把自己的利益变成别人的义务。我和布尔斯特罗德在许多方面都是对立的。我不喜欢他那一伙人,他们心地褊狭、无知,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给人们造福,倒是弄得大家不得安生。他们的宗教精神实际是结党营私,追名逐利,说穿了,他们是把别人当作牺牲品,好让自己踹在大家身上进天堂。"他笑了笑,又道:"不过,我并非说,布尔

斯特罗德的新医院是一件坏事。至于他要把我撵出老医院……好吧，如果他认为我对他有害，那么这倒是对我的赞美。何况我不是一个模范教士，我只是一件还可以将就的代用品。”

利德盖特并不完全认为，这是牧师在给自己脸上抹黑。一个模范教士正如一个模范医生一样，应该把自己的职业看作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把一切知识都看作他的精神病理学和精神治疗学的养料。因此他只是说道：“布尔斯特罗德要撤换你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不肯传播他的观点——他称之为心灵的宗教的东西；也因为我的时间不够。这两点都是真的。不过我可以挤出时间来，我对这四十镑还是欢迎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好吧，这件事暂且不谈。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把票投给那个带来砒霜的人，我不会因此同你绝交。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来到我们中间的环球航行者，你可以使我对新世界保持信念。现在，给我谈谈巴黎的生活吧。”

## 第 十 八 章

啊，先生，人间最崇高的愿望
与私心杂念在抓阄儿：强壮的胸膛
呼吸了污浊的空气，难免感染疫病；
或者船过赤道时，没有莱姆果汁①，
可以因坏血病变得衰弱无力。

这次谈话以后的几个星期，医院的牧师人选问题对利德盖特说来，还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甚至不愿考虑这事，只是一味拖延，不想马上决定他该投哪一边的票。确实，这问题本来与他没有切身关系，也就是说，要是他不考虑他跟费厄布拉泽先生的私人友谊，他完全可以为了避免麻烦，投票赞成泰克的任命，不必有丝毫犹豫。

但是他对圣博托夫教堂牧师的感情，却随着他们友谊的加深在

① 莱姆是一种类似柠檬的果实，富有维生素 C。坏血病即维生素 C 缺乏症。

增长。利德盖特是刚来的外地人，在职业上有他自己要争取的目标，费厄布拉泽先生设身处地为他考虑，觉得应该尽力劝阻，而不是争取他的关心，这种态度显示了罕见的体贴和慷慨，也是利德盖特敏感的天性不会不觉察到的。它与费厄布拉泽先生待人接物的其他特点并行不悖，显得十分美好，也使他的性格有些像英国南部的风景，既表现了大自然的壮丽，也反映了社会的混浊。对母亲、姨妈和姊姊如此恭顺和殷勤的人极少，事实上，她们对他的依赖，已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他的生活，造成了许多麻烦。感到手头拮据，无法满足细小的需要，但仍光明磊落，并不给自己那些欲罢不能的个人爱好，制造高尚的动机来美化它们，这样的人也是不多的。在这些事情上，他觉得，他的生活经得起最严格的检查，也许正是这种意识在支持着他，使他对某些人的吹毛求疵置之一笑，这些人尽管大讲天国的仁慈，却并不想改进他们对家人的态度，他们的漂亮高调似乎跟他们的行动毫不相干。再说，他的传教是发人深省的，精辟有力的，大有英国国教全盛时期的风格。他的讲道文从不引经据典，因此深得人心，不属于他的教区的人，也纷纷前去听讲。由于使教堂座无虚席总是一个教士最难完成的任务，这也成了对一切不以为意的优越感的另一来源。此外，他又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性情忠厚，机智，坦率，从不怨天尤人，也不会奉承巴结，而我们中间有一半人常常因此而使我们的朋友大伤脑筋。利德盖特打心底里喜欢他，希望得到他的友谊。

由于这种情绪占了上风，他对医院的牧师人选问题继续采取回避态度，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不仅不属于他的职责，而且很可能不必他操心，他的一票起不了作用。他应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要求，正在拟订计划，安排新医院的内部事务，两人时常一起商谈。银行家把利德盖特看作自己的得力助手，各方面都对他很放心，没有再专门提起要在泰克和费厄布拉泽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然而在医院董事会开会以后，利德盖特终于接到通知，牧师问题将由董事会和医师联席会议进行表决，会议定于下星期五举行。他有些烦恼，现在他必须对米德尔马契的这件小事下定决心了。他不能不听到，他的内心在向他明确宣告：布尔斯特罗德是内阁总理，泰克事件是他能否参加组阁的关键。他也不能不同样感到，他不愿放弃这个入阁的机会。因为他

的观察始终证实，费厄布拉泽先生的说法是对的，银行家不会对他的反对置之不问。接连三个早晨，在刮胡子的沉思阶段，他头脑里总排除不了一个想法："这些该死的小政客，鼠目寸光，争权夺利！"他开始感到，他必须为这件事召开一次良心的紧急会议了。当然，反对选举费厄布拉泽先生，这是不难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的：他手里的工作已经够多了，何况他在非教会事务方面也花了不少时间。这还涉及一件使利德盖特震惊不已的事，它扰乱了他的心，那就是：显而易见，牧师是在为钱赌博，确实，这是一种爱好，但这种爱好还是有一定目的的。费厄布拉泽先生提出了一套理论，为一切娱乐的必要性辩护，说就因为没有它们，英国人的头脑生锈了。但是利德盖特相信，要不是为了钱，他至少不致如此热衷于赌博。绿龙酒家有一间弹子房，有些母亲和妻子为了它惶惶不安，认为这是米德尔马契最大的陷阱。牧师玩弹子的本领是第一流的，虽然绿龙酒家他不常涉足，但据说他也在大白天上那儿去过，还赢了钱。至于医院的牧师职务，他并不讳言，要不是为了那四十镑俸禄，他根本不希罕它。利德盖特不是清教徒，但是他不赞成赌博，而且认为靠赌博赢钱是卑鄙的。再说，他有生活的理想，因此，这种捞取外快贴补收入的做法，使他十分厌恶。利德盖特有生以来，各种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不必自己操心，他一向不把钱放在眼里，认为这对于一位绅士是无足轻重的，他也从没感到要为半个克朗费尽心机，要弄手腕。一般说，他始终明白他并不富裕，但也从没觉得拮据，他不能想象匮乏对决定人的行动有什么意义。钱向来没有成为他的动机。因此，对这种处心积虑寻找补贴的做法，他怎么也找不出宽恕的理由。这在他眼中是完全不足取的，至于牧师的收入和他那些多少必要的开支之间有何差距，他并未费心计算过。很可能哪怕对他自己，他也不屑作这种计算。

现在，表决已近在眉睫，它对费厄布拉泽先生的不利，也比以前更清楚了。要是人们的行为无懈可击，尤其是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全都适合担任他们希望担任的职务，那么事情就简单得多了！利德盖特相信，假如反对费厄布拉泽先生的理由不够充足，他一定会投他的票，不论布尔斯特罗德对此有什么反应，他不想当他的奴隶。另一方面，对方是泰克，这个人一心从事教会工作，目前只是圣彼得

教区一所简易教堂的小牧师，有充裕的时间担任兼职。谁也不能对泰克先生提出什么指责，除了觉得他有些讨厌，还怀疑他有些口是心非。确实，从布尔斯特罗德的观点看来，他要起用泰克是完全无可非议的。

但是不论利德盖特打算走哪一条路，他都不能无所顾忌，作为一个高傲的人，他不免为此感到恼火。他不愿与布尔斯特罗德搞坏关系，以致使自己的崇高目标遭遇挫折；他又不愿对费厄布拉泽投反对票，成为剥夺他的职务和俸禄的帮手。但问题是，多四十镑收入能否保证牧师不再为了赢钱，干那件不名誉的勾当。此外，利德盖特还想到，他投票赞成泰克，无异是为自己选择一条方便的道路，这也使他感到委屈。他果真是为自己的方便着想吗？别人会这么说，而且认为他是一心巴结布尔斯特罗德，好让自己向上爬，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那又怎么样呢？从他自己说来，他知道，假如问题仅仅涉及他个人的前途，他根本不在乎银行家把他当作朋友还是敌人。他真正考虑的是他的工作环境，实现他的抱负的条件。归根结蒂，他的目的是得到一所完善的医院，在那里证实热病的临床特征，试验治疗的方法，这难道不比牧师问题更重要吗？利德盖特第一次感到，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牵制着他，压迫着他，形成了一种复杂的阻力。在他思想斗争不得要领，只得前往医院时，他实际是抱着侥幸心理，但愿辩论时出现奇迹，使天平明显倾向一方，那就不必再投票了。我想，他也有些指望环境给他力量——激发一种热烈的情绪，使他易于作出决定，而冷静的辩论只能使问题更难解决。不论怎样，他没有向自己明白表示，他要站在哪一边。这些时候，他一直都在为自己承受的压力感到愤懑。他一向抱着绝不犹豫的决心，要保持独立，奔向选定的目标，想不到一开始就给这种毫无意义的选择弄得手足无措，不论走哪条路都同样觉得不是味道，以前他要是遇到这种事，一定会认为这是逻辑混乱的天大笑话。当年在学生宿舍里，他对自己未来的社会活动完全不是这么设想的。

利德盖特出门迟了，那时斯普拉格大夫，另外两个外科医生，以及几个董事，早已到场。但有些人还没到，董事长兼财务总稽核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从人们的谈话看来，结果似乎还未

可预卜,赞成泰克的人虽属多数,但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稳定。说来奇怪,两位内科医生却态度一致,或者不如说,出于不同的动机,在行动上不谋而合。粗犷而有影响的斯普拉格大夫,正如人们所估计的,是费厄布拉泽先生的支持者。大夫早已遭到非议,说他不信宗教,不过米德尔马契不知为什么容忍他这个缺点,仿佛他是告老还乡的内阁大臣。而且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医术更是有口皆碑,因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们就相信聪明与怪癖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哪怕在生病的太太小姐们心中也牢不可破,尽管她们对褶边和温情有最严格的要求。大概也由于大夫的这一不足,他左右的人才说他头脑冷静,实事求是,而这些素质,人们认为对积累知识,判断医药问题是大有好处的。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凡是到米德尔马契来的医生,只要有十分明确的宗教观点,诚心祷告,又具备其他一切特别虔诚的表现的,大家便普遍认为,他的医疗技术不过尔尔。

就这点而言,明钦大夫是幸运的(从职业上讲),他的宗教态度属于一般性质,各派的主张,不论那属于国教派还是非国教派,他都一视同仁,从疏远的医学观点看待一切,并不特别偏向某一教义。如果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根据他一贯的态度,坚持路德派因信称义的教义,认为教会必须遵守这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明钦大夫回答说,他相信人不是简单的机器,也不是原子的偶然组合。如果温普尔太太对她的胃病坚持依靠上帝的特别庇护,那么明钦大夫指出,应该打开智慧的一切窗户,反对局限在一个方面。如果一位神教派酿酒商嘲笑《亚大纳西信经》[①],那么明钦大夫就会引用蒲柏[②] 的《人论》作为答复。他跟斯普拉格大夫不同,反对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喜欢引用权威的言论,爱好各种文雅的表现。大家知道,他跟一位主教有些亲戚关系,有时便在主教府消磨假日。

---

① 一位论派是基督教教义中的一派,认为上帝不是三位一体,只是一位。《亚大纳西信经》是基督教的古老信经之一,主张三位一体论。

② 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启蒙主义文学家。《人论》是他的一篇哲理诗,主要论证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的地位。

明钦大夫的手软软的，皮肤白中带青，身材圆圆的，外表跟一个脾气温和的牧师差不多。斯普拉格大夫异常高大，裤子在膝盖处总有一些皱纹，靴子露出很多，尽管当时用带子系住裤管，似乎是庄严的仪表所不可缺少的。他进进出出，上上下下，脚步声不断，仿佛他是来检查屋顶的。总之，他威风凛凛，看样子就是一个可以与疾病搏斗，把它制服的勇士。至于明钦大夫，他似乎更擅长侦察病情，发现它潜伏的巢穴，然后设计进行围歼。他们是势均力敌的名医，享有神秘的威望，彼此客客气气，可是隐藏着互不服气的敌意。他们自封为米德尔马契医学界的泰斗，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对付一切革新派，以及一切敢于进行干预的外行人士。由于这原因，他们在心里同样讨厌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虽然明钦大夫从来没有与他公开对立过，即使表示不同意见，也要苦心孤诣地向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解释一番，而这位太太认为，只有明钦大夫了解她的体质。一个门外汉居然敢干预医师界的内部事务，老是想推行他的改革，尽管这对两位大医师，不如对那些按照救贫法为穷人施诊给药的药剂师医生[①] 那么关系直接，威胁重大，还是难免会得罪所有的医生；因此，布尔斯特罗德决心对利德盖特采取公开的庇护态度，这在医生间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明钦大夫自然也不例外。开业多年的普通医生伦奇先生和托勒先生，这时正站在一旁，谈得十分融洽，他们一致认为，利德盖特傲慢无礼，正好符合布尔斯特罗德的需要。本来，在非医务界的朋友面前，他们已表示同意大家的看法，称赞另外那个医生年轻有为，说他不靠别人推荐，单枪匹马，凭自己的能力到这里来接替引退的皮科克先生，他在专业方面学识丰富，显然下过一番苦功，没有在其他知识领域浪费过光阴。可是现在很清楚，利德盖特主张只开药方，不售药品，这是他存心要诋毁跟他地位相埒的普通医生，同时也是企图抹煞他这种普通医生与大医师之间的界限。可是那些大医师为了维护医学的尊严，觉得必须保持不同的等级。他们尤其不满的，是他没有进过两所英国名牌大学中的任何一

---

① 指药剂师出身的普通医生，主要是外科医生，与斯普拉格和明钦那类内科大医师不同，大多是没有得到伦敦医师学会承认的。

所，也从未在那儿享受过没有解剖学和临床实验的乐趣，只是在爱丁堡和巴黎待过一段时间，学会了一些自高自大的本领，在那些地方，确实，见识也多一些，但不见得有什么实际用处。①

由此可见，这时候在大家眼里，布尔斯特罗德已等于利德盖特，利德盖特已等于泰克。既然这些名字在牧师问题上可以互相代替，这就难怪不同看法的人会对它作出相同的判断了。

斯普拉格大夫一进屋子，就对聚集在那儿的人直截了当地说："我赞成费厄布拉泽。至于支取薪金，我完全拥护。但为什么不让教区牧师拿这笔钱？他的俸禄本来不多，可他得维持生活，养家活口，还得尽教区牧师施舍的义务。让他口袋里多装四十镑，这没有什么不对。费厄布拉泽，他是一个好人，很少牧师的架子，正是担任教职的合适人选。"

"哈哈！大夫，"老波德雷尔先生说，他是退隐在家的五金商，在地方上有些名望，他的惊叹声又像是大笑，又像是议会里的喝倒彩。"我们不能阻止你发言。但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谁的收入多少，这是有关可怜的病人灵魂得救的大事……"这时波德雷尔先生的声音和脸色，不免流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情。"泰克先生，他才是货真价实的福音传播者。如果我不投泰克的票，我就觉得违背了我的良心，真的是这样。"

"我想，泰克先生的反对者没有要求任何人违背他的良心去投票，"哈克布特先生说，这是一个富裕的制革商，能说会道，他那亮晶晶的眼镜和竖起的头发，这时都威风凛凛地正对着天真的波德雷尔先生。"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作为董事应该考虑一下，对于一小部分人提出的意见，我们是否有必要作为全体的任务来付之实行。我们各派力量都想把本市的一切机构当作实现自己的意图的工具，要不是出于这种派别活动的需要，委员会的各位先生难道也会主张更换那个已在这里担任牧师多年的先生吗？我不想追究任何人的动机，让他自己向最高的主宰者忏悔吧！但我得说，有些势力在这里发挥

① 当时英国的医学水平比法国等低得多，牛津和剑桥的医学教育主要是学习古典著作，其次才是学习医学，解剖人体更被认为是违背宗教精神的。

了作用，这是与真正的独立不相容的；我还得说，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往往是出于某些原因，而这些原因，那些这么做的先生不论从道义上或金钱上考虑，都是不敢直认不讳的。我自己不是教士，但我曾密切注意到，教会内派别林立，以及……”

“什么派别不派别！”弗朗克·霍利先生突然嚷了起来，他是律师和市政厅法律顾问，平时很少出席会议，现在匆匆来到这里，手中还握着马鞭。“这跟我们什么相干！费厄布拉泽一直担任这工作，而且一直没拿过钱，现在要是给钱，那就应该给他。我认为，把这职务从费厄布拉泽手里抢走，这是伤天害理的行为。”

“我想，绅士们讲话应该有分寸，不宜进行人身攻击，”普利姆但尔先生说。“我要投票支持泰克先生。我不知道，哈克布特先生刚才指的是谁，但我想，我不是一个卑躬屈膝拍马屁的家伙。”

“我不是指任何人。我讲得很清楚，如果我可以再说一遍，或者把我要说的话概括……”

“瞧，明钦来了！”弗朗克·霍利先生说。听到这话，大家扭过头去，不再理会哈克布特，害得他只好自怨自艾，感叹优异的口才在米德尔马契得不到赏识。“我说，大夫，你应该会站在正确的一边吧，是吗？”

“但愿如此，”明钦大夫说，一边点头，一边到处握手。“我绝不会感情用事。”

“如果要谈感情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同情那个被拒绝的人，”弗朗克·霍利先生说。

“我承认，我对另一边也是有感情的。我对双方同样尊重，”明钦大夫说，搓搓手。“我认为，泰克先生为人正派，这是别人比不上的；我相信，他被提名，动机是无可指责的。谈到我，我希望能投他的票。但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观点，我认为费厄布拉泽先生的权利必须得到优先考虑。他是一个和善的人，一个能干的传教士，在我们中间的时间也比较长。”

老波德雷尔先生睁大了眼睛，一言不发，闷闷不乐。普利姆但尔先生整了整领带，态度不太自在。

“我想，你们不致把费厄布拉泽当作教士的模范，要大家学他的

样吧?”拉彻尔先生说,他是重要的运输业者,刚走进屋子。“我对他并无恶感,但我想,在这些任命问题上,哪怕不考虑别的,我们至少应该对公众负责。在我看来,费厄布拉泽作为一个教士,未免有些不知检点。我不想列举各种事实来反对他,但他对医院不会照顾太多,只能尽力而为罢了。”

“太多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少一些,”霍利先生嚷道,他谈吐粗俗,在郡里这一带是有名的。“老是祈祷、讲道,病人可受不了。循道会那一套对精神没有好处——对肠胃也没有好处,真的!”他一说完,立即绕到四个医生聚集的地方去了。

但谁也没答理他的话,因为这时进来了三位先生,大家忙于跟他们招呼,露出或多或少的亲热姿态。这三个人是圣彼得教区的爱德华·锡西格牧师,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和我们的朋友蒂普顿的布鲁克先生。布鲁克先生最近轮到担任董事,他同意了,但从未参加过会议,这一次是给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硬拉来的。只有利德盖特还没到会。

现在大家坐下了,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主持会议,他像平时一样,脸色苍白,神态拘谨。锡西格先生是温和的福音派教士,表示希望他的朋友泰克先生当选,因为泰克先生热情,能干,目前只主持一所简易教堂,在医治灵魂的创伤方面任务不太重,有足够的时间担任新的职务。医院的牧师,一般认为应该由热心公益的人担任,这是对灵魂施加影响的最好机会。发给薪金,这当然好,但更应该认真对待,免得把这工作仅仅看成收入问题。锡西格先生的态度显得心平气和,合情合理,反对的人只能在心里生闷气。

布鲁克先生相信,大家希望这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他本人从没过问医院的事,但一切事业,只要是为了米德尔马契的福利,他无不极为关切。他非常乐意与在座各位商讨任何公益问题。“你们知道,任何公益问题,”布鲁克先生又说一遍,点了点头,表示这是不言而喻的。“我由于担任地方法官,工作繁忙,得收集各种证据,但我觉得,我的时间完全可以听凭公众的支配……总之,我的朋友们使我相信,医院任命带薪的牧师——你们知道,这是带薪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也很高兴能到这里来投票支持泰克先生,据我知道,他是一位

无可非议的教士,信心坚定,能言善辩,具有这方面的一切优点,因此,我全心全意支持他。"

"据我看,布鲁克先生,你只顾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弗朗克·霍利先生说,他谁也不怕,是一个保守党人,对选举的意图有疑问。"你应该没有忘记,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已在这儿担任牧师职务多年,从未拿过薪俸,现在泰克先生却要取代他的位置。"

"对不起,霍利先生,"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布鲁克先生完全了解费厄布拉泽先生的为人和职位。"

"那是他的敌人提供的。"霍利先生反唇相讥道。

"我相信这事并无个人的恩怨。"锡西格先生说。

"不过我敢赌咒,有。"霍利先生并不退让。

"先生们,"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用低低的嗓音说道,"问题的症结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楚,要是在座的各位,有谁怀疑即将投票的先生们不是人人都已充分了解这点,我现在不妨把双方的考虑再扼要叙述一遍。"

"我看没有必要,"霍利先生说。"据我看,我们大家都已知道要选谁。凡是希望主持公道的人,不会等到最后一分钟才来听取双方的意见。我不想浪费时间,我提议立即提付表决。"

又经过了简短而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家开始在小纸片上写了"泰克"或"费厄布拉泽"的名字,投进一只玻璃杯。就在这时,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看见利德盖特走进屋子。

"我看到现在双方票数相等,"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嗓音清晰尖利。然后他抬头望着利德盖特道:

"还有一票可以投。那是你的,利德盖特先生,现在是不是请你写一下?"

"问题已经解决了,"伦奇先生站起来说道。"我们都知道,利德盖特先生投谁的票。"

"你的话似乎包含着弦外之音,先生。"利德盖特说,板起了脸,握着铅笔没有动。

"我只是说,大家知道你跟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是一致的。难道你不高兴吗?"

"觉得不高兴的是别人。但是我不能为了使他们高兴，不跟他保持一致。"

利德盖特马上写下了"泰克"。

这样，沃尔特·泰克先生成了医院的牧师，利德盖特继续跟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合作。他确实不知道，泰克是不是更合适的人选，只是他的意识告诉他，如果他完全不受别人的偏见的影响，他是会投票支持费厄布拉泽的。选举牧师的事，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伤痕，这说明，米德尔马契那种狭隘庸俗的气氛，对他说来还是相当强烈的。一个人处在这种状况下作出的选择，怎么会使自己满意呢？好比一个人选择帽子，不得不从当时流行的几种式样中挑选一种，尽管他并不喜欢，也只得死心塌地戴它，因为比较起来，这还是最合适的一种。

但是费厄布拉泽先生遇见他时，仍像以前一样友好。其实，税吏和罪人的特性，与现代法利赛人的特性不是始终水火不相容的[①]，只是我们大部分人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并不像对自己的错误议论，或者淡而无味的笑话那么辨别得清楚罢了。但毫无疑问，圣博托夫的牧师身上沾染的法利赛人习气是最少的，而且由于他向自己承认，这种习气他跟别人一样多，因而使自己与别人有了显著的不同——他可以原谅别人对他的轻视，可以公正地评判人们的行为，即使这些行为是对他不利的。

"我知道，世界对我说来是太强大了，"一天他对利德盖特说道。"但我本来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我也永远不会成为德高望重的圣贤。赫拉克勒斯的选择是一则很好的寓言，但普罗蒂克把这位英雄的作为说得轻而易举，好像只要下定决心就成了。另一个故

① 《新约·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里税吏和罪人是指一般俗人。法利赛人本是犹太教内一派，主张严格遵守律法，因而《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事讲到他开始从事艰苦的活动，最后却穿上了涅索斯的衣服①。据我看，正直的决心可以使一个人走上正路，但必须其他的人都决心帮助他。”

牧师的话并不能始终鼓舞人心，他避免了成为法利赛人，但他还是不免低估了各种可能的危险，这些危险总是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一遇到挫折，便往往会自投罗网。利德盖特心想，费厄布拉泽先生的意志中，存在着一种令人惋惜的薄弱环节。

## 第十九章

且看那另一个，他正把脸颊
靠在一只手掌上，不时轻轻叹息。

——《炼狱》七②

当乔治四世还在温莎堡深宫里统治着英国的时候，当威灵敦公爵担任首相，文西先生在米德尔马契旧市政厅担任市长的时候③，卡苏朋夫人，即布鲁克家的多萝西娅小姐，前往罗马开始蜜月旅行了。在那个时候，一般说，世界对善与恶的理解比今天还落后四十年。关于基督教艺术的丰富知识，旅行家们不仅头脑里没有，口袋里也没

---

① 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据说他英勇无敌，一生曾完成十二件伟大的业绩。普罗蒂克(公元前五世纪人)是古希腊诡辩学家，终生在雅典教授门徒，写有《赫拉克勒斯的选择》一文。文中说，赫拉克勒斯年轻时遇到“欢乐”和“美德”两个女人，要他在她们中间作出选择，他选择了“美德”，“美德”允诺他成为不朽的人，后来他确实成了伟大的人。涅索斯是人头马身的妖怪，因劫走赫拉克勒斯的妻子伊阿尼拉，被赫拉克勒斯射死。临死时，涅索斯对伊阿尼拉说，她的丈夫如穿上浸有它的血液的衣服，可以对她永不变心。后来伊阿尼拉果然让丈夫穿上了这衣服。结果，这件衣服上的毒血使赫拉克勒斯被焚烧而死。

② 指但丁《神曲》的《炼狱篇》第七歌，在这里，诗人随同索得罗来到“诸王的花谷”，看到了一些死去的帝王。

③ 英王乔治四世于一八二〇——一八三〇年在位。威灵敦公爵任英国首相是在一八二八——一八三〇年。一八三五年英国颁布市政改革法，这里是指改革前的旧市政机构。

有。当时最卓越的英国批评家①,竟然把圣母升天画中繁花似锦的坟墓,误认作画家幻想的一只装饰性花瓶。在用爱和知识填补某些愚钝的空白方面,浪漫主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酵母还没有渗入时代的各个角落,成为每个人的精神食粮。它只是作为一种与众不同、朝气蓬勃的热情,在罗马一些留长头发的德国艺术家身上发酵,其他国家的一些青年,由于与他们在一起工作或游荡,往往也卷进了这个风靡一时的运动中②。

一个晴朗的早晨,在梵蒂冈有个年轻人,头发浓密,卷卷曲曲,但不太长,从衣着看像英国人,刚欣赏了赫拉克勒斯躯干雕像,走出观景楼画廊,站在毗连的圆形门厅中眺望美丽的山景。他正看得出神,没有发现一个眼眸乌黑、生气勃勃的德国人向他走来。后者到了他身边,把手搭在他肩上,带着很重的德国口音说道:“跟我来,快!要不,她就会改变姿势了。”

“快”是随时可以办到的,两人顿时飞也似的跑去,经过墨勒阿革洛斯,来到一间大厅,阿里阿德涅③ ——那时的人把她当作克勒俄帕特拉——正斜躺在那儿,从大理石的光泽中流露出妖艳妩媚的神态,衣服包在她的身上,像花瓣一般熨帖,柔和。他们进屋的时候,还可看到另一个美女靠在一个垫座上,离那块斜躺的大理石不远,但这是一个活的少女,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外形并不比阿里阿德涅逊色,穿一身淡灰色衣服,有点像贵格派教徒。她的长斗篷从领口上系紧,披在身后,两条胳臂伸在外边,一只手没戴手套,显得纤细洁白,支着她的腮帮子,把那顶白海狸皮帽稍稍推后了一些,以致它像一圈光华,围在编成朴素的发辫的深棕色头发周围。她不在看雕像,或许也

---

① 据说这是指英国当时的批评家威廉·赫兹利特(1778—1830)的,他于一八二六年出版了一本《法意游记》,谈到了意大利的一些名画。《圣母升天》是提香的一幅著名宗教画。

② 指十九世纪初在罗马的一些号称拿撒勒派的德国宗教画家。在本书的这个时期,这些画家大多已回国,但罗马仍是他们推动浪漫主义绘画运动的一个中心。

③ 墨勒阿革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里阿德涅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女儿,曾帮助忒修斯逃出迷宫,却被忒修斯遗弃在那克索斯岛上,后嫁给酒神狄俄尼索斯。这里均指他们的雕像。下面的克勒俄帕特拉可能是指埃及古代女王,以美丽著称,也可能是指墨勒阿革洛斯的妻子。

不在想它，只是沉浸在梦中似的，把两只大眼睛盯住了一条射向地板的阳光。但是她意识到，两个陌生人已蓦地出现在她旁边，似乎正在端详克勒俄帕特拉，她没有回头瞧他们，立即掉转身子，走向大厅的另一角了——她的使女和导游人便在那儿等她。

“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的对称？”德国人说，在朋友的脸上搜索赞美的反应，但等不及任何回答，马上又哇啦哇啦讲了下去。“那边躺着一个古代的美人，虽然没有生命，但栩栩如生，正陶醉在自己形体的完美中，这边站着一个有血有肉的美女，心中正在为许多世纪以来迅速流逝的光阴发出叹息。但她应该穿上修女的服饰，我觉得，她的神态几乎就像你们所说的贵格派教徒。我要在我的画中把她画成修女。不过，她已经出嫁了，我看到那只漂亮的左手上戴着结婚戒指，否则我会把那个脸色蜡黄的神父当作她的父亲呢。我看见他离开好大一会儿了，这以后才发现她用那种优美的姿势站在这儿。哦，对啦！他也许很有钱，希望给她画一张像。喂！我们不能光顾着瞧她……她走啦！我们得盯住她，看她住在哪里！”

“别这样，”他的同伴说，眉头有一点皱了。

“你这个真怪，拉迪斯拉夫。你好像在发愣呢。你认识她吗？”

“我只知道，她嫁给了我的一个表亲，”威尔·拉迪斯拉夫说，一边心神不定地向大厅外走去，他的德国朋友跟在旁边，一眼不眨地望着他。

“什么，就是那个神父？我看他倒像是你的伯父——一种更顶用的亲戚关系。”

“他不是我的伯父。我告诉你，他是我的表叔，”拉迪斯拉夫说，有些生气。

“好啦，好啦。别耍性子。我只是觉得，你这位表叔太太是我见到的最完美的年轻圣母，这你该不致生我的气吧？”

“生气？胡说什么。我以前只见过她一次，一共才两分钟，那是我离开英国前，我的表叔给我介绍了一下。那时他们还没结婚。我不知道他们要到罗马来。”

“那么现在你得去拜望他们啦——你可以找到他们的地点，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姓名。要不要我们上邮局看一下，你可以替我谈谈画

像的事。"

"去你的,瑙曼!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像你那么脸皮厚。"

"呸!那是因为你只是个业余画家,你画画是闹着玩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画家,你就会看到,你的表叔太太是一个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古典美女——基督教的安提戈涅①,在强烈的宗教情绪控制下的美感实物。"

"对,而且你画的她,是她一生的最大成果,你使她的神圣体现在更高的完美中,只有把她放进你的画布,才能表现她的一切。好吧,你说得对,我画画是闹着玩的,我并不认为整个宇宙只是为你那些意义不明的图画存在的。"

"但事实是这样,亲爱的!只要它得通过我阿道夫·瑙曼来体现,这就是事实,"性情温厚的画家说,把一只手搭在拉迪斯拉夫肩上,至于对方那种不可理解的不快情绪,他一点也没放在心上。"你不妨想想!整个宇宙的存在是以我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难道不是这样?但我的职责是画画,作为一个画家,我有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天才的主意,要把你的叔祖母或者伯祖母当作一幅画的题材,这样,事物就通过以我这个形式出现的钩子或者爪子,给捕捉到了画中,变成了我的图画,不是这样吗?"

"但是,假如还有一只以我这个形式出现的爪子,不让你捕捉它呢?事情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吧?"

"完全不对,从逻辑上说,斗争的结果总是一样的,无非画或者不画。"这种泰然自若的神情感动了威尔,他脸上的阴云消散了,露出了明朗的笑容。

"现在你说,我的朋友,你肯不肯帮忙?"瑙曼用抱有希望的口吻说。

"不成,你胡说什么,瑙曼!英国妇女不是给任何人当模特儿的。你的画要表现的太多了。你的人像或好或坏,只是为了配合一定的背景,每个行家都可以根据不同的理由对它肯定或否定。可是怎样才算一个妇女的肖像?你的图画和雕塑,毕竟只是贫乏的物质。它

①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俄狄浦斯的女儿,索福克勒斯写有悲剧《安提戈涅》。

们只能损害和降低你的概念，不是提高它们。语言是更好的媒介。”

“是的，对于不懂绘画的人是这样，”瑙曼说。“你完全有权这么看。我并不强迫你作画，我的朋友。”

温和的画家话中不免带刺，但拉迪斯拉夫不想理会他的揶揄。他像没有听到似的，继续说道：

“语言描绘的形象更为丰满，尽管你看不到，但觉得更真实。归根结蒂，要真正看到，还得从内部着眼。绘画使你一览无余，可是你却觉得缺少什么。尤其是妇女的画像，更使我感到这点。仿佛一个女人只是一堆表面的色彩！你必须要有行动和声调。哪怕她们的呼吸也是不同的，她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例如，你刚才看到的这个女人，请问，你怎么画她的声音？可是她的声音比你看到的她的任何方面都神圣得多。”

“我明白了，明白了。你是在吃醋。在你眼中，谁也不配来画你的理想女性。这太严重了，我的朋友！你的婶婆！还有那位‘像伯父的表亲’，这是悲剧，太可怕了！”

“要是你再把那位夫人称作我的婶婶，我非跟你吵架不可，瑙曼。”

“那么称她什么呢？”

“卡苏朋夫人。”

“好吧。要是我不通过你认识了她，而且发现她非常喜欢人家给她画像呢？”

“行，你不妨试试！”威尔·拉迪斯拉夫说，语气有些轻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他意识到，他是在为一些可笑的小事生气，它们多半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干嘛要大惊小怪，为卡苏朋夫人操心呢？可他还是觉得，他和她之间好像发生了什么。在戏剧里，有些角色老是给自己惹麻烦，制造纠纷，可是谁也不想跟他们配合。他们神经过敏，气势汹汹，对方却泰然自若，什么也不明白。

# 第二十章

一个弃儿突然醒来，
用惶恐的目光打量周围的一切，
但是发现再也找不到
那对充满深情的眼睛。

两小时后，多萝西娅回到了西斯蒂纳街的旅馆，坐在一套漂亮房间的内室或起居室中。

我很遗憾，我只得说她正在哭，哭得那么伤心，好像要尽情发泄心中郁积的烦恼似的。一个女人由于自己的骄傲，也由于对别人的体贴，一直克制着自己，要到她相信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才会这样出声痛哭。这时卡苏朋先生无疑还在梵蒂冈，他得在那儿多待一会。

然而多萝西娅自己也说不清楚，她的烦恼究竟是什么。在她混乱的思想和情绪中，有一种心理活动正在竭力挣扎，要使自己变成明确的概念，即一种自我谴责的声音，向她大声疾呼，说她的孤独感是她自己的过错，是她精神贫乏的表现。她嫁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她自己选中的，她比许多女孩子幸运，因为她把她的婚姻主要看作新的义务的开始。从第一天起她就相信，卡苏朋先生有一颗比她丰富得多的心，他必须经常研究学问，这种研究不是她完全能参与的。此外，在她短暂的少女时代，她接触的只是一个狭隘的世界，现在她却面对着罗马，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一部有形的历史，半个地球的过去仿佛仍在这里举行丧葬仪式，把它那些祖先的奇异形象，那来自四面八方的战利品，展示给人们。

但是这架庞大的残骸，使她的新婚生活更变得像梦一般光怪陆离。多萝西娅来到罗马已经五周，起先，秋天和冬天像一对幸福的老人，手携着手在一起漫步，但不久便只有一个留了下来，在更寒冷的孤独中打发日子。多萝西娅也是这样，起先，她与卡苏朋先生一起坐了车，在亲切的早晨出外游览，但后来却主要只能跟坦特莉普和那位见多识广的导游在一起了。她们陪着她穿过琳琅满目的画廊，浏览

主要的景物，参观最伟大的古迹和最豪华的教堂，但最后，她总是选择康派奈平原① 作她驱车出游的地点；她要独自与天地为伍，离开那令人窒息的世纪的假面舞会，因为在那里，她自己的生活似乎也戴上了面具，穿上了不可思议的服装。

对于那些学识渊博、智慧敏锐的人，他们看到罗马的时候，他们的知识会给一切历史形态注入活的灵魂，找出一切对立现象之间隐蔽的变化轨迹，那么，罗马在他们眼里可能仍是世界的精神核心和说明者。但是不妨想想，历史在另一些人心头引起的反应，比如，罗马帝国和教皇城残留的雄伟遗迹，一下子投射到一个少女的意识中，而这个少女是在英国和瑞士的清教精神中长大的，她吸收过的养料只是贫乏的新教历史，她接触过的艺术珍品只是袖珍遮光屏② 之类的东西；她天性热烈，但知识浅陋，她又把这些知识统统变成了原则，她的行动也以这些模式为依据；她的情绪又极易激动，以致在她眼里，抽象的事物也带上了欢乐或痛苦的色彩；而且这个少女最近又成了妻子，她本来热情洋溢，准备迎接从未经历过的义务，现在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混乱的心境，以致为个人的命运忧心忡忡。不可理解的罗马对无忧无虑的闺阁名媛说来，也许不致构成什么压力，它只是为英国或外国上流社会提供了举行丰富多彩的野餐的背景，但是多萝西娅缺乏这种自卫能力，罗马给她的印象太深刻了。废墟和会堂遗址，宫殿和巨型石像，出现在污浊鄙陋的现实中，这里，一切有生命、有血肉的事物却在堕落，退化，就像宗教失去崇敬，变成了迷信；巨人的火热生命仍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窥视着、挣扎着，但已显得暗淡朦胧；洁白塑像构成的长廊上，那些大理石眼睛似乎在抵制着一个陌生世界的单调光线；总之，一切热烈的理想留下的这一大堆残余，不论是感性的，还是精神的，都跟现实中退化和遗忘的迹象混合在一起。起先，它们骤然呈现在她的眼前，使她像触电一样，大为震惊，后来，它们又纷至沓来，压到她的身上，使她透不出气，混乱的思想仿佛越积越多，把她的感觉之流也堵塞了。各种形态的事物，不论是苍白的还

---

① 罗马周围的荒郊。

② 妇女拿在手上遮阳光或火炉光的东西。

是灼热的，都渗入了她年轻的意识，哪怕她不想它们，它们仍照样刻印在她的记忆中，形成种种奇异的结合，在她今后的一生中始终不会消失。我们的情绪往往有各种幻象伴随着，它们会一个接一个出现，跟一幅幅恍惚迷离的幻灯画一样。每当孤独凄凉、难以排遣的时刻，多萝西娅总会看到那巍峨壮丽的圣彼得教堂，那巨大的青铜圆顶，想起屋顶镶嵌画中的那些先知和福音传播者，他们的姿态和衣衫中流露的强烈意愿；为圣诞节张挂的大红帷幕，仿佛印在她的视网膜上，到处可见。

我并不认为，多萝西娅内心的这种诧异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许多年轻人怀着童稚无知的心灵跨入不协调的现实，这时如果大人忙于自己的事，他们便只得在这中间自己“学习走路”。我也并不认为，我们发现卡苏朋夫人在结婚六个星期之后，竟在独自啼泣，这便是一幕悲剧。在新的真实的未来代替想象的未来时，心头产生一些失望，一些困惑，这并不是罕见的，既然并不罕见，人们也不必为此惶恐不安。接触频繁本身便蕴藏着悲剧因素，好在它还无法渗入人类粗糙的感情，我们的心灵恐怕也不能完全容纳它。要是我们的视觉和知觉，对人生的一切寻常现象都那么敏感，那就好比我们能听到青草生长的声音和松鼠心脏的跳动，在我们本来认为沉寂无声的地方，突然出现了震耳欲聋的音响，这岂不会把我们吓死。事实正是这样，我们最敏锐的人在生活中也往往是麻木不仁的。

但是，多萝西娅正在啼哭，如果有人问她什么原因，她能够说的，也只是我刚才讲的那些笼统的话。如果再要具体一些，那就无异要把她知道的、不知道的一切统统形诸语言。事实上，新的真实的未来取代幻想的未来，是通过无限众多的细节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她对卡苏朋先生的看法，以及现在她结婚以后，对这种夫妇关系的看法，也是像时针一样在不知不觉地改变，以致离开她少女时代的梦境的。目前，哪怕要她充分认识，或至少承认这种变化，都还为时过早，更不用说改变她对丈夫的忠诚了，这种忠诚是她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她几乎相信，它迟早总会恢复正常。永久的背弃，缺乏坚定的爱和尊敬的不正常生活，对她说来是不可能的。只是眼前她正处在一种中间阶段，她的强烈天性也助长了它的混乱状态。婚后的

最初几个月总是这样，它往往是充满风波的危机时期，但不论这是小池塘中的风波还是大海中的风波，它迟早总会平静下去，变得相安无事。

再说，卡苏朋先生不是仍像以前那么渊博吗？他的谈吐难道已有所改变，或者他的情操已不那么值得赞美？啊，女子总是这么任性！难道他的历史研究已经失败？难道他已不能如数家珍似的说明各种理论、以及提出这些理论的人？难道他在必要时，已不能头头是道地回答任何问题？难道罗马不正是全世界最适宜发挥这种才能的地方？再说，多萝西娅翘首以待的，不正是要在未来减轻他为了完成伟大的事业而负起的重担，或者为此而承担的痛苦吗？何况现在，卡苏朋先生这副担子之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

这些都是决定性的问题；但尽管一切依然照旧，光线已经变了，到了中午你便再也看不到彩虹般的曙光。事实是颠扑不破的，有一个人，他的性格你只是在充满幻想的几个星期，在那个所谓求婚阶段，通过断断续续的短暂接触认识到一些，现在到了婚后，在接连不断的朝夕相处中，你所看到的比你预先想象的也许好一些，也许坏一些，但决不可能完全一样。要是我们找不到类似的变化作比较，我们不免会对这种变化来得如此之快大吃一惊。跟一位才华横溢的好朋友住在一起，或者看到你钦佩的政治家入阁办事，都会引起同样迅速的变化，开始时是了解不多，信仰极高，最后却往往适得其反。

不过这种比较仍不免引起误会，因为卡苏朋先生与别人不同，从不弄虚作假，他是像任何反刍动物一样光明磊落的，他不想费尽心计，为自己制造假象。那么，多萝西娅在结婚后的几个星期中，虽然没有发现具体的根据，却隐隐意识到，她的美梦已经破灭，她本来指望在她丈夫心头找到远大的前景和清新的气流，现在却发现，她只是走进了阴暗的前室，在曲折的死胡同中打转，找不到出路，她感到寒心，感到窒息，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那是因为在婚前，一切带有临时性质，仿佛只是一场序幕，以致品德和才能的个别实例，也被当作了丰富的宝藏，似乎到了婚后，它们便可在广阔的天地中得到充分表现。但是一旦跨过结婚的门槛，希望便集中到了现实上。在你登上结婚的汽船开始航行时，你不能不发现，你的面前并没有路，你找不

到海洋，事实上，你只是在一个封闭的水坞里打转。

在他们婚前的接触中，卡苏朋先生常常谈到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点点滴滴的问题，多萝西娅听了，总觉得摸不着头脑，但她想，这种零乱琐碎的现象可能是由于他们不能常在一起的缘故，她对他们的未来仍充满信心，因此总是毫不懈怠，仔细听他讲，他对非利士人的神大衮[①]，以及其他鱼神，怎样有了全新的观念，别人又可能提出什么论点来反驳他等等。她一边听一边想，这问题对他一定很重要，她今后也得跟他站在同一高度来看待它才是。还有，他在回答最激动她的一些想法时，那种理所当然的谈话方式，那种不愿多讲的口气，看来是由于时间仓促，事情太多，因此是不足为怪的，她自己在订婚之后也处在这种状态呢。但现在，他们已经到了罗马，随着她的感情深处出现的翻腾起伏的浪潮，随着生活中新的因素造成的新问题，她逐渐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发觉，她的心正在不断滑进愤怒和厌恶的漩涡，或者滑进凄凉失望的深渊。贤明的胡克，或者其他博学之士，处在卡苏朋先生的这个生活时期，是否也像他一样，这一点她无从知道，因此他也无法从这种比较中沾光。但是她丈夫对周围那些引起她深思和惊异的事物的态度，却使她的思想受到了震动，看来他怀着良好的意图，要使自己有所成就，但也仅仅是使自己有所成就而已。她认为新鲜的，在他已成为老生常谈；从思想和感觉上对一般人类生活产生反应的能力，对他说来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他的知识只是没有生命的僵尸。

他常常这么说："多萝西娅，你对这有兴趣吗？我们要不要再待一会？只要你乐意，我都可以。"这种话使她听后，只觉得离开或待下同样索然无味。有一次他还问她："多萝西娅，你想参观法奈斯宫[②]吗？那里有许多著名的壁画，是拉斐尔设计或绘制的，许多人认为这是值得游览的地方。"

"但是你对它们有兴趣吗？"她总是这么反问。

---

① 古代腓尼基宗教中一种半人半鱼的神，传说为渔民的保护神。《圣经》提到了这种神，见《士师记》第十六章。这里是对卡苏朋的研究工作的讽刺。

② 罗马的著名宫殿之一。

“我相信，它们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其中有些表现了丘比特和赛姬[①]的故事，这大概是文明时期的浪漫主义创造的，我认为，不能把它们真正看作神话的产物。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些墙头画，我们不妨去玩玩。我想，这样你就可以见识到拉斐尔的主要作品了，访问罗马而没有看到它们，这是很可惜的。大家公认，拉斐尔是把最完美的形式和崇高庄严的内容结合起来的大师。至少据我所知，这是鉴赏家们的共同意见。”

这类回答四平八稳，像官样文章，仿佛一位教士对着祈祷书照本宣科，既不想独出心裁，对永恒之城[②]的荣耀做过多的揄扬，也不想引起她的幻想，使她觉得，要是她对这一切了解得多一些，世界在她眼里就会变得更加光辉灿烂，充满各种乐趣。也许，一个满腔热情的年轻人，最苦闷的就是接触到一颗冷若冰霜的心，在这颗心里，多年积累的知识，已把它的兴趣和同情统统埋葬掉了。

确实，在另一些事情上，卡苏朋先生显得十分执着和关切，这通常被认为是热情的表现，多萝西娅要求自己随着他的思想的这种自然趋向行走，丝毫没有意思要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开。但是她不再像从前那么乐观，那么充满信心了，她逐渐失去了希望，不再相信跟着他走，会找到任何宽广的道路。可怜的卡苏朋先生，他自己也在狭小的斗室和曲折的楼梯之间徘徊，找不到出路呢。关于卡比里神[③]的模糊认识，使他不安，他还发现，另一些神话学家有些类比考虑不够周密，在这中间他自然很容易迷失方向，忘记了当初促使他从事这种研究的任何目的。他点着蜡烛，却没有想到要打开窗户，他在稿纸上指责别人对太阳神的错误观念，但自己却对太阳本身失去了兴趣。

这些特点在卡苏朋先生身上，已经像骨骼一样定型，不可改变，但要是多萝西娅可以自由吐露她那女孩子的和妇人的感情，要是他能够握着她的手，津津有味、温柔体贴地听她谈她生活中那些琐屑小事，表示他的同感，而且也照此办理，跟她娓娓谈心，使彼此了解过去

---

① 丘比特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爱上了少女赛姬，经过各种曲折，最后结为夫妇。

② 指罗马。

③ 弗里吉亚宗教中的冥神，也是丰产之神。

的生活，互相同情，或者要是她能够靠那些孩子气的爱抚，那种任何温柔女子都有的癖好——它们最初表现在对着秃顶洋娃娃的硬脑瓜如醉如痴地亲吻上，因为她们用自己无穷的爱给那块木头注入了快活的灵魂——满足自己的感情，那么，他那些特点，她一时也许还觉察不到。要知道，多萝西娅是有亲吻的癖好的。尽管她渴望了解与她相隔遥远的事，渴望爱天下所有的人，可是她对身边的一切也不能漠不关心，她有足够的热情来亲吻卡苏朋先生的衣袖，抚摩他的鞋带，只要他露出一点接受她的爱抚的意愿，而不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态，声称她是最温柔多情、真正具有女性气质的人，同时彬彬有礼地请她坐下，表示在他眼里，她那些表现是粗俗的，不足取的。早上，他恰如其分地完成了教士的梳洗打扮后，也预备接受生活中的爱抚，但只限于当时那种端端正正的硬领饰，以及那颗时刻挂在尚未出版的著作上的心所允许的范围。

在这种不如人意的情况下，多萝西娅的想法和决心像冰遇到了暖流，融化了，消失了，变成了另一种形态。她感到委屈，发现自己只是做了感情的牺牲品，她也只能这样理解一切，她的全部力量变成了一阵阵的烦恼、挣扎和失望，她觉得没有出路，只能更进一步放弃一切，把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当作一种义务接受下来。可怜的多萝西娅！她无疑烦恼重重，但主要只是自怨自艾，直到今天早上，她才第一次使卡苏朋先生也感到了烦恼。

在他们喝咖啡的时候，她本来是决心要排除她所说的自私观念的，因此她露出愉快的脸色，注意听她丈夫的话："亲爱的多萝西娅，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还有什么没有做，做离开前的准备了。我本想早一些回国，在洛伊克过圣诞节的，但我在这里收集材料的工作超过了预计的时间。不过我相信，这段时间对你说来不是毫无收获的。在欧洲各个游览中心，罗马一向也是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在某些方面，它还能给人以启发。我记得很清楚，我对它的第一次访问，在我看来一直是我一生中一件划时期的事件。那是在拿破仑失败之后，那时欧洲大陆才重新向旅游者开放。确实，我认为它是为数不多的城市中的一个，有一句极端夸张的话这么说：'到过罗马，死而无怨'。但是就你而言，我得把它略加修改，变成'作为新娘到过罗马，就会作

为幸福的妻子度过一生'。"

卡苏朋先生是怀着最真诚的意愿,发表这一席小小的演说的,他偶然眨一下眼睛,点点头,最后还笑了笑。他并不觉得结婚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他要求自己做一个无可訾议的丈夫,使年轻可爱的妻子得到应该得到的幸福。

"我希望,你对我们这次旅行感到完全满意,我这是就你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说的。"多萝西娅说,竭力使自己的心情适应丈夫最关切的事。

"是的,我很满意,"卡苏朋先生说,他那种异样的音调使他的话有些像反话。"我的研究比我预料的更为复杂,各种需要注释阐明的问题愈来愈多,虽然它们跟我并无直接关系,但也不能避而不谈。尽管有抄写员的协助,这工作还是相当繁重,幸好有了你,使我可以在业余时间不致陷入孤独生活的罗网,老是为此苦闷惆怅。"

"我很高兴,我的存在能使你的生活得到一些调剂,"多萝西娅说,但是有几个晚上的情景,她还历历在目,那时她曾想,卡苏朋先生的心在白天已陷得太深,再也不会浮到面上来了,因此她的回答可能包含着一些情绪。"我希望我们回到洛伊克以后,我能对你更加有用,也可以分享一点你的乐趣。"

"这是毫无疑义的,亲爱的,"卡苏朋先生说,略微点了点头。"我在这里记下的笔记需要整理,你如果愿意,可以在我的指导下作些摘录。"

"你的全部笔记,我都愿意帮你整理,"多萝西娅说,一提起这事,她的心就开始光火了,这使她现在讲的话不能不带一些锋芒。"你那一摞摞笔记本,你老说要整理,为什么现在还不动手?难道还不能决定,哪些材料是有用的?你怎么还不开始写那本书,让你的渊博知识得到公认,发挥作用?我可以替你作记录,也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抄抄写写,作些摘要,因为我也只有这些能耐。"多萝西娅说到最后,不知为什么,以那种无法理喻的女性方式,发出了轻轻的啜泣,眼眸中噙满了泪水。

感情的过多流露,本来只会使卡苏朋先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付,但是现在,由于其他原因,多萝西娅那些情不自禁的话却伤了他

的自尊心，使他非常生气。原来，她对他心头的烦恼一无所知，他对她也是这样。隐藏在她丈夫胸中的那些值得我们怜悯的矛盾，她是想象不到的。她也从未耐心地静听他心脏的跳跃，只是觉得自己的心跳得非常厉害。在卡苏朋先生耳中，多萝西娅那些话无异把他隐藏在内心的模糊意识，变成了明确无误的语言，要是她不讲，他本来可以说，这只是他的想象，是他自己神经过敏引起的幻觉，事实上，每逢他发现别人确实在暗示这点时，他也总是听不入耳，认为这只是残酷而不公正的指责。哪怕不光彩的自我忏悔，要是别人完全信以为真，我们也难免愤愤不平，那么，如果我们心中那些含混的低语，那些连我们自己也不愿承认，要把它们说成是病态的表现，竭力加以抵制，仿佛全属子虚乌有的东西，忽然由我们身边的一位旁观者，用清晰响亮的声音讲了出来，这结果会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何况现在这位站在一旁的残酷的谴责者是以妻子的面目出现的——不，还是一个年轻的新娘，她非但对他的手不停挥，以及堆积如山的稿子视若无睹，没有像体贴入微的金丝雀那样对他肃然起敬，表示心悦诚服，反而像一个暗探那样，怀着恶意在窥测他的动静。正是在罗盘的这一点上，卡苏朋先生是和多萝西娅同样敏感，也同样会超过事实想入非非的。以前他赞扬过她，说她有判断力，懂得尊敬应该尊敬的一切；现在他却突然怀着惶恐的心情预见到，这种能力可以变成自以为是，这种尊敬也可以变成令人愤慨的指责——这种指责只知向往许多美好的成果，对取得这些成果所花的辛勤劳动却视而不见，一无所知。

自从他们认识以来，多萝西娅第一次看到，卡苏朋先生的脸上突然掠过了一丝悻悻不平的愠色。

“亲爱的，”他说，由于礼貌，没有让愤怒发泄出来，“你可以相信，我知道在我的工作的不同阶段，应该做些什么，这不是一位无知的旁观者可以凭肤浅的猜测得知的。在我看来，用虚无缥缈、毫无根据的议论哗众取宠，赢得一时的效果，这很容易；但是谨慎严格的探索者应该经得起急功好利的饶舌者的嘲笑，那些人企求的只是一些渺小可怜的成就，事实上他们也别无所能。我希望所有这样的人都懂得，在评论时怎样区别两类不同的事物：一类是他们完全不理解的，也不可能理解的，另一类则只要靠他们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的印象，就可

以信口雌黄。”

这一篇话讲得振振有辞，激昂慷慨，跟卡苏朋先生平时的谈吐大不一样。确实，这不是一时的急就章，而是经过内心的酝酿才形成的，现在只是像果实遇到炎热的天气突然裂开，一颗颗种子便滚滚而下了。多萝西娅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成了这位怀才不遇、或者牢骚满腹的作者周围那个浅薄的世界的化身。

现在轮到多萝西娅发怒了。她放弃了一切，仅仅要求参与丈夫的主要活动，分享他的一点乐趣，难道这不应该吗？

“我的议论是很浅薄的，我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她回答，一下子变得怒气冲冲，这是用不到排练的。“你给我看那一摞摞笔记本，你也常常讲到它们，你还常常说，它们需要整理。但我从没听你谈到，你什么时候动手写那本预备发表的著作。这些是非常简单的事实，我的议论没有越出这个范围。我只是要求帮助你，为你多出些力而已。”

多萝西娅站起来，离开了餐桌，卡苏朋先生没有回答什么，只是拿起手边的一封信，好像预备重读一遍似的。他们对彼此的态度都有些吃惊，想不到竟会剑拔弩张，怒目相向。如果他们是在家中，是在洛伊克的左邻右舍中过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这样的冲突也许还情有可原，但现在是在蜜月旅行中，这种旅行的目的显然是要使两个人与世隔绝，因为他们彼此就是整个世界，这样，不论怎么说，任何意见不合都是十分荒谬、愚不可及的。大幅度改变了自己的地理位置，从精神上使自己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可是却为一些小事争争吵吵，找不到共同的语言，给对方端一杯水也低头不语，这哪怕对最冷漠的心来说，恐怕也不能认为是满意的效果吧。就涉世未深、天性敏感的多萝西娅而言，这无异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灾难，改变了她周围的一切；就卡苏朋先生而言，这是一种新的痛苦，他以前既没经历过蜜月旅行，也从未与一个女子有过如此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他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也是他从未想到的，因为他发现，这位年轻美貌的新娘不仅使他负有义务，必须处处为她着想（这是他已经在尽量做的），而且在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她却可能与他发生龃龉，弄得他不得安宁。难道他非但没有找到温柔乡，使他可以躲避生活中一切冷酷、阴

险、讨厌的骚扰，反而让它们更具体地呈现到了他的面前？

这时他们谁都没法开口。改变原来的安排，拒绝出门，那无异表示还在继续发怒，这是多萝西娅的良心所不允许的，它发现她已在开始后悔，觉得自己错了。不论她的愤怒多么有理，她的根本目的不是分清是非，是给予温情。因此在马车来到门口的时候，她仍随同卡苏朋先生前往梵蒂冈，跟他一起穿过排列成行的石碑；到了图书馆门口，两人才分手。然后她独自在博物馆茫无目标地闲走，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兴趣。她没有心思回过头去告诉他，她要坐车前往别处。瑙曼第一次看到她，就是在卡苏朋先生离开的时候。然后他与她同时走进了狭长的雕塑陈列室。但是他必须在这里等候拉迪斯拉夫，因为他们赌了一瓶香槟，要解决那儿一个带有中世纪色彩的人像的谜。在仔细研究那个人像之后，他们一边走一边争论，争论结束后，两人分手了，拉迪斯拉夫仍在那儿闲逛，瑙曼来到了塑像厅，又在那儿见到了多萝西娅，她站在一边沉思默想，那副出神的姿态引起了他的注意。她实际并不在看地板上那一条阳光，也没有看那些塑像，她在心中看到的只是她未来的岁月——她自己的家，英国的原野和榆树，两边密布树篱的大路。她觉得，那条本来可以充满欢乐和忠诚的道路已经不如以前那么明朗了。但是在多萝西娅心中，有一条永不停息的潜流，她的一切思想和感情迟早都会汇集到那儿，而它在不断向前，把她的全部意识引向最完满的真理，最公正无私的善。很清楚，愤怒和失望不是她所有的一切。

## 第二十一章

她谈吐文雅，既温柔又朴实，
也从不弄虚作假，
故作聪明。

——乔叟①

① 见《坎特伯雷故事》中医生的故事。

那天多萝西娅关起房门，大哭一场的原因，就是这样。但是，过不多久，就有人打门了，她赶紧擦干眼泪，然后应了一声："请进。"坦特莉普拿着一张名片，说有位先生求见，等在走廊的休息处。导游人告诉他，只有卡苏朋夫人在家，但他说他是卡苏朋先生的亲戚。她是不是愿意见他？

"好吧，"多萝西娅毫不迟疑地说，"请他在会客室等我。"她对小拉迪斯拉夫的主要印象，就是在洛伊克跟他见过一次面，知道卡苏朋先生待他很慷慨，还听说他对自己该干什么犹豫不决，这使她很关心。她只要能够给人以同情，从来不愿错过机会。这一次，她觉得，客人的来访无异是要她摆脱个人的不满，从自己的小天地中走出来，因为他使她想起丈夫的善良，感到现在对他的一切仁慈行为，她已成了当仁不让的助手。她等了一两分钟，但是她走进隔壁屋里时，脸上仍留有哭过的痕迹，然而正是这种痕迹使她那张开朗的脸庞更显得青春焕发，楚楚动人。她露出和蔼可亲的优美笑容，没有一点妄自尊大的样子，迎着拉迪斯拉夫，向他伸出手去。他比她大几岁，但在那时，他却似乎比她年轻得多，因为他那洁白明亮的脸皮一下子变红了，谈话也有些羞涩，跟他和他的男朋友在一起时那种无拘无束的神态完全不同。多萝西娅却越来越平静，心里还有些诧异，但愿能使他随便一些。

"我没有想到你和卡苏朋先生在罗马，直到今天上午在梵蒂冈博物馆看到你才知道，"他说。"我立即认出了你，但是……我是说，我相信可以在邮局邮件待领处找到卡苏朋先生的住址，于是我尽快赶来拜访你们了。"

"请坐下。他此刻不在，但我相信，他一定很高兴见到你，"多萝西娅说，不假思索地在壁炉和明亮的长窗之间坐了下去，一边向他指指对面的椅子，态度安详，像一位宽厚的主妇。但她脸上那种少女的忧伤痕迹，反而变得更明显了。"卡苏朋先生非常忙，你可以留下你的地址，好吗？这样，他可以写信给你。"

"你太客气了，"拉迪斯拉夫说。他发现了她脸上啼哭的痕迹，它改变了她的容貌，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的腼腆开始消失了。"我的住址，卡片上有。但如果你同意，明天卡苏朋先生可能在家的时

候，我不妨再来拜访。”

“他每天上梵蒂冈图书馆看书，除非约定时间，不然你很难找到他。特别是目前。我们即将离开罗马，他非常忙。一般从早餐到晚餐前，他都不在旅馆里。但我相信，他会约你来跟我们一起用晚餐。”

威尔·拉迪斯拉夫沉默了一会。他从来不喜欢卡苏朋先生，要不是出于感恩的心情，他很可能会耻笑他，把他称作博学的蝙蝠。但是想到这个干瘪的书呆子，这个穷年累月寻章摘句，在古董铺的后屋里堆积如山的假古董中寻找宝藏的老学究，先是得到了这位花容月貌的年轻小姐做妻子，嗣后又在蜜月期间丢开了她，继续钻在那些霉烂的废物中摸索(威尔喜欢运用夸张手法)——这一幅图画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觉得又滑稽又讨厌，既想放声大笑，又同样恨不得发出几声轻蔑的咒骂，真不知如何是好。一时间他甚至觉得，这两种矛盾的情绪，把他那张生动的脸也扭歪了，变得有些异样了。但他竭尽所能，克制着自己，终于没有流露任何唐突的表情，只是迸发了一丝愉快的微笑。

多萝西娅有些纳闷，但这微笑是不可抵制的，它也在她的脸上得到了反应。威尔·拉迪斯拉夫的笑是惹人喜爱的，除非你本来在生他的气，你才会无动于衷。它像一股发自内心的光，透过明亮的皮肤和眼睛向外照射，在每一条弧线和直线上跳跃着，仿佛它们经爱丽儿①一点，产生了新的魅力，把忧郁的痕迹一扫而光了。这微笑引起的反应也只能是一种愉快的表情，尽管那乌黑的眼睫毛还湿湿的。多萝西娅不免问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有趣的事吧？”

“是的，”威尔说，立刻找到了对策。“我是在想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扮演的角色，那时你把我的画批评得一钱不值。”

“批评你的画？”多萝西娅说，更加觉得摸不着头脑了。“哪有这么回事。我总觉得，我对绘画是一窍不通的。”

“我怀疑你非常精通，因此你才说得恰到好处。你说——我敢说，你不会记得像我那么清楚——你看不出我的画跟大自然有什么联系。至少你的话包含这点意思。”现在威尔可以放声大笑了。

---

①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一个善良的精灵。

“那实在是由于我不懂得绘画，”多萝西娅说，对威尔的开朗性格很赞赏。“我一定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有些画，据我的伯父说，所有的行家都认为很好，我却从来看不出它们美在哪里。我在罗马参观也是走马看花，同样莫名其妙。只有比较少的几幅，我才是真正能够领会的。起先我走进一间陈列室，看到琳琅满目的壁画，或者那些珍贵的作品，便觉得惶恐不安，好比一个孩子参加庄严的典礼，满眼都是豪华的法衣，严肃的仪式。我觉得我看到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它太崇高了。但是当我一幅幅仔细观看时，生活就从画中出现了，但是也有的我感到太强烈，我不能理解。这一定是我自己太迟钝。我一下子要接受的东西太多了，以致连一半也不能理解。那总会使一个人觉得自己愚蠢。听得人家说，某一幅画如何如何好，可是体会不到它好在哪里，这是痛苦的，好比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听得人家在谈天空如何美丽。”

“啊，艺术的感觉包含许多因素，那是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威尔说（多萝西娅的自白是坦率的，现在已经不能怀疑了）。“艺术是一种古老的语言，有着许多矫揉造作、不够自然的风格，有时了解它们所得到的主要乐趣，仅仅是知道自己懂得它们而已。我对这儿的各种艺术有广泛的爱好，但是我想，如果我能把我的爱好分解开来的话，我会发现，它是由各种不同的丝线组成的。一个人自己能画几笔，了解其中的奥妙，那还是有些用处的。”

“你大概是想当一个画家吧？”多萝西娅说，产生了一种新的兴趣。“你也许想把绘画更做你的职业。卡苏朋先生听到你选定了一种职业，一定很高兴。”

“不，没有的事，”威尔说，口气有些冷淡。“我可以说已经决心不再画画。那种生活太片面了。我在这儿会见了不少德国画家——我还是跟其中一个人一起从法兰克福来的。他们有的还不错，甚至还很有才气，但我不想走他们的路，我不能完全从画室的观点看待世界。”

“那是我能够理解的，”多萝西娅亲切地说。“在罗马，一个人总觉得，似乎世界上还缺少许多东西，它们比绘画更重要。但是如果你有绘画的天赋，那么走它指引的道路，有什么不对呢？也许你能做得

比他们更好——至少跟他们不一样，那么就不致在一个场所出现那么多大体相似的画了。”

这些话的单纯朴实是没有疑问的，威尔不能不被它感动，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一个人要在这方面有所革新，非得有极其罕见的天才不可。我的才能还差得多，哪怕人家已经做到的，我也不一定能做到，至少不一定能做得同样好，既然这样，我何必在这上面白花力气。要靠做苦工赢取成绩，在我是永远办不到的。如果我觉得事情不顺手，我宁可不干。”

“我听卡苏朋先生讲，你缺少毅力，这使他感到惋惜，”多萝西娅和蔼地说。她有些震惊，发现一个人居然可以把一生都当作假期。

“是的，我知道卡苏朋先生的意见。他和我不同。”

这种脱口而出的回答带有一丝轻蔑的意味，这伤了多萝西娅的心。在对待卡苏朋先生的问题上，由于早上那场风波，她反而更加敏感了。

“当然，你同他不同，”她说，神色有些高傲。“我也不想把你跟他相比，卡苏朋先生那种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的工作态度并不多见。”

威尔看到他触怒了她，但这只是像火上加油，使他对卡苏朋先生的潜在的不满更加炽烈。多萝西娅竟然崇拜这么一个丈夫，实在太无法忍受了。女人的这种弱点，除了她自己的丈夫，任何男人都不会欢迎。人总是互相轻视，听得邻居受到吹捧便很不自在，非得把他的荣誉扼杀不可，还认为这种暗害算不得罪恶。

“确实并不多见，”他马上回答道。“正因为这样，把这种精神白白浪费，太可惜了。正如许多英国学术研究，多半是坐井观天，不知道世界上别人正在做些什么。要是卡苏朋先生懂得德文，他可以省去许多麻烦。”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多萝西娅说，吃了一惊，有些焦急。

“我的意思很简单，”威尔满不在乎，随口说道，“德国人在历史研究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他们对别人的成果感到好笑，因为他们已经开拓了康庄大道，那些人却还拿着袖珍指南针，在森林里摸索。我跟卡苏朋先生在一起时发现，他在这方面简直充耳不闻，谁要他读一篇德国人写的拉丁文著作，他就不高兴。这使我非常遗憾。”

威尔只是想提醒对方,那种给吹得天花乱坠的研究工作实在分文不值,他不能想象,这会使多萝西娅多么伤心。其实,德国那些作者究竟如何,小拉迪斯拉夫先生自己也不甚了了。但是要对别人的短处表示怜悯,那是只要自己知道一点皮毛就成的。

可怜多萝西娅听了却悲痛难忍,她没有想到,她丈夫毕生的努力可能付之东流,这使她心乱如麻,顾不得问一下自己,这位年轻的亲戚受过他许多恩惠,是不是不宜如此尖刻。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坐在那里,端详着自己的手,沉浸在那个令人伤感的思想中。

然而威尔在发出这歼灭性打击之后,心中却有些惭愧;他从多萝西娅的沉默中揣摩到,她的气恼更大了。同时他扪心自问,觉得也不应当往一位恩人脸上抹黑。

"我十分抱歉,"他又说,采取了合乎常情的方针,从诋毁一变而为不太诚恳的颂扬,"因为我对表叔还是感激和尊敬的。如果一个人的才能和品性不如此突出,这种情形也许还算不得什么。"

多萝西娅抬起眼睛来了,它们流露出激动的情绪,显得比平时更明亮了。她用无限伤心的声调说道:"我在洛桑的时候要是学一学德文,那该多好呀!那儿有不少德文教师。但现在我却对他毫无用处。"

从多萝西娅最后这句话中,威尔得到了一点新的启示,但它仍显得神秘莫测。她怎么会嫁给卡苏朋先生,这个问题——他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是这么解释的:她外表虽好,其实是一个毫不足取的女子——当然不会因为得到了一点简单的启示,便迎刃而解。但不管她是怎么一个人,她绝不是毫不足取的。她不是那种聪明而冷酷的女子,也不会转弯抹角挖苦人,她单纯得可爱,而且富有同情心。她像天使的化身。她的心和灵魂都那么坦率,那么真诚,它们是由一些和谐的材料组成的,在它们旁边静听它们的演奏,那将是无上的乐事。于是一阵阵仙乐仿佛又来到了他心头。

她在这桩婚事中,一定给自己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如果卡苏朋先生是一条孽龙,只是用它的魔爪把她带进了它的洞府,没有合法的手续,那么把她搭救脱险,然后拜倒在她的脚下,自然是一位英雄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卡苏朋先生不是孽龙,对付他不那么容易,而

且他还是一个恩人,有整个社会作他的后盾。正在这时,那位先生进屋来了,他的举动端正庄重,不愧是一个正人君子,而多萝西娅由于刚才的惶恐和困惑,脸上还有些神色不定,威尔也由于正在赞美和揣摩她的心情,同样显得神色不安。

卡苏朋先生看到他,有些惊讶,但绝无高兴的意思。只是当威尔起立,向他解释他在这儿的原因时,他并没有忘记平时那种彬彬有礼的风度。他今天不像往日那么愉快,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脸色似乎更阴暗、憔悴了,但也可能,这是因为那位年轻的表侄站在他旁边,两相对照,才引起这种印象。威尔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他像阳光一样灿烂,这使他那变化不定的表情更显得不易捉摸。确实,他脸上的一切不时在改变它们的形态,他的下巴有时似乎大些,有时似乎小些,鼻梁上那小小的波纹成了这种变形的前奏。他的头迅速转动时,头发好像在放射光芒,有的人认为,这种闪光是天才的决定性标志。相反,卡苏朋先生站在那里,却没有一点光彩。

当多萝西娅的眼睛焦急地转向丈夫时,她或许也发觉了这种对照,但是使她心里更动惶恐的却是另一些原因,这新的惶恐是为她丈夫而发,但那不是由于自己的梦想破灭,而是由于发现了他的真实命运之后,她第一次萌发了一种怜悯惋惜的情绪。然而威尔的在场,却为她提供了一种比较轻松的因素。他跟她同样年轻,这令她感到欣慰,也许,他的耿直无私也是原因之一。她迫切需要有个人跟她谈谈,而她以前从没遇到一个人像他这么聪明伶俐,这么富有同情心,仿佛对一切都能理解似的。

卡苏朋先生庄严地表示,他希望威尔在罗马不致虚度光阴,一味玩乐——他本来以为他要留在德国南部呢。不过他仍邀请他明天来吃饭,他可以跟他多谈谈,至于目前,他有些累了。拉迪斯拉夫领会他的意思,接受了邀请便告辞了。

多萝西娅担忧地望着丈夫,只见他十分疲劳,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把胳膊肘靠在沙发上,支着脑袋,两眼怔怔的望着地板。她的脸有些红,眼睛亮亮的,她在他身边坐下,说道:

"原谅我今天早上对你说话这么轻率。我错了。也许我伤了你的心,使你这一天变得更沉重了。"

"你能认识这点,我很高兴,亲爱的,"卡苏朋先生说。他的口气很平静,头稍微点了点,但他看她的时候,眼睛里还是流露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

"但是你原谅我吗?"多萝西娅说,突然发出了哽咽声。在她需要发泄她的感情时,她总是不惜夸大自己的过失。爱情看到悔恨从远处归来,难道不会扑在它的颈上吻它吗?

"亲爱的多萝西娅,'悔改得不到宽赦,这不是天之道,也不是人之道',你不致认为我会违背这严格的古训吧,"卡苏朋先生说,尽量使用强烈的措词,同时还露出了一丝笑容。

多萝西娅没有做声,但是随着哽咽到来的一滴眼泪,仍然落了下来。

"你太激动了,亲爱的。我也由于心烦意乱,尝到了一些不愉快的后果,"卡苏朋先生说。实际上,他头脑里想的是要告诉她,她不应该在他外出的时候,接待年轻的拉迪斯拉夫,但是他忍住了,这一部分是因为他觉得,在她表示忏悔、承认错误的时刻,提出新的责备,未免有失仁恕之道,也因为他不想再谈什么,加深自己的烦恼,更因为他太高傲,不肯暴露自己的嫉妒心理,这种心理他还没有在学术界的同仁那里消耗净尽,以致不能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有一种嫉妒是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点燃的,它不是热情,只是无可奈何的利己主义在绝望的阴暗泥沼中培植的毒菌。

"我想我们应该更衣了,"他又说,看了看表。两人站了起来,从此谁也没有再提起这天发生的事。

但是多萝西娅一生都没有忘记这件事,它始终清晰地留在她的脑海里,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些可爱的憧憬幻灭的时期,或者某些新的追求诞生的时期,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一样。今天她才开始看到,她的感情指望在卡苏朋先生那儿获得反应,那只是荒唐的幻想,可她却一直处在这种幻想的支配下;她还感到出现了一种预兆,似乎他的生命中包含着一种不幸的意识,它不仅会使他,也会使她付出极大的代价。

我们大家生来处在精神的愚昧状态,把世界当作哺育我们至高无上的自我的乳房。多萝西娅很早就开始摆脱这种愚昧状态了,然

而对她说来，她还不如沉浸在幻想中，死心塌地忠于卡苏朋先生，以他的智慧和力量作为她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不是明确地认识到——这种认识已不仅是一种思维活动，而且是一种感觉，那种像感到物质的硬度一样的直接感觉——他也同样有一个自我作中心，从那里发出的光和影，必然与她的有所不同。

## 第二十二章

我们做了长谈，她是那么单纯高尚。
她不知道恶，只想给人间带来善，
她把内心的宝藏慷慨地向我施舍，
我聆听着她发自肺腑的真诚心声，
我喜出望外，也向她献上了一切。
她带走了我的生命，可是从未知晓。

——阿尔夫莱·德·缪塞①

第二天吃晚饭时，威尔·拉迪斯拉夫谈笑风生，十分愉快，这使卡苏朋先生甚至找不到机会表示他的不满。相反，多萝西娅发觉，威尔不仅能说会道，使她丈夫跟他谈得很投机，而且在她丈夫谈的时候，他总是洗耳恭听，这是她以前在任何人那里从未见过的。她想，这一定是因为在蒂普顿，那些听他谈话的人太没有见识！威尔自己也讲得很多，但他不论讲什么，都是脱口而出，干净利落，仿佛只是无意之间顺便说说，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一切使他的话像洪亮的钟声之后出现的轻松活泼的铃铛声。如果威尔不是始终美好的，那么这无疑是他美好的一天。他描述他在罗马贫苦居民中的所见所闻，这是只有可以无拘无束到处游逛的人才能获得的印象。他还发现他跟卡苏朋先生不谋而合，认为米德尔顿② 在谈到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关系

---

①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这里的几行摘自他的长诗《幸运》。

② 科尼尔斯·米德尔顿(1683—1750)，英国教士和神学家，在教义上主张不拘泥成说。

时，那些意见并不足取。然后他又轻松地把谈话引到了他在五光十色的罗马得到的观感上，他的描绘又认真又风趣，他说，罗马这种古今混杂的特点，使你随时可以比较，不致把世界的各个时期当作彼此隔绝的一个个匣子，它们中间像没有内在的联系似的。威尔指出，从这一点看，卡苏朋先生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也许他还从没感到过这种意外的效果，但是就他本人而言，罗马给了他一种新的历史整体感；断片激发了他的想象，使他产生了各种联想。有时，但次数不多，他还向多萝西娅征求意见，然后就她的看法展开讨论，仿佛她的意见哪怕对《福利尼奥圣母像》或《拉奥孔》[①] 的最后评价，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一种似乎要对全世界的公论作出贡献的感觉，使谈话变得兴高采烈。卡苏朋先生不能不为年轻的妻子感到自豪，她的谈吐是一般妇女望尘莫及的，难怪他当初会看上她。

大家谈天说地，心情十分舒畅，以致卡苏朋先生宣称，他在图书馆的阅读不妨暂停两天，这以后他只要再工作几天，就可以大功告成，离开罗马了。这促使威尔大胆提出，卡苏朋夫人离开以前，应该参观一两个画室。卡苏朋先生愿意陪她走走吗？这种机会是难得的，失之可惜。画室中别有风味，那是一种生活方式，有如一些鲜艳的微型花木，连同它们的昆虫飞鸟，凝固在一块块大化石中。威尔愿意当义务向导，当然，他不会带他们参观枯燥无味的东西，只是上几个地方看看，见识一下。

卡苏朋先生发现，多萝西娅向他露出了恳求的目光，于是只得问她，她对这种游览是否感到兴趣，他现在整天有空，可以奉陪。这样，他们约定，威尔第二天陪他们一起参观。

托瓦森[②] 的工作室，威尔是不能不去的，这位现尚健在的著名雕塑家，甚至引起了卡苏朋先生的注意，但是还没到中午，他已带着他们朝他的朋友阿道夫·瑙曼的画室出发了。他提到瑙曼时，说他是

---

① 《福利尼奥圣母像》是拉斐尔的名画，原为福利尼奥（在意大利中部）的圣安娜教堂所画，因名，现存梵蒂冈。《拉奥孔》是公元前二世纪的著名雕像，中世纪在罗马出土，现存梵蒂冈。

② 伯特尔·托瓦森（1768—1844），丹麦著名雕刻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罗马工作。

基督教艺术的主要革新者之一,这些人不仅复活了、而且发展了有关基督教神圣事迹的崇高观念,根据这些事迹画成的画曾得到世世代代的瞻仰,在它们面前,一切历史时期的伟大心灵都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威尔还说,目前他正在跟瑙曼学画。

"我在他的指导下画了一些油画,"威尔说。"我讨厌临摹。我必须放进一点我自己的东西。瑙曼一直在画一幅'众圣徒拉着教会之车前进'的画,而我画的是马洛的帖木儿[①],他坐在辇舆上,挽车的是被他征服的一些国王。我跟瑙曼不同,没有那么多宗教精神,我有时挖苦他在一幅画中装进了太多的含义。但这一次我却要超过他,赋予我的画以更多的意义。我用坐在车上的帖木儿象征世界的客观历史进程,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鞭策着那些挽车的王朝。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神话式解释。"讲到这里,威尔看了看卡苏朋先生,后者对这种随心所欲的象征主义处理方法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哈了哈腰,不置可否。

"一幅画包含这么多内容,它一定是很了不起的,"多萝西娅说。"你讲的那个意思,我也得解释以后才懂。你是不是打算用帖木儿象征地震和火山?"

"一点不错,"威尔笑道,"还有种族大迁移,开辟森林……以至发现新大陆,发明蒸汽机等等。总之,你能想象的一切!"

"这是多么难以理解的速记手法!"多萝西娅说,朝丈夫笑了笑。"必须运用你的全部知识才能读懂它。"

卡苏朋先生眨巴着眼睛,偷偷瞧了瞧威尔。他怀疑别人在嘲笑他。但他无法把多萝西娅也包括在他的怀疑中。

他们到达瑙曼的画室时,后者正在勤奋作画,但是没有模特儿在场。他的画一幅幅排列着,使它们的优点可以一目了然,他本人朴素活泼的外表,在浅灰色罩衫和棕色丝绒便帽的衬托下,也显得格外突出,总之,一切都恰到好处,似乎他正在恭候那位美丽的英吉利夫人的光临。

---

① 克里斯托夫·马洛(1564—1593),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曾受其影响。这里是指他的剧本《帖木儿大帝》,它描写了蒙古可汗帖木儿征服欧亚各国的故事。

画家对自己的英语好像很有把握，对着那些完成的和未完成的杰作，一一作了简短的论述，这些话像是对卡苏朋先生讲的，又像是对多萝西娅讲的。威尔不时插几句，用热情的话恭维一番，指出这位朋友的作品的特色。多萝西娅觉得，那些画带给她的是一种全新的观念，画中那些圣母不知为什么坐在张着华盖的宝座上，背景却是朴素的乡村，那些圣徒，有的手里拿着建筑模型，有的头颅上忽然插了一把把刀子。有些她本来觉得怪诞的东西，现在逐渐变得可以领会，甚至有了正常的意义。但是这一切显然不属于卡苏朋先生的知识范围，引不起他的兴趣。

"我想我还是觉得，美术之所以美，并不在于非使它成为谜不可。但是这些画，我慢慢会领会的，这比理解你那些意义极端广泛的画会容易一些。"多萝西娅对威尔说。

"哦，不要在瑙曼面前提到我的画，"威尔说。"他会对你说，那全是乱弹琴，这是他最严厉的责备！"

"是真的吗？"多萝西娅问，把诚恳的目光转向了瑙曼，后者露出一点痛苦的表情，说道：

"噢，他不肯严肃认真地对待绘画。他不如去搞他的纯文学好，那是有广阔前途的。"

他把"广阔"这两个音拉得特别长，因此带有了一点挖苦的意味。威尔听了，一点也不喜欢，只是勉强笑了笑。卡苏朋先生尽管对画家的德国发音有些讨厌，但对他那种严肃公允的态度，开始产生了一些敬意。

接着，瑙曼又促进了这种敬意，他把威尔叫到一边，跟他小声密谈，先是朝一块大画布，继而朝卡苏朋先生望了望，然后走上前来，说道：

"先生，我有一个要求，我的朋友拉迪斯拉夫认为你不会介意。我是想说，如果你允许，我想照你的头画我那幅画上的圣托马斯·阿奎那①，这对我的画将是无法估价的贡献。我的要求实在冒昧，但是我很少见到这样的头型，它正是我所需要的，这是现实中理想的头

① 见本书四十页注②。

型。”

“你的话简直使我有些受宠若惊，先生。”卡苏朋先生说，脸上增添了兴奋的光彩。“我一向认为，我的相貌平凡无奇，毫无价值，如果你觉得它还有可取之处，可以提供一些那位神学大师的特点，我会觉得无上光荣。我是说，如果这工作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而且卡苏朋夫人愿意等候的话。”

多萝西娅当然不会反对，她觉得这是件好事，再好的话，除非天空中突然发出神奇的声音，宣称卡苏朋先生是普天下最贤明、最高贵的人。如果那样，那么她那动摇的信念又可以变得坚定了。

奇怪，瑙曼的绘画用具全在手头，一件不缺，他立刻动手，一边作画，一边谈天。多萝西娅坐了下去，保持着平静的沉默，觉得很长时间以来，她都没有这么愉快过。她对自己说，每个人都那么和善，要是她不那么无知的话，她会发现，罗马的一切都是美的，哪怕悲哀也会长上希望的翅膀。她的天性是最不会猜疑的，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便相信黄蜂会知恩图报，麻雀能区别善恶，但是每逢它们的劣迹暴露时，她也会同样生气。

机灵的画家一边作画，一边跟卡苏朋先生闲聊，提出了一些有关英国政治的问题，它们得到的答复都很详尽。这时威尔便站在后面高几级的地方，遥望着一切。

过了不久，瑙曼说道：“现在我得暂停一下，隔半个钟头再继续……拉迪斯拉夫，你来瞧，我觉得这还相当不错呢。”

威尔的回答是由一些强烈的惊叹声构成的，仿佛他太佩服了，已经没法把它们组织成句子。然后瑙曼又用非常惋惜的声调说道：

“唉……真的，要是我能再多一些……但你还有别的事，我不宜占用你太多的时间，也不能请你明天再枉驾光临了。”

“哦，我们还是多待一会吧！”多萝西娅说。“今天我们除了游览，没有别的事，是吗？”她又说，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卡苏朋先生。“要是那个头像不能画得尽善尽美，那太可惜了。”

“先生，在这件事上，我愿意尽量效劳，”卡苏朋先生说，显得彬彬有礼，毫无架子。“我这个头的内部既已无所事事，那么让它的外表提供一些相应的服务，也未始不可。”

“你真是太和善了，叫我不知怎么说才好。现在我放心了！”瑙曼说，然后用德语继续跟威尔商量了几句，一面对着画稿指指点点，好像在斟酌什么。接着，他把它暂时放在一边，转过身来，茫然地看看周围，似乎想为他的客人找一些消遣，最后他向卡苏朋先生说道：

“不知那位美丽的新娘，高贵的夫人，肯不肯允许我利用这段空闲时间，给她画一张速写。当然，你看到，不是画在那幅画上，只是作为单独的一幅。”

卡苏朋先生点了点头，毫不怀疑他的太太会答应这要求。于是多萝西娅立即说道：“那要我怎么画呢？”

瑙曼一再表示歉意，一边请她站好，让他调整她的姿势，她则完全听他安排，没有流露一点装模作样的神态和笑声，尽管通常认为，那在这种场合是必要的。这时画家说道：“我要你站得像圣克拉拉①那样……这么靠着，把腮帮子靠在你的手上……对……眼睛瞧着那张凳子，对，就是这样！”

威尔这时处在两种情绪的控制下，一种是恨不得扑在那位圣女的脚下，吻她的长袍，另一种是简直想一拳把瑙曼打翻在地，因为后者正在调整她的胳臂的姿势。这是胆大妄为，亵渎神明，他真后悔把她带来。

画家很勤快，马上开始工作了，威尔也冷静下来，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边尽量想出各种话跟卡苏朋先生搭讪。但他没有达到目的，那位先生还是觉得时间太长，终于表示，他的夫人可能太累了。瑙曼领会了他的意思，立即答道：

“好吧，先生，要是你们肯赏光再来一次，尊夫人的画今天不妨暂停。”

这样，卡苏朋先生只得再忍耐一时，但到最后，他却发现，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头像若要尽善尽美，他还是得再当一次模特儿才成，因此约定明天再度光临。第二天，圣克拉拉也再润色了几次。结果，卡苏朋先生对一切都很满意，决定买下圣托马斯·阿奎那的那幅画，在画中，那位圣徒正跟教会的一些学者辩论神学问题，可

---

① 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的一位修女，曾与方济各一起创办圣方济各女修会。

惜他们的辩论太抽象，无法表现，只有那些天使似乎还多少领会一些。圣克拉拉的画像只占次要地位，瑙曼宣称，他对它并不满意，确实，凭良心说，他不能保证每幅画都成功。因此，关于圣克拉拉的交易没有谈妥。

至于当天晚上，瑙曼怎样取笑卡苏朋先生，或者他为多萝西娅的美貌吟了多少赞美歌，我不想多谈了。这些赞美歌也有威尔的一份功劳，只是他们的动机不同罢了。只要瑙曼提到多萝西娅任何一个美的细节，威尔就大发雷霆，责备他太放肆，认为他选择的那些最平常的字眼太粗俗，况且他有什么权利讲到她的嘴唇？她不是那种可以给人评头论足的妇女。威尔还说不清他的想法，但是他感到生气。他起先反对，后来又同意把卡苏朋夫妇带往他朋友的画室，那是他受了引诱，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证明他可以给瑙曼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他研究她的美貌，或者不如说，她的神圣风度，因为那些只能用在外表的美丽上的普通字句，对她并不适用。（当然，整个蒂普顿以及它附近的居民，包括多萝西娅本人在内，听到她的美貌给讲得如此神乎其神，都会大吃一惊。在那些地方，布鲁克小姐只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罢了。）

“请你行行好，不要再谈这些了，瑙曼。卡苏朋夫人不是一个可以当作模特儿那样来议论的女人。”威尔说。瑙曼一眼不眨地瞧着他。

“好吧！那我就谈我的阿奎那。说真的，那颗脑袋真还不赖。我敢说，这位大学者本人对请他画像这事，一定踌躇满志呢。没有人比这些古板的老先生虚荣心更重！不出我的所料，他关心自己的画像，比关心她的大得多。”

“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学究，自以为是风流才子，真不要脸，”威尔咬牙切齿地说。卡苏朋先生对他的恩惠，对方是不知道的，但威尔没有忘记它们，他恨不得马上签一张支票，把一切统统还清。

瑙曼耸了耸肩膀，说道：“幸亏他们快走了，亲爱的。他们使你的脾气变坏了。”

威尔的全部希望和计划现在集中到了一点，就是要在多萝西娅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单独跟她见面。他的目的只是要加深她对他的

印象，在她的记忆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比他相信他已占有的更多一些。那种开诚布公的友好态度，还不能叫他满足，因为他看到，那只是她平常的感情状态。把一个女子当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女王默默膜拜，这在男子的生活中并不少见，但在多数场合，膜拜者总希望赢得女王的粲然一笑，看到她赞许的表示，这样，哪怕他心灵的主宰并不走下宝座，也可使他心花怒放。这正是威尔目前所期待的。但是在他幻想的目标中，包含着许多矛盾。看到多萝西娅的眼睛露出妻子那种担忧和恳求的目光，转向卡苏朋先生，这是令人神往的，如果她缺乏这种忠诚和贞洁，她头上的光环就会暗淡了；然而接着看到的，却是丈夫喝下这仙酒时那副枯燥乏味的表情，这又是无法忍受的。威尔一心想说几句刺痛他的话，但又感到无论如何不可造次，必须克制自己，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更加苦恼。

第二天，威尔没有给请去吃饭。因此他说服自己，他必须登门拜访，最适合的时间就是中午，卡苏朋先生不在的时候。

多萝西娅并没意识到，她上次接待威尔已引起丈夫的不满，因此毫不犹豫地接见了他，何况她想，他可能是来向他们道别的。他进门时，她正在观看一些浮雕宝石，那是她买给西莉亚的。她对威尔的来访好像一点不感到意外，手里拿着一只浮雕宝石镯子，一见面就说："你来了，我真高兴。也许你懂得浮雕宝石，能够告诉我，这些算不算得上是精品。我本来想请你陪我们一起挑选，但卡苏朋先生反对，他觉得时间来不及了。他打算明天结束他的工作，三天以内我们就得动身。我对这些浮雕有点不放心。请你坐下，仔细看看。"

"我也不太懂得，但是这种带有荷马时代风格的小玩意儿，总不致有什么大问题的，它们那么精致细巧。色彩也不坏，跟你正好相配。"

"哦，那是给我妹妹买的，她的皮肤跟我的完全不同。你在洛伊克看见过她，她是淡黄头发，非常漂亮——至少我这么觉得。我们以前从没分别这么久。大家都喜欢她，她一生从不淘气。我离开以前，发现她希望我替她买些浮雕首饰，要是我买的不好，不符合要求，那就太遗憾了。"多萝西娅说到最后那句话，笑了笑。

“你似乎对浮雕没什么兴趣。”威尔说，一边在离她稍远的地方坐下，看她把匣子盖上。

“是的，坦白说，我并不认为这是生活中重要的事物。”多萝西娅答道。

“恐怕你对一切艺术都采取否定态度。这是为什么？我本来以为，你对一切美应该是相当敏感的。”

“我想，我对许多事物都很迟钝，”多萝西娅单纯地说。“我希望使生活变得美好一些——这是指每个人的生活。可是艺术，它似乎游离在生活之外，对改善世界无能为力，我们却要为它花费太多的钱，这使我感到痛心。任何东西，只要我想起，大多数人还给摒弃在它的门外，我便不能很好地享受它。”

“我认为，这是同情的狂热症，”威尔激烈地说。“你对风景，对诗，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可以这么说。长此以往，你势必对自己的善良也丧失信心，以致变得一无可取，跟别人一样。最可取的虔诚还是在你能享受的时候，享受一切。这样，你就是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拯救世界，把它看作一个愉快的星球。享乐应该光芒四射。想关心整个世界，那是徒劳的。对它的关心只能表现在你对艺术，或者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兴趣上。难道你要把全世界的青年变成一支悲剧合唱队，一起为悲惨的现实发出哀鸣，或者进行道德说教？我怀疑，你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相信痛苦就是美德，要把你的一生变成一部殉难的历史。”威尔没想到自己会这么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因此赶紧住口。但是多萝西娅的思想没有与他采取同一步调，她没有流露任何特殊的感情，只是回答道：

“确实，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不是一个悲观的、多愁善感的人。我有时不愉快，但时间从来不长。我急躁，倔强，不如西莉亚好。我有时发一顿脾气，过后又觉得一切是那么美妙。一切光辉的事物都使我情不自禁，产生盲目的信念。对于这儿的艺术，我很想尽情享受，但是有许多，我简直不明白好在哪里——这许多东西，我觉得它们颂扬的不是美，倒是丑。绘画和雕塑可能巧夺天工，但给人的感受往往粗俗而野蛮，有时甚至是可笑的。我在各处也看到了一些崇高壮丽的东西，它们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觉得它们可以比作奥尔本山，

或者平奇山的夕照[1],但是这么好的毕竟不多,想到人们花了这么多力气,作品堆积如山,可取的只有这么一点,那就更令人伤心了。"

"当然,一无可取的作品总是多数,稀罕的珍品得从那片土壤中诞生。"

"我的天呐!"多萝西娅说,把那个思想吸收到了她悲天悯人的主流中。"我知道,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是很难产生的。从我来到罗马以后,我常常感到,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要是也像那些画一样挂到墙上,它们一定比那些画更丑,更不堪入目。"

多萝西娅的嘴唇又张开了,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改变了主意,把嘴合拢了。

"你还太年轻——你有这种思想,这是一种时代错误。"威尔热情洋溢地说,习惯地拼命摇头。"你讲的话,好像你从没有过青年时代。那是不正常的,似乎你在童年时期就看到了死亡的阴影,像传说中那个孩子一样[2]。你从小给灌输了一些可怕的故事,好像到处都是弥诺陶[3],专吃美丽的少女。不久你就要回到洛伊克的石造监狱,给关在那儿了,这无异是活埋。我一想到这点,心里就非常烦躁!我宁可从没认识你,也比想到你这样的未来好一些。"

威尔又担心自己讲得太多了,但是我们赋予语言以什么意义,是由我们的情绪决定的,他那种悲愤惆怅的语气,对多萝西娅的心说来,却含有许多亲切的意义,这颗心一向在把热情给予别人,但从未得到周围的人多少关怀,这使她对威尔的话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激的情绪,她露出一丝温柔的微笑,回答道:

"你那么关心我,实在太好了。但那是因为你不喜欢洛伊克,你把自己的心寄托在另一种生活上。然而洛伊克是我自己选择的家。"

最后这句话几乎是带着庄严的声调讲的,威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因为跪倒在她的脚下,告诉她,他愿意为她而死,这是没有用

---

① 奥尔本山是罗马东南方的高山,平奇山在罗马北边。

② 关于这故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修女的故事中,也讲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③ 希腊神话中半牛半人的怪物,每年要吃七个童男,七个童女。

的，她并不需要这种热情。两人沉默了一两分钟，多萝西娅这才重新开口，似乎终于打算把她心里的疙瘩讲出口了。

“你以前谈过一件事，我想再问你一下。也许这一半是你那种生动的谈话方式给我的印象，因为我发现，你喜欢用强调的语气讲话，我自己在性急的时候，也往往容易夸大其词。”

“那是什么事呀？”威尔说，发觉她讲话似乎怯生生的，跟往常不同。“我有一条夸大的舌头，它一开口，往往走火。我得说，我该降低一点调门才对。”

“我是指你谈的必须懂得德文的事，就是说，这对卡苏朋先生研究的题目是必要的。我一直在考虑这事，我总觉得，卡苏朋先生那么有学问，他拥有的材料必然不比那些德国学者差，你说是吗？”多萝西娅显得胆怯，是由于她隐隐意识到，她处在一种反常的状态，居然为了卡苏朋先生是否博学多才的问题，向一个第三者征询意见。

“不能说一定不比他们差，”威尔说，觉得还是留些余地的好。“你知道，他不是东方学专家。在这方面，他掌握的恐怕大多是第二手材料。”

“关于古代研究，有许多极有价值的书是很早以前的学者写的，他们对现代的著作自然一无所知，但他们的书仍在使用。为什么卡苏朋先生的著作，就不能像它们一样有价值？”多萝西娅说，抗议的情绪更强烈了。她不得不把郁积在心头的想法，大声讲出来。

“这得看研究的是哪一类题目。”威尔说，也带有了反驳的口气。“卡苏朋先生选择的课题，像化学一样经常在变化，新的发现不断形成了新的观点。谁还需要建立在四种元素基础上的体系①，或者一本驳斥巴拉赛尔苏斯② 的书？你难道没有看到，现在还跟在上世纪的一些人，那些与布赖恩特③ 差不多的人背后，继续爬行，或者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是毫无意义的？这无非是待在堆破烂家具的杂物

---

① 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公元前430）认为万物均由四种元素（火、水、土、气）组成，这是最早的唯物主义学说之一。

② 巴拉赛尔苏斯（1493—1541），瑞士的医学家和化学家，也是炼金术士。

③ 雅各布·布赖恩特（1715—1804），英国古典学者，著有《古代神话分析》一书。

房里，把那些关于古实和麦西拉姆① 的残缺不全的理论修修补补，拿来装点门面罢了。”

“你怎么能讲得这么满不在乎？”多萝西娅说，露出了又是担忧又是生气的脸色。“如果真像你讲的那样，这么兢兢业业，含辛茹苦，最后只是白忙一场，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像卡苏朋先生这样一个人，心地这么善良，这么勤奋，这么有学问，把一生中最好的岁月贡献在这种研究上，结果却一无所获，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样，我奇怪，你怎么无动于衷，一点不觉得痛心。”她一边说，一边开始感到震惊，想不到自己会作出这种假设，她恨威尔，因为是他使她这么做的。

“你向我问的是事实，不是感情，”威尔说。“但是如果你想为这些事实责备我，我可以接受。我现在的地位，使我无法表达我对卡苏朋先生的感情，如果我这么做，这充其量只是一个得到周济的人的阿谀之辞。”

“请原谅，”多萝西娅说，涨红了脸。“我明白，应该怪我不好，因为正如你所说，这些话是我引起的。真的，错误全在于我。经过长期坚韧不拔的努力而失败，这比毫不努力，连失败也谈不上，总好得多。”

“这我完全同意，”威尔说，决定改变态度，“正因为这样，我才决定，不能为了避免失败，什么也不干。卡苏朋先生为我慷慨解囊，这对我也许是有害的，因此我打算谢绝这种帮助。我想短期内返回英国，开辟一条道路，除了自己不依靠任何人。”

“那很好，我尊重这种感情，”多萝西娅说，也用亲切的态度对待他。“但我相信，在这件事上，卡苏朋先生从没有过任何想法，只是考虑怎样对你最有利而已。”

威尔心想：“她这么固执，这么骄傲，已经不是爱，而是崇拜了，这也难怪，她现在已嫁给他了。”于是他站了起来，说道：

“我不能再来拜访你们了。”

---

① 古实和麦西拉姆（又称麦西），都是挪亚的孙子，见《旧约·创世记》。后来他们被分别说成埃及两支种族的祖先，因此埃及的古代名称为麦西，埃塞俄比亚一带古代即名古实。

“啊，再坐一会，等卡苏朋先生回来吧，”多萝西娅热诚地说。“我们能在罗马见面，我很高兴。我本来想见见你呢。”

“可我只是惹你生气，”威尔说。“我给你留下了一个很坏的印象。”

“别那么说！我的妹妹告诉我，我老是生别人的气，只要他们说了我不爱听的话。但我相信，我还不致怀恨他们。归根结蒂，我倒是常常不得不恨我自己，因为我太缺乏涵养了。”

“反正你不喜欢我，你一想起我，就会感到不愉快。”

“没有的事，”多萝西娅说，态度十分诚恳和善。“我非常喜欢你。”

威尔还是不很满意，他想，要是她恨他，他在她心头的分量显然还会重一些。他没有再说什么，但他的神色即使不像生气，至少也有些阴沉。

“你今后做什么，我非常关心，也很想知道。”多萝西娅继续用愉快的口气说。“我真诚地相信，各人有不同的天赋。要是没有这种信念，我会变得非常狭隘，因为除了绘画，还有那么多东西，我都毫不理解。你很难想象，我对音乐和文学有多么无知，可是你却懂得那么多。我很想知道，你的天赋究竟是什么，也许你会成为一位诗人吧？”

“那得靠一定的条件。要成为一个诗人，必须有一颗敏感的心灵，它可以随时洞察事物的幽微变化，而且迅速地感知一切，因为洞察力只是善于在感情的弦上弹出各种声调的一只训练有素的手。总之，在这颗心灵中，认识可以立即转化为感觉，感觉又可以像一种新的认识器官一样爆发出反光。那种状态，一般人是只能偶然得到的。”

“但是你把诗歌本身漏掉了。”多萝西娅说。“我认为，要成为一个诗人，不懂得诗是不成的。我理解你所说的认识转化为感觉是指什么，因为那似乎正是我所体验到的。但我相信，我永远写不出一首诗。”

“你*就是*一首诗——那是说，你已具有诗人最重要的素质，那种使诗人能充分发挥诗人的意识的条件，”威尔说，他的话听来这么新颖，就像我们接触到清晨，春光，以及一切不断更新的事物时得到的

感觉一样。

“听到这些话，我非常高兴，”多萝西娅说，笑了起来，这使她的话像鸟鸣一样婉转悦耳，她望着威尔，眼睛中闪耀着调皮的、感激的光彩。“你讲得太亲切了，真使我不好意思！”

“但愿我的行动也像你说的那样，使你感到亲切，我多么希望为你做点什么，可惜我也许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威尔的话显得热情洋溢。

“呀，不会的！”多萝西娅和蔼地说。“我会需要你的帮助的，我也会永远记住，你对我怀着多么美好的希望。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已相信，我们能成为朋友，因为你是卡苏朋先生的亲戚。”她的眼睛变得水汪汪的，闪闪发亮，威尔意识到，他自己的眼睛服从自然法则，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她那高尚而对人深信不疑的纯朴天性，具有一种使人驯服的力量，一种温柔而庄严的气质，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破坏这种力量，那么这就是提到卡苏朋先生的名字了。

“有一件事是我现在就得要求你做的，”多萝西娅说，由于情绪又突然激动，她站了起来，走了几步。“请你答应我，你决不向任何人再谈到那件事——我是指卡苏朋先生写的书，也就是说，像你刚才那种讲法。事情是我引起的。那是我的错误。但是请你答应我。”

她一说完，便在威尔对面站住了，严肃地瞧着他。

“当然，我可以答应你，”威尔说，但脸还是变红了。如果他不再说一句挖苦卡苏朋先生的话，也不再接受他的恩赐，那么很清楚，他更有权利恨他。歌德说，诗人必须懂得怎样恨。这个能耐，威尔至少是具备的。他说，现在他必须走了，不能再等卡苏朋先生，他会在他们动身时，再来跟他告别。多萝西娅向他伸出手去，他们彼此说了一声“再见”。

但是他刚走到出入车辆的大门口，就遇见了卡苏朋先生。那位先生向表侄表示了最良好的祝愿，同时彬彬有礼地谢绝了明天再度见面，作最后告别的必要，因为在动身以前，他还有许多事要办，时间相当紧迫。

当天晚上，多萝西娅对丈夫说：“我有件事要告诉你，那是关于我们的表侄拉迪斯拉夫先生的。”那天他一回家，她已告诉他，威尔刚

走，他还要来，但卡苏朋先生答道："我在门口遇到他了，我认为我们已作过最后的告别。"我们用这种态度和声调讲话的时候，那就是表示，不论这是什么事，是私事还是公事，我们对它已没有兴趣，不想再谈了。这样，多萝西娅才等到了晚上。

"什么事，亲爱的？"卡苏朋先生说（在他的态度最冷淡的时候，他也从不忘记把"亲爱的"挂在嘴边）。

"他已下了决心，立刻停止游荡的生活，也不再依赖你的接济。他打算不久就回英国，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我想，你会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多萝西娅说，露出恳求的目光，望着丈夫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他有没有提到，他打算从事的究竟是什么工作？"

"没有。但是他说，他已意识到，依赖你的接济过活，对他说来是危险的。当然，他会写信把这事告诉你。他决心这么办，你对他的印象是不是会好一些？"

"等他通知我以后再说吧。"卡苏朋先生答道。

"我告诉他，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的幸福着想。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洛伊克见到他的时候，你谈到他的话都是出于好意。"多萝西娅说，把手按在丈夫的手上。

"我对他负有一种责任，"卡苏朋先生说，把另一只手又放到了多萝西娅的手上，表示衷心接受她的爱抚。"但我承认，除了这点，这年轻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想，我们不必讨论他未来的发展，那已超出我明确指出过的范围，不是你我所要操心的了。"

多萝西娅没有再提到威尔。

# 第三卷　期待中的死亡

## 第二十三章

他说："哪怕你有太阳神的骏马，
哪怕你有第一流的驭者阿波罗①！
随你怎样，我敢用脑袋打赌，
我可以逢凶化吉，大获全胜。"

我们已经看到，有一笔债压在弗莱德·文西的心头，尽管这种无形的负担，从来不会使这位逍遥自在的大少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而跟这债务有关的一些细节，却使他一想起它便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债主是班布里奇先生，这一带的马贩子，在米德尔马契，他是"一心寻欢作乐"的年轻人特别喜欢结交的人物。到了假期，弗莱德自然需要更多的娱乐，以致超过了他的支付能力，好在班布里奇先生宽宏大量，不仅租马可以赊账，有一次骑坏了一匹出色的猎马也可以暂缓赔偿，而且还借了一些钱给他，让他清理在弹子房欠下的赌账。他的借款总数是一百六十镑。班布里奇对这笔钱完全放心，他相信，到时候自然有人替文西少爷还债，但他要求有一张凭证，弗莱德起先写的借据由他自己出面。三个月后，借据转期，增加了凯莱布·高思的签字。办这两次手续时，弗莱德都毫不怀疑，他自己有力量还清债务，按照他的逻辑，大笔的钱正在等着他。这种自信，当然很难说有什么客观事实作根据。我们知道，自信是一种比较光滑可爱，也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使我们满怀希望，相信上天的

① 希腊神话中主管光明、青春、诗歌等的神，但常与太阳神赫利俄斯混在一起。赫利俄斯每日乘四匹马拉的金车在天空奔驰，从东至西，晨出晚息。

明智，或者亲友的愚蠢，不可思议的命运，或者更加不可思议的我们个人在宇宙间的崇高价值，终究会带来圆满的结局，不致辜负我们这一身衣冠楚楚的外表，我们在饮食起居上的高雅情趣。弗莱德深信不疑，他的姨父会送他一笔钱，命运也不会亏待他，凭着“交换”这法术，一匹价值四十镑的马，可以逐步升级，变成一匹随时可以在市场上卖一百镑的马，因为“鉴别能力”同样值钱，它始终等于一笔数目未定的现款。不论怎样，哪怕一切落空——但这是只有不健全的理智才可能想象的——到那时，弗莱德也有他父亲的口袋作最后的依靠，因此在他心中，希望的源泉总是涓涓不断，永无枯竭之日。至于他父亲的口袋究竟有多大，弗莱德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何况买卖总是变化多端，一年亏损，第二年就可以扭亏为盈，不必挂虑。文西家一向生活优裕，不愁衣食，虽然并无与众不同的排场，但足可维持家庭的习惯和传统，因此孩子们不懂得节约为何事，稍大一些的，也还保持着儿童的观念，认为他们的父亲只要愿意，能够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文西先生过着米德尔马契式的阔绰生活，在赛马、名酒、宴会上花钱不少，妈妈也是商人们的老主顾，他们的账单给她带来快感，让她意识到，她可以得到一切，不愁无力支付。但是弗莱德知道，限制子女的花费是父亲们的通病，因此如果他有一笔债不得不公开，那么他的挥霍必然引起一场风波，而弗莱德是不喜欢在家庭里刮暴风的。他太孝顺，不能不尊敬他的父亲，对后者的大发雷霆从不顶撞，相信一会儿就会雨过天晴。可是他受不了母亲的眼泪，也不喜欢老是哭丧着脸，不能随意说笑，因为他天性随和，如果挨了训斥，露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那主要也只是由于理该如此，不得不然。总之，很清楚，比较简便的办法，还是借一个朋友的签字，让借据先转期再说。那为什么不照此办理呢？既然他的希望层出不穷，万无一失，他有什么理由不让别人先替他抵挡一阵？可惜的是，有些人的名字虽然多少管用，这些人大多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尽管相信这位青年绅士天性乐观，却并不相信，世上所有的事都可以让他乐观。

我们有求于人的时候，难免要把朋友们排一下队，对他们宽厚的一面给予公正的肯定，又把他们冒犯过我们的地方一一予以勾销，这样依次鉴定一遍，然后得出结论，哪个人比较热心，我们要求帮忙的

急切心情,可以在他那里得到同情的反应。然而这样鉴定的结果,总有不少人遭到否定,因为他们还不太热心,只能留待别人都拒绝以后再说。现在,弗莱德发现,所有的朋友那里,他都不便开口,只有一个人,他觉得不论他对整个人类抱什么看法,这个人至少是可以信任的,不会对他袖手旁观,让他下不了台。在弗莱德眼中,任何丢脸的事,比如,穿的裤子由于缩水变得太小,吃冷羊肉,没有马骑,只能步行,以及诸如此类"见不得人"的寒碜相,对他说来都是荒谬的,也与大自然赋予他的称心如意的直觉不能相容。想到自己给小小一笔债逼得走投无路,让人瞧不起,他便心里发毛。这样,他最后选中的那个人便是凯莱布·高思,他的最穷困、也是心肠最好的朋友。

高思一家都很喜欢弗莱德,他也喜欢他们,因为当他和罗莎蒙德还是娃娃的时候,高思一家境况还不错,费瑟斯通先生的两次结婚(第一次娶的是高思先生的妹妹,第二次娶的是文西太太的姊姊),使两家沾了一点亲,但父母之间不如孩子之间关系融洽,孩子们从一只玩具杯里喝茶,整天在一起游戏。玛丽是调皮的小姑娘,弗莱德才六岁,已认定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用一只铜指环跟她定了终身,那只铜指环是他从一把阳伞上拆下来的。后来进了学校,不论在哪个阶段,他都对高思家保持着好感,经常上他们那儿,把它当作了他的第二个家,尽管两家的大人早已不再来往。哪怕在凯莱布·高思境况不错的时候,文西家也是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和他的妻子,因为在米德尔马契等级观念还是壁垒分明的,尽管那些老制造商不能像公爵一样,除了同等身份的人,跟谁也不发生关系,但他们具有一种先天性的社会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虽不能从理论上得到证明,在实践中却极其明确,是毫厘不爽的。高思先生当过测量员,估价人,代理商,但一事无成,后来又从事营造业,不幸也失败了,有一个时期,他只得把所有权让与别人,完全为受让人工作,生活极端拮据,但他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终于还清了全部债务。许多人认为,他能够做到这点,是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他问心无愧的努力也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尊敬。但是不论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漂亮的家具,没有成套的金银餐具,单凭正直是不能跟人平起平坐、交际应酬的。文西太太对高思太太向来看不顺眼,谈到她总认为这不过是一个靠自己挣

钱过活的女人——这是指高思太太结婚以前是当教员的。在那个时代,精通林德利·默里的文法和曼格奈尔的《问答集》[1],不过跟布商能识别花布的商标,导游人懂得一点外国的风土人情差不多,生活还过得去的妇女是不需要那种学问的。自从玛丽给费瑟斯通先生管理家务以后,文西太太对高思家的不满更有了明确的内容,因为她担心,弗莱德会跟那个一无可取的姑娘私订终身,而她的父母却“过着那么寒酸的生活”。弗莱德明白这点,在家中从不提起他去看望高思太太的事,这种拜访近来日趋频繁,这是由于他对玛丽的热情正在增长,使他欲罢不能,更喜欢与她家的人来往。

高思先生在城里有一个小事务所,弗莱德便是带着他的要求到那里找他的。他不费力气便达到了目的,因为凯莱布·高思的痛苦教训虽然不少,他还没有引起警惕,对自己的事变得谨慎一些,或者对那些还没有证明不值得信任的朋友,变得小心一些。他一向十分器重弗莱德,相信“这孩子诚恳老实,心地善良,将来有些出息,对他可以一百个放心”。凯莱布的心理状态便是这样。他是那种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宽容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总是为别人的过错感到惭愧,从不愿意提起它们;看来他宁可埋头研究木材结构的最好方式,或者其他巧妙设计,也不愿去设想那些过错。在他不得已要责备别人时,他先得把面前的纸整理一番,或者用手杖在地上画几个几何图形,或者在口袋里数一数他的零钱,这才开口。要他责备别人办坏了事,他宁可自己动手重做。据我看,他恐怕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人。

弗莱德把他负债的情形谈了一遍,说他希望不惊动他的父亲,把债还清,他不久就有把握得到一笔钱,因此不会连累任何人。凯莱布推上眼镜,望着这位宠儿清澈年轻的眼睛。他相信他,不懂得过去的诚实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信用。但他觉得,这是进行友好的规劝的机会,在他签字以前,应该先发表一篇严厉的训词。这样,他拿起借条,移下眼镜,衡量了一下纸上的空白地位,伸手拿了笔,瞧了瞧笔尖,蘸了蘸墨水,又瞧了瞧它,然后把纸从面前推开一点,重新推上眼镜,在

---

① 林德利·默里(1745—1826),英国语法学家,写有《英文文法》一书,甚为流行。曼格奈尔夫人写过一本《历史及其他问答集》,为学校用作教科书。

浓密的眉毛两端露出了深深的皱纹，这使他的脸变得特别慈祥（原谅我写得这么详细，如果你们认识凯莱布·高思，你们就也会喜爱这些细节了[①]），然后他用安慰的口气说道：

"这是不幸，唉，马的膝盖摔断了？还有，你遇到了一个精明的马贩子，你跟他交换马，上了当。我的孩子，下一次可得聪明一些呀！"

于是凯莱布拉下眼镜，着手签字，笔迹一丝不苟，这是他办事的一贯作风。不论他做什么，只要是一件工作，他总是认真对待。他把头稍稍侧在一边，朝着那些写得端端正正的大型字母和字后的尾巴端详了一会，然后把借条交还弗莱德，说了声"再见"，马上又埋头研究詹姆士·彻泰姆爵士的新农舍建造计划了。

也许由于他把心思全部集中在这工作上，以致把签字作保的事丢到了脑后，也许由于别的只有他自己明白的原因，总之，关于这事，高思太太一直蒙在鼓里。

这事过去以后，弗莱德的天空起了变化，它改变了他对未来的看法，他的姨父费瑟斯通的赠款之所以重要，原因也在这里，以致他的脸才红一阵，白一阵，先是觉得希望极大，继而又感到了相应的失望。他的毕业考试没有合格，这使他在学院里背下的债，更不能获得父亲的谅解，家庭里刮起了一场空前的大风暴。文西先生发誓道，要是再遇到这种事，他非把弗莱德赶出家门，让他自谋生路不可。他至今还没有对儿子恢复和善的口气。尤其使他恼怒的是，到了这个地步他居然还说他不愿当教士，宁可不"那么过活"。弗莱德明白，要不是他的家人像他一样，暗中都相信他是费瑟斯通先生的继承人，他的日子会更不好过。老人为他感到的自豪，对他的明显宠爱，比他自己品行端正作用更大，就像一位年轻的贵族偷了珠宝，我们便说这是盗窃癖，还露出了一抹富有哲理的微笑，决不至于想到要把他送进教养院，像对待偷了几只萝卜的衣衫褴褛的穷小子一样。确实，在米德尔马契，大部分人相信，费瑟斯通将给他的甥儿留下一份遗产，他们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评价弗莱德·文西的。至于他自己，他也认为，到了危急关

---

① 凯莱布·高思是作者按照她的父亲罗伯特·埃文斯写的。罗伯特·埃文斯曾随父亲学习木工，还从事过其他职业，后来替贵族人家管理庄园。

头，费瑟斯通姨父自然会接济他，他也一定会逢凶化吉，这是他的幸运的体现，这个观念始终在他心头构成了一个渺茫的希望，一种无限广阔的前景。然而他那次得到的钞票，却只是有限的几张，跟他的负债相比，还差了一大截，必须靠弗莱德的“鉴别能力”，或者其他方面的幸运来弥补。由于那件所谓借钱的小插曲，已使他不得不请父亲出面，要求布尔斯特罗德写信作证，现在他不便再央求父亲，说他真的欠了债，需要偿还。弗莱德看得很清楚，愤怒会使人混淆界线，那么一来，他否认曾公然依仗姨父的遗嘱向人借钱一事，就变得不可信了。他找父亲谈了一件麻烦事，却隐瞒了另一件，事到如今，又不得不把全部真相向他招认，这势必引起一个印象：他以前并不老实。弗莱德一直自我标榜，说他从不撒谎，连要些小花招也不干，还时常耸耸肩膀，装出郑重其事的怪相，谈他所谓的罗莎蒙德的花招（把这种罪名加在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身上，那是只有她的亲兄弟才干得出的）。他宁可吃些苦头，少花几个钱，也不愿背上弄虚作假的恶名。正是出于内心的这种强大压力，弗莱德才采取了明智的步骤，把八十镑交给了他母亲保管。可惜他没有马上把它交给高思先生，但那是他想先把另外六十镑凑足以后再说；他便是抱着这个目的，把二十镑揣在口袋里当作种子，要让它们在判断力的栽培下，幸运的灌溉下，生长出三倍的谷子。然而打这算盘的却是一位大少爷，他有的只是一颗不着边际的心，因此尽管他掌握了各种数字，他的运算并不准确。

弗莱德不是一个赌徒，他没有生过这类特种病，以致把全部神经活动集中在一次投机或一次冒险上，像酒鬼见了酒便会忘乎所以。他有的只是一种逢场作戏的赌博方式，这种倾向不具备酒精的威力，而是靠乳糜哺育的健全血液培植的，它保持着无忧无虑的想象力，按照愿望构思事实，对自身的遭遇不以为意，对别人在这场鏖战中取得的利益，也只会啧啧称奇。好在任何冒险都能给希望提供乐趣，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永远存在，而抛出尽量多的赌注，可以使这种乐趣带有更多慷慨的性质。弗莱德喜欢玩乐，尤其是打弹子，正如他喜欢打猎或越野赛马一样。由于他需要钱，希望赢钱，这种爱好更是不可抑制。但是二十镑谷种钱投在诱人的绿台面上，顿时变得无影无

踪——至少除了零星花掉的以外，全都丢在这儿了。弗莱德发现，还债的日期已近在眉睫，可是他的口袋却空空如也，只有八十镑还安然无恙，放在母亲身边。他骑的那匹患气喘病的马，代表了费瑟斯通姨父很久以前赠予他的一笔钱——他的父亲允许他养一匹马，因为文西先生本人的爱好使他相信，哪怕对一个老是叫父亲怄气的儿子说来，这要求也不算过分。那匹马便是弗莱德的唯一财产，现在他既然有了燃眉之急，需要还债，他决心牺牲他的所有权，尽管失去了马，生活会变得毫无价值。他怀着英雄气概，作出了这一决定，但这是不得已的，原因只在于他怕失信于高思先生，也在于他爱玛丽，怕引起她的反感。他打算上亨斯利，那儿明天早上有马市。那么，是不是单单把马卖了，带着钱搭驿车回家？可是那匹马还卖不了三十镑，何况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不去碰碰运气，未免太傻了。机会是难得的，但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他越想越觉得，机会还是要靠自己争取，如果没有勇气，不敢一试，那才是坐失良机呢。他要跟班布里奇和霍罗克一起上亨斯利，霍罗克也是个行家，到时候，哪怕他们一声不吭，他也能估摸到他们的意思，从中捞到一些好处。出发以前，弗莱德把八十镑从母亲那儿取了出来。

弗莱德骑了马，跟班布里奇和霍罗克一起离开了米德尔马契，这自然是前往亨斯利马市场，凡是看到他们的人，大多认为小文西仍像平时一样，是去玩的。确实，要是没有那件大事压在心头，弄得他寝食不安，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像一个快乐王子在到处游荡。弗莱德不是粗野庸俗的人，对没有进过高等学府的年轻人的言谈举止，毋宁说是瞧不起的，何况他写过牧歌和高雅的诗篇，还会吹笛子，因此，他跟班布里奇和霍罗克这么如鱼得水，未免不可思议，哪怕对马的爱好也不足以解释这点，但是人们的议论发挥了神秘的作用，因为任何名称往往能规定我们对事物的态度。正由于有了"玩"这个名义，与班布里奇和霍罗克在一起才不致变得索然无味。说真的，要不是这个名义对弗莱德的精神起了支持作用，仿佛这次跋涉只是为了"寻快活"，那么在一个濛濛细雨的下午，跟两个马贩子一起来到亨斯利，在一条煤灰飞扬的街上下了马，走进红狮饭店的餐厅，弗莱德一定会觉得大失面子，很不自在。这里的全部陈设只有一幅积

满灰尘的本郡地图，一张简陋的画——画的是马厩中一匹没有名头的马——一幅乔治四世陛下的全身立像，以及一些大小不一的铅痰盂。

霍罗克先生总是显得高深莫测，仿佛可以为想象力提供广阔的天地。他的装束叫人一看，就不由得联想到马（只要提一下帽边就够了，它有一点向上翘起，那角度正好使人不致怀疑它会向下弯折）。大自然赋予他的脸，由于生着一对蒙古人的眼睛，鼻子、嘴和下巴又似乎在效法帽边，略微向上翘起，因此脸上始终有一种强自克制的怀疑论者的嘲笑，这对一颗敏感的心灵是最严峻可怕的表情，它在相应的沉默的配合下，会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人具有举世无双的理解力，无边无际的幽默感——不过已经干得没有水分，也许还凝结成硬块了——以及深刻敏锐的鉴别力，凡是他的裁决，如果你三生有幸得以知道的话，一定万无一失。在各行各业的人中，都能看到这样的相貌，但最使英国的年轻人折服的，大概还是那些评马专家。

弗莱德提起他的马的马蹄球节，向霍罗克先生请教，后者从马鞍上斜过眼去，端详了一会马的行动，时间共三分钟，然后旋转身子，拉了拉缰绳，依然保持沉默，脸上不多不少仍是一副怀疑论者的神色。

霍罗克先生在谈话中扮演的这路角色，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弗莱德只觉得心里有两种情绪在交战，一种是恨不得把他揍上几拳，逼他把意见讲个明白，另一种是想不如留些交情，以后还可利用。不论怎样，到了一定的时刻，霍罗克总会透露几句价值不小的话的。

班布里奇先生的态度比较开朗，他似乎从来没有舍不得发表他的高见。他身强力壮，嗓音洪亮。有时人家骂他“胡作非为”，这主要是指他喜欢骂人，喝酒，打老婆。有的人上过他的当，说他为人阴险，但他认为贩马是一门奥妙的艺术，因而振振有词地向你证明，它跟道德毫不相干。不可否认，他生意兴隆，一帆风顺，喝了酒比别人不喝酒的时候还清醒，总的说来，他像一棵常绿的月桂树，欣欣向荣。但是他的谈话范围狭窄，三句不离本行，正如那首古老优美的民歌《喝儿口白兰地》，隔一会儿便回到了原来的旋律上，这样回荡反复，身体虚弱的人听了，甚至会头晕目眩。但是在米德尔马契的某些圈子里，班布里奇先生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他的出现可以影响整个气氛和

情绪。他在绿龙酒家的酒吧间和弹子房里，是个头面人物。他知道跑马场上那些好汉们的轶事，侯爵和子爵的各种新奇花招，这似乎证明，哪怕在骗子中间，贵族也高人一等。但是他那纤毫不爽的记忆力，主要表现在他经手买卖的马上。直到几年之后，他还能告诉你，它们一口气可以跑多少英里；谈起这些，他总是眉飞色舞；为了促进听众的想象力，他还一本正经、赌神发咒地说，这样的事他们是从未见过的。总之，班布里奇先生是一个开心人，也是一个有趣的朋友。

但是弗莱德也很有心计，他没有告诉两位朋友，他上亨斯利是打算卖他的马的。他想先从侧面探听一下，他们对它的价值的真实看法。他不明白，要从这些大行家打听他们的真实意见，那是比登天还难的。无缘无故奉承别人，这不是班布里奇先生的缺点。说真的，他以前从没发现，这匹倒霉的栗色马会呼哧呼哧喘气，它坏到什么程度，除非用尽地狱里最不中听的话，才能讲清楚。

"你上当啦，你要买马，就得找我，文西！可不是，除了那栗色马，你从没骑过更好的马呢，你就把它当宝贝啦。你让它跑一下试试看，那倒像二十个木匠在锯木板。我一辈子还没见过喘气喘得更凶的马，只有一次，那是一匹花斑马，它是粮食贩子佩格韦尔的，七年前他老是用它驾车，他要我买它，我对他说：'谢谢，佩格，我不是做喇叭生意的。'我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一句笑话，后来它传遍了全国。但是，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匹马比起你这匹来，还算是一只小喇叭呢。"

"喂，你刚才还说，他的马喘气喘得比我的更凶呢，"弗莱德说，今天他比平时更容易生气。

"那么我是哄你的，"班布里奇先生斩钉截铁地回答。"两匹马半斤八两，分不出好坏。"

弗莱德用踢马刺催马快跑，几匹马跑了一小段路。等马慢下来以后，班布里奇先生又道：

"不过那匹花斑马跑起来还是比你的好。"

"我可是对它的步子相当满意，"弗莱德说，他必须提醒自己，他是跟他们一起来玩的，这才没有发脾气。"我认为，它跑得非常利索，霍罗克，你说呢？"

霍罗克先生望着前面，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倒像是哪位大画家画

的一幅肖像。

弗莱德放弃了获得真实意见的荒谬希望,但仍在回味他们的话,他发现,班布里奇的贬抑,霍罗克的沉默,其实都含有赞美的意思,这说明他们对马的评价,并不像嘴上讲的那么坏。

真的,市场开始以前,当天晚上,弗莱德就看到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把他的马善价脱手,这使他对自己的先见之明暗暗庆幸,因为他没有忘记把八十镑随身带着。一个青年农民,是班布里奇先生认识的,来到红狮饭店,偶然谈起他有一匹猎马要出售,他说,那就是叫金刚钻的那匹马,言下之意,这是一匹名马,无人不知。但他自己只要一匹实用的马,有时能拉拉车子就成了;他快要成家,不想再玩打猎了。猎马寄在一个朋友的马厩里,离这儿不远,先生们如果要看,天黑以前还来得及。到朋友的马厩去,得经过一条偏僻的小巷,那里臭气熏天,在那个不卫生的时代,那些阴暗的小街大抵如此,你要是不用一点药,很容易中毒。弗莱德不像他两个朋友喝过白兰地,不怕臭气,但他觉得,他终于找到了有利可图的马,机会不可错过,以致他兴致勃勃,第二天早上一起身,便又往那儿跑,他断定,如果不跟农民马上成交,班布里奇会抢先下手。情况十分紧急,必须当机立断,他开动脑筋,作了多方面的推测。班布里奇曾把金刚钻试骑了一段路,要是他不想买它,何必多此一举(因为这是他朋友的马)。凡是见过这牲口的,显然都对它的优点留下了深刻印象,连霍罗克也不例外。跟这号人打交道,要想得到好处,就得用心体味他们的话,不能像傻瓜一样,光从字面上理解。这是一匹有深灰色花斑的马,弗莱德刚好知道,梅德利科特勋爵的听差在物色这样一匹马。试骑以后,班布里奇在当天晚上,等那个农民一走,便露出了一句话,说他看到过一些比这坏的马,也卖了八十英镑。当然,他的话前后矛盾了二十来次,但只要你懂得辨别它们的真假,你就知道他赞成什么。弗莱德对自己鉴别马的能力还是有些信心的。农民也对弗莱德那匹虽然不时喘气,但还不错的马,端详了好久,这说明他认为它还值得考虑,很可能他愿意要它,让它与金刚钻交换,只要再贴上二十五镑。如果这样,那么弗莱德带着他至少值八十镑的新马离开的时候,他口袋里还有五十五镑,他就可以有一百三十五镑还他的债,暂时得由高思先生

垫补的亏空，至多二十五镑。早上，在他匆匆忙忙穿衣服的时候，他已胸有成竹，相信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决不可失之交臂。尽管班布里奇和霍罗克都劝他别干，他可不能上当，对他们的意图作直截了当的理解；他必须认识到，这些家伙诡计多端，不可能真的替一个年轻人着想。在马的问题上，不信任他们还是唯一可靠的方针。但是我们知道，怀疑一切是行不通的，否则生活就会停止不前，总有一些事是我们必须相信和照办的，不论这有些事叫作什么，它实际就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哪怕从表面上看，它好像是对别人最奴性的依赖。弗莱德相信，这笔交易是万无一失的，因此集市还没正式开张，他已把那匹深灰色花斑马弄到了手，代价是他原来那匹马另加三十镑——比他的预料只多了五镑。

但是他觉得有些厌烦和疲倦了，也许这是由于思想斗争的缘故，因此他没有逛马市，便独自踏上了十四英里的归途，打算安安静静地回家，也让他的马保持充沛的精力。

## 第二十四章

对于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的受害者，
冒犯者的悔恨只是微弱的慰藉。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①

但是很可惜，弗莱德·文西在亨斯利一帆风顺，做成了那笔交易之后，到了第三天，就陷入了他一生中前所未有的烦恼。这倒不是他的打算落了空，他的马找不到买主，只是在他跟梅德利科特勋爵的听差成交以前，寄托着他八十英镑希望的金刚钻，忽然无缘无故地在马厩里大耍性子，乱踢一阵，差点把马夫踢死，最后它绊到一根吊在马厩板上的绳子里，把脚弄瘸了，伤势严重。这结果是无法挽回的，正如结婚以后，发现对方性情暴躁一样——当然，除非青梅竹马之交，这种事在所难免。弗莱德在这次厄运的打击下，慌了手脚，不像平时

① 引自莎士比亚的第三十四首十四行诗。

那么乐观了，这也难怪，他知道自己口袋里总共只剩了五十镑，眼前已拿不到任何钱，可是一百六十镑的借据五天就要到期。他痛心地感到，哪怕为了免得连累高思先生，向父亲乞求，父亲也一定分文不给，还会大骂高思先生，说这是他在纵容浪费和欺诈，是自食恶果。弗莱德真是一筹莫展，眼看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直接找高思先生，把不幸的真相和盘托出，还把五十镑随身带去，免得放在自己手里，再引起不测。他的父亲还在商行里，不知道出了意外，要是知道那匹野马给送进了他的马厩，肯定要大发雷霆。弗莱德觉得，这也是一件麻烦事，虽然小一些，但与其呆在家里等待挨骂，不如鼓起勇气，解决那个较大的麻烦。他骑上了父亲的一匹小马，因为他决定，向高思先生说明真相后，便上斯通大院向玛丽坦白一切。事实上，要不是玛丽的存在，要不是他对她的爱，他的良心也许不会这么活跃，以致使他起先老是惦记着那笔债，继而又不能宽恕自己，照他平素的办法，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丢在脑后，却要尽他所能，立即采取简单老实的行动。哪怕比弗莱德·文西坚强十倍的人，他们之所以正直，一半也得力于他们最心爱的人的存在。有一位古人在他最亲密的伴侣去世以后说道："我的一切行为已失去了舞台。"那些还保持着这个舞台的人是幸福的，它的观众要求他们提供最好的表演。毫无疑问，在那时，如果玛丽·高思对什么是人的性格中优美的品质，没有鲜明的观念，那么弗莱德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高思先生不在事务所，弗莱德只得骑了马，上他家里，那是在城外不远的地方，屋前有一个果园，房子很不整齐，式样也老了，一半是木材建筑，在城市发展以前，它只是一所农舍，但现在周围已遍布城市居民的私人花园了。如果我们的房子有它们独特的面貌，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们一定更喜欢它们。高思家应该说是个大家庭，因为玛丽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全都非常喜欢他们的老房子，尽管最好的家具早已变卖完了。弗莱德也喜欢它，连它的顶楼，他也十分熟悉，知道在那里经常可以闻到苹果和榅桲的香味。直到今天，他每次来到屋前，都会勾起美好的希望。但现在，他的心七上八下，很不自在，他意识到，他也许不得不当着高思太太的面供认一切，她比她的丈夫更叫他害怕。那倒不是因为她像玛丽一样说话尖刻，动不动

挖苦别人。至少如今高思太太年纪不轻了，讲话不会再那么不留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说，从她年轻的时候起，生活的重担就压在她肩上，使她懂得克制自己了。她有一种罕见的理性，善于识别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因而毫无怨言地服从了事。她敬重丈夫的品德，对他不计较自身利益的作风也已习惯，不论后果如何，都能愉快地接受。她养成了豁达的胸怀，从不想在贵重的茶具或孩子的花边上争奇斗胜，也从不在邻舍家的大婶大嫂面前发牢骚，埋怨高思先生太不精明，要是他像别人一样早已发财等等。因而那些大婶大嫂认为，她不是自高自大就是不合潮流，有时跟她们的丈夫谈到她，便称她为“你们那个了不起的高思太太”。不过她对她们也不是毫无指责的，在米德尔马契，她比大部分主妇受过更正规的教育，因此——哪里有毫无过错的妇女呢？——对这些姊姊妹妹难免过分严格，在她看来，女人是天生只配服从男人的。另一方面，对于男子的缺点，她却宽大无边，别人提到它们，她就说，那是很自然的。此外，还必须承认，高思太太过分强调反抗她所谓的愚昧的必要性；她当过家庭教师，后来成了主妇，这条生活道路在她的意识中获得了强烈反映。她不能忘记，她的文法知识和语音在全城是第一流的，可是她戴的是简陋的帽子，得自己烧饭洗菜，缝补一家人的袜子。她有时还不得不采取逍遥学派的方式教授学生，让他们拿了书或石板，跟着她在厨房里打转。她觉得，应该让他们看看，她能够一边搓洗衣服，一边纠正他们的错误，“不必看书”。一个妇女尽管把衣袖挽到了胳膊弯上面，却懂得什么叫虚拟法，热带在哪里，总之，她受过教育，拥有一切深奥的学问，她不是无用的花瓶，有权得到别人的尊重。每逢她谈到这些发人深省的话，眉头便不由得皱了起来，不过这并没有减少她脸上的慈祥神色，她的话也总是滔滔不绝，那一口女低音显得热情洋溢，悦耳动听。当然，这位模范主妇高思太太，也有她可笑的一面，但是她的古怪无损于她的美好性格，正如皮囊的气味无损于美酒的清香一样。

她对弗莱德·文西有一种母性的感情，对他的过失始终采取宽容态度，不过，如果玛丽与他私订终身，她也许不会原谅她，她对妇女的苛刻要求也适用于她的女儿。但是她对弗莱德的破格优待，现在使他更不好受，这一次在她眼里，他的身价一定会一落千丈。而且他来

得不是时候，比他预料的更坏，因为凯莱布·高思为了检查附近的一项修缮工程，很早就出门了。高思太太在某些时间是一定在厨房里的，这天早上，她正在这间空旷的屋子里同时从事几件工作：在屋子一头一只擦得干干净净的松木桌上做馅饼，从打开的门里监督萨利在炉子和揉面盆上干活，给她最小的男孩和女孩上课——他们站在桌子对面，桌上放着书和石板。厨房另一头有一只木桶和一个晒衣架，这说明这位母亲还在利用间隙时间，断断续续洗些零星衣服。

高思太太把衣袖挽得高高的，正在熟练地做面食，有时用擀面杖擀一下，有时在做好的饼上捏一些花纹，一边还一丝不苟地教文法，解释动词和代词必须跟"集体名词或表示多数的名词"保持一致，这样的场面是非常有趣的。她同玛丽差不多，属于那种鬈发方脸一类的妇女，只是更漂亮一些，相貌也细一些，皮肤显得苍白，身材是中年妇女结实的体型，目光炯炯发亮，坚定有力。她的帽子周围有一圈雪白的褶边，这使我们想起那些惹人喜爱的法国妇女，我们常常看到她们挽着篮子，在菜场上转悠。看了这位母亲，我们会希望，女儿将来也像她一样，这一幅美好的前景是抵得上一份嫁妆的；但是另一方面，母亲也会像不祥的预兆，时常出现在女儿背后："瞧，我现在怎样，她不久也会怎样。"

"现在让我们来复习一遍，"高思太太说，在一只苹果松饼上拧了一个花纹，这引起了贝恩的兴趣，分散了他对课本的注意力，那是一个活泼的小男孩，眉毛浓浓的。"'必须考虑单词所要表示的意思是单数还是复数'……贝恩，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高思太太像许多著名的教育家一样，有她自己走惯的老路，哪怕整个社会都沉入海底，她也要把林德利·默里的书高高举起，不让它落进水中。）

"嗯……这意思是……是你必须想到，你的意思是什么，"贝恩答道，声音气呼呼的。"我讨厌文法。它有什么用？"

"它可以教你准确地讲话和写作，使别人不致误会你的意思，"高思太太作了严格精密的解释。"你愿意像老乔布那样讲话吗？"

"愿意，"贝恩说，毫不让步，"那样更有趣。他说'倪奇'，这跟我们说'你去'一样可以听懂。"

“但是他把‘一只羊在园子里’,说成了‘一只船在园子里’[①],”莱蒂说,露出了骄傲的神色。“你听了,还以为他在讲一只船从海里来到了陆地上呢。”

“除非你是傻瓜,才会这么想,”贝恩说。“一只船怎么会从海里跑到陆地上来呢?”

“这些还只是语音问题,是文法中最次要的部分,”高思太太说。“贝恩,苹果皮是喂猪的,如果你要吃它,我只得把你的苹果馅饼喂它们了。乔布要讲的只是一些最寻常的事物。如果你像他一样不懂文法,遇到复杂一些的事,你怎么讲得清或写得清呢?你会用错了字,或者把字放错了位置,结果人家非但不理解你的意思,而且觉得你很讨厌,不再理睬你。到那时你怎么办?”

“我不在乎,我还不爱理睬他们呢,”贝恩说,觉得这结果还不错,比念文法舒服得多。

“我看你变得又懒又蠢了,贝恩,”高思太太说,对她儿子的这些反面议论早听惯了。做完馅饼以后,她向晒衣架走去,一边说:“到这儿来,把我星期三讲的辛辛纳特[②] 的故事复述一遍。”

“这我知道!他是一个农民,”贝恩说。

“听着,贝恩,让我来讲,他是罗马人,”莱蒂说,用胳膊弯搡了他一下。

“你这傻丫头,他是罗马的农民,他在耕地。”

“对,但那以前,你得先讲,人民需要他,”莱蒂说。

“得啦,应该先讲他是怎样一个人,”贝恩坚持道。“他是一个聪明人,像爸爸一样,因此人民才需要他,向他请教。他还是一个勇敢的人,能够打仗。我爸爸也这样,妈妈,是吗?”

“听着,贝恩,让我把故事讲下去,像妈妈讲的那样,”莱蒂说,一边皱眉头。“妈妈,叫贝恩别打岔。”

“莱蒂,我真替你害臊,”她的母亲说,一边从桶里取出帽子来拧

---

① 这里的羊(sheep)和船(ship),音相近。

② 公元前五世纪的古罗马著名将领。本来在家耕种,当罗马城被敌人围攻时,两度奉元老院宣召,至罗马担任独裁官,打退了敌人,然后又回家躬耕。

干。“你的弟弟已开始讲了，你应该等着，听他讲得对不对。你现在多么不讲道理，又是推他，又是皱眉头，好像你想靠胳膊弯压倒别人似的！我相信，辛辛纳特要是看到他的女儿这副样子，一定很生气。”（高思太太以极其庄严的神态，宣布了这个可怕的判决，莱蒂觉得她有话不能说，还处处受到歧视，连罗马人对她也这样，生活实在太痛苦了。）“讲下去，贝恩。”

“那样……噢……那样……对了，发生了一场大战，那些人都是窝囊废，于是……我不记得你是怎么讲的了，总之，他们要找一个人当领袖和国王，管理一切……”

“听着，独裁官，”莱蒂说，露出生气的神色，但愿她的母亲能够悔悟。

“得啦，独裁官！”贝恩说，口气有些轻蔑。“但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名称，他不让他们把它写在书上。”

“好啦，好啦，贝恩，你并不像那么无知，”高思太太说，尽量保持庄严的脸色。“听，有人在打门！莱蒂，快去开门。”

打门的是弗莱德。莱蒂告诉他，爸爸还没回家，但妈妈在厨房里，弗莱德已无法退出，只得硬着头皮进了屋子，他不能违背平日的习惯，每逢高思太太在厨房里，他就得先上那儿向她请安。他一言不发，用胳膊搂着莱蒂的脖子，跟她一起走进厨房，只是不像平时那么有说有笑，也没抱她。

高思太太看到弗莱德这个时候跑来，有些吃惊，但她是不会把吃惊的情绪表现在脸上的，只是一边继续安静地干活，一边说：

“弗莱德，你这么早就来啦？你的神色多么苍白。出什么事没有？”

“我有事找高思先生，”弗莱德说，不打算多谈，但想了一想又道：“也来看看你。”因为他相信，关于借据的事，高思太太一定知道，即使他不跟她单独讲，反正也得当着她的面讲。

“凯莱布过一会儿就回来，”高思太太说，以为弗莱德跟他父亲一定又闹别扭了。“肯定用不了多久，因为他要办的事还丢在桌上，这是今天早上非完成不可的。我还有些活儿得干，你愿意待在这儿吗？”

“关于辛辛纳特的故事，不用再讲了吧？”贝恩说，一边把弗莱德手里的马鞭拿过来，对准猫试了一下它的威力。

“对，你们可以走了。不过把马鞭放下，你用它打可怜的老乌龟，太不应该了！弗莱德，别让他拿鞭子。”

“来，小家伙，把它还给我，”弗莱德说，伸出了手。

“你今天让我骑你的马吗？”贝恩说，交出了马鞭，那副神色似乎表示，不是他母亲讲了，他才还他的。

“今天不成，下次再说吧。我骑的不是我自己的马。”

“你今天去看玛丽吗？”

“是的，我想去一下，”弗莱德说，显得愁眉不展。

“叫她快些回家，跟我玩罚物游戏①，那很好玩。”

“够了，够了，贝恩，出去，”高思太太说，发现弗莱德心情并不愉快。

“高思太太，现在你的学生只剩了莱蒂和贝恩两个人吗？”弗莱德说。这时孩子们已经出去，他不得不讲点什么，消磨时间。他还不能决定，是等高思先生回家，还是在谈话中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一切向高思太太讲清楚，把钱交给她，然后一走了事。

“还有一个。芬妮·哈克布特在十一点半来。现在我的收入不多了，”高思太太笑道。“我的学生快跑光了。不过我已替阿尔弗雷德积了一笔学费，一共九十二镑。现在他可以上汉默先生那儿学些本领了，这正是时候。”

她还不知道，高思先生正面临着失去这九十二镑，以至更多的钱的危险呢，要是知道，就不会这么高兴了。弗莱德没有做声。“年轻人进大学，花的钱比这更多，”高思太太单纯地继续道，把一顶帽子的边拉一拉直。“凯莱布认为，阿尔弗雷德可以成为出色的机械师，他得给孩子提供一个有利的机会。哦，他回来了！我听见他进屋了。我们上客厅找他，好吗？”

他们走进客厅时，凯莱布刚脱了帽子，在写字台前面坐下。

“弗莱德，我的孩子，什么事？”他说，口气有些惊异，手里拿着笔，

---

① 一种游戏，输者罚去东西，然后又作滑稽表演，收回该物。

还没蘸墨水。“你来得正是时候。”但在弗莱德脸上没找到平时那种愉快的表情，他赶紧又问道：“是不是家里出了事？什么事？”

“这样，高思先生，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恐怕不会再瞧得起我了。我得告诉你和高思太太，我没有守信用。我最后还是付不出那张借据上的钱。我的运气太坏了，我欠了一百六十镑，可我手头只有这五十镑。”

弗莱德一边讲，一边把那些钞票掏出口袋，放在高思先生面前的桌上。他讲得很快，简单的事实一下子便讲完，于是他像孩子一样哭丧着脸，再也找不出一句话。高思太太吃了一惊，吓得目瞪口呆，望着丈夫，等他解释。凯莱布涨红了脸，过了一会才道：

“哦，我忘了告诉你，苏珊，我为弗莱德的一张借据作了保，一共一百六十镑。他说他自己一定能还清这笔钱的。”

高思太太的脸显然有了变化，但这像水底的变化一样，水面还是光滑的。她把眼睛盯住弗莱德，说道：

“我猜想，你曾要求你父亲把不足的钱给你，但他拒绝了。”

“没有，”弗莱德说，咬着嘴唇，讲话更困难了，“我知道，向他恳求是没有用的。除非我觉得有用，我不会向他提到高思先生的名字。”

“这正好发生在一个不幸的时刻，”凯莱布说，显得迟疑不定，俯视着那些钞票，激动地用手指拨弄它们。“圣诞节快到了……目前我手头也很拮据。你瞧，我像一个裁缝，要裁衣服，可是布不够。苏珊，你看怎么好？我们存在银行的钱，我都派了用场。这缺一百一十镑呢，真见鬼！”

“我替阿尔弗雷德积下的学费，可以给你，那是九十二镑，”高思太太说，神色严峻而坚决，尽管灵敏的耳朵可以从她的话中隐隐察觉到一点颤栗的声音。“我相信，玛丽积蓄的工钱到现在有二十镑了。她会把钱借给我们。”

高思太太没有再看弗莱德，也一点没考虑该用什么话刺他一下最有效果。她是一个古怪的女人，这时一心想的只是该怎么办，并不认为说几句尖刻的话，或者发顿脾气，情况就能有所改善。但是她使弗莱德第一次感到了良心的责备，体验到了悔恨的痛苦。十分奇怪，以前他在这件事中考虑的，几乎只有他自己，只觉得他的行为极不光

彩,高思一家从此会瞧不起他;他从没想过,他的失信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困难,或者造成什么危害,因为这种为别人设身处地考虑的想象力,在那些万事顺遂的公子哥儿心头是没有位置的。确实,在我们大多数人从小接受的观念中,不做坏事的最高动机和这种坏事的受害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关。直到这个时刻,他才突然发觉自己是一个可耻的小人,劫走了两个妇女的积蓄。

"我一定会还清这些钱的,高思太太,总有一天要还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总有一天!"高思太太说,她特别不爱听那些为丑恶的事实讲的美好语言,现在再也忍不住她的讽刺了。"但是孩子们不能等到总有一天去学手艺,他们必须在十五岁就开始学。"她一向原谅弗莱德,从没对他这么尖刻过。

"一切主要怪我不好,苏珊,"凯莱布说。"弗莱德相信他能弄到钱。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何苦插手。我想,你一定到处奔走,一切正直的办法都想过了吧?"他又说,用那对仁慈的灰色眼睛打量着弗莱德。凯莱布是个细心人,他故意不提到费瑟斯通先生。

"是的,我一切办法都想过了,真的想过了。本来我可以有一百三十镑,但不幸我预备出售的一匹马出了问题。我的姨父给了我八十镑,我用原来的马,贴了三十镑,换了另一匹马,这匹马我预备卖掉——我打算今后不骑马了——我估计它至少可以卖八十镑,但谁知道这匹马性子那么烈,自己踢瘸了腿。我真没料到会给你们带来这些麻烦,我还不如跟这些马一起完蛋的好。除了你们,没有人是我更关心的了,你和高思太太一向待我那么好。然而,现在讲这些都是多余的了。我在你们眼里,从此成了一个不成材的东西。"

弗莱德转过身去,匆匆走出了屋子。他想到自己婆婆妈妈,尽讲废话,方寸都乱了,因为他的道歉对高思一家毫无意义。他们可以望见他骑上马,慌慌张张出了大门。

"我对弗莱德·文西很失望,"高思太太说。"要是没有这件事,我简直不能相信,他欠了债会把你也连累进去。我知道他挥霍成性,可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无耻,把他的危险转嫁给你——他最熟悉的老朋友,一个再也受不得损失的人。"

"我是一个傻瓜,苏珊。"

"你就是这样嘛,"他的妻子说,笑着摇摇头。"但我不会到市场上替你当义务宣传员的。你为什么把这事瞒着我呢?就像你对你的钮扣一样,你眼看它们掉了,也不告诉我,让袖口敞开着到外面去。要是我早些知道,也许还能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

"我知道,这件事使你太伤心了,苏珊,"凯莱布说,满含同情地望着她。"我真不忍心让你受损失,你好不容易为阿尔弗雷德积了些钱。"

"亏得我好歹积了几个钱,如今只得你吃些苦了,因为你得自己来教孩子了。你必须改正你的坏习惯。有的人喜欢喝酒,你呢,喜欢给人义务办事,不收费用。今后你得注意,再不能老是那么干了。你应该找一下玛丽,问问这孩子,她积了多少钱。"

凯莱布把椅子推后一些,身子向前俯出,慢慢摇着头,把指尖准确地对在一起。

"可怜的玛丽!"他说。接着又压低嗓音继续道:"苏珊,我怕她很喜欢弗莱德。"

"哦,不会!她总是取笑他;他看来也只是像兄弟一样对待她,没有其他意思。"

凯莱布没有回答,但随即放下眼镜,把椅子拉回桌边,说道:"这张该死的借据,我但愿它是在汉诺威,越远越好!这些事太糟了,打断了我的工作!"

这第一句话已用尽了他所有的咒骂,他讲的时候,那种气呼呼的神色是很容易想象的。但是从没听他讲"工作"这个词的人,很难明白他赋予了它多么重大的意义,他的声调那么独特,充满着热烈的崇敬和宗教的虔诚感,仿佛这个词便是神圣的象征,而那种声调则像金光闪闪的帷幔,衬托在它的周围。

凯莱布·高思时常摇摇头,怀着无限感慨的心情,想象那有着千万个头、千万只手的劳动的价值,它那不可或缺的力量,而社会这个机体正是靠它提供衣、食、住的。这个观念在他童年时期已深入了他的脑海。建造房屋或船舶时,那大铁锤的回声,工人们互相应和的呼喊声,鼓风炉的怒号声,发动机的震荡声和冲击声,在他耳里都是庄

严的音乐;木材的砍伐和装载,沿着大路远远望去仿佛闪动着星光的大运河,在码头上操作的起重机,仓库中堆积如山的产品,在任何地方为完成艰巨的劳动而付出的精确而多样的体力——他年轻时目睹的这一切景象,对他说来都成了不必求助于诗人的诗,不必由哲学家来阐述的哲学,不是来源于神学的宗教教义。他早年的抱负就是尽一切可能,在这宏伟的劳动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这宏伟的劳动也就是他特别尊重的、被称之为"工作"的东西。虽然他只跟一个测量师学习过一个短短的时期,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材的,但他在田地、建筑和采矿方面的知识,超过了本郡大部分专业人员。

他对人类的活动所作的分类是十分粗糙的,它也像比他有名的那些人的分类法一样,在这个先进的时代已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他把它们分为"工作,政治,传教,治学,娱乐"几种。后面四种,他并不反对,但他对它们的态度,跟一个虔诚的信徒对待其他宗教的神差不多。同样,他对一切等级一视同仁,但是从他自己来说,他不愿属于任何等级,只愿属于那个能使他与"工作"保持紧密接触的等级,在这里他可以光明正大地过活,与尘土和泥浆,与机器的油垢,与树林和田野的芳香泥土打交道。虽然他从来不承认他不是正统的基督教徒,如果谁向他提出预定的恩典① 问题,他会为此争论不休,但是我认为,他真正的神是切实有效的计划,准确的工作,以及忠实履行的职责;他的魔鬼是玩忽职守的人。但是在凯莱布身上没有否定的精神,世界在他看来是如此美好,他愿意接受千差万别的体系,形形色色的理论,只要它们不致对最好的土地排灌系统,坚固的建筑,准确的测量,以及煤矿的精密钻探,发生明显的阻碍作用。事实上,他有一颗虔诚的心,又有丰富而实际的知识。但是他不善于理财,他有明确的价值观念,但他对表现为盈亏的金钱后果,缺乏敏锐的想象力。由于吃了苦头,他相信了这点,于是决定,凡是需要这类才能的"工作",不论他如何喜爱,也只得一律放弃。他让自己全心全意扑在各种不必掌管资金的工作上,在这个范围内,他具有出色的才干,任何

① 基督教新教的主要神学学说之一,认为基督对人的救赎都是上帝所预定的,与人本身的意志无关。

人都乐意请他替自己办事，因为他认真负责，取费低廉，往往还谢绝一切报酬。这样，毫不奇怪，高思一家很穷，只能过“节衣缩食的生活”。然而他们对此并不介意。

## 第二十五章

爱情不是为了自己愉快，
也从不把自身放在心上，
它只是为别人牺牲安乐，
在地狱的绝望中建造一座天堂。
…………
爱情只是为了自己愉快，
迫使别人为它的欢乐奔波，
它不惜牺牲别人的安乐，
为自己的天堂给别人建造地狱。

——威·布莱克：《经验之歌》①

弗莱德·文西来到了斯通大院，他选择这个时刻，因为他知道，这时姨父不在楼下，玛丽也不会料到他来，她可能独自坐在镶护壁板的客厅内。他把马留在院子里，免得经过前面的石子路发出响声。他悄悄走进客厅，除了门把手的声音，一点动静也没有。玛丽坐在墙角的老地方，正对着皮奥兹夫人② 写的约翰逊回忆录哈哈大笑，抬起头来的时候，还用扇子遮着脸，看到弗莱德向她走来，笑容才逐渐收

①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杰出诗人，曾以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给十八世纪后期的英国诗歌带来了新的气息，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种种批判。这里引用的两节诗出自《经验之歌》中的《土块和石子》一诗，诗中表现了两种对爱情的不同观点。全诗共三节，这里引用的是一、三两节，第一节是“土块”的观点，第三节是“石子”的观点，它们是全诗的主要部分。

② 皮奥兹夫人(1741—1821)，又名思雷尔夫人，是约翰逊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后来由于在丈夫死后改嫁意大利音乐家皮奥兹，引起约翰逊的不满，几乎绝交。她所写的关于约翰逊的回忆录，叙述了他们二十年的交往，以及约翰逊的各种故事，相当著名。

敛。他一言不发，站在她面前，用胳膊肘支着壁炉架，神色十分颓唐。她也没有做声，只是抬起眼睛，用疑问的目光望着他。

“玛丽，”他开始说，“我是一个又坏又不中用的混蛋。”

“我想，一次用一个这样的形容词就够了，”玛丽说，竭力想笑，但心里感到了不祥的预兆。

“我知道，从今以后你再也不会看得起我了。你会认为我是一个骗子。你会认为我不老实。你会认为我不关心你，或者你的父母。我知道，我在你眼里永远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东西。”

“我不否认，弗莱德，只要你给我充分理由，我是会这么看你的。现在请你马上告诉我，你究竟干了什么。我宁可知道痛苦的事实，不愿猜哑谜。”

“我欠了钱——一百六十镑，我要求你父亲作了保。我以为这不会连累他。我相信我能还清这笔钱，我可以尽量想办法。但现在，非常倒霉，我的一匹马出了事，我只付得出五十镑。我又不能向我父亲要钱，他不会给我一个子儿。不久以前，我的姨父又刚给了我一百镑。现在我还能怎么办呢？目前你父亲又没有多余的现钱，你的母亲只得把她积蓄的九十二镑拿出来，她说还得把你的积蓄也凑上。你瞧，这多么……”

“啊，可怜的妈妈，可怜的爸爸！”玛丽说，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她再也忍不住，发出了低低的呜咽声。她怔怔地望着前面，没有看弗莱德，家中的一切后果都拥到了她的眼前。他也做声不得，沉默了一会，比刚才更伤心了。

“玛丽，我不想害你，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他最后说。“你再也不会饶恕我了。”

“我饶恕不饶恕你，这有什么相干？”玛丽忿忿地说。“这能使我的母亲好受一些吗？要知道，那笔钱是她四年来教书的积蓄，是为了送阿尔弗雷德到汉默先生那儿学习用的。你以为，我饶恕了你，就万事大吉了吗？”

“玛丽，请你尽管骂我吧。这是我罪有应得的。”

“我并不想骂你，”玛丽说，平静了一些。“我发怒也是没有用的。”她擦干了眼泪，丢开书，站起来，取她的针线活儿。

弗莱德的眼睛盯着她，他希望它们遇到她的眼睛，这样他就可以找到机会，向她表示哀求和忏悔。但是不成！玛丽根本不瞧他一眼，也不抬起头来。

“你的母亲丢掉那些钱，我很难过，”他见她重又坐下，利索地缝着，便说。“我想问你，玛丽，要是你告诉费瑟斯通先生……我是说，要是你把阿尔弗雷德当学徒的事告诉他，他会借一些钱给你吗?”

“我的家庭是不喜欢向人乞求的，弗莱德。我们情愿干活挣钱。何况你说，费瑟斯通先生最近刚给了你一百镑。他是难得把钱送人的，他就从没送过钱给我。我相信，我的父亲不会向他求情，而且哪怕我愿意求他，也没有用。”

“我太难过了，玛丽，要是你知道我多么难过，你也会可怜我的。”

“比这更值得可怜的事还多着呢。但是自私的人总是把他们的痛苦想得比世界上任何事都重要，这种情形太多了，我天天见到。”

“说我自私，这是不公平的。如果你知道，其他年轻人在干些什么，你就会相信，我绝对不是最坏的人。”

“我只知道，那些任意挥霍，不管自己是不是付得起钱的人，都一定是自私的。他们想的始终只是他们自己怎么花钱，却不顾别人的死活。”

“任何人都可能遇到意外，玛丽，以致付不出他们打算付的钱。世界上没有比你父亲更好的人，但他也常常遇到困难。”

“弗莱德，你怎么敢把我的父亲和你相提并论?”玛丽说，声音中包含了深深的愤怒。“他遇到困难，从来不是由于只想到自己寻欢作乐，那是因为他始终把他替别人办的事放在第一位。他一向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尽量让别人少受一些损失。”

“那么你是认为我从来不替别人着想了，玛丽。把一个人想得太坏，这不是宽大仁慈的表现。在你对他还保持一定影响的时候，我认为你应该尽量运用这影响，使他改恶从善才对。但这正是你从来没有做的。不过，我得走了，”弗莱德最后有气无力地说，“我决不再向你说什么。我很抱歉，我给你造成了这么多麻烦，别的我没什么好说了。”

玛丽的活计从她手中掉了，她抬起了头。哪怕一个女孩子的爱，

也往往包含着母性的因素，玛丽的困苦经历使她的性情变得十分敏感，跟我们称作女孩子气的那种冷酷的小性儿完全不同。弗莱德的最后几句话，使她不由得感到一阵辛酸，仿佛一个母亲想到不务正业的淘气孩子如何饮泣或啼哭，便会手忙脚乱，怕他过分难过，伤了身体。在她抬起头，眼睛遇到他那阴沉绝望的目光时，她对他的怜悯便超过了她的愤怒和其他一切忧虑。

“啊，弗莱德，你的神色多么难看！再坐一会吧，不要马上就走。让我去告诉姑父，你在这儿。他一直奇怪，你怎么整整一个星期不来瞧他呢。”玛丽匆匆说着，对涌到她嘴边的话来不及辨别它们的意义，便说出了口，她的声调也一半像安慰，一半像恳求。说完，她便站起身子，似乎要去禀报费瑟斯通先生。理所当然，弗莱德感到乌云已经散开，一线阳光射到了他身上，他走过去，站在她面前。

“玛丽，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什么都依你的。你说，你不会把我想得那么坏，不会从此不理我。”

“你这话好像我喜欢把你想得很坏似的，”玛丽说，声音十分悲伤。“好像看到你这么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我一点不觉得难过似的。别人都在工作和努力，你怎么能满不在乎，不怕给人瞧不起呢？世上有那么多事情可做，你却连一件有益的事也不能干，你不觉得害羞吗？弗莱德，你天性中有不少美好的东西，你应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玛丽，只要你说一声你爱我，你要我干什么都成。”

“一个老是想依靠别人，让别人来养活的人，叫我怎么爱他，这话我说不出口。到了四十岁，你会变成怎么一个人呢？也许像鲍耶先生，一天到晚啥也不干，坐在贝克太太的前客厅里，变得肥头胖脑，萎靡不振，只指望别人请你去大吃一顿，把白天花在练习唱滑稽歌曲上……哦，不对，练习吹笛子。”

玛丽一谈到弗莱德的前途，嘴唇就开始弯成弧形，露出了一抹笑影(年轻的心总是瞬息万变的)。她的话还没说完，脸上已忍俊不禁，喜气洋洋了。看到玛丽还能这么取笑他，他安心了，仿佛痛苦已经消失，他也讪讪地露出笑容，想拉她的手，但她一溜烟走了，到了门口说道：“我去通知姑父。你**必须**上他屋里呆一会儿。”

弗莱德暗暗感到，他的未来决不会像玛丽嘲笑的那样，她的预言不会应验，何况只要她明确说明，要他“干什么”，他一定照办。他从不敢当着玛丽的面，提到费瑟斯通先生可能留给他的遗产，她也从不考虑这点，仿佛一切全得靠他自己。但如果他真的继承了财产，她也只得承认他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上楼见他的姨父以前，这一切恍恍惚惚掠过了他的心头。他在姨父屋里只待了一会儿，便借口伤风走了。他离开以前，玛丽没再出现。但是在他骑了马回家时，他发现自己何止心里很难过，他是真的病了。

天黑不久，凯莱布·高思就来到了斯通大院，玛丽对此并不奇怪，尽管他不大有空来看她，也根本不愿跟费瑟斯通先生打交道。另一方面，老人见了自己的内兄，便觉得不自在，因为后者使他无可奈何，他既不怕人家笑他穷，也没什么要央求他，而且在耕作和采矿方面，各种知识都比他丰富。玛丽心中明白，她的父母一定想见她，如果父亲不来，第二天她也打算请假，回家一两个小时。喝茶时，凯莱布跟费瑟斯通先生谈了一会物价，便起身告别了，接着说道：“玛丽，我要跟你谈谈。”

她拿了蜡烛，带他走进另一间大客厅，那里没有生火，她把暗淡的蜡烛放在紫红木桌上，转过身去，对着父亲，把胳臂围住他的脖子，像孩子一般吻他。这使他心里暖洋洋的，那对浓密的眉毛顿时舒展了，跟一只漂亮的大狗给人抚摸后的表情一样。玛丽是他心爱的孩子，不论苏珊怎么说，也不论她对一切的看法如何正确，凯莱布认为，弗莱德或任何年轻人把玛丽看得比其他女孩子都可爱，这是很自然的。

“亲爱的，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凯莱布说，口气有些犹豫。“这不是什么好消息，而且还可能是比较坏的。”

“爸爸，是钱的事吧？我想我已经知道了。”

“是吗？那是怎么回事啊？你瞧，我又干了一次傻事，替人作了保，现在借款到期了，你的母亲只得牺牲她的积蓄，那是最糟糕的，然而即使这样，还是不够。我们需要一百一十镑，你的母亲只有九十二镑，我银行里的钱又都派了用场，因此她想，你或许也有些积蓄。”

“哦，是的，我有二十四五镑。我想你可能会来，爸爸，已把它们

放在手提包里了。你瞧！多么漂亮的新票子。”

玛丽从网格拎包里取出折好的钞票，交在父亲手里。

“嗯，但是你……我们只要十八镑，这还有多的，把多的钱拿回去，孩子……但你怎么知道这事的？”凯莱布说。他一向不把钱放在眼里，这已不可改变，现在他担心的，主要是这事在玛丽心头可能造成的创伤。

“弗莱德今天上午告诉我的。”

“啊！他专门为这事来的？”

“对，我想是这样。他心里非常难过。”

“我想，弗莱德恐怕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玛丽，”父亲用犹豫而体贴的口气说。“也许他的心比他的行为好些。但是我觉得，谁要是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他的身上，那是危险的，你的母亲也这么看。”

“我也这么看，爸爸，”玛丽说，没有抬头，只是把父亲的手背按在自己的面颊上。

“我不想打听你们的事，亲爱的。但是我怕你和弗莱德之间也许有着什么，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你知道，玛丽，”这时凯莱布的声音变得更温柔了，他一直在桌上把帽子推来推去，两眼望着它，但最后他把目光移到了女儿身上，“一个女人，不论她自己多么好，还是只得跟着丈夫过日子。你的母亲就为了我，吃了不少苦。”

玛丽把父亲的手背移到了她的嘴唇上，笑盈盈地望着他。

“好吧，好吧，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但是……”高思先生说到这里，摇了摇头，这才好不容易把那些不太合适的话讲出了口，“我想说的是，要是一个妻子对她的丈夫没有充分把握，要是他没有一个准则，以致做了危害别人的事也满不在乎，似乎这比轧痛自己的脚趾更不重要，那么她会落到什么处境，这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就是这样，玛丽。年轻人在懂得什么是生活以前，就可能彼此相爱，他们以为，只要他们能够在一起，生活就会天天像假日一样，但不久他们势必发现，这仍是劳动的日子，亲爱的。不过，你比大多数人更有头脑，你也不是生长在安乐窝中，我讲这些话也许是多余的。但一个父亲少不得要为他的女儿操心，何况你在这儿孤零零的，没人可以商量。”

“不必为我担心，爸爸，”玛丽说，严肃地望着父亲的眼睛，“弗莱

德一向对我很好,他心地善良,待人诚恳,尽管随心所欲,但据我看,并不虚伪。不过我永远不会爱上一个没有男子气概,不能自立的人,一个游手好闲,蹉跎岁月,指望侥幸得到别人的恩赐的人。你和母亲对我一向的开导,我不会忘记,我知道怎样维护我的尊严。"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这样,我便放心了,"高思先生说,拿起了帽子。"但我把你挣的钱拿走,觉得很难过,孩子。"

"爸爸!"玛丽说,声音中包含着充满深情的抗议。在他关上外面的门以前,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除了钱,请你也把我的满腔热爱带给家里的每一个人。"

玛丽回到屋里后,老费瑟斯通先生像平时一样,用令人不快的猜疑口吻说道:"我想,你的父亲是来问你拿工钱的。他这个人啊,总是闹饥荒,亏空累累。你现在大了,应该给自己积些钱啦。"

"我认为,我的父母对我说来是最重要的,姑父,"玛丽冷冷地答道。

费瑟斯通先生哼了几声,心想这也难怪,一个像她这样相貌平常的女孩子,不可能有什么出息,于是他灵机一动,用一句似乎毫不相干、又能刺痛对方的话,做了回答:"听着,如果弗莱德·文西明天来的话,你不要跟他在下面叽叽喳喳讲个没完,让他马上来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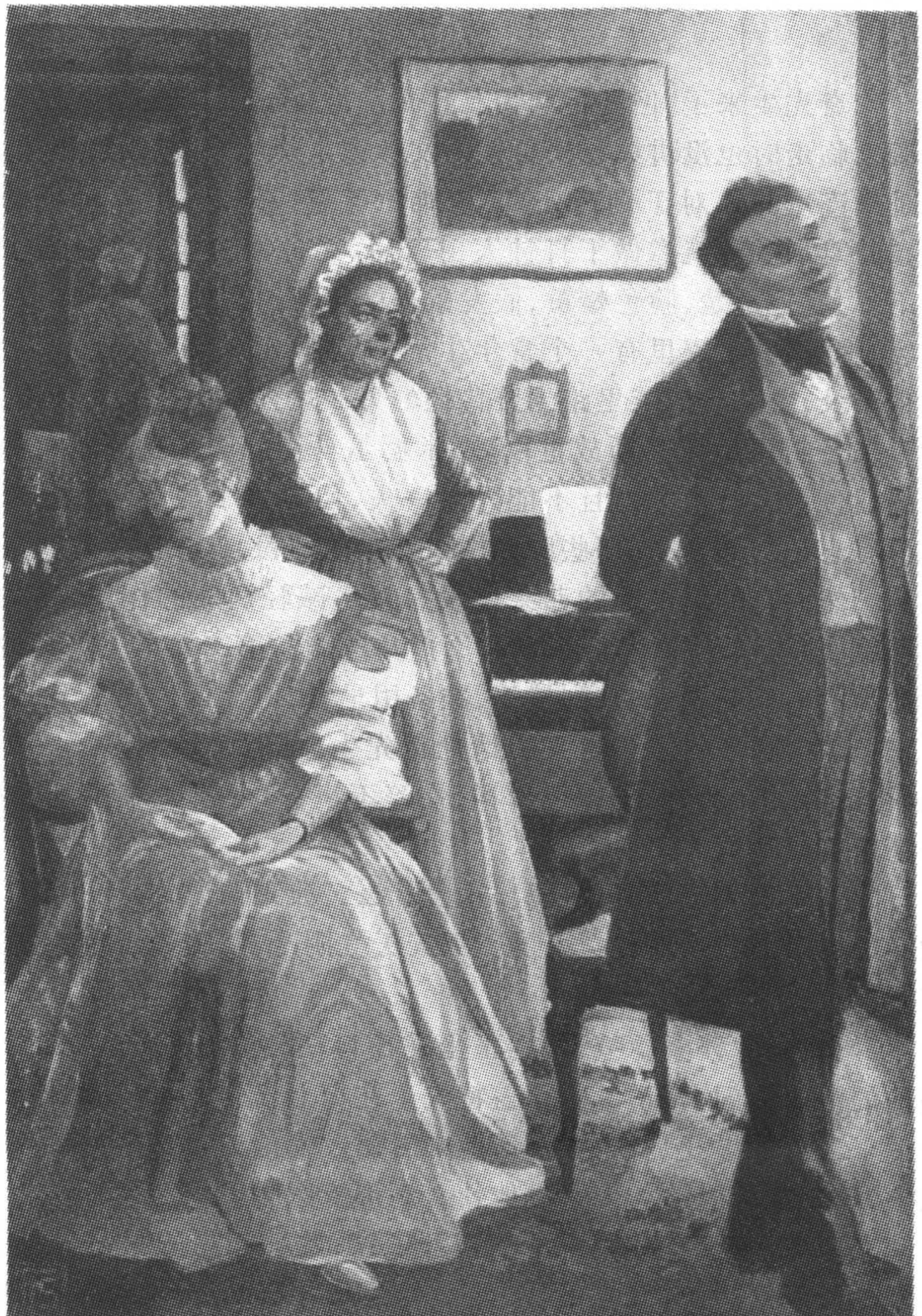
## 第二十六章

他会打我,我就会骂他,这总算
也出了口气!要是颠倒过来,他骂我
的时候,我可以打他,那才痛快呢!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①

但是第二天,弗莱德没有上斯通大院,理由是无可非议的。他为了查看金刚钻,在亨斯利那些不卫生的小街上出入了几次,带回的不仅是一匹亏本的马,还有更大的不幸,那就是身体不舒服,但开头一

① 莎士比亚的剧本。这里的引文见该剧第二幕第三场。



两天只是表现为精神欠佳和头痛，到了他从斯通大院回家的那天，情况便急剧恶化了。他一走进餐室，立即倒在沙发上，对母亲的焦急询问，只是答道："我大概病了，支持不住，你还是请伦奇给我看一下吧。"

伦奇先生来了，但并不认为有什么严重，说只是"偶感风寒，精神失调"，临走时也没讲第二天再来。文西家是他的老主顾，他很重视，但是最谨慎的人对于例行公事，也难免疏忽，在应该慎重考虑的时刻，却掉以轻心，就像做了打钟人，只得每天打钟一样。伦奇先生身材不高，衣冠楚楚，脸色蜡黄，假发戴得端端正正。他主顾不少，生意兴隆，脾气急躁，家里有一个常年生病的老婆，还有七个孩子。他已经来不及，急于赶四英里路到蒂普顿的另一边去跟明钦大夫会诊，因为自从乡村医生希克斯故世以后，米德尔马契的医生就得兼顾那一带的业务。大政治家尚且不能万无一失，何况小小的医生？伦奇先生没有忘记把药送来，那些照例用白纸包的药粉，这一次是黑色的烈性药。然而它们对可怜的弗莱德没有发生减轻病痛的作用，弗莱德自己呢，他说他不相信他会得"什么严重的病"，第二天早上仍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起了床，来到楼下，准备用早餐，但什么也吃不下，只是坐在壁炉旁边发抖。于是又去请伦奇先生，可他已经出诊了。文西太太看到她的宝贝儿子神色异样，憔悴不堪，急得哭哭啼啼，说她得去请斯普拉格大夫。

"哦，不要大惊小怪，妈妈！这没什么，"弗莱德说，向她伸出了又烫又干的手，"我马上就会好的。那天天气阴冷，我骑马出门，一定是着了凉。"

"妈妈！"罗莎蒙德喊道，她正坐在窗口（餐室的窗对着那条热闹整洁的洛伊克门大街），"利德盖特先生在街上，正站在那儿跟什么人谈话来着。如果我是你，我就请他来看病。爱伦·布尔斯特罗德那回生病，就是他医好的。大家说他什么病都能医呢。"

文西太太奔到前面，一下子打开了窗，她一心想的只是弗莱德，早顾不得医生间的行规。利德盖特离这儿只两码远，就在一圈铁栏杆那边，他突然听得窗响，没等叫他，已扭过头来。两分钟后，他便进了屋子。罗莎蒙德在退出以前，先表演了一番美好的忧虑，心里却在

捉摸她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合适。

利德盖特不得不听文西太太不厌其烦地叙述病情，她凭杰出的本能，认为每一个细节都不可忽略，尤其是伦奇先生说过的话，以及他没有说过再来这一点。利德盖特立即发觉，他可能要得罪伦奇，造成麻烦，但严重的病情使他无暇顾及这些，他相信，弗莱德得的是伤寒，正处在淡红色皮疹阶段，可是他恰恰服错了药。他必须立即上床，由专人护理，还必须采取各种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利德盖特对这一切都作了详细交代。可怜的文西太太听到病情如此严重，吃了一惊，把满腔怨气都发泄在最简便的埋怨中。她认为，这都是"伦奇先生粗心大意的结果"，可这么多年，她家一直请他看病，不请皮科克先生，尽管后者也是同等亲密的朋友。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伦奇先生不把她的孩子放在心上，他对别家的孩子可不是这样的。拉彻尔太太的孩子得了麻疹，全是他给治好的，文西太太本来指望他也这么对待她的孩子呢。但是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想到这里，文西太太简直心都碎了，她那尼娥柏的喉咙和慈祥的脸庞伤心地颤抖着。这是在门厅中，弗莱德听不到他们的谈话。但是罗莎蒙德打开了客厅的门，现在焦急地走了过来。利德盖特为伦奇先生表示歉意，说那些症状昨天可能还不明显，这类高热病开始时总是很难确定的，此刻他得赶紧上药房，让他们马上把药配好，不能再拖了，他还要写信把这儿的情形通知伦奇先生。

"但是你一定要再来呀，你一定得继续给弗莱德看病。我不能把我的孩子交给那种不爱来就不来的人去医治。上帝知道，我对谁都没有恶意，伦奇先生治好过我的肋膜炎，但是我还不如死了的好，要是……要是……"

"那么到时候我来跟伦奇先生会诊，行吗？"利德盖特说，他确实相信，伦奇对这类病例还缺乏必要的经验。

"利德盖特先生，请你务必要来，"罗莎蒙德在旁边给母亲帮腔，一边挽着她的胳膊，扶她走开。

文西先生回到家里知道了这事，对伦奇非常生气，说他今后爱来不来，随他的便。现在应该让利德盖特继续看病，不论伦奇乐意不乐意。家里有伤寒病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人人都得暂时回避一下，

星期四的晚会也取消了。普里查德不必再准备什么酒，除了白兰地，预防传染这是最好的。“我也喝白兰地，”文西先生又着重地补充了一句，言下之意是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不是演习。“弗莱德这孩子，他生来就多灾多难。但大难之后该有大福，我们的心血才算没有白费，要不然，我真不明白，生这种长子干什么。”

“快别这么讲，文西，”母亲说，嘴唇在发抖，“你不致希望我失去他吧？”

“当然，这会要了你的命，露西，那我明白，”文西先生说，口气温和了一些。“不管怎么样，我得让伦奇知道我对这事的看法。”（文西先生心乱如麻，他只觉得，要是伦奇尊敬他这位市长，对他的家庭给予应有的关心，这次伤寒症就可以避免。）“我从来不屑理会那些关于新医师、新牧师的叫嚣，我也不管他们是不是布尔斯特罗德的人。但这一次我得让伦奇知道我的看法，不论他接受不接受。”

伦奇根本不接受这看法。利德盖特虽然尽量客气，他也从来不会疾言厉色，但是一个指出你的错误的人，他越是客气，你就越是生气，如果这个人正好本来是不在你眼中的，那更不必说了。外省医生向来火气很大，在名誉问题上十分敏感，伦奇先生又是火气特别大的一个。他没有拒绝当天晚上跟利德盖特会诊，但是这场面把他弄得很不开心。他只得硬着头皮听文西太太发落：

“伦奇先生，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才要这么对待我？一走就再也不来了！要是都靠你，我的孩子这时候可能已经两脚一伸，断了气啦！”

文西先生一直担心传染，把炮口对准着这个敌人，准备了不少火药，一听到伦奇进屋，就一跃而起，跑进门厅，要让他知道他的看法。

“伦奇，我有话对你讲，这可不是笑话，”市长说，近来，对冒犯他的人，他已学会了打官腔，现在他把两只拇指插在背心袖孔里，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架势。“让传染病走进了我的家，你还不知道。有些事应该是可以预防的，可是你没有采取措施，这就是我的意见。”

但是不合理的指责还算不得什么，更难受的是意识到自己给人抓到了岔子，何况抓到这岔子的是像利德盖特这样一个比他年轻的医生，这个人心里一定瞧不起他，故意跟他捣乱，因为按照伦奇先生

后来的说法，“实际上”利德盖特是在卖弄自己那些轻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外国观念。当时他只得把他的愤怒咽下肚子，但事后写信来，表示今后不再上门看病。这一家是很好的主顾，然而事关业务大计，伦奇先生不能对任何人忍气吞声。他相信，而且不能不说这是很可能的，利德盖特总有一天也会摔跤；他心怀叵测，指责同行出售药品的作风，也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自食恶果。他对利德盖特那些花招大加揶揄嘲笑，声称这只是江湖郎中的惯技，只能糊弄头脑简单的妇道人家，骗取一点虚假的声誉。那种左道旁门的医术，脚踏实地的医师是从来不屑一顾的。

确实，伦奇所指望的这种后果，正是利德盖特最忌讳的事。无知者的吹捧不仅使人感到可耻，也是危险的，它并不比预卜天气的荣誉更值得羡慕。他受不了愚夫愚妇们的奉承，可是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以致结果也许正中伦奇先生的下怀，在外行人的一片颂扬声中葬送了自己。

但不管怎样，利德盖特现在成了文西家的医生，这事在米德尔马契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有的说，文西家待人苛刻，文西先生威吓伦奇，文西太太又责备他害了她的儿子。另一些人却认为，利德盖特先生的路过是天意，他对治疗热病有独到之处，布尔斯特罗德抬举他是理所当然的。许多人相信，利德盖特到这里行医，完全得归功于布尔斯特罗德。塔夫脱太太整天在编毛线，算针数，一边编结，一边收集各种小道消息，流言蜚语，最后构成了一则故事，说利德盖特先生是布尔斯特罗德的私生子，由此可见，她对福音派信徒的怀疑是完全正当的。

一天，她把这则故事偷偷告诉了费厄布拉泽老太太，后者当即转告了她的儿子，还说：

“布尔斯特罗德什么也干得出，这并不奇怪，但是想到利德盖特先生，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算了，母亲，”费厄布拉泽先生迸发了一阵大笑之后说道，“你知道得很清楚，利德盖特是北方一家大人家出身。他到这儿来以前，根本不认识布尔斯特罗德。”

“从利德盖特先生这方面说，我也但愿如此，卡姆登，”老太太显

得爱憎分明，答道。“但是说到布尔斯特罗德，这消息可能还是真的，只是他的私生子是另一个人。”

## 第二十七章

让崇高的缪斯去歌颂天上的爱情吧，
我们是凡人，只能歌唱人间的一切。

我的朋友中间，有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哪怕丑陋的家具，经过他用安详的科学之光一照，就会变得十分美好，他曾向我表演过这个不易察觉的简单事实。你的穿衣镜，或者一大块光滑的钢板，给使女擦了一遍，就会出现许多方向不一的、细小而多样的纹理，这时只要把一支点亮的蜡烛，作为发光的中心放在它的面前，瞧！那些纹理就会形成一系列同心的圆圈，环绕在那个太阳周围。由此可见，那些纹理不论伸向哪里都无关紧要，产生这种同心圆圈的惊人幻象的，只是你的蜡烛，它的光构成了决定视觉变化的唯一根据。我讲这些现象，是个比喻。那些纹理是各种事件，那支蜡烛则是现在并不在场的某一个人的自我主义心理——比如，文西小姐的心理。罗莎蒙德有她自己的上帝，他对她慈悲为怀，赐给了她比别的女孩子漂亮的脸蛋，他还安排了弗莱德的病和伦奇先生的误诊，因而给她和利德盖特的接近提供了成效卓著的机会。如果罗莎蒙德遵照父母的要求，尤其是在利德盖特认为这种预防措施并无必要以后，同意上斯通大院或别处暂避一时，那么这就违背了那种安排。因此，弗莱德的病情宣布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摩根小姐带着孩子们前往一处农庄时罗莎蒙德却拒绝离开爸爸妈妈。

可怜的妈妈确实值得一切子女的同情，至于文西先生，他与她是恩爱夫妻，现在对她超过了对弗莱德的担忧。要不是他再三要求，她决不会休息，她脸上的光彩变得暗淡了，她不再关心那些一向显得鲜艳华丽的衣服，成天像一只生病的鸟，眼睛没有神，羽毛凌乱，对听到的、看到的一切，哪怕是她平时最关心的，她也觉得索然无味。弗莱德在昏迷中，仿佛已远远离开了她，这把她的心都撕碎了。自从她对

伦奇先生发过脾气以后，她一直很平静，只是有时对着利德盖特低声饮泣。她会跟着他走出房间，用一只手拉住他的胳膊，呜咽道："救救我的孩子吧。"有一次她说道："他对我一向孝顺，利德盖特先生，他从没对他的母亲说过一句顶撞的话。"仿佛可怜的弗莱德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不孝顺父母的缘故。藏在母亲心底的每一个回忆都跳了出来，年轻人对她说话时的声音，也变得更温柔悦耳了，仿佛他又成了她心爱的小宝宝，早在他出生以前，她就怀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温情，深深钟爱着他呢。

利德盖特常常这么回答："我相信他很快就会痊愈的，文西太太。跟我下楼，让我们谈谈他的饮食吧。"就这样，他把她带进了客厅，罗莎蒙德便在那儿。他让她换换空气，喝一些已经替她准备着的茶或汤。在这类事上，他和罗莎蒙德之间好像总是存在着默契。他每次走进病房以前，几乎都会遇到她，她呢，默默望着他，似乎在问，她能为妈妈做些什么。他的片言只语，她都能心领神会，做得恰到好处，令人惊喜，因此他想见到罗莎蒙德的心理，跟他对病人的关怀混合在一起，这就毫不奇怪了。在危急阶段过去，他对弗莱德的复原已有充分把握时，这种情形尤其明显。有一个时期，病情还难以逆料，他曾建议请斯普拉格大夫会诊，但后者为了伦奇的缘故，想尽量保持中立，两次会诊以后，便不再登门，利德盖特只得单独承担责任，这就难怪他不得不小心从事。上午和晚上，他总在文西先生家，后来随着弗莱德的好转，这种探望也逐渐变得轻松愉快了。那时弗莱德只是还有些虚弱，躺在床上不仅需要别人的爱护，而且对这种爱护也有了反应，这么一来，文西太太觉得，仿佛这场病成了她表现母爱的喜庆日子。

利德盖特替老费瑟斯通先生捎来了口信，他要弗莱德快些康复，因为他彼得·费瑟斯通不能没有他，他非常惦记他，盼望他去看他，这对弗莱德的父母无异是喜上加喜。费瑟斯通先生本人那时也卧床不起。文西太太等弗莱德清醒以后，把这些话转告了他。他那消瘦清秀的脸朝着她，那一头稠密的金发已经剃掉，眼睛似乎变大了。他多么想得到玛丽的消息，知道他的病在她心头引起的反应。但是他的嘴唇没有透露一句话，他只是听着，"眼睛中露出了爱情的罕见的智

慧之光”,然而母亲充满同情的心灵,不仅猜到了他的意思,而且准备牺牲一切,满足他的要求。

“只要我能看到我的孩子重新身强力壮,我就心满意足了,”她说,在对儿子的爱中忘记了一切。“谁知道呢?也许你就是斯通大院未来的主人,到那时你可以娶你喜欢的任何人。”

“不成,妈妈,如果她们不肯嫁给我呢?”弗莱德说。这场病使他又变成了孩子,在他讲话时,眼泪涌了上来。

“啊,亲爱的,你吃一点果子冻吧,”文西太太说,心里根本不相信,天下会有不肯嫁给他的女孩子。

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从不离开弗莱德的床边,因此罗莎蒙德大多独自坐在下面,这是以前不常有的。自然,利德盖特从不想跟她待得太久,尽管这样,两人在一起时那种简短而一般的交谈,仍在羞人答答的气氛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亲密感。他们不得不眼睛对着眼睛讲话,这种对视实际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又不能堂而皇之地进行。利德盖特起先为这种羞涩感到不自在,有一天,他把眼睛转向了地面,或望着别处,像一个机器失灵的木偶。然而结果很糟,第二天,罗莎蒙德也把眼睛对着地面,以致两人的眼睛重新相遇时,羞涩感比以前更强烈了。科学对此既无能为力,利德盖特又不想谈情说爱,不能靠调笑戏谑渡过难关。就因为这样,当左邻右舍不再认为这屋子需要隔离,跟罗莎蒙德单独会面的机会也大大减少时,利德盖特觉得松了一口气。

但这种忸怩不安的亲密感,使两人都发觉对方出现了一种异样的心情,它一旦存在,后果就很难消除。谈天气和其他高雅的话题,往往只是无济于事的小花招;行为要重新变得自然,除非双方开诚布公,承认彼此有了好感——当然,这还谈不到任何深刻或严肃的感情。罗莎蒙德和利德盖特正是通过这个方式,恢复了悠闲自在的状态,他们的交往也重新变得活跃了。现在,客人照旧来来往往,客厅中又乐声悠扬,文西先生荣任市长时期那种高朋满座的盛况恢复了。只要可能,利德盖特总是选择罗莎蒙德旁边的座位,为她的歌声流连忘返,把自己称作她的俘虏——言下之意始终是他不会成为她的俘虏。马上结婚,建立美满的家庭,在他看来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因此

他认为,它提供了防止危险的可靠保证。小小的爱情游戏自然无伤大雅,不致引起严肃的追求。何况谈情说爱毕竟不是苦难的历程。至于罗莎蒙德,她过去还从没感到生活这么甜蜜。她相信,有一个值得征服的人,已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对自己,对别人,都还不能区别调情和爱情的不同,现在只觉得,仿佛她正随着一阵清风,飘向她憧憬的目标。她在头脑里一心想着洛伊克门大街上一栋漂亮的住宅,但愿它不久就能腾出来。她已经决定,一旦结婚,便不露声色地迁出父亲的家,跟那些她看不入眼的客人断绝往来。她想象着自己心爱的小家庭,客厅里陈设的各种新颖家具。

当然,她想得最多的还是利德盖特本人,他在她眼里几乎十全十美;如果他懂得音乐,在他为她的歌声心驰神往时,不致像一只情绪激动的大象,如果他多一些美感,能欣赏她在服饰上的高雅情趣,那么她简直提不出他身上还有什么缺点。他跟小普利姆但尔或凯厄斯·拉彻尔先生,多么不同!那些年轻人不会讲一句法语,谈话枯燥无味,什么也不懂,也许只知道于他们的印染生意,可这种事,他们当然羞于出口。他们是米德尔马契的上等人,拿着银柄马鞭,围着缎子大硬领,沾沾自喜,但是缺少风度,讲话结结巴巴,滑稽可笑,连弗莱德也比他们强一些,他至少读过大学,有大学生的腔调和派头。可是利德盖特,他说话伶俐,大家爱听,举止潇洒不羁,又彬彬有礼,处处显得高人一等;他穿的衣服既合身又大方,十分自然,仿佛他从不讲究衣着似的。他一进屋子,罗莎蒙德就为他感到自豪,看到他露出动人的微笑,向她走来,她便心花怒放,觉得自己成了人人歆羡的天之骄子。要是利德盖特知道,他在那颗芳心中引起了多么大的骄傲,他也会像任何人一样感到得意,因为这是哪怕对体液病理学和纤维组织一无所知的人也在所难免的。何况他认为,对一个男人的杰出才能的崇拜,正是女性心灵最美好的表现之一,尽管她们对这种才能的具体内容并无准确的概念。

但罗莎蒙德不是那种软弱无能的女孩子,会在不知不觉中暴露自己,或者听凭一时的冲动鲁莽行事,相反,她总是胸有成竹,保持着娴静文雅的仪表,逐步走向她的目标。她对未来的房屋陈设和社交生活朝思暮想,勾勒了一幅草图,可是你以为她会在谈话中,哪怕是

跟妈妈的谈话中，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吗？不，非但不会，而且如果她听到人家发觉另一位小姐违反闺训，过早地动了情思，她一定会表示她最美好的惊异，大加指责，真的，说不定还不相信有这种事呢。因为罗莎蒙德从没泄露过任何不合礼节的知识，她始终显得冰清玉洁，爱好音乐、跳舞、绘画，写的便笺字迹娟秀，还不时在珍藏的记事册上摘录一些诗句，而且容貌出众，皮肤白皙，十分可爱，总之，正是那种可以使当时的男子神魂颠倒、欲罢不能的女性。我们大家应该公正地对待她，切勿把她想得太坏，她没有邪恶的计谋，肮脏的打算，或者贪得无厌的思想，事实上，她从没考虑过钱，只是把它看作必不可少、但别人始终会提供给她的一种手段。她也从来不会胡言乱语，谎话连篇，如果她的叙述与事实不符，那也不是她存心如此，倒是她聪明伶俐的表现，是为了取得别人的欢心。总之，在莱蒙太太的这位高足身上，大自然倾注了不少心血，以致大家公认（弗莱德是个例外），像这样集美貌、聪明和温柔于一身的女子是罕见的。

利德盖特越来越觉得，跟她在一起趣味无穷；那种拘束感早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目光的愉快交流。他们的谈话也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这是只有他们自己明白，第三者无从问津、也莫测奥妙的。尽管这样，他们没有过第三者不得介入的幽会或情话。事实上，他们只限于调笑逗乐，利德盖特深信，他们从未越出轨道。如果说爱情和理智不能两全其美，那么调笑逗乐和清醒的头脑应该可以并行不悖吧？说真的，米德尔马契的男人，除了费厄布拉泽先生，都令人讨厌，那么，利德盖特既不关心生意上的勾心斗角，也不打牌，他作什么消遣呢？他常常出席布尔斯特罗德家的宴会，但这家的女孩子还没走出课堂；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虽然在宗教的虔诚和世俗的乐趣之间开辟了一个中间地带，一方面承认尘世的一切毫不足道，另一方面又要使用雕花玻璃器皿，一方面颂扬清贫生活，另一方面又讲究豪华的排场，但这种天真的做法，并不能冲淡丈夫的道貌岸然造成的沉闷气氛。文西家尽管有一切缺点，相比之下，还是较为愉快的，何况它还培育了罗莎蒙德这朵鲜花，她羞人答答，像含苞待放的玫瑰，而且多才多艺，可以满足男人们一切高雅的趣味。

但是，由于他赢得了文西小姐的芳心，他在医务界以外也招致了

一些敌人。一天晚上他来迟了,走进客厅的时候,那儿已有了一些客人。年长的围在牌桌旁边,但内德·普利姆但尔先生(他虽然不是米德尔马契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却是当地最理想的丈夫之一)正在跟罗莎蒙德闲谈。他带来了刚出版的《纪念册》①,那豪华的波纹绸装帧标志了当时印刷业的最新成就。他认为,他能够首先与她一起浏览这本图文并茂的书,欣赏女士们和先生们那些闪闪发光的铜版面颊和铜版笑容,诵读那些既音调铿锵、缠绵悱恻,又意味深长的滑稽诗歌,是他生平的一大乐事。罗莎蒙德温柔娴雅,内德先生也为他能把文学和艺术上的最佳成果,向文西小姐"献礼",感到踌躇满志,因为这正是一位漂亮小姐的心爱之物。他对自己的外表也有理由感到满意,尽管它们的根据是深刻的,不能从表面看到。对于肤浅的观察者,他的下巴似乎正在逐渐萎缩,大有消失的趋势。确实,这给他戴缎子大硬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为对于当时的这种服饰,下巴还是很有用的。

"我觉得,尊贵的S夫人有些像你,"内德先生说。他把书翻在这迷人的肖像一页上,含情脉脉地端详着它。

"她的背部太宽,她的姿势似乎故意要突出这点呢,"罗莎蒙德说,不过毫无讽刺的意味,她只是在想,小普利姆但尔的手多么红,又想为什么利德盖特还没有到。这时候,她仍在不停地编梭结花边。

"我不是说她像你一样美丽,"内德先生说,壮起胆子,把眼睛从画像移到了它的对应者身上。

"我看,你很有一套奉承的本领呢,"罗莎蒙德说,心里打定主意,必须再度拒绝这位年轻的先生。

但现在利德盖特进屋了,在他来到罗莎蒙德坐的一角以前,书已合上。等到他无拘无束、充满信心地在她的另一边坐下时,小普利姆但尔的颔部马上像气压表一样,降到了不愉快的最低点。罗莎蒙德高兴的不仅是利德盖特的到来,而且是他的到来所产生的后果——她喜欢引起嫉妒。

---

① 当时在上流社会中流行的一种年刊性质的东西,内容大多辑录一些诗文,配以图片,或者一些贵妇人的画像,印制精美,供馈赠之用。

“你到得好迟呀！”她说，一边跟他握手。“刚才妈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你觉得弗莱德怎么样？”

“没什么变化，进展很好，只是慢一些。我希望他换个环境，例如，上斯通大院住几天。但你的妈妈好像不大同意。”

“可怜的哥哥！”罗莎蒙德说，显得怪伤心的。接着又转身对另一个追求者说道：“你不知道，弗莱德瘦多了。他这场大病多亏了利德盖特先生，我们都把他当作保护神了。”

内德先生勉强笑了笑。这时，利德盖特把《纪念册》拉到自己面前，随手翻开，发出了一声轻蔑的嘲笑，把下巴往上一抬，好像对人类的愚蠢深感惊骇似的。

“你为什么要发出这种怪笑？”罗莎蒙德问，保持着温和的中立态度。

“我在研究，其中最无聊的是什么——是那些雕版画还是那些题词？”利德盖特用毫不迟疑的声调说，一边迅速地一页页翻过去，似乎要一下子把一本书都看完。罗莎蒙德觉得，他的手又大又白，好看得多。“瞧，这位新郎刚从教堂出来，你们谁见过这种场面吗？这就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所说的‘甜蜜的发明’。那副胁肩谄笑的样子，恐怕连服饰用品商也得甘拜下风呢。然而我敢担保，这个故事会使他成为全英国的第一号红人。”

“你太苛求了，你使我感到可怕，”罗莎蒙德说，尽量克制她的欢乐，免得失去分寸。可怜的小普利姆但尔刚才正是对这幅版画赞不绝口，他的情绪开始激动了。

“不管怎么说，有不少知名人士在《纪念册》上题了词，”他说，口气又愤怒又害怕。“我第一次听得人家说它无聊呢。”

“我想，这一次我不得不倒过头来责备你啦，你实在像一个没开化的野人，”罗莎蒙德望着利德盖特笑道。“我猜想，你根本不知道布莱辛顿夫人① 和勒·伊·兰②。”罗莎蒙德本人对这些作家就很赏识，

---

① 玛格丽特·布莱辛顿（1789—1849），英国当时的一个作家，主要是写上流社会的故事，曾担任《纪念册》的编辑。

② 勒蒂希亚·伊丽莎白·兰顿（1802—1838），英国当时的一个作家，主要写一些通俗小说和诗歌。

可是她不想承认自己钦佩她们，宁可跟着利德盖特含糊其辞地表示，那些作品的格调实在不太高。

“但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我想利德盖特先生应该知道吧，”小普利姆但尔说，这个有利条件使他振作了一些。

“哦，我现在不看文学作品，”利德盖特说，合上了书，把它推开了。“小时候我读得很多，我想，这已经够我一辈子受用了。从前我还能背司各特的诗呢。”

“我想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起不读的，”罗莎蒙德说，“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明白，什么作品是我知道而你还不知道的。”

“利德盖特先生会说，那都是不值得知道的，”内德先生说，故意挖苦他。

“不，正好相反，”利德盖特答道，非但毫不生气，而且露出使人恼怒的狂妄神气，向罗莎蒙德笑了笑。“我相信，文西小姐会把它们的内容告诉我，单凭这一点，它们就是值得知道的。”

小普利姆但尔不久就去看打牌了。他想，利德盖特目空一切，讨厌极了，遇到这样的人，真是倒霉。

“你太不客气了，”罗莎蒙德说，但心里很高兴。“你没看到，你得罪了他吗？”

“怎么，那是普利姆但尔先生的书吗？很抱歉，我没有想到这点。”

“我开始感到，你刚到这儿时，谈到你自己的那些话是对的。你说，你是一头熊，需要接受小鸟的教育。”

“好啊，这儿就有一只小鸟，她爱怎么教育都可以。你瞧，我不是心甘情愿在接受她的指教吗？”

在罗莎蒙德眼中，她和利德盖特简直好像已经订过婚了。有一个思想早在她心中形成，那就是他们迟早总会订婚。我们知道，只要具备必需的养料，思想就会逐渐生长，取得比较固定的形态。确实，利德盖特也有一个针锋相对的思想，那就是他还不打算结婚，但这只是一种否定的因素，是他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决心投下的阴影，而这些决心本身是会逐渐削弱的。环境几乎始终站在罗莎蒙德一边，帮助着她的思想成长，使它有了造型能力，一直从那对蓝盈盈的眼睛中窥

探着一切，相反，利德盖特的自欺欺人，漫不经心，只是空中楼阁，它终必像海蜇皮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化为乌有。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中，对着那些小玻璃瓶，观察了一会浸渍过程的进展情况。他的兴趣没有受到干扰，他仍像平时一样，尽量准确地写下他的日常记录。他梦寐以求、难以割舍的理想，不是探索罗莎蒙德的内心，而是某种物质的结构——人体最根本的组织仍是他未知的美人。此外，他开始感到，他与其他医生之间处于半潜伏状态的仇视，正在继续增长，到了目前布尔斯特罗德的新医院管理方针即将公布的时候，这种仇恨难免也要摊牌了。不过他也看到了一些使他鼓舞的迹象，那就是他虽然不被皮科克的某些病人所接受，却在另一些地方获得了声誉。过了不多几天，他路过洛伊克附近，遇到了罗莎蒙德，便下了马陪她步行，还在一群牲口经过时保护了她。就在这时，有一个仆人骑马赶来，叫住了他，请他到一家有地位的人家去看病，而这家人家从来不是皮科克的主顾，这也是他深得人心的又一例证。那个仆人是詹姆士·彻泰姆爵士派来的，而那家人家便住在洛伊克庄园。

## 第二十八章

甲先生：每一天都可以成为吉日良辰，
　　　　给你带来恩爱和睦的生活。
乙先生：此言极是，日历上本无不祥的日子，
　　　　有了爱就能结成姻缘，哪怕死
　　　　也是甜蜜的，如果它像波浪滚滚而来，
　　　　他们仍会紧紧拥抱在一起，
　　　　看到的不是死，而是永不分离的生。

一月中旬，卡苏朋夫妇从蜜月旅行回到了洛伊克庄园。他们在门口下车时，天空正飘着小小的雪花，第二天早上，多萝西娅从更衣室走进我们知道的那间青绿色起居室，只见漫长的林荫道两旁，挺拔的菩提树耸立在白茫茫的土地上，天空阴霾沉寂，白花花的树枝伸展

在它的下面。远处的平原蜷缩在一片白色中,单调的阴云低低压在它的上面。连屋里的家具似乎也缩成一团,比她先前看到的显得凄凉了。挂毯上的鹿更像幽灵一般,伫立在阴森森的青绿色世界中。排列在书架上的一册册纯文艺作品,仿佛也只是徒具书籍外形的一具具僵尸。壁炉里,干燥的栎树枝在铁架上熊熊燃烧,只有它带来了生机和温暖,与周围的气氛不太协调,就像多萝西娅本人一样。她进屋时,手里拿着几只红皮小匣子,里边装的便是送给西莉亚的浮雕宝石。

她早上刚梳洗过,显得容光焕发,这是健康的青春才有的光辉。她那盘成圆圈的发辫,那淡褐色的眼睛,都像宝石一般在熠熠生光;她的嘴唇散发出殷红温暖的活力,她的喉咙洁白而富有朝气,露出在皮毛的另一种白色上面,而纯白的皮毛围绕着她的脖子,然后沿着青灰色长衣向下伸展,与她本人相似,给人以一种柔和的感觉,只是在她身上,这种柔和与纯洁糅合在一起,因而格外可爱,它与外面那种凝固的、洁白的冰雪世界不同。她把浮雕宝石匣放在弓形窗口的桌上时,立即给窗外那个银装素裹的天地吸引住了,不觉把手按在匣上,对着那一片沉寂的白色出神。

卡苏朋先生一早起身,就喊心跳得厉害,此刻正在图书室里接见他的副牧师塔克先生。西莉亚随时可以到达,因为她是女傧相,又是新娘的妹妹。接着而来的几个星期,便将忙于新婚期间的交际应酬,在生活的这个转折阶段尚未过去以前,一切自然仍得符合婚姻的幸福观念,显得喜气洋洋,但它带给人的是一种繁忙而空虚的感觉,似乎这场美梦,连做梦的人也开始怀疑了。她对婚后生活的义务,以前曾设想得那么伟大,如今好像跟那些家具,那一片白茫茫的自然景色一起,蜷缩成了小小的一团。她曾经指望在亲密无间中,共同攀登的明朗的高峰,如今甚至在她的想象中也难以看到了。把一位博学的长者作为心灵寄托的美好愿望开始动摇,变成了不安的挣扎,眼前出现的只是一些怵目惊心的不祥预兆。那种能积极发挥妻子的作用的日子,那种既能协助丈夫,又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意义的日子,什么时候才得实现呢?也许永远不会实现,不会像她原来想象的那样了,但它还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到来。在经过庄严宣誓之后建立的这种共同

生活中，义务将以新的形态出现，给人带来新的启示，也赋予妻子的爱以不同的含义。

现在，她的面前是一片雪地和阴沉低垂的苍穹，那窒息沉闷的贵妇人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有人替她做，一切都不用她动手，在那里，与丰富多彩的生活的联系，只能当作一种痛苦的憧憬，保存在内心，它不是来自外界的真实感受，也没有什么需要她花费力气。“我应该做什么呢？”“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亲爱的。”——这就是自从她不必在早上攻读功课，不必在讨厌的钢琴上练习愚蠢的旋律以来，她那段短暂的生活历程。结婚本来应该是走向有益的、必要的活动的阶梯，然而它并没有使她从名门淑女无所事事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她有过多的闲暇，可是她的温情却没有用武之地，她甚至失去了沉思的欢乐。她那充满活力、跃跃欲试的青春，遭到了精神上的禁锢，这与那阴冷、单调、狭隘的冬日景色，那蜷缩的家具，那从不打开的书，那仿佛见不得阳光的、苍白空虚的世界中那头幽灵似的鹿，是完全一致的。

多萝西娅眺望窗外的时候，起先并没感到什么，只是心头有些厌烦消沉。但后来出现了痛苦的回忆，她转身离开了窗口，在屋里来回走动。将近三个月以前，她第一次见到这间屋子时，活跃在她心头的那些思想和希望，这时再度出现在她的面前，但它们只剩下了回忆，而她像我们评判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往事一样评判着它们。她觉得，一切事物的脉搏似乎都不如她的强烈，她的宗教信念也只是孤独的呼声，一种摆脱噩梦的挣扎，可是在这过程中，她的目标一个个枯谢了，萎缩了，消失了。这间屋子里可以记得的一切，都失去了它们的魅力，像没有点灯的透明画那么死气沉沉。后来她那恍惚不定的目光，又接触到了那几幅小画像，她终于在这里看到了蕴藏着新的气息和新的意义的事物，那便是卡苏朋先生的姨母朱丽亚，那个在婚姻上遭逢过不幸的女子，威尔·拉迪斯拉夫的祖母的画像。在多萝西娅的想象中，它变得有了生命——那张秀丽的少女的脸上，还流露出坚持己见的神情，那种难以理解的独特气质。那么，只是她的亲友们认为她的婚姻不幸，还是她自己也终于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因而在夜深人静、凄凉寂寞的时刻，尝尽了眼泪的苦味呢？从第一次看到这幅画像

以来,多萝西娅仿佛走过了一段多么漫长的道路啊！她对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友谊,似乎它准备听她的诉说,知道她在看它一般。这个女人,她也在婚姻上经历过灾难。不仅如此,现在那红晕似乎变深了,嘴唇和下巴似乎变大了,头发和眼睛似乎在发出闪光,那张刚毅的脸向她微笑着,那凝视的目光正对着她,似乎要告诉她,她那眼睑的极其细微的活动,使她变得那么有趣,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各种猜测。这鲜明生动的幻觉,像欢乐的光芒一样,照亮了多萝西娅,她觉得自己笑了,旋转身子,坐了下去,仰起了头,仿佛面前有个人在跟她谈话。但是在她沉思的时刻,笑容又消失了,最后她大声说道:

“啊,这么讲太残酷了！多么伤心……多么可怕哟!”

她倏地站了起来,走出房间,沿着走廊匆匆跑去。她再也忍耐不住,她得去找她的丈夫,她要问他,她究竟能为他做些什么。也许塔克先生已经走了,卡苏朋先生一个人在图书室里。她仿佛觉得,只要她看到,她一去,她的丈夫感到愉快,那么她一个早晨的悲哀便可化为乌有。

但是她刚走到黑油油的栎木楼梯口,就看见西莉亚上楼来了,楼下站着布鲁克先生,正在跟卡苏朋先生互相寒暄问好。

“多多!”西莉亚用她那种平静的、慢条斯理的声调说,然后跟她的姊姊亲吻,没有再讲什么,姊姊用双手搂住了她。我想,她们大概都偷偷哭了几声,多萝西娅这才跑下楼梯,迎接她的伯父。

“我不必问你好不好了,亲爱的,”布鲁克先生吻过她的额角以后说。“我看得出,罗马使你很愉快,幸福的旅游生活,壁画,名胜古迹……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哦,看到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现在你对艺术一定大开眼界了吧？但是卡苏朋气色不太好,我刚对他说来着,你知道,有一点苍白。休假期间还刻苦钻研,实在太用功了。有一个时候我也那样,”布鲁克先生仍握着多萝西娅的手,但转过脸去对卡苏朋先生说道,“拼命研究地形学,古迹,寺庙等等,我认为我找到了一条线索,可我发现,它会使我陷了进去拔不出来,结果还是一事无成。你知道,那种事你走多远也走不到底,最后仍毫无收获。”

多萝西娅转过眼睛去,端详丈夫的脸,心里有些担忧。她想,那些阔别之后重又会面的人,可能在他脸上看到了她没有察觉的变化。

“不必害怕，亲爱的，”布鲁克先生说，发现了她的表情。“多吃一点英国的牛羊肉，马上可以恢复正常。为阿奎那的画像作模特儿，苍白一点倒是完全合适的——你知道，我已收到你们的信啦。不过，说真的，阿奎那的著作过于晦涩，是不是？现在还有谁读他的书？”

“确实，他那些书不是为肤浅的人写的，”卡苏朋先生回答，对这些不合时宜的问题表现了庄严的容忍精神。

“伯父，你喜欢在自己屋里用咖啡吧？”多萝西娅说，挽回了这个僵局。

“是的。你应该去找西莉亚，你知道，她有重要消息告诉你呢。我把一切都让她自己讲。”

那间青绿色起居室由于西莉亚坐在那里，显得明朗多了，她跟她姊姊一样穿着皮外衣，正在端详浮雕宝石，脸色平静，似乎很满意。这时，谈话转到了别的题目上。

“你觉得，上罗马度蜜月旅行很有意思吗？”西莉亚问，露出了娇嫩的红晕，多萝西娅早已习惯，知道有时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引起她这种反应。

“这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合适的，比如对你就不合适，亲爱的，”多萝西娅平静地说。她上罗马度蜜月旅行的感受，恐怕谁也不会知道。

“卡德瓦拉德太太说，人们结婚以后，跑那么老远去旅行，实在不值得。她说，他们彼此一定会厌烦得要死，又不能像在家里一样舒舒服服吵架。彻泰姆夫人说，她当年是上巴思的。”西莉亚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仿佛那些红晕

> 随着心中起伏的思潮在来来去去，
> 担当传递信息、往返奔波的使节。

看来，西莉亚的红晕与平时不太一样。

“西莉亚！发生了什么事？”多萝西娅问，声音中充满着姊妹的深情。“你真的有什么重要消息告诉我吗？”

“那是因为你出门了，多多。除了我，詹姆士爵士找不到谈天的人，”西莉亚说，眼眸中出现了一种调皮的神气。

“我明白了。那正是我一向希望和相信的，”多萝西娅说，用双手

捧住妹妹的脸，有些忧虑地望着她。西莉亚的婚事在她眼中，似乎变得比平常严重了一些。

“这只是三天以前决定的，”西莉亚说。“彻泰姆夫人待我十分和气。”

“你很愉快吗？”

“是的。我们目前还不会结婚，因为许多事还没准备好。我也不希望匆匆忙忙结婚，我想，目前定了亲就成了。至于结婚，那留到以后什么时候都行。”

“我相信，这亲事对你非常合适，咪咪。詹姆士爵士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多萝西娅热情地说。

“他仍在为那些农舍奔忙，多多。等他来了，他会讲给你听的。你见到他会高兴吗？”

“当然会。你怎么能这么问我？”

“我只是怕你也变得太有学问了，”西莉亚说，似乎认为卡苏朋先生的学问是一种潮湿的气体，到了一定的时候，也会渗入他左右的人身中。

## 第二十九章

> 我发现，别人的才能无法使我喜欢。我自己的独到之见不幸又无人赏识，我得到安慰的源泉也就干涸了。
>
> ——高尔德斯密斯①

多萝西娅回到洛伊克后，过了几个星期，一天早晨……但是为什么老是讲多萝西娅呢？难道在这件婚姻中，只有她的观点值得一谈吗？我反对把我们的全部兴趣，我们为理解现实而作的全部努力，集中在那些即使难免烦恼，仍显得容光焕发的年轻人身上，因为这些人也是会衰老的，他们也会尝到年老的、绝望的痛苦，而我们却在促使

① 见高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第二十章。

人们忽视这一切。尽管西莉亚讨厌那双眨巴的眼睛,那两颗白色的痣,尽管詹姆士爵士精神上受不了那种萎缩的肌肉,但卡苏朋先生也有他紧张的思想活动,内心的饥渴,正如我们大家一样。在结婚上,他没有任何越轨行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社会所准许的,他们是正式的花烛夫妻。那时他觉得,他的婚姻大事不宜再拖了,他考虑,一个有地位的男子要娶妻子,就该慎重选择,务必物色一位年轻美貌的小姐——越年轻越好,因为比较容易教育,也比较听话——不仅得门当户对,而且要有坚定的宗教原则,贞洁贤惠,聪明伶俐。对这样一位小姐,他可以在结婚时授予她丰厚的财产,为她的幸福作出最好的安排,而作为这一切的报答,他可以得到家庭的温暖,并在身后留下自己的子嗣,这对于男子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成为十六世纪十四行诗作者的题材。当然,从那时以来,时代变了,十四行诗作者不再需要卡苏朋先生的爱情故事。再说,他需要留下的,主要是自己的神话大全,它还没有完成,但结婚同样也是必须完成的一件人生大事,他知道,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世界在他眼中正在逐渐暗淡,他感到孤独,因此再也不能迟疑不决,必须当机立断,尽快取得夫妇生活的乐趣,免得错过时机,后悔莫及。

他见到多萝西娅以后,相信他找到的已超过了他的要求。她确实既可以作他的配偶,又可以做他的助手,使他省却雇佣秘书的麻烦,当然,他还没有雇过秘书,他不信任这些人(卡苏朋先生敏感的神经使他觉得,他必须表现坚强的意志)。上天是仁慈的,给他提供了一位他所需要的妻子。这个谦逊的少女有着女性的纯洁和温存,虚心而又聪明,这样一个妻子必然会把丈夫的意志放在第一位。至于上天在把布鲁克小姐介绍给卡苏朋先生时,是不是对她也同样关怀,这一点他可以不必考虑。社会也从未提出过这种荒谬要求,要一个男子不仅想到一个少女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使他幸福,也想到他自己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能使这个可爱的少女也得到幸福。仿佛一个男子不仅有权选择妻子,也有权为他的妻子选择丈夫似的!或者仿佛他的责任只是要通过他本人,让他的子女取得一位可爱的母亲!因此当多萝西娅热情洋溢地接受他的求婚时,他认为这是完全自然的,他相信,他的幸福生活即将从此开始。

在他以前的生活中，他没有品尝过多少幸福的滋味。要体验高度的欢乐，必须具备坚强的体魄，否则就得有热烈的心灵。卡苏朋先生从来没有强壮的体格，他的心灵虽然敏感，却缺乏热情，它没有足够的活力，不能使自我意识迸发出热烈的恋情，它诞生在一片沼泽中，只得在那里徘徊挣扎，向往着飞翔，可是从来长不出翅膀。他的体验带有可怜的性质，可是他又不愿让人说他可怜，他最怕的是给人知道他可怜：这正是那种外强中干、气量狭隘的敏感心理，它没有充沛的精力，不能把多余的热量转化成同情，它关心的只是自己，或者充其量只是为个人的得失担忧，以致一有风吹草动，便像游丝一般颤栗不已。卡苏朋先生的顾虑是很多的；他能够严格地克制自己，他也决心做一个符合标准的正人君子，他要求自己从公认的准则看来，都无懈可击。在行动上，他也确实达到了这些目的。但是要使他的《世界神话索隐大全》同样无懈可击，却并非易事，它的困难像铅一样压在他的心头。至于那些小册子——他称它们为“副产品”——他是用它们来测验读者的反应的，它们构成了他研究过程中小小的里程碑，然而它们的重要意义远远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他怀疑，这些书副主教根本没有看，布兰斯诺斯① 的权威们对它们究竟怎么想，他也感到忧虑和怀疑；他还痛苦地相信，他的老朋友卡普就是那篇批评文章的作者，这篇文章，卡苏朋先生一直锁在书桌的小抽屉内，它的每一句话也保存在他的记忆的黑房子里。他必须经常与这些沉重的印象搏斗，它们带来的苦闷是希望过高的结果——他对自己的著书立说那么重视，一旦失去信心，恐怕连他的宗教信仰也会动摇，而那本尚未写成的《世界神话索隐大全》是他的唯一安慰，看来，基督徒永生的希望也得靠那本书的永生才得实现。从我来说，我对他十分同情。不论如何，这不是一种轻松的命运，因为具备了我们所说的高深教养，却无法从中得到享乐，望见了广阔无垠的前景，却不能超脱琐碎的烦恼和战栗，始终觉得光荣可望而不可即，始终不能体味到自豪的欢乐，从而使思想变得活跃，感情变得奔放，行动变得朝气蓬勃，只能夜以继日地埋头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管窥蠡测，既野心勃勃，又胆

① 牛津大学的布兰斯诺斯学院，当时的神学研究中心之一。

小如鼠，顾虑重重，目光如豆。我想，哪怕当上教长，甚至主教，卡苏朋先生的沉重心境也不会有多大改善。难怪有个古希腊人说，在大面具和喇叭筒后面①，我们那可怜的小眼睛必然仍像平时一样窥视着，我们那胆怯的嘴唇也多少仍处在不安的戒备状态。

这种心理状态是二十多年来形成的，这种情绪也已扎根在心灵深处，现在卡苏朋先生却要靠与一位可爱的少女的结合，在这片瘠土上播种幸福。但是甚至在婚前，我们看到，他已发现，一种新的忧郁渗入了他的意识，因为他明白，那新的福音对他说来并不是福音。他的心还向往着旧的、容易适应的习惯。他在家庭生活中越是深入一步，那种履行本分、遵守礼节的意识，也越是凌驾于其他一切满足感之上。婚姻像宗教和学问一样，不，像著作活动本身一样，是注定要变成一种外在要求的，而爱德华·卡苏朋必须模范地履行这一切要求。但他并不甘愿，哪怕按照他婚前的打算，他应该让多萝西娅参与他的研究活动一事，他也一再考虑，拖延不决，要不是她再三敦促，恐怕永无实现之日。但她毕竟成功了，她使他明白，让她及早走进图书室，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她应该在那里取得一席位置，不论从事朗读或抄写都可以。这件事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因为卡苏朋先生刚好想到了一个主意，要写一篇新的"副产品"，这是论述埃及秘传教义一些新发现的小文章，根据这些发现可以纠正沃伯顿② 的某些见解。这里涉及的材料也很多，但还不至于漫无边际，文字也不太艰深，要便于布兰斯诺斯的人，以及不太博学的后代人的阅读。这类小里程碑式的文章，总是使卡苏朋先生感到不安，因为大量的引文，或者对立的论证词句在他头脑里发出的互相抵触的音响，都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何况一开头，总得有几句拉丁文的献词，写什么，他心中还一点没有数，只能说，这决不是献给卡普的，因为有一件事，卡苏朋先生至今仍心有余悸，那就是有一次，他写了一句献给卡普的话，竟把动

---

① 古希腊的戏剧因系在广场上演出，演员均戴面具，面具上的口是张开的，内设喇叭形装置，使声音能传得较远。

② 威廉·沃伯顿(1698—1779)，英国高级教士及神学家。

物界的这位成员列为 viros nulloaevo perituros[①],这个错误自然贻人口实,哪怕到了下一代,还难免传为笑柄,至于目前,甚至会使派克和坦奇之流也自鸣得意,暗暗发笑。

这样,当前正是卡苏朋先生最忙碌的时期之一。我开头没有讲完,这天早晨多萝西娅要上图书室跟他一起工作,而他是在那儿单独用早餐的。这时西莉亚已是第二次访问洛伊克,但也可能这是她婚前的最后一次。现在她坐在客厅里等候詹姆士爵士的到来。

多萝西娅已经懂得观察丈夫的脸色,她发现,在这屋里,早上的雾似乎比刚才更浓了。她没有做声,向自己的桌子走去,这时,他开口了,声音显得那么冷漠,仿佛他是在履行一项不愉快的责任:

“多萝西娅,这儿有你的一封信,那是附在给我的信中的。”

信一共两张纸,她立刻看了看署名。

“拉迪斯拉夫先生!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呢?”她喊道,是一种高兴而惊讶的口气。接着,她望着卡苏朋先生,又道:“但我想象得到,他写信给你谈些什么来着。”

“如果你想看,信在这儿,”卡苏朋先生说,用笔指了指信,绷紧了脸,没有瞧她。“不过我得声明在先,信上所提前来做客的事,我不得不予以拒绝。我相信,我希望获得一段完全平静的时期,摆脱这以前我不得不忍受的各种干扰,这要求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尤其是有些客人,他们生活散漫,又好活动,他们的到来使我感到疲劳。”

多萝西娅和丈夫自从在罗马发生小小的争执以后,还没有再冲突过,那次争执在她心灵上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致她宁可克制自己的感情,不让它爆发。但现在,她的丈夫似乎认为,他所不欢迎的拜访正是她所盼望的,这种恶意的推测,以及他为了防止她发出任性的抱怨而作的毫无来由的辩白,都像针一样深深刺痛了她,使她不能沉默,置之不理。以前她想过,她可以对约翰·弥尔顿百般忍耐,但是她从没想到,他会这么对待她。一时间她只觉得,卡苏朋先生处事愚昧荒谬,极不公正。怜悯这个“新生儿”本来一直在抑制着她内心的风

---

① 拉丁文:旷世奇才。“卡普”原意为鲤鱼,“派克”和“坦奇”也是两种鱼,这里用作人名,暗示他们只是庸才,卡苏朋却把他们当作奇才,这自然要贻笑大方了。

暴，这一次却没有使她“跨越这堆怒火”。她一开口，那声调就使他吃了一惊，不由得抬起头来看她，他遇到的是一对炯炯发光的眼睛。

“你为什么要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好像我希望做你所不乐意做的事？你对我讲话的口气，似乎你是在应付一个反对你的人。如果我不顾你的好恶，只顾自己，那至少应该等我有所表示以后，你再说也不迟。”

“多萝西娅，你性子太急了，”卡苏朋先生回答，心情有些激动。

毫无疑问，这个女人还太年轻，缺乏作一位贤惠的妻子的条件；要不，就是她太浅薄，太平凡，对一切都自以为是。

“我认为，这是你先急躁，是你对我的情绪作了错误的估计，”多萝西娅说，仍是那样声色俱厉。她的火气还没有消失，她认为，她的丈夫不向她道歉，那是他不讲道理。

“多萝西娅，请你别说了，我不想再谈这件事。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作这种争论。”

说完，卡苏朋先生把笔蘸了蘸墨水，仿佛又要动手书写，然而他的手哆嗦得厉害，写的字简直认不清楚。有些答复想遣走愤怒，结果并没有把它遣送出境；明明感到真理在自己一边，却企图淡然处之，回避争论，这在夫妇之间甚至比在哲学辩论中更不容易做到。

拉迪斯拉夫的两封信，多萝西娅连看也没看，她走回自己的座位，让它们留在丈夫的书桌上。她心头的轻蔑和愤慨，使她不愿读这些信，正如我们遭到怀疑，被认为卑鄙贪婪的时候，我们会把引起这种怀疑的东西当作废物一般扔开。其实，她丈夫讨厌这些信的微妙原由，她丝毫也不理解，她只知道，它们使他侮辱了她。她立即开始工作了，她的手一点也不抖，相反，在书写前一天他交代她抄录的那些引文时，她觉得自己的字迹很漂亮，她仿佛看到了她正在抄写的拉丁文的结构，因而对它们的理解也比平时明确了。她的愤怒中包含一种优越感，但现在它已随着遒劲的笔触逐渐消失，并未在内心凝结成清晰的语言，宣称那个一度显得和蔼可爱的“亲切的天使长”，其实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浊物。

这种心安理得的状况，延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多萝西娅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的桌子，但这时她突然听得啪的一声，一本书掉到了地

上，她赶紧扭转头去，发现卡苏朋先生扑在书架的小梯子上，似乎浑身非常难受。她一跃而起，马上跑到他的面前，显然，他的呼吸十分急促。她跳上一张凳子，使自己靠近他的胳膊弯，用发自整个内心的温柔而惊恐的声音说道：

"亲爱的，你能靠在我的身上吗？"

他没有反应，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只是喘气，这样过了两三分钟，但这两三分钟在她看来却那么漫长。最后，他挪下了三级，向后一仰，倒在多萝西娅拉到梯子脚下来的一张大椅子上。他不再喘气，但还是没有一点力气，似乎即将昏迷。多萝西娅使劲按铃，接着卡苏朋先生给扶到了睡椅上。他没有昏厥，逐渐苏醒了。这时詹姆士爵士来了，他一进门厅已得到消息，知道卡苏朋先生"在图书室里昏倒了"。

他思想中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天呐，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如果他的先见之明能够表达得更具体一些，他也许会说，"昏迷"正是这种意外事故的必然表现。他问报告消息的男管家，有没有请医生。男管家以前从未听到他的主人要请医生，但现在恐怕应该请一位医生了吧？

詹姆士爵士走进图书室时，卡苏朋先生已能够表示一点日常的礼貌了，但多萝西娅惊魂未定，一直跪在他旁边啼泣，现在站起身来，也提出应该派人去请医生。

"我劝你请利德盖特，"詹姆士爵士说。"我母亲请他看过病，认为他精通医术。自从我父亲故世后，她一直埋怨医生没有用呢。"

多萝西娅向丈夫征求意见，他做了个手势，表示同意。这样，她才派人去请利德盖特先生，他来得异乎寻常的快，因为派去的是詹姆士·彻泰姆爵士的仆人，他认识利德盖特医生，发现他正牵着马，挽着文西小姐，在洛伊克大路上步行。

西莉亚在客厅里，对这场风波一无所知，后来还是詹姆士爵士告诉她的。他听多萝西娅谈了经过以后，不再认为那是昏厥，但依然认为带有"那种性质"。

"可怜的多多，这太可怕了！"西莉亚说，尽管她自己非常幸福，还是不免感到忧虑重重。詹姆士爵士捧住了她的两只小手，它们握得

紧紧的，像小小的蓓蕾包在两片大萼片中。“卡苏朋先生要是病了，那太糟了。不过我从来不喜欢他。我觉得他没有真心真意爱多萝西娅，可是他应该真心真意爱她才对，因为我相信，除了她，没有人肯嫁给他，你说是吗？”

“我始终认为，你姊姊这么牺牲自己是毫没来由的，”詹姆士爵士说。

“对。但是可怜的多多做的事总是跟别人不一样，我想她永远不会跟别人一样。”

“她是一个高尚的女子，”忠心耿耿的詹姆士爵士说。他刚才还对她的为人获得了新的印象，亲眼看到，多萝西娅怎样把温柔的胳臂伸到丈夫的脖颈下，带着说不出的忧郁凝视着他。他当然不知道，这忧郁中包含着多少悔罪的心情。

“是的，”西莉亚说，觉得詹姆士爵士能这么讲，的确难能可贵，可是他跟多多在一起永远不会愉快。“我可以去看她吗？你觉得，她见了我会不会好一些？”

“我想，趁利德盖特没来以前，你正应该去看看她，”詹姆士爵士宽宏大量地说。“只是不要呆得太久。”

西莉亚走后，他在那儿踱来踱去，回想到多萝西娅订婚之初，他原来的反应，他不免对布鲁克先生的隔岸观火又萌发了厌恶的情绪。要是卡德瓦拉德……要是每一个人都像他詹姆士爵士那样对待这件事，那么她的结婚也许就可以避免。让一个女孩子盲目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走上这条道路，却袖手旁观，不设法挽救她，这实在太岂有此理了。詹姆士爵士的不满早已不是为了自己，他与西莉亚的订婚，已医好了他心灵的创伤。但是他有骑士的正义感(不计私利地保卫妇女的利益，不是古老的骑士制度的理想光辉吗?)，他的爱情遭到拒绝，并没有使他因此怀恨在心，它的死亡留下了甜蜜的香味，那飘忽不定的回忆，它像对神的祭献一样依附在多萝西娅身上。他依然是她的弟兄和朋友，怀着宽容和信任在看待她的行为。

# 第三十章

不合时宜的休息只能使人疲劳。

——帕斯卡尔①

卡苏朋先生发病后，没有再出现第一次那么严重的症状，过了几天，他便开始复原了。但利德盖特似乎认为，这病仍需要特别注意。他不仅使用了听诊器（在当时的医疗方法中，它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而且静静地坐在病人身边，仔细观察。对卡苏朋先生提出的问题，他回答说，病的根源是知识分子一般都有的缺陷——过度紧张而单调的脑力活动，医治的方法是在工作上要适可而止，注意休息和各种消遣。有一次布鲁克先生正好坐在旁边，便建议卡苏朋先生不妨向卡德瓦拉德学习，钓钓鱼，在家中布置一间车工房，做做玩具，修修桌椅腿儿。

"总之，你是要我看到，我的第二次童年已经到来，"可怜的卡苏朋先生说，不免有些伤感。接着又望着利德盖特，说道："这类消遣对我说来，无异跟犯人在教养所里撕麻絮② 一样枯燥。"

"我承认，"利德盖特笑道，"娱乐不是完美无缺的处方。这有点像告诉人们，要珍惜自己的精力。也许我不如说，哪怕你有些厌烦，也只得停止工作，这是不得已的。"

"一点不错，"布鲁克先生道。"晚上可以跟多萝西娅下下棋。还有羽毛球——我觉得，白天打打羽毛球，那是最好的游戏。我记得，这一向是时髦的玩意儿。当然，你的视力可能受不了，卡苏朋。但是要知道，你必须活动活动。对啦，你还可以研究些轻松的东西，比如，贝壳学，我一向认为，这应该是一门轻松的学问。或者让多萝西娅给你念点轻松的书，比如，斯摩莱特③ 的《蓝登传》，《亨佛利·克林克》，

---

① 关于帕斯卡尔，见本书四页注①。这句话引自他的《思想录》。

② 把破烂的麻绳撕成麻屑，另作他用，这是英国教养院中犯人的主要劳动方式。

③ 托拜厄斯·乔治·斯摩莱特（1721—1771），英国启蒙主义小说家，这里提到的两部小说都是他的主要作品。

这些书有些粗俗，但是你知道，现在她结婚以后，什么都可以读了。我记得，它们曾使我捧腹大笑，其中有一则插曲，写到一个左马驭者的裤子，相当滑稽。这么风趣的作品，如今见不到了。这些书我都读过，不过它们对你说来，大概还是新鲜的。”

“对，新鲜得像吃大蓟一样。”——按照卡苏朋先生的心情，他恨不得这么回答。但他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对妻子的伯父表示了应有的尊敬，说道，毫无疑问，他提到的那些书，“可以使心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

能干的地方法官到了门外，对利德盖特说道：“你瞧，卡苏朋有一点褊狭，你不让他研究他的学问，就像要了他的命，当然，我相信，这学问是相当深奥的，你知道，这是从研究的意义上说的。我可永远不会沉湎在这中间，我的爱好时常变换。不过一个教士难免受些束缚。要是他们提拔他当了主教，那才够戗呢！……他写过一本很好的小册子，拥护庇尔。那时他应该比现在活跃，不致老关在书斋里。他应该多一点人间的烟火气才好。我劝你不妨跟卡苏朋夫人谈谈。她是我的侄女，很聪明，什么都能理解。你告诉她，她的丈夫需要活动，需要娱乐，让她采取一些灵活的措施。”

其实，布鲁克先生不讲，利德盖特也已决定跟多萝西娅面谈一次。她当时正好不在，没有听到她伯父兴致勃勃地提出的高见，认为怎样才能使洛伊克的生活变得生动活泼，但她一般都在丈夫身边，每逢谈话涉及他的心脏或健康时，她的脸色和声音总会流露出由衷的关切和忧虑，这种情景像戏剧一样吸引着利德盖特。他对自己说，把真相告诉她，让她知道她丈夫未来的可能性，那是完全应该的，但他无疑也感到，跟她推心置腹地谈谈，看看她的反应，这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医生喜欢进行心理观察，有时为了从事这种研究，还不惜作出大胆的推测，结果被生和死所轻易推翻。利德盖特对这类没有根据的预言，常常抱讽刺态度，现在他也很警惕这点。

他求见卡苏朋夫人，但仆人告诉他，她已出外散步，他刚要走，多萝西娅和西莉亚回来了，两人的脸都红扑扑的，刚同三月的寒风作过搏斗。利德盖特提出要同多萝西娅单独谈谈，她打开了图书室的门，因为他们正好在它旁边。她这时什么也没有想，只觉得他大概要谈

卡苏朋先生的病情。她丈夫病后，她还是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仆人一直把百叶窗关着。但穿过窗户上部狭小的玻璃射入的光线，仍使室内相当明亮，可以看清一切。

“你不计较这种阴暗的光线吧?”多萝西娅站在屋子中央说。“由于你禁止读书，藏书室早已不用了。但也许卡苏朋先生不久又能到这里来了。他不是正在好转吗?”

“是的，是在好转，而且比我起初预计的快得多。说实话，他几乎快达到原来的健康状况了。”

“你不担心病会反复吗?”多萝西娅问，她那灵敏的耳朵已从利德盖特的声调中，听出了某种意思。

“这种病例是特别难以预料的，”利德盖特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卡苏朋先生必须十分注意，不要过分使用脑力。”

“我要求你把一切告诉我，”多萝西娅用恳求的口气说。“我想到可能有些情况我还不了解，心里便受不了，因为如果我知道了，我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这些话带有呼吁的意味，显然，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代表着时刻萦绕在她心头的一种体验。

“请坐下，”她又说，在身边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去，摘下帽子和手套，表现了在涉及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时，不拘形迹的天性。

“你刚才的话也是我的观点，”利德盖特说。“我认为，作为一个医生，他的职责就是尽可能防止这类憾事。但我要求你能理解，卡苏朋先生的病症正是属于结果很难逆料的那一类。不过也许在十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内，他的健康可以一直保持在目前的状况，不致有太大的恶化。”

多萝西娅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利德盖特的话一停，她就开口了，声音很轻:“你的意思是说，要是我们十分注意的话?”

“是的，要注意防止任何精神上的刺激，防止过度操劳。”

“如果必须停止工作，他一定会很苦闷，”多萝西娅说，敏锐地感到了那种不幸的前景。

“我理解这点。唯一的办法是尽一切可能，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减轻和调剂他的工作。只要情况顺利，我已说过，他的心脏眼前不致发生危险——这次的突然发作，我相信，原因正在于情绪过分激

动。不然的话，病情很可能有较快的发展，总之，这一类病有时难免会突然引起死亡。为了防止这种后果，一切都不应该忽视。”

沉默延续了几分钟，多萝西娅坐在那里，仿佛成了一具大理石雕像，然而她的内心充满着紧张的活动，也许它还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多的幻景和变化。

“请你帮助我吧，”她最后说，声音仍像刚才那么轻轻的。“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

“出国旅行一次，你认为怎么样？我想，你们最近到过罗马。”

她的回忆告诉她，这个办法毫不足取。这些回忆形成了一股新的激流，冲击着多萝西娅，把她从脸色苍白、木然不动的状态中惊醒了。

“哦，那没有用，那会造成更坏的后果，”她说，越发显得愁眉不展，像孩子一样，眼泪也不禁潸潸而下。“凡是不能使他感到快活的事，都是没有用的。”

“我真不应该引起你的这种痛苦，”利德盖特说，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但对她的婚姻仍觉得不能理解。像多萝西娅这样的妇女，跟他的传统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你告诉我是对的。我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真相。”

“我希望你理解，我不能向卡苏朋先生本人说明这一切。我想，除了他不能过分劳累，必须遵守一些规定以外，其他都不必同他讲。任何担忧对他说来，都是极不相宜的。”

利德盖特站了起来，多萝西娅也跟着机械地站起身来，解开了斗篷的扣子，把它扔在一旁，仿佛它使她憋得透不出气似的。他弯了弯腰，正要离开，她再也忍耐不住，突然发出了呜咽般的声音——要是这时只有她一个人，这会成为一种祈祷——说道：

“啊，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是吗？你了解有关生和死的一切。请你指点我吧。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他勤奋工作了一生，怀着一个目标。其他一切，他什么也不考虑。我也什么都不考虑……”

这不自觉的呼吁，在利德盖特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几年以后仍未消失。这是一颗心灵向另一颗心灵发出的求援的声音，它所感到的只是他们是处在同样的漩涡中，面对着同样苦难重重、忽明

忽暗的生活，奔向同一目标的人。但是现在他能说什么呢？他只是说了一句，他明天会再来看望卡苏朋先生。

他走以后，多萝西娅的眼泪便像潮水般涌了出来，这样，她那种闷得透不出气的感觉减轻了。她擦干眼泪，提醒自己，绝对不能让丈夫发现她的悲伤情绪。她向屋子周围看看，心想必须吩咐仆人，照平时一样把它收拾整齐，因为现在，卡苏朋先生随时可望走进屋里。他的书桌上还放着那些信件，从他发病的那天早上起，就没人再碰过它们，多萝西娅记得很清楚，其中有拉迪斯拉夫的两封信，写给她的那封还没有拆开。这些信引起的联想，由于那场猝然发作的病，变得更为痛苦，她总觉得，她的愤怒造成的惊惶，也促使了疾病的爆发，因此她想，反正有的是时间，不必马上看它们，也没想到要把它们从图书室中拿走。可现在她觉得，不能再让丈夫看到它们，不论他为它们烦恼的原因是什么，必须尽可能不让他再产生这种烦恼。她匆匆看了一遍那封写给他的信，以便决定是否必须马上回信，制止那引起不快的拜访。

威尔的信是从罗马发出的，信的开头是说，卡苏朋先生对他的恩惠太大了，以致任何感谢都变得不能相称。很清楚如果他忘恩负义，他一定是一个最可耻的小人，辜负了一位慷慨的朋友；但如果连篇累牍讲他怎样感谢他，那又无异表示“我多么正直”。不过现在威尔终于发现，他的缺点，卡苏朋先生一再指出过的那些缺点，若要得到纠正，他必须接受更艰苦的境遇，而他的亲戚的慷慨解囊，一直使这种境遇不能实现。他相信，如果可能，他最好的报答办法应该是让他受到的栽培发挥作用，同时今后不再接受任何津贴，使它们可以用在其他更有权取得这些钱的人身上。他正动身返回英国，他要像许多一无所有、唯一的本钱便是自己的头脑的年轻人一样，自谋出路。他的朋友已托他把《辩论》带回，这是在卡苏朋先生和他的夫人同意下，为他作的画，威尔将前来洛伊克，当面呈交该画。如有必要，可在两个月内写信给他，免得他在不适当的时刻到来，信可寄往巴黎邮局待领邮件处。他附上致卡苏朋夫人一信，信中继续与她探讨艺术问题，这是在罗马开始的。

打开给自己的信，多萝西娅看到，威尔用生动活泼的笔调，继续

对她那种狂热的同情心，那种不能对事物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欣赏它们的观点，提出了抗议，文字显得热情洋溢，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使她觉得，目前不是读它的时候。她亟待考虑的是如何处理另一封信，制止威尔前来洛伊克，这也许还来得及。最后，多萝西娅把信交给了伯父——那时他还在这里。她要求他通知威尔，卡苏朋先生病了，他的健康状况使他不宜接待任何客人。

没有人比布鲁克先生更喜欢写信，他的唯一困难是写得简短扼要，这一次他的思想便非用三大张纸，加上纸边的空白不成。但是对多萝西娅，他只是简单地答道：

"你放心，我会写的，亲爱的。这位小拉迪斯拉夫，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我敢说，他是大有希望的。你知道，这是一封很好的信，说明他懂得事理。好吧，我会把卡苏朋的事告诉他。"

但是布鲁克先生的笔尖是一个会思想的器官，跑得比他的头脑更快，它能产生词句，尤其是那种亲热的语言。它表示了遗憾，提出了补救的办法，这些话在布鲁克先生眼中，显得措词得当，恰到好处，以致他十分满意，决定加上一个结尾，这是他刚才从未想到的。原来他的笔觉得，小拉迪斯拉夫不能在这个时候到这一带来，实在太可惜了，布鲁克先生很希望跟他建立进一步的友谊，一起探讨他荒疏已久的意大利绘画；它还对这个年轻人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他是怀着丰富的思想走进生活的。这样，到了第二张信纸结束时，它就敦促布鲁克先生，既然洛伊克不便接待小拉迪斯拉夫，何不把他请到蒂普顿田庄来。为什么不呢？他们在一起有不少事可做，这个时期政治上风云变幻，正在发生重大的进展，要办的事多得很。总之，布鲁克先生的笔洋洋洒洒，写出了一篇小小的演说，长短与他最近为那份编辑不善的《米德尔马契先驱报》写的文章差不多。最后，布鲁克先生把信封好，心里扬扬得意，眼前升起了一幅模糊的远景：他与一个善于把思想化成语言的年轻人站在一起，买下了《先驱报》，给新的竞选扫清道路，收集了各种材料……这一切，谁知道结果会怎样呢？由于西莉亚即将结婚，要是有一个年轻人与他做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是非常惬意的事。

但是他走时，没有把信的内容告诉多萝西娅，因为她正忙于照料

丈夫，而且事实上，这些事对她也毫无意义。

## 第三十一章

你打不动一口大钟，怎么知道它的音高？
不妨用一支笛子，在精制的金属下吹奏，
然后仔细谛听，你会听到准确的音调，
那银铃般的声音缓缓向你耳边荡漾，
大钟跟着开始震颤，于是沉重的金属
发出回声，与无数音波汇集，
交织成轻轻的、柔和的共鸣。

当天晚上，利德盖特向文西小姐谈起卡苏朋夫人，着重提到了她对那位比她年长三十岁的丈夫，那个勤奋好学、刻板拘谨的男人的深厚感情。

“当然，她应该忠于她的丈夫，”罗莎蒙德说，这话必然包含的一层意思，是符合这位科学家的观念的，因为他认为忠诚是妇女可能有的最美好的品质；但她同时也在想，做洛伊克庄园的主妇，尽管丈夫已不久于人世，终究不是太大的不幸。“你觉得她很漂亮吗？”

“她确实很漂亮，但我没有想过这点，”利德盖特说。

“因为这不属于你的业务范围，对吗？”罗莎蒙德笑道，露出了两个酒靥。“现在你的主顾多得多了！我想，开始是彻泰姆家请你看病，如今又增加了卡苏朋家。”

“是的，”利德盖特说，带着勉强同意的口吻。“但是说真的，我并不喜欢侍候这些老爷，我宁可给穷人看病。这些病人太枯燥乏味，总是大惊小怪，弄得你无可奈何，还只得恭恭敬敬听他们讲无聊的蠢话。”

“这在米德尔马契也一样，”罗莎蒙德说。“至少你已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到处鸟语花香，一片兴旺景象。”

“那是真的，我的高贵美丽的小姐，”利德盖特说，一边向桌子俯下头去，把露在她的网格拎包外的一方精致手帕，用无名指挑起一

些，仿佛在闻它的香味，一边含笑望着她。

利德盖特在米德尔马契这朵鲜花身边，度过了不少无忧无虑、情意绵绵的假日，但假日总不能无限期延长下去。这里也像别处一样，不是世外桃源，两人经常在一起调笑戏谑，免不了要“与毫不相干的事物引起各种纠葛、冲突、抵触、干扰和矛盾”。文西小姐的一举一动本来引人瞩目，现在也许由于文西太太不在家中——她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决定随同弗莱德前往斯通大院暂住了，因为她既要向老费瑟斯通表示亲善，又要监视玛丽·高思，除了跟在儿子身边，别无他法，何况随着弗莱德的逐渐康复，玛丽更不配当她的儿媳妇了——这位小姐不论在崇拜她还是批评她的人中间，越发成了大家关注的目标。

例如布尔斯特罗德姑妈，自从罗莎蒙德剩下一人以后，她上洛伊克门大街串门的次数便比以前多了一些。她对兄长怀有真正的骨肉之情，尽管她始终认为他本可以攀一门更好的亲事，她对侄儿侄女还是关心备至的。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和普利姆但尔太太是久经考验的老姊妹，对丝绸、内衣的式样、瓷器和教士，都具有几乎相同的观点；有了小病小痛，或者家务问题，也要聚在一起互诉衷肠。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在某些方面占有领先地位，即她更加端庄贤惠，更加注重品德，而且在城外还有一幢房子，因此在谈话中，她的意见常常会占上风，成为她们共同的观点。总之，这是两个心肠不坏的女人，对自己的行为往往并不了解它们的动机。

一天早上，布尔斯特罗德太太去拜访普利姆但尔太太，偶然提了一句，说她不能坐得太久，因为她还得去看望可怜的罗莎蒙德。

“你为什么说‘可怜的罗莎蒙德’？”普利姆但尔太太问，这是一个眼睛圆鼓鼓的、机灵的矮小女人，像一只驯服的猎鹰。

“她这么漂亮，又从小娇生惯养给宠坏了。你知道，那个母亲生来轻浮浅薄，我不得不替孩子们多操一些心。”

“得啦，赫莉欧，”普利姆但尔太太说，显得郑重其事，“说句不怕见怪的话，大家会以为你和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对发生的一切很满意呢，因为都是你们在给利德盖特先生撑腰呀。”

“塞利娜，你这是什么意思？”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真的有些吃惊。

"不过替内德着想,我还感到高兴呢,"普利姆但尔太太说。"当然,要供养这么一个妻子,他比别人更有条件,不过我宁可他另外物色一个。做母亲的总得为子女操心,要不,有些年轻人难免走上邪路。还有,请你别多心,我得说,我不喜欢外地人住到我们这城市来。"

"这可不能一概而论,"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现在轮到她郑重其事了。"有一个时候,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在这儿也是外地人。亚伯拉罕和摩西在当地都曾经是外地人,而且上帝要我们善待外邦人呢。"停了一会,她又补充道:"对那些无可指摘的人,更理应如此。"

"我不是从宗教意义上谈的,赫莉欧,我是作为一个母亲这么说的。"

"塞利娜,我相信你从没听我说过,我反对我的侄女嫁给你的儿子。"

"哦,我知道这跟你完全无关,那是因为文西小姐太自高自大,"普利姆但尔太太说,以前她还没有跟"她的赫莉欧"开诚布公谈过这事。"米德尔马契的年轻人,没有一个在她眼里;我听得她的母亲也这么讲呢。我想,那不符合基督的精神。现在可好啦,据我听到的一切,她找到了一个跟她一样傲慢的人。"

"你是说,罗莎蒙德和利德盖特先生之间发生了什么吗?"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发现自己还给蒙在鼓里,有些生气。

"赫莉欧,难道你还不知道?"

"哦,我不大出外串门,而且我不喜欢听那些闲言碎语,我确实没有听到什么。你认识的许多人,我都不认识。你的生活圈子跟我们的不一样。"

"得啦,你的亲侄女,还有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手下的大红人——也是你赏识的大红人,赫莉欧,这总该是你们来往的人吧?有一个时候我还觉得,你打算等凯特大一些,把她许配给这位先生呢。"

"我不相信这件事眼前已经定局,"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否则,我的哥哥一定会告诉我的。"

"当然,人与人不一样,但我知道,谁见到文西小姐和利德盖特先生在一起那副样子,都会以为他们已经订婚呢。不过这不关我的事。

你看,这手套的式样好不好?”

这以后,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怀着新的烦恼,坐上马车去看她的侄女了。她自己穿得很时髦,但一看见罗莎蒙德穿着散步的装束刚回到家中,便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她的衣着太华丽,几乎与她不相上下。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是她哥哥的女性袖珍版,完全没有她丈夫那种死气沉沉的苍白色调。她生就一对美丽明亮的眼睛,心直口快,从来不会转弯抹角。

“亲爱的,我看你很孤独,”她在她们一起走进客厅时说,一边严肃地环视着四周。罗莎蒙德发觉,她的姑妈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她们坐得很近。不过,罗莎蒙德那顶帽子里边镶的网眼纱褶裥边饰漂亮极了,一定得给凯特也做一顶这种式样的帽子;布尔斯特罗德太太一边讲话,一边骨碌碌转动着俊俏的眼睛,不住地打量那一圈宽阔的边饰。

“我刚才听到了一些关于你的话,这使我非常吃惊,罗莎蒙德。”

“姑妈,都讲些什么呀?”罗莎蒙德的眼睛也在姑妈的绣花大领圈上来回巡视。

“我简直很难相信,你会不通知我就跟人定亲,你爸爸也没跟我谈过这事。”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的目光终于停在罗莎蒙德的眼睛上,后者把脸涨得通红,说道:

“我并没有定亲,姑妈。”

“那怎么大家全这么说呢,也许……那是人家的谣传?”

“我想,谣言是毫无意义的,”罗莎蒙德说,心里感到庆幸。

“啊,亲爱的,可别这么说,不要那么小看你的邻里。记住,你如今二十二岁了,而且不会有什么财产——我相信,你父亲不可能给你什么。利德盖特先生很有知识,也很聪明,这对人有些吸引力。我自己就喜欢跟这些人谈天,你姑父也认为他相当能干。但这行职业在这儿还是清苦的。当然,尘世不是一切;不过一个医生是很少有真正的宗教观念的,他们总是把知识看得太了不起。从你来说,你是不宜嫁给一个穷人的。”

“利德盖特先生不是穷人,姑妈。他有很好的出身。”

“他亲自对我说过,他很穷。”

“那是因为他从小接近的人，对生活都有很高的标准。”

“我的好罗莎蒙德，你可不能这么想入非非呀。”

罗莎蒙德俯下了头，摩弄着她的网格拎包。她不是一个脾气急躁的少女，不会说话尖刻，反唇相讥，但她必须过她喜欢过的生活。

“那么这是真的啦？”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非常焦急地望着侄女。“你看上了利德盖特先生，你们中间有了某种默契，尽管你父亲还不知道这事。我的好罗莎蒙德，你老实告诉我，利德盖特先生是不是真的向你求婚来着？”

可怜的罗莎蒙德心里很不自在。利德盖特的感情和愿望，她深信不疑，可是现在，她的姑妈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她却不能回答“是”。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是她镇静自若的习惯帮助了她。

“请原谅，姑妈，对这问题我不想再谈什么。”

“我相信，亲爱的，你不会把你的心交给一个前途未卜的人。据我知道，那两门很好的亲事，都给你回绝了，你倒想想看！不过，只要你不死心眼儿，其中一门还可以挽回。我知道，有一位绝色美人，就因为像你一样，也落了个不幸的下场。内德·普利姆但尔先生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有人还认为他很漂亮，又是独子，那么一份殷实的家私总比当一个医生好一些吧。自然，结婚不是一切，我宁愿你首先考虑上帝的天国。但一个女孩子一定不能把自己的心轻易交出去。”

“即使这样，我也决不会把它交给内德·普利姆但尔先生。我已经拒绝了他。如果我爱一个人，我一见面就会爱上他，而且永不变心，”罗莎蒙德说，俨然是一则浪漫故事中的女主角，那副神情表演得惟妙惟肖。

“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亲爱的，”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口气有些伤感，站起来预备走了。“你献出了自己的感情，却没有得到回答。”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姑妈，”罗莎蒙德郑重地否定道。

“那么你完全相信，利德盖特先生是真心爱上了你？”

罗莎蒙德一听，两颊变得热辣辣的，心里非常痛苦。她决定保持缄默，于是姑妈走了，更加相信她没有猜错。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在无关紧要的世俗事务上，完全听凭妻子摆

布，现在她要求他下一次见到利德盖特先生时，在谈话中试探一下，看他是不是打算马上结婚，但没有向他说明理由。打听的结果是绝对否定的。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一再声明，利德盖特的口气根本不像已经有了意中人，不久就可以结婚的样子。现在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觉得义不容辞，必须进行干预了。她立即安排了一次与利德盖特的个别会见，先是询问弗莱德·文西的健康状况，对她哥哥的一大家子人表示了真诚的关怀，接着又泛泛地谈到了青年人在成家时面临的危险。小伙子们往往放荡任性，辜负大人的期望，不能报答为他们花费的金钱，以致一个女孩子随时可能遭到许多复杂的变故，影响她的前途。

“如果她相貌出众，父母又交际广阔，那更其危险，”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先生们对她百般奉承，把她弄得神魂颠倒，他们只是为了一时的快乐，却把别人赶跑了。利德盖特先生，我认为，在涉及女孩子的终身大事时，每人都负有重大的责任。”说到这里，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用眼睛盯住了他，那意思十分清楚，即使不是谴责，也是对他的警告。

“这是很明白的，”利德盖特说，也望着她，或许为了礼尚往来，甚至还瞪了她一眼。“但是反过来说，一个男子如果老是想到他不应该对一个少女表示好意，否则她就会爱上他，或者别人就会以为她一定会爱上他，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十足的花花公子。”

“哦，利德盖特先生，你完全明白，你有些什么优越条件。你知道，我们这儿的年轻人比不上你。如果你经常上一家人家，这对这家的女孩子建立美满幸福的生活势必造成严重的妨碍，以致使她拒绝别人的求婚。”

利德盖特听到，米德尔马契的那些少年情郎全都不是他的对手，一点不觉得高兴，相反，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的弦外之音，还使他有些生气。这样，她觉得她的话已达到了目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用了“造成严重的妨碍”这样含义深远的话，它像一块天衣无缝的包袱，掩盖了许多细节，同时意义又十分清楚。

利德盖特心里有些冒火，用一只手把头发向后一掠，另一只手在背心口袋里不知摸索什么。然后他俯下身子，逗一只小小的黑狮子

狗，不幸那只狗很机灵，并不接受他的虚情假意。站起来马上就走，这似乎不合礼数，因为他刚跟其他客人一起参加了宴会，又刚喝过茶。但是布尔斯特罗德太太确信，她的意思已被理解，于是转移了话题。

我想，所罗门忘了在《箴言》里补充一句：正如发炎的口腔总像含着沙子，不自在的意识听什么都像是讽刺。第二天，费厄布拉泽先生在街上跟利德盖特告别时，认为他们晚上还会在文西家碰头。但是利德盖特干脆回答道，不，他晚上有事，不能出门。

"怎么，你是给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把耳朵塞起来啦?"教区牧师说。"那也好，如果你不想给海妖吃掉，趁早悬崖勒马还是对的。"

要是在几天以前，利德盖特听了这些话会毫不在意，认为这不过是这位牧师习以为常的谈话方式。但现在，它们似乎有些含沙射影的意味，这使他更加明白他干了一件傻事，被人误解了，但他相信，罗莎蒙德没有误解他；他有把握，她的态度和他一样，根本没当一回事。她聪明绝顶，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只是她周围那些人大惊小怪，爱管闲事。不过，错误不能再继续下去。他决定，除了看病，不再上文西先生的家，而且说到做到，立刻实行。

罗莎蒙德开始闷闷不乐了。这种不快起先是姑妈那些问题引起的，但后来日益滋长，到了十天以后，她还不见利德盖特上门，于是这种情绪变成了恐惧，似乎生活中的空白即将到来。她感到了不祥的预兆，仿佛有一群致命的海绵跟随着她，把人间的希望全都轻而易举地吸干了。世界在她眼里又变得枯燥乏味，成了一片荒原，它只是靠魔术师的咒语，暂时幻变成花园罢了。她感到，她开始尝到了失恋的痛苦，六个月以来她所享受的欢乐只是海市蜃楼，已一去不复返，任何别的男子都不能代替它。可怜的罗莎蒙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阿里阿德涅① 一样，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仿佛阿里阿德涅带着几箱衣裳，却给丢在路上，找不到一辆马车，把她送进迷人的驿站。

世界上有许多奇怪的混合物，同样都被叫作爱情，自称享有特

---

① 据希腊神话，弥诺斯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帮助雅典英雄忒修斯逃出迷宫后，被忒修斯遗弃在那克索斯岛上，参见本书一八二页注③。

权,可以用庄严的愤怒对待一切(这在文学和戏剧中屡见不鲜)。幸而罗莎蒙德不想采取任何极端的行动,她仍像平时一样,把秀丽的青丝编成一缕缕漂亮的发辫,高傲地保持着安详的神态。她最乐观的推测是布尔斯特罗德姑妈捣了鬼,不准利德盖特再来看她,反正一切都比他自动的冷淡好一些。有人认为十天只是短短的时期,这是完全不理解一位温情脉脉、无所事事的少女心头所能经历的一切,因为在这十天中,倒不是人变瘦了,体重减轻了,或者感情上发生了其他可以衡量的变化,而是整个精神恍惚不定,给惶惶不安的猜想和失望弄得无计可施。

然而到了第十一天,利德盖特离开斯通大院时,文西太太要他通知她的丈夫,费瑟斯通先生的病情发生了显著变化,她希望他当天到斯通大院来一次。利德盖特本可以上商行找文西先生,或者用记事本上的纸写一张便条,留在门口。然而这些简便的办法,他偏偏没有想到,由此可见,他并不认为,文西先生不在家的时候,他绝对不能登门拜访,把便条交给文西小姐。一个男子出于各种动机,可以谢绝交际应酬,但是哪怕一位圣人,恐怕也不甘寂寞,不愿没有人怀念他。重叙旧好,这是宽宏大量、平易近人的表现,他可以跟罗莎蒙德讲几句笑话,说他不想再寻欢作乐,决心过隐修生活,连甜蜜的音乐也顾不上了。当然也得承认,布尔斯特罗德太太那些含沙射影的话,不时在他脑海里萦绕,他一直在思考它们可能的根据是什么,这些思考像几茎细小的头发缠络在他那张坚固的思维之网上,怎么也不肯离开。

文西小姐独自在家,看到利德盖特进屋,羞得满脸通红。他也相应的感到有些尴尬,非但讲不出笑话,而且马上说明来意,像办理例行公事似的,要求她转告她的父亲。罗莎蒙德起先以为她的欢乐又回来了,但利德盖特的态度使她大失所望,她不再脸红了,只是冷冰冰地应了一声,没有讲一句不必要的话。她手里正在编织一根无足轻重的链条形花边,这使她可以不看利德盖特,除了他的下巴,她的眼睛都接触不到。在一切挫折中,开端肯定占有一半比重。利德盖特枯坐着,什么也说不出口,只是摇动着马鞭,这样过了漫长的两分钟,他站起身打算走了。罗莎蒙德又是伤心,又不愿暴露自己的心情,两种情绪在她胸中搏斗,把她折腾得心烦意乱,现在看到利德盖

特要走，她似乎吃了一惊，把花边掉了，也机械地站了起来。利德盖特立即俯下身子，捡起了花边。在他站直身子的时候，一张可爱的小脸蛋呈现在他的眼前，它下面是白皙细长的脖子，以前她总是露出千娇百媚、沾沾自喜的脸色，转动这脖子。但是现在他抬起头来，看到的却是无法抑制的战栗，它以全新的力量触动了他，使他不禁露出疑问的目光端详着她。这时，她显得那么纯朴，仿佛五岁的孩子一般；她觉得眼泪即将夺眶而出，要制止是办不到的，只能听其自然，任它们像露水似的分布在蓝盈盈的花朵上，或者顺着面颊往下流。

那种纯朴状态蕴藏着无限的深情，经它一点化，逢场作戏便变成了真心相爱。要知道，这个抱负不凡的男子，望着水中那两朵勿忘我花①，心变得热烈了，情绪变得激动了。他忘了交还手中的花边，只是在内心深处涌现了一种意识，它具有神奇的力量，把埋藏在那儿的热情又挖掘了出来，因为这热情本来不是埋在坚固的坟墓中，只是给撒上了一层松松的土，那是很容易拨开的。他的话显得突如其来，有些别扭，但是他的声调却使它们像热情的呼吁那么动人。

“这是怎么回事？你很伤心。告诉我吧。”

以前，罗莎蒙德从来没有听到他用这种声音对她说话。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清楚这些话，但是她望着利德盖特，眼泪淌下了她的面颊。这时也许没有比那沉默更充分的回答了，利德盖特忘记了其他一切，完全给滚滚而来的温情吞没了，他突然意识到，这个甜蜜的少女已把她的欢乐寄托在他的身上，于是他真的用胳膊围住她，像保护她一样，把她温柔地搂在怀中——他对一切遭受不幸的弱者，一向是很温柔的——不断吻她两边脸上的泪珠。这是使人心心相印的奇怪方式，然而也是最简便的方式。罗莎蒙德没有发火，只是怀着腼腆而幸福的心情，退后了一点。现在利德盖特可以坐在她身边，比较自然地讲话了。罗莎蒙德向他倾诉了她小小的烦恼，他呢，滔滔不绝、热情洋溢地向她表示了感激和体贴。半小时后，他告辞时，已是一个订过婚的人了，他的心不再是他自己的，而是属于那个与他订过山盟

---

① 勿忘我是一种观赏植物，夏季开蓝色花。传说德国古代有一位武士为一位小姐从水中捞取此花，因而淹死。“勿忘我”便是他临死时说的话。

海誓的女子了。

当天晚上他再度前来，预备与文西先生谈一下。后者刚从斯通大院回家，他相信，费瑟斯通先生让位的日子已为期不远。“让位”是个美妙的词，它来得正是时候，这使他今晚不同往常，显得踌躇满志，特别兴奋。准确的词总具有一种力量，能够用它明确的含义感染我们的行动。老费瑟斯通的让位已势在必行，他的死仅仅是履行法定手续而已，因此文西先生讲到这里，可以敲敲他的鼻烟匣，面露喜色，丝毫不必再装出一副哀伤欲绝的庄严神态。庄严和装假都是文西先生所讨厌的。一个立了遗嘱的人，谁还担心他的死亡？谁又会为名义上的财产所有权唱赞歌？总之，那天晚上，文西先生兴高采烈，对一切都宽宏大量，甚至向利德盖特说，文西家的人一向体格健壮，弗莱德不愧是这家的儿子，他不久又可变得生龙活虎一般了。当利德盖特提出与罗莎蒙德定亲的事，请他允准时，他二话没说，立即欣然同意，而且马上又谈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显然，他对一切心满意足，以致认为应该再喝几杯潘趣酒，表示庆贺。

## 第三十二章

他们看到一点好处，就像猫见了牛奶一样，不肯离开。

——莎士比亚：《暴风雨》①

费瑟斯通先生坚决要把弗莱德和他的母亲留在身边，这使文西先生扬扬得意，充满信心，但是市长的这种情绪，跟老人本家亲属胸中焦急不安的心情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这些人天然是不会忘记血缘关系的，现在老人卧床不起，他们更是纷纷登门请安，人数也显著增加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当“可怜的彼得”坐在镶护壁板的客厅里他的扶手椅上的时候，各种殷勤的小爬虫虽然把这个家看作他们理应朝拜的圣地，厨师却只给他们准备一杯白开水，他们并不受欢迎。但是最不受欢迎的，还是那些败坏了费瑟斯通血统的人，

---

① 见该剧第二幕第一场。

这倒不在于他们的吝啬，而在于他们的贫穷。索洛蒙兄弟和简恩妹妹并不穷，他们平时受到的接待虽然也不好，但他们认为自家人可以老老实实，不需要虚伪的礼节，因此这不足以证明他们的亲哥哥在制定遗嘱的庄严行为中，会无视他们对他的财产享有的崇高权利。对待他们，他至少还没有荒唐得把他们撵出他的大门，至于他不让乔纳兄弟和玛撒妹妹，以及其他人踏进他的家门，那算不得违背天理人情，因为这些人对他的财产是根本不应该抱奢望的。他们知道彼得的格言：钱是能孵鸡的蛋，必须放在温暖的窝里。

然而乔纳兄弟和玛撒妹妹，以及一切被放逐的穷亲戚，持有不同的观点。因为各种或然性总是存在的，正如在回纹装饰板或者糊壁纸上，只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你可以看到各种脸容，从朱庇特到朱迪① 的脸都有。照这些比较穷的、不得宠的人看来，彼得一辈子没为他们做过一件好事，因此到临终的时候他理应想起他们。乔纳的理论是：人们喜欢用意想不到的遗嘱使亲友们大吃一惊；玛撒则认为，如果他把大部分钱留给大家意想不到的人，那也并不奇怪。而且谁也不能否认，一个同胞手足“躺在那儿”，两腿浮肿，必然会想起血比水浓、疏不间亲这个道理，假如他不修改遗嘱，他身边一定放着不少现款。不管怎么说，必须让他的同宗亲属待在他的家里，监视那些根本算不得亲戚的人。大家知道，常有伪造的遗嘱，也有可疑的遗嘱，它们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使不合法的遗产承受人得到了利益。再说，那些没有血统关系的亲戚，很可能暗中盗窃，可怜的彼得“躺在那儿”，却无能为力！一定得有人守着他。这个结论，他们与索洛蒙和简恩是一致的。还有那些侄儿，侄女，堂兄，堂弟，更是谈得头头是道，说一个可能“乱写遗嘱”，把家产送掉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怪癖，是什么都干得出的，因此他们觉得理直气壮，必须挺身而出，保卫家族的利益，这样，经常前往斯通大院，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玛撒妹妹，亦即克兰奇太太，住在白垩洼地，她有气喘病，受不了长途跋涉，但她的儿子是可怜的彼得的亲外甥，他可以作她的全权代表，守在这里，也免得他的舅舅乔纳玩弄花招，干出他不该干，又很可能干

① 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帝，朱迪是英国木偶剧中的女丑角。

的事来。事实上，在每个具有费瑟斯通血统的人心头，普遍产生了一种感觉，就是人人都可疑，必须监视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想到，全能的上帝正在注视着他们。

这样，斯通大院接待着一个又一个血统亲族，他们络绎不绝，来来去去，弄得玛丽·高思应接不暇，得替他们向费瑟斯通先生转达他们的问候，可是老人又一概不见，还要她向他们说明这点，害得她更不快活。作为家务管理人，她又觉得她不能不按照外省的待客方式，请他们住下，招待他们饮食。现在费瑟斯通先生既然躺在床上，她只得找文西太太商量，应付楼下那些额外的消耗。

"哦，亲爱的，在有垂危病人和财产的人家，办事可得仔细呀。上帝知道在这屋里，我不会舍不得给他们吃火腿，但是得把最好的食物留下，准备丧事中用。你不妨经常预备一点牛肉馅儿，切好一些上等干酪。有了垂危的病人，就只得接待川流不息的亲友，"慷慨的文西太太说，现在她又恢复愉快的声音，打扮得花枝招展了。

但是有些客人来到这里，大吃了一顿牛肉和火腿之后，却不肯离开。例如乔纳兄弟便是一个（这种讨厌的亲戚，大多数家庭都有，哪怕最高阶层的贵族中，恐怕也有布罗布丁纳格[①] 型人物，他们胃口大，吃得也特别多）。总之，乔纳兄弟家道败落之后，主要靠一个行当维持生活，这个行当虽然比当掮客、玩赛马骗钱正派得多，他还是宁可秘而不宣，同时它也使他不必老呆在布拉辛，只要有酒有肉，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他一到便坐在厨房里，这不仅因为这是他最中意的地方，也因为他不愿跟索洛蒙待在一起，对这位手足，他有他坚定不移的看法。他穿着最好的衣服，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眼前看到的全是喷香的酒菜，因此心旷神怡，逍遥自在，仿佛置身在绿人酒楼欢度节日，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他通知玛丽·高思，在他可怜的哥哥彼得还在人世的时候，他要守在他的屋里，决不离开一步。一般说，在一个家庭中，最叫人束手无策的，不是白痴便是才子。乔纳在费瑟斯通家族中是个才子，每逢使女们来到灶边，他便跟她们打趣几句，但是他似乎认为，高思小姐是个可疑分子，因此一直用冷冰冰的眼睛

①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的大人国居民。

盯着她。

对这双眼睛，玛丽本来可以不必介意，不幸的是克兰奇少爷也从白垩洼地来了，他要代表他的母亲在这里监视乔纳舅舅，认为他也有义务住在这儿，而且主要是坐在厨房里，陪伴他的舅舅。克兰奇少爷不是刚好处在才子和白痴的折衷点上，倒是稍稍接近后面这个类型。他老是斜睨着眼睛，似乎对一切都心怀不满，但又没有力量制服它们。玛丽·高思一走进厨房，乔纳·费瑟斯通先生便用冷冰冰的侦探眼睛盯住了她，克兰奇少爷也把脑袋转向同一方向，好像故意要让她看到，他怎样乜斜着眼睛在瞧她，跟吉卜赛人听博罗[①] 念《新约全书》的时候一样。这使可怜的玛丽觉得受不了，有时直冒肝火，有时几乎克制不住。一天，她跟弗莱德谈到厨房里的情形，忍不住把那些人的嘴脸描摹了一番。弗莱德听了，立即朝厨房跑去，想一看究竟，假装只是路过那儿。但他一接触到那四只眼睛，还是忍俊不禁，赶紧朝最近的门冲出去，门外正好是牛奶房，他便在那儿的高屋顶下，对着锅子放声大笑，结果引起了一片嗡嗡不断的回声，连厨房里也听得清清楚楚。他从另一扇门溜了出去，但是乔纳先生以前从没见过弗莱德那么白的皮肤，那么长的腿，那么清秀端正的脸，以致配制了大量挖苦话，把外表上的这些特点与伤风败俗的品性，别出心裁地联系在一起。

“听着，汤姆，你可不配穿那种风度翩翩的裤子，你也没有那么漂亮、那么长的腿，”乔纳对他的外甥说，同时眨眨眼睛，表示这些话除了绝对正确以外，还包含着言外之意。汤姆瞧瞧自己的腿，但心中委决不下，不知道他究竟应该喜欢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还是宁可要那种不道德的长腿，穿那种伤风败俗、风度翩翩的裤子。

在镶护壁板的客厅里，也经常有一双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注视着一切，那些本家亲戚一个个都表示愿意当义务陪夜人。许多人一来便大吃一顿，然后走了，但是索洛蒙兄弟，以及那位结婚以前当过二十五年简恩·费瑟斯通小姐的沃尔太太，认为他们应该每天来坐几

---

① 乔治·博罗(1803—1881)，英国旅行家和作家，曾作为英国圣经协会的代表，在西班牙等地宣传《圣经》，与吉卜赛人来往密切。

个钟头。他们的打算无非是要监视狡猾的玛丽·高思(只是她城府太深,还没露出马脚),但有时想到居然不准他们走进费瑟斯通先生的房间,便不免皱紧眉头,发出几声不平的叫喊,像黄梅季节突然出现的一阵暴雨。原来老人的身体已日见虚弱,不能再靠耍嘴皮子打击他的亲属,因此也越来越讨厌他们。他不能螫人,他的毒液便在血管里越积越多。

他们对玛丽·高思传达的口信,不能完全相信,因此有一天自告奋勇,闯进了老人的卧室。两人都穿着黑衣服,沃尔太太手里还拿着一方打开了一半的白手帕,而且两人都哭丧着脸,满面黑气,可是文西太太却脸色红润,帽子上飘着粉红的缎带,她真的在侍候他们的亲哥哥喝提神药水,白皮肤的弗莱德则悠闲地躺在一张大椅子里,短头发弯弯曲曲,活像一副赌徒的样子。

老费瑟斯通一看到这两个人不顾他的禁令,幽灵似的出现在他面前,便无名火起,变得浑身是劲,效果比提神剂还好。他正靠在床上,那根金柄手杖一向不离他的左右。他马上抓起手杖,尽所有的空间前后挥舞,显然想赶走这两个丑陋的幽灵,一边用嘶哑的嗓门呼喊:

“出去,出去,沃尔太太! 出去,索洛蒙!”

“哦,彼得哥哥,”沃尔太太开口道,但是索洛蒙把手伸到她面前,拦住了她。他是一个大颧骨的人,将近七十岁,一对小眼睛鬼鬼祟祟的。他不仅脾气比彼得哥哥温和得多,而且自认为心计也深得多。确实,什么人也骗不了他,因为他对人们的贪婪和狡猾了如指掌,从来不会低估。他相信,哪怕没有躯壳的鬼神,只消一两句温和的插话,也可以把他们哄得心平气和——一个财主也是可能像别人一样不敬鬼神的。

“彼得哥哥,”他说,口气显得甜蜜,但又保持着郑重其事谈正经的声调。“我是来跟你谈三块地和锰矿的,这应该没有什么不对吧。全能的上帝知道,我的心里……”

“好吧,他知道,但是我不想知道,”彼得说,放下了手杖,表示可以停战,但没有放松戒备,只是把手杖调了个头,使金柄圆头朝外,万一对方靠近,随时可以诉诸武力,一面恶狠狠地望着索洛蒙的秃顶。

“哥哥，有些事你不愿跟我谈，你以后会懊悔的，”索洛蒙说，但没有再朝前走。“今天夜里，我可以陪你，简恩也愿意留在这里。你不用焦急，可以慢慢谈，或者让我谈。”

“对，我不用焦急，我也用不到你替我焦急，”彼得回答。

“可是你不能到死都不焦急啊，哥哥，”沃尔太太开口道，用的仍是那种干巴巴的声调。“到你躺在那儿不能讲话的时候，看到周围尽是外人，你就该后悔了，你会想到我和我的孩子们……”说到这里，她想起那位口不能言的哥哥心头的痛苦，再也讲不下去；提到自己，我们自然会百感交集，话也特别动人。

“多谢，我不会想到你和你的孩子们，”老费瑟斯通针锋相对地说。“我不会想到你们任何人。我已立好遗嘱，我告诉你们，我已立好遗嘱。”这时他向文西太太转过头去，又喝了几口提神药水。

“有的人霸占了照理应该属于别人的位置，他们应该感到可耻，”沃尔太太说，把那对眯成一条缝的眼睛也转向了同一方向。

“啊，妹妹，”索洛蒙说，温和中带一点刺，“你和我生得不漂亮，不讨人喜欢，又不会甜言蜜语，我们只得退后一步，让那些会讨好的人挤到我们前面去。”

弗莱德听到这话，再也忍不住了，顿时一跃而起，望着费瑟斯通先生，说道：“先生，要不要我母亲和我离开这屋子，好让你跟你的亲人单独在一起？”

“坐下，我告诉你，”老费瑟斯通急躁地说。“坐在你原来的地方。再见，索洛蒙，”他又道，好像又要拿他的手杖了，但手杖的柄已调了头，他只得放下了手。“再见，沃尔太太。你们不要再来。”

“不论怎么样，哥哥，我得待在楼下，”索洛蒙说，“我要尽我的责任，事实会证明，全能的上帝要我们怎么做。”

“是的，上帝不允许财产落到家族以外的人手中，”沃尔太太接着他的话说道，“何况我们有正派的年轻人，可以继承财产。但是我可怜那些不正派的年轻人，我也可怜他们的母亲。再见，彼得哥哥。”

“记住，除了你，我是最大的，哥哥，我像你一样，一开始就发了财，我已经以费瑟斯通的名义置办了田地，”索洛蒙说，特别强调这一点，仿佛这是取得陪夜权的保证。“但眼前，我可以暂时告退，再见。”

他们退场这么快，那是因为他们看到，老费瑟斯通把假发拼命往两边拉，又合上了眼睛，闭紧了嘴巴，做出一副鬼脸，好像决心要当聋子和瞎子似的。

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每天上斯通大院，坐在楼下值班，有时压低嗓音交谈几句。他们的话慢条斯理的，仿佛发言和回答隔了好久，以致听的人会以为是在听两架会说话的自动玩具谈天，不免怀疑那些巧妙的机器是否出了故障，或者得花好多时间上发条，这才不得不暂停开口。索洛蒙和简恩宁可这么断断续续讲话，原因就在于隔墙有耳，那耳朵便长在乔纳兄弟身上。

但是他们在镶护壁板客厅里的监视活动，有时由于出现了另一些来自各地的客人，也会发生变化。好在目前彼得·费瑟斯通足不下楼，他们可以在楼下收集各方面的消息，对他的财产进行摸底。有些来自乡下和米德尔马契的朋友，大体上赞成这些本家的看法，也同情他们，反对文西家。有的女客人跟沃尔太太谈话时，还洒下了几滴眼泪，因为她们想起了自己的遭遇——当年她们那些不知好歹的长辈，为了怀恨在心，通过遗嘱的附录[①] 和姻亲关系，也曾使她们大失所望，损害了她们的合法权益。每逢玛丽·高思走进屋里，这种谈话就会戛然而止，仿佛弹管风琴的人突然把手放松了。大家把眼睛盯着她，似乎她便是僭越名分的继承人，或者可以私自开启保险柜的阴谋家。

但是这家族中那些年轻的本家和亲戚，却对这位问题人物颇有好感，因为女孩子聪明能干，在一切机会都不翼而飞之后，要是能得到她，也不无小补。这样，她在他们中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赞扬和彬彬有礼的对待。

关于这点，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表现得特别明显。他是这一带著名的单身汉和拍卖商，田地和牲口的出售大多少不了他。这确实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街头巷尾的招贴上都可以见到他的大名，要是谁不知道他，他有权理直气壮地表示诧异。他是彼得·费瑟斯通

---

① 在确定遗嘱后，有时为了对某些内容进行修正，便以附录形式附在遗嘱后面，它们与遗嘱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的表侄，在所有的亲戚中，老人也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在商业上是有用的人才。在老人为自己制订的安葬仪式中，他被指定做一名抬棺人。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并不贪心不足，令人讨厌，只是他对自己的长处怀有真诚的信念，他相信，谁不服气，跟他作对，只能自己倒霉。至于彼得·费瑟斯通，他对他特朗布尔一向宽宏大量，不比任何人差，因此如果他给他留下一点什么，那也在情理之中。他能说的只是，他从来没有奉承拍马，骗取老人的信任，只是根据自己的阅历，给他出出主意，这种阅历从他十五岁当学徒开始，至今已超过二十年，因此他的经验决非无稽之谈。他的赞美绝不局限于他本人，不论在职业上，或在私人关系上，他都乐意对事物作高度评价，这已成为习惯。他是高级词语的爱好者，如果他用了一句普通的话，他必然立即加以纠正——幸好他嗓音洪亮，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他讲话时常常站着，或者来回走动，露出一副自视甚高的神气，拉直他的背心，用食指迅速地抚平衣服，这套动作每重复一次，他就要把一大串印章之类的小玩意儿匆匆播弄一番。他的举止有时也显得偏激一些，但那主要是对待错误的观点，而世上这类需要纠正的观点太多了，一个知书识礼、阅历丰富的人，不得不忍受这种考验。他觉得，费瑟斯通家的人大多目光短浅，但他熟知人情世故，又是社会名流，只得对一切抱容忍态度，甚至走进厨房，与乔纳先生和克兰奇少爷搭讪几句。他毫不怀疑，他对白垩洼地表示关切的一些问话，已在那位少爷心头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有人指出，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作为一个拍卖行老板，必然了解一切事物的底细，他听了只是笑笑，默不作声地整整衣服，似乎表示他确实对一切相当了解。总之，在拍卖生意上，他一向办事公道，并不以自己的职业为耻，他相信，如果那位"鼎鼎大名的庇尔，现在的罗伯特爵士"① 见到他，也会承认他举足轻重的地位。

"高思小姐，要是可以的话，就给我来那么一片火腿，那么一杯啤酒吧，"他说，走进客厅，那时是十一点半，他刚取得例外的殊荣，上楼

---

① 庇尔于一八三〇年五月承袭从男爵爵位。这类细节都是点明本书的时代背景的。

拜会过老费瑟斯通，现在站在沃尔太太和索洛蒙之间，背对着壁炉。“不必劳驾你出去，我自己打铃好了。”

“谢谢你，”玛丽说，“我本来有事要办。”

“好呀，特朗布尔先生，你在这里是个大红人呢，”沃尔太太说。

“什么，是见他老人家的事吗？”拍卖商说，满不在乎地播弄着那一串印章。“哦，你们瞧，他对我是相当信任的。”说完，他把嘴唇抿紧，若有所思似的皱起了眉头。

“可以请问一下，我们的哥哥讲了些什么吗？”索洛蒙说，显得低声下气，但这只是出于深谋远虑，因为他是一个富翁，本来用不着这种口气。

“当然，这是谁都可以问的，”特朗布尔先生答道，嗓音洪亮，心平气和，但也夹杂着尖刻的揶揄。“谁都可以提出问题。谁都有权使自己的话带有疑问的声调，”他继续道，按照他的方式，嗓音越提越高。“好的演说家也常常使用这方法，尽管他并不指望得到回答。那是我们所说的修辞手段——不妨称之为一种高级语言。”能说会道的拍卖商对自己的口才十分赏识，露出了沾沾自喜的笑容。

“他想起了你，特朗布尔先生，对此我并不感到不满，”索洛蒙说。“对应当的事，我从不反对。我反对的是不应当的事。”

“哦，可你知道，这很难说，很难说，”特朗布尔先生郑重其事地答道。“不能否认，有些不应当得到利益的人，偏偏成了遗产继承人，甚至剩余遗产继承人①。事情就是这样，这在遗嘱中并不少见。”他又噘起嘴唇，皱了一下眉头。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特朗布尔先生，你相信，我的哥哥把他的田地留给了我们家族以外的人？”沃尔太太说，她好像失去了指望，对那些冗长的话感到厌烦。

“一个人可以把他的田地留给什么人，也可以把它们捐给慈善机关，”索洛蒙指出，因为他妹妹的问题没有得到答复。

“什么，捐给孤儿院？”沃尔太太又道。“啊，特朗布尔先生，你一定不是这个意思。要知道田地是上帝赐给他的，这么做就违背了上

---

① 指偿债、纳税之后剩余的遗产的继承者。

帝的意旨。”

沃尔太太讲话时，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离开了壁炉，走到窗口，用食指在硬领背面巡逻了一遍，然后抚摩了一下颊须和卷曲的头发。接着，他走到高思小姐的工作台前面，打开桌上的一本书，用朗诵的声调念着书名，仿佛要把它拍卖似的：

“《盖尔斯坦的安妮或雾中少女》①（他把盖尔斯坦念成了吉尔斯梯恩），‘威弗利作者著’。”然后他翻过这一页，开始大声朗读：“本书中将要描写的那些事，发生在欧洲大陆，离现在已将近四个世纪了。”他把最后一个字念得特别动听，还把重音移到了最后一个音节，这倒不是他不懂发音规则，只是觉得这种新奇的念法，可以使他赋予整句话的响亮音调更加突出，更加悦耳。

这时，仆人托着盘子进来了，于是回答沃尔太太的问题的危机，终于安然度过，她和索洛蒙只得眼睁睁看着特朗布尔先生吃东西，心想渊博的学问不幸有时也会妨碍正事。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对老费瑟斯通的遗嘱其实一无所知，但他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不知就里，除非被控包庇叛国罪，才会声明他并非知情不告。

“我只想吃一口火腿，喝一杯啤酒，”他说，口气又满有把握了。“作为一个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我只要有工夫，喜欢坐下来吃一点。”他用惊人的速度又吞下了几口食物，然后说道：“我敢担保，这火腿比英伦三岛所有的火腿都好。据我看，这超过了弗雷什特庄园的火腿。我相信我还是一个相当识货的人。”

“有的人不喜欢在火腿中放这么多糖，”沃尔太太说。“但是我可怜的哥哥吃什么都得放糖。”

“如果别人有不同的口味，那是他的自由，但是上帝保佑，我觉得这香极了！如果办得到，我愿意买进这种味道。一个绅士要是在餐桌上有这样的火腿，他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这时特朗布尔先生的声音未免流露了一点牢骚。

他推开盘子，倒了一杯啤酒，把座椅拉前一些，趁此机会瞧了瞧

① 司各特在一八二九年写成的一部小说。自《威弗利》问世获得成功后，司各特一直用“威弗利作者”的名义发表作品。

两腿的内侧，赞许地用手抚摩了一下——特朗布尔先生具有北方大多数种族的特点，对自己的仪表和姿势一丝不苟。

“高思小姐，我看见你桌上放着一本有趣的书，”他看到玛丽重又走进屋子，这么对她说。“那是‘威弗利作者’，也就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写的。我也买过一本他的作品，故事十分有趣，印刷也极精美，书名叫《艾凡赫》。我看，我们一下子还找不出比他好的作家呢——我认为，他是目前最好的小说家。我刚才看了一下《吉尔斯梯恩的安妮》开端几句话。这开端开得好。”（不论在私生活中，还是在传单上，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从来不说开头，总说开端。）“我看，你喜欢读书。你有没有向米德尔马契的图书馆借书看？”

“没有，”玛丽说。“这本书是弗莱德·文西拿来的。”

“我也是个读书迷，”特朗布尔先生应和道。“我有两百来本牛皮精装的书，我认为我选的都是精品。我还有牟利罗①、鲁本斯、但尼耶斯②、提香、凡·戴克等人的画。你要借什么书，只管向我借，高思小姐。”

“非常感谢，”玛丽说，一边又匆匆往外走，“但是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看书。”

索洛蒙先生等她走出屋子，把门关上以后，一边朝消失在门外的玛丽摆一下头，一边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说道：“我看，我哥哥一定会在遗嘱里留给她一点什么。”

“不过，我的第一个嫂子实在是配不上他的，”沃尔太太说。“她没有带来什么，可这个小女子只是她的侄女，而且非常傲慢。我哥哥一向付工钱给她。”

“不过据我看，她是一个明白事理的闺女，”特朗布尔先生说，喝完了啤酒，站直身子，郑重其事地整了整背心。“我见过她怎样配药水。她做事十分细心，先生。这在一个女子是很重要的，这对我们楼上那位朋友，那位可怜的老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男子，只要他的生命还有一点价值，就应该有一位妻子像护士一样照料他。如果我

---

① 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著名画家。

② 戴维·但尼耶斯（1582—1649），佛兰德斯画家，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画家。

结婚,这就是我的看法。我度过了长期的独身生活,我相信我在这方面的体会是不会错的。有些男子必须结婚,才能使自己变得高尚一些;如果我也需要那么做,我希望有人向我说明这点——我希望得到别人的指教。再见,沃尔太太。再见,索洛蒙先生。但愿我们重新见面的时候,伤心的局面已有所好转。”

特朗布尔先生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告辞走了。索洛蒙把身子靠近他的妹妹,说道:“简恩,毫无疑问,我的哥哥一定留了相当一笔钱给那个女孩子。”

“谁都会那么想,这只要听特朗布尔先生讲话的口气就知道了,”简恩说。停了一会,她又道:“他讲得好像我的女儿不会调药水似的。”

“拍卖商人讲的话不可当真,”索洛蒙答道。“不过特朗布尔赚了不少钱。”

## 第三十三章

把他的眼睛合上,把帷幕拉拢,
让我们都反省吧。

——《亨利六世》中篇①

那天午夜十二时以后,玛丽·高思在费瑟斯通先生屋里陪夜,她得一个人守过下半夜。这是她喜欢干的差事,尽管老人使唤她的时候,总是横眉瞪眼的,她还是觉得这包含着一种乐趣。在工作的间隙里,她可以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陶醉在周围宁静的气氛和柔和的光线中。红艳艳的炉火发出隐隐可闻的窸窣声,仿佛这是一个庄严的生命,它超然物外,独自安详地生活着,与世人那种渺小的恩怨,那些愚昧的欲望,那每天引起她鄙视的毫无意义的争名逐利,完全无关。玛丽喜欢自己的思想,她可以把手放在膝盖上,端坐在微弱的烛光下沉思默想,以此为乐,因为从童年起,她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事

① 见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中篇第三幕第三场末。

物的安排不会尽如人意,更不会满足她的要求,她不想在惊讶和懊恼中浪费时光。生活在她看来,几乎已成了一出喜剧,但由于她的高傲,不,她的豁达,她决心不去扮演卑鄙的、或者奸诈的角色。她很可能变得愤世嫉俗,幸亏她有她所敬重的双亲,又有一颗充满深情的赤子之心,何况她明白,一个人不应抱不合理的奢望,因此这颗心灵才毫无芥蒂。

今夜她坐在那里,像往常一样,反反复复回忆着白天的一幕幕情景。那些无聊的怪事在她的想象中变得越发滑稽可笑,她想起它们,往往把嘴一撇,露出一抹轻蔑的微笑,她觉得,人是那么荒谬,总是想入非非,当了小丑还不知道,总以为自己的谎话是不透明的,只有别人的谎话才是透明的,让自己凌驾于一切之上,似乎全世界都给一盏灯照得黄黄的,唯独他们保持着玫瑰色。然而有些幻觉,在玛丽眼中,却完全失去了可笑的色彩。原来她心中怀着一个想法,尽管这个想法毫无根据,只是凭她对老费瑟斯通性格的密切观察得出的结论,她还是相信这是事实,那就是不论他怎么喜欢文西家的人待在他身边,他们也会像那些给他拒诸门外的亲族一样,最后一无所获。文西太太总是大惊小怪,防备玛丽和弗莱德单独在一起,这使她觉得好笑,根本不屑理会,但是她想到,一旦弗莱德发现,他的姨父丝毫没留给他什么,他仍像过去一样两手空空,那时他受到的打击多么沉重,她便不能不万分焦急。她当着弗莱德的面,可以拿他作笑柄,但是在他背后,总是为他的痴心妄想深感忧虑。

然而她喜欢冥想,那颗朝气蓬勃的年轻的心没有给欲望压倒,却在认识生活中找到了乐趣,津津有味地观察着它自身具备的力量。玛丽的内心还是充满欢乐的。

那个躺在床上的老人,没有在她脑海里留下痕迹,她毫不为他担忧,也不为他伤心,对一个一生除了为非作歹,什么也不干的老家伙,要装出悲痛的表情是容易的,但是要真正感到悲痛却并不容易。在她眼睛里,费瑟斯通先生始终显得面目可憎,他从不尊重她,她只是供他使唤的工具。一个长年累月对你颐指气使、找你岔子的人,要关心他,除非圣人才能办到,而玛丽不是圣人。她从没用粗鲁的话顶撞过他,总是老老实实侍候他,这在她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老费瑟斯

通本人也根本没有考虑过灵魂的事，他拒绝为此接见塔克牧师。

今夜他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头一两个小时，他睡得相当平静，这以后，玛丽忽然听到了一点格格声，那是他的一串钥匙碰在铁皮匣子上的声音，这只铁皮匣子是一直放在床上他的身边的。到了三点左右，他开口了，嗓音非常清楚："小妞儿，你来一下！"

玛丽走过去，发现他已把铁匣子拖出被褥，可是平常这事他大多是叫别人做的。他挑出一只钥匙，打开匣子，从里边取出另一只钥匙，用那对似乎又变得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了她，问道："他们有多少人在这屋里？"

"先生，你是指你那些亲族吧？"玛丽说，对老人的讲话方式早已习惯。他略微点了点头，于是她说了下去：

"乔纳·费瑟斯通先生和克兰奇少爷是睡在这儿的。"

"哼，他们守在这里，是吗？其余的人……我敢担保，他们每天必到，索洛蒙和简恩，还有那些小家伙。他们来探听风声，阴谋策划，想算计我，是吗？"

"不是所有的人每天都来。索洛蒙先生和沃尔太太天天必到，其余的人只是不时来一下。"

她讲话时，老人露出一副怪相，仔细听着。然后他放松了脸上的肌肉，说道："他们都是大傻瓜。你听着，小妞儿。现在是早晨三点钟，我神志清醒，一切正常，跟平时完全一样。我知道我有多少财产，我的钱放在哪里，一切都明白。我已做好准备，要改变我的主意，实行我最后的意愿。小妞儿，你在不在听？我的一切机能完全正常。"

"是吗，先生？"玛丽平静地说。

现在他压低嗓音，露出更狡猾的神色。"我立了两份遗嘱，我得销毁一份。现在你就按照我的话做。这是保险柜的钥匙，它在小房间里。你把它顶端的铜板从边上用力推开，像开门闩一样，然后把钥匙插进前面的锁孔，转开锁。你照这么做，取出最上面的一张纸，纸上写有'最后遗嘱'几个大字。"

"不，先生，"玛丽说，口气很坚决，"我不能那么做。"

"不能那么做？我告诉你，你必须这么做，"老人说，他的声音在这种反抗面前，开始有些发抖。

“我不能动你的保险柜或你的遗嘱。凡是会引起对我的怀疑的事，我都不能干。”

“我已告诉你，我神志清醒，一切正常。在我临终之前，我能不能按照我的意志行事？我是故意立两份遗嘱的。听我的话，把钥匙拿去。”

“不，先生，我不能拿，”玛丽说，态度更加坚决。她的反感也越发强烈了。

“我告诉你，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先生，这是我无法照办的事。我不能让你生命的终点玷污我生命的起点。我不能接触你的保险柜或你的遗嘱。”她离开床边，走远了一些。

老人瞪起眼睛，停了一会，把一只钥匙竖在钥匙圈上。然后他颤颤巍巍地移动着瘦得只剩了一层皮的左手，用力把小铁匣里的东西倒在面前。

“小妞儿，”他又匆忙开口道，“瞧这儿！把钱拿去……这些钞票和金镑……瞧，全都拿去，这一切都给你，只是你得照我的话办。”

他使足力气，把拿着钥匙的手尽可能向她伸过去。玛丽又倒退了一步。

“我不想碰你的钥匙或你的钱，先生。请你别再要求我干这件事。如果你一定要我干，我只得把你的兄弟找来。”

他放下了手，玛丽生平第一次看到，老彼得·费瑟斯通像孩子一般哭了。她只得尽量使出她最温柔的口气，说道：“先生，请你把钱放好。”然后她走回壁炉旁自己的座位，希望这能使他相信，再说也没有用了。不久，他又提起精神，焦急地说道：

“那么你听着，把小家伙叫来。把弗莱德·文西叫来。”

玛丽的心跳得更快了。许多想法一下子涌上了她的脑海，她捉摸着销毁第二份遗嘱可能包含的意义。她必须立即作出困难的决定。

“我可以叫他来，但你必须让我同时把乔纳先生和其他人也叫来。”

“听着，其他人一个也不要。只要小家伙一个。我有权按照我的

意志行事。”

“那就等到天亮，大家都起床以后吧，先生。或者让我把西蒙斯叫来，吩咐他去请律师。用不了两个小时，他就可以到达。”

“律师？我要请律师干吗？这件事不用任何人过问，我说，不用任何人过问。我有权按照我的意志行事。”

“先生，那么让我请别人来吧，”玛丽用劝告的口气说。她不喜欢目前的处境，跟老人单独在一起，这个老人身上蕴藏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力量，这会儿它正出乎意外地爆发出来，使他可以一再讲话，不致像平时那样给咳嗽打断。然而她不愿再扩大他们的对立，她觉得这是毫无必要的，它已经使他相当激动了。于是她说道：“让我叫别人来吧。”

“告诉你，不要叫什么人。小妞儿，你瞧这儿。把钱拿去。你再也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了。这有将近两百英镑呢——别怕，匣子里还有的是，没有人知道那里有多少钱。你把这拿去，照我的话做。”

玛丽站在壁炉旁边，看见红红的火光照在老人身上，老人用枕头支起了半个身子，斜躺在床上休息，伸出了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手，手里擎着钥匙，那些钱放在被子上，他的面前。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一个人怎样在临终前要求做他希望做的事。但是他指望靠钱来达到目的，这方式却促使她比刚才更加坚决了。

“这是没有用的，先生。我不会那么做。收起你的钱吧，我不会拿这些钱。别的事你要我怎么办，我都可以依你，唯独不能拿你的钥匙和你的钱。”

“别的事……别的事！”老费瑟斯通说，愤怒得声音都嘶哑了，好像一个人做噩梦的时候拼命想叫喊，发出的声音却极其微弱。“我不要什么别的事。你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玛丽小心翼翼向前移动，她对这个人了解得太清楚了。她看到他丢下钥匙，想拿他的手杖，还死命瞪着她，活像一只老鬣狗，由于手里用力，那脸上的肌肉也扭歪了。她站住了，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让我给你喝点药水，”她平静地说，“好让你安静一些。也许你应该睡了。明天天亮以后，你就可以做你要做的事了。”

他提起了手杖，尽管她站在他够不到的地方，他还是朝她扔出了

手杖。他虽然使足了力气，可惜已不济事，它掉在地上床脚旁边。玛丽让它留在那儿，退回炉边，坐在椅上。她打算过一会儿，再把药水端给他。疲劳会使他安静下来。快到早晨最冷的时候了，火也快熄了，从两块波纹呢窗帘的间隙中望出去，已可看到透过百叶窗射进室内的白光。她在炉子里加了几块木柴，披上围巾，又坐下了，心想费瑟斯通先生现在该睡着了。如果她走近他，他的肝火也许又会上升。扔过手杖以后，他没有再说什么。但她曾看见他又拿起钥匙，用右手压住那叠钱。只是他没有把它们放回匣子，她想他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但是玛丽回想到她所经历的一切，还心有余悸，比刚才实际经历的时候更害怕——她在危急关头，当机立断，排除了一切疑虑，然而现在她却为自己的行动感到犹豫了。

不久，干燥的木柴便熊熊燃烧，照亮了每一个角落。玛丽看到，老人安详地躺着，头有点歪在一边。她向他走去，没有发出一点脚步声。她觉得，他的脸一动不动，有些奇怪。但过了一会，在跳动的火光下，一切又似乎都在蠕蠕活动，她不能确定她所看到的是否真实。她的心跳得厉害，以致她对自己的感觉也产生了怀疑，甚至在她摸到他，注意听他的呼吸时，她还不能相信自己的结论。她走到窗口，轻轻拉开窗帘，打开百叶窗，让静谧的曙光照到床上。

接着，她马上跑过去使劲按铃。过不多久，一切怀疑都已消失，彼得·费瑟斯通死了。他的右手握着一串钥匙，左手搭在一堆钞票和金币上。

# 第四卷　三个爱情问题

## 第三十四章

甲先生：此类人只是羽毛，木屑，麦秆，
　　　　没有重量，也没有力量。
乙先生：然而轻也有作用，
　　　　重量得靠它始得存在。
　　　　因为力量只能在没有力量的地方
　　　　找到它的位置；前进要靠退让，
　　　　大风把船吹上陆地，只因舵手
　　　　缺乏对抗阻力的勇气。

彼得·费瑟斯通的葬礼于五月的一个早上举行。在米德尔马契这块平凡的土地上，五月不一定是阳光灿烂、温暖如春的季节，这一天早上，阴冷的风从周围一带的花园里，挟带着花瓣吹向洛伊克墓园中绿油油的土堆上。云在天空轻轻飘浮，有时露出一线阳光，照亮了正好处在它那金黄色光芒下的一切，不论那是丑陋的，还是美丽的。今天墓园中显得五光十色，因为有一小群村民聚集在那儿等待观看葬礼。消息传得很快，都说这是“大出殡”；老人对一切留下了书面指示，要求丧事办得“超过比他地位高的人”。这是确实的，老费瑟斯通不是阿巴贡[①]，并未把节衣缩食看作头等大事，让吝啬吞没其他一切欲望，以致办丧事以前，还得跟殡仪馆老板讨价还价。他爱钱，但也爱花钱，满足他的特殊趣味，也许他之所以特别爱钱，正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可以让别人意识到他的权力，因而多少有些不舒服。如果有

---

① 莫里哀的《吝啬鬼》中的主人公。

人看到这里，要提出异议，认为老费瑟斯通身上不应该没有一点善良的品质，那么我不想反驳，但我必须指出，善具有谦逊的性质，在阻力面前往往气馁，经过早年生活中许多坚不退让的恶习排挤之后，很可能已从此销声匿迹，因此对于从理论上来认识一位自私的老先生的人，要相信他也有善良的品质，那是容易的，但对于那些与他本人打过交道，因而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这个狭隘的基础上的人，要相信这点却并不容易。闲话少说，总之，他希望为他举办盛大的葬礼，希望一切深居简出的人都来跟他告别。他甚至要求亲族中的女眷们也一路恭送他前往墓地，以致可怜的玛撒妹妹只得离开白垩洼地，进行一次艰苦的旅行。不过这点也使她和简恩心花怒放(这是用眼泪汪汪表现的)，因为它证明，这位哥哥尽管生前不愿会见她们，却希望在他成为故人后，看到她们站在这位立遗嘱人的身边。不过这件事也有些美中不足，因为她们发现，文西太太也享受了同等待遇，她不惜工本戴上的漂亮黑纱，似乎便包含了无所顾忌的希望，加上她那张如花似玉的容貌，更使她们怒不可遏；同时非常清楚，这张容貌便足以证明，她不是她们的宗族，只是属于通常叫作"妻子娘家"的那类讨厌货色。

我们都是各种方式的幻想家，因为幻想是愿望的必然产物；可怜的老费瑟斯通一贯嘲笑别人喜欢自欺欺人，但他也不能避免与幻想打交道。在编写丧葬方案时，他无疑没有发觉，包括制定方案在内的这出小小喜剧，对他说来，他所能得到的欢乐只是一种预感。然而想到自己死后，仍能玩弄别人于股掌之上，给他们制造麻烦，他不能不暗暗得意，为那死气沉沉的一幕感到高兴。在他的头脑中，死后的生活总是跟他在棺材里沾沾自喜的面容联想在一起的。总之，老费瑟斯通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发挥想象力的。

不管怎么说，三辆送葬的马车，按照死者遗书的规定，坐得满满的。几个骑马的人手执棺衣，戴着绣花领巾和围黑纱的帽子，甚至他们的助手也穿着丧服，这是非用高价不能办到的。这黑色的行列到达目的地后，大家纷纷下了车，由于墓园狭小，人数显得更多了。一张张忧郁的脸，一件件黑色的衣服，都在春寒料峭中瑟瑟发抖，一切使人感到，这场面与那些轻轻飘落的花瓣，那照射在雏菊花上的阳

光，多么不协调。主持葬礼的教士是卡德瓦拉德先生，这也是根据彼得·费瑟斯通的要求，它照例也有特殊的原因。他一向瞧不起副牧师，称他们是下等人，因此决定要由一位教区牧师亲自为他主持葬礼。卡苏朋先生当然不成，他从不担任这类事务，而且费瑟斯通对他也特别不满，因为他是他所在教区的教区长，对他的田地分享了一部分收益，即什一税，又是主持早祷的讲道人，老人生前不得不坐在下面恭听他的教诲，又根本不想打瞌睡，以致只得在肚里生闷气。他对站在他上面向他传道的牧师，根本怀有敌意。但他与卡德瓦拉德先生的关系却全然不同，那条出产鲑鱼的小河，不仅通过卡苏朋先生的田地，也通过费瑟斯通的田地，因此卡德瓦拉德先生只得要求他的照顾，而不是作为一个牧师向他讲道。此外，他是住在离洛伊克四英里的一位绅士，具有与郡守和其他大人物平起平坐的资格，而这些人一般认为是社会组织中不可缺少的栋梁。因此，由卡德瓦拉德先生主持葬礼还有一大优点，这就是他的名字本身便给你提供了一个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良好机会。

蒂普顿和弗雷什特教区牧师受到的这种荣誉，便是卡德瓦拉德太太怎么会成为老费瑟斯通出殡仪式观礼人的原因。那时，她就在洛伊克庄园的公馆里，跟一群人站在窗口看热闹。她并不喜欢上这个公馆，但是据她说，她很想看看那一伙奇怪的牲畜，他们是必然会在葬礼中出现的。她说服詹姆士爵士和小彻泰姆夫人，让教区牧师和她本人，搭他们的马车一起前往洛伊克，这可以使他们的访问生色不少。

“卡德瓦拉德太太，不论你到哪里，我都愿意奉陪，”西莉亚这么回答，“只是我不喜欢看出殡仪式。”

“哦，亲爱的，你家里有了一个教士，就不得不改变你的趣味啦，我是很早就这么做了。我嫁给汉弗莱的时候，已抱定决心要喜欢听讲道文。我是从喜欢结尾部分开始的，我非常喜欢它。这种爱好很快扩大到了中间部分和开始部分，因为没有它们，也就没有结尾。”

“当然，这是一定的，”彻泰姆老夫人接口道，态度又庄严又郑重。

从楼上的窗口望去，葬礼可以一目了然。这间屋子是卡苏朋先生因病中止工作时期用的，但现在他不顾医生的警告和劝阻，几乎又

恢复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彬彬有礼地向卡德瓦拉德太太表示了欢迎之后,他便回到图书室中,反复推敲关于古实和麦西拉姆这类深奥的问题了。

要不是这些客人的到来,多萝西娅也可能关起窗户,待在图书室中,不去理会老费瑟斯通的葬礼。不过,尽管它与她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关,后来每逢她回忆起一些伤心的往事,它便会回到她的眼前,就像罗马圣彼得教堂的景象总是跟失望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在我们邻居的命运中引起重大变化的事件,对我们自己的命运只是一种背景,然而它们像田野和树林的某一特定侧面,也会与我们经历中的一些时期发生联系,在我们最敏感的意识中留下痕迹,成为回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某些不相干的、不太清楚的事物,与多萝西娅生活经历中隐藏得最深的秘密,像梦幻一般结合在一起,这情形似乎反映了她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来自她那异常热烈的天性。从前的乡下绅士往往离群索居,与人们不相往来,他们独处在一个个相隔遥远的小山头上,从那里眺望山下比较热闹的人生,只是雾中观花,并不分明。多萝西娅对自己站在冷冷清清的高处,俯视一切,心里并不满意。

当那一行人进入教堂以后,西莉亚便退后一些,站在丈夫的胳膊弯后面,使她可以悄悄地把脸颊贴在丈夫的衣服上。这时,她说道:“我不想再看了。多多也许乐意看这种场面,因为她爱好悲哀的事物和丑陋的人。”

“我的爱好是了解生活在我周围的人,”多萝西娅说,她从前总像假日出游的僧侣一样,津津有味地观察一切。“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邻居们了解得太少了,至多只知道,他们是住在那些小屋子里的村民。一个人总是希望知道,别人在过什么生活,他们对事物有些什么看法。我非常感谢卡德瓦拉德太太到这儿来,把我叫出了图书室。”

“你应该感激我,这一点也不假,”卡德瓦拉德太太说。“你们那些富裕的洛伊克农民,像水牛或者美洲野牛那么古怪,我看你恐怕很少在教堂中见到他们。他们跟你伯父的,或者詹姆士爵士的佃户大不一样,那都是些怪物,或者没有地主的农夫,谁也说不清他们属于哪一类。”

“那些跟在后面送葬的，大多不是洛伊克人，”詹姆士爵士说，“我猜想，那是从外地或者米德尔马契来的遗产继承人。勒夫古德告诉我，老头子留下了一大笔钱，还有不少田地。”

“你们想想看！可是现在那么多人家的小儿子找不到谋生的办法呢，”卡德瓦拉德太太说。听到开门声，她扭过头去，喊道：“啊，布鲁克先生来了。我刚才总觉得我们像缺少什么似的，现在明白了。你当然是来看这场古怪的葬礼吧？”

“不对，我是来看卡苏朋的——看看他身体怎么样，你知道。还捎来了一点小消息，一点小消息，亲爱的。”布鲁克先生看到多萝西娅走来，向她点点头说。“我刚到图书室去过，看见卡苏朋正埋头读书呢。我劝他别那么用功，我说：‘这绝对不行，你知道，你得想想你的妻子，卡苏朋。’他答应立刻到楼上来。我没把消息告诉他，只是要他务必上楼一趟。”

“瞧，他们现在走出教堂了，”卡德瓦拉德太太喊道。“我的天，真是稀奇古怪，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想，利德盖特先生是作为医生参加的。不过那个女人确实长得不错，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应该是她的儿子吧。詹姆士爵士，他们是谁，你知道吗？”

“我看到文西在那儿，他是米德尔马契的市长，他们大概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吧。”詹姆士爵士说，询问似的看看布鲁克先生，后者点头答道：

“是的，这是一个体面的家庭——文西是一个很出色的人，工商界有头有面的人物。你知道，你在我家中见过他。”

“哦，对了，你的秘密委员会成员之一。”卡德瓦拉德太太挑衅似的说。

“可惜只会带着猎狗追追野兔。”詹姆士爵士说，露出轻蔑的脸色，表示只有他才是捕捉狐狸的真正猎手。

“而且是个吸血鬼，把蒂普顿和弗雷什特那些手织机织工的血汗都吸干了。那就是他家里的人这么漂亮，这么阔气的原因，”卡德瓦拉德太太说。“那些愁眉不展、脸色发紫的人是很好的陪衬。我的天，他们像一套水壶！你们瞧汉弗莱，他穿一身白法衣站在中间，比谁都高，像一个难看的天使长。”

“可是葬礼，这是一件庄严的事，”布鲁克先生说，“你应该用那样的眼光看它才对，你知道。”

“我可不想用那种眼光看它。我不能老是装出一副庄严的神色，要不，庄严就不值钱了。那个老人应该死了，这些人谁也不会为他悲伤。”

“多么可怜！”多萝西娅说。“我觉得好像从没看到过比这出殡更伤心的事。它使早晨的天空都变得暗淡了。我想到一个人要死，死后又没有一个人爱他，就觉得受不了。”

她还想往下讲，但看到她的丈夫进来了，他坐在稍后一点的地方。他的出现给她带来的变化并不总是愉快的，她觉得他心里往往在反对她的话。

“瞧，”卡德瓦拉德太太喊道，“那个阔肩膀的人背后有一张陌生的脸，比他们哪一个都古怪，脑瓜圆圆的，眼睛暴了出来，像一只青蛙，你们瞧呀。我看，这家伙一定不是我们英国人的血统。”

“让我看看！”西莉亚说，又恢复了好奇心。她站在卡德瓦拉德太太背后，从她头顶上俯出身子张望。“啊，好一个丑八怪！”接着，立刻换成了另一种惊讶的表情，她又说道：“怎么，多多，你从没告诉我，拉迪斯拉夫先生已经回来了呢！”

多萝西娅吃了一惊，立即抬起头，望望她的伯父，卡苏朋先生却望着她。大家发觉，她的脸色突然变白了。

“他是跟我一起来的，你知道，他是我的客人，目前住在我的田庄上。”布鲁克先生说，口气仍那么随便，一边向多萝西娅点点头，似乎这消息正是她所期待的。“我们把那幅画放在马车顶上给捎来了。卡苏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非常高兴。画上的你真是栩栩如生，活像阿奎那转世，你知道。确实画得不赖。你不妨听听小拉迪斯拉夫怎么讲。他谈起来头头是道，真有意思，每一个细节他都讲得那么透彻，他懂得艺术，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这是一个难得的朋友，你知道，任何方面都比得上你，这样的人我好久没有遇见了。”

卡苏朋先生冷冰冰的，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尽量克制自己的气恼，但只能做到保持沉默。威尔的信他记得清清楚楚，与多萝西娅一样。他发现它不见了，留给他病愈以后看的信中没有它，他心里断

定，多萝西娅已写信通知威尔，叫他别到洛伊克来。他出于强烈的自尊心，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没再提起它。但现在他推测，她是要求她的伯父把威尔请到蒂普顿田庄去了。多萝西娅觉得，眼前这时候没法作任何解释。

卡德瓦拉德太太的眼睛已经离开墓园，她看了一会这场哑剧，可是看不出一点名堂，心里不免纳闷，只得问道："拉迪斯拉夫先生是谁？"

"卡苏朋先生的一个年轻亲戚。"詹姆士爵士马上答道。他性情随和，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反应灵敏，看得比较清楚，他从多萝西娅注视丈夫的目光中猜到，她心里有些惊慌。

"一个出色的小伙子，得到过卡苏朋多方面的关照，"布鲁克先生解释道。"卡苏朋，他要把你为他花的钱还你呢。"他继续说，赞许地点点头。"我希望他住在我那里，不妨多住些日子，我们可以一起整理我的材料。你知道，我有不少想法，也收集了不少事实，我看得出，他可以帮我理出一个头绪来，他记得正确的引文，比如 omne tulit punctum[①]，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他还能用发人深省的语言阐明问题。我是在不久以前你生病的时候发信邀请他的，卡苏朋。多萝西娅说，你不能在家里接待任何客人，你知道，所以她央求我写封信。"

可怜的多萝西娅觉得，伯父的每一句话都像一粒沙子，掉进了卡苏朋先生的眼睛。现在再要解释，说她并未要求伯父邀请威尔·拉迪斯拉夫，看来完全不合适了。她没法向自己说明，她的丈夫为什么不欢迎他——图书室中那一幕，已在她心头打下了痛苦的烙印；但她觉得目前不便再讲什么，免得把这种不愉快的印象带给别人。其实，卡苏朋先生本人对那些混乱的思想，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他像我们大家一样，恼怒的情绪一旦形成，便尽量为它寻找辩解的理由，而不是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但他努力克制外在的表现，只有多萝西娅能看出他脸上的变化，接着，他装出比平时更庄严的姿态，用更动听的声调说道：

---

① 拉丁文，这里只讲了半句，全句的意思是："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出自贺拉斯的《诗艺》。

"亲爱的先生,你真是非常好客,蒙你这么热心招待我的一个亲戚,我应该向你表示谢意。"

葬礼现在结束了,墓园上已经没有人。

"卡德瓦拉德太太,你现在可以看到他了,"西莉亚说。"他跟卡苏朋先生的姨妈一模一样,她有一幅小画像,挂在多萝西娅的起居室里,那张脸非常惹人喜爱。"

"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卡德瓦拉德太太冷淡地说。"卡苏朋先生,你的侄儿打算干什么?"

"对不起,他不是我的侄儿。他只是我的表侄。"

"哦,你知道,"布鲁克先生插嘴道,"他正想练习靠自己的翅膀飞翔呢。这样的小伙子是可以有些作为的。我愿意给他提供一些机会。眼前他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秘书,像霍布斯①、弥尔顿、斯威夫特,以及诸如此类的人。"

"我明白,"卡德瓦拉德太太说。"那就是给人起草演说稿的角色。"

"我现在去带他进来,好吗,卡苏朋?"布鲁克先生说。"你知道,我不叫他,他不会进屋。然后我们一起下楼看画。画上的你像活的一样,完全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的模样,一只食指按在一页书上。圣博纳文图拉② 显得胖了一些,服饰华丽,也许这是别的什么人,正抬头望着三位一体的神。一切都是象征的,你知道,这是更高类型的艺术,我在一定程度上喜爱这种艺术,但并不过分喜爱——你知道,要理解这类东西,还是有些吃力的。不过这对你是很合适的,卡苏朋。在那位画家笔下,你的皮肤很好——结实,透明,具有诸如此类的特点。我有一个时期也喜欢画几笔。不过,我还是招呼拉迪斯拉夫进屋来吧。"

---

①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年轻时曾在大贵族家任秘书之类职务。

② 博纳文图拉(1217? —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及神学家。

# 第三十五章

我最大的欢乐就是看到一群继承人
大失所望，他们念完了长长的遗嘱，
吓得目瞪口呆，垂头丧气，
他们脸色发白，大吃一惊，发现
留给他们的只是一声晚安，一个嘲笑。
我相信，我还要特地从另一个世界回来，
看看他们那副愁眉苦脸的狼狈相。

——勒尼亚尔：《遗产继承人》①

当各类牲畜一对对进入方舟时②，可想而知，这双双对对的牲畜都在窃窃私语，它们心想，饲料就这么一些，要靠它养活的牲口却这么多，这势必减少分配的口粮。（我想，那些秃鹫在这场合扮演的角色，恐怕很难用笔墨形容，它们在吃的方面一向贪得无厌，而且生来就不讲客气和礼貌。）

那些笃信基督的食肉动物，在参加彼得·费瑟斯通的葬礼时，自然也难免产生这类想法。大多数人都把眼睛盯着那一笔有限的财富，都指望得到最大的一份。天经地义的血亲，外加姻亲，已经为数不少，而且每人又存在各种可能性，这就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园地。对文西家的嫉妒，使具费瑟斯通血统的全体家族联合一致，采取敌对立场，何况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血亲中某一人会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权利，这样，长腿少爷弗莱德·文西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大家担心田产会给他一人独吞，此外还有些人，如玛丽·高思，也莫名其妙地成了嫉妒的对象，遭到了不少人的仇视和攻击。在宗族内部，索洛蒙忽然发现，乔纳无权分取遗

① 让·弗朗索瓦·勒尼亚尔（1655—1709），法国喜剧作家和诗人，生前声誉仅次于莫里哀，但作品大多缺乏深刻的思想意义。《遗产继承人》是他最重要的一本喜剧。

② 见《旧约·创世记》："耶和华对挪亚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进入方舟。

产，乔纳则指责索洛蒙贪心不足；简恩作为长姊，认为玛撒的子女不能与小沃尔们享有同等权利，但玛撒对长子长女的优先继承权抱怀疑态度，觉得简恩已经“太多”了。这些都是关系最密切的亲属，他们对堂兄弟姊妹，以及堂兄弟姊妹的子女，也企图乘机捞一把油水，自然觉得岂有此理，一直在心中盘算，如果这些人如此之多，那么哪怕是小小的赠与，一笔笔加起来，也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数目。前来听取遗嘱宣读的，还有两个表兄弟，两个表侄。表侄中的一个便是特朗布尔先生，另一个是米德尔马契的绸布商人，他态度文雅，讲话时送气音特别多。两个表兄弟是从布拉辛来的老人，一个认为他平时省吃俭用，不时积攒些钱，买了牡蛎等等食物，孝敬有钱的表兄彼得，他理应从他的遗产中得到些好处；另一个却铁板着脸，一言不发，把手和下巴搁在手杖上，认为他的权利不是建立在小恩小惠上，而是由于他为人正直。这两个德高望重的公民虽然来自布拉辛，却与乔纳·费瑟斯通水火不容。这也难怪，一个才子只能在亲族以外的人中得到尊敬。

“不用说，特朗布尔自己也相信，他会拿到五百英镑，这简直毫无疑问，我甚至猜想，我的哥哥已亲口答应过他。”索洛蒙说，跟两个姊妹在一起合计，这是出殡的前一天晚上。

“我的天哪！”穷苦的妹妹玛撒喊道，她一听到几百镑，顿时习惯地想起了她欠下的租金。

但是到了当天早上，由于一个奇怪的吊唁者的到达，几天来的猜测活动全给打乱了。这人好像从月球上突然降临到了他们中间，他就是卡德瓦拉德太太形容过的青蛙脸的陌生人，大约三十二三岁，眼睛鼓鼓的，嘴唇薄薄的，嘴巴向下弯成弧形，头发向后梳得光溜溜的，脑门从眉毛起蓦地塌陷，这一切自然使这张脸具备了蛙类的呆板神情。显然，这也是一个遗产继承人，要不，他怎么会老远的赶来吊唁？这就产生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引起了一些新的疑问，几乎使送葬的马车里变得鸦雀无声。如果有一件事完全背着我们在进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它却逍遥自在地活动着，也许还在暗中窥视着我们，那么我们一旦发现了它，谁不会感到气愤呢？这个奇怪的问题人物，从来没有人见到过，只有玛丽·高思曾看见他光临过斯通大院两次，每次

费瑟斯通先生都在楼下，与他单独谈了几个小时。但其他，她也一无所知，她找机会把这事告诉了她的父亲；也许除了律师，只有凯莱布没有用厌恶或猜疑的眼光，只是用探询的眼光看待这个陌生人。凯莱布·高思对遗产不抱希望，也不像别人那么贪心，但他对证实自己的猜测很感兴趣。他坐在那里，露出安详的神态，似笑非笑地摸摸下巴，两眼炯炯发亮，射出明智的目光，宛如在估量一棵树的价值，这使他与别人脸上那种惊慌或轻蔑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个谁也不认识的吊唁者，据说名叫李格，他走进镶护壁板的客厅，便在靠近门口的椅子上坐了下去，等待遗嘱的宣读。索洛蒙先生和乔纳先生刚才跟律师一起上楼寻找遗嘱了。沃尔太太看到她和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中间隔着两个空位子，便挪到了那位权威人士旁边，后者正在拨弄挂在表链上的印章，用手指抚平衣服，决心不表示任何诧异或惊讶，以免损害他精明能干的声誉。

“我猜想，我故世的哥哥所做的一切安排，你全都了解，特朗布尔先生。”沃尔太太说，把嘶哑的嗓音压得极轻极轻，连那顶披黑纱的帽子也凑到了特朗布尔先生耳边。

“我的好太太，凡是告诉我的话，都是绝对保密的。”拍卖商说，还举起了一只手，好像要掩盖那个秘密似的。

“不过那些自以为交了好运的人，还是难免失望的。”沃尔太太继续道，从这句话中找到了一些安慰。

“希望往往是靠不住的。”特朗布尔先生说，依然保持着莫测高深的外表。

“啊！”沃尔太太应了一声，向对面文西家的人瞪了一眼，挪回了玛撒妹妹身边。

“可怜的彼得老是守口如瓶，实在奇怪，”她说，声音仍压得低低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只求老天保佑，他不致比我们想的更坏，玛撒。”

可怜的克兰奇太太生得肥胖，老是气喘吁吁，哪怕是低声耳语也很响，像一只破旧的手摇风琴，随时会走调。她顾虑重重，尽量使自己的话四平八稳，无懈可击。

“我从来不是一个贪心的人，简恩，”她答道，“但我有六个孩子，

还埋葬过三个，而且我嫁的不是有钱人家。我最大的孩子便坐在对面，他才十九岁，一切就不必我说了，你想象得到。股票总是亏本，田地收成又坏。我除了向上帝祷告，简直没有别的办法，尽管一个哥哥是单身汉，另一个结过两次婚，但没有子女……这困难，谁都想象得到！”

这时，文西先生望了望李格先生那张不动声色的脸，掏出鼻烟匣，用手指轻轻叩了两下，又把它放回了口袋，没有打开，仿佛这种享受尽管能使头脑清醒，在眼前这场合却不太适宜。“我相信，费瑟斯通是明白事理的，不像我们大家猜想的那么坏，”他凑在妻子的耳边说。“这次丧事证明，他想到了每一个亲友。一个人要求他的亲友送他入土，这应该是好兆，即使他们穷一些，他并不认为他们丢了他的脸。要是他留给我们一些小小的产业，我就更满意了。这对生活不太富裕的人，还是大有补助的。”

“这排场也是够体面的了，黑纱、绸缎，一切应有尽有。”文西太太满意地说。

但是我很遗憾，弗莱德这时却拼命想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要不，那真是比他父亲的鼻烟匣更不合时宜了。原来，乔纳先生正在谈什么“私生子”，这句话给弗莱德无意之中听到了，那个陌生人的脸又正好对着他，他越看越觉得滑稽，差点笑出声音。玛丽·高思发现他的嘴巴在抽搐，弄得他无法可想，只得干咳了几声，于是她灵机一动，赶紧设法搭救，跟他换了个位子，让他坐在隐蔽的角落里。弗莱德踌躇满志，对所有的人，包括李格在内，都心平气和，他觉得别人都不如他幸运，因此对大家有些怜悯，绝对不愿自己在行动上有什么失着。尽管这样，他还是有些忍俊不禁。

但是律师和两位兄弟的入场，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

律师就是斯坦迪什先生，他今天早上来到了斯通大院，他相信，他对一切了如指掌，不到天黑，某些人会心花怒放，某些人则不免大失所望。他为费瑟斯通先生立过三份遗嘱，现在要宣读的是最后一份。斯坦迪什先生的举止是固定不变的，他的嗓音总是那么深沉，对每个人总是彬彬有礼，一视同仁，好像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差别，谈的话不外是干草的收成今年“一定很好！”或者“最近公报上宣布的国

王，他本是克拉伦斯公爵①，一个道道地地的水手，由他来统治英国这样的岛国，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老费瑟斯通生前时常坐在屋里，望着炉火，心想总有一天，斯坦迪什也会发现他上了大当。当然，要是他临终前如愿以偿，销毁了另一个律师替他写的那份遗嘱，他就不能跟他开这个玩笑了，不过他生前还是为这事得意过一阵。今天，斯坦迪什先生真的吃了一惊，但并没有不高兴，相反，他倒觉得很有趣，萌发了一点好奇心，因为第二份遗嘱的出现，势必使期望中的费瑟斯通家族的惊讶有增无减，更加强烈。

至于索洛蒙和乔纳的情绪，那还处在举棋不定的状态。在他们看来，第一份遗嘱仍保持着一定的效力，可怜的彼得显然有前后两种打算，它们交织在一起，以致为无休无止的“打官司”创造了条件，谁要捞到好处，先得通过这道手续——这自然要费些周折，但至少可以做到利益均沾。因此两兄弟跟随斯坦迪什先生进屋时，什么表情也没有，严守中立。但是索洛蒙又掏出了他的白手帕，他觉得，不论哪一份遗嘱，都有一些伤心的词句，而且为了悼念死者，尽管没有一滴眼泪，从习惯上说，手帕还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在这个时刻，心跳得最厉害的还是玛丽·高思，因为她意识到，实际上是她保存了这第二份遗嘱，而它却可能对在场的某些人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她本人，没有人知道最后一夜发生的事。

斯坦迪什先生在屋子中央的桌子旁边就座之后，神色不慌不忙，连咳嗽也慢条斯理的，似乎要把喉咙先打扫干净。最后他开口道：“我手里拿的这份遗嘱，是由我起草，然后由我们故世的朋友在一八二五年八月九日签字生效的。但我发现，这以后还有一份我从未知晓的文件，它的日期是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日，离前一份还不到一年。”这时，斯坦迪什先生又戴上眼镜，仔细地在一份文件上看了一会，说道：“那最后一份遗嘱还有一份附录，它的日期是一八二八年三月一日。”

① 克拉伦斯公爵是乔治三世的第三个儿子，一八三〇年乔治四世死后，由他继承王位(一八三〇年六月)，称威廉四世。他是海军军官出身，因此被称为“水手国王”。

“我的天哪！”玛撒妹妹突然说，她并不想让人听到，只是在这些日期的刺激下，嗓子自然发出了这些声音。

“我先念较早的一份遗嘱，”斯坦迪什先生继续道，“因为鉴于他没有销毁这份文件，它仍表现了死者的意愿。”

遗嘱的绪言部分有些冗长，坐在索洛蒙旁边的几个人伤心地摇摇头，注视着地面——这时每个人的眼睛都避免跟别人接触，不是盯着桌布上的某一点，便是望着斯坦迪什先生的秃顶，唯一的例外是玛丽·高思。在大家目不斜视、正襟危坐的时刻，她正可以趁此机会观察所有的人。听到“兹将遗产分配如下”时，她看见每一张脸都发生了不易觉察的变化，仿佛有一条微弱的电流从它们上面掠过。只有李格先生依然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地坐在那儿，可是大家都给更重要的问题吸引住了，谁也不再理会他。人人全神贯注听着遗产的分配，不论它们会不会在第二份遗嘱中被取消。弗莱德涨红了脸，文西先生觉得再也不能不把鼻烟匣掏出口袋，虽然还是没有把它打开。

开头是小额遗产的赠与。尽管大家知道，还有另一份遗嘱，故世的彼得很可能改变初衷，但厌恶和愤怒还是越来越大，几乎无法克制。人们喜欢在所有的时间里，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得到公正的对待。可是彼得居然在五年以前，只留给他的亲兄弟和亲姊妹每人两百镑，亲侄儿侄女和亲甥儿甥女每人一百镑，高思家的人一个也没提到，但文西太太和罗莎蒙德却每人也有一百镑。特朗布尔先生得到了那根金柄手杖和五十镑钱，其他表侄和在场的堂表兄弟们，每人也都得到了相同的数目，正如那位脸色死板的表兄弟所说，这种遗赠简直令人发指。这类引起不快的小额赠与，还有不少是分送给没有出席的人的——这些人的身份不明，可能都有疑问，说不定还是下等人。匆匆估计一下，总数大约已达三千镑。那么其余的钱，彼得预备给谁呢？还有田地呢？其中又有哪些会取消，哪些不会取消？这些改变是变好还是变坏呢？一切情绪都是有条件的，最后可能证明并不正确。好在人是相当坚强的，在这种混乱的猜疑状态中，仍可以安然坐着，保持平静。有的人垂着下嘴唇，有的人翘起了下嘴唇，按照他们肌肉的习惯，采取不同的活动方式。只有简恩和玛撒在这些疑问的冲击下开始哭了。贫穷的克兰奇太太之所以哭，一半是由于

感动,因为她不花丝毫力气,便得到了几百镑,一半也是因为她觉得她分到的太少了。沃尔太太却牢骚满腹,觉得她作为一个亲姊妹,得到的却这么少,那些不相干的人得到的又这么多。现在普遍的想法是,那“大部分”都会落到弗莱德·文西手里,不过文西家的人听到宣布价值一万镑的特种投资款项归他所有时,仍不免有些受宠若惊。但还有田地呢,是不是也会给他?弗莱德拼命咬嘴唇——要不露出笑脸是不容易的。文西太太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母亲,取消的可能性在这迷人的景象面前,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还剩下一部分动产和全部田地,但是所有这一切全都给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啊,谁想得到!啊,对守口如瓶的老人寄予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啊,人们的愚蠢是哪怕用千言万语也无法充分表达的!总之,其余一切财产的继承人便是乔舒亚·李格,他也是唯一的遗嘱执行人,从目前起,他的姓便改为费瑟斯通。

屋子里出现了一片窸窣声,人人像都在发抖似的。大家又瞪起眼睛,望着李格先生,可是他显然一点也没感到惊异。

“这真是对遗产别开生面的安排!”特朗布尔先生喊道,现在他宁可大家相信,他对这一切事先并不知情了。“但还有第二份遗嘱,那是更重要的文件。我们听到的还不是故世者的最后意愿呢。”

玛丽·高思却觉得,他们即将听到的,并不是最后的意愿。第二份遗嘱取消了一切,只保留了前面提到的对一些下等人的赠与(这方面的某些改变记在附录里),全部位于洛伊克教区的田产,全部股票和房屋家具,全归乔舒亚·李格一人所有。其余的财产则作为兴建一所养老院的费用和基金,它将命名为费瑟斯通救济院,设在离米德尔马契不远的一个地点,那块土地已由立遗嘱人专为这个用途买下。据遗嘱所述,他这么做,是为了表示对上帝的感谢。所有在场的人都分文未得,只有特朗布尔先生拿到了一根金柄手杖。一时大家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玛丽不敢看一眼弗莱德。

文西先生使劲吸了一会鼻烟,这才第一个开了口。他愤愤不平地大声道:“这种不可理喻的遗嘱,真是闻所未闻!我得说,他立这遗嘱时一定神志不清。我认为,最后这份遗嘱是无效的。”他又道,觉得这句话对事实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斯坦迪什,你说呢?”

“我认为，我们故世的朋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斯坦迪什先生说。“一切完全正常。这里有一封信，跟遗嘱放在一起，它是布拉辛的克莱门斯写的。遗嘱便由他起草。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

“我从未发现已故的费瑟斯通先生有任何精神错乱，任何心理失常的现象，”博思洛普·特朗布尔先生插口道，“但我得说，这份遗嘱是违反常情的。我一向心甘情愿为老人办事，但他明确告诉我，他会在他的遗嘱中向我表示他的谢忱。把一根金柄手杖看作这种表示，那是可笑的，不过幸好我从来不把金钱放在眼里。”

“我看，大家对这件事不必大惊小怪，”凯莱布·高思先生说。“哪怕一份遗嘱像人们所希望的，出自一位胸怀磊落、正直无私的人，你们也可以找出许多理由对它表示怀疑。从我来说，我但愿世上根本没有遗嘱这东西。”

“说真的，这种意见竟出自一个基督徒之口，实在太奇怪了!”律师说。“我倒想请教，你怎么说明你的观点，高思!”

“哦，”凯莱布应了一声，把身子向前倾了一点，细心地把两只手的指尖对准，若有所思地望着地面。他始终觉得，讲话是最困难的一件“工作”。

但这时，乔纳·费瑟斯通先生开口说话了。“好吧，我的哥哥彼得，他一辈子都是个伪君子，表面上装得仁义道德。现在，这份遗嘱撕下了他的一切假面具。要是我早知道，哪怕用六匹马的马车，也休想把我从布拉辛拉到这儿来。明天我就要戴上白礼帽，穿起呢上装，再也不给他戴孝了。”

“我的天哪，”克兰奇太太哭道，“我们花了路费，从老远跑到这儿，我的可怜孩子还在这屋里白坐了那么多天！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的哥哥彼得居然希望感谢上帝。但是我不得不说，他对我的打击是沉重的，残酷的，此外我没什么好讲了。”

“他这么做，对他死后也是没有好处的，这就是我的信念，”索洛蒙说，他的憎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的口气免不了仍是狡猾的。“彼得活着的时候就居心不正，救济院也帮不了他的忙，要知道，他最后还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

“他合法的家族，他的兄弟姊妹，甥儿甥女，一向真心对待他，他

要上教堂,大家就陪着他坐在那里,"沃尔太太说。"照道理讲,他应该把这么一份正当的家私,留给那些从来不知道挥霍、从来不会胡作非为的人才对,这些人并不穷,他们懂得怎样节省每一文钱,使这份家产越积越多。我不怕麻烦,时常上这儿探望他,尽姊妹的责任,谁知他心里总是把我当外人,想起来谁都会感到寒心。但是如果全能的上帝允许发生这样的事,那么他是一定会惩罚他的。索洛蒙哥哥,我得走了,请你用车子送我一下。"

"我再也不想踏进这所房子,"索洛蒙说。"我自己也有田地,也有家产,我才不稀罕呢。"

"人间太不公平了,"乔纳说。"哪怕你辛辛苦苦,也得不到幸福。你还不如做一个守财奴,自己不用,也不给别人。不过那些活着的人,应该吸取教训。一个家族里出了一个傻瓜已经够了。"

"傻瓜何止这一种,还多着呢,"索洛蒙说。"我不想把我的钱丢在阴沟里,也不想把它送给非洲来的野小子。我喜欢的是货真价实的费瑟斯通家族,不是那种改头换面、冒名顶替的家伙。"

这些话,索洛蒙是拉开嗓子向沃尔太太讲的;他站了起来,陪她走了。乔纳兄弟觉得,要说几句比这更尖刻的话也并不难,但再一想,何必得罪斯通大院的新主人,这对自己没有好处,除非这人一毛不拔,既想占用他的姓,又不把这位才子放在眼里,那他就不客气了。

但是那些含沙射影的话,乔舒亚·李格先生根本不放在心上,他马上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冷冰冰地走到斯坦迪什先生面前,不动声色地提出了几个事务性问题。他嗓音尖细,吱吱喳喳的,叫人听了讨厌。弗莱德看到他,再也不想笑,只觉得他是他所见过最不要脸的混蛋。弗莱德这时心里确实很难过。米德尔马契的绸布商人找了个机会,上前跟李格先生搭讪,他想知道,斯通大院的新主人打算置办多少条新裤子;利润总是比遗产更可靠的。而且绸布商人作为表侄,相当心平气和,没有失去他的好奇心。

文西先生发了一顿脾气以后,便不再做声,保持着高傲的缄默,但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很不服气,没有想到离开。最后,他发现妻子走到弗莱德身边,握住宝贝儿子的手呜呜啜泣,当即一跃而起,背对着大家,小声对她道:"露西,克制一下,不要在这些人面前出丑,亲爱

的。”然后又用平时的嗓音喊道：“弗莱德，去吩咐套车，我还有事呢。”

这以前，玛丽·高思已准备跟父亲回家。她在门厅遇到弗莱德，现在第一次有勇气看他。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这是年轻人难免出现的神情。她跟他握手时，发现他的手非常冷。玛丽也心神不定，她意识到，虽然她不是故意要害他，但是她的行为也许大大改变了弗莱德的命运。

“再见，”她说，口气温柔而伤心。“勇敢一些，弗莱德。我相信，你还是没有钱的好。你瞧费瑟斯通先生，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讲讲当然容易，”弗莱德怨气冲天地说。“现在你叫我怎么办？我只能进教会做事了。”（他知道这会使玛丽苦恼，那很好，让她告诉他，他还能做什么吧。）“我本来以为可以把欠你父亲的债马上还清，把一切好好安排一下呢。你连一百镑也没拿到。今后你打算怎么办，玛丽？”

“另外找个饭碗呗，当然，越快越好。我父亲手头事情不少，他可以养活其余的人，不必靠我帮忙。再见。”

不一会儿，那些货真价实的费瑟斯通家族，以及经常上门问候的其他客人，全都离开了斯通大院。在米德尔马契附近，又多了一个外地人，但是就李格·费瑟斯通先生这件事而言，目前大家主要只是对已经出现的局面感到不满，还没有时间考虑，他的到来会在将来产生的影响。谁也不是未卜先知，能够预先看到，随着乔舒亚·李格到来的将是什么。

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怎样提高一个低级主题的问题。在这方面，历史的类比显然是值得借鉴的。这种类比的主要障碍，只是勤奋的叙事者可能觉得篇幅不够，或者（那往往也是同一回事）哪怕对细节作简单的交代，也不易办到，尽管从哲学上他相信，对它们的描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此，为了提高故事的意义，比较简便易行的办法，似乎还是指出：对我所叙述或即将叙述的低等人物，都可以当作寓言，让他们连升几级，成为高等人士，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不能用寓言的形式出现，例如，你可以借一只猴子表现达官贵人，反之亦然。这样，书中如果写到任何不良习性和丑恶行径，读者不妨假想，这些人只是外形上并不高贵实际绝非等闲之辈。要知道，

我讲的虽然只是一些愚夫愚妇的故事,读者的想象力却不必受此束缚,可以设想这都是高贵人士。那些金额尽管微不足道,哪怕破产的贵人也不会把它放在眼里,指望靠它养老送终,但你不妨把它扩大几倍,看作大笔的商业交易,反正这毫不费力,只要相应的加上几个零就成了。

谈到外省的历史,它的代表人物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时期,那还是在第一次改革法案以后好久才到来的,但你们看到,彼得·费瑟斯通的去世和安葬,还是葛雷勋爵[①] 担任首相以前几个月的事。

## 第三十六章

指望抱负不凡的人有自知之明,
那只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
因为抱负不凡就是要出人头地,
使自己变得光辉灿烂,引人注目。
尽管他们与我们时常在一起,
他们却自命为大大超过我们,
仿佛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莫不会赢得我们的惊异和尊敬。
为了使我们的崇拜登峰造极,
他们觉得还必须提醒我们,
他们的意愿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丹尼尔:《菲洛塔斯的悲剧》[②]

---

① 查尔斯·葛雷(1764—1845),辉格党领袖,一八三〇年十一月起任内阁首相,鼓吹议会改变,一八三二年,议会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案。

② 塞缪尔·丹尼尔(1562—161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但主要是写诗,虽然写过一些悲剧,并不著名。《菲洛塔斯的悲剧》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剧本。菲洛塔斯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将领,因参与反对亚历山大的阴谋被捕,经严刑拷打后处死,该剧即搬演此事。这里引用的是菲洛塔斯的台词。

文西先生听了遗嘱回到家中，对许多事物的观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是一个坦率的人，但是对自己的心情喜欢采取曲折的表达方式。他的丝带在市场上销路欠佳，他感到失望之后，便骂他的马夫；他对妹夫布尔斯特罗德生气的时候，他便讽刺挖苦循道派教会。现在很清楚，他对弗莱德的懒惰突然变得严厉了，因为他把一顶绣花便帽从吸烟室扔到了过道的地板上。

他看到那位大少爷预备上楼睡觉，便说道："喂，先生，我看你下个学期可以死心塌地去念书，参加你的学位考试啦。我已经决定，因此我劝你也别再拖延，赶快拿定主意。"

弗莱德没有回答什么，他垂头丧气，伤心之极。二十四小时以前，他非但没有考虑要干什么，而且觉得到这时，他可以高枕无忧，啥也不干了；他可以穿上红色猎装，带着第一流的猎马，骑在旅行用的骏马上，前往游猎地点，以致一路上看到他的人，无不对他啧啧称羡；不仅如此，他还可以马上付清高思先生的钱，玛丽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嫁给他了。这一切都不费吹灰之力，也不必读书，纯粹是天意，是上帝假手于一位老人的怪癖对他的恩赐。但是现在才过了二十四个小时，这一切确凿无疑的前景，顿时成了泡影。他的失望已使他心如刀割，可是他还受到这么粗暴的对待，好像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这实在"太不近人情"了。不过他没说什么，便离开了屋子，让他的母亲去替他辩白。

"你对可怜的孩子太严厉了，文西。尽管那个没良心的老头子欺骗了他，他还是会变好的。我相信，弗莱德是一定有出息的，这就像我坐在这里一样确定无疑。要不然，他怎么会从坟墓的边上又给拉了回来呢？我认为，那无异是抢劫，他实际已把田地给了他，许诺了他——如果使大家相信这点还算不得许诺，那什么才是许诺呢？你瞧，他给了他一万镑，可是临到最后又收回去了。"

"收回！"文西先生气呼呼地说。"我告诉你，露西，这孩子生来就命薄。可你还总把他当宝贝似的。"

"算了，文西，他是我的头生孩子，他出世的时候，你还那么起劲呢。当时你好不得意。"文西太太说，一下子又恢复了愉快的笑容。

"谁知道孩子大了会怎样？我只能说我当时太傻了。"丈夫回答，

可是口气温和多了。

“但是谁的孩子比我们的更好、更漂亮呢？弗莱德大大超过了别人家的儿子，你听他的谈吐，就知道他是进过大学的。还有罗莎蒙德，像她这样的女孩子，上哪儿去找？她比得上这一带的任何小姐，只会比她们好，不会比她们差。你瞧，利德盖特先生来往的都是最高贵的绅士，又见过世面，可他一到这儿，立刻爱上了罗莎蒙德。自然，要是她自己没跟他定亲，那更好一些。说不定她还能遇到什么人，攀一门好得多的亲事呢。我是指她的同学威洛比小姐家，她那些亲戚都是有地位的，不比利德盖特先生差。”

“亲戚，亲戚！”文西先生说。“我不希罕这些亲戚。一个女婿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亲戚关系可以夸耀，这样的女婿，我不要。”

“怎么啦，亲爱的，”文西太太说，“你好像对那门亲事很满意呢。的确，当时我不在家，但罗莎蒙德告诉我，你对他们的订婚没有反对过一句呀。她已经在着手置办精致的床单和麻纱内衣啦。”

“这不是我要她买的，”文西先生说。“我有了一个好吃懒做的宝贝儿子已经够我受的了，一年以内我拿不出钱给她办嫁妆。眼前这个局面非常困难，人人都有破产的危险；我不相信，利德盖特手头有多少钱。我不会答应他们结婚。让他们等着吧，从前他们的长辈也是这么过来的。”

“这会叫罗莎蒙德受不了，文西，你知道，你一向对她是百依百顺的。”

“不成，我不同意。这门亲事越早罢手越好。我不相信，他这么干下去会挣得了大钱。他到处跟人作对，我听说他净干这类得罪人的事。”

“但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十分器重他，亲爱的。我相信，这门亲事，他一定很满意。”

“他满意关我屁事！”文西先生说。“布尔斯特罗德不会养活他们。如果利德盖特指望我掏钱出来，供他们吃喝玩乐，他是打错了算盘，这就是我要说的。我看，不用多久，我就要拉不动这车子啦。你最好把我的意思告诉罗莎。”

这种作风在文西先生这儿，已经司空见惯：先是不假思索，高

高兴兴表示同意，继而一想，又觉得未免太鲁莽，于是通过别人，收回成命，弄得不欢而散。然而文西太太从来不愿违背丈夫的话，到了第二天早上，一有机会，就把他的意思转告了罗莎蒙德。后者一边察看一块薄纱织物上的花纹，一边静静听着，听完以后，把美丽的脖子一扭，只有受过她长期熏陶的人才懂得，这意思就是拒不接受。

“亲爱的，你有什么话吗？”母亲问，表现了慈祥体贴的心情。

“爸爸不会有那样的意思，”罗莎蒙德说，神色泰然自若。“他一向都说，他希望我嫁一个我心爱的人。现在利德盖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早在七个礼拜以前，爸爸就表示同意了。将来我们打算住在布莱登太太的房子里。”

“好吧，亲爱的，你自己跟你爸爸说去。反正你对什么人都有办法。不过今后如果要买织锦缎子，还是上萨德勒店里买好，它比霍普金斯的铺子公道得多。还有，布莱登太太的房子太大，我当然愿意你们住宽敞的房子，但那得配备许多家具，还有地毯等等，此外还得购买金银餐具，玻璃器皿呢。你听到了，你爸爸说，他不能给你们钱。你觉得，利德盖特先生指望他掏钱吗？”

“妈妈，你应该明白，我不可能问他这类问题。这是他自己的事，他自然心中有数。”

“不过他可能想要一些钱呢，亲爱的。我们大家以为，你像弗莱德一样，有希望得到一笔遗产，可现在一切变得这么可怕，想起来都叫人寒心，那个可怜的孩子，他多么失望。”

“这跟我的结婚毫不相干，妈妈。弗莱德今后再也不能懒惰了。我得上楼去，把这块刺绣交给摩根小姐，镂空花边还是她做得最好。我想，玛丽·高思现在也许可以帮我做些东西了。她的针线手艺很出色，在我看来，这是玛丽最大的优点。我希望我的一切麻纱用品都有双重花边，这得花不少工夫。”

文西太太相信，罗莎蒙德能对付她的爸爸，这是有充分根据的。文西先生尽管脾气暴躁，可是除了吃饭和打猎，他的主意往往不能贯彻，这情形有一点像首相，因为形势比人更强，在这种形势面前，哪怕一心寻欢作乐的公子哥儿，也不能事事称心如意。对文

西先生说来，有一种名叫罗莎蒙德的形势特别强大，它具有一种柔软而坚实的韧性，我们知道，这种性质可以使又白又软的生命体穿透拦在路上的顽石。何况爸爸不是顽石，谈不到什么硬度，他的硬度无非只是反复无常的任性，这有时便称作他的脾气，它对他在女儿的亲事问题上贯彻坚定的路线，是极其不利的，而这条路线就是要彻底追究利德盖特的境况，宣布无法提供经济后盾，既禁止马上结婚，也禁止遥遥无期的、无法马上结婚的订婚。这一切说起来十分简单容易，但是一个不愉快的决定总是阻力重重，它是在清早阴冷的时刻形成的，它的寒气经过白天暖流的冲击，只得退避三舍。文西先生的惯技，那种有力的、但间接的意见表达方式，在这件事上也碍难实行，因为利德盖特生性高傲，任何隐晦曲折的话对他显然不能生效，把他的帽子丢在地上更是不必考虑。何况文西先生有一点怕他，他想娶罗莎蒙德，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他又不大敢提起钱的事，因为他自己在这方面也不见得怎么体面。他还怕跟他谈话，遭到他的抢白，因为这个人比他自己受过更好的教育，有更高的修养；他还有一点怕得罪他的女儿。文西先生喜欢扮演的角色，是慷慨的主人，没有人说他的坏话。一天的前半段，他忙于做生意，没有工夫就一项令人不快的决定进行正式交谈，后半段时间得交际应酬，喝酒打牌，享受人生的乐趣。然而时间却无时无刻不在留下它的踪迹，日积月累，终于形成了一种无法改变的力量，也就是说，要改变已经太迟了。

那位被默认的情人，把晚上的时间大部分花在洛伊克门大街。爱情之花就在文西先生眼皮下逐渐开放，它是不必依靠丈人的贷款，或者未来的职业收入灌溉的。年轻人的爱情活动，那是一张蜘蛛的网！哪怕它粘着的几点——那纤细的游丝交错编织的出发点——也几乎不易察觉，它们往往只是指尖的瞬间接触，蓝眼珠和黑眼珠中射出的光线的偶然相遇，吞吞吐吐的片言只语，面颊和嘴唇的微妙变化，隐约的颤栗等等。那网本身则是由自发的信念，模糊的欢乐，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思慕，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和无限的信任所构成。利德盖特全心全意编织着这张网，速度快得惊人，球尔的戏剧性事件给他的教训，早已给丢到了九霄云外；他也忘记了他的医学和生

物学，因为观察浸渍的肌肉或盘子中的眼睛（那种圣路西娅[1] 式的眼睛），以及其他科学研究项目，都不能跟美妙的爱情相提并论，在爱情面前，它们甚至比麻木不仁，比醉心于最庸俗的事物更不足取。至于罗莎蒙德，这位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自然也起劲地编织着这张共同的网。这一切都在客厅里放钢琴的一角进行，尽管爱情躲躲闪闪，灯光还是使它像彩虹一般呈现出来，除了费厄布拉泽先生，许多旁观者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家相信，文西小姐和利德盖特先生已经订婚，这用不着正式宣布，早在米德尔马契得到公认了。

这再度引起了布尔斯特罗德姑妈的忧虑，这一次她决定亲自向她的兄长提出忠告；她到商行找他，这显然是为了避免文西太太的干扰。但他的答复，她并不满意。

"沃尔特，你一点不了解利德盖特先生的状况，便打算承认这一切，这应该不至于吧？"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眼睛睁得大大的，严峻地望着哥哥，而后者在商行里总是闷闷不乐，火气很大。"你想想，这女孩子从小舒服惯了——我很遗憾，我只得说，她考虑上帝考虑得太少——她能靠医生的微末收入过日子吗？"

"别说了，赫莉欧！这些人要到这个城市来，叫我有什么办法？我能关起大门，不让利德盖特进屋吗？布尔斯特罗德把他捧上了天，比谁都卖力。我可从来没有吹捧过这个年轻人。你应该跟你的丈夫去讲这些话，不应该找我谈。"

"说真的，沃尔特，这怎么能怪布尔斯特罗德？我相信，他并不赞成这桩亲事。"

"得啦，要是布尔斯特罗德不那么抬举他，我会把他请进我的客厅吗？"

"但是你请他给弗莱德看病，我觉得，这就是你给了他机会。"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这件事的复杂性使她失去了头绪，抓不住中心了。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错，"文西先生气呼呼地说。"我只知道，我为我的家庭操心，已经弄得头昏脑涨。在你嫁给布尔斯特罗德以前，

---

① 基督教殉教者，于公元三〇四年为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处死，死后被封为圣女。

赫莉欧,我这个哥哥待你并不错,可我得说,他对你的娘家并不关心,不符合一般的情理。”文西先生不像耶稣会会士,但是最狡猾的耶稣会会士也不如他高明,一下子把话转到了这个问题上。赫莉欧不得不替丈夫辩护,以致再也顾不到责备她的哥哥,结果谈话的终点和起点简直南辕北辙,毫不相干,跟近来教区会议上的某些争论差不多。

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没有把她哥哥的抱怨转告丈夫,但是当天晚上,她向他谈起了利德盖特和罗莎蒙德。然而他不像她那么关心这事,只是漫不经心地答道,医生这职业开头难免伴随着危险,必须小心。

“我总觉得,我们不得不祈求上帝保佑那个轻率的女孩子,那也难怪,她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说,希望引起丈夫的同情。

“确实,亲爱的,”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表示同意道。“不属于尘世的人,对执迷不悟的世人的错误,除此以外也很少别的办法了。因此对你哥哥的家庭,我们只得听其自然,不加干预。我当然不希望利德盖特先生成为他家的亲戚,我跟他的关系,只限于他为上帝贡献他的才能这个范围,这是符合从古以来天父对我们的教导的。”

布尔斯特罗德太太没有再说什么,把她感到的一些不满,归结为她自己缺乏宗教精神。她相信,她的丈夫是圣人,这种人的事迹哪怕到了他们百年之后,也会为人传诵不息的。

至于利德盖特本人,他的求婚既已被接受,他就准备接受它的一切后果,这些后果,他认为他都清楚地预见到了。不言而喻,他得在一年以内,也许甚至半年以内结婚。这不符合他早先的打算,但对其他计划并无妨碍,只要把它们重新调整一下就成。不用说,结婚必须按照通常的方式着手筹备。他必须租一幢房子,不是像现在这样住在几间小屋子里。罗莎蒙德曾经谈到布莱登老太太住的房子(也在洛伊克门大街),对它赞美不已,利德盖特听后便时刻留心,等老太太一死,房子空了以后,马上与房主订了租约。

这件事他办得干脆利落,不假思索,就像他向裁缝定制漂亮衣服一样,根本不考虑这是不是挥霍。相反,他对铺张浪费从来没有好感,他的职业使他接触了各色各样的贫穷,他对衣食不周的人总是特

别同情。他在人家吃饭，如果调味汁是装在断了柄的罐子里端上桌的，他会毫不介意，可是豪华的宴会，他事后却忘得一干二净，除非酒席上有一个谈吐不俗的人引起了他的兴趣。尽管这样，他从没想过，他将来要过的会不是他所说的通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桌上有原封的高级葡萄酒，桌旁有恭恭敬敬侍候的仆人。他一面为法国的社会理论叫好，一面却并不想在艰难的环境中接受煎熬。哪怕最激进的观点，只要对我们没有损害，我们也会表示欢迎，尽管我们的家具，我们的交际应酬，我们对自己高贵门第的赞赏心情，已使我们与现存制度结了不解之缘。何况利德盖特对极端观点并无好感，他不喜欢赤脚派的理论，他自己就特别爱穿漂亮的皮靴，他对一切都不抱激进态度，只有在医学改革和科学实验上是例外。在现实生活的其他方面，他都遵守传统的方式，这一半是由于他的自尊心和无意识的利己心理所造成——这种心理我已在前面称之为庸俗——一半也是由于幼稚，那种过分陶醉在自己心爱的思想中的结果。

利德盖特对这桩弄假成真的亲事，也考虑过它的后果，但他考虑的是时间不够，不是钱不够。毫无疑问，恋爱和不断的相会——这是那个一天天越变越漂亮、回忆已不足以表现她的女子所要求的——要占去很多时间，这些时间如果好好利用，是可以使一个“埋头苦干的德国人”作出卓越的、伟大的发现的。这种考虑实际无异在敦促他莫再拖延，应该及早结婚。有一天，他对费厄布拉泽先生说的话便包含这层意思，后者是带着一些池塘里的生物来找他的，因为利德盖特的显微镜比他的好，他想用它观察一下这些生物。他发现，利德盖特的仪器和标本乱七八糟堆在桌上，便挖苦道：

“爱神退化了，他起先带来的是秩序与和谐，现在却又把混乱送了回来。”

“是的，在某些阶段不得不如此，”利德盖特说，扬起眉毛笑了笑，一边动手调整显微镜。“但是以后会出现更好的秩序的。”

“不致太久吧？”教区牧师问。

“我想不致太久，真的。这种没有定局的状态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但一个人在科学上有所设想的时候，每一分钟都包含着机会。我相信，一个人想安心工作，最好的办法还是趁早结婚。到那时，家中

一切都有,不怕什么来打扰他的思考了。他可以得到安静和自由。”

“你这小子真令人羡慕,”教区牧师说。“前途美好:罗莎蒙德,安静,自由,一切都属于你。可是我呢,孑然一身,除了烟斗和池塘里的微生物,啥也没有。怎么样,准备好没有?”

利德盖特要提早结婚的另一个原因,他没有告诉教区牧师。原来有一件事使他十分烦恼,哪怕爱情的美酒也不能安慰他,那就是他不得不天天跟文西家的每个人周旋,参加米德尔马契的闲谈,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打惠斯特牌,干各种无聊的事。文西先生不论讲什么,他都得洗耳恭听,可是有些问题,这位先生实在一窍不通,尤其是某些饮料,他硬说是最好的内脏清洁剂,可以防止污浊空气的危害。文西太太心直口快,头脑简单,她根本没有想到,她会在她的东床快婿心头引起微妙的反感。总之,利德盖特不能不意识到,他跟罗莎蒙德的家庭来往,未免有些降低了身份。那位漂亮的小姐也感到了同样的烦恼,那么他们的结婚正好可以解决她的燃眉之急,让她换个环境,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一天晚上,他坐在她的身边,一眼不眨地望着她的脸,用最温柔的声音说道:“亲爱的! ……”

但我必须先声明一下,他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那扇老式的大窗开着,它几乎跟屋子一样宽,窗外是后花园,不时有一阵阵夏日的清香送进屋内。她的父母出外应酬去了,其余的人也都跑得没了影儿。

“亲爱的! 你的眼皮有些红呀。”

“是吗?”罗莎蒙德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是不喜欢诉说自己的希望或悲伤的,只有经过再三的恳求,她才会委婉曲折地透露一点消息。

“不要瞒我,我看得出!”利德盖特说,把手温柔地按在她的两只手上。“你的一根眼睫毛上还留着小小一滴眼泪呢。你有心事,可是你不肯告诉我。那不是爱情。”

“有些事,我告诉了你,你也无法改变,讲它做什么? 这是天天都会发生的,只是近来也许更糟一些。”

“这是家庭的烦恼。不要怕告诉我。我猜得到。”

“近来爸爸变得火气更大了。弗莱德总是惹他生气，今天早上他们又吵了一场，因为弗莱德威胁说，他决心不再读书，要去做一些根本不值得他做的事。还有……”

罗莎蒙德迟疑了一下，脸上逐渐出现了浅浅的红晕。自从那天早上他们定情以后，利德盖特还没看到她这么伤心过，因此这时，他只觉得她十分可怜。他轻轻吻着那迟疑不决的嘴唇，仿佛在鼓励它们。

“我觉得，似乎爸爸根本不赞成我们的订婚，”罗莎蒙德继续道，声音低得几乎像耳语，“昨晚他还说，他一定要对你讲清楚，告诉你必须放弃这门亲事。”

“你愿意放弃吗?”利德盖特讲得又快又急，似乎有些生气。

“我要做的事，我绝不放弃。”罗莎蒙德说。谈到这个触及她心弦的问题，她又恢复了平静。

“上帝保佑你!”利德盖特说，又吻了她一下。这种认定了目标，坚定不渝的精神，是值得赞美的。他继续道：

“你的父亲现在要我们放弃婚约，这似乎太迟了。你已经成年，我要求你嫁给我。如果有什么事使你不愉快，那只能成为我们应该赶快结婚的理由。”

那对蓝盈盈的眼睛望着他，射出了喜悦的光芒，这是无可怀疑的，它宛如温煦的阳光，照亮了他的整个未来。看来，梦寐以求的幸福(那种天方夜谭式的幸福，就像你正在拥挤、嘈杂的街上行走，突然给请进了美丽的花园，你可以在那里享受一切，却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成为事实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拖延?”他说，显得热烈而坚定。“我已经把房子租下，其他一切很快就可以办妥，不是吗? 你不会计较新衣服。那以后再买也不迟。”

“嘻，你还算是聪明人呢，想的主意多么怪!”罗莎蒙德说。这有趣的分歧使她立刻眉开眼笑，比平时更高兴了，以致脸上又出现了酒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结婚的衣服可以在结婚以后再买的。”

“难道你要我为了几件衣服，再等几个月不成?”利德盖特说，一半以为这是她拿他开心，故意作弄他，一半又怕她真的不愿意马上结

婚。“不要忘记，我们是为了争取一种比现在更美好的幸福，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时时刻刻在一起，不受别人的干扰，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来，亲爱的，告诉我，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完全属于我呢？”

利德盖特的声音中包含着严肃的恳求口气，似乎他觉得，她说不定会异想天开，借故拖延，使他失望。罗莎蒙德也变得严肃了，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实际上，她是在估计花边、针织品和裙子打褶等等的复杂工艺，使她可以大致提出一个日期。

“罗莎蒙德，说吧，说六个星期已经完全够了，”利德盖特追问她道，放下了她的手，把胳臂温柔地围在她的腰上。

这时，她用一只小手在头发上拍了两下，若有所思地扭了扭脖子，然后严肃地说道：

“可是还得买台布窗帘，置办家具等等呢。不过这可以在我们出门的时候，交给妈妈代办。”

“对，那当然。我们必然得出门旅行一两个礼拜。”

“啊，一两个礼拜怎么够！”罗莎蒙德认真地回答。她在想她的夜礼服，那是上高德温·利德盖特爵士府做客时要穿的，这幸福的会见，她在心中已盼望很久，它至少得花去整个蜜月的四分之一时间，哪怕因而推迟跟他叔父的会面也在所不惜；这位叔父是神学博士，地位不算显赫，但由于他的贵族出身，她也很感兴趣。她望着她的心上人，露出了一点不以为然的惊异神色，这使他不免认为，她也许还不想立即结束这种互相分离的甜蜜时刻。

“亲爱的，不论你要怎样，还是把日子定下的好。让我们采取坚定的措施，尽快结束这种状态，免得你再感到任何不快。六个星期！我相信，这已经绰绰有余了。”

“我当然可以尽量快一些，”罗莎蒙德说。“那么，你是不是跟爸爸讲一下？我想，还是给他写信的好。”她涨红了脸，望着他，就像我们在美妙的夕阳光中，高高兴兴走进花园的时候，那些仰起了头望着我们的花朵一样。不是吗，那些鲜艳美丽、含苞待放的花瓣中间，不也可能隐藏着又像仙女又像婴孩的生灵，正默默无言地望着我们吗？

他用嘴唇吻着她的耳朵，耳朵下那小小的一圈脖子。他们静静地坐在那儿，过了好久，时间像小溪一样，在阳光的轻吻下潺潺流去。

罗莎蒙德心想，谁也不会像她这么沉浸在爱情中；利德盖特心想，在他那一切狂热的错误和荒谬的轻信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女性。他似乎已经嗅到了结婚的甜蜜气息，这就是那位温柔体贴、百依百顺的少女带来的，她尊重他那崇高的思想和重要的工作，永远不会干扰这些活动；她会把家庭安排得有条不紊，像变戏法一样使收支永远平衡，同时她的手指还随时准备抚摩琴弦，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诗的韵味；她端庄娴淑，遵守闺训，永远不会越出雷池一步，因为她生性温驯，万一越出轨道，马上会接受丈夫的规劝，改正错误。现在他比以往更加清楚，他迟迟不愿结婚是一大失策，结婚不会阻碍，只会促进一个人的事业。第二天，他正好送一个病人到布拉辛，偶然看到一套餐具，觉得这正是他需要的，于是马上买了下来。一看到马上就买，这是最好的，可以节省时间，而且利德盖特讨厌难看的陶器。那套餐具价格昂贵，但作为像样的餐具，这也不足为奇。置备用具还是得不惜代价，何况这在一生中不过一次。

“那一定是很漂亮的，”文西太太说，因为利德盖特向她提到了买餐具的事，还描绘得有声有色。“罗莎应该用这种贵重的物品。我相信，这一定是打不破的！”

“我们必须雇不会打碎东西的仆人，”利德盖特说。（当然，这类推理并不能保证后果不出差错。但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一种推理不会得到科学家的认可。）

不用说，对妈妈是什么都可以讲的，不必犹豫，她绝不会采取不同的观点，让你扫兴，而且她自己就是一个幸福的妻子，她对女儿的婚事除了骄傲，不可能有其他感觉。但是父亲方面，罗莎蒙德要利德盖特写信向他提出，这是颇有见地的。为了使这封信不致显得太突然，第二天早上，她特地陪爸爸一起上商行，在路上她告诉他，利德盖特打算尽快结婚。

“胡说，亲爱的，”文西先生道。“他拿什么来结婚？你还是放弃这门亲事好得多。我以前早跟你讲明白了。如果你愿意嫁一个穷人，你读那些书干什么？这使一个父亲看了感到不忍心。”

“利德盖特先生并不穷，爸爸。他顶下了皮科克的业务，据大家说，这一年可以有八九百镑收入呢。”

“完全胡说八道！接替医生的业务，这算得了什么？他还不如去买第二年的燕子好。这都是靠不住的玩意儿。”

“恰恰相反，爸爸，他的业务还会蒸蒸日上呢。你瞧，彻泰姆家和卡苏朋家都在请他看病。”

“我希望他明白，我不会给他什么。弗莱德的事使我很失望，议会就要解散，到处都在捣毁机器，大选即将到来……”

“我的好爸爸！这一切跟我的结婚什么相干？”

“关系大得很呢！我们说不定都得同归于尽——国家正处在风雨飘摇中！有人说，这已到了世界末日，老实说，我看也像是这么回事。不论怎样，眼前不是我从企业中抽取资金的时候，我希望利德盖特明白这点。”

“我相信，他不指望你给他什么，爸爸。他的亲戚地位都很高，他不论做什么，都会有前途的。眼前他在从事科学研究。”

文西先生没有做声。

“这是决定我幸福的大事，爸爸，我不能放弃它。利德盖特先生是一位绅士。我不能再爱任何一个不是真正绅士的人。你不致要我走阿拉贝拉·霍利的路，抑郁而死吧？你知道，我从来不改变自己的主意。”

爸爸还是没有做声。

“答应我吧，爸爸，答应我，你会同意我们的要求。我们永远不会彼此反目。你知道，你一向主张，求婚以后应该尽快结婚，不要拖延。”

事情似乎十分紧急，文西先生不得不说：“好吧，好吧，孩子，可他必须先写信给我，我才可以答复他。”这样，罗莎蒙德相信，她已经达到了目的。

文西先生的答复归根结蒂一句话，就是要利德盖特保证自己能独立生活，这要求立即被接受了。假定利德盖特死了，他的话自然万无一失，绝对可靠，然而要是不死，它却不能保证他的自立。但不管怎样，它为罗莎蒙德的婚事扫除了障碍，使一切得以顺利进行。必须置备的物品在加速购置，同时也尽量精打细算，审慎从事。一个新娘(她是要去拜访从男爵府的呢)必须有几块第一流的手绢，但除了这

绝对不可缺少的半打以外，她避免使用最华贵的绣花和瓦朗西纳花边[①]。利德盖特也发现，自从他到米德尔马契以后，他的八百镑存款已所剩无几，因此有一次他前往布拉辛，在基布尔的铺子里买刀叉和调羹时，看到了一些古色古香的镀金餐具，尽管心里喜欢，也没有购买。他太自负，不愿让人看到，似乎他在指望文西先生拿钱给他置备家具；他也不想浪费时间，推测他的丈人会给多少嫁妆，使他手头不致太拮据；好在不是一切非得马上付现款不可，有些账单可以留到以后再说。他绝不任意挥霍，但是必要的物品总得购买，既要购买，就得买好一些的，否则反而得不偿失。当然，这一切都是次要的，利德盖特没有忘记，科学和他的职业还是他应该全力以赴追求的目标，但他不能想象自己可以住在伦奇那样的家里从事这些工作——那里，所有的门都开着，台布破了，孩子围着腌臜的围嘴儿，午餐吃的是不堪下咽的剩菜，用的是发黑的刀叉和白底蓝花的陶瓷盘子。伦奇的老婆病病歪歪，脸色苍白，整年披着一块大围巾，像木乃伊一样关在屋里。他必然一开始就走错了路，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家庭主妇。

然而罗莎蒙德方面，各种推测却不少，只是灵敏的伪装能力随时在向她提出警告：不能泄漏机密，使它们显得过于粗俗。

"我多么想认识你的家族。"一天在讨论蜜月旅行时，她说道。"我们不妨安排一条路线，使我们回来时可以去看看他们。你的叔伯中间，你最喜欢哪一个？"

"哦……我想是高德温伯父。他是一个忠厚的老人家。"

"你小时候，时常住在夸林汉姆他的府上，是吗？我多么希望看到你从小生活的地方，你日常接触的一切。他知道你要结婚吗？"

"不知道，"利德盖特毫不在意地说，在椅上转过身子，朝后掠了一下头发。

"你这个淘气的侄儿太不懂事了，应该写封信通知他。他也许会请你带我上夸林汉姆，那你就可以让我看到那地方，我也可以想象，你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怎样在那里生活。要知道，你是在我家中看到我的，它便是我从小居住的地方。可是我对你的家却一无所知，这太

① 法国瓦朗西纳地方生产的一种高级花边。

不公平了。但也许你觉得娶了我,有些丢脸。我忘记这一点了。”

利德盖特对她温柔地笑笑,经她这么一讲,他心中确实感到,带着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新娘回家,是可以自豪的,因此值得辛苦一趟。这样,他不免跃跃欲试,很想与罗莎蒙德一起回家乡走走了。

“好吧,我会写信给他。只是我那几个堂兄弟很讨厌。”

在罗莎蒙德看来,谈到一个从男爵的府上,能够这么不以为意,是很了不起的。她想到自己不久以后,也能享受到不把他们当一回事的乐趣,更觉得沾沾自喜。

但是妈妈差点把一切都搞糟了,一两天后,她说道:

“利德盖特先生,我希望,你的伯父高德温爵士不致瞧不起罗莎。我想,他应该给她一点见面礼吧。一两千英镑,这在一个从男爵是算不得什么的。”

“妈妈!”罗莎蒙德喊道,脸涨得通红。利德盖特觉得她怪可怜的,因此没说什么,只是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好奇地端详一张图片,仿佛根本没听到那些话。后来,妈妈讲了一大篇孝顺长辈的道理,仍像平时一样温存体贴。可是罗莎蒙德心想,要是有一天,那些出身高贵的讨厌的堂兄弟中,有哪一个忽然动了雅兴,跑到米德尔马契来,那么她家中一定有不少事会叫他们看不顺眼。由此可见,今后让利德盖特离开米德尔马契,在别处另谋一个体面的职务,还是十分必要的。这应该并不困难,一个人有了身为爵士的伯父,又在科学上有所发现,还愁什么办不成呢?你们看到,利德盖特曾那么热情洋溢地跟罗莎蒙德谈过自己的希望,说他要把一生献给最崇高的目标,还为自己能向这位小姐倾诉一切感到庆幸;他相信,她将把他带进甜蜜的温柔乡,那是一个事事称心、充满诗情画意的天地,它像夏日的天空和遍布鲜花的草地一样,会给我们辛劳的生活带来休息和安慰。

利德盖特是把希望寄托在不同的心理上,如果打个比方,我不妨称之为雄鹅和雌鹅的心理;他所特别向往的,便是雌鹅的温情脉脉、百依百顺和雄鹅的远大抱负、坚强毅力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神奇瑰丽的生活画面。

# 第三十七章

她无限幸福，因为她充满自信，
她的心始终那么镇静自若，
既不受美好的希望的迷惑，
也不怕险恶的命运的到来，
只是像坚定的船舶破浪前进，
在大海中保持着正确的航向；
她不想侥幸躲过暴风雨的袭击，
也不对顺利的天气抱空虚的幻想。
这种自信既不畏惧敌人的仇恨，
也不希图得到朋友们的赞美；
她只是凭自身的毅力屹立着，
不向前者也不向后者低头。
　　充满自信的她是无限幸福的，
　　爱上这样一个女子的他也是无限幸福的。

——斯宾塞①

文西先生疑虑重重，不知道在乔治四世驾崩，议会解散，威灵敦和庇尔普遍失却人心，新王表示要改弦易辙之后②，即将到来的，究

---

① 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以长诗《仙后》闻名于世。这里的诗引自他的诗集《爱之歌》。《爱之歌》是歌颂斯宾塞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博伊尔的，共包括八十八首十四行诗，这里引用的是第五十九首。

② 这是指一八三〇年前后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也是本书的背景）。英国自产业革命后，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工业城市，但议会选举制度还是中世纪制定的，大部分选区已名存实亡，而大城市不能取得相应的代表权。新兴阶级要取得政权，必须改革议会选举法，这就成了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一八三〇年，乔治四世去世，新王威廉四世即位，以威灵敦为首的托利党内阁垮台，十一月辉格党党魁葛雷组阁。一八三二年六月，国会选举改革法通过，结束了这个时期。

竟只是一次大选，还是世界的末日，这不过是那个动荡不定的时代在外省人头脑中的微弱反映。乡下地方有的只是萤火虫的亮光，可是时局却五光十色：托利党内阁采取自由派措施；托利党贵族和选民宁可选举自由党人，却不愿投降派内阁[①] 的拥护者当选；要求改革的呼声似乎与改革者本身的利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又蹊跷地得到了对立方面的拥护；在这一片混乱中，谁还知道应该怎么想呢？米德尔马契报纸的购买者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在天主教问题闹得甚嚣尘上的时期，许多人不再阅读《先驱报》——它是以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②] 的话作刊头的，一直站在进步运动的前列——因为它对罗马天主教徒采取了庇尔的立场，从而表现了对耶稣会和异教邪神的纵容态度，玷污了它的自由派观点；现在他们又对《号角报》感到不满，因为它的号音依然针对着罗马，不能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当时谁也不知道，应该拥护谁，反对谁），它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软弱了。

《先驱报》上有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按照它的说法，这个时代由于国家的迫切需要，已使某些人对政治活动的厌恶情绪一扫而尽，这些人具有丰富的阅历，他们的思想既宽广又深沉，他们既有果敢的判断力又宽容温和，既不会感情用事又精力充沛——事实上具有在人类的苦难经历中所极少出现的一切品质。

这个时期，哈克布特先生滔滔不绝的口才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大家只觉得莫测高深，不知道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据说，他在霍利先生的事务所里讲过，那篇社论“出自”蒂普顿的布鲁克之手，还说，布鲁克早在几个月前，已暗中买下了《先驱报》。

“那么，他又想捣鬼了？”霍利先生说。“这家伙像失散的乌龟一样游荡了一个时期，现在又异想天开，要当社会活动家啦？他这么做会弄得不可收拾。我已经注意他好久了。应该对他大喝一声，免得他再胡闹。他是一个不守本分的地主。作为本郡的一位乡绅，干嘛

① 指执行自由派方针的托利党内阁，即威灵敦内阁。由于尖锐的国内矛盾，当时托利党内产生了分歧，形成了“党内有派”的局面。

② 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1749—1806），英国自由派政治家，辉格党党魁。

要去讨好那些不三不四、出身低贱的市民?① 至于他的报纸,我倒但愿他亲自执笔。那就有好戏可看,值得我掏钱买它了。”

“据我所知,他请了一个很有才能的小伙子在当编辑,他写的社论文笔流畅漂亮,可以跟伦敦报纸上的一切媲美。他打算对议会选举改革法案采取激进的立场。”

“我看,还是让布鲁克先改革一下他自己的地租册子吧。他是一个该死的老守财奴,他庄园上的房子东倒西歪,都快塌了。我猜想,这小伙子大概是伦敦来的不务正业的家伙。”

“他名叫拉迪斯拉夫。据说是外国血统。”

“我知道这种人,”霍利先生说。“一个外国间谍。他会以侈谈人权开始,以谋杀女人结束。这就是那种人的作风。”

“你得承认,这都是诬蔑之词,霍利,”哈克布特先生说,预见到他跟他的家庭律师政治上并不一致。“我本人从来不赞成过激的观点——实际上我跟赫斯吉森② 的立场一致——但我不能不顾事实,否认大城市的代表权……”

“大城市个屁!”霍利先生说,对说理有些不耐烦。“米德尔马契的选举如何,我多少还了解一些。你瞧吧,赶明儿把口袋选区③ 统统取消,把英国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城市统统请进议会,这只能增加竞选的费用。我这是照事实讲话。”

霍利先生对《先驱报》嗤之以鼻,认为它是由外国间谍编的,布鲁克热衷于政治,就像一只到处觅食的乌龟,伸出了小脑袋,野心勃勃,跃跃欲试等等,这些看法跟布鲁克自己家中那些人为这事感到的烦

---

① 原文为“下贱的深蓝派自由民”。据后人考证,议会改革前夕,在考文垂竞选议员的两派,分别以浅蓝和深蓝两色为标志,最后深蓝派,即代表市民利益的一派获得胜利。这是许多研究者认为米德尔马契即以考文垂市为原型的主要根据之一。

② 威廉·赫斯吉森(1770—1830),英国政治家及财务家,曾任财相及殖民大臣等,政治上采取温和观点,提倡自由贸易。

③ 英国的选区都是很早以前划分的,到一八三二年议会选举改革以前,有些选区由于人口减少(因工业发展,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等等原因,已为一人或一个家族所操纵,这就是所谓“口袋选区”,也称衰败选区。一八三二年选举法撤销了五十六个这样的选区。

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后者，这结果是逐渐渗透到他们意识中的，正如你的邻居在制造一种难闻的产品，它的味道老是刺激你的鼻孔，最后才被你发现，但你又无权依法取缔它。秘密买进《先驱报》的事，其实还在威尔·拉迪斯拉夫到来以前，那时机会凑巧，报馆老板正好觉得这份产业虽还有些价值，但不能赚钱，因此决心脱手。在布鲁克先生发出邀请信以后，从年轻时代起就埋藏在他心里，但由于各种障碍，一直没有得到成长机会的种子——把他的意见公诸于世的愿望——终于在暗中抽条发芽了。

他与客人情投意合，超过了原先的期望，这也大大加快了那颗种子的成长。原来，威尔不仅对布鲁克先生一度涉猎过的文学艺术颇有心得，而且十分关心政治形势，随时准备讨论它的各种问题，以满腔热情对待它们。这种精神加上良好的记忆，使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发生了广泛的效果。

"他对于我就像是一位雪莱，你知道，"布鲁克先生为了向卡苏朋先生表示感谢，找了个机会这么说。"我不是指任何令人不快的方面，比如放荡不羁，无神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你知道。拉迪斯拉夫的思想感情，从任何方面看，我相信都是好的。说真的，昨天夜里我们一起讨论了许多问题。他对自由、人权和解放，具有与我相同的热情，在这正确的引导下，可以结出良好的果实——你知道，我是指在正确的引导下。我想，我能够使他朝着正确的航向前进。而且由于他是你的亲戚，我特别感到高兴，卡苏朋。"

如果布鲁克先生所说的"正确航向"，比其他那些话含有更具体的内容，是指一种活动，那么卡苏朋先生但愿这项活动离洛伊克越远越好。他在资助威尔的时期，本来对他并无好感，现在他拒绝他的资助之后，就更不喜欢他了。这是我们的情绪中出现任何无能为力的嫉妒时，常有的行为法则。如果我们的能耐只是在地底下打洞，我们那位在地面上坐享现成清福的亲戚（当然，我们反对他是名正言顺的）却在暗中讥笑我们，那么，谁称赞他，也就是从侧面攻击我们。但由于我们心中还有一点天良，我们不能不择手段伤害他，宁可以德报怨，满足他的种种要求。为他签一张支票，使他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优势地位，这能聊以冲淡我们的苦闷情绪。但现在，卡苏朋先生却一下

子给出其不意地剥夺了这种优势(除了记忆中残留的那一些)。他对威尔的反感,并非来自一个年老力衰的丈夫通常所有的嫉妒,它有着更深的根源,是他毕生的奢望和不满所造成的。现在多萝西娅又出现在这中间,何况她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自己也流露了一种指责非难的倾向,这就只能使原先隐晦的不满变本加厉,更显得突出。

在威尔·拉迪斯拉夫方面,他觉得他对卡苏朋的厌恶也在滋长,这使他的感激逐渐减少,因而不断在内心为自己这种情绪辩护。卡苏朋讨厌他,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第一次见面,就看到他的嘴边挂着憎恨,他的目光带有恶意,这种表情几乎跟宣战一样,已把过去的好意一笔勾销。他本来对卡苏朋十分感激,他的反感实际是从他娶这位妻子开始的。当然,一个人为自己受到的恩惠所产生的感激,是否应该由于另一个人受到了损害便让位于愤怒,这是一个问题。但不论怎样,卡苏朋娶了多萝西娅,这是他对她犯了罪。一个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致干出这种事;他愿意把衰老的身体蜷缩在洞穴里,这是他的事,但他不应该引诱一个少女,让她跟他一起待在洞里。"这是骇人听闻的,是用少女给他殉葬。"威尔说。他给自己描绘着多萝西娅内心的忧郁,仿佛在编写一支悲哀的乐曲。他绝对不能忘记她,他要密切注视着她,哪怕失去生活中其他的一切,他也要关心她,让她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奴隶在崇拜着她。不论对自己或别人,威尔都表现了一种——用托马斯·布朗爵士① 的说法——"多余的热情"。道理很简单,他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女人,像多萝西娅那么强烈地打动他。

威尔始终没有接到正式邀请,要他上洛伊克。当然,布鲁克先生充满信心,把一切看得很乐观,认为卡苏朋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心研究学问,想不到这些事,因此自作主张,带拉迪斯拉夫到洛伊克去过几次(同时在别处,一有机会,他也绝不忘记介绍拉迪斯拉夫,说他是"卡苏朋的年轻亲戚")。尽管威尔并未与多萝西娅单独会面,他的到来已足以勾起她从前跟年轻人在一起的友情,使她对这个比她聪明、又似乎准备听命于她的人产生好感。可怜的多萝西娅,在结婚以前,

---

① 托马斯·布朗(1605—1682),英国医生及作家,但轻视妇女,贬低感情的作用。

她最关心的事从来没有在别人心头引起同样强烈的反应。我们还知道，在结婚以后，她也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享受到丈夫高不可攀的教导。有时她兴致勃勃向卡苏朋先生谈到一个问题，他听了只是露出不屑的脸色，好像她是在引述《拉丁文语录》[①] 中的话，它的一切他早在童年已经背熟；有时他还会三言两语提一下古圣先贤或各派教士的类似思想，表示她的话无非老生常谈，不值一提；也有时他干脆明白告诉她，她的想法错了，并重申了她表示异议的那些话。

可是威尔·拉迪斯拉夫从她的话中看到的意义，往往比她自己想到的还多。多萝西娅不是爱虚荣的女子，但她具有一个热情的女人的需要，希望她的话引起别人的兴趣，得到别人的同情和赞赏。由于这样，她与威尔见了面虽然讲话不多，这种见面本身便像在她牢狱的墙上开了一扇窗，让她看到了外面阳光灿烂的天地。这种愉快也使她忘记了原先的恐惧，不再考虑威尔成为她伯父的客人后，她的丈夫可能怎么想了。关于这个问题，卡苏朋先生一直保持着沉默。

但是威尔却一心想与多萝西娅单独谈谈，他不能忍受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尽管但丁和贝亚德丽采，彼特拉克和露拉在人间的交往极少[②]，但时代改变了事物的比例，近来人们已宁可少写些十四行诗，多有些当面交谈的机会了。需要使策略变得无可非议，但策略受到怕得罪多萝西娅的限制。最后他发现，他需要在洛伊克画一幅写生画。一天早上，布鲁克先生坐了马车，要沿着洛伊克大路前往郡城，于是威尔拿了画册和折凳，要求让他搭车到洛伊克。他没有上主人的公馆，只是坐在一个地方作画，从这个位置上，只要多萝西娅出外散步，他就可以看到她，而他知道，她早上照例要作一小时的散步。

但这策略给天气破坏了。乌云跟他作对，转眼之间布满天空，大雨倾盆而下，威尔只得上屋里躲雨。他自恃是亲戚，想不经通报，直入客厅坐等。但他刚进过道，便遇见了他的老朋友男管家，他说："普

---

① 一种从古希腊或拉丁文作者的文章中摘录而成的读本，供学习拉丁文使用。

② 但丁与贝亚德丽采只匆匆见过几面，但为她写成了《新生》一书。彼特拉克(1304—1374)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他与露拉也只见过几面，后来为她写成了三百多首十四行诗，编为《歌集》出版。

拉特，不必讲我在这儿，我可以等到午餐时候。我知道，卡苏朋先生在图书室工作，不喜欢别人打扰他。”

“老爷出门了，先生，只有夫人在图书室里。我还是通报一声，让她知道你在这里的好，先生。”普拉特说。这是一个满面红光的人，喜欢跟坦特莉普谈天说地，还常常跟她表示一致的观点，认为夫人可能有些寂寞。

“哦，那也好，天不作美下起雨来，使我不能再画了，”威尔说，心里快活极了，尽管装得若无其事，满不在乎。

过不一会，他已走进图书室，多萝西娅露出无拘无束的甜蜜微笑，向他表示了欢迎。

“卡苏朋先生去拜访副主教了，”她随即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他说他说不定要待多久。你是不是有事，特地来找他的？”

“不是，我到这儿画画的，不巧天下雨，我只得进屋躲雨了。否则我不想惊动你们，我以为卡苏朋先生在家，我知道，他不喜欢人家在这个时候打扰他。”

“那么多亏雨把你送来啦。我见到你很高兴。”这些只是照例的客套话，但多萝西娅讲时，像一个不幸的孩子在学校里见到了亲人，显得那么诚恳真挚。

“我实际还是专门为了看你来的，”威尔说，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促使他像她一样诚恳。他顾不及问自己，这是为什么。“我想跟你谈谈，像以前在罗马一样。要是别人在场，谈起来就会不同了。”

“是的，”多萝西娅说，用的是完全同意的明确口气，“请坐。”她自己在一张深灰色的矮凳上坐下了，背后是一排棕色的书；她的衣服很朴素，是用一种像白羊毛的薄料子做的，除了一枚结婚戒指，她身上没有一件首饰，就像她发过誓，要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似的。威尔坐在她的对面，离她两码远，日光照着他那明亮的鬈发，那清秀而又有些倨傲的脸，在这脸上，嘴唇和下巴构成了几条倔强的弧线。两人互相对视着，有如两朵刚刚开放的鲜花。多萝西娅一时忘记了丈夫对威尔那种难以理解的不满，只觉得这个人是能够听她讲话的，在他面前，她那干燥的嘴唇似乎得到了雨露的滋润，可以毫无顾虑地谈论一切了。这也难怪，她通过悲伤的岁月回顾以往，不免夸大了过去得到

的安慰。

“我常常想起你，我总觉得我很喜欢跟你再谈谈，”她立即道。“说来奇怪，上回我怎么会跟你讲了那么多话。”

“这些话我还全都记得，”威尔道，心中说不尽的高兴，他相信，他面对的这个人是值得倾心相爱的。我想，他自己这时的心情便毫无保留，因为我们世人都经历过一种神圣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人们总是对被爱者的完美无缺深信不疑。

“从罗马回来以后，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学了不少东西，”多萝西娅说。“我能读一点拉丁文了，希腊文我也开始懂得一些。现在我能更好地帮助卡苏朋先生了。我可以替他打材料，从各方面协助他，免得他过多地使用目力。但是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是很困难的，我总觉得，为了掌握那些伟大的思想，人们往往不得不长途跋涉，以致到达终点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不能领略它们的乐趣了。”

“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接受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么在他衰老以前，应该就能超越它们。”威尔忍耐不住，脱口而出地说道。但是在某些方面，多萝西娅是与他一样敏感的，他发觉她的脸色变了，于是赶紧补充道：“不过确实，哪怕最好的头脑，有时为了构成自己的想法，也会弄得劳累不堪。”

“你纠正了我的话，”多萝西娅说。“我没有把意思表达清楚。我是想说，那些具有伟大思想的人，为了取得它们，往往是花了不少力气的。我早在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已常常意识到这点，因此我总觉得，要是我能用我的一生，帮助某个人完成他的伟大事业，减轻他的负担，我就心满意足了。”

多萝西娅忽然提到自己生平中的这一点，纯粹是无意识的。她以前跟威尔谈话时，从未这么清楚地说明她结婚的动机。威尔没有耸肩膀，但由于缺乏肌肉活动这条出路，心里更憋得难受，因为他想到这美丽的嘴唇竟在吻那个神圣的骷髅，那个空心的神龛。不过他还是得多加小心，不能让这些思想泄露出来。

“但是你的帮助可能太多了，以致弄得自己过于疲劳，”威尔说。“你关在屋里的时间不少吧？我看你的脸色比以前苍白了。卡苏朋先生还是雇一个秘书的好，要找一个人并不难，他可以分担他的一半

工作。这对他的帮助更大,你只要为他办一些轻松的事就成了。”

“你怎么能那么想?”多萝西娅说,表现了一种万万不能同意的态度。“我觉得,要是我不能在事业上帮助他,我就没有幸福可言。除此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在洛伊克没有事做。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可能多多帮助他。而且他反对雇秘书,今后请你别再提这事。”

“好吧,我一定不提,现在我知道你的心情了。但我听到,布鲁克先生和詹姆士·彻泰姆爵士都表示过同样的愿望。”

“是的,”多萝西娅说,“但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们宁可我骑骑马,布置一下花园,修建一些新的暖房,这样消磨我的日子。我相信你能理解,一个人的心还有其他需要,”她又道,似乎有些焦急,“何况卡苏朋先生听到要雇秘书,便不耐烦。”

“不过我的误解不是毫无根据的,”威尔说。“从前我时常听卡苏朋先生提到,似乎他想雇一个秘书。确实,他还表示,希望我能担任这个职务。但他发现我……我不适宜做这工作。”

多萝西娅竭力想从这中间找到一个理由,为她丈夫那种明显的厌恶情绪辩解,于是她露出调皮的微笑,说道:“你对工作太缺乏恒心。”

“一点不错,”威尔说,把头向后一仰,有些像一匹生气勃勃的野马。接着,旧日的怨恨又涌上了心头,使他不由得想在可怜的卡苏朋先生那张体面的脸上,再抹一点黑色,于是他继续道:“从那以后,我发现,卡苏朋先生不让任何人了解他的工作,知道他究竟在写些什么。他太会猜疑,这是对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现。也许我一无所长,但是他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与他意见不同。”

威尔不是不愿意自己始终显得宽宏大量,但我们的舌头只是小小的扳机,在我们还来不及考虑我们的意愿时,我们往往便不加小心地扳动它。何况不把卡苏朋不喜欢他的真正原因透露给多萝西娅,他觉得不能忍受。然而他说完以后,又有些后悔,不知道这会引起她什么反应。

但是多萝西娅镇静得奇怪,没像上次在罗马的类似场合那样,一下子便大发雷霆。原因是深刻的。她不再想对抗事实,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只是想使自己适应这些事实,看清它们的鲜明含义。她密

切注视着她丈夫的失败,对他可能已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更为关心,因此目前她似乎向往着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她的责任就是温柔体贴。再说,由于她丈夫不喜欢威尔,她又看不到这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只觉得这是亏待了他,因此她不能不对他格外宽容,对他那些不避嫌疑的话,也不忍心提出严厉的指责。

她并不马上回答,只是望着地面思索了一会,这才开口,而且还是比较诚恳的:“卡苏朋先生对你的不满,并没有影响他的行动,从这点来说,还是值得赞许的。”

“不错,在家庭关系方面,他表现了正直的观念。我的祖母被剥夺了继承遗产的权利,这是不公平的,原因只是在婚姻上她没有走门当户对的路,尽管大家对她的丈夫无可指责,至多说他是波兰的流亡者,得靠教书糊口而已。”

“我多么希望了解她的一切!”多萝西娅说。“我不能想象,她是怎么度过从富贵到贫穷的困难的。我还想知道,她跟她的丈夫在一起是否幸福!他们的情形,你知道得多吗?”

“不多,我只知道我的祖父是一名爱国者,一个光明正大的人,能讲许多种语言,懂得音乐,靠教授各种知识维持生活。他们两人都很早就去世了。我的父亲,我知道得不多,只听我母亲谈到过一些,但他先天具有音乐才能。我记得他走路很慢,手又细又长。我还记得,有一天他病了,我肚子非常饿,可是家里只有一小块面包。”

“啊,这跟我的经历多么不同!”多萝西娅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两只手抱住了膝盖。“我从小一切都有,什么也不缺。但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卡苏朋先生那时不可能知道你。”

“是的,但我的父亲向卡苏朋先生说明了一切,从此我才结束了饥饿的日子。不久以后,我父亲就死了,我的母亲和我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卡苏朋先生始终明确表示,照顾我们是他的责任,因为他的姨妈受到了不公正的粗暴待遇。这些你都知道,不必我再讲了。”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想告诉多萝西娅的却不是这些,那是哪怕与他从前对事物的认识也不完全相同的,这就是:卡苏朋先生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偿还欠他的债而已。威尔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不能允许自己有忘恩负义的意识。可是在感恩成为一种推理的时候,

要避免它的约束是有不少途径的。

“不，我不知道，”多萝西娅回答，“卡苏朋先生对自己的正直行为，从来是尽量避而不谈的。”她并未感到，她丈夫的行为遭到了贬损，相反，他对威尔·拉迪斯拉夫的态度是出于正义的要求这点，却在她心头留下了深刻印象。停了一会，她又说道：“他从没告诉我，他接济过你的母亲。她还活着吗？”

“不，她是四年前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摔死的。很奇怪，我的母亲也是从她家中出走的，但不是为了丈夫。关于她的家庭，她从来不肯告诉我，只是说她抛弃了它，自谋出路——实际就是登台演戏。她有一对黑眼睛，一头波浪形的鬈发，她好像从来不会衰老。你瞧，我从父母双方都继承了叛逆的血统，”威尔最后说，露出开朗的笑脸，瞧着多萝西娅，然而她仍保持着严肃的神情，目不转睛地望着前面，仿佛一个孩子第一次看戏那样。

但过了一会，她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说道：“我看，那是因为你自己有了叛逆精神，才这么寻找辩解的理由。我是指你对待卡苏朋先生的希望而言的。你应该记得，你没有满足他对你的期望。如果他不喜欢你——你刚才谈到了这种所谓不喜欢，但我宁可说，如果他对你表现了任何痛苦的情绪，那么你应该考虑，他的研究工作使他耗尽了精力，他才变得这么容易生气。也许，”她继续道，采取了一种辩白的口气，“我的伯父没有告诉你，卡苏朋先生那场病有多么严重。我们身体健康、感情比较稳定的人，不能度量太狭窄，如果那些忍受着折磨的人在一些小事上得罪了我们，我们不应过于计较。”

“你的话对我是有益的，”威尔说。“我决不再在这件事上发牢骚。”他的口气显得温顺和蔼，因为他感到说不出的满意，他看到了多萝西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事，那就是她与她的丈夫正在越离越远，她所剩下的只是纯粹的怜悯和忠诚。当然，如果她能把这种怜悯和忠诚应用在对他的态度上，那么，这类感情还是他求之不得的。“我的言行有时确实违反常情，”他继续道，“但今后我要尽量改正，不说也不做你不赞成的一切。”

“那你实在太好了，”多萝西娅说，又露出了开朗的笑容。“如果那样，我岂不有了一个小小的王国，可以在那儿发号施令了？不过我

想，你不久就会离开这儿，脱离我的统治。住在蒂普顿田庄，不用多久你就会厌倦的。”

“那正是我要请你指教的一件事——我希望跟你单独面谈的理由之一。布鲁克先生建议我住在这一带。他买下了米德尔马契的一家报馆，希望我替他主编这份报纸，另外也协助他办一些其他事务。”

“这对你说来，会不会使你牺牲更好的前途？”多萝西娅说。

“也许可能，但人家总是责备我想得太多，不肯一心一意做一件事。现在这一件事来了。如果你不赞成，我就放弃它。否则的话，我倒愿意留在外省这一带，暂不离开。反正我在哪儿也没一个亲人。”

“我非常欢迎你留在这儿，”多萝西娅立即答道，态度非常单纯，也非常直爽，跟在罗马一样。这时她一点也没想到，为什么她不宜这么讲。

“那我就留下，”拉迪斯拉夫说，又把头向后一仰，站起身子，走到窗口，像是要看一下雨停了没有。

但是过了一会，多萝西娅按照她正在不断形成的习惯，想起了丈夫的态度，觉得他的意见难免跟自己的不同，这么一想，她脸上不禁堆起了深深的红晕，它来自双重的不安：她不仅表现了与丈夫针锋相对的情绪，而且把这种对立泄露在威尔面前了。幸好这时他的脸没有朝着她，这使她放心了一些，说道：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意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想，你应该听从卡苏朋先生的指导。我讲那些话并没考虑其它一切，只说明我个人的意愿，这对实际问题不起作用。我刚才想到，也许卡苏朋先生会认为我的看法并不明智。你还是多坐一会，把这事跟他谈谈，好吗？”

“我今天不能等他，”威尔说，其实心中正是怕卡苏朋先生这时回家。“现在雨完全停了。我对布鲁克先生说过，他不必来接我，这五英里路我不妨步行。我可以穿过哈尔赛尔公地，欣赏一下草地上闪光的水珠。我喜欢这种景色。”

他走近她，匆匆忙忙跟她握了手，心中想说：“不要向卡苏朋先生提起这事”，但是没有说。是的，他不敢说，也不能说。要求她别那么单纯，别那么直爽，这无异是在一块水晶上呵气，可你却希望它光莹

透明。何况还有一件大事是他不能忘记的，那就是他也不愿自己变得暗淡，在她眼中从此失去光辉。

“但愿你能留下，”多萝西娅说，一面起立，伸出了手，脸色有些悲伤。她也有她不愿流露的想法：威尔当然应该立即征求卡苏朋先生的意见，但她不能敦促他这么做，否则这就变成不相宜的命令了。

因此他们只是说了声“再见”，威尔便走出了屋子。他迈着大步，穿过田野，深怕在半路上遇到卡苏朋先生的马车。不过这马车直到四点钟才到达大门口，这对于回家来说，是一个不恰当的时刻，因为要更衣用膳未免太早，只得在缺乏精神支持的状况下，百无聊赖地度过一段时间，但如果想彻底摆脱白天的交际应酬和琐碎俗事留下的影响，恢复平静的心境，重新投入严肃的研究工作，又未免已经太迟。遇到这种情形，他通常便靠在图书室中一张安乐椅上，让多萝西娅给他念伦敦的报纸，自己则闭目养神。然而今天，他谢绝这种轻松的享受，说他积压的公事太多了，得处理一下。不过，当多萝西娅问到他是否疲劳时，他的口气似乎比平时愉快，当然，他说话时仍保持着庄严的神态，这是哪怕在脱下背心和领巾以后也不会改变的。最后他说道：

“今天我很高兴，遇到了我的老朋友斯班宁博士，这个人是经常得到别人赞扬，而且当之无愧的，可是今天我却得到了他的赞扬。他提到我最近那篇关于埃及秘传教义的文章，对它着实夸奖了一番。真的，他讲的那些话我甚至不好意思重复。”讲到最后这句话，卡苏朋先生靠在椅子的扶手上，一个劲儿的摇头晃脑，显然，他因为不便复述那些话，只好靠肌肉运动抒发自己的感情了。

“听到你这么愉快，我太高兴了，”多萝西娅说，她发现丈夫这时不像平常那么疲倦，心中确实喜欢。“你回来以前，我还一直为你今天正好不在家中感到可惜呢。”

“这是为什么，亲爱的？”卡苏朋先生问，重又把身子靠到了椅背上。

“因为拉迪斯拉夫先生来过了，他提到了我伯父的一个建议，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她发觉，她的丈夫确实很关心这个问题。尽管她缺乏世故经验，她还是隐隐感到，请威尔担任的那个职务，与他的

家族的地位并不相称，因此无疑应该征得卡苏朋先生的同意。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你知道，我的伯父有不少计划。现在他买下了米德尔马契的一家报纸，他希望拉迪斯拉夫先生留在这一带替他办报，另外也给他办些别的事。”

多萝西娅一边讲，一边瞧着丈夫，但是他起先直眨眼睛，后来干脆把它们合上了，仿佛要保护视力似的，不过他的嘴唇绷得更紧了。她停了一下，有些胆怯，又说道：“你的意思怎样？”

“拉迪斯拉夫先生是特地来征求我的意见的？”卡苏朋先生说，把眼睛睁开了刀口那么大一条缝，望着多萝西娅。她对他问到的这点，确实有些不安，但她只是变得更认真了一些，她的眼睛没有避开。

“不是，”她立即回答，“他没有说他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但是他既然提到这个建议，他当然希望我把它转告你。”

卡苏朋先生没有做声。

“我想，你恐怕不大赞成。但是当然，一个这么有才能的年轻人，对我的伯父可能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助他，把事情办得好一些。而且拉迪斯拉夫先生希望得到一个固定的职业。他说，他由于不肯这么做，受到了指责。他还乐于留在这一带，因为反正别处没人惦念他。”

多萝西娅以为，这种考虑可能会感动她的丈夫。然而他还是没有开口，于是她只得把话又拉回斯班宁博士和副主教的早餐上。可惜阳光已从这些话题上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卡苏朋先生没有通知多萝西娅，便发出了下面这封信，信的开头是“亲爱的拉迪斯拉夫先生”（以前他一向称呼他“威尔”）：

> 卡苏朋夫人把提供你考虑的建议通知了我，该建议（根据绝非牵强的推理）你可能已准备接受，它将使你居住在这一带，担任一项职务，该职务，我有理由说，涉及我在此间之地位，因此就我而言，不仅合情合理地考虑它的后果是自然的，正当的，而且根据我的职责考虑该后果，也是我不容推辞的义务。为此，我特立即向你声明，你接受上述建议，对我将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

关于该事件，我享有一定的否决权这点，我相信，凡是稍有头脑，了解我们之间关系的人，谅必均会承认。我们之间此种关系，尽管由于你近来的行动，已成为往事，但并未因此失去它所具有的先决条件性质。我不想在此对任何人的判断提出责难，只想向你本人指出：某些社会准则及礼节绝不允许我的一个近亲，在这一带以任何明显的方式，接受一种不仅大大低于我的地位，而且至多只是与肤浅的文学或政治冒险家等有关的职务。总而言之，相反的抉择必将使你今后在我家中不再受到欢迎。即此问好。

爱德华·卡苏朋

与此同时，多萝西娅心中那些天真的想法，却正在朝着使她丈夫更加生气的方向发展。威尔跟她讲了他父母和祖父母的经历，这激发了她的想象力，她的同情也逐渐变得不甘沉默了。她白天空闲的时间，大多消磨在那间青绿色起居室中，她已深深爱上了它那苍白古雅的情调。从外表上看，那里一切都没有变，但是随着夏季在林荫道的榆树那边，在西面的田野上空逐渐加深它们的色彩，各种内心生活的回忆也逐渐汇集到了这间简陋的屋子里，它们弥漫在空中，像一群群善或恶的精灵——我们的精神振奋或精神消沉留下的无形而活跃的踪迹。由于许多日子以来，她一直在沿着那伸向西边拱形光圈的林荫道极目远眺，寻觅精神支持，以致她的视觉本身似乎也具有了赋予万物以生命的力量。这样，她看到的一切仿佛都活了，甚至那只苍白的鹿好像也露出了发人深省的目光，用无声的语言在安慰她："是的，我们知道。"那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小画像也似乎在向她娓娓而谈，它们虽不必再为自己尘世的命运烦恼，但仍关心着人间的一切。尤其是那个神秘的朱丽亚姨妈，可是关于她的事，多萝西娅始终觉得不便向丈夫打听。

现在，自从她与威尔谈话以后，许多新鲜的幻象聚集到了朱丽亚姨妈的周围。她是威尔的祖母，她的容貌与她看到的那张活的脸多么相似，在这幅精美的肖像面前，她的情绪更是翻腾起伏，不能自已。仅仅因为这个女孩子选择了一个贫穷的丈夫，便把她排除在家庭的保护之外，这是多么错误啊！多萝西娅很早就为她耳闻目睹的一些

事实，向长辈提出过使他们感到棘手的疑问，在这中间，她获得了一些独立的观点，对长子为什么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为什么土地可以限定继承范围等等问题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产生了不同的见解。这类原因使她感到可怕，它们也许具有她所不理解的重要意义，然而还有血缘关系，这却不是它们所能否定的。尽管有些人不过与告老还乡的杂货店老板差不多，根本算不上是贵族，也有的人所有的不过是一块草地或者一个围场，根本谈不到保持土地的"完整"，这些人偏偏也要模仿贵族的做法，设下种种限制。这儿有一个女儿便是这样，她的孩子应该是有优先权利的。那么，继承权是取决于爱好还是责任呢？多萝西娅毫无保留地拥护这是责任的观点，因为那些权利的基础是我们自己的行为，例如婚姻关系和父母关系，满足这些权利只是履行我们的义务而已。

她对自己说，确实，卡苏朋先生欠了拉迪斯拉夫家一笔债——他应该把拉迪斯拉夫家被无理剥夺的一切归还他们。于是她开始想到丈夫的遗嘱，那是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就立好的。根据这遗嘱，在她生有子女的条件下，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将归她所有。这应该改变，再也不能拖延了。目前出现了威尔·拉迪斯拉夫的工作问题，这正是一个时机，应该乘此机会，把事物安置在全新的、合理的基础上。她觉得，按照丈夫历来的行为看，只要她提出，他一定会接受这种公正的观点，何况财产的不公正的集中，得到利益的最后还是她。他的正义感过去曾经，今后仍将使他克服一切可以称之为成见的东西。据她猜想，她伯父的计划，卡苏朋先生不会赞成，那么这正是合适的时机，可以让他与威尔建立新的谅解，这样威尔才不致由于一无所有，非得接受找到的第一个职务不可；他将发现他拥有合法的收入，在她丈夫生前这将由他付给他，他并将立即改正遗嘱，使他死后，威尔的收入仍得到保障。这应该做的一切在多萝西娅的想象中，宛如突然降临的曙光，从她以前的沉睡状态中唤醒了她，也使她摆脱了对她丈夫与别人的关系不闻不问、从不干预的状态。威尔·拉迪斯拉夫拒绝她丈夫今后的帮助，在她看来，他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了。至于卡苏朋先生，他以前只是没有充分看到威尔对他拥有的权利。"但是他会看到的！"多萝西娅说。"他的性格坚定有力，可以做到这点。而且我们要

这些钱做什么？我们的收入还花不了一半。我自己的钱没有使我得到什么，只是换来了一颗不安的良心。”

多萝西娅一向认为，这份授予她的财产太多了，因此这种再分配在她眼中具有特殊的魅力。你们看到，有许多别人一目了然的事，她却并不明白，正如西莉亚警告过她的，她很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然而不论她不明白的是什么，它们都无损于她自身的纯洁意图，这使她可以心安理得地走过深渊旁边，否则，她看到这深渊就会觉得危险，不敢举步了。

在寂寞的起居室中，这些思想变得越来越活跃，整天在她脑海里盘旋，但正是在这一天，卡苏朋先生发出了给威尔的信。这天似乎一切都在妨碍着她，她一直找不到机会向丈夫公开她的想法。他要考虑的事很多，对他不宜操之过急，从他病后，她始终没有忘记烦扰他的可怕后果。但是青春的热情一旦孕育了一个亟待实施的计划，这计划就会取得独立的生命，不顾理智的拦阻，自行展开活动。这一天在沉闷中度过了，情形与平时并无不同，只是卡苏朋先生似乎更加缄默，但还有夜间的几个钟头，这也可以提供谈话的机会，因为多萝西娅每逢发现丈夫失眠的时候，便会起床，点亮蜡烛，给他念点什么，让他重新入睡，这已成为习惯。这一晚，她一开始就睡不着，一直在思索她要做的事。他则像平时一样，睡着了几个钟头，但当她悄悄起床，在黑暗中坐了将近一小时以后，他忽然开口了：

“多萝西娅，既然你起来了，请你点一支蜡烛好吗？”

“你觉得不舒服吗，亲爱的？”她在按照他的话做以前，先这么问。

“不，一点也不，但既然你已经起床，我想麻烦你，为我念几页劳思① 的书。”

“我可以不念书，跟你说说话吗？”多萝西娅问。

“当然可以。”

“今天我整天都在考虑钱的事，我总觉得我有的太多了，尤其是将来可望得到的那些。”

“亲爱的多萝西娅，要知道，那都是上帝的安排。”

---

① 罗伯特·劳思(1710—1787)，英国主教和神学家，著有《论希伯来圣诗》等。

“但如果一个人的有余，是以别人受到错误的待遇为前提的，那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服从神的指示，纠正这种错误。”

“亲爱的，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为我所作的安排太慷慨了——我是指关于授予财产的事，这使我感到不安。”

“为什么？要知道，我除了一些比较疏远的亲戚，没有其他人。”

“我不知怎么想起了你的姨母朱丽亚，她只因为嫁了一个穷人，便被剥夺了财产，但她的结婚并不是不正当的，因为她没有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我知道，正因为这样，你才资助拉迪斯拉夫先生读书，并赡养他的母亲。”

多萝西娅等了几分钟，指望得到一声回答，以便把话讲下去。但是没有回答。接着来到她心头的话，更是使她欲罢不能，它们在万籁俱寂的黑夜中清晰地响了起来：

“但是毫无疑问，他的权利应该比这大得多，甚至达到你打算给我的那份财产的一半。我认为，应该根据这个标准给他提供生活费用。我们富裕，他却衣食无着，寄人篱下，这是不合理的。而且如果我们要反对他提到的那个建议，那么让他获得他应得的地位、应得的财产，就可以使他抛弃接受它的一切动机。”

“拉迪斯拉夫先生大概跟你谈过这问题了吧？”卡苏朋先生说，有些迫不及待、反唇相讥的意味，以致违反了他通常的讲话方式。

“哦，没有，真的！”多萝西娅急忙分辩道。“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最近还谢绝了你的一切接济呢。亲爱的，我总觉得你把他想得太坏了。他只是谈到了一点他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情形，而且几乎全是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你这么好，这么公正，你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一切。只是在我看来，应该做得更多一些。我必须提出这点，因为由于那‘更多’不能实现而带来的利益，将来正是归我所有的。”

卡苏朋先生在回答以前，显然踌躇了一下，不像刚才那么迫不及待，但口气更加尖刻。

“多萝西娅，亲爱的，你任意议论你不应该过问的事，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希望这将是最后的一次。我此刻不想考虑，什么样的行动才可以使人丧失家族的权利，尤其是在涉及婚姻问题的时候。我

想说的只是，你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我现在希望你理解，有些问题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在我作了决定之后，我不想做任何修改，更不愿接受别人的指导。我和拉迪斯拉夫先生之间的一切，你最好不要干预，更不要鼓励他向你申诉，对我的行动妄加评议。”

可怜的多萝西娅，在黑暗的包围中她心烦意乱，各种情绪起伏不定。她丈夫那种声色俱厉的愤怒，对他自己可能造成的后果，使她惶惶不安，已无暇表示自己的怨恨，何况他最后那句隐晦的话，她觉得包含着一定的真实性，因而不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了怀疑和内疚。她听到他说完以后，呼吸变得急促了，这使她坐在那儿又害怕又懊丧，内心充满了无声的呼吁，但愿这场使她心惊胆战的噩梦快些过去。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事，只是两人都久久不能入睡，也没再讲话。

第二天，卡苏朋先生收到了威尔·拉迪斯拉夫的回信：

亲爱的卡苏朋先生：对你昨天的信，我作了应有的考虑，但我不能完全接受你对我们相互关系的看法。你过去对我的慷慨行为，我将永志不忘，然而我仍得申明，这种感激碍难像你所期望的那样，完全约束我的行动。固然，施恩者的愿望可以构成一定的要求，但一切还得视这些愿望的性质而定，未可一概而论。它们很可能与更紧要的考虑不能相容。否则，施恩者的禁令对一个人的生活造成的危害，便可能超过慷慨的恩惠所带来的利益。我这些话只是为了充分说明我的态度。至于目前这件事，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我不认为我接受一项职务——它当然不会使我富裕，但也不致使我名誉扫地——会影响你的地位，因为在我看来，你的地位相当巩固，不致由于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便受到损害。虽然我不相信，我们的关系中发生的任何变化（这无疑还没有发生过），会使过去形成的我的感恩心情因而消失，但是，请你原谅，我认为，这种感恩心情不能限制我固有的自由权利，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居住地点，选择任何合法的职业，维持我的生活。我很遗憾，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看法会如此不同，尤其因为在这种关系中，你纯粹是施加恩惠的一方。我始终感激你，专此问好。

威尔·拉迪斯拉夫

可怜的卡苏朋先生感到(我们这些不存偏见的第三者,难道与他毫无同感吗?),他的厌恶和怀疑是绝对正确的。他相信,小拉迪斯拉夫是存心跟他作对,与他捣乱,想赢得多萝西娅的信任,在她心头散播不满的种子,使她不尊敬,也许甚至反抗她的丈夫。他之突然改变态度,拒绝卡苏朋先生的接济,中止旅行,除了表面的理由,必然还有更深的动机。他公然不顾一切,决定留在这一带,表现了与他以前的志愿完全不同的选择,接受布鲁克先生的米德尔马契计划,这相当清楚地暴露了那个隐藏的动机是与多萝西娅有关的。卡苏朋先生从没一刻怀疑过多萝西娅有两面作风,他没有不信任她,但是他(这是同样使他不舒服的)坚决认为,她对她丈夫的行为之所以产生非议,是由于她对威尔·拉迪斯拉夫发生了好感,听信了他的话。但他的妄自尊大使他一意保持沉默,不愿继续听取多萝西娅的说明,了解事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她的伯父把威尔请到家中,也并非出自她的要求。

现在接到威尔的信以后,卡苏朋先生不得不考虑他的责任了。他的行动如果不符合责任这个观念,他就觉得不舒服。但是在这件事上,各种动机争论的结果,仍然使他回到了否定的立场上。

那么,他是不是直接找布鲁克先生,要求那位制造麻烦的伯父取消他的建议呢?或者,是否跟詹姆士·彻泰姆爵士商量,请他出面制止这危害整个家族的一步呢?但这两种办法,卡苏朋先生觉得,失败和成功的可能性都同样大。他不可能在这件事上提到多萝西娅的名字,可是布鲁克先生要不是大吃一惊,万不得已,他是很可能对你提出的意见一概表示赞同,但最后却说:"不要怕,卡苏朋!放心好了,小拉迪斯拉夫是不会给你丢脸的。你可以相信,我看问题万无一失。"至于詹姆士·彻泰姆爵士,卡苏朋先生宁愿不跟他谈这事,两人的关系一向不太和睦,而且哪怕你不提起多萝西娅,他也马上会意识到这事与她有关。

可怜的卡苏朋先生不信任每个人对他的感情,作为一个丈夫尤其如此。让任何人猜到他的嫉妒,这无异是使他们可能有的怀疑得到证实,暴露自己的不利地位;而让人们知道,他的结婚并没给他带来多大的幸福,这又无异向他们承认,他们早先可能抱的反对态度是

正确的。这跟让卡普，以至整个布兰斯诺斯学院知道，他在收集材料写作《世界神话索隐大全》的过程中，如何困难重重一样坏。在整个一生中，卡苏朋先生甚至不愿向自己承认，他的缺乏自信，他的嫉妒，怎样在内心折磨着他。在一切敏感的个人问题上，那种疑神疑鬼、妄自尊大的缄默习性，总是表现得尤其突出。

这样，卡苏朋先生始终保持着高傲而痛苦的沉默。但是他禁止威尔再踏进洛伊克庄园的公馆，心里还准备采取其他办法对付他。

## 第三十八章

人们对一个人的行为的议论至关重要，它们是迟早会应验的。

——基佐①

布鲁克先生的新动向，詹姆士·彻泰姆爵士怎么也无法表示赞同，然而反对是容易的，要阻挡却并不那么容易。一天，他上卡德瓦拉德家用午餐，这样说明他单独造访的用意：

"当着西莉亚的面，我没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会伤她的心。不过那件事实在不太妥当。"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指蒂普顿田庄的《先驱报》!"卡德瓦拉德太太不等那位朋友合拢嘴巴，就急忙插口道。"这太可怕了，简直是买了一个哨子，对着每个人的耳朵拼命吹。整天躺在床上玩多米诺牌，像故世的普莱西勋爵那样，那还情有可原，反正这是他个人的事，与别人无关。"

"我看到，他们已在《号角报》上对我们的朋友布鲁克展开攻势。"教区长说，靠在椅背上，悠闲地笑笑，跟他自己受到攻击的时候一样。"报上提到离米德尔马契不到一百英里的一个地主，对他大肆攻击，冷嘲热讽，说他只会收租，却一毛不拔，舍不得为农民办一件好事。"

"我希望布鲁克不要还手，随他们去。"詹姆士爵士说，心里烦得皱了一下眉头。

① 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家及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的内阁总理。

“不过，他果真打算参加竞选不成？”卡德瓦拉德先生说。“我昨天见到费厄布拉泽，他也是辉格派，吹捧布鲁厄姆[①]，提倡学以致用，这是我所知道他最糟糕的地方。他说，布鲁克拉了一大帮子人，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是他的后台老板。但他认为，布鲁克恐怕通不过提名这一关。”

“一点不错，”詹姆士爵士认真地说。“我特地了解过这事，因为以前我对米德尔马契的政治从不过问——我只关心郡里的事。布鲁克相信，他们会把奥利弗推出来当候选人，因为他是庇尔派人物。但是霍利告诉我，哪怕他们要推举一个辉格党人，那也一定是巴格斯特，这家伙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但却是反对内阁的死硬派，又是老练的议会活动家。霍利有些冒失，他忘了是在跟我谈话。他说，布鲁克要是想挨骂，给人笑话，也犯不着花那么多钱去参加竞选。”

“我警告你们，千万别干那种傻事，”卡德瓦拉德太太说，向外挥动着两条胳膊。“我早已对汉弗莱说过，布鲁克先生非掉进泥坑，弄得不可收拾不可。现在果然如此。”

“得啦，要不然他就得想法子结婚啦，”教区长说，“这会弄得更加不可收拾，还不如玩玩政治的好。”

“可是等他从泥坑那边爬起来，得了一身疟疾，他还是会结婚的。”卡德瓦拉德太太说。

“我最担心的还是他自己的体面，”詹姆士爵士说。“当然，这种担心也是出于家族关系。目前他正有些起色，我不愿他又惹是生非。人家会把新账老账一起翻出来攻击他。”

“我看，任何劝告都是白搭，”教区长说。“布鲁克这人又固执，又反复无常，两个方面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你有没有为这事劝过他？”

“没有，”詹姆士爵士说，“我觉得不好意思一本正经开导他。但我跟那位小拉迪斯拉夫谈过，这人现在成了布鲁克的总管。拉迪斯拉夫看来还聪明，能理解一切。我想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这一次他

---

① 亨利·布鲁厄姆(1778—1868)，苏格兰法学家及政治活动家，《爱丁堡评论》的创办人，辉格党人，著名的自由派评论家，曾组织实用知识普及协会。

倒也反对布鲁克的立场。我想他会使他改变主意的,提名的事也许不致真的发生。"

"我知道,"卡德瓦拉德太太说,一边直点头。"这位独立派人士还没有为他的演说打好腹稿呢。"

"不过这个拉迪斯拉夫,那也是一件麻烦事,"詹姆士爵士说。"我们请他上家里吃过两三次饭(顺便说一下,你们也见过他),是作为布鲁克的客人和卡苏朋的亲戚来的,我们以为他只是临时在这儿做客,现在发现,米德尔马契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他,说他是《先驱报》的编辑。关于他的谣言很多,有的说他是耍笔杆的外国佬,有的说他是外国间谍,什么话都有。"

"这会使卡苏朋不高兴,"教区长说。

"拉迪斯拉夫身上是有些外国血统的,"詹姆士爵士又说道。"我只希望他不致采取极端派观点,把布鲁克也卷进去。"

"哦,那个拉迪斯拉夫先生,他是个危险的小家伙,"卡德瓦拉德太太道,"老是唱些歌剧插曲,能说会道的。这是拜伦笔下的人物——一个惯于偷香窃玉的阴谋家。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托马斯·阿奎那不喜欢他,这我看得出,那天那幅画运到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不愿跟卡苏朋提起那件事,"詹姆士爵士说。"他其实比我更有权进行干涉。但那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凡是有良好出身的,谁愿意当那种角色!一个在报纸上写文章的家伙!你们不妨看看凯克,《号角报》的主持人。前几天我看见他跟霍利在一起。他写起文章来头头是道,这我相信,但他的为人多么下流,这种人我看还不如见鬼去的好。"

"米德尔马契这些招摇撞骗的报纸,你能指望它们什么呢?"教区长说。"我看不管在哪里,凡是文章写得天花乱坠,思想一点不沾边儿的人,都不是高尚的。为了钱干那营生,恐怕也不能使他免于饥寒。"

"一点不错,布鲁克把一个与自己的家庭有一定关系的人,弄去做那种事,实在是失策。据我看,拉迪斯拉夫是个白痴,居然会接受。"

"这就是阿奎那的不是了,"卡德瓦拉德太太说。"为什么他不运

用他的影响,推荐拉迪斯拉夫当一名使馆随员,或者干脆把他派到印度去? 大人家要摆脱惹是生非的子弟,大都采取这个办法。”

“这件倒霉事还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詹姆士爵士心烦意乱地说。“但是如果卡苏朋不肯讲话,我有什么办法?”

“哦,亲爱的詹姆士爵士,”教区长说,“我们何必为这一切大惊小怪。看来这些事最后都会烟消云散。过一两个月,布鲁克和这位大少爷拉迪斯拉夫就会互相讨厌,于是拉迪斯拉夫远走高飞,布鲁克的《先驱报》也关门大吉,一切风平浪静,恢复正常。”

“这也可能,因为他舍不得花钱,看到钱一个个不翼而飞就会心痛,”卡德瓦拉德太太说。“要是我知道竞选费用都有些什么开支,我就可以一项项讲给他听,把他吓得清醒过来。跟他讲大道理,说什么费用等等是不中用的。我不跟他谈静脉切开放血术,只把一罐水蛭倒在他身上。我们这些小气鬼最怕的就是手里的钱给人拿走。”

“他也怕人家收集材料攻击他,”詹姆士爵士说。“他那份田产的安排经营就是个问题,人家已经在这上面做文章了。这叫我看了也确实难过。事情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可搞得一团糟。我总认为,一个人有义务为自己的田地和佃户着想,尽量做些好事,特别是在这个困难的时期。”

“也许《号角报》会使他清醒过来,作些改革,那么这一切还是有好处的。”教区长说。“我也会很高兴,收什一税的时候,可以少听几句牢骚怪话。我真不知道,要是在蒂普顿收不到一个税钱,我该怎么办。”

“我希望他雇一个适当的人,替他管理农庄。我想请他重新雇用高思。”詹姆士爵士说。“十二年前他辞退了高思,从此每况愈下,不成样子。我打算请高思替我经管田地——他曾经为我的农舍建设拟过一个非常出色的计划,勒夫古德万万及不上他。但是高思不愿再管蒂普顿的事,除非布鲁克什么也不过问,把一切交托给他。”

“这要求也合理,”教区长说。“高思对什么都有自己的想法,他有见识,心地单纯。有一天,他替我估价的时候,就老实不客气对我说,教士们大多不懂得理财之道,他们一插手事情就难办了。不过他

讲话的时候，心平气和，彬彬有礼，倒像是在跟我谈水手的航海。要是布鲁克让他管理，他会使蒂普顿教区面目一新。我但愿由于《号角报》对他的攻击，使你能达到目的。”

“要是多萝西娅在她伯父身边，那还有些希望，”詹姆士爵士说。“必要的时候，她可以对他施加影响，而且她一向为农庄的现状感到不安。对这类事，她的见解往往出人意外的好。可惜现在她一步也离不开卡苏朋。西莉亚还老是为此抱怨呢。自从他那次发病以后，我们要请她来吃顿饭也不容易。”说到这里，詹姆士爵士露出了怜悯而又厌恶的神色，卡德瓦拉德太太耸了耸肩膀，似乎表示这一切早在她意料之中。

“可怜的卡苏朋！”教区长说。“那场病真是害苦了他。前几天我在副主教那儿遇见他，只觉得他憔悴多了。”

“就事实而论，”詹姆士爵士又开口了，他不想讨论“那场病”，“布鲁克不是存心要亏待佃户，或者任何人，只是他处处节省，削减费用，养成习惯了。”

“得啦，这还是不幸中的大幸，”卡德瓦拉德太太说。“它可以使他有朝一日清醒过来。他也许不明白自己应该怎么想，但他对自己的口袋还是毫不含糊的。”

“我不相信一个人在田地上舍不得花钱，对他的口袋会有什么好处，”詹姆士爵士说。

“嘿，节约也像其他品德一样，一过头就不好。把自己的猪养得精瘦，太没意思。”卡德瓦拉德太太说，正好站起身子，望望窗外。“瞧，那位独立派政治家，说到他，他就来了。”

“怎么，是布鲁克吗？”她的丈夫问。

“对。汉弗莱，现在你可以拿《号角报》让他看看，我来给他放水蛭。詹姆士爵士，你呢？”

“说真的，由于我们的关系，我真不想跟布鲁克谈那件事，一提起它太不愉快了。我只希望大家规规矩矩做人，像个绅士。”好心的从男爵说，觉得这是造福社会的一个既简单又全面的纲领。

“啊，你们都在这儿？”布鲁克先生说，一边慢吞吞走过去，一一握手。“彻泰姆，我正预备上你府上呢。大家都在这儿，那太好了，你知

道。哦,你们想得到事情怎么样吗?进展真快!拉菲特[1]说得确实不错:'从昨天到今天,好像已过了一个世纪。'不过他们已到了下一个世纪,跟我们隔着一条鸿沟啦。他们比我们走得更快。"

"可不是,"教区长说,拿起了报纸。"这是《号角报》,它在责备你落后呢,看到了没有?"

"是吗?没有看到,"布鲁克先生说,把手套放在礼帽里,匆匆戴上了眼镜。但是卡德瓦拉德先生把报纸拿在手里,眼睛含着笑意,说道:

"瞧这儿!谈的都是一位地主,住在离米德尔马契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靠收租过日子。他们说,这才是全郡首屈一指的倒退分子。我想,你大概在《先驱报》上给他们奉送过这个头衔。"

"哦,那是凯克干的,你们知道,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倒退,好吧!行,这太妙了。他以为这个字的意思是危险[2],你们知道,他们想把我说成一个危险分子呢。"布鲁克先生嘻嘻哈哈地说,对方的无知往往使他乐不可支。

"我认为他理解这个字的意义。这儿有一两段文字相当尖刻呢:'如果我们想描写一个具有倒退这个词的最坏含义的人,那么我们得说,这是一个自命为我们的政体的改革者,可是对他直接负有责任的事务却放任不管,弄得一塌糊涂的人,一个不愿绞死一个坏蛋,可是对五个饿得半死的正直佃户却漠不关心的慈善家,一个看到贪污腐化便大叫大嚷,可是在自己的田地上却横征暴敛的地主,一个对衰败选区嚷得面红耳赤,可是对自己农庄上那些衰败的房子却不问不闻的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对利兹和曼彻斯特[3]赤胆忠心的人,他可以赞同它们有任何名额的代表,只要他们肯为这些席位掏自己的腰包,他反对的只是在收租的日子少拿几个钱,好让佃户置办一些农具,或者修理一下谷仓的大门,免得风吹雨打,或者修理一下住房,使

---

① 雅克·拉菲特(1767—1844),法国银行家及政治家,支持路易·菲力普,七月革命后任总理及财政大臣。

② "倒退"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词。

③ 都是英国当时新兴的工业中心。

它不致像爱尔兰农夫的小木屋那么破旧。但我们大家知道人们怎么讽刺慈善家:善举是与距离的平方成正比例增长的。'我不念下去了。其余都是谈一个慈善家会成为怎样一个议员的。"教区长结束了他的话,丢下报纸,把双手合抱在脑后,望着布鲁克先生,露出一副津津有味的中立表情。

"不错,很有意思,你们知道,"布鲁克先生说,拿起报纸,竭力想装得满不在乎,跟他的朋友一样,但还是涨红了脸,笑得也有些尴尬。"'对衰败选区嚷得面红耳赤,'可我一辈子没作过一篇演说攻击衰败选区。至于嚷得面红耳赤,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些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才是出色的讽刺。你们知道,讽刺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真实性。我记得,有人在《爱丁堡评论》上说过这话——讽刺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真实性。"

"不论怎样,关于房子的事还是真的,"詹姆士爵士说,竭力小心行事。"前几天达格利向我抱怨,说他的农场上没有一扇门是完整的。高思发明了一种新式的门,你不妨试试。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木材用一些在这方面。"

"彻泰姆,你知道,你在农庄上搞的那一套全是想入非非的玩意儿,"布鲁克先生说,装得像在浏览《号角报》。"你有这雅兴,因为你不在乎花钱。"

"我看,世界上花钱最多的,恐怕就是竞选议员,"卡德瓦拉德太太插口道。"据说,米德尔马契上一届那个落选的候选人——他大概叫贾尔斯吧?——花了一万镑,最后还是因为收买选票的钱没有花够,没能当选。一个人何苦干那种傻事!"

"有人告诉我,"教区长大笑道,"东雷特福地方花在拉选票上的钱,跟米德尔马契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

"根本没有这种事,"布鲁克先生说。"你们知道,托利党人才行贿呢,霍利和他那一伙人用请客吃饭,请吃烤苹果① 之类的东西拉选票,还把喝醉的选民带去投票。但是他们这套办法今后可行不通了,行不通了,你们知道。米德尔马契是落后了一些,这我承认,主要

① 从前伦敦街头出售的一种小吃。

是市民们落后了一些。但是我们会教育他们，我们要带领他们前进，你们知道。优秀的人都站在我们一边。”

“霍利说，你拉拢的那帮人，最后会害了你，”詹姆士爵士指出。“他说，银行家布尔斯特罗德靠不住，只会坏事。”

“等你挨骂的时候，”卡德瓦拉德太太插口道，“一半臭蛋恐怕都是你们委员会中那些人扔的。我的老天爷！想想看，为了一些错误的意见，会遭到多少人谩骂。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人怎样受骗，别人假装拥护他，最后却把他丢进了垃圾堆！”

“谩骂比起在我们身上挑毛病，那还算不得什么，”教区长说。“我承认，假定我们要当牧师也得竞选，发表演说，那么我想到我的缺点就会发抖。我怕他们会统计我钓鱼的日子。老实说，我觉得，事实才是对一个人最有力的攻击。”

“确实，”詹姆士爵士说，“一个人如果要参加社会活动，就得准备承担它的一切后果。首先他自己要经得起检验，使诬蔑没有可乘之机。”

“亲爱的彻泰姆，这一切都不错，你知道，”布鲁克先生答道。“但是怎样才能防止诬蔑呢？你不妨读读历史，想想流放、迫害、殉难，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你知道，遭到这些不幸的往往是最杰出的人。但是贺拉斯是怎么说的？fiat justifia，ruot[①] ……总之是这类意思。”

“一点也不错，”詹姆士爵士说，比平时显得更热烈一些。“但我所说的经得起检验，是在人们诬蔑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提出相反的事实。”

“一个人自己背了债，不得不掏出钱来还账，这可算不得是殉难，”卡德瓦拉德太太说。

但是最使布鲁克先生不安的，还是詹姆士爵士那种明显的忧虑。“好吧，你知道，彻泰姆，”他说，一边站起来，拿了帽子，倚在手杖上，“你与我有完全不同的方针。你关心的只是为你那些农场花几个钱。不必我来证明，我的方针是比较好的，从一切方面看都是这样，你知

① 拉丁文，这里只讲了半句，全句的意思是：哪怕天崩地裂，正义必须伸张。但这不是贺拉斯的话，布鲁克先生显然又弄错了。

道。”

“应该对事物不断作出新的评价，”詹姆士爵士说。“有时收益可能不坏，但我要求的是合理的评价。卡德瓦拉德，你认为怎么样？”

“我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是布鲁克，我就立刻起用高思，让他把农庄整顿得面目一新，堵住《号角报》的嘴巴；关于门窗修理等等，要允许他全权处理。这就是我对政治的基本态度，”教区长说，挺起胸脯，把两只大拇指插在背心袖孔里，一边笑嘻嘻地望着布鲁克先生。

“那不过是给自己装点门面罢了，你知道。”布鲁克先生说。“不过我倒想请教，有哪一位地主像我这样，对佃户拖欠的租金从不催讨。我让老佃户照旧住下去。我是非常宽大的，我得告诉你们，非常宽大。我有我自己的思想，我的立场建立在这些思想上，你们知道。凡是这么做的人，总会受到指责，说他不合情理，随心所欲，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的行动有所改变的时候，也是以我的思想为依据的。”

刚说完，布鲁克先生突然想起，有几封信，他忘了在蒂普顿发出，于是匆匆告别走了。

“我并不想随意指责布鲁克，”詹姆士爵士说。“我知道他心里烦恼。但是关于他所说的老佃户，事实上是没有一个新佃户肯接受目前的条件，租他的田地。”

“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清醒的，”教区长说。“埃莉诺，你是在用一种方法拉他，我们是用另一种方法。你想用花钱吓唬他，我们却吓唬他要舍得花钱。我看，他要出名，还是让他出名的好，这样，他就得考虑，他作为一个地主有没有尽自己的本分。至于《先驱报》，或者拉迪斯拉夫，或者布鲁克的夸夸其谈，我看，对米德尔马契人是分文不值的。然而蒂普顿教区人民的福利，还是值得关心的。”

“对不起，你们两人才是采取了错误的步骤，”卡德瓦拉德太太说。“你们应该向他证明，他由于经营不善，受了损失，然后我们一起来拉他。要是你让他骑上政治这匹野马，我警告你们，要提防后果。在家里拿棍子当马骑，说这是他的思想，这当然出不了事。”

# 第三十九章

如果你像我做过的一样，
看到美德扮成一位女子，
敢于爱它，而且直认不讳，
不管它究竟是他还是她。

如果你把这爱藏在心中，
不让世俗之徒看到事实，
因为他们不会信以为真，
或者只会对它揶揄嘲笑。

那么你是做了一件好事，
超过了一切伟人的成就，
而且正因为珍藏在心头，
它才更值得人们的赞美。

——多恩博士①

詹姆士·彻泰姆爵士的头脑算不上足智多谋，但是他想“影响布鲁克”的急切心情日益滋长，使他一度想起了多萝西娅，他始终相信，她是可以左右她的伯父的。现在这种想法终于成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计划，即以西莉亚身体不适为理由，邀请多萝西娅单独前来庄园，在向她充分说明蒂普顿田庄的管理状况以后，让她路经田庄时，下车找她的伯父。

就这样，一天下午将近四点钟，布鲁克先生和拉迪斯拉夫坐在图书室中，门突然开了，仆人通报卡苏朋夫人来了。

---

① 约翰·多恩(1572—1631)，英国十七世纪玄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对他的诗歌，历来褒贬不一，但从文学史上看，他对英国诗歌发展有过较大影响。这里这首诗原题名《业绩》，全诗共七节，这是它的最后三节。

这以前，威尔正郁郁不乐，处在百无聊赖的状态，无可奈何地帮助布鲁克先生整理关于绞决几名偷羊贼的“案卷”。他体现了我们的头脑具有同时骑几匹马飞驰的能耐，一面在心里考虑怎样为自己在米德尔马契安排一个寓所，免得经常住在田庄上，一面望着那份用荷马笔法写成的偷羊史诗，让它那些激动人心的字句飘飘忽忽地进入前面那些无法排除的幻象中间。卡苏朋夫人到来的通报，使他像触电一样，浑身一震，连手指尖也发抖了。任何人只要注意观察都会发现，他的脸色变了，脸上的肌肉正在调整，目光也显得炯炯发亮，使人不禁觉得，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魔法的驱使下展开了活动。实际也是这样。因为灵验的魔法总具有超验的性质，谁能衡量那些引起心灵和身体变化的微妙感觉呢？谁能区别一个男子对这个女子的感情和对另一个女子的感情？这可不像看到山谷河流和白色山顶上升起的曙光引起的欢乐，跟观赏中国灯笼和彩色玻璃灯引起的欢乐，那么容易区别。威尔也是由敏感的材料构成的，一只手提琴在他身边巧妙地响一下，就可以使世界的面貌在他眼中顿时改观，他的观点也像他的情绪一样容易变换。多萝西娅走进屋子，对他而言像吹来了一股早晨的清新空气。

“啊，亲爱的，你来了，这太好了，”布鲁克先生说，迎了上去，与她亲吻。“我看你大概把卡苏朋和他那些书本丢开了。这很对。你知道，你是一个女子，学问太多没有用处。”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伯父，”多萝西娅说，一面转身跟威尔握手，露出了开朗而愉快的笑容，但没作其它问候的表示，只是继续回答伯父的话。“我很迟钝。在我需要读书的时候，我的思想往往很乱，总是七想八想的。我发觉，求学问不像设计农舍那么轻松。”

她坐在伯父旁边，面对着威尔，显然专心致志在思考什么，因此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他的失望有些荒谬，就像他原以为她的到来跟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对，亲爱的，设计图样简直成了你的嗜好。不过暂时把它丢开一下是有好处的。嗜好往往会使人忘乎所以，你知道，但忘乎所以总是不足为训的。我们必须拉紧缰绳。我就从来不让自己忘乎所以，不论做什么都有一定限度。我就是这样告诉拉迪斯拉夫的。他和我



有点像，你知道，他对一切都想了解。我们正在研究死刑问题。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可以合作，拉迪斯拉夫和我。”

“是的，”多萝西娅说，直截了当是她的特点，“詹姆士爵士告诉我，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在农庄的经营上就会作出重大的改革。他说，你在考虑增加农场的设备，修理房屋，改进农舍等等，这样，蒂普顿就会变得面目一新。这叫我听了多么高兴！”她继续说，握紧双手，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把结婚以后强自克制的强烈情绪又流露在脸上了。“要是我还在家中，我一定要重新骑上马，跟你一起去走走，把那一切全都看一下！詹姆士爵士说，你打算请高思先生帮忙——他是很称赞我的村舍的呢。”

“彻泰姆未免太性急了，亲爱的，”布鲁克先生说，脸有些红。“你知道，太性急了。我从没说过我要做这类事。我也从没说过我不想这么做，你知道。”

“他只是觉得他相信你会那么做，”多萝西娅说，声音清晰而果断，像唱诗班的年轻歌手在念信经，“因为你有志于进入议会，成为一名关心民众福利的议员，而要促进民众的福利，首要事务之一，就是改善农场条件，提高农民生活。伯父，你想想基特·唐斯，他有妻子，还有七个孩子，可住的房子才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卧室小得恐怕还没有这张桌子大！还有穷苦的达格利一家，他农场上的住房都快坍了，一家人挤在后面的厨房里，其余几间屋子只好留给耗子作窝！我以前不喜欢这儿的风景，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亲爱的伯父，但你以为我太迟钝，不懂得欣赏呢。我每次从村里回来，想到它那么肮脏，丑陋不堪，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们会客厅里那些图画也变得那么虚伪，在我眼里成了骗人的花招，好像我们想用它们安慰自己，可是墙外邻人们的真实状况，我们却不愿过问。我认为，要是我们对近在眼前的不幸也不问不闻，不想改善，那么我们就无权更进一步，为社会谋求更大的福利。”

多萝西娅越说越热烈，变得激昂慷慨，终于忘记了一切，只想让心中的话毫无阻拦地一泻而尽，这在从前是她习以为常的事，但自从结婚以后，这种情形已难得发生了，婚后生活成了她旺盛的生命力与恐惧不断搏斗的过程。一时间，威尔对她的爱慕似乎遇到了一阵冷

风，使他产生了疏远的感觉。任何男子只要看到女子身上有点伟大的气质，便不乐意爱她，而且并不为这种情绪害臊，这也难怪，大自然总是把伟大赋予男子。但是大自然有时也难免失察，做出违反自己本意的事，那位好好先生布鲁克的情形便是如此，这会儿在他侄女的慷慨陈词面前，他的男性意识竟也期期艾艾，畏缩不前了。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只得站起身子，戴上眼镜，用手指摸摸面前的纸，最后他才开口道：

“你讲的话有些道理，亲爱的，有些道理，但不是完全正确……拉迪斯拉夫，是吗？你和我都不喜欢我们的图画和雕像变成虚伪的点缀。不过年轻的女子总不免有些感情用事，你知道，有些片面，亲爱的。美术，诗歌，以及这类东西，可以改善民族的气质，emollit mores[①] ——你现在懂得一点拉丁文了。但是……嗯，什么事？”

这问话是向刚才进屋的一个仆人发出的，这仆人报告道，护林人发现达格利家的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只野兔，是刚才杀死的。

“我就来，我就来。我不会难为他的，你知道。”布鲁克先生转身对多萝西娅小声补充了一句，神色十分得意，这才慢吞吞踱出屋子。

“我希望你会赞成我……赞成詹姆士爵士所指望的那种变化。”多萝西娅等伯父一走，马上对威尔说道。

“是的，我刚才听到你讲的那些话了。我不会忘记你这些话。但是现在，你愿意考虑一些别的事吗？我可能另外找不到机会，把发生的事告诉你了。”威尔说，站了起来，动作显得有些不耐烦，用两只手握住了椅背。

“请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多萝西娅说，有些焦急，也站了起来，走向打开的窗口，蒙克正朝着窗子一边喘气，一边摇尾巴。她把背靠在窗框上，用一只手摸了摸狗的脑袋。我们知道，她不喜欢这种小动物，因为它们老是要人抱，或者妨碍你走路，但是她不大肯伤它们的心，即使要谢绝它们的亲善，也十分客气。

威尔只是用眼睛注视着她的动作，说道：“我猜想你应该知道，卡

---

① 拉丁文，这里只讲了半句，全句的意思是学问使人的态度变得文雅，不致有粗暴行为。这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黑海书简》中的话。

苏朋先生禁止我再到他的府上去。”

“不,我不知道,”多萝西娅过了一会才回答。她显然很激动,又伤心地补充了一句:“我非常、非常抱歉。”她是在想威尔所不知道的事——她与丈夫在黑夜中的谈话。她指望影响卡苏朋先生的行动,现在看来完全失败了,失望再度咬啮着她的心。但是她那种显而易见的悲戚表情,使威尔相信,这不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缘故,多萝西娅也还没有想到,卡苏朋先生之所以不喜欢他,嫉妒他,是针对她本人的。他觉得又是高兴又是烦恼,两种感觉奇怪地混杂在一起,高兴的是他仍留在、珍藏在她的思想中,它像他自己的家一样,他可以住在那里,不必疑虑,也不用拘束;烦恼的是他在她心目中分量还太轻,还不够重要,她只是用毫不犹豫的仁慈对待他,这并不能叫他满足。然而他怕多萝西娅对他的态度发生任何变化,这种担忧比不满更加强大,于是他又用纯粹解释的口气,开始说道:

“卡苏朋先生的理由是他不乐意我在这儿担任那个职务,他认为,那职务不适合我作为他的亲戚的身份。我告诉他,我不能接受这个观点。指望改变我的生活道路,用那些我认为可笑的偏见来限制我,这对我是不合理的要求。过分强调感恩,使恩惠成为盖在我们身上的奴役的烙印,这只有在我们年幼无知、不明事理的时候才会成功。我愿意担任目前这职务,因为我认为它是有益的,正当的。我不必从任何其他角度考虑家族的尊严。”

多萝西娅十分伤心。她觉得,她的丈夫完全错了,理由还不仅威尔提到的那些。

“我们还是不谈这个问题的好,”她说,声音有些发抖,这是她不常有的,“因为你和卡苏朋先生意见不同。那么你打算留下?”她眼望着窗外的草坪,似乎在忧郁地思忖着什么。

“对,但今后我不大会见到你了。”威尔说,几乎跟孩子似的,带有一些抱怨的声调。

“是的,”多萝西娅说,转过头去,凝神瞧着他,“不大会见面了。但我会知道你的消息的。我会听到你在替我的伯父做些什么。”

“但我很难听到你的消息,”威尔说。“没有人会告诉我什么。”

“哦,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多萝西娅说,嘴角稍稍弯曲,露出了一

抹美妙的微笑，冲淡了忧伤的表情。“我无非天天住在洛伊克。”

“那是可怕的牢笼生活。”威尔脱口而出道。

“不，别那么想，”多萝西娅说。“我没有飞翔的要求。”

他不再说什么；但是看到他的脸色有些变了，她又说道：“我这是指我自己说的。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我不愿得到我不应得到的一切，却不为别人做一点好事。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信念，它使我可以聊以自慰。”

“什么信念？”威尔问，似乎有些羡慕。

“我相信，只要我们对真正的善怀有希望，哪怕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也不能做我们所要做的事，我们已成了对抗恶的神圣力量的一部分，因为这便将扩大光明的范围，缩小跟黑暗斗争的规模。”

“那是一种美丽的神秘主义，一种……”

“请不要用任何名称来称呼它，”多萝西娅说，恳求似的伸出了双手。“你可以说这是波斯人的观念，或者任何其他地区的观念。但这是我的生命。我找到了它，我不能抛弃它。从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开始寻找我的宗教了。我总是不断祈祷，不过现在我不大祈祷了。我尽量使我的愿望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因为它们可能会损害别人，我得到的已经太多了。我刚才只是告诉你，我在洛伊克的生活，你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愿上帝保佑你！”威尔热烈地说，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彼此望着，像两个相亲相爱的孩子在悄悄地谈论飞鸟。

“你的宗教是什么？”多萝西娅说。“我不是指通常所说的宗教，是指对你帮助最大的信念。”

“爱我所看到的一切善和美的事物，”威尔说。“但我是一个叛逆，我不像你，我觉得我不必顺从我所不喜欢的一切。”

“但是如果你喜欢善，那么那是同一回事。”多萝西娅说。

“你有些难以理解。”威尔说。

“是的，卡苏朋先生也时常这么说。但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奥妙的。”多萝西娅幽默地说。“我的伯父怎么去了这么久！我得去找他了。真的，我还得上弗雷什特呢，西莉亚在等我。”

威尔提议，让他去找布鲁克先生，后者随即来了，说他可以跟多萝西娅一起走，在达格利家附近下车。他要为那个因偷猎野兔给逮住的少年犯，跟他的父亲谈一下。到了车上，多萝西娅又旧事重提，谈到了农庄的事，但布鲁克先生现在已有恃无恐，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

“对了，彻泰姆，”他答道，“他找我的岔子，亲爱的。但要不是为了他，我何必保护我的猎园，他可不能说那费用是为佃户花的吧，你知道。这跟我的感情是有些冲突的，说真的，偷猎[1]，如果认真考虑一下……我常常想提出这个问题。不久以前，循道会传教士弗拉维尔用手杖打死了一只野兔，给带上了法庭——他和他的妻子一起赶路，那只野兔正好跑过他面前，这家伙手脚真快，一下子打中了兔子的脖子。”

“我认为那是很粗暴的。”多萝西娅说。

“说真的，我也认为，这对一个循道派传教士来说，是一个污点，你知道。约翰逊说：‘你可以据此判断，他是怎样一个伪君子。’至于我，老实说，我觉得，弗拉维尔那副样子，也不像‘最高尚的人’——有人这么称呼基督徒，我想，那是扬[2]，诗人扬，你知道诗人扬吧？弗拉维尔脚上的黑绑腿套都破了，那么，好吧，他辩护道，他以为这是上帝赐给他们夫妇的一盘鲜美菜肴，因此他有权把它打死，尽管他不是耶和华面前的英勇猎户宁录[3]。说真的，这实在有些滑稽，菲尔丁可以把它写进他的作品，或者司各特也行——司各特可以把它写成一篇出色的故事。但是老实说，我考虑这件案子的时候，还真的不得不为那个家伙吃到这么一盘好菜感到高兴呢。凭他的手杖和绑腿套，你判他有罪，那纯粹是偏见，可是法律却站在偏见一边，你知道。但是有什么办法，讲道理，没有用，法律是法律。不过我终于说服约翰逊，

---

① 英国的狩猎法为了保护皇家园林和私人猎园，对所谓偷猎者往往处以残酷的刑罚，如挖掉眼睛、苛重罚款、监禁，以至流放等等。特别对猎取野兔、鹿、狐狸等，限制尤为严厉。由于农民的贫困，偷猎者日多，这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才有所缓和。

② 爱德华·扬(1683—1765)，英国剧作家和诗人，最重要的作品是《黑夜沉思》九卷。

③ 《旧约·创世记》中提到的猎户，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使他消了气，就这样大事化小，结束了这案子。我不相信，彻泰姆也会像我这么慈悲为怀，可是现在他却来攻击我，好像我是全郡第一号狠心人。哦，我到了，这已是达格利的家。”

布鲁克先生在一个农场门口下了车，多萝西娅继续赶路。事情是奇怪的，只要我们怀疑我们在为某些丑恶现象受到指责，这些现象在我们眼里就会变得特别丑恶。哪怕是我们的容貌，要是我们听到人家老实不客气，指出了它的一些不雅观的缺陷，再去照镜子，就会觉得它实在并不漂亮。反过来说，有些人受到了损害，从来不知道抱怨，也没人替他们诉说不平，我们对自己造成的这些损害，就会熟视无睹，心安理得。达格利的家在布鲁克先生眼中，从没像今天这么显得悲惨，他想起《号角报》对他的抨击，以及詹姆士爵士的反应，心里真有些不是味道。

确实，纯艺术把人们的困苦生活描绘得那么赏心悦目，在它的感化下，一个旁观者可能会对这种称作自由民居住点的小农场津津乐道。不过它的外貌实在不雅：房子已经年久失修，深红色的屋顶上开着老虎窗，两个烟囱早给常春藤堵死，宽大的门廊上堆满一捆捆树枝，一半窗户关上了灰色的百叶窗，百叶窗都给虫蛀坏了，上面还密密麻麻爬满了木樨之类的枝蔓。蜀葵从东倒西歪的菜园围墙上向外窥探，围墙成了研究高度混杂的阴暗色彩的最好标本。园子里，一只老山羊（无疑是靠有趣的迷信观念才保全了性命）躺在地上，紧靠着屋后敞开的厨房门。牛舍的茅草顶上长满青苔，谷仓的门灰溜溜的，已经破了，形容憔悴的雇工穿着破旧的裤子，刚把一车准备及早脱粒的麦子搬进谷仓。牛奶棚里没有几头奶牛，而且都给拴住了，准备挤奶，因此棚子的一半显得黑糊糊的，空空荡荡。那些猪和白色的鸭子，在高低不平、没人照料的圈栏里溜达，似乎也没精打采，在为它们吃的太稀的馊水抱怨。所有这一切，在晴朗的天空和高高的白云下，构成了一幅景象，我们往往称之为“美丽的图画”，在它面前，大家会流连观赏，感叹不止，只有一种人是例外，那就是当时报纸上经常提到的那些为农业收成忧心忡忡，为缺乏生产资金愁眉苦脸的农民。现在这种讨厌的联想也强烈地呈现在布鲁克先生眼前，破坏了他欣赏景色的兴致。达格利先生便处在这幅风景中间，手里拿着干草叉，

头上那顶挤奶时戴的海狸皮帽已十分破旧，前半边都压扁了。他的上衣和裤子是他所有衣服中最好的一套，平时干活的日子是不穿的，今天只因他上了集市，又难得在蓝公牛饭店饱餐了一顿，回家比平时迟了，这才还没脱掉。他怎么会这么阔绰，也许到了明天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是饭前听到的国家大事，法迪普斯草地即将收割，目前的短暂休息，关于新国王的故事，墙上贴满的传单，都可以使人兴奋得不顾一切。在米德尔马契流传一句谚语，大家认为是无需证明的，即好菜还得好酒配，根据达格利的解释，所谓好酒就是有丰富的佐餐啤酒，继之以掺水朗姆酒。可惜这些酒包含的真理太多，假象太少，它们不能使穷光蛋达格利转悲为喜，只是使他不再像平时那么缄默不语，却要把满腹牢骚尽量倾吐出来。他喝了酒，还喜欢发表一些一知半解的政治言论，这种爱好大大危害了他在农业经营上的守旧主义，因为他的守旧主义的精华就是：一切存在的都是坏的，而一切改革只能坏上加坏。他满脸通红，瞪着眼睛，露出一副决心跟人吵架的神气，握住干草叉，直挺挺站在那里，望着迎面走来的地主。后者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细手杖在来回晃动。

"达格利，我的好伙计，"布鲁克先生开口道，决心以友好的态度处理那个孩子的事。

"哦，嘿，我是一个好伙计，是吗？谢谢你，老爷，承蒙你抬举，"达格利说，声音那么响，气呼呼的，带几分嘲笑，把那只牧羊狗法格吓得站直身子，竖起了耳朵。但是看到蒙克在外面溜达了一会，也走进了院子，法格重新蹲下，采取了观望的姿势。"原来我是一个好伙计，我听了很高兴。"

布鲁克先生想起，今天是赶集的日子，这位尊贵的佃户可能在市场上喝了酒，但是觉得没有理由半途而废，因为他胸有成竹，万一不行，可以找达格利大娘，把话重复一遍。

"你的小家伙雅各布杀死了一只野兔，达格利，我吩咐约翰逊把他锁在空马厩里，关一两个钟头，这只是吓唬吓唬他，你知道。不到晚上，他就可以平安回家，然后由你管教他，你知道，你可以骂他一顿，好吗？"

“不，我不干，我绝不为了讨好你，或者讨好任何别人，打我的孩子，哪怕你抵得上二十个地主，不是一个，我也不干，你这个坏家伙。”

达格利大声嚷嚷，他的老婆在屋里也听到了，从后面厨房走了出来。厨房是这屋子唯一的出入口，除了下雨天，它那扇门经常开着。布鲁克先生用退让的口气说道：“好，好，我跟你的妻子讲。我并没有要你打他，你知道。”于是他转身向屋子走去，但是达格利偏不罢休，一定要跟这个丢开他的先生“说个明白”，马上跟了过来。法格懒洋洋地钉在主人脚后，看到蒙克迈着小步走来，尽管那也许是为了表示亲善，法格还是闷闷不乐，不愿理睬它。

“你好，达格利大娘，”布鲁克先生说，抢前了几步。“我是为你们孩子的事来的，我不是要你们打他，你知道。”这一次他很小心，尽量把话讲得清清楚楚。

达格利大娘劳累过度，显得又瘦又憔悴，她的一生几乎没有欢乐可言，她甚至没有一件礼拜日穿的衣服，可以让她打扮得端端正正上教堂。她丈夫回家以后，已经跟她发生过误会，因此她情绪很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她的丈夫抢先做了回答。

“呸，不论你要不要，我不会打他，”达格利继续道，拉开了嗓门喊叫，好像要把声音当标枪一样掷出去。“我没有请你上我家里，我不会用树枝打我的孩子，正如你不会给我一根树枝修理房子一样。你还是到米德尔马契去打听打听你是什么货色吧。”

“你不如把嘴闭上好得多，达格利，”他的老婆说，“当心，不要把木盆踢翻。一个人作了父亲，要养家活口，就不该在市场上乱花钱，买酒喝，弄得越来越穷，我看你总有一天不得好死。不过，老爷，请问，我的孩子做了什么事？”

“他干了什么，不用你管，”达格利说，更加凶了，“有我在这里，我会管，不用你插嘴。我自己会讲。我得跟他讲个明白，哪怕不吃晚饭也成。你听着，我的父亲，我的爷爷，还有我自己，我们都住在你这块地上，用我们的钱灌溉过它，现在我和我的孩子们也可能要死在这上面，葬在这下面，因为要是国王不改变主意，我们没钱买这地。”

“我的好伙计，你喝醉了，你知道，”布鲁克先生说，显得很亲热，

但并不明智。“我们改天再谈,改天再谈。”他又说,一边转身想走。

但是达格利马上拦住了他,法格跟在他的脚后,随着主人的嗓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凶,它也开始低声嗥叫;蒙克则靠近了一些,安静而威严地注视着一切;大车那边的雇工停下手来听着。这时,比较明智的办法是留在原地,不再做声,不是从大叫大嚷的人面前退却,逃之夭夭,徒然引起人们的讪笑。

“我没有喝醉,你也没有喝醉,”达格利说。“我清醒得很,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要说,国王已决心改变主意,知道这事的人都这么讲,他们说,就要实行改革了,那些地主从来没有为佃户做过一件好事,现在佃户也得这么对待他们,叫他们乖乖的滚开。在米德尔马契,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改革——就是要叫那些人滚蛋。他们说:‘我知道你的地主是谁。’我说:‘但愿你知道得比我更清楚。’他们说:‘他是个小气鬼。’我说:‘一点不错。’他们又说:‘改革就是要改革这号人。’这就是他们说的话。我现在已弄清楚,什么叫改革,它……它就是要叫你和你们这号人滚蛋。我们不是傻瓜,我们也明白了。现在,不论你要做什么,我再也不用怕你。你还是趁早放了我的孩子,想想你自己吧,免得改革一来,把你弄得走投无路。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达格利先生最后道,把草叉往地上一插,力气用得那么猛,以致再要把它拔起,得费好大的劲才成。

蒙克看到最后这一幕,开始狂吠了,这正是布鲁克先生脱身的好机会。他赶快走出院子,对自己这种新遭遇仍心有余悸。他以前从没在自己的土地上受过这种侮辱,还一向以为自己很得人心呢(我们大多如此,因为我们只想到自己待人多么和善,从没想到别人对我们有些什么要求)。十二年前,他跟凯莱布·高思闹翻的时候,还以为佃户们都是欢迎他这位地主亲自管理一切的。

他的这番经历,有的人看了,也许会感到奇怪,认为达格利先生太糊涂无知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像他这种世世代代当农夫的人如此愚昧,是毫不足怪的,尽管这个联合教区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区长,一位比教区长更贴心,讲起道来更渊博的副牧师,还有一位精通一切,对纯艺术和社会进步尤为热心的地主,而且米德尔马契又近在咫尺,离这里仅三英里,它的一切光芒都能直接照到这儿。再说,没

有知识，人们照样可以过活，一个人只要对伦敦的理性之光有一知半解的认识就够了，如果他跟蒂普顿的教区执事学过一点“加减”法，他就可以在任何酒席上成为当之无愧的客人，至于读一章《圣经》还觉得困难重重，那是因为以赛亚或阿波罗这些名字，不是念两遍就能记牢的。不过现在，可怜的达格利到了星期日晚上，有时也读几首诗，世界在他看来，至少已不像过去那么一片漆黑。有些事他还了解得相当清楚，那就是种田的老办法总是不见成效，气候和农具总是不好，收成也总是没有指望，这就是自由民之家——这个名称显然带有讽刺意味，似乎是指一个人想离开可以自由离开，可惜世上还没有供他迁徙的“天堂。”

## 第四十章

他在日常工作中是聪明的，
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
用来换取辛勤的果实，
不是花费在宗教或政治上。
这些恪尽自己本分的人，
一切都来自他们的劳动，
没有他们，哪来法律和艺术，
以及高楼林立的城市？

不论我们要观察什么，哪怕是一组电池的作用，我们往往也得改变自己的位置，与我们关心的那个活动发生的地点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以内，才能看清那些特定的事实或人物。我现在便得上凯莱布·高思家，观看那里的一群人了，他们都在大客厅中的早餐桌旁边。客厅中有一张写字台，墙上挂着几幅地图。这些人包括：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五个子女。玛丽目前在家中，正在找工作，比她略小的男孩克利斯蒂则在苏格兰读书，那里学费便宜，伙食也便宜一些，这件事使父亲有些失望，因为他一心求学，不想干那所谓神圣的“工作”。

邮件到了，一共九封昂贵的信①，为此付了邮差三先令两便士。高思先生丢下了茶和烤面包，专心看信，把看过的信摊开了叠在一起，有时慢慢摇头，有时扭动嘴角，心里琢磨着什么，但同时没有忘记把一个大红火漆印完整地割下来，莱蒂像一只性急的小狗，马上把它抓到了手里。

其他人无拘无束，继续谈话，凯莱布全神贯注地工作，什么也不能使他分心，只要他写字时，别人不摇动桌子就成。

九封信中的两封是写给玛丽的。她看完后，把它们交给了母亲，便坐在那儿心不在焉地玩弄茶匙，后来突然定下神来，又拿起了针线活儿——在用早餐时，她一直把它放在膝上。

"喂，玛丽，不要做针线，"贝恩说，一边往下拉她的胳臂。"用这些面包屑给我捏一只孔雀。"他已经为这目的，把它们揉成一团了。

"不要拉我，捣蛋鬼！"玛丽说，口气还是和善的，一边用针轻轻刺他的手。"你自己做嘛，你已经看我做过好多次了。我必须把针线活赶完。那是替罗莎蒙德·文西做的，她下星期就要出嫁了。没有这手帕，她不能出嫁呢。"玛丽笑了，觉得最后这句话挺有趣。

"为什么不能，玛丽？"莱蒂要认真追究这个秘密，把头凑到了姊姊身边。玛丽转过针头，吓唬莱蒂要刺她的鼻子。

"因为这是一打中的一块，缺了它，就只剩十一块了，"玛丽说，装出一本正经解释问题的样子，于是莱蒂觉得自己又增长了一点知识，靠回椅子里了。

"亲爱的，你拿定主意没有？"高思太太说，放下了信。

"我决定上约克城的学校教书，"玛丽说。"我宁可在学校当老师，这比当家庭教师强一些。我喜欢在课堂上教书。你瞧，反正除了教书，我没别的事好做。"

"在我看来，教书是世界上最愉快的职业，"高思太太说，声音中有一些责备的口气。"要是你没有足够的知识，或者不喜欢跟孩子打交道，那你不喜欢教书，我还能理解。"

---

① 当时邮寄信件，费用甚贵。一八四〇年英国首先采用了罗兰·希尔发明的邮票制度，这才大大降低了邮费。

“我觉得，我们从来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喜欢的事别人不喜欢，妈妈。”玛丽说，口气有些生硬。“我不喜欢教室。我更喜欢学校以外的天地。这是我一个很麻烦的缺点。”

“老是待在一间女学校里，一定毫无味道，”阿尔弗雷德说。“巴拉德太太的那些学生全都傻乎乎的，走路也得两个两个排好队。”

“而且她们没有好玩的游戏，”吉姆说。“她们既不会打球，也不会跳高。玛丽不乐意做这种事，我觉得完全对。”

“玛丽不乐意做什么啦，嗯？”父亲问，从眼镜上面望着孩子们，没有立即打开下一封信。

“不喜欢跟那些傻丫头在一起。”阿尔弗雷德说。

“这是信上要你去做的工作吗，玛丽？”凯莱布和蔼地问，望着女儿。

“是的，爸爸，约克城的一所学校。我决定接受。这算是最好的了。一年三十五镑，教小班的孩子弹钢琴还另有补贴。”

“可怜的孩子！我真希望她待在家里，跟我们在一起，苏珊。”凯莱布说，伤心地看看妻子。

“玛丽不尽自己的责任，不会感到愉快。”高思太太说，神态威严，觉得自己已尽了责任。

“如果要我尽这种混账的责任，我非闷死不可。”阿尔弗雷德说。听了这话，玛丽和父亲暗暗发笑，但是高思太太严肃地说道：

“亲爱的阿尔弗雷德，不要对你不喜欢的事都用混账这个词，要选择合适一些的。要是玛丽挣的钱，能帮助你上汉默先生那儿学手艺呢？”

“我不希罕，我觉得那是我的一大耻辱。但她是我的好姊姊，一位老奶奶。”阿尔弗雷德说，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按住玛丽的头，跟她亲吻。

玛丽涨红了脸，哈哈大笑，但这掩盖不了夺眶而出的眼泪。凯莱布从眼镜上面望了一会，眉毛两端有些下垂；然后他回过头去继续拆阅信件，脸色显得又忧又喜。甚至高思太太也把嘴角弯起一些，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安详神色，没有计较那句不恰当的话。然而贝恩马上捡起这话，一迭连声嚷嚷：“她是一个老奶奶，一个老奶奶，一个老奶

奶！"一边说，一边还用拳头在玛丽的胳膊上打拍子。

但是高思太太的眼睛这时给丈夫吸引住了。他正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看信，脸上有一种严肃而惊讶的表情，这使她有些骇异，但他读信时不喜欢别人打岔，因此她只得焦急地望着他，最后，她看见他突然发出了愉快的笑声，身子有些哆嗦，眼睛又回到了信的开端部分。他从眼镜上面望着她，轻轻说道："苏珊，你看怎么样？"

她走过去，站在他背后，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与他一起看信。那是詹姆士·彻泰姆爵士写来的，他向高思先生提出，拟请他担任弗雷什特等地田庄的管理工作，并说，詹姆士爵士受蒂普顿的布鲁克先生委托，征求高思先生的意见，问他是否能同时兼顾蒂普顿田庄的产业。从男爵还非常客气地表示，如果他能看到弗雷什特和蒂普顿两处田地得到共同的管理，他将感到无限高兴。他说，他们为这双重职务支付的酬金，将尽量满足高思先生的要求，明日十二时，他在家中恭候高思先生大驾，面谈一切。

"他写得满不错呢，是吗？苏珊。"凯莱布说，把眼睛向上一转，望了望妻子，后者把手从他肩上移到了耳边，同时把下巴贴在他的头上。"布鲁克不愿亲自来问我，我知道。"他继续说，轻轻笑了笑。

"这是你们父亲的荣誉，孩子们，"高思太太说，环视着那五对眼睛，它们全都注视着父母。"那些很久以前辞退他的人，现在又要求他担任这个职务了。这说明，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因此他们才觉得非他不行。"

"跟辛辛纳特一样，万岁！"贝恩嚷道，兴高采烈地骑在椅子上。他相信，现在纪律可以放松了。

"他们会来迎接他吗，妈妈？"莱蒂说，想起了市长和市议会那些穿长袍的大人物。

高思太太拍拍莱蒂的头，笑了起来，但看到丈夫收拾信件，似乎又要一头钻进那个"工作"的圣殿，让人再也找不到他，于是赶紧按住他的肩膀，郑重地说道：

"别忘了，凯莱布，得要他们支付合理的薪金。"

"这当然，"凯莱布回答，声音深沉，似乎这是毫无疑义的，他早已想到了。"两处合在一起，应该介于四百到五百之间。"然后像是突然

想起似的，说道："玛丽，写封信给学校，说你不去了。你留在家里，给你母亲帮忙。你瞧，我乐得忘形了，现在才想起这事。"

其实凯莱布一点也没有得意忘形的样子，不过他一向不善于讲话，往往词不达意；尽管他对写信非常重视，他却要妻子提供词汇，她成了他的语言宝库。

这时那些孩子几乎闹成一片，还拉住玛丽，要跟她跳舞，弄得玛丽只好把绣花的麻纱手帕交给妈妈，托她保管，免得给孩子们弄坏。高思太太虽然高兴，仍保持着平静，开始收拾杯盘碟子。凯莱布把椅子从桌边移开一些，似乎打算搬到书桌那边去，但没有站起来，只是拿着信，露出深思的目光，望着地面，左手的手指随着他心中那些无声的语言在逐渐伸直。最后他说道：

"克利斯蒂没有学我这行职业，这太可惜了，苏珊。不用多久，我就需要一个助手。阿尔弗雷德必须出外学技术——这事我已下了决心。"他重又陷入了沉思，那几只手指也随着内心的语言又活动了一会，然后他继续道："我要让布鲁克跟他的佃户签订新的租契，我还要实行轮作制。我敢打赌，马蝇角的黏土可以制成很好的砖瓦。我必须亲自去看看，这可以降低修理费用。苏珊，这工作太有意思了！要不是有这么一个家，哪怕没有薪水我也乐意担任。"

"不过你可千万不能这样。"他的妻子说，伸起了一根手指。

"不会，不会。但是一个懂得农业生产的人，能够得到一块田地，发挥他的才智，进行大家所说的整顿，使佃户们的耕作走上轨道，安居乐业，有良好的住所，不仅活着的人丰衣足食，后来的人还能过得更愉快，这实在太好了。这比我自己发财更有意思。我认为这是一件最光荣的工作。"说到这里，凯莱布放下了信件，把手指插在背心钮扣之间，坐得直直的，但随即带着肃然起敬的口吻，把头慢慢转向一侧，说道："这是上帝的伟大赐予，苏珊。"

"一点也不错，凯莱布，"妻子说，情绪与他同样热烈。"这对你的孩子们也是光荣的，因为他们有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父亲。这个父亲，他的名字可能湮没，可是他做的那些有益的事将会永远留传下去。"这样，她不能再跟他谈薪资问题了。

当天傍晚，凯莱布忙了一天之后相当疲劳了，默默坐在椅上，膝

头放着翻开的袖珍笔记本。高思太太和玛丽各自在做自己的针线活，莱蒂在墙角跟她的洋娃娃小声谈话。这时，费厄布拉泽先生正沿着果园的小径走来，果园中一丛丛的草木和苹果树在八月的夕阳光下，一边还亮亮的，一边已密布阴影。高思一家住在他的教区内，我们知道，他喜欢这些居民，曾向利德盖特提到过玛丽，说她是一个好闺女。他作为一个教士，可以充分运用他的特权，不必把米德尔马契的等级观念放在眼里，他常常对他的母亲说，高思太太比城里任何主妇更像一位夫人。然而你们看到，他仍在文西家消磨他的晚上，那里的女主人虽然不像高贵的夫人，但拥有金碧辉煌的客厅和惠斯特牌局。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交际不完全取决于尊敬与否。但教区牧师衷心尊敬高思一家，他的拜访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尽管这样，他一边握手，一边赶忙说明来意："高思太太，我是受人之托来的，弗莱德·文西要我跟你和高思谈一件事。"他就座之后，用发亮的眼睛望了一遍那三个听他说话的人，继续道："事情是这样，可怜的孩子把他的心事告诉了我。"

玛丽一听，心不觉怦怦直跳；她在捉摸，不知他都谈了些什么心事。

"我们已几个月没见到这孩子，"凯莱布说。"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出门去了一段时间，"教区牧师说，"因为待在家里，日子不好过。利德盖特对他母亲说，可怜的孩子目前还不宜上学。但昨天他来找我，把一切告诉了我。他这么做，我很高兴，因为我是看他长大的，那时他才十四岁，而且我在他家里是自己人，那些孩子就跟我的侄儿侄女差不多。但他的事不好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现在他要我来一下，告诉你们，他要走了，他欠你们的钱没有归还，心里很难过，这使他甚至不好意思亲自上门向你们告别。"

"告诉他，这算不了什么，"凯莱布说，挥了挥胳臂。"我的日子不好过，但总算熬过来了。今后我会变得像犹太人一样富裕呢。"

"那意思是说，"高思太太向教区牧师笑道，"我们就要有钱了，可以让孩子们受教育，也可以让玛丽待在家里了。"

"你们找到了什么宝藏？"费厄布拉泽先生问。

“我就要担任弗雷什特和蒂普顿两个庄园的代理人，也许此外还有洛伊克的一小块肥沃土地，这几家有亲戚关系，因此雇人办事，似乎也要像一条溪水，采取一致行动。费厄布拉泽先生，这使我非常满意，”说到这里，凯莱布稍稍仰起头，把胳臂搁在椅子的扶手上，“我终于又得到了管理田地的机会，可以实现我的一两个改进经营的设想了。我常常对苏珊说，骑在马上，看到篱笆里边那一片混乱状况，又无能为力，没法插手，这真使我心里闷得发慌，非常难受。那些搞政治的人在做什么，我不想过问，可是只要有几百亩地经营不善，就会把我急得发疯似的。”

凯莱布自动发表这种长篇大论，还是少见的，只是他的快乐正如山上清新的空气，使他的眼睛发亮，讲话也精神抖擞、滔滔不绝了。

“我衷心祝贺你，高思，”教区牧师说。“这是我能带给弗莱德·文西的最好消息，因为他害得你受了不少损失，心里老是过意不去。他说，这是他盗取了你的钱，这些钱你本来是另有用途的。我但愿弗莱德不是那么一个懒惰的家伙，他有些优点还是不错的，他的父亲对他未免太严厉了一点。”

“他要上哪儿？”高思太太问，口气还是冷淡的。

“他还想争取通过学位考试，目前先回学校念书。我也劝他那么做。我不是要他进教会办事，正好相反。但如果他肯去，而且通过了考试，那就证明他还有上进心，还可以有所作为。他目前像在茫茫大海上，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只要他使他父亲对他有些好感，我答应他助他一臂之力，向文西讲讲情，让他儿子做些别的行业。弗莱德讲得很坦率，他说他不适宜当牧师，我会尽我的力量，使一个人不致走上不幸的一步，选择一个错误的职业。高思小姐，他向我提到了你讲的话，你还记得吗？”（费厄布拉泽先生一向称她“玛丽”，现在却用了“高思小姐”，这是他的一种曲折表示，说明他对她的敬意增加了，尽管按照文西太太的说法，她只是一个得自己养活自己的女子。）

玛丽觉得很不自在，但决心不把它当一回事，立即答道：“我跟弗莱德讲过不少不恰当的话，因为我们是从小在一起玩的。”

“据他告诉我，你对他说，他当了教士一定会像有些教士一样，叫人啼笑皆非，结果成为害群之马，使全体教士都变得滑稽可笑。这话

确实有些刻薄,连我听了也不大舒服。"

凯莱布笑了。他觉得很有趣,说道:"苏珊,她这张嘴巴是跟你学的。"

"不过我爱要嘴皮子,这跟妈妈无关,爸爸。"玛丽赶紧说,怕她妈妈生气。"弗莱德好没意思,把我随口讲的话,搬给费厄布拉泽先生听。"

"这确实是信口开河,亲爱的,"高思太太说,在她看来,对庄严的人和事任意挖苦,是最不端的行为。"不过我们也绝不会因为另一个教区出了一个可笑的副牧师,便看轻我们自己的牧师。"

"不过她讲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凯莱布说,不愿低估玛丽那种讽刺的价值。"不论哪一行业出了一个败类,就会影响这一个行业的声誉。事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又说,望着地面,挪动着脚,心里有些不大自在,觉得语言总是比思想贫乏。

"这话有理,"教区牧师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总是自己有了应该轻视的地方,别人才会轻视我们。高思小姐对事物的看法,我无疑是赞同的,不论我自己是否在被谴责之列。但是就弗莱德·文西而言,我们应该体谅他,这才是公正的态度,因为老费瑟斯通那些故弄玄虚的行为,也对他起了败坏的作用。最后他却不给他一个子儿,这未免心肠太狠。但是弗莱德气量很大,竭力不再想这一切。他现在最不安心的是使你们受了损失,高思太太,他觉得,你们再也不会瞧得起他了。"

"我对弗莱德感到失望,"高思太太说,口气很坚决。"但是只要他给我充分的理由,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仍愿意不咎既往。"

就在这时,玛丽走出了屋子,还带走了莱蒂。

"唉,年轻人向我们表示歉意的时候,我们应该原谅他们,"凯莱布说,望着玛丽把门关上。"事情也确实像你所说,费厄布拉泽先生,那位老人家的心太狠了。现在玛丽出去了,我不妨告诉你一件事——这事只有苏珊和我知道,你听过就算了,不必告诉别人。老头子死的那一夜,要玛丽销毁他的一份遗嘱,那时只有她一个人,他从身边的小铁匣里拿出一大把钱给她,只要她肯照办。但是你知道,玛丽不能做这种事,她不愿动他的保险柜,事情就是这样。现在很清楚,

他要销毁的便是最后的一份遗嘱，因为如果玛丽照他的要求做了，弗莱德·文西就可以得到一万英镑。老人最后还是想照顾他的。可怜的玛丽，这件事总是压在她心上，可是她不能不那么做，她做得完全对，但她又觉得，用她的话说，好像她剥夺了一个人的财产，在维护自己的人格的同时无意识地把它剥夺了。不管怎么说，我与她一样同情他，这个可怜的孩子固然对不起我们，但我并不埋怨他，相反，凡是对他有所补偿的事，只要我办得到，我都乐意为他尽力。现在，先生，你的意见怎么样？苏珊不同意我的看法。她说……苏珊，你自己讲吧。”

“玛丽只能那么做，哪怕她知道这对弗莱德会造成什么后果，也无能为力，”高思太太说，暂停了干活，望着费厄布拉泽先生。“何况她并不知道这后果。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做得对，别人因而受到的损失，不应成为我们良心的负担。”

教区牧师没有马上回答，于是凯莱布说：“这是感觉问题。孩子有那样的感觉，而我的感觉与她相同。打个比方，你的马退到路边，踹死了一只狗，你不是存心这么做，但狗还是由于你死的。”

“我相信在这件事上，高思太太还是与你一致的，”费厄布拉泽先生说，他出于一定的原因，似乎只是在反复思考，不想讲话。“你提到的对弗莱德的那种感觉，谁也不能说不对，或者错了，但任何人无权要求别人这么感觉。”

“好啦，好啦，”凯莱布说，“这是一个秘密，你不必告诉弗莱德。”

“当然不会告诉他。但是我会带给他另一个好消息：他使你们受到的损失，你们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这以后不久，费厄布拉泽先生就走了，他在果园里看到玛丽和莱蒂，过去跟她告别。果园里，一只只苹果挂在叶子稀疏的老树枝上，给西边的阳光夕照得亮晶晶的。在这种夕照衬托下，两个女孩子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玛丽穿一身淡紫色方格花布衣服，系着黑缎带，手里提着一只篮子，莱蒂穿着旧本色布衣服，正捡着掉在地上的一个个苹果。如果你还想对玛丽的容貌知道得更详细一些，那么你只要明天走进闹市，站在那里观看，在十张脸中，你一定可以看到一张像她的。她不是天国的女儿，那种目中无人，昂起了头，露出娇滴

滴的目光，装模作样地走过你面前的女子，你不要理会她们，你要把眼睛盯住那身材丰满、稍微显得矮小的女子，那种皮肤有些黑，体格强壮，但举止文静的姑娘，她们虽也注意自己的仪表，但并不以为人人都在瞧她们。如果你在这些姑娘中，看到一个人生着宽阔的脸，方方的额角，明显的眉毛，卷曲的黑发，目光中流露出一种调皮的表情——尽管她的嘴巴不会轻易泄漏它的意义——那么这就对了，至于其他特点，那并不重要，总之，就是这么一张普普通通但并不叫人讨厌的相貌，便是玛丽·高思的肖像。如果你逗她发笑，她会露出一副细小洁白的牙齿；如果你使她发怒，她不会提高她的嗓音，但也许会说出一句尖刻的话，是你从未领教过的；如果你对她做了一件好事，她就终生不会忘记。在玛丽眼中，那位相貌机灵、态度文雅的平凡的教区牧师，比她曾经认识的任何人更值得尊敬。他穿的衣服虽然破旧，但刷得干干净净。她从没听他讲过一句愚蠢的话，虽然她知道，他有些行为并不明智，但也许在她看来，比起他这些不够检点的行为来，愚蠢的谈吐更令人厌恶。至少有一点很清楚：这位教区牧师作为一位教士所有的真实存在的缺点，从来没有像弗莱德·文西作为未来的教士所可能有的、想象中的缺点那样，引起过她同样的嘲笑和不快。这种评价标准的不统一，据我看，哪怕在比玛丽·高思更为成熟的人心头，也是难以避免的；只有对待我们从未见过的抽象的优点和缺点，才谈得到毫无偏见。谁能预言，在这两位截然不同的男子面前，玛丽作为一个女性所特有的温柔，将倾向于哪一边？是倾向于她要求严格的一方，还是相反的一方呢？

“玛丽小姐，你有没有口信要捎给你那位青梅竹马的老朋友？”教区牧师问，一边从送到他面前的篮子里，拿了一只喷香的苹果，揣在口袋里。“要不要为那严厉的批评讲几句安慰的话？我现在直接去找他。”

“不必了，”玛丽笑道，一边摇摇头。“如果我不说他当了教士会显得可笑，我只得说，那会比可笑更坏。但听到他要出门求学，我很高兴。”

“相反，我听到你不打算出门，我很高兴。如果你肯到舍间玩玩，我相信，家母一定非常欢迎。你知道，她是很喜欢跟年轻人聊天的，

她谈起自己从前的事也没完没了。如果你肯赏光,那真太好了。"

"只要有机会,我很愿意去拜访,"玛丽说。"我觉得,一下子什么都变得那么美好。我本来以为,我是命中注定要想家的人,失去了这个烦恼,我反而有些空虚了,也许它已在我心里取代了其他一切感觉?"

"玛丽,我可以跟着你吗?"莱蒂悄悄问——一个孩子老是听大人谈话,碍手碍脚的,这可不好。但是费厄布拉泽先生拧拧她的下巴,吻了一下她的面颊,她顿时乐得什么似的,后来还把这事告诉了爸爸妈妈。

在教区牧师前往洛伊克的途中,凡是注意观察他的人,都会看到,他耸了两次肩膀。有这种姿势的少数英国人,从来不属于那种难以相处的类型——不过为了预防出现相反的情形,不如说几乎没有的好。这些人通常性情随和,对别人的小缺点(包括自己的在内)大多采取谅解的态度。现在,教区牧师正在展开内心对话,他先是对自己说,看来,在弗莱德和玛丽·高思之间,除了总角之交的老关系以外,还存在一些新的情况;在回答时,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小女子对那位粗鲁的大少爷说来,是否过于精致了一些?对这一点的回答,就是他耸的第一次肩膀。接着他不禁笑了,觉得自己有些醋意,仿佛他还打算结婚似的,于是他马上向自己声明,事情像资产负债表一样清楚,他不可能结婚。这样,他就耸了第二次肩膀。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男子,怎么会对同一块"小黑炭"——玛丽这么称呼自己——产生相同的反应呢?不用讳言,吸引他们的不是她那平庸的外貌(不过,相貌平庸的小姐们千万小心,不要听信人们的奉承,以为缺乏美貌不足为虑)。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里,人是奇妙莫测的统一体,它接受过各种影响,经历过长时间的演变,而所谓可爱,只是两个这样的统一体,一个爱对方,一个被对方所爱的结果。

客厅里只剩了高思先生夫妇两人。凯莱布说道:"苏珊,你猜我在想什么。"

"轮作制,"高思太太答道,从毛线活上抬起头,含笑看看他。"要不,就是怎么修理蒂普顿田庄上那些农舍的后门。"

"不,"凯莱布严肃地说。"我在想,我可以帮弗莱德·文西一个大

忙。克利斯蒂走了,阿尔弗雷德不久也得出门,可是吉姆还得等五年,才谈得上干我这行职业。现在我需要助手,弗莱德可以试试,在我的指导下工作,增长些阅历。如果他不想当牧师,那么这是一条出路,可以让他锻炼成一个有用的人才。你觉得这主意怎么样?"

"我觉得,任何正当的事,他的家庭都要反对,这件事尤其如此。"高思太太说,口气很肯定。

"他们反对跟我什么相干?"凯莱布说,态度相当坚决,这是他打定主意后常有的现象。"这孩子已经成年,应该自食其力。他有头脑,也相当聪明,又喜欢干农业这一行,我相信,只要他好好学,他是能熟悉这行业务的。"

"但他愿意吗?他的父母要他作上等人呢,而且我觉得,他自己也有这意思。他们都认为,我们比他们低一等。如果这事由你提出,我敢担保,文西太太一定会讲,我们是要替玛丽招这个女婿呢。"

"如果都要跟着这些废话打转,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凯莱布说,有些不屑的样子。

"是的,但人总得有些骨气才对,凯莱布。"

"我认为,让那些傻瓜的胡言乱语阻碍你的正确行动,这不是什么骨气。"凯莱布说,十分激昂,伸出了一只手,上下挥舞着,加强他的语气。"如果你老是把傻瓜的话放在心上,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只要你考虑成熟,觉得你的计划是对的,那就应该照这计划行事。"

"我不想阻挠你的任何计划,只要你认为已经考虑妥善,凯莱布,"高思太太说,她是一个坚定的女人,但她知道,在有些问题上,她那位温和的丈夫是比她更坚定的。"不过我觉得,弗莱德既然决定回大学念书,你是不是等一下,看他毕业后打算做什么?违反本人意愿的事,总是行不通的。何况你自己的职务究竟如何,或者你究竟该怎么办,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呢。"

"好吧,那不妨再等一下。但是我要做的事很多,足够两个人干的,这点我完全可以确定。我手头各种零星事务已经不少,总是忙不过来,而且随时有新的情况发生。可不是,昨天……哎哟,我忘了告诉你!事情真蹊跷,有两个人分别来找我,要我对同一份产业进行估价。你猜,他们是谁?"凯莱布说,挑了一撮鼻烟,捏在手指上,好像这

就是他要说明的问题。他只要手边有鼻烟,总爱拈起一撮,擎在手指上,又时常忘记了这唾手可得的享受。

他的妻子放下了编结物,注意地望着他。

“这样,一个是李格,李格·费瑟斯通。但是布尔斯特罗德在他前面,我只得接受布尔斯特罗德的委托。这究竟是抵押还是出售,目前还不清楚。”

“难道那个人刚继承这份田地,而且还取得了那个姓,就想变卖?”高思太太说。

“这只有鬼才知道,”凯莱布说,他每逢遇到疑难问题不能解答,便只得诉诸于他的最高权威鬼。“但是布尔斯特罗德垂涎已久,想得到一片良田,这是我知道的。然而在这一带乡下,要弄到一片良田,并不容易。”

凯莱布没有吸鼻烟,却小心翼翼把它撒在地上,然后又说道:“事情真是变幻莫测。这块地,大家本以为一定是属于弗莱德的,但现在看来,老家伙根本没想给他一分田地,他把它留给了这个谁也不知道的私生子,指望他定居在这儿,结果惹怒了每个人,就像他活着的时候,总爱作弄大家,搞得别人不高兴,他才痛快。现在,要是这片田地落进了布尔斯特罗德手里,那才妙呢。老人一向恨他,从来不跟他的银行打交道。”

“那个倒霉鬼要恨一个跟他毫无往来的人,这是为什么?”高思太太问。

“啐!这些家伙做事,哪有什么道理可讲?人的灵魂……”凯莱布说,声音变得深沉了,还庄严地摇了摇头,这是他提到这句话时,总会有的姿势,“人的灵魂一旦彻底腐烂以后,就会向你散布各种毒菌,谁也甭想知道,仇恨的种子来自哪儿。”

凯莱布的古怪作风之一,就是在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他的思想时,随意找一种惯用的说法,把他的各种观点和心情与它附会在一起。在他产生敬畏的感觉时,他的头脑中往往出现《圣经》的一些辞句,可是他又很难准确地引用它们。

# 第四十一章

吹牛皮医不了肚子饿哟，
朝朝雨雨又风风。

——《第十二夜》①

凯莱布·高思提到的那笔交易，是在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和乔舒亚·李格·费瑟斯通先生之间进行的，它涉及的是属于斯通大院的田地，双方已为此交换过一两次信件。

书写的后果，谁也说不清楚。一份文件若是刻上石板，尽管面朝下躺在沙滩上，给人遗忘了几个世纪，或者“在兵荒马乱中给踩在地下，默默无闻地度过了许多次浩劫，”有朝一日发掘出来，说不定古代某些帝国传说纷纭的事件——这个世界显然是散布流言蜚语的好场所——如弑君篡位的内幕，宫闱艳史的秘密，便会真相大白。这种情形在我们渺小的一生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只是规模小得多罢了。正如一块石头世世代代给乡下佬踹在脚下，一旦给学者看到，却可能成为揭开某些秘密的奇妙线索，经过他的考证，终于靠它确定了入侵的日期，解开了宗教的谜底，一张写了字的纸也是这样，它一直默默无闻，只是用来包东西，塞漏洞，最后落到一双富有经验的眼睛下，却变成了一场灾难的开端。对于从太阳上观察天体演变过程的尤利尔②来说，前者与后者同样都是巧合。

作过这番崇高的比较之后，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请大家注意市井小人的活动了，他们的骚扰固然不能得到我们的欢心，有时对事物的进展却能发生重大的决定作用。当然，如果能使他们的数目减少一些，或者想方设法，不让他们轻易得到生存的机会，那就好了。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大家公认，乔舒亚·李格是多余的。但是像彼得·费瑟斯通那样的人，他们得不到合乎需要的自己的复制品，又不肯耐心

① 指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引文见剧尾丑角的歌第三节。

② 基督教的七大天使之一，天国中目光最锐利者。

等待，自然只得胡乱弄一个来滥竽充数。现在这份拷贝便是这样，在外形上他更像他的母亲，这种具有蛙形容貌的女性，加上颜色鲜艳的面颊，丰满美好的身材，在某些情人眼里，是非常富有魅力的。这结果有时便是生出一位蛙形容貌的男性，自然，这样的男子是不会得到文明人士的欢迎的。何况他的突然露脸，打破了别人的许多美梦——这正是一个社会累赘所能表现的最卑鄙的方面。

但是李格·费瑟斯通先生尽管具有一切下贱特征，他头脑清醒，滴酒不沾。一天从早到晚，他总是衣冠楚楚，打扮得漂漂亮亮，而且冷若冰霜，不愧像一只青蛙，老彼得生前想到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几乎比自己更会盘算，还比自己冷静得多，便常常暗中格格发笑。我还得补充几句：他对自己的指甲特别关心，一丝不苟；他还希望娶一位知书识礼的闺阁千金(具体人选尚未确定)，她既要容貌出众，又得出身于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具有无可非议的社会关系。总之，他的指甲和礼数，可以与最体面的绅士媲美，尽管他的教养有限，只是在一个海港的中等商行里当过职员或会计之类的职务，但他的抱负也不过如此。他认为费瑟斯通家的人都是乡巴佬，头脑简单，无知无识，而他们则认为，他只是在一个港口市镇上"教养大的"，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怪物，他们的哥哥彼得竟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还要继承他的财产，这真是咄咄怪事。

从斯通大院镶护壁板客厅的两扇窗口向外眺望，它的花园和石子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洁整齐，李格·费瑟斯通先生这会儿便站在客厅里，反抄着双手，俨然一副主人的架势，凝视着这片地方。不过很难确定，他面对窗外是为了想他的心事，还是不愿理睬站在屋子中央的那个人，那人两条腿叉得开开的，两只手插在裤兜里，从各方面看，他都与阔绰、冷漠的李格正好相反。他显然已快满六十岁，脸色血红，须发丛生，毛茸茸的鬓髯和浓密卷曲的头发已有不少变得灰白。他身板结实，使那套破旧衣服的接缝显得岌岌可危。这是一个装模作样、爱吹法螺的家伙，哪怕在放烟火的热闹场合，他也希望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别人在台上演戏，他在台下看戏，可是他却认为，他的评论比演戏本身更引人入胜。

他名叫约翰·拉弗尔斯，有时为了开玩笑，他在签名后面要加上

一个头衔:"W.A.G."①,一边写一边说,他有个老师,是芬伯里人,名叫列奥纳德·兰姆,总要在名字后面写上"B.A.",因此他拉弗尔斯出了个主意,把那位著名的校长称为Ba兰姆。以上所说,就是拉弗尔斯先生的外表和精神状态,这两方面都带有当时行商客店小房间的那股霉味儿。

"那好吧,乔舒,"他用瓮声瓮气的嗓音开始道,"你不妨从这个角度想想:你可怜的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现在你成了财主,该让她过几天舒服日子才对。"

"只要你还活着,我不干。你不死,她怎么也过不了舒服日子,"李格回答,口气冷漠,傲慢。"我给她的,都会落进你的腰包。"

"你恨我,乔舒,这我知道。那么好吧,男子汉大丈夫,不必转弯抹角,你给我小小一笔钱,让我可以像像样样开个店铺,我再也不来麻烦你。现在烟草生意正在兴旺时期。要是我再不好好做,我就不是人了。为了我自己,我也得像跳蚤叮在羊身上一样,抓住它不放。我要永远守住这个买卖。这样,你可怜的母亲就可以过好日子了。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荒唐——都已经五十五出头的人啦。我也希望有个好好的家,安居乐业。只要我把心思完全用在烟草生意上,我还是有不少办法和经验的,像我这样的人在别处一下子还找不到呢。我不想一次又一次来麻烦你,就这一次,咱们把什么都办个了结。乔舒,你想想吧,大丈夫一言为定,也让你母亲从此不再操心,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说真的,我始终是爱我的老太婆的!"

"你讲完没有?"李格先生无动于衷地问,眼睛仍望着窗外。

"是的,我讲完了,"拉弗尔斯说,从前面桌上抓起帽子,跟演说家似的,把它一挥。

"那好,你听我说。你讲得越多,我越不相信。你越是要我做一件事,我越是有理由绝不做这件事。我小的时候,你踢我,有好吃的东西,你一人独吞,不让我和母亲尝一口,你以为,这一切我都忘记了吗?你跑回家来,总是把什么都变卖一空,拿了钱一走了事,把我们

① wag是小丑的意思,这里故意把它仿照"B.A."的方式,拆成三个缩写字母,使它像个头衔。"B.A."是"文学士"的缩写。

丢下不管,你以为我也忘记了吗?我恨不得看到你给绑在大车后面,挨一顿鞭子。我的母亲在你眼中是个傻瓜,她没有权利给我找一个继父,因此她受到了惩罚。她会拿到她每周的津贴,其他我什么也不给,而且如果你敢再跨进这栋房子,再到这一带乡下找我,我就取消那笔津贴。下一次我再看见你踏进这儿的大门,我就用狗和赶车的鞭子把你轰走。"

李格讲到最后一句,蓦地旋转身子,睁大那对结了一层冰的眼睛,瞪着拉弗尔斯。两人怒目相向,就跟十八年前一样,那时李格只是一个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可以任意拳打脚踢,拉弗尔斯则是身强力壮的阿多尼斯①,酒吧间和大饭店的座上客。但是现在位置变了,李格占了上风,要是有人听到这一席话,也许以为,拉弗尔斯只得像一只丧家狗,溜之大吉了。其实不然,他扮了个鬼脸,这是他赌钱输了以后照例有的表情,然后堆起笑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白兰地瓶子。

"得啦,乔舒,"他说,装出甜言蜜语的口气,"给我一点白兰地,再给我一枚金币,让我作回家的路费,我这就走。一言为定!你放心,我会走得比子弹还快!"

"听着,"李格说,掏出一串银匙,"要是我再看到你,我绝不再理睬你。我跟你就像跟一只乌鸦那样,毫无瓜葛。你要是再来纠缠,你什么也捞不到,只能双手空空回去,你这个讨厌的、无耻的、蛮横的流氓。"

"那太遗憾了,"拉弗尔斯说,装模作样地搔搔脑瓜,皱起眉尖,露出懊丧的神气。"我还是爱你的,说实话,爱你的。我总是喜欢作弄你,跟你闹着玩,你太像你的母亲了,我不应该那么做。但是白兰地和金币就这么决定了。"

他把酒瓶拉出套子,李格拿着钥匙,向一只精致的老栎木柜子走去。拉弗尔斯拉出瓶子时发现,皮套子有些松了,酒瓶随时有滑出套子的危险,他无意之间瞥见一张折拢的纸,丢在壁炉的围栏里面,他把它捡起,塞在套子里,免得酒瓶掉出套子。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爱神阿佛洛狄忒的情人。

这时，李格拿了一瓶白兰地走来，把拉弗尔斯的小酒瓶灌满，又给了他一枚金币，既不瞧他，也不跟他搭讪。锁上柜子以后，李格走到窗口，望着外面，又像开始时一样，保持着冷若冰霜的表情。拉弗尔斯拿起酒瓶，喝了一口，拧紧盖子，把它揣进旁边的口袋，动作故意慢条斯理的，还在他的继子背后扮了个鬼脸。

“再见，乔舒！不过说不定不会再见了！”拉弗尔斯说，一边开门，一边又回头瞅了一眼。

李格看他走出花园，进了村道。灰暗的天终于下起濛濛细雨来了，树篱和小路两旁的草地给雨水洗刷得绿油油的，雇工们背着最后几捆小麦走进了屋子。拉弗尔斯这个生长在城市里的浪荡子，现在不得不迈着艰难的步子，在偏僻的小路上踽踽独行，在这潮湿、宁静、勤劳的乡村中，他显得多么不协调，好像是一只刚从动物园中逃走的狒狒。但是没有人看他，只有几只早已断奶的小牛向他瞪起了眼睛，也没人向他皱眉头，只有几只小河鼠发现他走近，赶紧窸窸窣窣逃走了。

他运气不坏，到了大路上，正好遇到一辆驿车，马上搭车到了布拉辛，从那里又坐上了新修通的火车。他对同车的旅客说，自从赫斯吉森① 遭殃以后，如今火车万无一失了。在大多数场合，拉弗尔斯先生都喜欢摆出一副受过高等教育的面孔，似乎只要他愿意，他到处都会受到尊敬。确实，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在他眼里，他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可以拿他们任意取笑和挖苦，而且他相信，其他人听到他这些话，都会觉得妙不可言，十分有趣。

现在他也眉飞色舞，扮演着这个角色，好像这次旅行收获不小，还不时把嘴巴凑在瓶子上，喝一口酒。那张他用来塞紧套子的纸，是一封信，信上的署名是：尼古拉斯·布尔斯特罗德，但拉弗尔斯似乎还不想动它，使它离开目前那个有用的位置。

---

① 见本书三四〇页注②。一八三〇年九月，利物浦—曼彻斯特铁道（英国最早的铁路之一）举行通车典礼，赫斯吉森随同威灵敦公爵等内阁成员参加典礼，临时火车发生事故，赫斯吉森死于车祸。

# 第四十二章

我本可以向这个人表示万分的蔑视，
不过我以仁慈为职责，不能这样作。
——莎士比亚：《亨利八世》①

利德盖特从蜜月旅行回来后，最早的几次出诊中，有一次就是上洛伊克公馆。事前，他收到了一封信，要他指定一个时间。

卡苏朋先生从没为自己的病情，向利德盖特提出过任何问题。它对他有什么危害，会不会使他的著作或者生命因而中断，这种忧虑，哪怕在多萝西娅面前，他也讳莫如深。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他不愿人家怜悯他。只要他想到他生活中的任何不幸，可能已违背他的意愿，给人猜到或察觉，因而使他落到了被人怜悯的地步，他便心如刀割，那么不言而喻，要他公开承认自己的惊恐或忧虑，以致引起别人的同情，必然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每一颗高傲的心都有过类似的体会，也许，只有对友情有了相当深厚的感受，才能克服这种情绪，抛弃一切孤高自负的用心，非但不觉得它可贵，反而觉得它卑不足道，渺小可怜。

但是现在卡苏朋先生心头出现了新的烦恼，它甚至比他的著作的中途夭折，更使他焦虑不安，因而他的健康和生命问题也变得更加重要，一直暗暗折磨着他。确实，那个著作可说是他一切抱负的中心，但有些著作活动留下的最大后果，只是在作者的意识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大量猜疑心理——这时长期淤积的令人不快的污泥覆盖了一切，人们只能凭污泥中渗出的几丝细流，察觉河流的存在。卡苏朋先生艰苦卓绝的脑力劳动，情况亦复如此。它的最突出成果倒不是《世界神话索隐大全》，而是一种病态的意识，认为人们没有给他应得的地位，尽管他还没有证明他应该得到这种地位；一种永恒的怀疑，认为人们歧视他，对他抱有于他不利的成见；一种空虚落寞的心情，觉

① 见该剧第三幕第二场。

得争取成功已力不从心，又不甘愿失败，承认自己一事无成。

这样，他著书立说的野心，在别人看来，已使他殚思极虑，无暇他顾，其实不然，他对一切不如意的事仍然十分敏感，尤其当这些不如意来源于多萝西娅的时候。现在他开始构想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这是比他以前考虑过的任何问题，更叫他痛心的。

有些事他觉得无能为力：威尔·拉迪斯拉夫不听他的劝阻，决心在洛伊克附近生活和定居，对他这位造诣深邃、博闻广识的长者，居然采取不屑理会的态度；多萝西娅天性热烈，总在为自己寻找新的活动方式，尽管表面上服从和沉默，心里仍保留着自己的坚定看法，而这些看法他不想则已，一想便肝火直冒；她对一些问题十分顽固，怀有自己的主见和爱憎，他又不便与她讨论这些问题——这一切都使他闷闷不乐。不可否认，多萝西娅是贞洁、可爱的年轻女子，他不可能娶到更好的妻子，但她会带来这些麻烦，却是他没有料到的。她照顾他，为他朗读，揣摩他的需要，关心他的情绪，但是丈夫心中也产生了一种不容怀疑的感觉，那就是她在评判他，她尽妻子的责任似乎是为她不再把他奉若神明所作的赎罪性补偿。这种忠诚具有比较能力，可以使他本人和他的作为原形毕露，显得与一般事物同样平凡。他的不满与蒸气相似，渗过她一切温柔、亲切的外表，接触到了被她带到他身边来的、对他妄加评议的那个世界。

可怜的卡苏朋先生！这种痛苦是特别难以忍受的，因为那无异是对他的背叛：一个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女子，一下子变成了具有批判精神的妻子。这种批判和不满的最初例子留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不是后来的任何温情或服从所能消除的。根据他的猜疑所作的解释，多萝西娅目前的沉默只是一种强自克制的反抗；她说了一句他从未料到的话，这便成了她自命不凡的证明；她温柔的回答在他耳中却带有使他恼怒的谨慎意味，而她的默许似乎只是一种自我赞赏的坚忍行径。他不遗余力地隐藏着这种内心的矛盾，但正因为这样，它在他心中更为活跃，就像我们不希望别人听到的话，我们自己会听得更清楚一样。

卡苏朋先生的这种不幸后果，我非但不以为异，而且觉得是十分平常的。靠近我们眼睛的一个小黑点，不是会遮没整个世界的光辉，

只留下让我们看到这个小黑点的一圈空白吗？我所知道的最麻烦的小黑点，就是自我。如果卡苏朋先生愿意直言不讳，承认他的不满，说明为什么他怀疑他已不再受到毫无保留的尊敬，那么谁能否认他的怀疑具有充分的根据呢？相反，有一个重要的根据他还没有提到，这是他自己还没有明确考虑过的，那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值得毫无保留地尊敬的人。然而他意识到了这点，正如他意识到其他事实一样，只是不愿承认罢了；因此他感到，要是他有一位永远不致发现这点的妻子，那该是多么值得欣慰的事。

由多萝西娅引起的这种痛苦感受，在威尔·拉迪斯拉夫回到洛伊克以前，已完全形成，以后发生的事更使卡苏朋先生的猜疑一发而不可收拾，变成了愤怒。除了他知道的一切事实，他还补充了想象的事实，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在内，这些事实在他看来，甚至比真的事实更真实，因为它们唤起了更强烈的不满，更足以左右一切的愤恨。对威尔·拉迪斯拉夫的意图的猜疑和嫉妒，对多萝西娅的心情的猜疑和嫉妒，不断在他思想里兴风作浪。如果认为他会对多萝西娅作出任何粗俗的歪曲，那是不公正的，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与她开朗高尚的个性一样，可以保证他避免任何这类错误。他所留意提防的是她的看法，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筹码，会对她热烈的头脑发挥作用，决定她的判断，以及由这些判断所导致的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至于威尔，虽然在他最近那封放肆的信以前，他没有做过什么，可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指责他，但是他觉得他有充分理由相信，威尔为了满足自己的叛逆精神和散漫任性的习气，会不惜要弄各种计谋。他还毫不怀疑，多萝西娅是一切的根源，正是她使威尔从罗马回来，又使他决心定居在这一带。他相当敏锐地意识到，多萝西娅一定在不知不觉中鼓励了威尔的这些行动。她随时可能爱上他，对他言听计从，这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事。他们每次单独见面，都会在她心中留下一些引起麻烦的新印象，卡苏朋先生所知道的最近那次会见（从弗雷什特庄园回来，多萝西娅第一次对遇到威尔的事保持了沉默）就引起了那场不愉快的谈话，使他对他们两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恶感。那天夜里，在黑暗中，多萝西娅吐露了她对财产的想法，可是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徒然在丈夫心头播下了更多的憎恨的种子。

上次的休克一直使他心有余悸。当然,他已经大体复原,恢复了平时的全部工作能力,这场病可能只是疲劳过度,也许他还可以再工作二十年,使他三十年的准备得以发挥成效。这个前景之所以特别诱人,也因为这是对卡普集团迫不及待的嘲笑的报复——卡苏朋先生手持蜡烛,徘徊在过去的墓园中,然而那些现代的幽灵时常要挡住他的微弱光线,打断他勤奋的发掘工作。让卡普相信他的错误,尽管难以下咽,也不得不把自己的话吞下肚子,这是使一个成功的作者感到心情舒畅的事,除了在人间流芳百世,在天堂永垂不朽的前景以外,他自然也不能不考虑这点。既然对无限幸福的展望,并不能消除耿耿于怀的嫉妒和报复所引起的苦味,那么毫不奇怪,在他自己进入天国之后,别人在人间可能享受的暂时幸福,对他说来,也不会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要是他的身体里果真有一种疾病在破坏他的生命,等他一旦作古,有些人便会因而得福,要是这些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威尔·拉迪斯拉夫,那么,卡苏朋先生一定死不瞑目,哪怕他的灵魂到了天上,他还是不能毫不计较的。

这只是对事情勾勒了一幅极其简陋、因而也是极不完整的图画。人的精神活动是有许多渠道的,我们知道,卡苏朋先生也是一个规行矩步的人,在满足正直的各种要求方面,具有问心无愧的自豪感,这一切迫使他对他的行为寻找其他理由,而不是嫉妒和报复。他对眼前这件事是这么想的:

"在娶多萝西娅·布鲁克的时候,我必须考虑我去世以后,她的生活幸福问题。但幸福的保障不是拥有大量维持闲适生活的财产,相反,有时这种财产还会使她遇到更多的危险。任何男子,只要会玩弄手段,就可以利用她发热的头脑,或者那种堂吉诃德式的痴心,使她成为他的俎上肉。眼前就有这样一个人,心中藏着这样的意图,站在我们身边,这个人没有原则,只有反复无常的空想,而且对我怀有私仇——我相信这是事实——这种仇恨由于他的忘恩负义,更是变本加厉。他时常用嘲笑发泄他对我的不满,这是我即使没有听到,也可以肯定的。他企图用迂回曲折的办法达到的目的,哪怕我活着,我也不能置若罔闻。可是这个人却得到了多萝西娅的信任,骗取了她的好感。他显然想给她灌输一个思想,让她相信,他有权取得比我给他

的更多的财物。假定我死了——他正在这儿等候这机会——他便会要求她嫁给他。那将成为她的灾难和他的胜利。她不会想到这是灾难,因为他会使她相信一切。她天性狂热,感情用事,正因为这样,我不同意她的意见,她便在心里责备我,她已经在为他的财产操心了。他以为他的胜利唾手可得,正打算取代我的位置呢。可是我绝不能让他得逞!这样的婚姻势必使多萝西娅走上毁灭的道路。他除了跟你唱反调,还表现过什么能耐?在学问上,他总想不花力气,哗众取宠。在信仰上,只要对他有利,他不惜附和多萝西娅的奇谈怪论,作她的应声虫。一知半解不是从来就跟反复多变结合在一起的吗?我根本不相信他有道德,我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可能,阻止他实现他的意图。"

卡苏朋先生在结婚时所作的安排,给自己留下了不少余地,但是在考虑作出相应的改变时,他不能不经常想到自己的生命问题,他希望自己的估计尽量符合客观实际,这要求终于战胜了高傲的缄默,使他决定就自己的病情向利德盖特征询意见。

他通知多萝西娅,他和利德盖特已约定在三时半会面。她听了十分焦急,问他是不是觉得不舒服。他回答道:"不,只是有些经常性的症状,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你不用见他,亲爱的。我可以关照仆人,等他来了,请他到紫杉林找我,我像往常一样要在那儿散步。"

利德盖特走进紫杉林时,只见卡苏朋先生正按照习惯,反抄着双手,俯下了头,慢慢朝前走去。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树叶从高高的菩提树上静静飘落,越过一丛丛阴暗的常绿树,光和影鲜明地并列在一起。周围没一点声息,只有白嘴鸦在呱呱啼叫,这在习惯的耳朵听来,只是一支催眠曲,或者像庄严的最后的催眠曲,即安魂曲。利德盖特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对前面那个人不免有些同情。他正要赶上他的时候,那人转过身来了。他向他走来,这时他那种过早衰老的迹象特别明显,完全是一副读书人的样子:背脊佝偻,四肢消瘦,嘴角露出几条凄凉的皱纹。利德盖特心想:"可怜的家伙,有些人像他这样年纪,还跟狮子一样结实,谁也说不清他们有多大年纪,只觉得他们已发育成熟罢了。"

"利德盖特先生,"卡苏朋先生说,保持着始终不变的彬彬有礼的

仪表,“你这么守时,我非常感激。如果你不介意,我们不妨就在这儿边走边谈吧。”

“我希望你约我来,不是由于又出现了不愉快的症状。”利德盖特说,打破了沉默。

“眼前还没有这么严重。为了说明这点,我不得不提一下本来不必提起的事,即我的生命从其他一切方面说来,固然微不足道,但我付出了一生的精力从事的研究工作,若是不能完成,这未免是一大憾事。简单说,我长期以来一直在编写一部著作,我希望在我生前,它至少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可以付印的阶段,哪怕是由别人去付印。要是我能确切知道我这希望的合理程度,它的最大限度,那么这对实现我的意图是有利的条件,不论我采取正面或反面的决定,它都具有指导意义。”

说到这里,卡苏朋先生住口了,把一只手从背后伸到前面,插在单排钮上装的钮扣之间。这一席话措词得体,抑扬顿挫,是用他平时那种朗诵的声调讲的,还辅之以头部的动作,它流露了一种内心的斗争,凡是深切了解人类命运的人,照理都会对这些话发生极大的兴趣。非但如此,如果一个人把一件工作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现在它却面临着中断的危险,眼看毕生的心血即将付诸东流,成为谁也不需要的废品,那么,为克服这种恐惧所作的内心挣扎,难道不是最崇高的悲剧,能够与之相比的情况很少吗?然而卡苏朋先生却不能给人一点崇高的气息,利德盖特对徒劳无益的学问,一向采取藐视的态度,现在听了前者的话,只是觉得滑稽,又有些同情。目前他对不幸还缺乏认识,不能体会那种凄凉的命运,何况这个人从任何一点看,都没有达到悲剧的水平,只是强烈的私欲不能得到满足而已。

“你是指由于健康状况欠佳,可能出现的障碍吗?”他说,想把卡苏朋先生的目的提得明确一些,因为后者的话有些含糊,不够直爽。

“是这样。我不能不看到,你对我的症状作过十分审慎的观察,但是你没有向我表示过,我得的是不治之症。尽管这样,利德盖特先生,我愿意知道事实,毫无保留的事实,我要求你向我准确说明你的结论,希望你作为一个朋友满足我的请求。如果你能告诉我,除了正常的生死规律以外,我的生命没有任何危险,那么我会很高兴,理由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知道真相,对我更加必要了。”

“那么我只得直截了当说明我的诊断了,”利德盖特说。“但首先我必须让你知道,我的结论不是绝对不变的,它具有双重的不可靠性——不仅因为我可能失误,而且因为心脏病是十分难以预料的。但是不论怎样,不宜疏忽大意,增加生命的危险性。”

卡苏朋先生显然哆嗦了一下,但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患的是所谓心脏脂肪变性,最早发现和研究这病的是雷奈克①,就是那个发明听诊器的人,他离我们还没有多少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缺乏大量的经验——更长期的观察。但是听了你所说的话,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你,这种病的死亡往往是突然发生的。而且这种后果不能预料。从你的情况看,在相当舒适的生活条件下,你也许还可以活十五年,甚至更多。除此以外,我没有什么可以奉告,只能说,从解剖学或医学上的详细分析作出的估计,也完全相同。”

利德盖特凭他正直的天性,把这一切简单扼要地告诉了卡苏朋先生,没有用不切实际的废话安慰他,这在后者心目中应该是一种尊敬的表示。

“我很感谢你,利德盖特先生,”卡苏朋先生停了一会说。“有一件事我还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把你现在讲的话通知过内人?”

“讲过一点,我想,大概是关于可能的后果的。”利德盖特接着解释,他为什么告诉多萝西娅。但无可怀疑,卡苏朋先生急于结束这场谈话,他稍微挥了挥手,又道:“我很感谢你”,接着便谈到今天天气如何好了。

利德盖特明白,他的病人不想再留他,马上告辞了。那个反抄着双手,垂下脑袋的黑糊糊的身影,继续在树林里徘徊,阴暗的紫杉成了他忧患中无声的伴侣,飞鸟或落叶的小小黑影从一块块阳光的白斑上飘过,像躲避烦恼似的悄悄溜走了。这个人现在第一次发现自

① 勒内·雷奈克(1781—1826),法国著名医师,发明并首先应用听诊器,著有《心肺疾病间接听诊法》一书。

己面对着死亡——他正在经历着一种罕见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我们体验到了那个平凡的真理,这跟我们自称知道它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在昏迷中看到的水,和地面上真实的水完全不同,不能使发烧的舌头感到凉意。“我们大家都得死”,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但是当它突然变成一个强烈的意识:“我也得死,而且快死了”,这时死亡便紧紧攫住了我们,而它的手指是毫不留情的,它接着便可能像母亲一样,把我们搂在怀里,于是我们对人间只剩下了最后一瞥,它也许与最初一瞥同样模糊。现在卡苏朋先生觉得,他好像忽然来到了漆黑的河边,耳旁听得桨声自远而近,但看不见船影,只是在那里等候召唤。在这样一个时刻,心灵仍不能改变毕生形成的倾向,只是在想象中把它继续带往死亡的彼岸,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或者心安理得,无牵无挂,或者狭隘自私,忧心忡忡。卡苏朋先生的倾向是什么,他的行动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除了在学术上有些保留以外,他自称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论对现在的估价,或对未来的期望,莫不如此。但是我们努力争取的,与其说是遥远的希望,不如说是眼前的要求;人们含辛茹苦经营的、梦寐以求的未来乐园,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的幻想和爱好中。卡苏朋先生眼前的要求不是天国,也不是超越于尘世之上的荣光,这个可怜的人,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盘算一些卑不足道、见不得人的事。

利德盖特一走,多萝西娅就知道了,她走进花园,迫不及待地想找她的丈夫。但是她迟疑了一下,深怕打扰了他,引起他的不快,因为她的热情不断遭到冷落,严峻的回忆增强了她的警惕,正如活力受到压制,只得潜伏在下面颤动,不敢露脸。她在树丛旁边慢慢徘徊,最后看到他走来了。于是她向他走去,像上帝派来的天使,要把忠诚的爱带给他,让他所剩无几的晚年得到安慰,在了解他的忧虑之后,更体贴入微地关心他。但他回答她的却是冰冷的目光,她感到她的胆怯增加了,然而她还是转过身子,把手伸到他的胳膊下。

卡苏朋先生仍反抄着双手,听凭她那柔软的手臂困难地挽住他僵硬的胳膊。

这种毫无反应的生硬态度,在多萝西娅心头引起了一种恐怖的感觉。这话也许有些夸大,但也不能算夸大,因为正是这些称作小事

的行为，使欢乐的种子不能开花结果，直到最后，当这些男人和女人带着憔悴的脸色，回过头来的时候，他们才会看到自己造成的恶果，那一片荒芜的园地，但是他们却埋怨土地没有给他们带来甜蜜的果实，总之，对事实采取不承认态度。你们也许要问，作为一个男子，卡苏朋先生为什么那么不近情理。那么应该考虑到，他有的是一颗不愿得到怜悯的心，这样一颗心如果有了痛苦，就会怀疑，它的不幸也许正是那个以怜悯为能事的人求之不得的，因而可以成为那个人现在或未来得到满足的源泉，那么，在这种猜疑下，这颗心会引起什么反应，难道还不清楚吗？何况，他并不理解多萝西娅的心情，也并不认为，她现在的心情值得他考虑，它比起他为卡普的批评所感到的不安来，太微不足道了。

多萝西娅没有抽出手臂，但是她不敢说话。卡苏朋先生没有说"我希望你走开"，但是他一声不吭，朝着屋子一步步走去。进了东边的玻璃门以后，多萝西娅抽出了手，站在门口的草垫上，表示可以让她的丈夫自由行动。他走进图书室，掩上了门，独自与忧愁做伴。

她上楼回到自己的起居室。弓形窗开着，下午宁静的光线照进室内，林荫道上的菩提树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但是那里发生过的一切，多萝西娅却一无所知。她在一张椅上坐下，没有发觉，耀眼的阳光正射在她的身上——即使这会造成不舒适的感觉，她也说不清楚，这是否只是她内心忧郁的一部分。

反抗的怒火在她心中燃烧，从她结婚以来，这种情绪还从未这么强烈。它引起的不是眼泪，只是一些怨言：

"我做了什么，我怎么啦，他要这么对待我？他从来不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也从来不想知道。不论我做什么，这有什么用？他是但愿根本没有与我结婚呢。"

她开始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立即住口，又陷入了沉默。她像一个迷失了方向，又疲倦不堪的旅人，坐在那里呆呆出神，年轻时的各种憧憬一下子又涌回了她的眼前，但它们已成了明日黄花，再也不能恢复活力了。她自己和她丈夫那种孤独寂寞的生活，现在清楚地呈现在她的眼前，显得那么苍凉，她仿佛看到，他们彼此正在分开，这使她不能不仔细打量他。假如他让她靠在他身边，她就永远不能这么打

量他，永远不会说："他是值得我为他生活的人吗？"只会简简单单把他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但现在她只得痛苦地说："那是他的过错，不是我的。"在她整个心中，同情已经消耗完了。她相信过他，相信过他的价值，这是她的过错吗？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她曾怀着战栗的心情，注意他的眼色，曾把自己最美好的心灵囚禁起来，只是偶尔向它偷偷窥探一下，以便尽量压抑自己，取得他的欢心，她是完全有权对他作出评价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些女人就从爱变成了恨。

太阳快落山了，多萝西娅不愿意再下楼，她打算让仆人给丈夫捎个信，说她有些不舒服，想待在楼上，不下楼用膳了。以前她总是百般忍耐，不让愤怒这样主宰她的行动，但是现在她相信，如果她跟他见面，她不能不把她的心情如实告诉他，因此她必须等待，等到她可以毫无阻碍地这么做的时候。仆人的传话可能使他惊异，甚至生气。不过，如果他惊讶和生气，那倒好了。她的愤怒向她说——正如愤怒往往会说的一样——上帝跟她同在，整个天国也必然站在她一边，天上住满各种精灵，它们都在观看他们。她正打算按铃，忽然听到了叩门声。

卡苏朋先生打发人来说，他预备在图书室用晚餐。今天晚上他想安静一些，有不少事要处理。

"那么我不想吃饭了，坦特莉普。"

"啊，夫人，让我给您送一点什么来吧。"

"不用，我不大舒服。给我在更衣室里把一切准备好，但是请不要再来打扰我。"

多萝西娅坐在那儿，几乎一动不动，心里思潮起伏不定。黄昏慢慢过去，终于进入了深夜。但是她的思想在不断变化，正如一个人起先激昂慷慨，想采取行动，经过思前想后，这种行动的愿望终于烟消云散。人一怒之下可以犯罪，但只要心灵中正直的力量重新占了上风，人也可以同样迅速地作出和解的决定。多萝西娅到花园找她丈夫的时候，她相信他曾探听他的全部工作中断的可能性，但他得到的回答一定使他十分痛心。这个想法不久又随着他的形象一起，回到了她心中，它像一个无形的导师，向她的愤怒提出了沉痛的抗议。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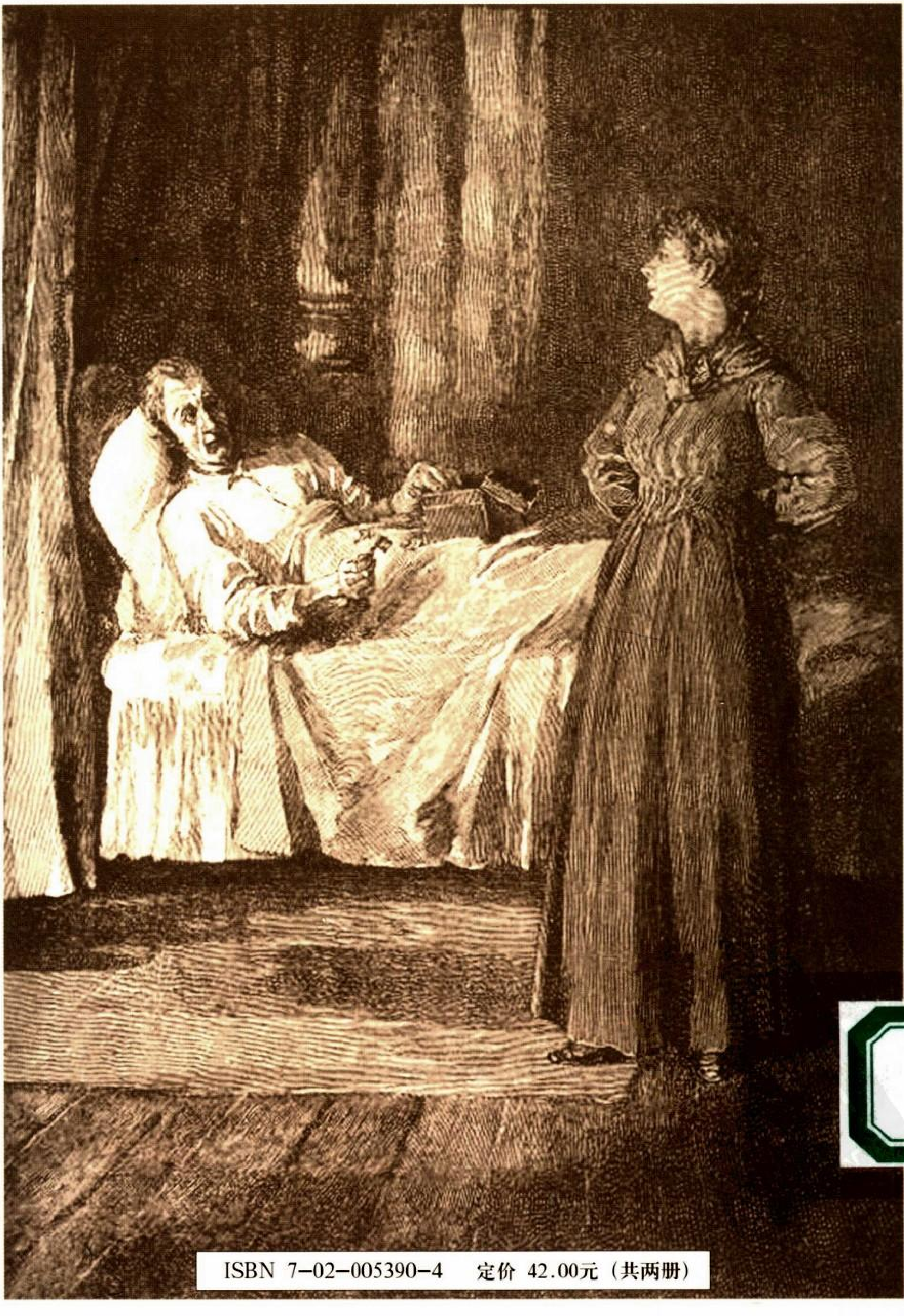
使她看到了一幅幅悲伤的图画，发出了一阵阵无声的啼泣，她多么希望安慰那颗忧郁的心啊！于是和解的决定出现了。这时，整个屋子静悄悄的，她知道，现在已到了卡苏朋先生平时回房安息的时间，她轻轻开了门，站在门外的黑暗中，等他拿着蜡烛上楼。要是他不立刻上来，她打算下去，甚至不惜招来另一次的不快。她绝不三心二意，这是她唯一的愿望。但是她听到，图书室的门开了，烛光慢慢沿着楼梯向上移动，地毯上听不到一丝脚步声。当丈夫站在她对面时，她觉得他的脸更憔悴了。他看到她，有些吃惊。她抬起头，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他，没有说话。

"多萝西娅!"他说，声音中带有一些讶异。"你在等我吗?"

"是的，我不想打扰你。"

"好啦，亲爱的，好啦。你还年轻，不必为了延长生命，睡得这么迟。"

这些亲切、平静、伤感的话传进多萝西娅耳中时，一种宽慰的情绪涌上了她的心头，就像我们差点踹到一只瘸腿的小动物身上，现在发现，幸好及时止步，使它没有受到伤害。她把手放进丈夫的手中，与他一起沿着宽敞的回廊走去。



ISBN 7-02-005390-4　定价 42.00元（共两册）